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葉恭綽敬署

册 上

印光法師文鈔題詞并序

是阿伽陀。以療羣疾。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專於西地。等無量之光壽。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鐫板。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向奉嚴然。嘗服膺

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歷天。普燭羣品。寧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

已。輒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識無量病。

與無量藥。

見佛性故。

迴已濟他。

寐叟敬題

諸三昧中。功高易進。念佛爲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揚之說。信非篤論。法寧有異。異自人耳。今時賢哲。亦盛談義。然濁智流轉。玄言奚裨。自非冥懷凝寂。豈能廓彼重昏。決知火宅無安。乃悟樂邦非邈。故謂從心現境。境卽是心。攝所歸能。他卽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淨土何由哉。印光法師。此宗尊宿。俯提弱喪。罄吐誠言。辭致懇惻。與蓮池爲近。雲雷居士。倡緣弘布。深植淨因。遠徵題識。聊爲讚喜。其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塗遊履。安養者。蓋必有質於是也。庚申二月湛翁書

古德弘法。皆覩破時節因緣。應機調伏衆生。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羣盲之眼也。誦

此後更進以蓮池。憨山。紫柏。滿益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證得。有下手處。啟超具縛凡夫。何足以測。大師述所受益。用策精進云爾。庚申四月八日。梁啟超敬題。

大矣哉。淨土之爲教也。諸佛出廣長舌而讚歎。列祖發真實語以顯揚。萬彙咸收。三根普被。故念佛往生者。不聞下凡上聖。稱機利導者。無論教祖禪宗。試觀著述傳流。經論結集。其間讚揚淨土法門者。不一而足。可見佛祖利生之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我震旦自晉時遠祖。溯西竺之高風。結東林之勝社。於是而緇素名流。教宗碩德。都以淨土法門。爲化導之資。而此宗盛行。乃者去聖時遙。真修日尠。研教典者。徒滯文言。習宗乘者。罕明心地。欲求秉教修心。真參實悟。於百尺竿頭。得一進步者。實不易多覩也。甚且呵佛罵祖。斥淨土爲小乘。瞎練盲修。嗤念佛爲愚事。舉世滔滔。迷流蠢蠢。明哲罕遇。慨也何如。惟我普陀印公。智光雪亮。梵行冰清。具正知見。發大慈悲。燭智炬以破昏衢。揮慧劍而裂見網。闡揚正道。挽救海之狂瀾。指示真乘。作法門之保障。雖卅年苦行。與世罕通。而四海傳名。問津日衆。或航海梯山。而請求開示。或鴻來雁去。而乞賜南鍼。舉凡所說所書之隻言片句。莫不奉爲明訓。寶逾奇珍。浙西徐蔚如。甌東張雲雷等諸居士。將印公所爲文。一再編錄。壽瓌流通。閱是編而能循文。

悟旨。慕果修因者。何可勝計。閱四十年來。奉釋尊之誠言。遵智者之悲願。所以自修而兼利者。其歸結處。亦不外一句彌陀。信願往生而已。今契西居士等。重將印公文。鐫板印行。以垂永遠。手民將竣。問序於予。利人益物。共結法喜之緣。流水高山。一爲知音之奏。安得以不文辭。深願是編。流布於三千界內。宣傳於百億國中。普使見所未見。共獲真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庶不負印老人之無量悲心。與諸居士之連番義舉也夫。民國壬戌五月。釋諦閑述。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隨機設化。開示種種方便法門。而求其簡易直捷。一生可以成辦者。莫如念佛求生淨土。起信論謂之如來勝異方便。誠方便中之最勝者也。世每以愚夫愚婦所能爲。而鄙不屑學。必欲別求玄妙。不知如來說法。無法不玄。所立行門。無門不妙。然大都皆限於上根利智。未能徧引羣機。獨此淨土一門。普被三根。不揀異類。以言玄妙。孰逾於斯。夫華嚴一經。王於三藏。恆沙法海。靡不賅羅。末後普賢乃爲證齊諸佛之善財。宣說十大願王。導之歸向極樂。此之境界。豈凡情所可思議者哉。況夫修行其他法門。必至斷惑證真。方出三界。欲了生死。難乎其難。此則但須持名真切。不妨帶業往生。一登蓮邦。長劫侍佛。親承教誨。終必至於一生補處。其玄妙爲何如。又修他法者。專仗自心佛力。不求他佛加

被。知見非正。或致受魔。此則有彌陀願力攝持。感應道交。永無魔事。其玄妙又何如。大集經中。如來懸記。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今正末法時期。欲求解脫。舍此奚由哉。印光法師。爲當今有道高僧。博覽藏經。淹通宗教。歸心淨土。自利利他。縱無礙之辯才。弘契機之妙法。誠所謂是如來使。行如來事者。著有文鈔。風行於世。辭義深顯。理事圓融。實足追雲棲靈峯之法軌。茲者諸大居士。發願捐貲。刊板永久流通。廣作度生寶筏。馬子契西以序請。勉述數語。敬誌讚揚。普願法界諸衆生。同以往無量光佛刹。上海黃慶瀾熏沐序。

附明管東溟先生勸人積陰德文

先生名志道。字一登之。江蘇太倉人。學者稱東溟先生。生于嘉靖十四年。卒于萬曆三十五年。壽七十三。

昔人有云。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其義本於孔聖贊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而曰積。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慶而曰餘。不在一身而在子孫也。必舉家咸務陰騭。而後可稱積善之家。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而後子孫受其餘慶。是故餘慶易曉。而本然之慶難曉也。書曰。考終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慶乎。未盡也。當以二氏因果之說。參合易傳之說。道

家謂積功行者。天曹除其冥籍。昇諸仙籍。以至於入無極大道。佛家謂修淨業者。臨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至於成無上正覺。皆言此身之本慶也。其義隱然合於餘慶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鉅儒。興起斯文。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未造。真有罔極之功於萬世。而於此不無遺照焉。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也。程朱蓋曰。君子有所爲而爲善。則其爲善也必不真。何事談及因果。其勉君子至矣。以吾觀於君子小人之心。無所爲而爲者。至少也。君子之作善也。多近名。苟不徹於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滌其名根。小人之作惡也。多爲利。苟不惕以罪福報應之果。必不足以奪其利根。程朱勉君子無所爲而爲善。獨不慮小人無所忌而爲惡耶。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乃徹上徹下之言也。愚講修身齊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爲矩。而所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祇修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關。正欲斷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修陰鷲也。修陰鷲亦豈易言。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陰鷲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報人之德。不報人之怨。分人之過。不分人之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人之惡。不隱人之善。我

不負人。而任人之負我。我不謗人。而任人之謗我。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而人以淺心鈍置之。毋棄毋亟。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而人以冷心遐遺之。毋忤毋求。銷大譽於曲突徙薪。而動名有所不必取。蒙極誣於明珠薏苡。而心迹有所不必明。爲國家扶欲墜未墜之紀綱。則衆嫌不必恤。而又不以氣節自有也。爲世教發難明當明之道術。則衆咻不必虞。而又不以門戶自標也。流俗之所爭趨者吾避之。流俗之所共惡者吾察之。幽則必闡。而過則必原。其道必不詭於中庸。而其心則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求爲可知。求可知之中。不求可爲鄉愿知。而求可爲狂狷知。不求可爲狂狷知。而求可爲中行知。不求可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不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萬世之善士知。亦不必求爲萬世之善士知。而求可爲依中庸之君子。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默相知於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之中。又不求生前之遐福。而求可質諸三界之鬼神。不求死後之榮名。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後聖。則陰騭之至也。陰騭之至。人不知而天知之。可以轉凡身而爲聖身。離人道而登天道。上帝命之治世。諸佛提之出世矣。此非從身所感本然之慶歎。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故其餘又及於子孫。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傳家者審諸。

印光法師文鈔目次

卷首 題詞并序

附勸積陰德文

卷一 書一

與體安和尚書

與友人論校經書

與融明師書

與悟開師書

復海曙師書

與根祺師書

與佛學報館書

復濮大凡書

復謝融脫書

復鄧伯誠書

復鄧新安書

與劉廷誠書

復高邵麟書

與陳錫周書

與心願居士書

與衛錦洲書

復林介生書

與林枝芬書

復某居士昆季書

復永嘉某居士書

與徐福賢女士書

與康澤師書

與諦閑法師書

與玉柱師書

與許豁然書

復丁福保書

與蕭永華書

與某居士書

與海鹽某夫人書

與徐夫人書

復永嘉某居士書

復周羣錄書

復弘一師書

復尤惜陰書

擬答某居士書

與高鶴年書

致諦閑法師書

復弘一師書

復汪夢松書

復陳慧超書

復鄭隱叟書

復尤弘如書

復戚智周書

復范古農書

復吳希真書

與陸稼軒書

復劉智空書

復周智茂書

復某居士書

復黃智海書

復潘對堯書

與聶雲台書

復喬智如書

復江易園書

復唐大圓書

復汪雨木書

復盛機師書

與方遠凡書

復慧朗居士書

復龐契貞書……

復袁聞純居士書

復袁福球居士書

與周法利及馬契西書

卷二 書二

復包右武書

復永嘉某居士書

復何槐生書

復周羣錡書

復洪觀樂書

復汪毅人書

復徐蔚如書

與丁福保書

復寧波某居士書

與友人書

復岳仙嶠書

與寂山和尚書

復黎端甫書

與張總戎書

復張雲雷書

復張伯巖書

與謝融脫書

復顧顯微書

復謝誠明書

與吳璧華書

復馬契西書

致陳柏生書

復甬江某居士書

復徐蔚如書

復徐彥如書

致包師賢書

與弘一師書

復法海師書

復王與楫書

與永嘉某居士書

復黃涵之書

復黃玉如書

復何慧昭書

復湯昌宏書

與泉州放生會書

復萬安校長書

復郁智朗書

復某居士書

復張季直書
 青蓮寺宣言書
 復楊明齋書
 復周孟由昆弟書
 復馮不疚書
 復馬舜卿書
 復裘佩卿書
 與方聖胤書
 論
 淨土決疑論
 淨土普被三根論
 宗教不宜混濫論
 佛教以孝爲本論
 如來隨機利生論
 持經利益隨心論
 竭誠方獲實益論
 挽回劫運正本論
 疏

極樂寺放生池疏
 法雲寺放生池疏
 法雲寺慈幼院疏
 普勸助刻大藏疏
 哈爾濱極樂寺疏
 彌陀寺蓮社緣起疏
 南高峰修寶塔疏
 萬年水陸募緣疏
 彌陀寺修殿堂疏
 普陀輪船碼頭疏
 上方廣三聖殿疏
 伴山庵修大殿疏
 啓建普度道場疏
 上海殘疾院疏
 募修景德寺疏
 青蓮寺建蓮社疏
 法雨修天王殿疏
 眞如寺念佛堂疏

法雲寺幽冥鐘疏
 法雨羅漢裝金疏
 法雨建如意寮疏
 卷二 序
 印施極樂圖序
 刻阿彌陀經序
 刻彌陀圓中鈔序
 刻隨自意三昧序
 石印普陀山志序
 何闍仙家慶圖序
 募設千僧齋序
 護法錄序
 龍舒淨土文序
 佛學指南等總序
 安士全書序
 了凡四訓序
 四書蕩益解序
 法華入疏序

行願品疏鈔攝序

金剛經次詰序

地藏懺願儀序

辨異錄重刻序

辨異錄石印序

三十二祖傳讀序

淨業良導序

佛學初階序

釋教三字經序

劉圓照摸象詩序

佛學述要序

格言聯璧序

不可錄序

不可錄敦倫理序

普濟寺萬年簿序

別庵新公堂序

眠雲公堂序

通智法師公堂序

立山派下公堂序

募建藥王篷序

法雨寺萬年簿序

化聞老人公堂序

白華庵法譜序

香積會規約序

圓通庵萬年簿序

永悟和尚公堂序

初機淨業指南序

藥師本願經序

管理寺廟條例序

放生殺生現報序

廈門流通佛經序

法如庵萬年簿序

傳大士傳錄序

觀河集重刻序

觀經石印序

佛光月報序

雲谷塔院序

西方公據序

虹橋淨土堂序

彌陀經直解序

十三經讀本序

誠神勿享肉食序

普照寺同戒錄序

重刻水陸儀軌序

大佛寺放生池序

金山傳戒序

修橋梁徵信錄序

淨土釋疑序

觀經善導疏序

監獄說歸戒序

金剛經石刻序

佛遺教經解序

心經淺解序

觀音菩薩頌序
 教觀綱宗序
 佛學研究叢書序
 金剛經功德頌序
 儒釋一貫序
 近代往生傳序
 懺法隨聞錄序
 因果錄序
 生西金鑑序
 棲真長年念佛序
 歸宗同修淨業序
 臺灣佛教會序
 吳淞居士林序
 佛化隨刊序
 佛川敦本學校序
 千佛圖頌并序
 佛法要論序
 普陀施棺會序

三聖堂萬年籙序
 蔡伯倫嘔鳴集序
 教誨淺說序
 橫超蓮社序
 觀音頌刻木板序
 彌陀經白話解序
 欲海回狂流通序
 壽康寶鑑序
 關自由結婚序
 跋
 歸心堂跋
 梵網經心地品跋
 石印心經跋
 御製法雨碑文跋
 六度室跋
 心歸淨處跋
 監獄參觀記跋
 往生論註跋

管理寺廟條例跋
 藥師經重刻跋
 聞經室跋
 往生淺說跋
 蓮榮堂跋
 鄧璞君義莊跋
 卷四 記
 釋迦舍利來儀記
 釋迦玉像來儀記
 南五臺茅篷記
 書華嚴經訟過記
 修太子塔記
 普陀建牌坊記
 創建常明庵記
 普陀仙人井記
 貞節淨土院記
 陳聖性淨業記
 周夢坡放生碑記

循陔小築發隱記
 佛頂山鐵欄杆記
 濟南淨居寺記
 常明庵念佛會記
 普濟寺化身塔記
 法雨寺化身塔記
 李夫人燃燈記
 百丈大智塔院記
 小白嶺鎮麟塔記
 妙悟律院垂裕記
 甲壽徑碑記
 九江念佛林碑記
 祕魔巖接引佛記
 岳蓮生往生記
 汪夫人往生記
 楊太夫人往生記
 西林居士感應記
 烏尤山藏經閣記

烏尤山普同塔記
 菩提精舍碑記
 三聖堂三聖殿記
 東照寺地母廟記
 今彩大師往生記
 趙尊仁往生記
 沙健庵往生記
 沈翊仙脫難記
 東關橋觀音靈感記
 雜著
 潮陽佛教會演說
 味精能挽劫運說
 岳步雲設佛堂說
 勸愛惜物命說
 息災衛生豫說
 因果儒釋根本說
 戒殺吃素說
 馮宜人事實發隱

康母紀念冊發隱
 江母西歸發隱
 陳了常往生發隱
 大慈悲室發隱
 姚夫人往生發隱
 曹雲蓀捨宅發隱
 裘焯庭壽序發隱
 林夫人事實發隱
 孫夫人往生發隱
 慈悲鏡發隱
 唐塋附尼塔發隱
 唐孝子祠校發隱
 高州佛學會緣起
 佛學編輯社緣起
 常齋會緣起
 柳市淨土堂緣起
 請淨權法師啓
 寧波功德林廣告

啓建水陸小參
 對靈小參
 水陸對靈小參
 張總戎薦親小參
 祭盛黃懷文
 祭韓山曦文
 胡嘉科祭祖母文
 阿彌陀佛像讚
 觀音菩薩像讚
 瘋僧像讚
 淨土問答并序
 三歸五戒十善義
 示某比丘尼
 戒堂小食榜
 幽冥戒牒
 示陳生
 示淨土對治等義
 昭文會辯訛

居士林落成頌
 募刻華嚴回向頌
 題慈山六詠手卷
 爲心佛閣等三題
 爲梨園會首上堂
 大雲月刊祝詞
 東瀛佛教歡迎詞
 黃太夫人墓誌銘
 潘對冕大慶頌
 王欣甫懿行頌
 蔣太夫人西歸頌
 張夫人西歸頌
 楊太夫人懿行頌
 龔圓常瑞應頌
 金剛經勤持發隱
 三十二應發隱
 嘉言錄題詞
 罪福報應經題詞

金書繪像普門品頌
 附錄
 觀音事迹記
 念佛三昧摸象記
 勸燈淫書說
 戒煙神方
 徐文蔚啟語
 印造經像文
 任印增廣文鈔芳名
 普回向頌

附錄觀世音菩薩靈感記

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有求皆應。無願不從。其尋聲救苦之迹。備見于本迹感應頌。茲錄其近世一事。以爲無恃怙者。作一覆庇云。袁恭宏。江西人。世爲木商。清咸豐間。髮賊陷江西首者。執恭宏索藏金。不得。欲殺之。適有客賊來。其賊出迎。遂命將恭宏扃置一室。縛于柱。恭宏素持觀音經。并聖號。遂閉目默誦。待死而已。而客賊遷延不去。款留過宿。其賊不暇問。入夜。恭宏睡著。迨醒。則身在野地。衣沾露濕。仰見滿天星斗。心知蒙菩薩慈佑。乘夜遁逝。得免于難。承平後。以知府需次。蘇垣。與陸西林居士述其事。西林欲令遇厄難者。咸發信心。而蒙救護。致書祈附于文鈔之後。以板已排竣。故附于此。

解砒毒方 欵人蔣紫垣。有祕方解砒毒。立驗。然求之者必索重資。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行醫鄰縣。中夜暴卒。見夢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于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輪迴。我賂鬼卒。求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徧傳濟世。君更獲報無量。言訖。嗚咽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又異談果信錄。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

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一

書一

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戊戌年稿。教行理三。唯約教論。今以教理約教。行果約機。謂依教理以起行。行滿方克證果也。

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綱宗。憶佛念佛。實得道之捷徑。在昔之時。隨修一法。而四者皆備。即今之世。若捨淨土。則果證全無。良以去聖時遙。人根陋劣。匪仗佛力。決難解脫。夫所謂淨土法門者。以其普攝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禪宗。實諸佛徹底之悲心。示衆生本具之體性。匯三乘五性。同歸淨域。導上聖下凡。共證眞常。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生。所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自華嚴導歸之後。盡十方世界海諸大菩薩。無一不求生淨土。由祇園演說以來。凡西天東土中一切著述。未後皆結歸蓮邦。粵自大教東流。廬山創興蓮社。一倡百和。無不率從。而其大有功而顯著者。北魏則有曇鸞。鸞乃不測之人也。因事至南朝。見梁武帝。後復歸北。武帝每向北稽首曰。鸞法師。肉身菩薩也。陳隋則有智者。唐則有道綽。踵曇鸞之教。專修淨業。一生講淨土三經。幾二百遍。綽之門出善導。以至承遠。法照。少康。大行。則蓮風普扇于中外矣。由此諸宗知識。莫不以

此道密修顯化。自利利他矣。至如禪宗。若單提向上。則一法不立。佛尙無著落處。何況念佛求生淨土。此真諦之一泯。一切皆泯。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顯性體也。若確論修持。則一法不廢。不作務。即不食。何況念佛求生淨土。此俗諦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顯性具也。必欲棄俗諦而言真諦。則非真諦也。如棄四大五蘊而覓心性。身既不存。心將安寄也。若卽俗諦以明真諦。乃實真諦也。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卽四大五蘊而顯心性也。此從上諸祖密修淨土之大旨也。但未廣顯傳述。故非深體祖意。則不得而知。然于百丈立祈禱病僧。化送亡僧之規。皆歸淨土。又曰。修行以念佛爲穩當。及真歇了。謂淨土一法。直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流。又曰。洞下一宗。皆務密修。以淨土見佛。尤簡易于宗門。又曰。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土。同歸一源。可以見其梗概矣。及至永明大師。以古佛身。乘願出世。方顯垂言教。著書傳揚。又恐學者路頭不清。利害混亂。遂極力說出一四料簡偈。可謂提大藏之綱宗。作歧途之導師。使學者于八十字中。頓悟出生死證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其後諸宗師。皆明垂言教。偏讚此法。如長蘆。天衣。懷。圓。照。本。大通。本。中。峯。本。天。如。則。楚。石。琦。空。谷。隆。等。諸大祖師。雖宏禪宗。偏讚淨土。至蓮池大師。參笑巖大悟之後。則

置彼而取此。以淨業若成。禪宗自得。喻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須問長安。自後瀉益。截流。省庵。夢東等。諸大祖師。莫不皆然。蓋以因時制宜。法須逗機。若不如是。則衆生不能得度矣。自茲厥後。佛法漸衰。加以髮匪回匪。則法輪幾乎停轉。雖有知識。各攻其業。以力不暇及。置此道于不問。有談及此事。聞者若將洗焉。幸有一二大心。緇白。刊刻流布。令祖教不滅。使來哲得聞。實莫大之幸也。弟以闡提出家。自揣根性庸劣。罪業洪深。故于宗教二途。概不敢妄行染指。惟于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法。頗生信向。十餘年來。悠悠虛度。毫未得益。但自西徂東。由北至南。往返萬餘里。閱人多矣。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視淨土若穢物。恐其汙己者。臨終多是手忙脚亂。呼爺叫娘。其有老實頭持戒念佛。縱信願未極。瑞相不現。皆是安然命終。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別而昏動。識波奔湧。因佛號以淳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伏願和尚發菩提心。宏揚此法。倘淨土經論。盡皆通徹。則何幸如之。若或未盡鑽研。或恐違背本宗。不敢稱性發揮。當權將宗教兩門工夫。暫時歇手。凡有闡揚淨土者。平心和氣讀之。使揚禪抑淨之心。無絲毫芥蒂。必究佛祖偏讚之所以。四衆違違之利害。則不被門庭隔礙。而敢于一一切禪教律人前。稱性發揮。無復畏憚矣。然淨土

書多。最要唯十要。十要中斷疑生信。尤推或問。直指。合論。爲破堅衝銳之元勳也。其外淨土聖賢錄。歷載諸菩薩祖居士婦女。及惡人畜生往生事迹。讀之則知歷代禪教律諸四衆求生淨土。如羣星之拱北。衆水之朝東。而龍舒淨土文。言淺義周。詞詳理備。爲接引初機第一要書。若欲普利衆生者。此書萬不可忽也。弟昔遇善子平者言。壽不過三十八。今適滿其數。恐無常倏至。所以專持佛號。預待臨終。設無常果至。則後會無期。兼欲雪在家毀謗佛法之罪。故不避忌諱。略采野芹。獻于飽餐王膳大富長者座下。祈憫而納之。福我秦邦。提永明之正令。遵蓮池之遺規。使自他同出生死。幽顯共生西方。則淨土興。而宗風不墜。衆生福而國運常亨。所謂移花賺蝶至。買石得雲饒。書此大旱望雨之誠。用卜同歸蓮邦之慶。祈垂海涵。則法門幸甚。衆生幸甚。

與友人論校經綱要書

佛經義理無窮。隨人所見。各自著述。只一經也。別圓終頓。所判不同。因緣觀心。所釋各異。况復後世禪道大行人。皆樂聞直指之說。謂其親切痛快。易於得益。由是多有以祖意釋經意。挽佛說徇己說。抹除事相。專談本分。或以機鋒爲轉折。或以表法爲通關。但能不背心宗。皆

堪輔彌佛說。縱不能普被三根。稱佛本懷。亦可以各利一類之機。令其就路還家。又顯經義幽遠。佛理圓通。法法歸真。頭頭合道。良以者个如太虛空。杳無疆界。不妨隨人所住。以分南北西東。如摩尼珠。非青黃赤白等色。而復遇青現青。逢黃現黃。青黃雖非本色。本色不離青黃。倘欲離青黃以覓本色。非蘊空大士不可。如李長者之華嚴論。憨山之法華擊節。曾鳳儀之三宗通。及禪家以念佛作話頭看。以淨土依正作本分說等。不得律以教家常格。謂爲錯誤而稍加更改。以彼另屬一宗。攬一切法指歸向上。設一更改。於本註前後血脈隔斷。又不能於教理始終意義脗合。一經稍改。兩塗俱失。剜肉作瘡。有損無益。還他本來面目。流通後世。譬如春蘭秋菊。各擅其美。盡忠行孝。俱振綱常耳。以師在海山。言憨山所註法華。有不合經旨處。以憨山多約本分作直指之談故也。又校經一事。甚不容易。恐師無暇及此。委任他人。須有出格見識。十分細心。再三詳審。勤加考稽。方可一正訛謬。令其蕪穢盡除。天真徹露。否則寧可依樣畫葫蘆。庶不至大失其本真矣。

與融明大師書

古人云。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聞。生死難了。我等幸得人身。生中國。聞佛法。所不幸者。

自愧業深障重。無力斷惑。速出三界。了生脫死耳。然又幸得聞我如來徹底悲心所說之大權巧。異方便。令博地凡夫帶業往生之淨土法門。實莫大之幸也。若非無量劫來。深植善根。何能聞此不思議法。頓生真信。發願求生乎。今見好心出家在家四衆。多是好高務遠。不肯認真專修淨業。總由宿世善根淺薄。今生未遇通人。汝於淨土雖有微信。然不明淨土理致。又僻處於佛法流通不及之地。誠恐日與俗人酬酢。久而久之。與之俱化。近墨者黑。近火者焦。勢所難免。當時時努力。若能念念在道。隨忙隨閑。不離彌陀名號。順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便可於父母之邦。隨緣常住。若不能如是。當往他方淨業道場。及親近淨業知識。方不負前來所說種種大幸。及聞淨土法門莫大之幸也。諦法師專修淨業。予料其必得大利益。以彼撐持道場種種心。皆死盡無餘。念佛之心。又懇切之極。恐彼深得三昧。我尙未能一心。他日何顏見彼。故當仁不讓。又欲閉關。大約總在普陀。未知定歸何所。恐汝於淨土法門錯過。便可惜二年護關之一番辛苦。故不禁落索如此耳。祈深體鄙懷。則幸甚幸甚。

與悟開師書

竊聞淨土者。乃究竟暢佛本懷之法也。高超一切禪教律。統攝一切禪教律。略言之。一言一

句一偈一書。可以包括無餘。廣說之。雖三藏十二部之玄言。五宗諸祖師之妙義。亦詮不盡。縱饒盡大地衆生。同成正覺。出廣長舌。以神通力。智慧力。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說。又豈能盡。良以淨土本不思議故也。試觀華嚴大經。王於三藏。末後一著。歸重願王。法華奧典。妙冠羣經。聞卽往生。位齊等覺。則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者。有由來也。文殊發願。普賢勸進。如來授記於大集。謂末法中。非此莫度。龍樹簡示於婆沙。謂易行道。速出生死。則往聖前賢。人人趣向者。豈徒然哉。誠所謂一代時教。皆念佛法門之註脚也。不但此也。舉凡六根所對一切境界。所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覺知。聲香味等。何一非闡揚淨土之文字也。寒暑代謝。老病相摧。水旱兵疫。魔侶邪見。何一非提醒當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廣說其可盡乎。言一言統攝者。所謂淨也。淨極則光通。非至妙覺。此一言豈易承當。於六卽佛頌研之可知也。一句者。信願行也。非信不足以啓願。非願不足以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淨土一切經論。皆發明此旨也。一偈者。讚佛偈也。舉正報以攝依果。言化主以包徒衆。雖只八句。淨土三經之大綱盡舉也。一書者。淨土十要也。字字皆末法之津梁。言言爲蓮宗之寶鑑。痛哭流涕。刮心瀝血。稱性發揮。隨機指示。雖拯溺救焚。不能喻其痛切也。捨此則正信無由生。

邪見無由殄也。就中最要者惟要解。而初心入門。斷疑生信。作險道之善導。示寶所以必趣者。天如或問。妙叶直指。尤爲破堅衝銳之元勳也。須知淨土法門。具四法界。所有事相。皆事無礙之法界也。讀而修者。切不可執理廢事。倘一執之。則事理兩喪。如人知意根最勝。而廢棄五根。則意根亦無地可立矣。唯卽事以明理。由理以融事者。方可無過。所謂淨土要旨。全事卽理。理事圓融。卽契本體。早知師已飽餐王膳。而猶汲汲於獻芹者。不過表窮子思歸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謗法之愆尤也。

復海曙師書

友人以時事新報徵文啓見寄。光企座下發揮佛祖道妙。以結法緣。座下以執心在內。一直指見性是心非眼。二色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三眼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四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五地大周徧。六一心二門。七等七題。令光作論。而曰擬作模範。光幼失問學。長無所知。兼以宿業深厚。生卽病目。近十餘年來。一切經論。皆不能看。但只執持佛號。懺除宿業。企其仗佛慈力。速生西方而已。何能作論。況曰擬作模範乎。其謙恭自牧。誠可嘉尙。其意見錯謬。有不堪詳言者。夫欲發揮楞嚴起信之奧。何不取法乎釋迦如來。與馬鳴菩薩。及

歷代古德之註此經此論者。而反擬以光作者爲模範。是何異儒者欲發揮二帝三王孔孟之薪傳。不以四書五經十三經作模範。而以樵歌牧唱爲模範。織師欲織迴文古錦。不取織錦者之法。則以爲模範。而取編蘆席者之法。則以爲模範。何顛倒一至於此。雖然。人之相交。唯貴各盡其分量而已。昔有童子捧沙供佛。佛卽歡喜納受。以沙乃童子力所能辦。其供之之誠。與供無上珍饈妙味等無有異。今以光所易辦之沙。供之座下。固知無用。聊將其誠。倘亦用以塗地。庶可滅我罪垢。長我福田。因將七題一串穿來。備侗論之。以塞其責。論曰。執心在內。在外在中間等。乃凡夫之情見也。執心不在內。在外在中間等。亦凡夫之情見也。非直指見性是心非眼。卽末顯本。指波卽水之眞智也。何也。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一一皆如來藏妙眞如性。周徧法界也。若有在。有不在。則非如來藏妙眞如性。不周徧矣。以如來藏妙眞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故也。以凡情觀之。豈但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皆屬生滅。皆非眞如。卽斷惑證眞。成等正覺。亦不出生滅之外。以聖智觀之。非但斷惑證眞。成等正覺。固屬眞如。卽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全體眞如。從本已來。原無一毫生滅之相可得。再進而論之。眞亦不立。如本無名。一

心尙不可得。有何二門之可論哉。是爲究竟真如。究竟如來藏妙真如性。究竟心。正所謂五蘊皆空。度諸苦厄。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者也。如上一番說話。乃光二十年前偶爾夢著者。今承其雅意。獻於座下。如曰必須分而論之。詳其文義語脈旨趣。則非光之衰頹心目。荒唐學業。所能辦也。請求之古德。及當代講家。自能暢座下之本懷。愜座下之素志耳。

與四明觀宗寺根祺師書

接手書。并顯感利冥錄。不勝歡喜。知諦公此番講經。比前次更覺光輝。因逐一看完。即送餘人。多有見聞。深爲詫異。私相謂曰。諦公已證聖果。關帝尙未明心。光聞而謂之曰。此事須從白關用心處究。則事理兩當。絕無濫聖屈賢之失。白公且置弗論。夫關帝者。在生時乃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歿後皈依智者。願爲伽藍。護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餘年。天下叢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願宏法者。關帝一一護持親近。豈至於今尙有未了。而求決擇開示於諦公。何聰明如帝君。而復愚鈍不蒙法益之如是乎。是大有說。現今時值末法。僧多敗類。只知著一件大領。卽名爲僧。僧之名義事業。多多了無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縱能研究佛法。終皆下視僧侶。其不信者。見彼游行人間。造種種業之僧。遂謂僧

皆如是。佛法無益於國。有害於世。因有此種我慢邪見。下劣等知見。故關帝護法心切。以京師乃天下樞機之地。高人名士。咸來蒞止。遂現身說法。請諦公之開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見之凡情。振興劣僧無慚無愧之鄙念。古人稱如來不捨穿鍼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爲教兒孫故。光於關帝此舉亦然。此雖係盲猜瞎斷。若實諸關帝諦公。當皆點頭微笑。不露可否不然之聲迹矣。如上所說。且約述論。至於關帝諦公之本。唯關帝諦公自知。光何能測度而評論之哉。根敏道心雖切。恐規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則。祈教以量力而爲。不可強勉硬撐。以致心身受病。遂難親獲法利矣。聞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廢弛。初學人皆須以此意告之。

與佛學報館書 節錄

大覺世尊。于無量劫。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流通常住法寶。普度一切衆生。佛學叢報一書。直使佛法流通中外。含識盡證一乘。但以世俗讀書。絕無敬畏。晨起則不加盥漱。登廁則不行洗濯。或置座榻。或作枕頭。夜臥而觀。則與褻衣同聚。對案而讀。則與雜物亂堆。視聖賢之語言。同破壞之故紙。漫不介意。毫無敬容。甚至書香家之婦女。花冊皆是

經傳。世祿家之僕隸。措物悉用文章。種種褻黷。難以枚舉。積弊已久。習矣不察。若不特示禍福。決定難免褻黷。未曾得益。先獲大罪。閱斯無知。須預指陳。若以愚見。皮面圖畫。可不必印。名標其傍。如常書式。中間或作伽陀。或作散文。少則數句。多則十餘。言須簡明。字須粗大。誠令視者。加意珍重。毋或褻汙。大覺法王。度生妙道。敬則獲福。慢則致禍。皮裏宜用小字。詳陳此書雖名報書。實同佛經。而且首有佛菩薩像。內中之文。或錄經文。或宗經義。不同世諦語言。理宜格外敬重。再引經論傳記中敬褻經典。罪福案證。庶知好歹者。不致仍存故態。誤造惡業。此二或一冊一換。或開次一換。或永遠不換。只用一種文字。皆無不可。若換。則只可換文。不可換義。則庶乎師嚴而道尊矣。書後皮面。不可印字。以免塗汙而昭敬重。西天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自言往劫將證二果。因誤以杖倚壁畫佛面。遂全失之。吾謂二果尙失果位。若是凡夫。則永失人身。常處惡道無疑矣。譬如巨富犯大辟。儘家資以贖死。貧人則立見斬首矣。事載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故知褻慢。其罪非小。乾爲大父。坤爲大母。四海內外。同是同胞。清朝雖屬滿洲。畢竟同一父母。況列廟聖德。直同天高地厚。雖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是。近以兵歎疊遭。強鄰見逼。政憲更新。稍有參差。然推究皇仁。仍復如故。但以境緣

不嘉。致見傾覆。今既成共和。正好一體同觀。論政體。則盛稱共和。論前清。則褒美皇仁。譬如新官上任之後。不妨豎碑立祠。以彰舊官之德。共和既成之後。二百餘年之撫育栽培。豈可頓忘。吾見第三冊中。有獨夫專制。奴隸等語。心甚怏怏。夫吾國自開闢以來。其繼天立極。君臨天下之大聖人。亦未必不慮及此。或恐民若強悍。則號令有所不行。而反致亂亡。此聖人傳子孫之本心。豈義農湯武。盡欲私受其利乎。以非此不足以振綱常。息爭端。亦時勢使之然也。非義農諸聖。皆有慚德也。今人各爲公。共和到治。亦時勢使之然也。非今人便優于義農等諸聖也。似宜推美共和。不必苛論前清。方合共和之體。免蔑古聖之愆。佛世毘耶離國。卽用此法。如來于諸經中。亦未深斥輪王世世相承之非。善乎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之與比者。因時適宜之謂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不可互非。亦不可專主一法。唯求其適宜。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然人心不一。倘再有投稿者。帶此詞意。祈略事筆削。以歸完善。俾天下後世之閱者。佩服諸君大公之量。佛法平等之懷。所有言論。唯理是尙。毫無偏私。因茲古今來大聖大賢。無不歸心而崇事焉。世出世間之理。不出心性二字。世出世間之事。不出因果二字。衆生沈九界。如來證一乘。于心性毫無增減。其

所以升沈迥異。苦樂懸殊者。由因地之修德不一。致果地之受用各別耳。闡揚佛法。大非易事。唯談理性。則中下不能受益。專說因果。則上士每厭聞熏。此書科分十門。法不一律。正好事理並進。頓漸齊驅。庶得三根普被。利鈍均益。宜將古今來由學佛得力。發之而爲大忠大孝。純義純仁之事迹。與夫恭敬三寶。謗毀三寶之禍福。及高人淑世導俗之嘉言。戒殺放生之至論。于後數科。冊冊登載。則愚夫愚婦。有所稟承。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實踐。從茲不敢搖頭掩耳。更急急于願樂欲聞也。然因果心性。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而未法衆生。根機陋劣。禪教諸法。唯仗自力。契悟尙難。何況了脫。唯有仗佛力之淨土法門。但具眞信切願。縱五逆十惡。亦可永出輪迴。高預海會。此不可思議之最上乘法。宜理事并談。誠勸齊施。震海潮音。霑大法雨。破魯川輩之邪執。續蓮池等之法脈。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庶大地悉感諸君之德。則法滿寰宇。世復唐虞。道通天地。有形外。恩徧飛潛。異類中矣。刻論佛法式微。實不在於明末。明季垂中。諸宗悉衰。萬曆以來。勃然蔚興。賢首則蓮池。雪浪。大振圓宗。天台則幽溪。蕩益。力宏觀道。禪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徧天下。洞下則壽昌。博山。代有

高人。律宗則慧雲中興。實爲優波。見月繼踵。原是迦葉。而妙峯。紫柏。蓮池。憨山。蕩益。尤爲出類拔萃。末法所不多見。雖不及唐宋盛時。亦可謂佛日重輝矣。及至大清啓運。崇重尤隆。林泉隱逸。多蒙禮敬。如玉林。憨璞。木陳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開方便。罷除試僧。令其隨意出家。因傳皇戒。製護戒牒。從茲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實基于此。在當時高人林立。似乎有益。而世宗以大權乘願。建中立極。其發揮佛祖慧命之言論。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製揀魔辨異錄。八卷四冊。係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師。于書肆中得之。送于楊仁山。令寄東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內。想其書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試一讀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學識文章。當頓高十倍矣。嗚呼盛哉。世宗實爲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絕無而僅有者。其君如此。則宰官僧侶。概可知矣。迨至高廟以後。哲人日希。愚夫日多。加以頻經兵燹。則鄙敗無賴之徒。多皆混入法門。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從茲日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雖不少。識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揚大教。普利羣生耶。由是高尙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見其僧。而不知其道。厭而惡之。不入其中矣。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須深謀遠慮。隨機設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時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預防乎世變時遷。庶不至顛

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諸君不乘時利見。吾恐此時震旦國中。已無佛法聲迹矣。嗚呼險哉。佛法高深。非淺見所能窺。若欲深知。必須由教而入。次及禪宗。方可無弊。宋儒若周程張朱等。夙世固有靈根。奈最初所親近者。皆屬直指宗師。于一席話。一公案下。彷彿領會得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意義。實未徹悟自心。遂自以爲得。畫地自限。不肯前進。良由一向在義路上著脚。絕未曾眞參力究也。且見宗家法法頭頭。指歸向上。因此縱看經教。亦作宗意解會。謂佛法但止如此而已。而因果罪福之實事實理。亦皆以指歸向上之意見領會。遂致瞞昧自心。撥無因果。攘人之物。以爲家寶。拾佛法之遺餘。扶儒教之門牆。又恐後生高推釋氏。因巧設方法。作盜鈴計。橫造謗議。陳其禍害。關閉後生。永不能出。又恐或不死心。遂現身說法。謂吾昔求道。亦曾旁及釋老。然皆了無所得。後反求于六經而得之。從此釋老之破綻。一一徹見矣。夫諸子誠意正心。躬行實踐。誠足爲儒門師表。但以扶持門牆之念過重。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處。反掩人之長以爲短。以己之得于人者。反謂人不我若。竟使誠意正心。躬行實踐。不能圓滿完備。徹頭徹尾。噫。可哀也已。一乘居士。謂其入室操戈。喧賓奪主。其言甚確。然不詳陳其故。關裏人決不肯服。宜將諸子學佛得益處。及以宗

意錯會教意。因茲不信因果。不信輪迴。不唯悖佛。亦悖儒經處。及自謂求道于釋老。皆不得後于六經反得處。詳陳而明辯之。則臧證具在。不但閉關者佩服而直下出關。縱諸子復生。亦當任過自責。無從置喙強辯。從茲慧風掃蕩障翳盡。佛日重輝宇宙中矣。

復濮大凡居士書

遙捧雲章。實深慚愧。不慧幼失問學。長無所知。客路踰躅。寄食普陀。不億閣下。以宿承佛囑。乘願再來。得儒佛之心宗。窮性相之祕藏。徧參縑素。力修淨業之出格豪傑。過量大人。乃不恥下問。詢于芻蕘。而過爲謙譽。令人無地容身。設大地有縫。當卽徹底深入。何敢仰答。繼思閣下學問如是之博。見地如是之高。如斯數則。義甚淺近。豈真懷疑不決哉。殆欲發起同人耳。閣下既以了知爲不知。不慧不妨以無知爲有知。因卽據款批判。隨語剖析。非敢效老吏之斷獄。不過如課士之納卷耳。所陳菲詞。詳列後幅。其當與否。祈垂塵政。念佛雖貴心念。亦不可廢口誦。以身口意三。互相資助。若心能憶念。身不禮敬。口不持誦。亦難得益。世之舉重物者。尙須以聲相助。况欲攝心以證三昧者乎。所以大集經云。大念見大佛。小念見小佛。古德謂大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大。小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小耳。而具縛凡夫。心多昏散。若不假

身口禮誦之力。則欲得一心。未由也已。實際理地。方無生滅。佛事門中。何一非生滅法乎。等覺菩薩。破四十一品無明。證四十一分祕藏。亦不出于生滅之外。是生滅乃生死之根。亦菩提之本。視其人之所用何如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乃以彼背覺合塵之生滅。轉而爲背塵合覺之生滅。以期證于不生不滅之真如佛性也。念念在淨土。方可往生。乃上品往生者之身分。若執定此義。以自求上品。何善如之。若執定此義。以教中下根人。則阻人勝進不淺。何以故。以彼必以爲此法太高。遂以卑劣自居。不肯修持耳。又此念佛雖屬意識。而諸識咸具。不觀上文都攝六根乎。六根既攝。則六識將何爲乎。卽轉送含藏者。亦唯此事而已。刀砍不入一段。原無可疑。以閣下將自力他力。禪宗淨宗之界限未分。致成一大疑團耳。念佛一法。乃仗佛力出三界。生淨土耳。今既不發願。亦豈有信。有眞信者必有切願信願全無。但念佛名。仍屬自力。以無信願。故不能與彌陀宏誓。感應道交。若見思惑盡。或可往生。若全未斷。及斷未淨盡。則業根尙在。何能卽出輪迴。五祖戒草堂青等。卽是確證。須知去卻信願念佛。與宗家之參究無異。若得往生。則因果不相符契矣。藕益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鐵案也。經云。一心不亂。遠承前文。依正功德。卽是教令生信。近承上文。衆生

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卽是教令發願。又況下文勸信勸願。不一而足。閣下截斷前文。止執一句。故有不貴發願之疑。又以無信願之一心。與有信願之一心。敵體同觀。故有刀砍不入。豈非純一。何以無願不得往生之疑。又念佛之外。第二念。夾雜。難以枚舉。舉其正者。如求大徹大悟。得大總持等。非指發願爲第二念。爲夾雜也。須知淨土一法。以信願行三法爲宗。行如車牛。願如御者。信如前導。導與御者。正成就其車牛之進趣耳。是以朝暮必須向佛發願。又不念佛時。亦不可泥。縱令一念萬年。不妨日有起止。若謂有不念時。有發願時。便成間斷夾雜。便難成辦。試問此一心念者。亦曾見色聞聲。著衣吃飯。舉手動足。與否。若有。彼既不聞斷夾雜。此何獨聞斷夾雜。若無。除非法身大士。然法身大士。端居一處。而現身塵刹。其間斷夾雜。將不勝其多矣。心具衆理。應萬事。豈止佛願同時而已。約常途修持。發願當在朝暮。亦有念佛一進畢。卽發願者。閣下深通性相。謂佛念。求生念。不能兩具。似于事事無礙之圓理。未能徹信。又謂有則此念當剖爲二。一半歸佛。一半歸願。如此。一人應成兩佛。閣下于日用之中。眼見色時。耳鼻舌身意。便不聞聲及緣法等耶。若一時并行不悖。何獨于此而疑之。須知一念心體。其用無量。八識非一心之體用乎。彼旣不成八佛。此何以成兩佛也耶。平生

絕無信願者。臨終決定難仗佛力。既云善惡俱時頓現。且無論阿彌陀佛四字不現者。不得往生。卽現。亦不得往生。何以故。以不願生故。以求佛。因不得蒙佛接引故。華嚴經云。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古德云。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今善惡皆現。由無信願。便不能奈惡業何矣。須知仗自力。則惡業有一絲毫。便不能出離生死。况多乎哉。又無信願。念至一心。無量無邊之中。或可有一二往生。決不可以此爲訓。以斷天下後世一切人往生淨土之善根。何以故。以能仗自力。念至業盡情空。證無生忍者。舉世少有一二。倘人各依此行持。置信願而不從事。則芸芸衆生。永居苦海。無由出離。皆此一言爲之作俑也。而其人猶洋洋得意。以爲吾言甚高。而不知其爲斷佛慧命。疑誤衆生之狂言也。哀哉。世間善業。不出輪迴。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則彼善業。仍屬惡業。淨土一法。須另具隻眼。不得以常途教義相例。使如來不開此法。則末世衆生之了生死者。不可得而見之矣。蕩益大師。彌陀要解。理事各臻其極。爲自有此經以來之第一註解。當以之爲的。則他日往生品位。咸不得與閣下齊肩矣。古人修行。皆能證道。今人修行。少見明心。豈人根之不等耶。抑亦敬慢之所致耳。歷觀傳記高人。咸皆視經像如視活佛。其敬畏之迹。雖忠臣之奉聖主。孝子之讀遺囑。何能彷彿一二。因

其恭敬之極。故能斷惑證真。超凡入聖。觀于二祖立雪。程門立雪。可見矣。今人視佛像如土木。視佛經如故紙。縱有信心。讀誦受持。亦不過供其口頭滑利而已。有何實益之可論也。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願閣下以博學宏詞。提倡佛法時。必須常以此普利一切。則法門幸甚。衆生幸甚。

復秦順謝融脫居士書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聖人以己之心無念慮。而隨機說法示人也。斷斷不可會作謙詞。夫聖人之心。猶如明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有何所知。鄙夫致問。如胡來漢來。叩兩端而竭。如胡現漢現。叩字。義當作卽。兩端者。所問與其機也。而竭焉者。恰恰合宜。無過無不及也。卽佛門所謂契理契機之謂也。若唯契于理。而不契機。於彼無益。便成閑言語矣。如問仁。問孝。問政等。所問是同。而所答各異。乃卽彼之機。答彼之問。看孔著楔。對病發藥。恰恰合宜。了無一毫機教不投之弊。若非心空如鏡。安能使之若是乎。講章以空空屬于鄙夫。可謂枉讀聖賢書矣。孔子之心。至誠無妄。故曰空空如也。顏子去聖一等。雖未能究竟無妄。而其妄亦無幾何。故亦得屢至于空。三月不違。卽是其事。故

夫子許之以庶。若以爲簞食瓢飲屢至空乏。而不改其樂。故許以庶。則是捨本逐末。大失聖人因機定評之至論也。至于子貢貨殖。乃隨類論及。何以令其針鋒相對。聖人因人論人。豈效後世做試帖詩。必須對得恰好。方爲合格乎。然此乃以閣下志慕佛法。不妨將聖人之心。隨機指點。若向三家村裏訓蒙。當以朱註是守。否則守文之徒。謗餒四起。不但不能知聖人之心。反因之毀謗佛法。由是永沈苦海。大失聖人叩兩端而竭焉之深旨矣。

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二

得手札。知閣下尙未圓具。及貴宅貴鄉佛法流通之象。喜不自勝。雖然。吾於喜中。不無大憂。何以言之。夫佛法者。乃九法界公共之法。無一人不當修。亦無一人不能修。持齋念佛者多。推其效。則法道興隆。風俗淳善。此則唯恐其不多。愈多則愈美也。至於出家爲僧。乃如來爲住持法道。與流通法道而設。若其立向上志。發大菩提。研究佛法。徹悟自性。宏三學而偏讚淨土。卽一生以頓脫苦輪。此亦唯恐不多。多多則益善也。若或稍有信心。無大志向。欲藉爲僧之名。游手好閑。賴佛偷生。名爲佛子。實是髡民。卽令不造惡業。已是法之敗種。國之廢人。倘或破戒造業。貽辱佛教。縱令生逃國法。決定死墮地獄。於法於己。兩無所益。如是則一尙

不可。何況衆多。古人謂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爲。乃真語實語。非抑將相而揚僧伽也。良以荷佛家業。續佛慧命。非破無明以復本性。宏法道以利衆生者。不能也。今之爲僧者。多皆鄙敗無賴之徒。求其悠悠泛泛。持齋念佛者。尙不多得。況能荷家業而續慧命乎。今之佛法。一敗塗地者。以清世祖不觀時機。仰遵佛制。革前朝之試僧。永免度牒。令其隨意出家。爲之作俑也。夫隨意出家。於上士則有大益。於下士則大有損。倘世皆上士。則此法固於法道有益。而上士如麟角。下士如牛毛。益暫得於當時。清初至乾隆年間。善知識如林。故有益。禍廣覃於後世。致今汗濫已極。縱有知識。欲一整頓。無從措手。可不哀哉。以後求出家者。第一要真發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第二要有過人天姿。方可雍落。否則不可。至若女人有信心者。卽令在家修行。萬萬不可令其出家。恐其或有破綻。則汗敗佛門不淺矣。男若真修。出家更易。以其參訪知識。依止叢林也。女若真修。出家反難。以其動輒招世譏嫌。諸凡難隨己意也。如上揀擇剃度。不度尼僧。乃末世護持佛法。整理法門之第一要義。祈與令師及一切相識之僧。剴切言之。則其功德無量無邊矣。至禱至禱。

復鄧伯誠居士書一

相晤已來。忽滿六年。不但星霜屢更。卽國曆已非其舊。世相無常。誠可歎悼。接手書。知不廢淨業。洵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爲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纏綿。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當作退一步想。試思世之勝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復不少。但得不飢不寒。何羨大富大貴。樂天命。隨遇而安。如是則尙能轉煩惱成菩提。豈不能轉憂苦作安樂耶。若疾病纏綿者。當痛念身爲苦本。極生厭離。力修淨業。誓求往生。諸佛以苦爲師。致成佛道。吾人當以病爲藥。速求出離。須知具縛凡夫。若無貧窮疾病等苦。將日奔馳于聲色名利之場。而莫之能已。誰肯于得意烜赫之時。回首作未來沈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祇承天者。宜順受也。然孟子所謂大任。乃世間之爵位。尙須如此憂勞。方可不負天心。何況吾人以博地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覺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藉挫折于貧病。則凡惑日熾。淨業難成。迷昧本心。永淪惡道。盡未來際。求出無期矣。古德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者。正此之謂也。但當志心念佛。以消舊業。斷不可起煩躁心。怨天尤人。謂因果虛幻。佛法不靈。須知吾人自無始以來。所作惡業。

無量無邊。華嚴經謂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豈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盡也。所以釋迦彌陀兩土教主。痛念衆生無力斷惑。特開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法門。其宏慈大悲。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恆河沙分之一。只宜發慚愧心。發懺悔心。自可蒙佛加被。業消身安耳。若病苦至劇。不能忍受者。當于朝暮念佛回向外。專心致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觀音現身塵刹。尋聲救苦。人當危急之際。若能持誦禮拜。無不隨感而應。卽垂慈佑。令脫苦惱而獲安樂也。念佛一法。乃至簡至易。至廣至大之法。必須懇切志誠之極。方能感應道交。卽生親獲實益。若懶惰懈怠。毫無敬畏。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縱令得生人天。斷難高預海會。至于佛像當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銅鐵等看。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對經像時。當如忠臣之奉聖主。孝子之讀遺囑。能如是。則無業障而不消。無福慧而不足矣。現今士大夫學佛者多。然率皆讀其文。解其義。取其供給口頭。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於恭敬志誠。依教修持者。誠爲難得其人。余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無恭敬而致褻慢。則罪業愈增。而福慧愈減矣。哀哉。凡遇知

交。當諄諄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淨土法門。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已智有不了。卽當仰信諸佛。諸祖誠言。斷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則與佛相背。臨終定難感通矣。古人謂淨土法門。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尙不全知。豈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乎。若欲研究。當看淨土十要。此書乃藕益大師於淨土諸書中。採其菁華。妙契時機。最爲第一。其開首彌陀要解。自佛說此經以來。爲西天東土中。絕無而僅有之註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今之聰明人。雖學佛法。以未親近具眼善知識。率皆專重理性。撥棄事修。及與因果。旣撥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輩。詞驚鬼神。究其行爲。與市井無知無識者無異。其病根皆由撥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憐愍。下愚者。依樣妄爲。所謂以身謗法。罪過無量。法苑珠林一書。一百卷。常州天寧寺訂作三十本。蘇州瑪瑙房訂作廿四本。瑪瑙經房板殘。傷撓糊。天面對佛天。不敢稍萌惡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斷不至錯認路頭。執理廢事。歸于偏邪狂妄之弊。夢東所謂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夢東此語。乃千古不刊之至論。亦徒逞狂慧者之頂門針也。各流通處皆有。宜請而閱

之。其利益當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閱之。令弟去秋復來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爲是。否也。

復鄧伯誠居士書二

接手書。讀之令人心神暢悅。蓮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年將七十。尙欲天假之年。卒以學易。以祈乎無大過。聖賢之學。未有不在起心動念處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學詞章。正心誠意。置之不講。雖日讀聖賢書。了不知聖賢垂書訓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與聖賢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圓之不相入。遑問究及于隱微幾希之間哉。佛經教人常行懺悔。以期斷盡無明。圓成佛道。雖位至等覺。如彌勒菩薩。尙于二六時中。禮十方諸佛。以期無明淨盡。圓證法身。況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業力。不生慚愧。不修懺悔。雖一念心性。與佛平等。由煩惱惡業障蔽心源。不能顯現。譬如大圓寶鏡。經劫蒙塵。不但了無光明。卽銅體亦不顯現。若知卽此全體塵垢之鏡。具有照天照地之光。用力磨礱。日復一日。積功不已。銅質自露。又復加功。光明漸發。光明雖發。磨礱更切。力極功純。垢盡明復。照天照地。爲世至寶。須知此光。鏡本具足。非從磨得。若非本具。從磨得者。磨磚磨石。亦應發光。又

須知此光鏡雖本具。不磨則永無發光之日。衆生心性亦復如是。雖則與佛平等。若不改惡修善。背塵合覺。性具功德永不能發。以本具佛性之心識。造長劫沈淪之業苦。猶如暗室觸寶。不但不得受用。反致受其損傷。可哀也已。念佛一法。乃背塵合覺。返本歸元之第一妙法。于在家人分上。更爲親切。以在家人身在世網。事務多端。攝心參禪。及靜室誦經等。或勢不能爲。或力不暇及。唯念佛一法。最爲方便。早晚于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念。回向發願。除此之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一切處。皆好念。但于潔淨處。恭敬時。或出聲。或默念。皆可。若至不潔淨處。如登廁等或不恭敬時。如睡眠等但宜默念。不宜出聲。非此時處不可念也。睡出聲念。不但不恭敬。又且傷氣。久則成病。默念功德。與常時一樣。所謂念茲在茲。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居士既能發露懺悔。于淨土法門。最易相應。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也。然既知非。又肯發露懺悔。必須改過遷善。若不改過遷善。則所謂懺悔者。仍是空談。不得實益。至謂欲心不貪外事。專念佛。不能專。要他專。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無奇特奧妙法則。但將一個死字。貼到額顛上。挂到眉毛上。心常念曰。我某人從無始來。直至今生。所作惡業。無量無邊。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

聞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氣不來。定向地獄。鑊湯。鑪炭。劍樹。刀山。裏受苦。不知經幾多劫。縱出地獄。復墮餓鬼。腹大如海。咽細如針。長劫飢虛。喉中火然。不聞漿水之名。難得暫時之飽。從餓鬼出。復爲畜生。或供人騎乘。或充人庖廚。縱得爲人。愚癡無知。以造業爲德。能以修善爲桎梏。不數十年。又復墮落。經塵點劫。輪迴六道。雖欲出離。末由也已。能如是念。如上所求。當下成辦。所以張善和。張鍾馗。臨終地獄相現。念佛數聲。卽親見佛來接引往生。如是利益。一代時教。百千萬億法門之所無者。吾常曰。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者。此之謂也。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則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卽是極樂之嘉賓。見賢思齊。當仁不讓。豈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錯而成永錯乎哉。有血性漢子。斷斷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與草木同腐矣。勉旃勉旃。又念佛固貴專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分外營謀。妄希富樂。實所不應。至於分內所當爲者。亦須勉力爲之。非必屏棄一切。方爲修行也。若屏棄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之養。則可。否則便與孝道相背。雖曰修行。實違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又須以淨土法門利益勸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受奉行。臨命終時。定得往生。一得往生。直下超

凡入聖了生脫死。高預海會。親炙彌陀。直至成佛而後已。世間之孝。孰能與此等者。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往生。則化功歸己。而親與自己之蓮品。更當高增位次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欲孝其親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復鄧新安居士書

今春令兄來書。觀其詞意。懇摯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爲啟發。至四月間。又來一書。其訟過自責。詢求出要。頗合克己復禮。親師取友之行。光閱之。不勝慶悅。因亦縷析條陳。以復之。茲接居士信片。雖詞句無幾。其意亦與令兄相爲伯仲。可謂難兄難弟。天倫佛法。咸爲同氣連枝。非多劫同種善根。同修淨行。曷克臻此。今居士有所請益。光實難於復答。何以故。以居士所志者大。光之所知者小。小大不相襲。機教不相契耳。雖然。一乘實相之中。覓小大相了不可得。於此不可得中。舉大則大爲法界。一切法趣大。是趣不過。舉小則小爲法界。一切法趣小。是趣不過。光所知之小法。乃統包十法界一切諸法之法也。善導和尚云。若欲學解。從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諸法。無不當學。若欲學行。當擇其契理契機之一法。專精致力。方能速證實益。否則經劫至劫。尙難出離。所謂契理契機之法。無過信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其法

備在彌陀要解。及淨土諸書中。當尋繹之。茲不多贅。須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無一人不應修。亦無一人不能修。彼謂佛教爲棄人倫。害聖道者。皆未見顏色之謔論也。何以言之。佛於父言慈。於子言孝。於君言仁。於臣言忠。夫唱婦隨。兄友弟恭。舉世誦之。嘉言懿行。佛經無不詳陳。其宿因現果。現因後果。其言慈孝等。則與儒教相同。其詳示三世因果處。則儒教便無聞焉。況其斷惑證真。及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之法乎。惜其人之未覩也。倘詳閱而深思之。則當痛哭流涕。聲震大千世界。悲昔謗佛之罪咎也。雖然。以言謗者其罪小。以身謗者其罪大。今之口談大乘。自命悟道。謂我卽是佛。何必更去念佛。煩惱卽是菩提。何必斷煩惱。淫怒癡卽是戒定慧。何必斷淫怒癡。由是之故。出言則高於九天之上。行事則卑入九地之下。如斯之流。名爲佛怨。比之不知佛法而謗者。罪深萬倍。其曾研究佛法。非全無利益。但作未來得度之因。其以身謗法之罪。不知經幾何劫量。在三途中受諸罪苦也。居士當以研究大乘經論。開圓頓解。爲先導。信願持名。求生西方。爲正行。至於居心行事。或恐過起於不知。福消於不覺。當詳閱安士全書。及法苑珠林。自然法法頭頭。有所取則。心心念念。無或逾越矣。倘尤恐鑑察不及。當取孚佑帝君功過格。著實行去。則超凡入聖。斷惑證真。於震旦國中。當

推君爲第一矣。功過格乃明雲谷禪師傳袁了凡者。切不可謂其落索而藐視之。令兄次書於身心性命。大有裨益。不如是自怨自艾。斷難克己寡過。今一併寄來。亦企居士亦如令兄之自怨自艾。以期至於斷惑證真。圓滿菩提而後已也。

與福建劉廷誠居士書

原夫諸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無非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直下成佛而已。第以衆生之根性不一。故如來之教法萬殊。是以一代時教。隨機演暢。法門雖浩若塵沙。而行人依教修持。究竟歸元。皆證卽心自性。然於塵沙法門之中。求其不離事修。全彰心性。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上根不能踰其闔。下下根亦可臻其域。高超一切禪教律。統攝一切禪教律。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最利未法。直出五濁者。無如淨土持名念佛之殊勝超絕也。誠所謂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生。所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若羣星之拱北。萬水之朝東也。居士旣深信念佛。若未參承淨業知識。又不廣閱淨土經論。則眞信切願。從何而生。縱能執持名號。只因不求出離。便成人天因果。受享癡福。因福造業。仍沈惡道。倘再路頭不眞。

涉入邪見。則善因反招惡果。人天福報。亦不可得。阿鼻極苦。長劫難出。譬如入海。既無導師。又乏指南。漂流於狂波巨浪之中。茫茫不知所越。縱能撐篙搖櫓。豈能免於沈溺。光少乏問學。長無所知。唯於淨土一法。頗切嚮往。感子之誠。今將淨土經論之最切要者。略開一二。一一標其大意。若能歸而求之。則心領神會。自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遠勝愚之喋喋也。

復高邵麟居士書一

謝恩光來山。持閣下書。展讀之下。見其慕道心切。而願力宏大。誓期深入。而不肯得少爲足。欣慰無量。至於過讚不慧。令人慚愧無似耳。閣下欲了生死大事。況復年臨知命。來日無多。又無知識益友之可親近。而不專修淨業。一心念佛。而欲泛泛然研究諸經奧義典句。似未深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者。宜往華嚴寺借閱淨土十要。及淨土聖賢錄。息心詳閱。自知所趣。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殺而食之。何能下咽。若知此義。卽喪身失命。亦不能吃一切肉矣。然佛之教人。循循善誘。上根則令其全斷。中下則令其漸減。而遂至於全斷耳。發願文。文雖宏大。然須真實從心而發。方名爲願。否則心口相違。何名爲願。現世之願。雖亦

無妨。欲生福慧子孫。須從大積陰德廣行方便中求。况閣下年當六八。續娶三妻。但止生女。卽此可徵宿世現生。皆少栽培。今欲轉回天心。必須真實改過遷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篤實做去。斷未有不蒙感格而滿所願者。且勿謂吾家素寒。不能廣積陰德。大行方便。須知身口意三業皆惡。卽莫大之惡。倘三業皆善。卽莫大之善。至如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報應。侃侃鑿鑿。依安士全書等所說。爲其演說。令其始則漸信因果。繼則深信佛法。終則往生西方。了生脫死。一人如是。功德尙無量無邊。何況多人。然須躬行無玷。方可感化同人。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別人自能相觀而善矣。豈在資財多乎哉。但求不飢不寒。何思財發巨萬。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祖德若虧。便當愧死。祖業縱虧。有何所傷。而以來日無多之身。思欲頓復。徒生妄想。了無實益。且自隨緣度日。便爲樂天知命矣。健壽處世。有順無逆。世人誰不願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宿世現生。無大栽培。無因不能得果故也。今閣下欲生西方。了生死。但當願高曾祖父母等神識。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淨業之力。卽蒙佛慈接引往生。則可謂大孝尊親。其不絕先祖祀。及復祖業等。皆世間凡情所共知見之淺近境界也。況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卽死。今日卽生西方。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可

今日要死。且不願死。既貪戀塵境。不能放下。便因貪成障。淨土之境不現。而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之境。便現。境現。則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畫餅。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歲死也好。一切任彼前業。不去妄生計校。倘信願真切。報終命盡。便即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記矣。又世人無子。每多廣置妾媵。不知培德節欲。如此乃是速死之法。非求子之道。此事上關風化。及與宗祀。人皆冒昧而爲。其於人之大倫。不亦有愧於衷乎。不慧人微德薄。百無一能。寄食普陀。苟延殘喘。不敢爲人作師。故謝恩光在先。亦有此說。皆辭而不受。閣下皈依三寶。隨於本地。擇其品行端方者。拜以爲師。則已得爲如來弟子矣。下次再有筆札。不得用皈依字樣。貴地既無明眼通人。光自愧道業未成。不敢作師。然復隨緣開示者。喻如無足之人。一步難移。安坐三叉路口。有欲直達家鄉。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達家鄉。而歸家之人。斷不以彼之不能行。并其言而廢之也。

復高邵麟居士書二

來書言禮法華經。攝心念佛。及欲寡其過而未能。擬欲依功過格。日常檢點。足見汝近來操

修。實屬爲己之學。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譽。自欺欺人之可比也。幸甚幸甚。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爲主。誠敬若極。經中所說功德。縱在凡夫地。不能圓得。而其所得。亦已難思難議。若無誠敬。則與唱戲相同。其苦樂悲歡。皆屬假妝。不由中出。縱有功德。亦不過人天癡福而已。而此癡福。必倚之以造惡業。其將來之苦。何有了期。當以此意普告同儕。俾修須眞修。行須實行。則其利溥矣。所立拜經規矩。理固無礙。若依事相論之。若備伺通拜。當念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法華會上佛菩薩。拜下想禮經偈云。眞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寶前。一心如法歸命禮。想全經放光。及經中所說佛菩薩。各各放光。照觸自身。及法界有情。若逐字禮拜。當念一心頂禮大乘妙法蓮華經某字法寶。拜某字則念某字。從如是我聞。至經盡。皆如此念。然觀想一法。大非易事。若理路不清。及心識紛亂。或致起諸魔事。但以至誠恭敬爲主。能觀則觀。否則竭誠致敬。驀直拜去。亦自功德無量。若汝所立章程。對經而拜。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觀佛。固不若供經佛前。專一禮阿彌陀佛。爲專精一致。且勿謂緣想一佛。不如緣想多佛之功德大。須知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諸佛功德。阿彌陀佛一佛。全體具足。如帝網珠。千珠攝於一珠。一珠徧於千珠。舉一全收。無

欠無餘。若久修大士。緣境不妨寬廣。境愈寬而心愈專一。若初心未學。緣境若寬。則心識紛散。而障深慧淺。或致起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歷代諸祖。皆令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者。此也。待其念佛得證三昧。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咸皆具足。古人謂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須問長安。可謂最善形容者矣。至於止惡修善。刻實檢察。雖莫善於功過格。然使心不主於誠敬。縱日記功記過。亦是虛文。功過格此間未有其書。若約予所見。但當主敬存誠。於二六時中。不使有一念虛浮怠忽之相。及與世人酬酢。唯以忠恕爲懷。則一切時。一切處。惡念自無從而起。倘或宿習所使。偶爾忽生。而誠敬忠恕在懷。自能念起卽覺。覺之卽失。決不至發生滋長。舉三業而隨之矣。小人之所以僞爲善而實爲惡者。意謂人不我知。不知其不知者。但止世間凡夫耳。若得道聖人。固了了悉知。而天人鬼神。雖未得道。以報得他心通。亦了了悉知。況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他心道眼。圓見三世。如視諸掌者乎。欲無知者。唯己不知則可耳。己若自知。則天地鬼神佛菩薩等。無不悉知之而悉見之矣。若知此義。雖暗室屋漏之中。不敢怠忽。人所不知之地。不敢萌惡。以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共知。縱不知慚愧者。知此亦當慚愧無地矣。况眞修實踐之士哉。故欲寡其過。先須從畏。此諸聖凡悉知悉見。

起。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猶是約世間情見而淺近言之。實則我心與十方法界。觀體膾合。由我迷故。其知局在於一身。彼十方法界聖人。徹證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凡法界中一切有情舉心動念。無不親知親見。何以故。以同稟真如。自他無二故。若知此義。自能戰兢惕厲。主敬存誠。初則勉力息妄。久則無妄可得矣。惡念原屬妄想。若不覺照。便成實惡。倘能覺照。則妄想滅而真心現矣。

復高邵麟居士書三

書中語語真實。欲得佛法實益。但以未知淨土法門之所以。其心願便與佛願相違。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見。測度如來不思議大法。遂致北轅適越。不能了脫。今生尙無正見。況來生乎。萬一復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癡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進以求出離也耶。佛說一切大小權實法門。皆須仗己功力。斷惑證真。方出生死。若惑業有一絲毫。生死決定難出。是以從生至生。從劫至劫。展轉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進不退。卽能了脫者。多皆旋覺昏迷。暫進久退。經塵點劫。不能出離。所以爾我今日尙爲凡夫。皆坐不知如來普被三根。至極圓頓之淨土法門故也。汝縱未親知識。亦曾誦彌陀經。無量壽經。十六觀經。及各淨土發願文。龍舒文。歸元直指。彼皆令卽生往生。汝偏欲展轉來生。佛愍衆生無力斷惑。

難了生死。故特開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橫超法門。無論斷惑與否。若具眞信切願。持佛名號。此是正行及修行衆善。回向往生。此是助行無一不得生者。卽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地獄相現。若心識不迷。聞善知識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聲。或止一聲。當下命終。亦得往生。此在十六觀經下品下生。黃。既往生已。卽已高預海會。永出輪迴。漸次進修。以圓佛果。若此逆惡罪人。不聞此不思議法。經塵點劫。難出地獄。餓鬼畜生尙難得。況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卽爲人天王身。及出家爲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衆生之高僧身。亦視之若毒荼罪藪。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決定。則己之信願行。方能感佛。佛之誓願。方能攝受。感應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輪迴矣。三皈五戒。爲入佛法之初門。修餘法門。皆須依此而入。况卽生了脫之至簡至易。至圓至頓之不思議淨土法門耶。不省三業。不持五戒。卽無復得人身之分。况欲得蓮華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汝日暮途遠。宜從徑直之法。且專門讀誦淨土三經。及普賢行願品。研究淨土諸經注疏。若諸語錄。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無二用故也。至於寡過一事。實爲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謂其

欲寡其過而未能。此實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動輒有過也。在家居士。日與常人酬酢。固宜刻刻隄防。否則不但意業不淨。卽身口亦或污穢不淨。欲其自他兼利。莫過於多識前言往行。以存龜鑑。安士全書。實爲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詳示因果報應。及修持方法之導俗奇書。宜常翻閱。庶無疑不釋。無行不謹矣。法苑珠林。更加闊大。雖非甚深經典。然初心由淺及深。則無誤會之失。若不先悉罪福因果。便擬直探第一義諦。實相妙理。或恐見地不清。錯認消息。則以迷爲悟。求升反墜矣。汝旣專修淨土。宜以蓮池大師新定淨土發願文爲主。省庵語錄下卷。有此願文。註解閱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願。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願文。事理周到了無一義一法之滲漏。彼云法界。則包括無遺。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塵。大海一滴。歷觀汝書。似是眞實在心地上用功。然今之學者。每每專說假話。不修實行。意擬沽名邀譽。以求體面。並非眞實自省寡過。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棄。名大妄語。名不知慚愧。若非此等。則爲聖賢之徒。若帶此氣。則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直心直行。方與佛合。又自旣修持淨業。謂改過遷善及念佛。亦當教一切相識者。亦修淨業。宜依龍舒文普勸門。令其隨分隨力。種此不思議善根。然旣欲教人。須由親及疎。妻妾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

平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汝專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著衣吃飯。屙屎放尿。一切時。一切處。皆當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間。但於如法時處。聲默隨宜。若大小便睡眠。則只許默念。切勿出聲。默則功德齊等。聲則不恭。睡則又加傷氣。不可不知。須知西方極樂世界。莫說凡夫不能到。即小乘聖人亦不能到。以彼係大乘不思議境界故也。小聖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若無信願感佛。縱修其餘一切勝行。并持名勝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願最爲要緊。藕益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鐵案也。能信得及。許汝西方有分。彌陀淨土四經一本。其無量壽佛經。亦名十六觀經。此名淨土三經。加普賢行願品。名淨土四經。仿單中有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亦名十六觀經。此名淨土三經。加普賢行願品。名淨土四經。仿單中有淨土四經一本。其無量壽佛經。係魏承貫刪削。又依餘經增益。理雖有益。事實大錯。不可依從。

復高邵麟居士書四

接手書。知居士近來修持親切。自訟寡過。希聖希賢。非徒博一修行之虛名而已。欣喜無量。夫欲學佛祖了生死。須從慚愧懺悔。止惡修善而來。慚愧懺悔。止惡修善。即自訟寡過。克己之實行。既能克己。自然復禮矣。持齋警策。意甚真切。但須腳踏實地。儘力做去。否則便成妄語中妄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世間多少聰明人。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寶山。空手而歸。可痛惜哉。

可痛惜哉。若夫妄念滿腔。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則朋從於專注一境之正念矣。所謂調御得法。卽寇賊皆爲赤子。調御失道。雖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誰無煩惱。須於平時預先隄防。自然遇境逢緣。不至卒發。縱發亦能頓起覺照。令其消滅。起煩惱境。不一而足。舉其甚者。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若知無義之財。害甚毒蛇。則無臨財苟得之煩惱。與人方便。究竟總歸自己前程。則無窮急患難求救。由惜財而不肯之煩惱。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縱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憐憫心。生度脫心。則無見美色而動慾之煩惱。夫婦相敬如賓。視妻妾爲相濟繼祖之恩人。不敢當作彼此行樂之欲具。則無徇欲滅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煩惱。子女從小教訓。則無忤逆親心。敗壞門風之煩惱。至於橫逆一端。須生憐憫心。憫彼無知。不與計校。又作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今因此故。遂還一宿債。生歡喜心。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然上來所說。乃俯順初機。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則無盡煩惱。悉化爲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煉純。蓮因淤泥滋培。方得清淨光潔。境無自性。損益在人。三業四儀。四儀卽行住坐臥常持顏淵之四勿。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暗室雖無人見。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隱微。罪福判若天淵。若能如是修省。

將見舉動皆善。惡無從生矣。此實正心誠意之宏規。切勿謂釋氏瑣屑。不若儒者之簡捷也。若論念佛法門。唯以信願行三法爲其宗要。三法具足。決定往生。若無真信切願。縱有眞行。亦不能生。况悠悠泛泛者哉。藕益所謂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三世不易之常談。三根普被之妙道也。宜通身靠倒。庶親證實益耳。信願行三。十要中皆悉詳示。而第一要。彌陀要解五重玄義中。第三明宗。發揮三法。最爲精詳。其後節節段段。皆有指示。宜細參閱。此不備書。至於念佛。心難歸一。當攝心切念。自能歸一。攝心之法。莫先於至誠懇切。心不至誠。欲攝莫由。既至誠已。猶未純一。當攝耳諦聽。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默念雖不動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是攝心。妄念自息矣。如或猶湧妄波。卽用十念記數。則全心力量。施於一聲佛號。雖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攝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淨土者。尙未談及。以人根尙利。不須如此。便能歸一故耳。印光以心難制伏。方識此法之妙。蓋屢試屢驗。非率爾臆說。願與天下後世鈍根者共之。令萬修萬人去耳。所謂十念記數者。當念佛時。從一句至十句。須念得分明。仍須記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隨念隨記。不可摺珠。唯憑

心記。若十句直記爲難。或分爲兩氣。則從一至五。從六至十。若又費力。當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作三氣念。念得清楚。記得清楚。聽得清楚。妄念無處著腳。一心不亂。久當自得耳。須知此之十念。與晨朝十念。攝妄則同。用功大異。晨朝十念。儘一口氣爲一念。不論佛數多少。此以一句佛爲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則可。若二十三十。則傷氣成病。此則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從一至十。從一至十。縱日念數萬。皆如是記。不但去妄。最能養神。隨快隨慢。了無滯礙。從朝至暮。無不相宜。較彼掐珠記數者。利益天殊。彼則身勞而神動。此則身逸而心安。但作事時。或難記數。則懇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復攝心記數。則憧憧往來者。朋從於專注一境之佛號中矣。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利根則不須論。若吾輩之鈍根。捨此十念記數之法。欲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大難大難。又須知此攝心念佛之法。乃卽淺卽深。卽小卽大之不思議法。但當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見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茲中喪。不能究竟親獲實益。爲可哀也。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時。若靜坐養神。由手動故。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此十念記數。行住坐臥皆無不宜。臥時只宜默念。不可出聲。若出聲。一則不恭。二則傷氣。切記切記。居士以年將半百。身繫樊籠。素未參尋知識。

倘欲卽生了脫。但當專主淨土一門。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待淨土大通。一心已得後。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卽從事。恐智力不給。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揀魔辨異。錄係禪宗。深通教理者。尙不易知。況居士乎。凡禪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禪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義。則錯會佛法。以善因而招惡果。釋氏稽古略。乃記事之書。而以禪宗爲主。凡屬此種言句。皆當置之勿究可也。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滅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滅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全無恭敬。雖種遠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凡見一切信心人。皆須以此意告之。此係從初心至究竟之決定實義。若當作腐僧迂談。便爲自暴自棄。豈特孤負印光。實爲孤負自己也已。

與陳錫周居士書

如來出世。說法度生。原欲一切衆生。直下了生脫死。親證無上覺道而已。但以衆生根機不等。不能究竟暢佛本懷。只得隨順機宜。循循善誘。大根則稱性直談。爲說佛乘。令其卽生圓證佛果。如華嚴經之善財。法華經之龍女等。次則爲說菩薩乘。緣覺乘。聲聞乘。令其漸次修習。漸次證果。又其次則爲說五戒十善。令其不墮惡道。受人天身。漸種善根。隨其所種善根。

大小將來於三乘法中。隨宿善力。發諸現行。或依菩薩乘。修六度萬行。而得親證法身。或依緣覺聲聞乘。悟十二因緣及四諦法。而得斷惑證真。此諸法門。雖則大小不同。頓漸各異。然一一皆須自己修習力深。斷惑證真。方可超出輪迴。了生脫死。若三界內見思二惑。絲毫未盡。則生死根本。未能斬斷。縱令定慧力深。依舊無由解脫。如三果聖人。尚生五不還天。經許多劫。方證四果。若證四果。則生死根本。斷盡無餘。然只是小果聲聞。尚須回己所證小果。趣向如來大道。於十方世界。乘願受生。廣行六度萬行。上求佛道。下化衆生。隨己功行深淺。或漸或頓。以次證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諸位。至等覺已。再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便入妙覺位而成佛矣。如來一代時教。所說法門。雖則無量無邊。其證入地位。畢竟不能超越於此。雖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最爲圓頓直捷。然見性成佛。乃約本有法身。不涉凡聖因果修證而論。若依修證地位而言。亦與教育家了無異趣。而末世之中。人根陋劣。知識鮮少。悟者尙難其人。何況實證。如來知諸衆生。唯仗自力了脫之難。故於一切法門之外。特開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但能信願真切。卽五逆十惡極重罪人。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若能念佛十聲。或止數聲。或止一聲。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况彼修行世善。不作

諸惡者乎。若是精修梵行。禪定力深。則往生品位更高。見佛聞法最速。卽大徹大悟。斷惑證真之人。亦須回向往生。以期圓證法身。速成佛果。其餘法門。小法則大根不須修。大法則小根不能修。唯茲淨土一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之則觀音勢至文殊普賢。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則五逆十惡。阿鼻種性。亦可預入其中。使如來不開此法。則末世衆生。欲卽生了生脫死。便絕無企望矣。然此法門如是廣大。而其修法又極簡易。由此之故。非宿有淨土善根者。便難諦信無疑。不但凡夫不信。二乘猶多疑之。不但二乘不信。權位菩薩。猶或疑之。唯大乘深位菩薩。方能徹底了當。諦信無疑。能於此法深生信心。雖是具縛凡夫。其種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墮地。貴壓羣臣。雖其才德未立。而仗王力故。感如此報。修淨土人。亦復如是。由以信願持佛名號。卽能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故得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欲說淨土修法。若不略陳諸法仗自力了脫之難。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則不是疑法。便是疑自。若有絲毫疑心。則因疑成障。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實益也。由是言之。信之一法。可不急急講求。以期深造其極乎哉。所言信者。須信娑婆實實是苦。極樂實實是樂。娑婆之苦。無量無邊。總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此八種苦。貴極一時。賤至

乞丐。各皆有之。前七種是過去世所感之果。諦思自知。不須詳說。說則太費筆墨。第八五陰熾盛苦。乃現在起心動念。及動作云爲。乃未來得苦之因。因果牽連。相續不斷。從劫至劫。莫能解脫。五陰者。卽色受想行識也。色。卽所感業報之身。受想行識。卽觸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於六塵境。起惑造業。如火熾然。不能止息。故名熾盛也。又陰者。蓋覆義。音義與蔭同。由此五法。蓋覆眞性。不能顯現。如濃雲蔽日。雖杲日光輝。了無所損。而由雲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斷惑業。被此五法障蔽。性天慧日。不能顯現。亦復如是。此第八苦。乃一切諸苦之本。修道之人。禪定力深。於六塵境界。了無執著。不起憎愛。從此加功用行。進證無生。則惑業淨盡。斬斷生死根本矣。然此工夫。大不容易。末世之中。得者實難。故須專修淨業。求生極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蓮花化生。無有生苦。純童男相。壽等虛空。身無災變。老病死等。名尙不聞。况有其實。追隨聖衆。親侍彌陀。水鳥樹林。皆演法音。隨己根性。由聞而證。親尙了不可得。何況有怨。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樓閣堂舍。皆是七寶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則翻娑婆之七苦。以成七樂。至於身則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離當處。便能於一念中。普於十方諸佛世界。作諸佛事。上求下化。心則有大智慧。有大辯才。於一法中。徧知諸法。

實相。隨機說法。無有錯謬。雖說世諦語言。皆契實相妙理。無五陰熾盛之苦。享身心寂滅之樂。故經云。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極樂之樂。樂莫能喻。深信佛言。了無疑惑。方名眞信。切不可凡夫外道知見。妄生猜度。謂淨土種種不思議勝妙莊嚴。皆屬寓言。譬喻心法。非有實境。若有此種邪知謬見。便失往生淨土實益。其害甚大。不可不知。既知娑婆是苦。極樂是樂。應發切實誓願。願離娑婆苦。願得極樂樂。其願之切。當如墮廁坑之急。求出離。又如繫牢獄之切。念家鄉。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勢力者。提拔令出。娑婆世界。一切衆生。於逆順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穢污本有妙覺明心。乃無底之廁坑。既造惡業。必受惡報。久經長劫。輪迴六道。乃不赦之牢獄。阿彌陀佛於往劫中。發四十八願。度脫衆生。有一願云。若有衆生。聞我名號。求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阿彌陀佛誓願度生。若衆生不求接引。佛亦無可奈何。倘志心稱名。誓求出離娑婆者。無一不蒙垂慈攝受也。阿彌陀佛有大勢力。能拔娑婆無底廁坑。不赦牢獄之人。直下出離其中。悉皆安置於極樂本有家鄉。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欲生西方。最初須有眞信切願。若無眞信切願。縱有修行。不能與佛感應道交。只得人天福報。及作未來得度之因而已。若信願具足。則萬

不漏一。永明所謂萬修萬人去者。指信願具足者言也。既有眞信切願。當修念佛正行。以信願爲先導。念佛爲正行。信願行三。乃念佛法門宗要。有行無信願。不能往生。有信願無行。亦不能往生。信願行三。具足無缺。決定往生。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言念佛正行者。各隨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執一法。如其身無事累。固當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大小便利。一切時。一切處。令此一句洪名聖號。不離心口。若盥漱清淨。衣冠整齊。及地方清潔。則或聲或默。皆無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時。及至穢污不潔之處。只可默念。不宜出聲。默念功德一樣。出聲便不恭敬。勿謂此等時處。念不得佛。須知此等時處。出不得聲耳。又睡若出聲。非唯不恭。且致傷氣。不可不知。雖則長時念佛。無有間斷。須於晨朝向佛禮拜畢。先念阿彌陀經一徧。往生呪三徧畢。卽念讚佛偈。卽阿彌陀佛身金色偈。念畢。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隨卽但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或一千聲。或五百聲。當圍繞念。若不便繞。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將畢。歸位跪念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菩薩各三稱。然後念淨土文。發願回向往生。念淨土文者。令依文義而發心也。若心不依文而發。則成徒設虛文。不得實益矣。淨土文畢。念三歸依。

禮拜而退。此爲朝時功課。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禮拜者。或在念佛歸位之時。則禮若干拜佛外。九稱菩薩。卽作九禮。禮畢卽發願回向。或在功課念畢禮拜。隨己之便。皆無不可。但須懇切至誠。不可潦草粗率。蒲團不可過高。高則便不恭敬。若或事務多端。略無閒暇。當於晨朝盥漱畢。有佛則禮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盡一口氣爲一念。念至十口氣。卽念小淨土文。或但念願生西方淨土中四句偈。念畢禮佛三拜而退。若無佛卽向西問訊。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門。乃宋慈雲懺主爲王臣政務繁劇。無暇修持者所立也。何以令儘一口氣念。以衆生心散。又無暇專念。如此念時。借氣攝心。心自不散。然須隨氣長短。不可強使多念。強則傷氣。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傷氣。以散心念佛。難得往生。此法能令心歸一處。一心念佛。決定往生。念數雖少。功德頗深。極閑極忙。旣各有法。則半閑半忙者。自可斟酌其間而爲修持法則也。又念佛之人。必須事事常存忠恕。心心隄防過愆。知過必改。見義必爲。方與佛合。如是之人。決定往生。若不如是。則與佛相反。決難感通。又舉凡禮拜讀誦大乘經典。及作一切於世於人有益之事。悉皆以此回向西方。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其餘功德。另去回向世間福報。則念不歸一。便難往生。須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間福報。而自

得世間福報。如長壽無病家門清泰子孫發達壽考如意萬事吉祥等若求世間福報不肯回向往生則所得世間福報反爲下劣。而心不專一。往生便難決定矣。此念佛法門。一代時教大乘經典盡皆讚揚。小乘經中絕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爲小乘。乃無知邪說。不可聽從。又凡壇所說。多屬靈鬼依託當人之智識而作。若說世間道理。則是者尙多。若說佛法。則非己所知。妄造謠言。如金剛直解後所附之先天古佛寶號。乃滅人慧命。瞎人正眼。極惡無比之魔話。以此施人。罪過無量矣。

與心願居士書 友人作

心者。一身之主。萬法之宗。順之則速成菩提。逆之則永沈生死。一切衆生。迷背本心。隨逐妄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輪迴於六道之中。汨沒於三界之內。久經長劫。莫能出離。汝既發心歸依三寶。爲佛弟子。須發菩薩四宏誓願。自利利他。四宏誓願者。卽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也。須知此四宏誓願。乃三世一切諸佛誓願之本。汝於日用舉心動念。須令與此相合。若與合者。擴充令其圓滿。若不合者。斷除令其淨盡。然欲利他。先須自利。若非自己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衆生。譬如溺於海者。不能救

海中沈溺之人。如來所說了生死法無量無邊。唯淨土一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若欲卽生了辦。捨此末由。所謂淨土者。卽生信發願。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果能信願真切。一心念佛。至臨命終時。決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國。既得往生。則俯謝凡質。高預聖流。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議。然後乘本願輪。迴入娑婆。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如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普令一切衆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圓證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薩四宏誓願。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及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也已。心願之義。如是如是。若能願名思義。身體力行。可謂超格丈夫。火裏蓮華。如來真子。大士嫡孫矣。勉之勉之。

與衛錦洲居士書因鄰火延燒物屋一空其妻驚駭病故遂心神迷悶如醉如狂

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樂。有逆有順。有禍有福。本無一定。唯在當人具通方眼。善體天心。則無苦非樂。無逆非順。無禍非福矣。是以君子樂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所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若家無餘財。身未出

仕則守平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若盡忠被讒，恥之遠方，如雲貴兩廣黑龍江等，則心平之節，不敢妄爲。素夷狄行乎夷狄。若盡忠被讒，恥之遠方，如雲貴兩廣黑龍江等，則心平患難行乎患難。或者不但遠貶且加之刑，輕則楚打監牢，重則斬首分尸，或至滅門，仍然降之患難，豈有怨恨者乎？如是之人，則人愛之，天護之，或在居士雖有好善之資，未明儒佛此生或在後世，或自子孫決定有無窮之福報，以酬其德矣。

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發狂亂耳。今諭之曰：世間最博厚高明者，莫過天地日月。而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海變桑田，桑田成滄海。古今最道高德備者，莫過孔子。而且絕糧於陳，被圍於匡，周遊列國，卒無所遇。只有一子，年才五十，即便死亡。幸有一孫，得綿世系。降此而下，顏淵短命，冉伯牛亦短命，子夏喪明，左邱明亦喪明，屈原沈江。屈原盡忠，懷王被秦所留，不勝憂憤，而力無能爲，五月五日沈於汨羅江中。子路作醢。醢，音海，肉醬也。子路仕衛，衛蒯聩與其子輒爭國，子路死於其難，遂被敵兵斬作肉醬。天地日月，猶不能令其常然不變。大聖大賢，亦不能令其有順無逆。唯其樂天知命，故所遇無不安樂也。而且千百世後，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景仰。以當時現境論之，似乎非福。以道傳後世論之，則福孰有過於此者。人生世間，千思萬算，種種作爲，究到極處，不過爲養身口。遺子孫而已。然身則粗布亦可遮體，何必綾羅綢緞。口則菜羹儘可過飯，何必魚肉海味。子孫則或讀書，或耕田，或爲商賈，自可養身，何必富有百萬。且古今爲子孫謀萬世之富貴者，莫

過秦始皇吞并六國。焚書坑儒。收天下兵器以鑄大鐘。無非欲愚弱其民。不能起事。誰知陳涉一起。羣雄并作。一統之後。不上十二三年。便致身死國滅。子孫盡遭屠戮。直同斬草除根。靡有子遺。是欲令子孫安樂者。反使其速得死亡也。漢獻帝時。曹操爲丞相。專其威權。凡所作爲。無非弱君勢。重己權。欲令自身一死。子便爲帝。及至已死。曹丕便篡。而且尸猶未殮。丕卽移其嬪妾。納於己宮。死後永墮惡道。歷千四百餘年。至清乾隆間。蘇州有人殺猪。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鄰有一人見之。生大恐怖。隨卽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載淨土聖賢錄。夫曹操費盡心機。爲子孫謀。雖作皇帝。止得四十五年。國便滅亡。而且日與西蜀東吳互相爭伐。何曾有一日安樂也。下此若兩晉宋齊梁陳隋。及五代之梁唐晉漢周。皆不久長。就中唯東晉最久。僅一百二年。其他或二三年。或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卽便滅亡。此乃正統。其餘竊據僞國。其數更多。其年更促。推其初心。無非欲遺子孫以富貴尊榮。究其實效。反令子孫遭劫受戮。滅門絕戶也。且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尙不能令子孫世受其福。況區區凡夫。從無量劫來。所作惡業。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興。有福無殃也耶。須知世間萬法。悉皆虛假。了無真實。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如水中月。如空中

花如熱時餒。如乾闥婆城。梵語乾闥婆。此云尋香。乃天帝樂神。其城乃幻現。非實。世俗所謂。辰搜海市。卽此也。唯自己一念心性。亙古亙今。不變不壞。雖不變壞。而常隨緣。隨悟淨緣。則爲聲聞。爲緣覺。爲菩薩。爲佛。由功德有淺深。故果位有高下。隨迷染緣。則生天上。生人間。墮修羅。墮畜生。墮餓鬼。墮地獄。由罪福有輕重。故苦樂有短長。若不知佛法之人。則無可如何。汝旣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捨迷染緣。隨悟淨緣。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從茲永出六道之輪迴。高證四聖之果位。豈不是因此小禍。常享大福耶。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過度。或致喪身失命。則長劫難出輪迴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謂妾與子也。何愚癡一至於此也。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直至成佛而後已。衆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當日避影。徒勞奔馳。每見無知愚人。稍作微善。卽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從茲退悔初心。反謗佛法。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萬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後報則遲早不定。凡所作業。決無不報者。轉變由心者。譬如

有人所作惡業。當永墮地獄。長劫受苦。其人後來生大慚愧。發大菩提心。改惡修善。誦經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現生或被他人輕賤。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貧窮。與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即便消滅。尙復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金剛經所謂若有人受持此經。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卽轉變由心之義也。世人稍遇災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絕無有作償債想。生悔罪心者。須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稂莠則不能得嘉穀。種荆棘則勿望收稻粱。作惡獲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惡。則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而不卽凍餒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縱有百萬之富。不幾年卽便家敗人亡。掃地而盡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業深也。若不作善。則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復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爲輕。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盡赦免。又復封侯拜相。世襲爵位。與國同休。大丈夫生於世間。當具超格知見。豈可使身外之物。累壞自身。譬如金珠滿屋。強盜來搶。只宜捨之速逃。豈可守財待死。良以金珠雖貴。若比身命。猶然輕賤。既不能兩全。只可捨金珠而全身命耳。且汝財物已燒。空憂何益。惟宜隨緣度日。

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則盡未來際。永離衆苦。但受諸樂。如是則由此火災。成無上道。當感恩報德之不暇。何怨恨迷悶之若是耶。所以予言詳審忖度。當卽釋然解脫。如撥雲霧以見天日。從茲卽災殃翻爲善導。轉熱惱直下清涼矣。倘猶執迷不悟。勢必發顛發狂。則本心已喪。邪魔附體。縱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復秦順林介生居士書一

不慧爲儒未能學佛不就。久離故鄉。欲反未能。每一省察。慚惶無地。忽接華翰。若遇故人。但書中讚譽過分。令人如臨鉄鉞耳。所以後再有筆談。勿用此套。令兄枝芬。於七月十四日晤面。因詢居士修持家道。言其爲善益力。道念日增。但以家門不幸。令郎早夭。二孫尙幼。頗懷憂思。予聞之不禁慨然長嘆。須知逆來順受。始名樂天。修身植德。方曰盡性。世有愚人。不知夙生善惡。惟觀眼前吉凶。見作善而得禍。便謂善不當爲。作惡而得福。便謂惡不足戒。不知善惡之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譬如三尺之冰。豈一朝之寒所能結。百川之泮。亦豈一日之煖所能消。切不可怨天而尤人。猶豫而退悔。宜學俞淨意之修身。袁了凡之立命。將見二孫必成佳士。麟兒屢見誕生矣。至於華嚴重建。誠屬莫大功德。然居處深山。募化

維艱。只可隨緣。不宜勉強。有殿可以供佛。有寮可以安身。行道居處有所庇覆。足矣。何必多造殿宇。廣列長廊。不爲利益自他。惟取快悅俗目乎。謝友才志雖高。可惜從未一遇通人。所言自悔時過難學者。特舉業耳。不知學聖學賢之時。無過無不過。其學亦無難無易。何以言之。孔子七十。尙欲假年學易。爲免大過計耳。豈爲熟其詞義以雄筆札。得高爵者哉。十五志學。七十尙學。彼年臨四十。豈時過不能爲學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聖罔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聖。有何難易之可論於其間哉。予謂謝友。爲學莫善此際。有父母可以盡孝。有兄弟可以盡弟。有兒女可以教訓。有詩書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爲政之道。此時不學。真是時過難學矣。縱令文章蓋世。官居一品。終是一窮微極妙之藝人。非適時力學之儒士也。因聞佛語。遂持長齋。可知宿因深厚。廢棄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朦。如來說法。恆順衆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盡人倫。內消情慮。使復本有真心。是名爲佛弟子。豈在兩根頭髮上論也。况貴鄉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以語言不通之故。皆不至其地。仗此好心。竭力學道。孝弟修而閭里感化。齋戒立而殺盜潛消。研究淨土經論。則知出苦之要道。受持安士全書。則知淑世之良謨。以淨土法門諭親。以淨土法門教子。及諸親

識。正以生死事大。深宜痛恤我後。不必另擇一所。卽家庭便是道場。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盡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勸身率。使其同歸淨域。盡出苦輪。可謂戴髮高僧。居家佛子矣。宜以鄙意告之。備聞此不加誹毀。又欲進步。路頭不決。身事暇適。不妨親至普陀來訪一番。否則但觀淨土十要。及淨土聖賢錄。自知取法。不勞更問他人矣。令兄忠厚有餘。似與此道有緣。宜勸受持安士全書。庶不虛此一晤。彌陀疏鈔。安士全書各一部。隨書帶來。以結淨緣。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二

數載未晤。時常憶念。今秋令兄枝芬赴鄉試。持書來山。方悉居士近來操持。又言家門不幸。喪其愛子。且夕憂思。不能置懷。予欲詳陳事理因果。以錄遺期。迫不能住宿。故略言之。今嘉平望日。徹權師至。又言居士怨尤之狀。及無知俗人謂作善獲殃。修行無益等。種種邪說。予聞之悽然。恐上智者因茲惰行。下愚者敢於作惡。故不揣固陋。直詞以告。如來說經。報通三世。凡人生子。略有四因。報通三世者。第一現報。謂現在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如士子習舉業。現身得功名。此凡眼能見者。第二生報。謂今生作善作惡。來生享福受罪。如祖父重斯文。子孫方發達。此則凡眼所不能見。天眼猶能見之。今生來生。皆約本人說。然隔世之事。難以喻顯。權約祖父子孫。欲人易了。不可

以詞書義至第三後報。謂今生作善作惡。至第三生。或四五六七生。或十百千萬生。或一十百千萬劫。或至無量無邊恆河沙劫。方受善惡之報。如商周之王業。實肇基於稷契。弼舜佐禹之時。若三四生等。天眼猶能見之。若百千萬劫。天眼則不能見。聲聞道眼。猶能見之。若無量無邊恆河沙劫。惟如來五眼圓明者能見。尙非聲聞道眼之境。况天眼肉眼哉。知此三報之義。則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聖言原自無爽。富貴貧賤壽夭窮通。天命未曾有偏。境緣之來。若鏡現像。智者但修鏡外之容。愚人徒憎鏡內之影。逆來順受。方爲樂天。不怨不尤。始可立命。子有四因者。一者報恩。二者報怨。三者償債。四者討債。報恩者。謂父母於子。宿世有恩。爲報恩故。來爲其子。則服勞奉養。生事死葬。必使生則親歡。祭則鬼享。乃至致君澤民。名垂青史。令天下後世敬其人而并敬其親。若曾魯公。陳忠肅。王龜齡。史大成。會陳王三公皆宋名臣。史公清初狀元。四公皆信佛。唯忠肅悟入甚深。以前世皆爲高僧。故雖處富貴。猶能不昧本因耳。今世之孝子賢孫。皆此類也。報怨者。謂父母宿世於子有負恩處。爲報怨故。來爲其子。小則忤逆親心。大則禍延親身。生無甘旨之養。死貽九泉之辱。又其甚者。身居權要。謀爲不軌。滅門戮族。掘墳夷墓。使天下後世唾罵其人。并及其親。若王莽。曹操。董卓。秦檜等是也。償債者。子宿世負親資財。爲償債故。來爲其子。若所負者多。則可以

終親之身。若所負者少。故不免半途而去。如學甫成名而喪命。商纔得利而殞身。討債者謂親宿世負子資財。爲討債故。來爲其子。小債則徒費束修。聘金延師娶妻。及種種教誨。欲望成立。而大限既到。忽爾喪亡。大債則不止如此。必致廢業蕩產。家敗人亡而後已。諦觀令子。恐是討債而來。幸所負者少。故弱冠而去。當懺悔宿業。努力勤修。天必畀汝好子。光大門戶。况孔子聖人。中年喪子。顏淵大賢。壯歲夭亡。原憲赤貧。子路殉難。夷齊餓死於首陽。伯玉窮困於衛國。將謂聖賢因修德而遭天譴耶。抑亦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耶。但責己德之不誠。勿問天報之禍福。能如是者。五福自然臨門。六極決定避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須知人生世間。具足八苦。縱生天上。難免五衰。唯西方極樂世界。無有衆苦。但受諸樂。將非天以汝倡導淨土。以此無福無壽之子。爲汝作頂門一針。使汝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畏懼。人命無常。速如電光。大限到來。各不相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於此猶不惺悟。力修淨業。則與木石無情。同一生長於天地之間矣。有血性漢子。豈肯生作走肉行尸。死與草木同腐。高推聖境。自處凡愚。遇大警策而不憤發。聞聖賢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負人耶。抑人負天耶。祈垂慧察。

與秦順林枝芬居士書一

李綱是一通方作家。以易與華嚴對論。謂其全合。是善知識。不拒來學。引人入勝。就彼所知。而令擴充。如孟子以齊王不忍一牛之死。推此惻隱之心。可以保民。而王天下。非謂徒愛一牛。而便能王天下也。是引喻。非敵論。凡讀古人文。貴得其意。否則糟粕而已。夫華嚴乃如來自證之法。所有諸度諸位。皆是實事。皆可表法。聲聞四果。雖處法會。猶如嚶啞。人天凡品。豈能知見。縱有天龍八部。皆已親證法身。爲上求下化利益有情。特現八部身耳。非實業之凡夫也。易乃立虛象以兆吉凶。順天理而導人情。是治世之常法。非出世之大道。乃倫常之儀準。非佛道之標的。然通佛法者。法法頭頭。無不是道。橫說豎說。有何軌迹。若未能徹了自心。亦效其說。如庸醫未能診脈。卽效剮骨。弱羽尙難棲枝。卽欲奮飛。其不自他俱殞。驅命者鮮矣。今以喻明。易以父母稱爲嚴君。又古人以邑令亦稱爲君。豈父母邑令。與聖天子敵體相齊。無有高下也。又如舉一漚曰此海也。舉一塵曰此地也。知漚與塵。是海與地之少分。則可。謂漚塵與海地同其深廣。同其博厚。則不可。一隙之日。卽照天照地之日。一管之天。卽無邊無際之天。但當出戶而瞻日。捨管而窺天。豈可謂隙之外別無有日。管之外別無有天哉。

古人爲儒者道。語多類此。若卽爲實說。是抑聖天子與邑令同其尊也。俾海地與漚塵同其深廣博厚也。一隙一管之天日。與無邊無際之天日。同其普徧也。是齊東野人之鄙論。非明心見性之法言也。閣下且宜持戒念佛。以儒家修持爲常法。以佛教修持爲加行。入理深談。且緩數年。欲學佛祖。先須取法聖賢。倘躬行有玷。倫常乖舛。尙爲名教罪人。何能爲佛弟子。佛教雖出世法。然遇君言仁。遇臣言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由淺而入深。下學而上達。熟讀安士全書。可以知其梗概矣。凡人改過遷善。並修淨業。惟貴真誠。最忌虛假。不可外揚行善修行之名。內存不忠不恕之心。蓮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方可希聖希賢。學佛學祖。爲名教之功臣。作如來之眞子。固不在窮達縉素上論也。不慧之所望於閣下者。望閣下亦以望一切親知。則不負一至普陀朝禮大士。與不慧一得覲面。而卽聞佛乘也。

與泰順林枝芬居士書二

佛法至今。衰殘實甚。茫茫衆生。如盲無導。縱有一二知識爲之開示。以業深障重故。正智不開。雖聞正法。不生信向。縱生信向。亦屬浮泛。如醉如夢。了無定見。一遇邪魔外道。則如蠅逐臭。如蛾赴火。蟻聚烏合。動盈千萬。故光緒初年。關東有一混元門。每年歸依者有十餘萬人。

至十一二年。以劣迹已彰。人多見惡。一年之內。尙有數萬。近有出家魔子。擬欲大得名利。於三十年前。卽抄襲古人語錄中成言。改頭換面。謂是自己語錄。而此魔子。一不通宗。二不通教。三無學問。恐人或謂已無學問。何能說此。特意用許多白字以實之。令人謂爲真是大徹大悟。隨口所說。詞理超妙。其有不大恰當者。蓋因不曾讀書。不通字義之故。舉凡萬法歸心錄。六祖壇經。寒山詩中詩偈。整個錄來。換三五字而已。所有言句。盡皆如是。隨卽遠近流布。然亦無大招徠。近又得一妙法。致令善男信女。相率歸依。且道得何妙法。便能如是。以此魔子。初則妄充悟道。人未歸附。近則妄充得道。故得遠近爭赴。且自謂我所說法。令人易於得道。故一境若狂。咸相崇奉。妄充得道。須有事實。人方肯信。故肆無忌憚。隨口亂說。常爲人言。我能入定。超度亡魂。令其生天。或生淨土。能知一切亡人。或生天上。或生人間。及三惡道。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某人生中品。某人生下品。由是之故。不但愚夫愚婦。靡然從風。卽不明佛理之士大夫。亦以爲實屬得道。而歸依信奉者。日見其多。縱有智者斥其狂妄。由彼邪說入人深故。了不見信。自古高僧。或古佛再來。或菩薩示現。然皆常以凡夫自居。斷無說我是佛。是菩薩者。故楞嚴經云。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

諸輪轉。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洩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而智者大師。實是釋迦化身。至臨終時。有問所證位次者。答曰。我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人。但登五品。是仍以凡夫自居也。五品者。卽圓教觀行位。所悟與佛同儔。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尙未能斷。智者臨終。尙不顯本。意欲後學勵志精修。不致得少爲足。及以凡濫聖耳。今此魔徒。妄充得道者。乃壞亂佛法。疑誤衆生之大妄語人。此大妄語之罪。甚於五逆十惡。百千萬倍。其師其徒。當永墮阿鼻地獄。經佛刹微塵數劫。常受極苦。末由出離。何苦爲一時之虛名淨利。膺長劫之慘罰酷刑。名利惑人。一至於此。此魔子自謂所說之法。令人易於得道者。卽是以生滅心作常住解。以不修善。不斷惡。爲不生不滅。撥無因果。墮邪見坑。此卽魔子招徠徒衆。令皆得道之實際。故有平日持齋念佛之人。一親近彼。卽不持齋。不念佛。其餘一切改惡遷善。知因譏果。培德植福等事。概行棄置。唯止令人看一話頭。而實不知如何是看。如何是話頭。遂將古人酬機之語。令人依文解義。卜度思量。如狗子無佛性。庭前柏樹子。乾矢橛。麻三斤。七斤布衫等。一一學拆字講義者。拆而講之。謂之爲參禪。謂之爲透公案。稍微能坐。及能按文解義。便爲印證曰。某人夙根深厚。某人現行精純。故得用功不久。便已透徹。夫參禪一

事談何容易。古人如趙州諗禪師。從小出家。至八十餘歲。尙且行腳。故有頌之者曰。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爲心頭未悄然。長慶坐破七個蒲團。後方開悟。涌泉四十年尙有走作。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此等大祖師。大徹大悟。如是之難。彼魔子之徒。一聞魔說。遂皆開悟。如前所說祖師。直是替他提鞋也。無用處矣。須知祖師之悟。乃從迷至悟。一悟永悟。魔徒之悟。乃因迷入誤。一誤永誤。悟之音雖同。悟之事實反。以彼魔徒。從初發心。一無戒行。二無正智。三不知話頭。是參叩自心之方便。而以按文義卜度爲參。如此參禪。盡世間聰明人。通通皆是。大徹大悟之人。如人不識摩尼寶珠。見一魚目。寶而藏之。誇耀於人。謂我已得此珠。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何者魚目。遂羣聚而尋求之。各各皆得此珠。從茲發大誓願。普令貧窮同胞。皆得此珠。一朝遇見賈胡。欲得貿易多金。賈胡擲而唾之曰。何持魚目。用瞞我眼。方知費盡心機。只落得慚愧欲死而已。且人之常情。縱恣則易。攝束則難。教以持齋念佛。便覺口頭失美味。身心常辛勤。魔子則曰。只要心好。何必持齋。汝本是佛。何須更念他佛。以此恰合自己懶惰懈怠。不願攝束。任意放縱之機。如囚遇赦書。慶幸無已。又進而叩其所以。則曰。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汝但看一話頭。自能見性。既見性已。卽名成佛。既成佛已。

則一切俱空。無因無果。無修無證。一法不立。名真解脫。彼教人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畏因果。培福德者。皆不知自性之中。無一法不具。亦無一法可立。執著法相。不肯捨離。捨本逐末。無繩自縛。如是之人。名爲小乘。何可以爲知識而親近之哉。須知如來所說因果修證等法。皆是以黃葉作金。爲止小兒啼故。彼等反執爲實。則其智與小兒何異。若大丈夫。佛尙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證等法。若立一塵。便非佛法。汝但識得自己是佛。一任食肉飲酒。行盜行淫。何一法不是佛法。上天堂。下地獄。天衣天食。鑊湯鑪炭。何一境不是佛境。自己卽是彌陀。當處卽是極樂。豈待汝鼓起妄想業識心。鼓動父母所生口。畢生終日念佛。受許多冤枉苦。求到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捨己求人。拋家浪走。豈非知見顛倒。錯亂修習乎。種種魔說。大抵如是。今試論曰。只要心好。何必持齋。殺彼之身。悅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時。賊來殺人。亦當皆是好心。設殺汝時。爲感恩乎。爲懷恨乎。汝本是佛。尙不肯念他佛。何肯殺而食彼。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之衆生乎。如是。則汝之心性。本來是佛。汝之行爲。原是衆生。何可未得謂得。以凡濫聖。以念他佛爲辱。以殺衆生爲榮哉。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者。欲人徹證本體。不以徒誦語言爲事。若契本體。則文字卽是本體。卽解脫相。終日讀誦。依教修行。畢竟

無文字相可得。如永明壽首山念樾賢湜育王微等諸大老。皆盡壽讀誦。豈彼盡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只因汝錯認不立爲廢棄。遂謂如來所說一切大小乘經。無量法門。皆是黃葉作金。哄騙小兒。若然。則迦葉阿難。馬鳴龍樹。永明首山等。皆是弄黃葉漢。汝既以彼爲非。何得承嗣其法。言是禪宗。彼若果是。則汝之禪宗。便非彼之禪宗。汝的的是冒彼之名。以壞彼法之惡賊耳。且汝執著廢棄文字爲不立文字者。六祖云。只此不立。便是文字。況尙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等八字。且此達摩西來十六字。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又一切俱空。無因果。無修無證。一法不立。名眞解脫。何又立破齋謗佛。怙惡廢善。瞞因果。折福損德等法。而不肯令其俱空乎。上智知空而進德。下愚知空而廢善。佛祖於千百年前。早爲汝判斷停當矣。汝謗人執著善法爲捨本逐末。爲無繩自縛。爲小乘。汝執著惡法。不肯棄捨。現生當遭國憲。死後永墮阿鼻。應是棄末循本。應是卽縛無縛。應是大乘矣。汝謂大丈夫佛尙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證。若立一塵。便非佛法。是佛與因果修證。皆是塵。皆不容立。而食肉飲酒行盜行淫。何得便非是塵。便皆容立。且問食肉飲酒行盜行淫之心。是佛心耶。是衆生心耶。若道是佛心。佛豈存此心。行此事耶。若道是衆生心。何得便超因果之外。便非是塵。便是佛法乎。地

獄尙是佛境。當處卽是西方。是則苦亦不厭。樂亦不求。無取無捨。忘憎忘愛。何得貪圖現生名利。妄企死後流芳。剽竊古人言句。改頭換面。以爲自己語錄。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以凡濫聖。妄充知識。教彼許多信心男女。墮邪見坑。喪失慧命。從茲永墮惡道。欲出末由。此魔子者。究其本因。不過欲得虛名浮利。企人謂己爲大善知識而已。詳其後報。則其苦痛慘悽之狀。罄竹難書矣。可不哀哉。汝既發心念佛。當依淨土經論所說而修。如此魔子所說。乃是竊取宗門祖師之言。妄以己見誤會宗意。故其所說。皆似是而非。實與宗門道理相反。實爲佛法之怨。若被彼所誘。墮彼黨中。則難免以好心而招惡果矣。如此魔子。斷斷不可親近。當恪守淨宗列祖成規。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知因識果。植福培德。以企現生消除業障。臨終正念往生。庶不虛此一生。及親爲如來弟子耳。須知禪宗一法。名爲教外別傳。凡所提倡。意在言外。千言萬語。總皆指歸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法身理體。令人先悟此體。然後起彼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之事。但其酬機之語。名爲機鋒。名爲轉語。欲令人參而自得。故無義路。若會得。固屬大幸。若會不得。但當將此一句話。當做本命元辰。廢寢忘餐。終日竟夕。如一人與萬人敵。不敢稍有間斷放縱。一年不悟。兩年參。十年不悟。二十年參。一生不

悟卽生生參。果真拌此深心參者。決無不悟之理。既悟之後。乃名悟道。尙須歷諸境緣。煅煉習氣。直得煩惑淨盡。方名證道。彼魔子者。乃以誤爲悟。悟尙全體是誤。何況說證。乃不知慚愧。不懼因果。竟致無量好心男女。受彼所騙。同斷善根。汝宜篤信吾言。自不被彼所陷矣。至囑至囑。

復永嘉某居士昆季書

仲春一別。忽值夏令。光陰迅速。殊堪驚人。每憶二位信心真切。法眼未明。致令捨高明而取卑暗。何異棄家裏之活佛。供野外之土偶。不特自失正見。貽誚大方。卽光亦進退咸乖。殊深慚赧耳。來書謂後有所著。隨時見貺。光目昏體衰。無事不親翰墨。縱因事有作。亦同集字聚葉。有何可觀。然恐孤負所期。今將以前殘羹餽飯。略盛一二。倘不嫌酸臭。亦可作反嘗嘗自性之前茅。淨土決疑論。係民國三年狄楚青居士以端甫回籍。十三期報料不足。令作一二篇以助熱鬧耳。後竟以主持無人。遂停版不出。此論文雖鄙菲。而於斷疑生信。不無少補。至於永明料簡訓釋處。須仔細參詳。若不如是信向。便成虛文。此不悲數十年痛心疾首者。於此以發揮之。萬不可以今人所說爲的。致孤負永明大慈悲心也。持經利益隨心論。以今人

受持經典。了無敬畏而發。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敬畏中求。能竭誠致敬。縱究竟果德。尙能卽得。況其下焉者哉。餘皆隨事而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取其益。勿校其迹。自有裨益。倘以古德著作繩之。則將焚燬之不暇。何可令其一經於目哉。揀魔辨異錄文理高深。禪教融貫。係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至十三年方畢。未及刊板。龍馭賓天。迨後刊時。以草書替字。鈔者不察。便許多直作本字。而錯訛便不勝其多。使世宗在世。斷斷不至如此耳。今春細校兩次。俾還本來面目。倘後因緣果就。當不負世宗一番至意矣。善導和尙係彌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闡淨土。不尙玄妙。唯在真切平實處。教人修持。至於所示專雜二修。其利無窮。專修謂身業專禮。凡圍繞及一切處身不放逸皆是。口業專稱。凡誦經呪。能志心回向。亦可名專稱。意業專念。如是則往生西方。萬不漏一。雜修謂兼修種種法門。回向往生。以心不純一。故難得益。則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誠言。千古不易之鐵案也。二位當以此自利。又當以此普利一切。至於持呪一法。但可作助行。不可以念佛爲兼帶。以持呪作正行。夫持呪法門。雖亦不可思議。而凡夫往生。全在信願真切。與彌陀宏誓大願。感應道交而蒙接引耳。若不知此意。則法法頭頭。皆不思議。隨修何法。皆無不可。便成無禪無淨土。鐵牀并銅柱。萬劫與千

生沒個人依怙矣。若知自是具縛凡夫。通身業力。匪仗如來宏誓願力。決難卽生定出輪迴。方知淨土一法。一代時教。皆不能比其力用耳。持呪誦經。以之植福慧。消罪業。則可矣。若妄意欲求神通。則所謂捨本逐末。不善用心。倘此心固結。又復理路不清。戒力不堅。菩提心不生。而我心偏熾。則著魔發狂。尙有日在。夫欲得神通。須先得道。得道則神通自具。若不致力於道。而唯求乎通。且無論通不能得。卽得則或反障道。故諸佛諸祖。皆嚴禁之而不許人修學焉。以世每有此種見解人。故因覩縷及之。二位令親在堂。宜以淨土法門。感應事迹。常時解說。令其發歡喜心。信受奉行。若不以此爲孝。則縱能盡世之所謂孝者。究竟於親有何利益。大禹。大聖人也。不救於鯀之神化爲黃能。音乃平聲。三足鼈。入於羽淵。觀此。可不惕然驚懼。然悟以求導親之神。高預海會。親炙彌陀。以證夫卽心本具之無量光壽乎。志蓮居士苦行雖好。恐淨土宗旨。有所不知。或求轉女身。及生人天樂處之心。不能徹底放下。致無邊利益。隨世間小樂而失之。亦宜常爲講說。令其志向決定耳。夫勸一人生淨土。卽成就一衆生作佛。凡成佛必度無量衆生。而其功由我始。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議也哉。又自旣修淨土。尙須以此法門普告一切。况妻妾子女。豈可不勸令發心。而失此巨益乎。倘天性相近。則何善如之。

如稍相遠。亦須漸磨漸染。俾卽遠而成近耳。此所謂深愛。所謂宏慈。捨此而爲慈愛。皆名有而實無耳。吾言不足爲輕重。略錄一二。以見其概。當詳閱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樂邦文類等。則取法有地。懷疑無由矣。法苑珠林一書。詳談因果。理事並進。可治近世排因撥果。肆無忌憚等膏肓痼疾。凡有信心讀書人。皆當令閱此書。豈但有益於身心性命。實於格物致知文章學問。大有裨益也。安士全書。亦與此同其氣類耳。文人皆不可不知。娑婆之苦。說不能盡。縱時屬昇平。仍然日在苦惱中。以衆生久習相安。遂不知耳。近來中國屢經兵燹。已是苦不堪言。而外洋各國三年大戰。人死近千萬。爲開闢第一兵劫。而戰勢尙盛。不知何所底極。靜言思之。誠堪畏懼。而彼方力求其所以剿滅他國之道。其衆生往昔惡業所招之惡報。亦何至於此極哉。今聞此說。當憤發大心。以速求往生。然後迴入娑婆。普度一切。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菩薩恐招惡果。故斷惡因。惡因斷而惡果無從而生。衆生競作惡因。至受惡果。受惡果時。不知自懺往業。又復更造惡法。以爲對治。則怨怨相報。經劫不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知是而不求生西方者。非夫也。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

綜觀二十年間決擇問學。備歷艱險。竟能從儒入佛。卽俗修真。簡去自力。專宗淨土。可謂三生有幸。一道同歸者也。幸甚慰甚。夫人宿世果種善根。且無論爲學求道。可爲出世大事之前茅。卽貪瞋癡等煩惱惑業。疾病顛連種種惡報。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緣。顧其人之能自反與否耳。不能自反。且無論碌碌庸人。爲世教之所拘。卽晦庵陽明。靖節放翁等。雖學問操持見地。悉皆奇特卓犖。然亦究竟不能徹悟自心。了脫生死。其學問操持見地。雖可與無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竟爲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難。真難於登天矣。不執著等語。理則是。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爲也。終日穿衣喫飯。侈談不執飢寒。與終日枵虛。不得杯水粒米。餓且將死。而謂人曰。吾視龍肝鳳髓。直同穢物。思之卽嘔。况其下者乎。同一空談耳。今時不明教理。卽參禪宗者。每多中此空解脫病。至於靜坐澄思。空境現前。不過以靜澄伏妄。偶爾發現之幻境耳。若錯認消息。生大歡喜。則喪心病狂。佛亦難醫矣。幸能體察而不執著。棄捨幻妄。卒得貫通諸法法門。可謂久歷荆棘。忽達康莊矣。末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若不仗佛慈力。專修淨業。但承自力。參叩禪宗。不第明心見性。斷惑證真者。罕有其人。而以幻爲真。以迷爲悟。著魔發狂者。實繁有徒矣。所以永明蓮池等。觀時之機。極力主張淨土法門。

也。至於逐吏之譬。乃現今數年來。千真萬真之確論也。興利除弊。必須推及將來。畢竟結果。方爲濟時之務。否則與斷頭脚而醫頭脚。同一覆轍。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若夫信心真切。行願專一之問答。理雖的確。但未能發或人之信心。伸自己之主見。今代爲答曰。吾已徧研教理。普親諸聖。故能如是。豈尋常所謂研究親近者哉。何以言之。淨土法門。釋迦彌陀之所建立也。文殊普賢之所指歸也。馬鳴龍樹之所弘揚也。匡廬天台。清涼永明。蓮池。蕩益之所發揮倡導。以普勸夫若聖若凡。或愚或智也。此諸菩薩大士。於千百年前。早已爲吾徧研藏教。特地揀出此不斷惑業。得預補處。卽此一生。定出樊籠。至圓至頓。至簡至易。統攝禪教律。而高出禪教律。卽淺卽深。卽權卽實。殊特超越天然妙法也。吾信仰佛祖。以古爲師。豈不如親近今時知識之爲愈乎。華嚴一經。王於三藏。末後一著。歸重願王。華藏海衆。悉證法身。咸求往生。企圖佛果。吾何人斯。敢不景從。捨爾狂心。力行斯道。功德利益。當自證知。何待徧參。方爲知法哉。

復永嘉某居士書二

彌陀衷論。若經若論。皆有功於淨業行人。亦有啓後人妄作排古之端。其過殊非淺淺。當取

其閉關專修之法。其所謂自匡廬創建蓮宗以來。無一識經義者。其親證三昧。唯一省一大師。皆其偏見局論。最爲輕藐古德。開我慢之道。邀來哲共遊。豈非謗法謗僧。而其所以作此說者。實欲露出自己乃親得聖師真傳。實爲淨宗第一功臣而已。至於指斥紫閣雲棲。蕩益等。適彰其少見少聞。不達如來權實法門。欲以己之一機爲準。如古德謂得鳥者網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爲網。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王耕心決欲以一目爲網。一人爲國。發而爲論。頗自矜張。猶是少年時空腹高心。不可一世之狂態。謂己掩關二期。亦有所證。斷難取信。何以言之。證三昧人。非不開議論之辯口。但心平氣和。唯理是尙。若彼所論。多皆矜己斥人。乃堅白同異辯士之言。非契理契機決定之論也。縱然有功。吾不敢向人讚歎。令其受持流通也。流通佛法。大非易事。翻譯經論。皆非聊爾從事。故譯場之中。有主譯者。譯語者。證義者。潤文者。豈敢隨自心裁。傳布佛經。王龍舒大彌陀經。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由雲棲以猶有不恰當處。故此後漸就湮沒。魏承貫之學識。不及龍舒。其自任過於龍舒。因人之迹以施功。故易爲力。豈承貫超越龍舒之上耶。蓮池尙不流通王本。吾儕何敢流通魏本。以啟人妄改佛經之端。及闢佛之流。謂佛經皆後人編造。初非真實。從佛國譯來者。然此經此論。

若真修上士觀之。亦有大益。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若下士觀之。則未得其益。先受其損。以徒效其改經斥古之愆。不法其直捷專精之行耳。觀機設教。對證發藥。教不契機。與藥不對證等耳。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貽下士之罪愆乎。釋羣疑論。光昔曾請得。亦曾看過一徧。以目力不給。不能多看爲欠。若論逗機最妙之書。當以淨土十要爲冠。而彌陀要解一書。爲蕩益最精最妙之註。自佛說此經以來之註。當推第一。卽令古佛再出於世。現廣長舌相。重註此經。當亦不能超出其上。況後生淺聞薄解。便欲指斥。冀其超越乎哉。以螢光而較日。多見其不知量也。惜哉王生。何苦如此。澗庵之問書皆能誦。乃他心通耳。本欲詳言其旨。以修補藏經無暇。且待異日。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

彌陀經當依蕩益要解。衷論詮釋。多有任己見。違經旨處。不可依從。佛爲九法界衆生說法。豈可以己之智力不能。而遂斷以決無此理。其一日七日之釋。顯是以己量九法界。若如是註。豈特彌陀一經。不能統攝羣機。一代教典之圓頓妙談。皆當以己智不能。而疑爲妄語。謗佛謗法謗僧。罪在不原。雖於下根有警發處。然傷其大體。此印光不敢勸人受持也。淨土法

門猶如大海。長江大河亦入。杯水滴水亦入。證齊諸佛者。尙求往生。五逆十惡者。亦預末品。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而拒其未得者。但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自己決志求生。唯當企及於此。若謂非此決不得生。是又自立科條。不依佛說矣。淨土三經。自古流通。并行願品爲四經。豈可謂不奉爲圭臬乎。今之修淨業者。多皆不知宗旨。但依事相。與而言之。亦可云淨宗中人。奪而言之。實百有九十九。皆屬無禪無淨土。何得以此等人爲準。但以小本文簡義豐。故列於日誦。餘則隨人受持有異耳。衷論所說。有益者固多。有礙者亦復不少。若無擇法智眼。或恐未得其益。而備受其損。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是也。受持讀誦。爲佛門始終正行。卽禪宗專務參究者。亦復如是受持。如藥山。仰山。永明。首山。棲賢。湜。育王。微等。但以拈提向上。則有似乎撥。不知拈提向上。舉盡世間法。法頭頭。皆歸本分。彼未得其門者。遂隨語生解。從茲一輩參禪者。率多藐視經教。此輩雖自名禪人。實屬法門罪人。如來逆子。何足挂齒。勸令受持讀誦。諸經無不如是。豈特金剛行願乎哉。華嚴一經。王於三藏。末後一著。歸重願王。但宜尊重華嚴。不可小視餘經。以諸大乘經。皆以實相爲經體故。華嚴之大。以其稱性直談界外大法。不攝二乘等故。法華之妙。在於會三歸一。開權顯實。開迹顯本處故。台宗謂法華純

圓獨妙。華嚴猶兼乎權。即指住行向地等覺而言。然佛於法華讚法華爲經王。於華嚴亦然。豈後世宏經者。必須決定於五大部。分出此高彼下。不許經經偏讚乎。修禪宗者讚禪宗。修淨土者讚淨土。不如是。不能生人正信。起人景仰。但宜善會其義。不可以詞害意。孟子稱孔子生民未有之聖。然孔子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見周公於夢。其做法企慕乎三聖者。何其至誠如是之極也。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自可仗佛慈力。免彼刀兵水火。卽宿業所牽。及轉地獄重報。作現生輕報。偶罹此殃。但於平日有真切信願。定於此時蒙佛接引。若夫現證三昧。固已入於聖流。自身如影。刀兵水火。皆不相礙。縱現遇災。實無所苦。而茫茫世界。曾有幾人哉。行願品義理宏闊。文字微妙。誦之令人人我衆生之執著。化爲烏有。往生淨土之善根。日見增長。理宜自行化他。但不可以未持此經。卽修淨土。亦屬偏僻薄福耳。蓮池。蕩益等。亦皆極力讚揚。彌陀要解中有云。如來一代時教。唯華嚴明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末後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勸進善財。及華藏海衆。噫。華嚴所稟。卻在此經。而天下古今信疑疑多。詞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所以無隱謂華嚴卽廣本彌陀。彌陀卽略本華嚴。觀二大師之言。則知看經不具圓頓眼。其孤負佛恩處多矣。不慧拙作。雖義有可取。不當以實千古之傑構。

非一代之常文過譽。不幾以凡濫聖。置寸木於岑樓之上乎。汝前書謂揚州之行。願相隨喜。吾未曾進止。繼思汝高堂有親。室有弱妻少子。理宜在家修持。不可外面奔馳。以主人若在外。虞自然不起。倘久出不歸。不但孝敬有失。或恐小人乘間。盜賊水火。皆須預計。不但揚州不可去。卽普陀亦不須來。縱欲談敘。郵局代爲通知。彼此之情。旣達。而所費實無幾何。豈不兩得其宜乎。祈此後切勿發信。若有所敘。當於三月半後發之。揚州之行。總在四月半間。若決定又欲來山。亦當在三月半後。人皆於正香期來。不知香客過多。諸凡皆難如法。近來輪船開通。從正月至八月。皆有人來。閒時來。種種次第。忙時則諸凡皆成潦草矣。真心禮謁大士者。不可不知。佛道非深不高。非淺不大。能深能淺。始名常住。詞不達意。當云卽淺卽深。卽小卽大。法法圓通。故名常住。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

雲棲大師立法教人。皆從平實處著手。依之修持。千穩萬當。斷不至得少爲足。著魔發狂。王耕心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便任意操筆。肆開大口。抹煞一切。雖有宏法之心。實任壞法之咎。此皆由不親明眼知識。及反心自問二病所致。心跳惡夢。乃宿世惡業所現之兆。然現

境雖有善惡。轉變在乎自己。惡業現而專心念佛。則惡因緣爲善因緣。宿世之惡業。翻爲今世之導師。惜世人多被業縛。不能轉變。遂成落井下石。苦上加苦矣。光以目盲不能看經書字。今夏擬作竭誠方獲實益論。未及半而目力不堪。因茲中止。尙欲冬月專心懺悔宿業。儻能目力稍強。當續成之。又於去年應陳錫周居士修普陀山志。光亦以目力所緩二三年。目明願盡五六年力。將大藏所有觀音事迹。悉分門別類。排成賦式。詳錄本文於下。書成。刻板兩付。一存經房。一存本山。俾一切有緣。同沾大士不思議恩。若目仍如舊。則祇可曰命也何如耳。大教東漸。所有派別盛衰。非讀破全藏。一聞卽記者。不能儻率爾而爲。不但不足爲佛法光。反爲佛法辱矣。十往生經。今藏無有。不須徧求。集諸經禮懺悔文。西方禮讚等。若偈若文。多是善導觀經四帖疏中之文。若將四帖疏上品往生章註詳看。方知所言觀經。祇舉觀經一句。下卽詳釋。非全體盡屬經文。善導觀經四帖疏。中國多年失傳。近方由東瀛請來。金陵刻板。而流傳既久。錯訛甚多。卽諸經禮懺悔文。亦屬訛謬不少。四帖疏懺悔文互觀。亦可正其少分。餘者亦有依義可正之處。光十年前。曾一再閱而標之。雖未敢必其復彼初出之原。然亦正正者多。而正訛者少。爲自信得及耳。他心通有種種不同。且約證道者說。如澗庵

無論問何書。卽能一一誦得清楚。一字不錯。其人素未讀書。何以如此。以業盡情空。心如明鏡。當無人問時。心中一字亦不可得。及至問者將自己先所閱過者見問。彼雖久而不記。其八識田中。已存納此諸言句之影子。看佛經亦如此。古人謂一染識神。永爲道種。當於此中誦信。其人以無明錮蔽。了不知覺。而此有他心通者。卽於彼心識影子中。明明朗朗見之。故能隨問隨誦。一無差錯。卽彼問者未見此書。亦能於餘人見者之心識中。爲彼誦之。此係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非其心常常有如許多經書記憶不忘也。凡夫不了。將謂有許多奇特。究其實祇是業消慧朗。障盡智圓耳。扶乩多是靈鬼假冒仙佛神聖。鬼之劣者。或無此通力。其優者則能知人心。故能借人之聰明智識而爲之。紀文達謂乩多靈鬼假託。余與兄坦然扶乩。余能詩而不能書。余扶則詩詞敏捷。書法潦草。坦然扶則詩詞庸常。書法遒勁。所冒古人。問及集中與窳。則云年代久遠。不復記憶。故知非真。然此鬼之靈。但能於人現知之心。借而爲用。於識田中有。現知中無者。或此義非己所知者。便不能引以示人。其去業盡情空之他心通。實有天淵之遠。但其氣分似之。又恐汝等或爲乩教所迷。故不得不引及而并言之。又宋高僧傳載僧緘。往王處厚齋。處厚讀文章甚得意。因問讀何文字。處厚言此我中進士策。緘曰。風簷之下。有此從容

乎。於囊中取出一編曰。此非汝策乎。處厚視之。卽當日原策。處厚曰。此吾後來筆削者。緘曰。吾固知非汝原策也。因問師囊中何以有我此策。緘曰。非但此策。汝自讀書以來。乃至戲頑一筆一畫。吾囊中一一俱有。處厚驚懼。不敢致問。澍庵但有他心通。未見其有神通。僧緘乃有他心通。而兼有大神通。能將彼心識中所現之書。現出形質以示其人。實非自己囊中存留而取出也。近來上海崑壇大開。其所開示改過遷善。小輪迴。小因果等。皆與世道人心有大裨益。至於說天說佛法。直是胡說。吾等爲佛弟子。不可排斥此法。以其有阻人遷善之過。亦不可附贊此法。以其所說佛法。皆屬臆撰。恐致壞亂佛法。疑誤衆生之愆。印光宿多惡業。致今生有目如盲。斷不敢隨情不依理。自誤而誤人。祈斟酌情理而行。則無弊矣。念佛十種利益。謹考淨土指歸集下卷末十種勝利。慈雲懺主謂諸經具說。未知的出何經。或是約義纂集。亦未可知。前數紙中有高聲念佛。誦經及禮佛。皆有十種功德。則標之曰業報差別經。護淨經未檢。容暇時閱之。書面之文。不宜多。祇宜簡而明了。多者當於書皮裏面。或於皮後另印一張。念佛回向。不可偏廢。回向卽信願之發於口者。然回向祇宜於夜課畢。及日中念佛誦經畢後行之。念佛當從朝至暮不間斷。其心中但具願生之念。卽是常時回向。若夫依

儀誦文回向。固不得常常如是。諸大乘經。經經皆令諸衆生直成佛道。但恨人之不誠心念誦。致不得其全益耳。楞嚴五卷末。大勢至菩薩章。乃淨宗最上開示。祇此一章。便可與淨土四經參而爲五。豈有文長之畏哉。君子之學爲己。乃念念叩己而自省耳。夢覺一如。唯功夫到家者方能。但於覺時操持。久之夢中自能無大走作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自去臘至二月下旬。所接四書。及師殿所持二位與徐君問答。并布疋食物等。足見爲法心切。愛我情深。初則企徐君來。次則閱彼所印文鈔。目似吃虧。以故遲遲其復耳。去臘之書。實得以友輔仁之義。但以推我過高。令人益加慚赧。夫人生大倫。其數唯五。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父。生。師。教。君。食。三者相等。何五倫之中。不列其師。不知師有成我之德者。則屬於父。次則誘掖獎勸。以達其材。則屬於兄。故孟子謂師也父兄也。次則麗澤互益。如二月互照。二手互援。則屬於友。明从二月。友从二手。古文友作爻。又手也。广係又之變體。故佛門每謂尋師訪友。印光毫無實德。不敢爲人作師。而以友輔仁之心。固自志學以至今日。未嘗息念。而人不我諒。不但不加磋磨。或時反見棄捨。汝企吾親證三昧。又恐有負初衷。致書勸進。不遺餘力。吾自束髮受書以

來。未遇此之益友。感甚愧甚。而死罪四字。乃直臣諫君激其必納之詞。施於師友。殊爲失體。
印光宿業深重。初生半載。病目六月。號眺哭泣。除食息外。了無一刻止息。其痛苦不知其何如。幸承夙善根力。得見天日。實爲萬幸。成童受書。由宿業引發。致服韓歐闢佛之毒。繼則深自省察。自知慚愧。歸命三寶。出家爲僧。若非三寶冥垂加被。使我自省。則當今之時。久在阿鼻地獄。受諸劇苦。何能與諸君子指東話西。論自力他力。以期同證眞常。誕登覺岸乎哉。其七期已滿。三昧未成。一由夙業深重。二由精神衰頹所致。然佛固不見棄於罪人。當承茲行以往生耳。十念記數。不是數息。以其從一至十。同於數息。又以蓮宗寶鑑。訛作至百千萬。恐受其病。引爲證明。目爲數息持名。斷斷不可。欲證三昧。自有佛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何得問我所證。方能續步。彌陀經云。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亂。此一日七日。乃是定。若是等覺根性。一念即能不亂。何待一日。若是逆惡根性。畢生亦難一心。何況七日。王耕心混上中下根爲一例。發而爲論。深自矜誇。謂爲發前人所未發。實爲上違佛祖誠言。下啓後進狂妄。令人不勝悲也。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指心思。是指心是。觀想。既是作。持誦禮拜。豈不是作。舉一反三。儒者尙然。况博地凡夫。上窺佛意。何得不依圓頓妙解。而以擔板之見推測乎。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

第一。文殊選圓通偈。謂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今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無上道。四十二章經云。夫心者。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夢東云。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此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欲修三昧。何不於此等語句中。全身靠倒。不以聖言爲量。而以我之罪業。凡夫爲準。豈不顛倒之甚乎。然汝發此言。蓋亦有由。以衷論詳示省一大師所見之境。及耕心謂承彼心傳。意者必有種種不思議妙境。及口傳心受之妙訣耳。不知三昧者。華言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寂照雙融之謂。正受者。妄伏眞現之謂。寂照雙融。有何境界之可得。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曰。以無所得故。三世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楞嚴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修禪定人。指四禪及參禪人。以唯仗自力。不求佛加。故於工夫得力。眞妄相攻之時。每有種種境界。幻出幻沒。譬如陰雨將晴之時。濃雲破綻。忽見日光。恍惚之間。變化不測。所有境界。非眞具道眼者。不能辨識。若錯認消息。則著魔發狂。莫之能醫。念佛人以眞切之信願。持萬德之洪名。喻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但魍魅魍魎。翻蹤滅迹。卽歧途是非之念。亦無從生。推而極之。不過曰。念至功純力極。則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而已。此理此行。唯恐人之不知。不能合佛普度衆生之願。豈祕而不

傳獨傳於汝乎。若有暗地裏口傳心受之妙訣。卽是邪魔外道。卽非佛法。然印光實有人所不得而已。所獨得之訣。不妨由汝之請。以普爲天下之諸佛子告。其訣唯何。曰誠。曰恭敬。此語舉世咸知。此道舉世咸昧。印光由罪業深重。企消除罪業。以報佛恩。每尋求古德之修持懿範。由是而知誠與恭敬實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祕訣。故常與有緣者諄諄言之。持經利益隨心論。雖發其端。未明其概。擬續一二萬言。歷引古德誠敬之迹。與其感應之道。并參已蕪語。發揮評論。俾閱者法戒分明。知所取捨。自不至以巨因而獲微果。與夫以善因而招惡果耳。斯言已與徐君說之。須知誠與恭敬。非唯學佛宜然。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欲得精一。莫不以此而爲基本。觀孟子弈秋誨弈一事。可以知矣。徐君夙具靈根。而且歷代奉佛。自出世來。卽受庭訓。又經二三十年之學問閱歷。何捨高明而取卑劣。實印光之文而爲之流布也。須知宏法利生。貴識時機。今人應受之法。與所受之病。高明者不肯詳言。其所言者。縱極玄妙。多非應病之藥。或由彼妙藥。反增其病。印光譬如無知無識之庸醫。不但不知病原。亦且不知藥性。唯以先祖祕製之阿伽陀萬應丸。舉虛實寒熱種種諸病。皆以此藥投之。倘不懷疑。取而服之。立見全愈。卽秦緩扁鵲無從措手之證。一服此藥。立見起死回生。於是

有心活人濟世者。爲之廣出招帖。令有病者。同服此藥。雖知秦緩等之神妙不測。而不廣告者。以病屬宿業。有神仙不能療者。况神醫乎。至於所斷評衷論語。實屬婆心真切。與印光交互發明。特欲開人正眼。非是文飾。印光仁老評語。亦極痛切。然於王生心病。及衷論流弊。尙欠發揮。印光所說。多致力於此二者耳。及餘所答。皆悉圓融恰當。唯論四土一段。約理固無大礙。約事殊欠精詳。以凡聖同居。方便有餘二土。乃約帶業往生之凡夫。與斷見思惑之小聖而立。不可約佛而論。若約佛論。非但西方四土。全體寂光。卽此五濁惡世。三途惡道。自佛視之。何一不是寂光。故曰毘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徧一切處之常寂光土。唯滿證光明徧照之毘盧遮那法身者。親得受用耳。餘皆分證。若十信以下。至於凡夫。理則有而事則無耳。欲詳知者。當細研彌陀要解論四土文。而梵網玄義。亦復具明。毘盧遮那。華
亦云徧一切處。乃一切諸佛究竟極果。滿證清淨法身之通號。圓滿報身。虛舍那佛亦然。若釋迦彌陀。藥師阿閼等。乃化身佛之各別名號耳。虛舍那。華言淨滿。以其惑業淨盡。福慧圓滿。乃約智斷二德。又須知實報寂光。本屬一土。約稱性所感之果。則云實報。約究竟所證之理。則云寂光。初住初入實報。分證寂光。妙覺乃云上上實報。究竟寂光。是初住至等覺。二土皆屬分證。妙覺極果。則二土皆屬究竟耳。講者於實報則唯約分證。於寂光則唯約究竟。寂

光無相。實報具足華藏世界海微塵數不可思議微妙莊嚴。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一切諸相。由空發揮。又如寶鏡。虛明洞徹。了無一物。而復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實報寂光。卽一而二。卽二而一。欲人易了。作二土說。金輪呪法所示。乃三世因果。爲獵爲僧。乃前世因果。今得爲人。福盡將墮。乃約迷不修。示前因後果。念佛閱經。悟二空理。證實相法。乃約省悟修持。示現因後果。且勿儻侗自任。謂現生便能如是。現生證實相者。非無其人。恐賢契無此善根。若不詳陳其故。或致妄期聖證。則志高而行不逮。久而久之。必致喪心病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求升反墜。弄巧成拙。究其結果。難免永淪惡趣。不但埋沒已靈。實爲孤負佛恩。二空理唯言悟。則利根凡夫卽能。如圓教名字位中人。雖五住煩惱。毫未伏斷。而所悟與佛無二無別。五住者見惑爲一住。思惑爲三住。此二住於界內。塵沙惑無明惑共爲一住。此二住於界外。若約宗說。則名大徹大悟。若約教說。則名大開圓解。大徹大悟。與大開圓解。不是依稀彷彿明了而已。如龐居士聞馬祖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當下頓亡玄解。大慧杲聞圓悟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亦然。智者誦法華。至藥王本事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徹大悟。大開圓解。若云證實相法。則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爲。南嶽思

大禪師。智者之得法師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臨終有人問其所證。乃曰。我初志期銅輪。十住位。破無明。證實相。初入實報。分證寂光。初住即能於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衆生。二住則千。三住則萬。位位增數。十倍。豈小可哉。但以領衆太早。只證鐵輪而已。鐵輪。即第十信位。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兩嶽思示居第十信。尙未證實相法。若破一品無明。即證初住位。方可云證實相法耳。智者大師。釋迦之化身也。臨終有問未審大師證入何位。答曰。我不領衆。必淨六根。即十信位。淨。如法華經法。所功德品所明。損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觀行位。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尙未斷除。蕩益大師。臨終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名字位。名。字。位。大徹大悟人。多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戒爲東坡。草堂清。作魯公。猶其上者。次則海印信。爲朱防禦女。又次則雁蕩僧。爲秦氏子。槍。良以理。雖。頓悟。惑未伏除。一經受生。或致迷失耳。藏性。卽如來藏妙真如性。乃實相之異名。蕩益大師。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兩嶽示居十信。雖三大師之本地。皆不可測。而其所示名字。觀行相似三位。可見實相之不易證。後進之難超越。實恐後人未證。謂證。故以身說法。令其自知慚愧。不敢妄擬。故耳。三大師。末後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報。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師否乎。若曰。念佛閱經。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後。常侍彌陀。高預海會。隨其功行淺深。遲早必證實相。則是決定無疑之詞。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證也。又金輪呪法。不許問事。唯許問善根。問法門。而末世衆生。無論有善根無善根。皆當決定專修淨土。法門亦不須問。

善根有。固宜努力。無尤當篤培。則善根亦不須問。只宜持呪。助修淨業。勿輒作法。煩瀆佛聖。倘動輒作法。若身心不恭敬。不至誠。或致起諸魔事。唯一事宜作法。而非汝等分上事。如有發心出家者。自未證道。不能觀機。上叩佛慈。冥示可否。庶無匪徒敗種混入之弊。而今之收徒者。唯恐其不多。明知爲下流。尙急急欲收。唯恐其走脫。誰肯如此決擇。貪名利。喜眷屬。致令佛法一敗塗地。莫之能興也。至於業障重。貪瞋盛。體弱心怯。但能一心念佛。久之自可諸疾咸愈。普門品謂若有衆生。多於淫欲。瞋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之。念佛亦然。但當盡心竭力。無或疑貳。則無求不得。然觀音於娑婆有大因緣。於念佛外。兼持觀音名號亦可。或兼持楞嚴大悲等呪。亦無不可。至於閱經。若欲作法師。爲衆宣揚。當先閱經文。次看註疏。若非精神充足。見解過人。罔不徒勞心力。虛喪歲月。若欲隨分親得實益。必須至誠懇切。清淨三業。或先端坐少頃。凝定身心。然後拜佛朗誦。或止默閱。或拜佛後端坐少頃。然後開經。必須端身正坐。如對聖容。親聆圓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別。從首至尾。一直閱去。無論若文若義。一概不加理會。如是閱經。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證實相法。卽根機鈍劣。亦可以消除業障。增長福慧。六祖謂但看金剛經。卽能明心見性。卽指如此看耳。

故名曰但。能如此看。諸大乘經。皆能明心見性。豈獨金剛經爲然。若一路分別此一句是甚麼義。此一段是甚麼義。全屬凡情妄想。卜度思量。豈能冥符佛意。圓悟經旨。因茲業障消滅。福慧增崇乎。若知恭敬。猶能少種善根。倘全如老學究之讀儒書。將見褻慢之罪。獄警淵深。以善因而招惡果。卽此一輩人也。古人專重聽經。以心不能起分別故。如有一人出聲誦經。一人於旁。攝心諦聽。字字句句。務期分明。其心專注。不敢外緣一切聲色。若稍微放縱。便致斷絕。文義不能貫通矣。誦者有文可依。心不大攝。亦能誦得清楚。聽者惟聲是託。一經放縱。便成割裂。若能如此聽。比誦者能至誠恭敬之功德等。若誦者恭敬稍疏。則其功德。難與聽者相比矣。今人視佛經如故紙。經案上雜物與經亂堆。而手不盥洗。口不漱蕩。身或搖擺。足或翹舉。甚至放屁擻腳。一切肆無忌憚。而欲閱經獲福滅罪。唯欲滅佛法之魔王。爲之證明讚歎。謂其活潑圓融。深合大乘不執著之妙道。眞修實踐之佛子見之。唯有黯然神傷。潛焉出涕。嗟其魔眷橫興。無可如何耳。智者誦經。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豈有分別心之所能得哉。一古德寫法華經。一心專注。遂得念極情亡。至天黑定。尙依舊寫。侍者入來。言天黑定了。只麼還寫。隨卽伸手不見掌矣。如此閱經。與參禪看話頭。持呪念佛。同一專心致志。至於用力。

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益耳。明雪嶠信禪師。甯波府城人。目不識丁。中年出家。苦參力究。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實爲人所難能。久之大徹大悟。隨口所說。妙契禪機。猶不識字。不能寫。久之則識字矣。又久之則手筆縱橫。居然一大寫家。此諸利益。皆從不分別專精參究中來。閱經者亦當以此爲法。此老語錄。已入清藏。譚埽庵以名進士。皈依座下。爲製道行碑。有一萬餘言。閱經時。斷斷不可起分別。自然妄念潛伏。天真發現。若欲研究義理。或翻閱註疏。當另立一時。唯事研究。當研究時。雖不如閱時之嚴肅。亦不可全無恭敬。不過比閱時稍舒泰些。未能業消智朗。須以閱爲主。研究但略帶。否則終日窮年。但事研究。縱令研得如撥雲見月。開門見山一樣。亦只是口頭活計。於身心性命。生死分上。毫無干涉。臘月三十日到來。決定一毫也不用不著。若能如上所說閱經。當必業消智朗。三種情見。當歸於無何有之鄉矣。若不如是閱經。非但三種情見。未必不生。或恐由宿業力。引起邪見。撥無因果。及淫殺盜妄種種煩惱。相繼而興。如火熾然。而猶以爲大乘行人。一切無礙。遂接六祖心平何勞持戒之語。而諸戒俱以破而不破爲真持矣。甚矣。修行之難得真法也。所以諸佛諸祖。主張淨土者。以承佛慈力。制伏業力。不能發現耳。當以念佛爲主。閱經爲助。若法華楞

嚴華嚴。涅槃。金剛。圓覺。或專主一經。或此六經。一一輪閱。皆無不可。而閱之之法。斷斷不可不依吾說。而苟且從事。致令不思議利益。由肆無忌憚。并分別妄情而失之。豈不哀哉。吾昔謂汝與師殿已能徹底信向淨土法門。及觀汝問徐君諸稿。則又欲持呪。又欲研究戒學。以密呪功德。淨土中無此稱述。便中心漾漾。毫無定見。汝是何等根機。而欲法法咸通耶。其急切紛擾。久則或致失心。吾與徐君言。祈彼極力開示。以盡法門師友之誼。師殿以密宗氣沖塵沾。皆獲解脫。淨宗無此等益。何不觀五逆十惡。臨終獄現。念佛數聲。卽獲往生乎。又何不觀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尙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以期圓滿佛果乎。若謂有勝此者。便欲廢此修彼。何不體貼佛祖千經萬論殷勤丁寧之至意乎。刻實論之。大乘法門。法法圓妙。但以機有生熟。緣有淺深。故致益有難得與易得耳。善導。彌陀化身也。其所示專修。恐行人心志不定。爲餘法門之師所奪。歷敍初二三四果聖人。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未至十方諸佛。盡虛空。徧法界。現身放光。勸捨淨土。爲說殊勝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不敢違其所願。善導和尙。早知後人者山看見那山高。渺無定見。故作此說。以死盡展轉企慕之狂妄偷心。誰知以善導爲師者。尙不依從。則依從之人。殆不多見。豈夙世惡業所使。令

於最契理契機之法。覲面錯過。而作無禪無淨土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輪迴中人乎。哀哉。吾以汝究學心切。若常致書通問。彼此皆爲煩擾。因問師。殷有無教乘法數等書。令請去。則有處查閱。翻譯名義。係釋梵語名義之書。釋氏稽古略。係載歷代佛門事迹之書。閱藏知津。係標示大藏經論語錄及諸著述大意之書。龍藏彙記。卽是清藏目錄。此諸書皆不可不有。有此諸書。如一師相隨。有問卽答。未斷煩惑之人。須依事懺。懇切極處。不思議妙理。徹底圓彰。若捨事說理。只成得一個畫餅利益。說時則有用。時則無。又高僧傳初二三四集。居士傳。比丘尼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皆記古德之嘉言懿行。閱之。自有欣欣向榮之心。斷不至有得少爲足。與卑劣自處之失。宏明集。廣宏明集。鐔津文集。折疑論。護法論。三教平心論。續原教論。一乘決疑論。皆護教之書。閱之。則不被魔外所惑。而摧彼邪見城壘矣。此等諸書。閱之。能令正見堅固。能與經教互相證明。且勿謂一心閱經。置此等於不問。則差別知見不開。遇敵或受挫辱耳。汝書所陳。有未標示者。若能詳細體察。其意固自彰彰。又二空。卽我空法空。我空者。謂於五陰色受想行識中。了知若色若心。色卽色法。下四卽心法。悉皆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別離而滅。了無主宰之實。我可得。法空者。於五陰法。了知當體全空。心經照見五蘊皆空。

卽是其義。只此法空之理。卽是實相。由破無明。證實相。故曰度一切苦厄也。實相者。法身理體。圓離生滅。斷常空有等相。而爲一切諸相之本。最爲真實。故名實相。此之實相。生佛同具。而凡夫二乘。由迷背故。不能得其受用。喻如衣裏明珠。由不知故。不免貧窮。非曰在迷凡夫。與證真諦之二乘。無此理體也。悟者。了了分明。如開門見山。撥雲見月。又如明眼之人。親見歸路。亦如久貧之士。忽開寶藏。證者。如就路還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藏寶。隨意受用。悟則大心凡夫。能與佛同。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識此悟證之義。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淨土之心。萬牛亦難挽回矣。又凡鈔錄文字。必須諦審精詳。不可粗略了事。彌陀要解序。經成時。大師節略。語句便不圓潤。而未後云。不敢與二翁競異。亦不必與二翁強同。譬如側看成峯。橫看成嶺。縱皆不盡。廬山真境。要不失爲各各親見廬山而已。時師略去此譬。不必與二翁強同之必字。訛作敢字。便成我慢自大。藐視二翁。意中便有二翁所註違經。不敢依從之義。并與下譬相反。實爲冤誣。滿益貽誤後學。讀之令人痛心疾首。今之時。是何時也。南北相攻。中外相敵。三四年來。人死四五千萬。自有生民以來。未聞有如此之慘。悽者。又復風吹水衝。地震瘟疫。各處頻頻見告。又兼水旱。不一年中。每兼受其災。諸物之貴。

比昔幾倍。當斯時也。幸而得生。敢不竭力專修淨業。以期往生淨土乎。敢以倖得之身。遊逸其志。不注定一法。而泛泛然致力於不契時機之法門乎。倘或一息不來。而欲再聞如此之徑直法門。恐無有如是之倖也。已。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

光既無學問。又無色力。若說話過多。目即發赤。而難觀字矣。何可講經。况現有刻書一事。萬不能假手於人。即無一事。亦不能應此事。汝所說之語。乃是爲土木形骸裝金。聽得甚好。倘令人譏破。則不值半文矣。已後不可如此說話。免令光生慚愧。而人見譏誚也。學道之人。道念重一分。則凡情輕一分。此必然之勢也。然未斷惑之人。常須努力。若一放縱。舊病定至復發。見思惑斷盡者。纔好任運騰驤。無須制束攝持也。人家欲興。必由家規嚴整始。人家欲敗。必由家規頹廢始。欲子弟成人。須從自己所作所爲。有法有則。能爲子弟作榜樣始。此一定之理。今欲從省事省力處起手。當以因果報應爲先入之言。使其習以成性。庶後來不至大有走作。此淑世善民。齊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智者大師世稱釋迦化身。其所證者。誰得而知。然佛爲衆生現身作則。故即以凡夫自居。其曰我不領衆。必淨六根者。以己誠人。乃現身

說法也。以大師最初志期斷惑證真。直登地等。地十地。等等覺。以弘法利生。荒曠自己禪定工夫。故止證得圓五品觀行位而已。故曰。損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者。卽隨喜。讀誦。講說。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五種耳。圓五品位。圓悟藏性。藏性卽實相妙理。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法身。纏卽無明。未斷。故名在纏。與佛所悟。了無有二。圓伏見思塵沙。無明煩惱。而見惑尙未能斷。若斷見惑。卽證初信。及至七信。則思惑斷盡。得六根任運不染六塵之實證。故名六根清淨位。又於一一根中。俱能具六根功德。作六根佛事。故亦名六根互用。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所說。南嶽卽示居此位。此位之人。不但有大智慧。而且有大神通。其神通又非小乘阿羅漢所能比。故南嶽生前歿後。皆有不可思議之事。令人若見若聞。發起信心。南嶽智者。皆法身大士。其實證地位。誰能測其高深。此不過欲勉後世專精學道。而作此曲折耳。豈真止證十信相似位。五品觀行位而已耶。我等博地凡夫。那堪擬彼。我等祇好羸持重戒。一心念佛。兼修世善。以爲助行。依永明蓮池之法行之。則無往不利矣。自己改惡修善。一心念佛。凡一切親故並有緣之人。亦當以此教之。其反對之人。當作憐憫想。不可強制令行。按牛頭吃草。萬萬做不得。若曰我一心念佛。諸事不理。不唯與世法有礙。亦不與佛法相合。素位而行。方爲得之。勸人念佛修行。固爲第一功德。然下

而妻子兄弟。上而父母祖妣。皆當勸之。倘不能於家庭委曲方便。令吾親屬。同得不思議。即生了脫之益。便爲捨本逐末。利疏而不計利親。其可乎哉。勸人念佛之功。淨土書中說者甚多。恐費筆墨。故不詳書。汝與師壽。既修淨業。祇可在家念佛。普陀不可常來。卽其餘名山。縱然朝謁。亦不過看看山景而已。豈若在家修持。不廢錢財時日。不勞身心奔馳之爲愈也。又無知愚人。以耳爲目。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妄謂地藏菩薩。是暹羅國太子。其肉身塔。遇閏犬七月。彼國之王。親來開塔。此等無稽之談。切不可當做真實。待至其時便去。以致人多地少。或致推擠跌撲。備受痛苦。此係新羅國王族出家。姓金名喬覺。於唐玄宗時來九華。居數十年。後坐脫。肉身不壞。遂以全身入塔。絕無開塔之說。當唐之時。高麗有三國。一高句麗。二新羅。三百濟。後高句麗吞滅二國。而但名高麗耳。近時愚人。不知新羅。遂訛作暹羅。唐時亦無暹羅之名。彼係兩國。一暹國。一羅斛國。後併爲一。遂名暹羅。此僧事跡。俱載九華志。宋高僧傳。若欲一禮法顏。當於閒空時節。九華香期。香客之多。多於普陀百倍。況今年有此謠言。其朝山之人。不知比常時會期。更多幾倍。況塔在高處。前面若有二三百人。卽有推擠跌撲之事。若不洞事帶婦女去。其因擠而喪身失命者。或亦難保。何可不依法言。而專信謠話。以自

討煩惱也。光以二尊人年高。恐汝等不知利害。以爲盡孝。故不禁絡索言之。統祈洞察。幸甚。

與徐福賢女士書

余寄食普陀二十餘年。在家二衆。概無交涉。茲因至愚老友。駐錫慈巖。時常晤語。近來福嚴師至。不浹旬日。每過予舍。言及貞操。輒興悲感。因慰之曰。彼雖貞烈可風。無奈不知修途。吾當略陳綱要。令隨分隨力。篤修淨業耳。嚴師卽隨禮懇。因爲言曰。佛法者。一切衆生卽心本具之法也。三乘聲聞、緣覺、菩薩。六凡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皆當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而況女身多障。諸凡不能自由。離鄉別井。易招外侮。譏毀。爲爾慮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決志求生極樂世界。斷斷不可遠離家鄉。出家爲尼。至於研窮經教。參訪明師。乃決烈男子分內之事。非女人所宜效法也。女人但當篤修淨業。專持佛號。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自然現生親證念佛三昧。臨終往生上品。縱未能親證三昧。亦得以高預海會。長侍彌陀。由是親證無生。復本心性。無邊教海。皆悉了知。如寶鏡當臺。萬象俱現。然後承佛慈力。及己願輪。不違安養。迴入娑婆。種種方便。度脫衆生。俾一切有情。同登蓮邦。悉證無生。庶不負一番決烈修持之心。可謂火裏蓮花。女中丈夫矣。凡修淨業。以決志求生西方爲本。而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

所言信者。須信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極樂之樂。樂無能喻。娑婆之苦。所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音印與蔭同。蓋覆也。熾盛。五陰盛者。謂衆生於色受想行識五陰之中。起惑造招苦果。娑婆之苦。雖多途徑。恒沙。此八。極樂之樂。約根身則蓮花化生。長生不死。體稟男質。絕攝無不盡。諸苦既經身歷。不煩備釋。無女形。不聞惡道之名。況有其實。約器界則黃金爲地。七寶爲池。行樹參天。樓閣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享用。無不如意。而諸凡用度。皆是化現。非如此土。由人力造作而成也。而彌陀導師相好光明。無量無邊。一睹慈容。卽證法忍。况復觀音勢至。清淨海會。各舒淨光。同宣妙音。故雖具縛凡夫。通身業力。若能信願真切。卽蒙佛慈攝受。一得往生。則煩惱惡業。徹底消滅。功德智慧。究竟現前。能如是信。可謂眞信。欲詳知者。當熟讀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此名淨土三經。專談淨土緣起事理。其餘諸大乘經。咸皆帶說淨土。而華嚴一經。乃如來初成正覺。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稱性直談一乘妙法。末後善財徧參知識。於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爲說十大願王。普令善財及與華藏海衆。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觀經下品下生。五逆十惡。具諸不善。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彼卽受教稱念佛名。未滿十聲。卽見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

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聖下凡共修之道。若愚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其專仗佛力。故其利益殊勝。超越常途。教道昔人謂餘門學道。似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如風帆揚於順水。可謂最善形容者矣。若欲研究阿彌陀經。有蕩益大師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極。爲自佛說此經來第一註解。妙極確極。縱令古佛再出於世。重註此經。亦不能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諦信受。無量壽經有隋慧遠法師疏。訓文釋義。最爲明晰。觀無量壽佛經有善導和尙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發揮。至於上品上生章後。發揮專雜二修優劣。及令生堅固眞信。雖釋迦諸佛現身。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若夫台宗觀經疏。妙宗鈔。諦理極圓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鈍均益也。既知如上所說義理。必須依此諦信。自己見得及者。如是信。卽自己見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仰信佛言。斷斷不可以己凡情不測。稍生絲毫疑念。方可謂眞信矣。既生信已。必須發願。願離娑婆。如獄囚之冀出牢獄。願生極樂。如窮子之思歸故鄉。若其未生淨土以前。縱令授以人天王位。亦當視作墮落因緣。了無一念冀慕之想。卽來生轉女爲男童。眞出家。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亦

當視作紆曲修途。了無一念希望之心。唯欲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位居不退。忍證無生。回視人天王等。及出家爲僧。不知淨土。修餘法門。歷劫辛勤。莫由解脫者。如螢火之與杲日。蟻垤之與泰山矣。可勝悲哉。可勝悼哉。以故修淨土人。斷斷不可求來生人天福樂。及來生出家爲僧等。若有絲毫求來生心。便非眞信切願。便與彌陀誓願間隔。不能感應道交。蒙佛接引矣。以此不可思議殊勝妙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而况享福之時。必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如置毒於醜醜之中。便能殺人。不善用心者。其過如是。必須徹底斬斷此等念頭。庶淨土全益。通身受用矣。既有眞信切願。必須志心執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聖號。無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喫飯。及大小便利等。總不離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須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無二。心佛一如。若能念茲在茲。念極情忘。心空佛現。則於現生之中。便能親證三昧。待至臨終。生上上品。可謂極修持之能事也已。至於日用之中。所有一絲一毫之善。及誦經禮拜種種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則一切行門。皆爲淨土助行。猶如聚衆塵而成地。聚衆流而成海。廣大淵深。其誰能窮。然須發菩提心。誓願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回向。則如火加油。如苗

得兩。既與一切衆生深結法緣。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勝行。若不知此義。則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見。雖修妙行。感果卑劣矣。念佛雖一切時。一切處。皆無妨礙。然須常存敬畏。必須視佛像一如活佛。視佛經祖語。一如佛祖對己說法一樣。不敢稍存疑慢。雖孝子之讀遺囑。忠臣之奉勅旨。當不過是。至於平時念佛。聲默隨意。若睡臥。大小便。澡身濯足等。及經過臭穢不潔之地。俱宜默念。不可出聲。出聲則便爲不恭。默念則功德一樣。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或了無恭敬。則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矣。今之在家讀佛經者。皆犯此病。故於有緣者前。每諄諄言之。念佛必須攝心。念從心起。聲從口出。皆須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須攝耳諦聽。字字句句。納於心中。耳根一攝。諸根無由外馳。庶可速至一心不亂。大勢至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者。卽此是也。文殊所謂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者。亦卽此是也。切不可謂持名一法淺近。捨之而修觀像觀想實相等法。夫四種念佛。唯持名最爲契機。持至一心不亂。實相妙理。全體顯露。西方妙境。徹底圓彰。卽持名而親證實相。不作觀而徹見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今人教理觀法。皆不了

明。若修觀想實相。或至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墜。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淨土十要。乃蕩益大師以金剛眼。于闡揚淨土諸書中。選其契理契機。至極無加者。第一彌陀要解。乃大師自註。文淵深而易知。理圓頓而唯心。妙無以加。宜常研閱。至於後之九種。莫不理圓詞妙。深契時機。雖未必一一全能了然。然一經翻閱。如服仙丹。久之久之。卽凡質而成仙體矣。此是譬喻法門之妙。不可錯會。謂令成仙。淨土聖賢錄。歷載彌陀因中行願。果上功德。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自行化他之事。次及遠公。智者。暨清初諸大祖師。善知識。往生事迹。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婦女惡人。畜生。念佛往生之事。又復采其言論之切要者。併錄傳中。俾閱者取法有地。致疑無由。以古爲師。力修淨業。較參叩知識。更加真切矣。龍舒淨土文。斷疑起信。修持法門。分門別類。縷析條陳。爲導引初機之第一奇書。若欲普利一切。不可不從此以入手。此上三種。及無量壽經疏。觀經四帖疏。共五種。前已爲福嚴師說。令請而郵寄。不知已請得否。若無當寄回音。卽爲郵寄。有此諸書。淨土衆義。可以備知。縱不徧閱羣經。有何所欠。倘不知淨土法門。縱令深入經藏。徹悟自心。欲了生死。尙不知經幾何大劫。方能滿其所願。阿伽陀藥。梵語阿伽陀。此云普治一切諸病也。萬病總治。此而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修。及修而不專心致志。

更爲可痛惜也已矣。女人出門。大有妨礙。况用度艱難。更爲不便。受戒一事。若男子出家爲僧。必須入堂習儀。方知叢林規矩。爲僧儀則。則遊方行腳。了無妨阻。否則十方叢林。莫由住止。若在家女人。家資豐厚。身能自主。詣寺受戒。亦非不可。至於身家窮困。何必如此。但於佛前懇切至誠。懺悔罪業。一七日。自誓受戒。至第七日。對佛唱言。我弟子福賢。誓受五戒。爲滿分優婆夷。優婆夷。此云近事女。謂既受五戒。盡形壽不殺生。盡形壽不偷盜。盡形壽不淫欲。若有夫女。則曰不邪淫。盡形壽不妄語。盡形壽不飲酒。如是三語。卽爲得戒。但自志心受持。功德並無優劣。切勿謂自誓受戒者。爲不如法。此係梵網經中如來聖訓。普陀秋不傳戒。傳戒在於正月。月上旬開堂。至二月十九圓滿。然祈安住修持淨業。不可奔馳跋涉。倘或執著不改。便爲不識好惡。妨自己之清修。負老僧之忠言。我欲汝卽生成就道業。斷不至障汝法緣。汝但諦思。自知取捨。至於不能出家。卽欲捨命。此念雖烈。此心實癡。今之尼僧。誰堪爲師。住持庵廟。強暴實多。汝既是女。上士則難爲禦侮。爲避嫌故。下愚則竭力夤緣。欲造業故。汝祇知出家爲尼之解脫。不知出家爲尼之障礙。故不辭煩瑣。剴切言之。汝將謂捨命便解脫乎。不知識隨業牽。又復受生。驢女馬女。亦未可知。欲復得人人女之身。恐未有此之大幸。縱令復得人人女。或

得爲男。或爲人王。天王。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又安保其於佛法中。又復遇此卽生了脫之淨土法門也。縱令能遇。何若今生忍耐住世。報盡卽生西方之爲愈也。汝從生已來。有如此爲汝籌畫者否。倘或不依吾言。卽爲忘恩負義。則將來之苦。當更甚於今日無量無邊倍矣。把手牽他行不得。直須自肯始相應。可聽與否。祈自裁度。併祈以此告福蓮貞女知之。

與康澤師書

光宿業深重。現行劣弱。雖起長期。絕無進步。妄念勝於佛念。業識障彼智識。佛慈普被。猶不

蒙益。每一思及。慚赧無喻。然佛既不以攝受誑人。光必以死期敗烈。死期敗烈者北方土語。烈

烈守睢陽。誓立滅賊功。烈以死爲期。決不退敗。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敗者敗壞。如張烈若死才見敗壞耳。此語北方人常談。南方來曾未聞。故標其意教耳。哀求加被。卽當時不

蒙加被。終有加被之日。今擬三十隨衆過年。至初一日仍復起期。直至和尚退院。方始解期。

再定後來章程。決定要得心佛相應。方可稍安此心。現在法道日見頹頹。後來事體。將有不

忍言者。宜著力念佛求生西方。庶不虛此出家修行矣。否則恐後來雖欲修行。無地可修。雖

欲求法。無法可求矣。奈何奈何。期中略將無量壽經疏。細閱兩遍。其玄譚總判。雖不及台宗。

而消釋文義。甚是清楚。不可不看。觀經疏。閱三遍。善導和尚專以平實事相法門。接引末世

凡夫不用觀心約教等玄妙法門。其慈悲可謂至極無加矣。良以業識未消。三昧未成。縱談理性。終成畫餅。又以古人聞理性當體便是。則進行彌速。今人聞此等語言。則廢弛道業。但欲任己業識茫茫之天真耳。其書經中外抄錄。錯訛不勝其多。仁山楊子。凡點句讀處皆恰當。至於校訛。亦只照樣校對。並未釐正錯訛。如所刻彌陀疏鈔等。光不惜獲罪。略爲正訂。覺善導婆心。更加親切。然不敢與楊子及今之當道弘法者觀。彼若見之。將又如通公之罵聰明人耳。往生論註。閱一徧。文義顯豁直捷。真能上繼匡廬。下啓天台西河長安等。宜細看之。此三種訛字皆標於頂格。待明春解期時當呈上一覽。

與諦閑法師書

光自出家以來。卽信淨土一法。但以業障所遮。二十年來。悠悠虛度。口雖念佛。心不染道。近蒙法師訓勵。誓期不負婆心。無奈昏散交攻。依舊昔時行履。因日閱十餘紙淨典。以發勝進之心。至寶王隨息法門。試用此法。遂覺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湧瀾翻。想久而久之。當必有霧散雲消。徹見天日之時。又查文類聖賢錄。皆錄此一段。因悟慈雲十念。謂藉氣束心。當本乎此。而蓮宗寶鑑亦載此法。足見古人懸知末世機宜。非此莫入。而預設其法。然古人不多以

此教人者。以人根尙利。一發肯心。自得一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鈍者。恐畢生不能得一念不亂也。故述其已私。請益高明。當與不當。明以告我。^光又謂只此一法。具攝五停心觀。若能隨息念佛。卽攝數息念佛二觀。而攝心念佛。染心漸可斷絕。瞋恚必不熾盛。昏散一去。智慧現前。而愚癡可破矣。又卽勢至都攝六根法門。愚謂今之悠悠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記數。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決定難成三昧。法師乘願利人。自雖不用。當爲後學試之。以教來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縱^光之昏鈍魯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亂矣。

與玉柱師書

竊聞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隨機逗教。說種種法。無非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已。然佛之知見。衆生本具。而無始迷昧。淺深不同。迷之淺者。隨修一法。便得悟入。迷之深者。匪仗彌陀宏誓願力。往生淨土。決難克證。况茲一門。爲諸法之歸宿。乃修證之極致。如來初成正覺。說華嚴經。具無量法門。收一乘根性。而善財于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乃令發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并勸海會大衆。咸求往生。由是而諸人乘經皆悉讚揚。而淨土三

經專明其致。有謂淨土爲權漸小乘。而不肯修習。復障他修者。總因未能研究大乘經論。但執直指之指。未見自心之月。觀華嚴行願品可以知矣。而況迦葉。阿難。馬鳴。龍樹。智者。永明等諸大祖師。皆註經造論。極力讚揚。謂非六方諸佛之化身。兩土教主之嫡嗣者乎。所謂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矧茲末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捨此一法。其何能淑。願兄於宗教之暇。略分心於此法。自利利他。報佛深恩。如或不無疑惑。當廣閱淨土經論。而淨土十要。斷疑啓信。乃破堅衝銳之元勳。當先讀之。而彌陀疏鈔並演義。尤爲參研宗教之良導。愈當熟讀而精思之。非徒發明淨土而已。中峰謂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二書之謂也。又兄欲徧搜賢宗妙註。而疏鈔二書。乃賢宗妙註之最切于身心修證者。當購而研之。其妙利非弟所能形容也。

與廣東許豁然居士書 代康澤師作

居士身居善堂。力行善事。終日宣講。勸人爲善。擔荷聖賢居家爲政在野盡忠之道。遵守佛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法。每一思及。羨慕不已。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善書亦有淺深不等。欲令自他同登善域。宜擇其善書之最精微顯著者。刊印流通。使天下後世之見聞此書

者皆悉改過遷善。希聖希賢。何異閣下徧提天下後世之耳。而面命之。較宣講于一時一處者。其功德大小。不可同年而語矣。但善書雖多。所說皆世間小因果。惟安士全書。覺世牖民。盡善盡美。講道論德。超古超今。言簡而該。理深而著。引事迹則證據的確。發議論則洞徹淵源。誠傳家之至寶。亦宣講之奇書。言言皆佛祖之心法。聖賢之道脈。淑世善民之要道。光前裕後之祕方。若能依而行之。則繩武聖賢。了生脫死。若操左券。以取故物。與彼世所流通善書。不啻有山垵海濼之異。茲因了得師由普陀朝九華。初特令繞道至金陵請來。呈於閣下。祈細心玩索。則食嘉肴而知旨。學至道而知善。其刊板流通博施濟衆之心。必有決江河而莫禦之勢焉。安士先生姓周名夢顏。一名思仁。江蘇崑山諸生也。博通三教經書。深信念佛法門。弱冠入泮。遂厭仕進。發菩提心。著書覺民。欲令斯民先立於無過之地。後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殺之書。曰萬善先資。戒淫之書。曰欲海回狂。良以衆生造業。唯此二者最多。改過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陰騭文廣義。使人法法頭頭。皆知取法。皆知懲戒。批評辯論。洞徹精微。可謂帝君功臣。直將垂訓之心。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訓受訓。兩無遺憾矣。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聖賢幽微奧妙之義。而以世間事跡文字發揮之。使

其雅俗同觀。智愚共曉。故也。又以修行法門。唯淨土最爲切要。又著西歸直指一書。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大事。良以積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盡還須墮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薩之位。決定直成佛道。前三種書。雖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種書。雖教人了生死。而又須力行世善。誠可謂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不謂之菩薩再來。吾不信也。竊念虞舜爲善。捨己從人。商書修德。主善爲師。素知閣下及同堂諸位善人。無功不立。有善皆納。敢請刊板。宣講流通。則展轉傳揚。燈燈相續。盡未來際。皆受其賜。祈發救世之婆心。勿以人微而廢言。則幸甚幸甚。居士傳。係乾隆間蘇州長洲進士彭紹升。博覽羣書之暇。採自漢至今之大忠大孝。清正廉潔。有功名教。深通佛法者。錄其入道修證之事。兼載發揮佛法之文。人有數百。書成六冊。三教平心論。係元學士劉謚所作。先明三教。並是勸人止惡行善。不可偏廢。次明極功淺深不同。後廣破韓愈之說。并歐陽程朱之說。釋氏稽古略。以歷代紀年爲綱。儒釋事迹爲目。自伏羲至明末以來。國家之治亂。佛法之興衰。信毀之罪福。修持之利益。祖師法言。高僧行實。並及出格忠孝。至極奸惡。皆錄其大端。使人展卷便知法戒。端坐曠觀古今。豈徒有益於修道之士。而實爲讀書論古者之袖裏奇珍也。佛法唯教人止惡修善。明心見

性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一大藏經。絕無一字教人運氣煉丹。求成仙升天。長生不老者。國初魔民柳華陽作慧命經。盡用佛經祖語。證煉丹法。挽正作邪。以法謗法。未開眼人。見其邪說。認爲眞實。正見永失。所言所修。皆破壞佛法。而猶囂囂自得。謂吾幸遇眞乘。得聞正法。所謂認賊爲子。煮砂作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可不哀哉。夫煉丹一法。非無利益。只可延年益壽。極功至於成仙升天。尙非老子眞傳。況是佛法正道。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能領會此語。便不被彼所迷。兼能熟閱安士全書。居士傳。平心論。稽古略等書。則明鏡當臺。妍醜自分。洪鑪驗金。眞僞立判。恐曾從事此書。故不禁觀縷云。禪宗一法。惟令人眞參實悟。故所有言句。皆無義路。不可以凡夫知見。作文字義理領會。若非親近明眼善知識。及用拚命死心一番工夫參究。必不能頓明自心。心旣不明。必不解祖師意旨。切不可依文解義。學口頭禪。譬如山野小民。妄號帝王。罪必滅族。凡稽古略居士傳及一切語錄中機鋒轉語。切勿妄會。至禱至禱。

復丁福保居士論臂香書

臂香者。於臂上然香也。靈峯老人。日持楞嚴梵網二經。故於然香一事。頗爲頻數。良以一切

衆生無不愛惜自身。保重自身。於他則殺其身。食其肉。心更歡樂。於己則蚊嚼芒刺。便難忍受矣。如來於法華楞嚴梵網等大乘經中。稱讚苦行。令其然身臂指。供養諸佛。對治貪心及愛惜保重自身之心。此法於六度中仍屬布施度攝。以布施有內外不同。外則國城妻子。內則頭目髓腦。然香然身。皆所謂捨。必須至心懇切。仰祈三寶加被。唯欲自他業消慧朗。罪滅福增。言自他者。雖實爲己。又須以此功德。回向法界衆生。故云自他。絕無一毫爲求名聞及求世間人天福樂之心。唯爲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而行。則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所謂三輪體空。四弘普攝。功德由心願而廣大。果報由心願而速獲。其或心慕虛名。徒以執著之心。效法除著之行。且莫說然臂香。卽將全身通然。亦是無益苦行。以執著心。求名譽念。既無三輪體空之解。又無四弘普攝之心。以如來破除身見之法。轉增堅固身見。罪福由心而分。果報由心而異。故華嚴謂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智學證涅槃。愚學增生死者。此也。

與廣東蕭永華孝廉書代康澤師作

五燈會元。各經房仿單俱無。無從購請。但不知閣下求此書之意。故不禁觀縷云。爲眞參實悟。洞明自心。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耶。抑欲學其一棒一喝。喝佛罵祖。但取口舌辯給。

以邀譽於流俗耶。或欲記其言句。以雄筆札。使揮毫染翰時。神機活潑。文詞幽邃。如蘇子瞻輩出詞吐氣。殆非食人間烟火者所能也。若欲得第一者。須先研究佛經。使教眼明瞭。又須親近具眼高人。得聞一言一句。窮參力究。至力極功純。自然冷灰豆爆。徹悟自心。如伸手見掌。了無自他之疑。又須高人印證。恐或錯認消息。若能如此。再看此書及一切禪書。猶家裏人共家裏人說家裏話。但有所益。毫無所損。若未能如上用功。及開悟印證。先觀禪書。欲得開悟者。如蒙塵古鏡。欲頓發光明。不去磨垢。但塗白粉。塗至經劫。亦無光發。所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說食數寶。何濟飢貧。若欲得第二者。則雖是善因。反招惡果。此現世僧俗同陷之萬丈深坑也。良以禪宗舉揚。皆歸向上一著。悟者便能神會。迷人盡隨語轉。不知古人棒喝。喝罵之意。便以此爲行持。其失豈止王莽學周公。曹操學文王。醜翻上味。爲世所珍。遇斯人等。翻成毒藥。裴公美謂得其意。則疾成佛道。失其旨。則永入泥犁。可不懼哉。祈閣下勿萌此念也。至於欲文類古人作詞料用者。不知古人皆於自心大有發明。故出言吐詞。妙合禪機。譬如庖丁解牛。由基射獫。非學而能者也。

與某居士書代了餘師作

仲春來山。瞬息半載。縱壽百年。彈指即過。一息尙存。當求出路。毋使臨終。悔之無及。每憶經云。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信心難生。四者幸備。尤當努力。如登寶山。要得摩尼。良以在凡夫地。未斷惑業。生死不了。難免墮落。所以如來極勸衆生。發真信心。及切願心。持佛名號。求生淨土。當以供養三寶。守戒一生。一切所作。種種功德。不求來生人天福報。不求現世長壽康寧。唯求臨終往生淨土。則與佛誓願相契相合。感應道交。定滿所願。如人墮海。有船來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如不上船。難免沈溺。佛欲令汝超凡入聖。汝卻願得有漏之福。福報一盡。永墮三途。如摩尼珠。用彈黃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可不惜哉。宜警省焉。當知念佛往生一法。乃一切衆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實一切諸佛疾成正覺之最上法門。不可以簡便易行。視作等閑。必須以勤懇志心。方能成辦。至于修持法則。龍舒文中具載。又有安士全書。具載念佛往生法則。並隨事積德。居塵學道。齊家教子。淑世善民。種種法則。悉臻奧妙。可謂通儒釋子不二。冠古今而無雙。一切緇素男女。皆堪永爲龜鑑者也。

與海鹽某夫人書 代悟開師作

身乃招苦之本。厭乃得樂之基。宿因厚而現善濃。則多劫之重報。轉而現生輕受。罹災戾而猛修持。則娑婆之痛苦。卽是極樂導師。當作償債之想。懊悶自消。倘生怨尤之心。罪障續起。逆來順受。始爲樂天知命之人。厭此欣彼。方是修淨念佛之士。緬想居士崇信大法。世德相承。固當報享康寧。何緣身膺篤疾。得非彌陀如來觀音大士。他心天眼。放大光明。借夫人之幻病。作同人之棒喝。俾于苦海。普拯沈溺耶。敢祈深勸子媳。以及奴僕。外及族黨。與諸親眷。悉令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則淨如之家法。千秋續美。庶熙朝之天爵。萬古聯芳。如是則只此悽悽之病身。爲苦海之舟楫。惶惶之病話。作塵世之津梁。又何待證無生忍。方可入俗利生。登不退地。始堪現身說法也哉。經云。至心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教人念佛一聲。勝於百年所行七寶布施。但能至心念佛。則病無不愈。馮氏夫人之芳躅可追。教人念佛。則生品最高。荆王夫人之懿範不遠。以此禱佛。立見痊愈。請卽致力。無或疑貳。又淨如彌陀。疏鈔。言簡而精。理深而著。乃淨土之要書。實初機之良導。宜熟閱之。並祈有使人來。多帶幾部。以廣淨如法施。

與海鹽顧母徐夫人書代 悟開師作

某某來山。問及起居。言日閱禪錄。常談機鋒。愚謂衰老之年。當勤念佛。卽淨爲宗。方有實詣。請試論之。禪與淨土。理本無二。若論事修。其相天殊。禪非徹悟徹證。不能超出生死。故馮山云。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云。初心從緣。頓悟自性。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盡除現業流識。弘辨謂頓悟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一口便飽。長沙岑謂天下善知識。未證果上涅槃。以功未齊于諸聖故也。所以五祖戒。又作東坡草堂。清復爲魯公。古今宗師。徹悟而未徹證者。類多如此。良由惟仗自力。不求佛加。絲毫惑業不盡。生死決不能出。淨土則具信願行三。便可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永出生死。悟證者。頓登補處。未悟者。亦證阿鞞。所以華藏海衆。悉願往生。宗教知識。同生淨土。良由全仗佛力。兼自懇心。故得感應道交。由是速成正覺。爲今之計。宜屏除禪錄。專修淨業。于一塵不染心中。持萬德洪名聖號。或聲或默。無雜無間。必使念起於心。聲入乎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亂。久之久之。自成片段。親證念佛三昧。自知西方宗風。是以觀音反聞。聞自性之工夫。修勢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淨業。卽淨而禪。孰妙于是。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

念佛之人。亦非不可持呪。但須主助分明。則助亦歸主。若泛泛然無所分別。一目視之。則主亦非主矣。準提大悲。豈有優劣。心若至誠。法法皆靈。心不至誠。法法不靈。一句佛號。包括一大藏教。罄無不盡。通宗通教之人。方能作真念佛人。而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之人。但止口會說話。亦可爲真念佛人。去此兩種。則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依教與否耳。至于修行淨土。有決定不疑之理。何必要問他人之效驗。縱舉世之人。皆無效驗。亦不生一念疑心。以佛祖誠言可憑故。若問他人效驗。便是信佛言未極。而以人言爲定。便是偷心。便不濟事。英烈漢子。斷不至捨佛言而取信人言。自己中心無主。專欲以效驗人言爲前途導師。可不哀哉。隨自意三昧。乃從凡至聖。通途修法。其言初發心菩薩。雖該攝一切凡夫。實則乃是三心圓發。三德圓證之圓初住菩薩。約別教則以正因理心發。證法身德。了因慧心發。證般若德。緣因善心發。證解脫德。故能於十方世界。現十法界身。普應羣機。上求下化。汝將謂初發心卽凡夫之初發心修行者而已乎。汝見金輪所示悟二空法。證實相理。便踴躍歡喜。卽欲擔荷。光恐汝著魔。故詳示其身分。令汝了然無惑。悟二空法。證實相理。正此初發心菩薩之身分耳。其

書中所示之法。凡夫皆可依之而修。其所示之身分。且莫說凡夫。聲聞緣覺具大神通。尚不能設。何況凡夫。其書另刻出時。當諦視之。於無所住生心。一不住法而行布施。二三輪體空。三一道清淨之義。四此四句乃佛法綱要。看經修行者宜知之。大有發明。光欲取此義爲頌揭出。令閱者得其綱要。已與蔚如言之。而人事叢沓。力不暇及。且待來年。十往生經。乃觀經初首三種淨業之流。刻以傳世。亦無不可。已與蔚如言之。而其錯字等未暇標示。當將原經寄去。古字雖不錯。亦不宜用。至言觀身不觀一切。唯觀無緣。無緣者。卽隨自意三昧。謂空無所有性。既無所有。故無從用其攀緣。若不從根本上。一刀兩斷。則心緣紛紛。何能解脫。此數語簡略之極。而意義宏深。祈與蔚如言之。

復永嘉某居士書二

法幢和尚。宿具靈根。初爲真儒。後爲真釋。可謂不枉讀書學道耳。世有真儒。方有真僧。彼無賴之徒。出家者。固皆破壞佛法之魔王外道也。其語錄皆痛快直捷。豁人心目。可以刊板流通。以爲禪家法寶。然此乃唯發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吾人專修淨業。勿于彼言句中。捉摸下度。以致兩失其益。不可不知。宗家提倡。唯指本分。此外概不闡發。其修因尅果。斷惑

證真。皆密自修持耳。門外漢見宗家不提此等修證道理。遂謂宗家全不用此等法。便成謗宗及謗佛謗法矣。馬僧摩見地高超。文字美妙。亦可壽梓流通。王幻如於宗門非無見處。但以前不肯深研教理。兼亦絕未親近知識。故祇成一個宗門文字知見而已。其人於光緒廿一年乙未春至普陀。於法雨寺住持化聞和尚座下披剃。未受戒。居半載歸家。而遂復爲居士。初冊中謂丙申至普陀。與化聞爲知己。擬欲剃染。因家事促歸。其言行不相應。於此可見。光曾見其人。未與一言相交。問其常與相晤者。彼何行持。言亦不念佛。亦不看經。其明心錄中所說。半皆彼昔時鏡花集中之言。其禪宗之意。實有所得。禪宗之行。實未措辦。故致不知時務。妄投法藥。致令無知無識者。學此空套子話。反撥棄經中實理實事。以自盲盲人耳。其始終不露出朝代及年號者。皆其意欲後世謂己是上古之高人而已。此全體是凡夫生死結業心。何嘗有任運隨緣自樂天真之意。此等人亦不可讚。恐人因我讚而認彼爲全是。亦不須謗。恐人因我謗而謂彼爲全非。但子守子法。吾行吾道卽已。那有閒工夫論他家不關己分之閑事乎。卍蓮淨土詩小序。前兩行發明遮表一心。亦屬謬論。善導專修淨業。可名表專一心。永明萬善圓修。何名遮專一心。直是一錯到底。當云淨土法門。修有專圓。由衆生根器

不一。致諸祖立法不同。善導令人一心持名。莫修雜業者。恐中下人以業雜致心難歸一。故示其專修也。永明令人萬善齊修。回向淨土者。恐上根人行墮一偏。致福慧不能稱性圓滿。故示其圓修也。要之人未到大徹大悟地位。其立言決難無弊。譬如井蛙。祇見一井量之青天而已。隨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於初發心菩薩。約大心凡夫。通說。約圓教初發心住菩薩。正說。了此則不生我慢與退屈二種過愆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

普陀已來過幾次。當在家息心念佛。不可常來。來則曠功費日耗財。於己於他。均無利益。未曾來過。一瞻菩薩道場則可。已經來過。便可在家供養恭敬禮拜。豈菩薩唯在普陀。不徧界以應感乎哉。觀音菩薩。常在一切衆生起心動念處。顯大神通。演說妙法。無奈衆生迷背錯過。孤負慈恩。倘能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自于一切時一切處。常蒙覆被矣。宜以此意。轉告一切知交。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

茲知欲居通州之意。雖志在成就子弟。而不知子弟之成。唯在家教。凡屬子女。必須從幼教

以孝弟忠信勤儉溫恭。至其長而入學讀書。方有受益之基。倘自幼任性而慣。且無論無天
 姿無善教。即有天姿有善教。亦祇成得個文字工人。儒門敗類而已。世有才高北斗。學富五
 車。而其所作所為。皆仗此聰明。以毒害生靈。毀滅道義者。其原皆由初無家教。以為之肇也。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與大學欲治天下國家者。必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而起。同一臭味。此儒門教人希聖希賢之無上祕訣。舍是而求。皆其末耳。為今之計。子女當
 能言語知人事時。即於家庭先令認字塊。女子雖不必令其造大學問。斷不可不識字。不通
 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識字通文理。則所生子女便
 易為學矣。每一塊紙方。祇寫一字。不可兩面俱寫。若兩面寫。則便同記口歌矣。日限幾字。每日將
 認過熟字。又須徧認一二過。不上年餘。便認許多。後讀書時。凡讀過者。適皆認得。不致有祇
 記口歌之弊。凡彼力能為者。必須令其常做以習勤。如洒掃
 執侍等凡飲食衣服。勿令華美。但凡拋
 撒五穀及損壞什物。無論物之貴賤輕重。必須告其來處不易。及折福損壽等義。倘再如此。
 定遭撲責。決不放過。如此則自能儉約。斷不至奢侈暴殄。及能讀書。即將陰騭文。感應篇。令
 其熟讀。為其順字面講演之。其日用行為。合於善者。則指其二書之善者而獎之。合於不善
 者。則指其二書之不善者而責之。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於江浙。歷代以來。遵
 行二書。其家狀元甚多。然皆終身守此不替。如金入模。如

水有隄。豈有不能成器。仍舊橫流之理乎。人之爲人。其基在此。此而不講。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則可矣。然讀書之時。不可卽入現設學校。宜合數家請一文行兼優深信因果之師。令其先讀四書及五經耳。待其學已有幾分。舉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說俗論所惑。然後令其入現學校。以開其眼界。識其校事。不致動與時乖。無由上進矣。能如是。則有天姿者。自能有爲。無天姿者。亦爲良善。獨善兼善。自利利他。實不外此老僧常談也。又前在揚州請感應彙編十三部送人。雲雷亦送一部。次日雲雷至寓。令爲汝帶一部去。彼令送餘人。言當於有正書局去請。不知已請與否。此書文筆議論。悉皆超妙。有三幾處微有礙。然大體俱好。故可取。但不如安士全書之貫通佛法耳。除安士全書之外。當推此爲第一。然此不易與婦孺開導。光於揚州。因見此書首未刻感應篇文。令其補刻。因尋其書。遂遇一本感應篇直講。此書係大通家所著。其註直同白話。但順文一念。其義自顯。最宜於幼年子女。今將此寄來。以企依此訓誨其子女。將來必能得實用而釋親憂矣。王雷夏曾刻彭希諫二十二史感應錄。係正史事實。最易令人警惕。止有二本。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蔚如所說。頗有道理。但爾我乃無知無識自了漢。其教人亦以自了漢之法則。彼乃欲人大

通佛法。方期由茲深信淨土。故致表面似不相合。而內情實各有所主。各有所長。及其弊也。則各有所失。若能取其益。不致成弊。則法門之大幸也。然而難矣。如來諸祖所立之法。後人尙依之成弊。况吾儕乎。但各守一法。以期自利兼以利於有緣者。則可耳。無緣者佛尙不能度。吾儕縱設種種法。亦將曰奈何奈何而已。蔚如兩書。過譽不慧。令人慚惶無地。此之派頭。斷不可學。學之則是令人疑藐古人。反致彼此受損矣。汝書說得亦甚有理。但光事體甚多。無暇詳述。彼請問者。合則告之。違則令其別參高人。如市間店鋪。各有專售之貨。或一種貨。亦可通商裕國。興家立業。或多種貨。亦不過通裕興立而已。吾人既不豎大法幢。檢得大富長者門首所棄之殘羹餽飯。以自資養。有不嫌酸臭者。不妨展轉相施。否則任伊取龍肝鳳髓。以自資補。豈曰盡人皆貽。盡人皆受我此殘羹餽飯。方愜吾心哉。市間專售一貨者。往往起家。俱售衆貨者。或亦折本。弘法利生。何獨不然。千機並育。乃如來出世事。如來降迹爲善知識。亦不以此爲準。吾佛法不通。但肯念佛。亦可仗之以了生死。吾之不通。亦何愧哉。所愧者言行不相應。有名而無實耳。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

嘉夢奇特。必有嗣書香而繩祖武。出類拔萃之嘉男。賜自佛天也。不勝欣感。賀賀。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是知智慧德相。乃生佛所同。卽性德也。有妄想執著。離妄想執著。則生佛迥異。卽修德也。修德有順有逆。順性而修。愈修愈近。修極而徹證。證而了無所得。逆性而修。愈修愈遠。修極而永墮惡道。墮而了無所失。了此則愚者可賢。賢者可愚。壽者可夭。夭者可壽。富貴貧賤。及與子孫之蕃衍滅絕。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則有憑據者亦可無憑據。無憑據者亦可有憑據。如山之高不可登。人不能由。不妨鑿巖設砌。則絕頂亦可直到矣。古今人不知隨心造業。隨心轉業之義。多少大聰明大學問人。弄得前功盡棄。尙且遺害累劫。若不修德。卽親身做到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與夫位極人臣。聲勢赫奕之宰輔地位。有不卽世而身戮門滅者哉。是親得者皆無憑也。衰了凡頗會此義。故一切所享者。皆非前因所定也。前因俗所謂天。天定者勝人。謂前因之難轉也。人定者亦可勝天。謂兢業修持。則前因不足恃。是以現因爲因而消滅前因也。若恣意妄爲。則反是了。此則欲愚者賢。庸平者超拔。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與隨時善教而已。可不以努力栽培。以祈嘉夢有據也已。

復永嘉某居士書七

一行居集其刻字迹過細。少刷數千部。此蔚如諸人不子細體貼處。其校對頗精細。不見錯謬。其書誠爲淨宗之一大護衛。然亦有令人受病之處。今不得不爲汝說。餘人當從略耳。二林居士最信扶乩。所錄乩語。實皆與教脗合。若肯依之而行。自能得大利益。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倘執著乩語。皆悉與教脗合。皆悉可依從。必有從乩違教之失。乩中多係靈鬼。絕少真仙。縱是真仙。豈能超於諸佛諸祖之上。切不可。以二林居士尙信乩。吾人何敢不信。則錯之多多矣。內有禪宗祕密了義經跋。謂爲的係佛說。此二林之差別。智未開。而啓後人濫漫杜撰之端也。此經法雨先亦有一本。光曾看一過。其語實無過咎。但是摘取楞嚴華嚴圓覺金剛等經。及六祖壇經。并淨宗合會禪淨二宗之語句。以湊成之。通家看之。固有益。不通家以此准一切乩語。則悞。光因燒之以滅禍胎。二林爲之校正。重刻。此二林之智。只知其有益。而不知其流弊之無窮。將有以邪說作正教。皆此一跋倡導之也。若印光刻此書。斷不刻此一跋。流通佛法。大非細故。豈可不慎之於始哉。爾我世人。何須賀節賀歲。陽曆過年。何亦送片相賀。豈非無事生事。卽堯曆過年。亦不須賀。此世諦人情之俗套。如有因緣。隨便提句。

亦可。特爲賀歲數千里轉致一片。則不如息心省事爲妙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八

接手書。知由病中蒙三寶力。化險爲夷。方知生死了手。非一門深入。不克濟事。因研閱淨宗各書。方知彌陀爲我發願立行。以期成佛。我違彌陀行願。以故長劫恆淪六道。永作衆生。了知彌陀乃我心中之佛。我乃彌陀心中之衆生。心既是一而凡聖天殊者。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如是信心。可爲真信。從此信心上。發決定往生之願。行決定念佛之行。庶可深入淨宗法界。一生取辦。一超直入如來地。如母子相會。永樂天常矣。雖然。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世有一班掠虛漢。聞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或由閱教參宗。悟及此理。遂謂我與佛同。而了無所用。其若修若證。遂放心恣意於一切境緣之中。悞謂六塵卽覺。貪瞋癡卽戒定慧。何須制心攝身。無繩自縛。此種見解。最爲下劣。謂之執理廢事。撥無因果。如以畫餅充飢。陵空作屋。自悞悞人。罪豈有極。以善因而招惡果。三世諸佛。名爲可憐憫者。汝當仗此心佛因果不二之理。切實修持信願行法。則往生可期。成佛有望矣。幸甚慰甚。一行居集禪宗祕密了義經序。已與蔚如言之。彼回書云。彼絕未見此經。故刻時忽略過去。當將此序抽去。免滋疑

悞。又令刻字須粗。以期多刷。彼亦言已與刻工囑令粗些。又言於二月初當即北上。亦不問仍復從政與否。然北京現創刻經處。非蔚如照應不可。戒烟方散布四遠。有依之戒者。皆得藥盡病除。真神方也。如來說法。原爲被機。故有爲實施權。開權顯實。五時施化之事。又以仗自力了脫則難。仗佛力了脫則易。兼以末世衆生。根機陋劣。故特開淨土法門。俾上中下三根。等蒙利益。同登不退。世有好高務勝者。不觀時機。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令人修習。其意雖亦甚善。然約教而遺機。則其用力也多。而得益者少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九

來書頗合善導專修之說。又契吾人庸劣之機。喜甚。衆生習氣。各有所偏。愚者偏於庸劣。智者偏於高上。若愚者安愚。不雜用心。專修淨業。卽生定獲往生。所謂其愚不可及也。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猶然從事於仗佛慈力。求生淨土一門。是之謂大智。倘恃己見解。藐視淨土。將見從劫至劫。沈淪惡道。欲再追隨此日之愚夫。而了不可得。彼深通性相宗教者。吾誠愛之慕之。而不敢依從。何也。以短綆不能汲深。小楮不能包大。故也。非曰一切人皆須效我所爲。若與我同卑劣。又欲學大通家之行爲。直欲妙悟自心。掀翻教海。吾恐大通家不能成。反

爲愚夫愚婦老實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憐憫。豈非弄巧翻成大拙。騰空反墜深淵乎哉。一言以蔽之。曰自審其機而已矣。吾人但安分守愚。一任舉世之人盡作通家。俾佛法大明於世。衆生盡得度脫而已。快何如之。師壽處祈亦以此言告之。弘一師擬僻居深山。可謂篤信眞修之士矣。欣慰無量。

復永嘉周羣錚居士書

汝所說頗有道理。感甚。生死大事。須當預辦。若待臨行方修。恐被業力所奪。閉方便關。拒絕不急事緣。甚爲有益。羅臺山之不往。坐墮福處。在於文字氣習重耳。此習既重。則雖曰念佛。實念念在文字裏做工夫。念佛工夫。祇是支撐門面而已。此文人通病。非臺山一人而已也。世知于聽佛謂爲八難之一者。正爲此也。念佛欲得一心。必須發眞實心。爲了生死。不爲得世人謂我眞實修行之名。念時必須字字句句從心而發。從口而出。從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萬句亦如是。能如是。則妄念無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又須善於用心。勿致過爲執著。或致身心不安。或致起諸魔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依此而行。決無歧誤。了凡四訓。不知是鈔安士書中者。或單有流通之本。光見一流通本。積善篇中。缺十條因果事迹。若欲排印。當

以安士書後所載者校之。缺則補之。訛則改之。序文湊千餘字。意雖可取。文不舒暢。光本欲發揮四訓未暢之旨。而意爲詞阻。究亦無所發明。但弁之于首。亦可作互相參證之微益耳。又現在見佛之志。可謂真切。然此事頗不容易。當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期一心不亂。爲決定主宰。於未得一心前。斷斷不萌見佛之念。能得一心。則心與道合。心與佛合。欲見即可頓見。不見亦了無所礙。倘急欲見佛。心念紛飛。欲見佛之念。固結胸襟。便成修行大病。久之。則多生怨家。乘此躁妄情想。現作佛身。企報宿怨。自己心無正見。全體是魔氣分。一見便生歡喜。從茲魔入心腑。著魔發狂。雖有活佛。亦未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須預計見佛與否。一心之後。自知臧否。不見固能工夫上進。卽見更加息心專修。斷無誤會之咎。唯有勝進之益。世間不明理人。稍有修持。便懷越分期望。譬如磨鏡。塵垢若盡。決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若不致力於磨。而但望發光。全體垢穢。若有光生。乃屬妖光。非鏡光也。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致自失善利。退人信心。是以補書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今例其詞曰。但期心不亂。不計見不見。知此當能致力於心與佛合之道矣。

復弘一法師書

接手書。知發大菩提心。誓證念佛三昧。刻期掩關。以祈遂此大願。光閱之不勝歡喜。所謂最後訓言。光何敢當。然可不盡我之愚誠以奉之乎。雖固知座下用此種絡索不著。而朋友往還。貧富各盡其分。則智愚何獨不然。但盡愚誠即已。不計人之用得著與否耳。竊謂座下此心。實屬不可思議。然於關中用功。當以專精不二爲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之前。切不可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臺。遇形斯映。紘紘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敢爲座下陳之。

復無錫尤惜陰居士書

居士無我。樂受磋磨。但有誤會。光意之失。故首稱師尊。不用印光法師四字。未免於光於己。皆所未安。夫印光一粥飯僧耳。稱爲法師。已經過分之極。然通途泛稱。亦不能不如是。至於不名。且稱爲師尊。實失正名交友之道。下次切勿用此故套。至於署名之下。古今通用。凡平交皆當如是。非於尊者前方用和南頂禮等也。今禮教陵遲。凡研究佛學者。與知識信札。多

皆用合十合掌謹啟等。而不肯稍屈。夫禹拜昌言。子夏喪明怨天。曾子責之。尙投杖而拜。是同儕有一言啟迪於我者。皆以屈禮謝之。今行於歧路。有所不決。擬欲問人。尙須合掌。況欲資之以了生死大事。而以行路之儀奉之。是輕法也。輕法則不能實得法益。昔古靈贊禪師大悟後。欲報剃度師恩。多方啟迪。其師異之。令其爲伊宣說。彼謂當設法座。令其師迎已升座禮拜。然後可說。其師依之。遂於言下大悟。使古靈不如此重法。其師不如此重得法之人。莫道不說。說亦只得文字知見而已。決不能一言之下。明白本心。語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夫如來滅度。所存者唯經與像。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視作真佛。卽能滅業障而破煩惱。證三昧而出生死。若以土木金彩視之。則亦土木金彩而已。又土木金彩。褻之則無過。若以褻土木金彩之佛像。則其過彌天矣。讀誦佛經祖語。直當作現前佛祖爲我親宣。不敢稍萌怠忽。能如是者。我說其人必能卽生高登九品。徹證一真。否則是遊戲法門。其利益不過多知多見。說得了了。一絲不得真實受用。乃道聽途說之能事也。古人於三寶分中。皆存實敬。不徒泛泛然口談已也。今人口尙不肯談一屈字。況實行乎。昔清世祖章皇帝。拜玉琳通秀禪師爲師。尙欲取一法名。秀師謂帝王何須用此。彼不肯。祈取一醜字眼名之。玉琳乃書十餘醜

字令其自選。乃取一癡字。其派在行字輩。故名行癡。凡與玉琳之法徒書。其署名則云法弟。行癡和南。開國之皇帝尚如此自屈。若以今人推之。當先加以刑。然後問法。方合其式。否則平人失其為平人。皇帝失其為皇帝矣。光於佛學。一無所得。如盲對五色。聾對五聲。了不知其如何為聲。如何為色。然於主敬存誠之表面。頗願竭我愚誠。以盡他山石之小益。既屬心交。當不以瑣屑棄之。

擬答某居士書附某居士原書

鄙人信從淨土。已決定奉行。而於願行兩字。尚須乞教。願與行是。否兩種分運。抑須同運。一若以兩種而論。則念佛時。先發願。求。生。如慈雲十念。求生。文。然。後。再。念。惟。念。佛。時。只。存。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之。旨。心。口。如。一。歷。歷。而。轉。於。念。中。但。存。這。麼。念。並。亦。無。求。生。之。願。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屬。上。品。此。是。照。徹。悟。禪。師。之。語。二。若。以。願。行。同。運。而。論。則。念。佛。時。聲。聲。如。嬰。兒。墮。水。急。呼。母。救。此。杭。州。玉。峯。禪。師。之。說。又。若。堅。密。大。師。云。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與。玉。峯。師。說。正。同。惟。以。上。兩。說。第。一。說。所。云。念。佛。時。似。少。懇。切。之。旨。滿。益。大。師。曾。云。求。生。淨。土。全。賴。信。到。若。無。信。願。則。難。念。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牆。鐵。壁。亦。無。得。生。之。理。然。心。一。心。不。亂。恐。未。能。念。至。風。吹。似。又。嫌。不。純。近。時。杭。僧。口。口。師。亦。以。不。能。兼。願。不。能。不。願。為。慮。玉。峯。有。用。兵。之。喻。末。學。鈍。根。未。明。究。竟。想。高。賢。必。有。確。論。以。作。後。學。津。梁。

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為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閣下既已篤修淨業。信之一字。諒已全

體擔荷。究竟無疑矣。至於願行二法。似猶有彼此對待之執。不能融會貫通。致於圓融無礙法中。生起許多障礙。俾徹悟堅密滿益三大師之普照萬彙圓滿月光。祇因一絲當目。便成分隔矣。惜哉。今謂真念佛人。當念佛時。信願行三。全體具足。如子憶母。其間斷無狐疑不信。與不願見母之念頭可得。說甚同運分運。說甚願存則一心不純。原是一個。何得頭上安頭。以不能兼顧及不能不兼顧爲慮。觀閣下之所說。與某僧之論。皆實未能著實從事。乃於未發足前。先擬議到家景象。故於古人對治分別之語言。反生出種種分別。試問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不懇切而能然乎。無信願而能然乎。徹悟堅密二師之語雖有異。而意實相資而相成。認做分運同運。可謂無擇法眼。至於滿益所說。乃是爲一輩倚傍宗門。念自性彌陀。生唯心淨土。及不依淨土宗旨而修。但以念至一心不亂爲究竟極則事者之法藥也。何可引此淨宗門外之事。以例信願具足之真修。致門徑混濫也。此上約理通說也。若約事別說。發願當於朝暮念佛畢時。晨朝十念。亦先念佛後發願。或用小淨土文。若身心有暇。宜用蓮池大師新定淨土文。此文詞理周到。爲古今冠。須知發願讀文。乃令依文發願耳。非以讀文一偏。卽爲發願也。除朝暮發願外。一切時但以至誠懇切念佛卽已。

與高鶴年居士書

南五臺山。乃千三百年前。觀世音菩薩。現比邱身。降伏毒龍。所開之古道場也。亦蓮宗八祖。雲棲蓮池大師。中興蓮宗之發源處也。明嘉靖時。有性天文理老和尙者。隱居此山無門洞。後因雲遊至杭州。住西山黃龍庵。蓮池大師仰其道風。與夫人湯氏。歸依座下。不三二年。又依之出家。使此老無有出格道德。豈能令如大師之博學鴻詞。躬行實踐。盛德君子。屈身座下。始終依止。以爲弟子乎。大師出家後。老人復歸關中。大師志慕徧參。未能遠從。而關中法道。至清乾隆後。日漸式微。哲人云亡。志乘佚失。致老人嘉言懿行。無由永傳於世。何勝悼歎。然以異地之僧。能令蓮池歸依出家。可以想見其爲人。事見雲棲法彙蓮池大師塔銘中。其派爲宗福法德義。普賢行願深。文殊廣大智。成等正覺果。大師正在殊字輩。其改爲殊者。以洪武時。有一高僧。洪武詔見。甚加優寵。特以玉盞。賜乳令服。因詠謝恩詩。有一盞瓊漿來殊域。九重恩德自上方之句。洪武姓朱。遂謂殊者。歹朱。是罵已。卽令斬之。及斬。乃悟其非罵。而已悔無所及矣。此宿世殺業所感。業力現時。不能自主。殺業之難消如此。可不戒哉。如來於諸戒之中。皆以殺戒居首。其深慈大悲。至極無加矣。而迷倒愚夫。不知感恩。反加誇毀。勢必

從劫至劫。互相殺戮。可不哀哉。蓮池大師以此之故。去歹加衣。而用袿字。世多不察。每每訛作從示之祿。其不識字義。粗心浮氣。有如此者。而大師慎微杜禍。正名順言之道。遂因之埋沒。惜哉。無門洞者。卽今之湘子洞。億昔或名湘子洞。老人居之。改爲無門洞。及老人去世。無知僧俗。不知無門之義。以韓湘子修行成仙爲奇。故仍呼爲湘子洞耳。何以知之。南五臺山。無有大洞。可以住人。亦無有洞。名無門者。唯湘子洞。高深寬大。可以住人。兼復僻居山後。上下懸崖。而逼近聖泉。柴水方便。又復地勢向陽。冬暖夏涼。遊人樵夫。皆所不至。洵爲辦道最勝之地。咸同以來。兵火連綿。以故久無人住。至光緒初。法忍冶開等老。卜居於此。至今成大蘭若。而道由人宏。地由人靈。可不信哉。名無門者。蓋以大士以普門法道。度脫衆生。老人效法大士。名其居曰無門。亦取楞伽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義。須知無門卽是普門。良以法法頭頭。迷之則皆可起惑造業。悟之則皆可斷惑證眞。故楞嚴二十五聖。於六根。六塵。六識。七大。各證圓通。故無一法不是。三諦妙理。亦無一法不契。三德祕藏。唯其普皆是門。故不須另立一門。而號爲無門焉。居士幸住此山。諒亦宿受此老之法潤所致。宜將此意詳告大茅篷主僧。令知有高人故事。及無上甚深之眞正名目在。不可仍以外道虛名。相沿傳去。以

致失卻佛法中之正名耳。攝身巖者。以其峯巒陡峻。壁立萬仞。至其巔者。向下望之。不禁戰兢惕厲。身心悚然。妄想消滅。正念昭彰。卽楞嚴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意。蓋以身爲總名。六屬別目。以總攝別。故但曰攝身耳。其後哲人悉沒。志乘佚失。無知僧俗。遂訛作捨身。以訛傳訛。無人改正。誣罔名山。莫此爲甚。豈有菩薩現身親開之山。而以此害道誤人之名。以名其山峯之理乎。又有魔民。造作魔說。謂觀音於此捨身。方成道果。以誑惑愚夫愚婦。如是齊東無稽之談。玷汙大士。貽辱法道。招外道之邪謗。啓愚人之魔思。爲害誠非淺淺。此與普陀以觀音跳作觀音跳。同一魔見。誠令人可歎。可恨。可悲。可憐。南五臺山。開山緣起。昔年毫無根據。光緒十一年。光住大頂。親侍大士香火。一日下山。至劉村西寺中。下係大頂院見有數碑。所載皆非最初緣起。中有一碑。被水垢封蔽。成一石板。光取輒磨之。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緣起碑也。使光不磨出。安知無知俗僧。不取之以作石板用乎。則大士救苦不思議靈迹。永劫埋沒矣。今幸失而復得。故爲居士詳言耳。碑記鈔奉。並祈存覽。碑記列入附錄

致諦閑法師問疾書

二月下旬。聞公自溫歸來。身嬰篤疾。手足不便運動。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欲令現在諸學

子及一切四衆。及早努力修行。勿待病魔臨身時。則不易擺脫矣。其直以口說。尚恐不親切。遂現身以說。可謂深慈大悲。無以復加矣。光自愧財法兩缺。欲效愚忱。直無其力。但只旁問于根。祺然雲輩。後聞佛曦謂病已復原。但足尙不能大行。意謂行固能行。但艱於出外而已。昨萬年寺住持了悟見訪。問及言喫飯說話。與好人無異。唯手足絕不能動。雖飲食便利。一須人代爲周旋。光竊念病體如此。何以弘法。或令淺見之人。謂佛法無靈。以故數十年講經。天下聞名之大法師。身嬰痼疾。祇管求醫服藥。亦不見愈。彼素謂依教修持。能轉定業。及阿伽陀藥。萬病總持者。皆誑人耳。若其不誑。彼當依教轉彼定業。彼素崇淨土。以彌陀名號爲阿伽陀藥。何不服之。又普門品。觀音圓通。講時不曉得多有道理。直是菩薩跟到稱名求救者。彼既如此。何不放下身心。拌一條窮性命。志心念觀音菩薩。以求身心悉皆安隱。以及得大解脫。獲真圓通也。光念世人多有此見。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卽令貴體復原。福慧崇朗。則彼淺知淺見者。將斷盡狐疑。增長正信。當相率而出邪途。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於無既也。是誠所謂以大慈悲。現身說法也。其利益大矣。按周克復觀音持驗記。載一事。其病與公稍同。其人品與公天地懸殊。彼尙能蒙菩薩加被。令其宿業頓消。痼疾立愈。況我公爲

現在法門第一人。其法道之興衰。係於一身之存亡。倘能將平日與人講普門品。及觀音圓通之全幅精神。用稱念洪名。當不離此心。卽蒙消宿業而獲安隱。轉使先生譏諍。謂爲佛法不靈者。皆相援而皈依信奉。唯恐或後也。明崇禎辛巳。當塗縣官圩。有山東一癱子。至以手代足。乞食於市。人多厭之。癱者雖病而負氣。被罵詈。輒不平。聞塘橋庵。有修行僧曰水谷。往訴以乞食艱難之苦。谷曰。汝能發心出家。仗慈悲大力。或有施主。癱子從之。遂剃髮。受齋戒。雖行乞。不茹葷血。雖被辱罵。安忍而受。谷又教以念觀世音名號。兼持準提呪。受持踰二年。戊子秋。忽夢一老嫗呼之曰。汝起。汝起。癱子云。我是癱子。何能起。老嫗以手扯其兩足。覺直而不拳。晨起癱病遂愈。居然一昂藏之僧矣。取號曰半崖。遂有供養之者。出唐宜之已求書。觀音大士。唯以尋聲救苦爲事。從古至今。其蒙感應而離苦惱者。何止百千萬億也。而載籍所傳。乃億萬中略見一二而已。然公之本心。光固不得而知。且約已淺見爲論。卽實受安樂。絕無苦惱。亦當以求菩薩救苦。爲大衆作榜樣也。

復弘一師書一

座下勇猛精進。爲人所難能。又欲刺血寫經。可謂重法輕身。必得大遂所願矣。雖然。光願座

下先專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後行此法事。倘最初卽行此行。或恐血虧神弱。難爲進趣耳。入道多門。唯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頓消業累。速證無生。不致力於此。譬如木無根而欲茂。鳥無翼而欲飛。其可得乎。今將辦法之利弊。并前人證驗。略開一二。庶可隨意作法矣。刺血寫經。有專用血寫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爲。憨山大師寫經。係皇太后供給紙與金耳。金書之紙。須用藍色方顯。白紙則不顯。卽藍紙金字。亦不如白紙墨字。及硃字之明了。光曾已見過矣。若合金硃墨等。則血但少許。以表其志誠心。如憨山於五臺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寫華嚴經。妙峯曰。刺舌血爲二分。一分研硃書華嚴經。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麗南湖奇禪師。見邁益彌陀要解。欲廣流通。刺舌血研墨寫要解。用作刻板底樣刻之。冀此書徧法界。盡來際。以流通耳。其寫一字。禮三拜。繞三匝。稱十二聲佛名。可謂識見超拔。修持專摯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當不須另行作法。刺出卽研金硃墨。而寫之便了。決非純用血。當仍用水參合之。若專用血寫。刺時先須接於小碗中。用長針儘力周而攪之。以去其筋。則血不糊筆。方可隨意書寫。若不抽筋。則筆被血筋縛住。不能寫矣。古有

刺血寫華嚴。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餘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紙卽散。了無筆畫。成一血團。其紙必須先用白礬礬過。方可用。礬過之紙不滲。最省血。大紙店中有賣的。不須自製。此係備畫工筆者之用也。其礬過之紙。格外厚重。又復經久。如黃紙已染者。便堅實。未染之紙頭卽脆脆。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則自心以下。斷不可用。若用則獲罪不淺。不知座下擬書何經。若小部頭。則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專用血書。則舌血恐難足用。須用指及臂血。方可告圓。以舌爲心苗。取血過多。恐心力受傷。難於進修耳。光近見刺血寫經者。直是造業。以了無恭敬。刺血則一時刺許多。春秋時。過二三日卽臭。夏日半天卽臭。猶用以寫。又有將血晒乾。每寫時。用水研乾血以寫之者。又所寫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兒戲。不是用血以表志誠。乃用刺血寫經。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竊謂指血舌血。刺則不至太多。若臂則一刺。或可接半碗血。與其久則臭而仍用。及晒乾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卽用血合硃作錠。晒乾聽用。爲不虛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經。爲兩適其宜矣。然此錠既無膠。恐久則硃落。研時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又將欲刺血。先幾日卽須減食鹽。及大料調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則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則血便無濁氣。又寫經不同寫字屏。

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斷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體寫經者。光絕不贊成。所以寬慧師發心在揚州寫華嚴經。已寫六十餘卷。其筆法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觀。光極力呵斥。令其一筆一畫。必恭必敬。又令作訟過記。以訟已過。告誡閱者。彼請光代作。故蕪鈔中錄之。方欲以此斷煩惑。了生死。度衆生。成佛道。豈可以遊戲爲之乎。當今之世。談玄說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處檢點。則便寥寥矣。尤君來書。語頗謙恭。光覆之。已又致謝函。可謂篤信之士。然仍是社會之知見。於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實求其益。何以見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問於人。當作揖合掌。而尤君兩次來函。署名之下。只云合十。是以了生死法。等行路耳。且書札尙不見屈。其肯自屈以禮僧乎。光與座下心交。與尤君亦心交。非責其見慢。實企其獲益耳。

復弘一師書二

接手書。見其字體工整。可依此書經。夫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識。轉爲如來智慧。比新進士下殿試場。尙須嚴恭寅畏。無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卽業識心。成如來藏。於選佛場中。可得狀元。今人書經。任意潦草。非爲書經。特藉此以習字。兼欲留其筆迹於後世耳。如此書經。非全

無益。亦不過爲未來得度之因。而其褻慢之罪。亦非淺鮮。座下與尤居士書。彼數日前亦來信。意謂光之爲人。唯欲人恭敬。故於開首卽稱師尊。而印光法師四字亦不用。光已詳示所以。座下信首。亦當仍用印光二字。不得過爲謙虛。反成俗套。至於古人於同輩有一言之啟迪者。皆以作禮伸謝。此常儀也。無間僧俗。今禮教陵替。故多多皆習成我慢自大之派頭。學一才一藝。不肯下人。尙不能得。況學無上菩提之道乎。此光盡他山石之愚誠也。刺血寫經一事。且作緩圖。當先以一心念佛爲要。恐血耗神衰。反爲障礙矣。身安而後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則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圓備矣。

復汪夢松居士書

昨接手書。備悉介懷。雖未覲面。卻叨知心。光一介庸僧。毫無淑狀。不過所說皆按己本分。不敢以過頭大話。自瞞瞞人。蔚如居士。以其與己之意見合。遂屢爲排印流布。致其殘餽酸臭之氣。徧刺人耳目。不憶閣下不以酸臭見棄。而復過爲推崇。不禁令人慚惶無地。然由此一函。備知閣下之德與過。不以光爲無知。且請言其大略。厭儒者假聖賢經傳以欺世盜名。佛者假普度衆生以誑騙錢財。有此志操。自強不息。必能正心誠意。以爲真儒。斷惑證真。以爲

眞佛。厭之之心愈切。則修之之心愈力。修之之心愈力。則證之之益愈大矣。其德誠可繼往開來。若惟知厭而不肯從事。則成厭世疾俗狷介者之志操耳。所謂不善用厭。則卽德成過矣。閣下一向似偏於用厭。今於厭中打一轉身。遂全過以爲德。而其於儒佛之心法。將必因是而親得矣。敢爲閣下預賀。欲爲眞佛。須先從能爲眞儒始。若於正心誠意。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孝友弟恭等。不能操持敦篤。則根基不固。何以學佛。選忠臣於孝子之門。豈有行悖儒宗。而能擔荷如來家業。上續慧命。下化衆生乎。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在範圍之中。世之拘墟者。每以出家爲悖倫理。遂不體究。反加謗毀。因噎廢食。自喪性命。實可哀憐。若能放開眼界。方知佛法流布中外。二千年來。其道盛行。經幾多聖君賢相。傑士偉人。爲之護持傳布者。固自有非凡情所測之眞道在也。縱有一二拘墟之儒。闢之。暴惡之君毀之。究屬隻手遮日。仰面唾天。適自形其少知少見。妄作妄爲之過咎耳。於佛究何損哉。又有外彰闢撥之名。內取修證之實。由宋以來。凡儒門大宗。莫不皆然。光所謂誠意正心。由此致有欠缺者。實屬決定論也。閣下宿根深厚。故能於厭中企求其眞。不以光不肖而求其入階。然光學喻如蚊蟲飲於大海。只知自腹。不測深廣。若欲作大通家。須從通途佛學而論。

則起信論。楞嚴經。最爲切要。當專攻之。以爲自利利人。上求下化之本。然其道理宏深。得大通且不易。況由通而親證乎。其餘大乘經論。悉當研究。而法門無量。必須以禪淨二法爲本。如是則自可宏揚法化。導利衆生。若非天資高邁。斷難實獲巨益。若欲隨分隨力修持。卽生便了生死。當專主淨土一門。以眞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不論工夫深淺。無不臨終得遂所願。此之一法。乃如來爲末世衆生。無力斷惑。不能了生死者。特設一決定了之之法。使佛不開此法。則無力斷惑者。皆於了生死無望也。何幸得遇此法。雖無大根。能自斷惑。而帶業往生。速出生死。又何歎憾乎。然此一法。統攝一切。能自斷惑。自了生死者。猶須迴心向往。方可速登佛地。切勿謂此爲淺近之法。以爲愚夫愚婦之所從事者。則當自得其益矣。其宜看書。光文鈔中亦略標一二。今不復贅。就欲念佛求生西方。必須知因識果。身之所行。心之所念。須與佛合。若與佛悖。則縱能念佛。亦難往生。以感應之道。不相交故。若能生大慚愧。大怖畏。改過如去毒瘡。立志如守白玉。則萬無一失。各得往生。其意光文鈔及淨土諸書。皆詳言之。不須多說。

復陳慧超居士書

接手書。知居士慕道之心。極其懇切。不勝欣慰。但以校定安士書。及諸冗務。不暇裁復。故遲至今。貪瞋癡心。人人皆有。若知彼是病。則其勢便難熾盛。譬如賊入人家。家中主人若認做家中人。則全家珍寶。皆被彼偷竊淨盡。若知是賊。不許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必須令其遠去淨盡。庶財寶不失。而主人安泰矣。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貪瞋癡一起。立即覺了。則立即消滅矣。若以貪瞋癡為自家正主。則如認賊為子。其家財寶。必致消散矣。念佛時不能懇切者。不知娑婆苦。極樂樂耳。若念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淨土法門。更為難遇。若不一心念佛。一氣不來。定隨宿生今世之最重惡業。墮三途惡道。長劫受苦。了無出期。如是則思地獄苦。發菩提心。菩提心者。自利利他之心也。此心一發。如器受電。如藥加硫。其力甚大。而且迅速。其消業障。增福慧。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被境所轉。係操持力淺。則喜怒動于中。好惡形于面矣。操持者。即涵養之謂也。若正念重。則餘一切皆輕矣。是以真修行。人於塵勞中煉磨。煩惱習氣。必使漸漸消滅。方為實在工夫。在家人不隨眾。各人念佛。坐立繞跪。皆無不可。但不可執定一法。若執定。則人易勞而心或難得相應。當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而取其合宜行之。則有益矣。若常途通行。宜先繞。次坐。次跪。繞跪皆覺辛苦。宜

坐念。坐念若起昏沈。宜繞念。或立念。昏沈去。當復坐念。宜按鐘。不宜掐珠。以掐珠難養心。故安士全書。實爲末世最勝良導。尤惜陰居士極欲全國流布。俾大家同開眼界。由茲挽回世道人心。止息天災人禍。現已募得一萬餘部。尙難廣布。今寄上通告。並辦法一張。祈閣下閱之。隨分隨力相助。隨緣隨機相勸。無力出資。則以言讚歎。令人發心。亦是功德。務使迷昧之流。聞晨鐘而夢醒。貪惡之輩。見因果而心驚。人心若轉。天災自息。此係正本清源之道。卽世諦淺近之法。而直達乎出世深遠莫測之法之最勝方便也。凡在知交。當爲勸發。無信心人。亦勿強勸。以係結善緣故。若一強勉。便雜煩惱。雖有小功。實獲大咎。未能令彼得巨益。有礙自己利人心故。

復鄺隱叟書

昨由嘉興海屍道人處。轉來閣下手書。知其久攻道學。深有所得。今又欲問津於佛法中。成始成終之淨土法門。可謂宿生曾於佛法深種善根。不執河伯之拘見。而擬知法海之要津也。既知海屍道人。何不問彼。乃捨高明而求卑劣。致負所望。夫海屍者。乃宗教兼通。禪淨雙修。實生死海中之大願船也。但以謙抑過甚。故以屍名。生死海中。若遇此屍。管保速登彼岸。

歸家安坐矣。若光者尋常粥飯僧耳。法門中事一無所知。然既謬爲過問。不妨爲君稍除疑滯而已。竊以釋道本源。原無二致。其末流枝派。實有天殊。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處觀。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既知身受心法。全屬幻妄。苦空無常無我不淨。則真如妙性。自可顯現矣。道教約原初正傳。亦不以鍊丹運氣。唯求長生爲事。後世凡依道教而修者。無一不以此爲正宗也。佛教大無不包。細無不舉。不但身心性命之道。發揮罄盡無餘。卽小而世諦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亦毫善弗遺。唯于鍊丹運氣等。絕無一字言及。而且深以爲戒。以一則令人知身心爲幻妄。一則令人保身心爲真實耳。此所謂心。乃指隨緣生滅之心。非本有真心也。煉丹一法。非無利益。但可延年益壽。極而至於成仙生天。若曰了生脫死。乃屬夢話。閣下既知仙劫有數。佛壽無量。當此高年。正宜于念佛法門。專精致力。其餘禪教諸法。且從簡略。以彼諸法廣大深遠。不易研窮。卽窮到極處。尙須歸宗淨土法門。方能究竟了辦。凡淨土經論。當急急研窮。依教奉行。不可以己見不到。稍生一念疑心。仰信佛祖誠言。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自能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一得往生。則便超凡入聖。了生脫死。長侍彌陀。參隨海衆。當卽徹證無生。速登補處矣。迴視成仙而爲天帝所轄。殆天淵相隔矣。閣

下所言夢東語錄。及彭紹升諸說。似皆煉丹家抄錄妄行改削之文。非從原書中見也。以煉丹家亦有以打坐爲參禪者。故云念佛與參禪同。與道法少別。與道法少別一句。的是丹家糅入。除此一句外。其上下之文。雖於義無大謬。然亦備侗顛預。夢東語錄。絕無此文。殆彼取其義。而實不知其所以然者之抄錄耳。今亦不須詳辨。祈息心看夢東語錄自知矣。所引彭二林居士語。亦與此同。而其訛更有甚焉。所云阿彌陀佛四字易念。只要念念相續。一心不亂。才能一氣循環。精氣神凝聚一處。久之成舍利子。再久之結爲菩提珠。而成佛矣。此語乃以念佛法。作煉丹法。二林斷斷不爲此語。正眼未開。援正入邪。諸多此類。慧命經。仙佛合宗。乃其甚者。引人之語。而不知其義。妄爲改削。以作己法之證。其蠱理誣人。惑世誤人之罪。非口筆所能宣也。欲圖一時之虛名。不懼長劫之實禍。如來稱爲可憐愍者。至云回光返照之法。雖無大礙。兩眼看著指尖。當是鼻端之訛。此或是二林居士所立。雖亦有益。然長時合掌。甚爲吃力。固不如觀鼻端白之安樂自在。身心各適其適也。以初心習定。念難歸一。若能常觀鼻端。則心自不外馳而紛動耳。此係最初之淺近法耳。夢東語錄。乃錢伊庵居士。於夢東遺集中。摘其專示淨土言句。於南方流通。以補久仰無緣會晤之憾。全集北京則有。南方唯

伊庵略本。此書詞理精妙。爲蕩益省庵後之第一著作。若於此書能一踏到底。諦信無疑。光敢保閣下蓮蕊敷榮於珍池。臨終卽託質其中。而爲淨土之嘉賓矣。彌陀要解。爲自有此經以來之妙註。實爲修淨業者之指南。其書載於淨土十要之首。淨土十要。乃大師探淨土著述之最契理契機者。匯而成之。共十種。故名十要。以要解註經。故居其首。乃尊經也。言舍利者。係梵語。此云身骨。亦云靈骨。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煉精氣神所成。此殆心與道合。心與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燒之。其身肉骨髮變爲舍利。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又雪巖欽禪師剃頭。其髮變成一串舍利。又有志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又有人刻龍舒淨土文板。板中出舍利者。又有繡佛繡經。針下得舍利者。又有死後燒之。舍利無數。門人皆得。有一遠遊未歸。及歸致祭像前。感慨悲痛。遂於像前得舍利者。長慶閑禪師焚化之日。天大起風。煙飛三四十里。煙所到處。皆有舍利。遂羣收之。得四石餘。當知舍利。乃道力所成。丹家不知所以。妄億是精氣神之所煉耳。以丹家見佛法中名相。不究本而著迹。故以己丹家之事。妄爲附會耳。得菩提道則成佛。未聞煉精氣神。先爲舍利子。後爲菩提珠而成佛也。丹家保固色身。謂其保之及極。則可成佛。此其一證。明眼人見之。不值一笑。丹家所謂性。所謂命。

皆在色身神識上作活計。反謂佛教止知修性。不知修命。不知彼之所從事者。皆係佛教之所破除者。觀四念處。自可了知。慧命經。係清初魔民柳華陽所著。彼出家爲僧。而種性邪謬。故引佛經中文。一一皆以己意妄會。以作煉丹之證。有不便者。則改其字句。而且又自爲註。其意欲人以己爲千古第一高人。而一班無知無識輩。爲之刻板。私相授受。恐明眼人知之。則殃禍不淺。凡看此種書者。皆邪正不分之流。若具眼者見之。當卽付之烈火。以免瞎天下後世人之正眼。仙佛合宗。其誣謗佛法。比慧命經爲更甚。夫欲煉丹。卽以己煉丹家之言論倡導卽已。何得挽正作邪。作掩耳盜鈴之計。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義。既慕其名而反惡其實。豈非喪心病狂。求升反墜乎哉。此等本不足挂齒。何堪詳談。但以閣下未知彼此之源。雖同。彼此之流迥異。若不分辨。則尙以丹法爲負郭田。不能如莊復真之直下捨彼而取此耳。光豈好辯哉。誠恐含糊其詞。致閣下二門皆不得其益矣。觀世音菩薩。於往劫中。久已成佛。號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雖則安住常寂光土。而復垂形實報方便同居三土。雖則常現佛身。而復普現菩薩。緣覺。聲聞。及人天六道之身。雖則常侍彌陀。而復普於十方無盡法界。普現色身。所謂但有益。無不興崇。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普陀山者。乃菩薩

應迹之處。欲令衆生投誠有地。示迹此山。豈菩薩唯在普陀。不在他處乎。一月麗天。萬川影現。卽小而一勺。一滴水中。各各皆現全月。若水昏而動。則月影便不分明矣。衆生之心如水。若一心專念菩薩。菩薩卽於念時。便令冥顯獲益。若心不志誠。不專一。則便難蒙救護矣。此義甚深。當看印光文鈔中。石印普陀山志序自知。名觀世音者。以菩薩因中由觀聞性而證圓通。果上由觀衆生稱名之音聲而施救護。故名爲觀世音也。普門者。以菩薩道大無方。普隨一切衆生根性。令其就路還家。不獨立一門。如世病有千般。則藥有萬品。不執定一法。隨於彼之所迷。及彼之易悟處。而點示之。如六根六塵六識七大。各各皆可獲證圓通。以故法法頭頭。皆爲出生死成正覺之門。故名普門也。若菩薩唯在南海。則不足以爲普矣。閣下於佛菩薩不思議事理。概未究心。故於此淺近之事。悉皆迷悶不了耳。此上所說。乃以閣下所問而談。實非閣下究竟得益之淨土法門之事也。若欲詳說。則太費筆墨。當請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徹悟語錄。看之。自知其若何修。若何證也。又徐蔚如居士。哀集印光應酬筆札。兩次排印於京。名印光法師文鈔。二本。所代來者。已經散了。今春又令商務印書館另編重排。兼令留板。而本館又謂凡各處分館。皆爲代售。現在尙未出書。或

年終春初出書。祈購而閱之。雖無大發揮。而於初機頗有小益。以故蔚如爲之屢印。而期其廣傳也。閱此。則禪淨之界限分明。自力佛力之利益大小。明如觀火。自不致欲了生死。不知路頭。並於一切法中。見其法法圓妙。不至無所適從耳。

復尤弘如居士書

閣下宿根深厚。慕道心切。又與弘一大師。向爲摯友。今又欲扳光爲蓮池會中法契。不勝欣忭。但以晒經因緣。不暇卽復。歉甚。光少失問學。老無所知。近三二年。每有謬聽人言。有所問訊者。然祇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至於佛法之精義。禪定之實證。則非光所知。亦不敢以不知爲知。而妄爲談敍也。弘一師博學多聞。以光雖固陋。而其居心頗真實。其修行頗依固陋者之本分。故相與周旋。實未一覩其面。今發心掩關。拒絕一切。當必親證念佛三昧。以之餉一切有緣也。不勝盼望之至。今人研究佛法。多多皆欲作一通家。擬於一切大衆前。清談高論。令人悅服。少有爲了生死特學佛法者。閣下若欲作第一等人。則光之知見。了無裨益。當請益於當世縑素中之大通家。則可不孤所期。若欲卽俗修真。以有限光陰。兼營世事。又期卽生定了生死者。則光不妨以聞於古人者。轉以告閣下也。夢東云。眞爲生死。發菩提心。

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此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此一段開示精切之極。當熟讀之。而夢東語錄。通皆詞理周到的。爲淨宗指南。再進而求之。則灣益老人彌陀要解。實爲千古絕無而僅有之良導。倘能於此二書。死心依從。則卽無暇研究一切經論。但常閱淨土三經。及十要等。仰信佛祖誠言的生真信。發切願。以至誠恭敬持佛名號。雖在暗室屋漏。如對佛天。克已復禮。慎獨存誠。不效近世通人。了無拘束。肆無忌憚之派。光雖生死凡夫。敢爲閣下保任。卽生便可俯謝娑婆。高預海會。親爲彌陀弟子。大士良朋矣。如於淨土一法。不能死盡偷心。決志修持。於主敬存誠。克已復禮等。猶欲以不執著。爲疏散放逸作遮護之巧符。則其所得之利益。固非光劣知劣見所得而知也。餘則光蕪鈔中已備言之。故不多瀆。看經一事。惟恭敬方能得益。若不恭敬。縱得。亦不過依文解義之益。而其業消智朗。徹悟自心。斷斷無此僥倖。況褻慢之過。有不可勝言者乎。此舉世通病。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

復臧智周居士書一

既在杭州。便可息心辦道。何須待香會過。又來普陀。大士無刹不現身。何處不好禮拜供養。卽曰特爲見光。亦不必來。文鈔此番所印。有九十餘篇。光滿腹中草料。通通倒出矣。豈更有

口傳心授之祕訣。以私授於汝乎。光學識褊淺。無大發揮。然能依之而行。決定有益無損。決定能了生死于現生。侍彌陀於沒後。誠恐視爲卑劣。則卑劣矣。譬如金木泥綵所造之佛。以眞佛敬之。即可成佛。以金木泥綵視之。則亦金木泥綵而已。然褻金木泥綵。則無罪愆。若褻金木泥綵之佛像。則罪過彌天矣。善得益者。無往而非益。鴉鳴鵲噪。水流風動。無不指示當人本有天真。禪宗所謂祖師西來大意況光之文鈔。文雖拙樸。所述者皆佛祖成言。不過取其意而隨機變通說之。豈光所杜撰乎哉。光乃傳言譯語。令初機易於曉了耳。然雖爲初機。卽做到極處。亦不能捨此別修。以淨土一法。乃徹上徹下之法。非如小乘之法。大乘便不用以修習也。

復威智周居士書二

光順師至。持汝手書。并夏布蓮子交光。言汝已住伊庵等情。竊念汝資非餘裕。何須效世諦人情。作投桃報李之儀。爾我以道相交。當以直道而行耳。茲既寄來。當以爲作福之資。謝謝令嚴。令岳母。既生信向。當時以淨土利益爲之啟迪。令其信心。由微而著。倘能信願眞切。決定可生淨土。其爲孝也。豈世間之孝所能比擬乎哉。汝於淨土修法。尙未了了。當唯以翻閱研究淨土爲事。半日學解。半日學行。必期於徹頭徹尾。了無疑惑而後已。楞嚴正脈。且作緩

圖。縱親見如來藏妙真如性。亦不能卽了生死。見性是悟。非是證。證則可了生死。若唯悟未證。縱悟處高深。奈見思二惑不能頓斷。則三界輪迴。決定莫由出離矣。若不通楞嚴。倘淨土法門。能仰信佛言。決定無疑。眞信切願。以修實行。則決定往生。爲極樂世界中人。況兼現世國界危岌。尙欲以危險時際。有限精神。作不急之法務。企得大通家之名聞。以充體面。致自己專修一事。竟成瞞盱乎哉。倘淨土法門。悉皆諦信深知。不妨再研楞嚴。及各經論。汝昔求光開示。光以文鈔相寄。尙不一一全閱。光固知汝不知緩急。泛泛然學時人研究佛經。只期作一通家而已。光文鈔文字雖劣。頗能示人修持門徑。昔大智律師。深通台教。嚴淨毘尼。行願精純。志力廣大。唯於淨土。不生信向。後因大病。方知前非。嗣後二十餘年。手不釋卷。專研淨土。方知此法。利益超勝。遂敢於一切人前。稱性發揮。了無怖畏。雖則三歲孩子。亦會念佛。汝此法門徑。尙未認清。又非講期見逼。如講家之擬撐門庭。何須先研楞嚴。不以歸家識路爲急務乎。至於光之所說。不過塘塞差事。不致負彼來意。豈眞能顯示楞嚴之要義乎。如來欲令一切衆生。就路還家。故令二十五聖。各陳宿因。末世衆生。無論上中下根。皆當以勢至念佛法門。自利利人。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反念念自性。性成無上道。此居士所當致力者。至

於徵心辨見。破陰超濁。且待念到心佛不二。心佛兩忘。親證念佛三昧後。再商量。則可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矣。否則入海算沙。腦暈心迷。說食數寶。飢寒莫濟。知好歹者。決不以吾言爲河漢也。

復威智周居士書三

光意欲令閣下安居已家。卽俗修真。上可感發上人。發生淨信。下可率其妻子。同沾佛恩。如必欲寄居他寺亦可。至於聽經。不須往靈隱去。以慧明法師。脫略文義。專以援引宗門公案爲事。大達之人。或得其益。初機之士。將茫無所從。稍聰明點。或致宗教混濫。其過誠非淺鮮。普賢十願。文殊一行。若能精修。一切經論卽不貫通。亦可頓脫煩惱。高預海會。若於此仗佛力一法。信不真。靠不定。卽深通宗教。亦只是口頭三昧。欲以此口頭三昧了生死。眞同欲以畫餅充飢。必致途窮深悔。而毫無裨益也。現今世道。不知將來作何相狀。尙欲以將盡之光陰。作不急之務哉。光雖有修山志之願。若非大士冥加。俾目力明了。斷不能從事。倘目力有餘。何地不堪築集。而必欲往杭。借居他所耶。祈專心念佛。卽是眞法門眷屬。切勿來山。以致彼此爲難。至於必欲出家。當另禮高明知識。斷勿以光爲隔礙。不便另拜餘師。致失巨益也。

甯波觀宗諦法師病未好。亦不須往彼聽經。古人云。少實勝多虛。大巧不如拙。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寸。真心爲己者。其繹思之。

復范古農居士書一

淨土一法。以信願行三法爲宗。唯其具真信切願。方有篤行。禍害迫切。便能誠懇。優游無事。便寬緩。此凡夫通病也。然當今之時。其世道局勢。有如安臥積薪之上。其下已發烈火。但未燒至其身。轉瞬則全體熾然。徧界無逃避處。尙猶悠忽度日。不能專志求救於一句佛號。其知見之淺近甚矣。佛法諸宗修持。必到行起解絕。方有實益。不獨淨宗修觀爲然。宗家以一無義味話頭。置之心中。當作本命元辰。不計時日。常爲參叩。待至身心世界。悉皆不知。方能大徹大悟。非行起解絕乎。六祖謂但看金剛經。卽能明心見性。非行起解絕乎。愚謂起之一字。義當作極。唯其用力之極。故致能所雙忘。一心徹露。行若未極。雖能觀念。則有能有所。全是凡情用事。全是知見分別。全是知解。何能得其真實利益。唯其用力及極。則能所情見消滅。本有真心發現。故古有死木頭人。後來道風。輝映古今。其利益皆在極之一字耳。又今人多尙空談。不務實踐。勸修淨業。當理事並進。而尤須以事爲修持之方。何也。以明理之人。全

事卽理。終日事持。卽終日理持。若理事未能大明。一聞理持。便覺此義深妙。兼合自己懶惰懈怠。畏於勞煩。持念之情。遂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只成空談矣。願閣下以圓人全事卽理。爲一切人勸。則利益大矣。

復范古農居士書二

中陰者。卽識神也。非識神化爲中陰。卽俗所謂靈魂者。言中陰七日一死生。七七日必投生等。不可泥執。中陰之死生。乃卽彼無明心中。所現之生滅相而言。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論也。中陰受生。疾則一彈指頃。卽向三途六道中去。遲則或至七七并過七七日等。初死之人。能令相識者。或見于晝夜。與人相接。或有言論。此不獨中陰爲然。卽已受生善惡道中。亦能于相識親故之前。一爲現形。此雖本人意念所現。其權實操于主造化之神祇。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滅。及善惡果報不虛耳。否則陽間人不知陰間事。則人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之警論。必至羣相附和。而舉世之人。同陷于無因無果。無有來生後世之邪見深坑。將見善者則亦不加惕厲。以修德。惡者便欲窮凶極欲。以造惡矣。雖有佛言。無由證明。誰肯信受。由其有現形相示等。足徵佛語無妄。果報分明。不但善者益趨于善。卽惡者其心亦被此等

情理折伏。而亦不至十分決烈。天地鬼神。欲人明知此事。故有亡者現身于人世。陽人主刑于幽冥等。皆所以輔弼佛法。翼贊治道。其理甚微。其關係甚大。此種事古今載籍甚多。然皆未明言其權之所自。并其事之關係之利益耳。中陰雖離身軀。依舊仍有身軀之情見在。既有身軀之情見。固須衣食而爲資養。以凡夫業障深重。不知五蘊本空。仍與世人無異。若是具大智慧人。則當下脫體無依。五蘊空而諸苦消滅。一真顯而萬德圓彰矣。其境界雖不必定同。不妨各隨各人之情見爲資具。如焚冥衣。在生者只取其與衣之心。其大小長短。豈能恰恰合宜。然承生人之情見。并彼亡人之情見。便適相爲宜。此可見一切諸法。隨心轉變之大義矣。死之已後。尙未受生于六道之中。名爲中陰。若已受生於六道中。則不名中陰。其附人說苦樂事者。皆其神識作用耳。投生必由神識與父母精血和合。是受胎時。卽已神識住于胎中。生時每有親見其人之入母室者。乃係有父母交媾時。代爲受胎。迨其胎成。本識方來。代識隨去也。欲海回狂。卷三第十二頁。第八九十一十二行。曾有此問。原答頗不中理。光爲之改正。當查閱之。原答云。譬如雞卵。有有雄者。有無雄者。未有識託之胎。如卵之無雄者也。不知卵之無雄者。卽令雞孚。亦不生子。何可爲喻。光只期理明。不避僭越。故爲居士陳

其所以圓澤之母。懷孕三年。殆卽此種情事耳。此約帶途通論。須知衆生業力不可思議。如淨業已成者。身未亡而神現淨土。惡業深重者。人臥病而神嬰罰于幽冥。命雖未盡。識已投生。迨至將生。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體。此理固亦非全無也。當以有代爲受胎者。爲常途多分耳。三界諸法。唯心所現。衆生雖迷。其業力不思議處。正是心力不思議處。亦是諸佛神通道力不思議處。光近十餘年。目力不堪爲用。故于經論不能廣引以證。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見。以取罪戾也。死生衆生之大事。因果教化之大權。願閣下不惜廣長舌。以因果報應爲轉煩惱生死。成菩提涅槃之一助。則法門幸甚。衆生幸甚。

復吳希眞居士書一

念佛一法。約有四種。所謂持名。觀像。觀想。實相。就四法中。唯持名一法。攝機最普。下手最易。不致或起魔事。如欲作觀。必須熟讀觀經。深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及心淨佛現。境非外來。唯心所現。不生取著。既不取著。則境益深妙。心益精一。能如是。則觀想之益。殊非小小。如觀境不熟。理路不清。以躁妄心。急欲境現。此則全體是妄。與佛與心。皆不相應。卽伏魔胎。因茲妄欲見境。心益躁妄。必致惹起多生怨家。現作境界。既最初因地不真。何能知其魔業所現。

遂大生歡喜。情不自安。則魔卽附體。喪心病狂。縱令活佛現身救度。亦未如之何矣。須自量根性。勿唯圖高勝。以致求益反損也。善導和尚云。末法衆生。神識飛颺。心粗境細。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特勸專持名號。以稱名易故。相續卽生。誠恐或有不善用心。致入魔境也。宜自詳審。又志誠懇切。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宜竭盡心力以行之。則幸甚。

復吳希真居士書二

得預楞嚴法會。何勝慶幸。觀想一法。非理路明白。觀境熟悉。無躁妄欲速之心。有鎮定不移之志者。修之。則損多益少。至於實相念佛。乃一代時教。一切法門。通途妙行。如台宗止觀。禪宗參究。向上等皆是。所謂念自性天真之佛也。楞嚴一經。實爲念實相佛之最切要法。然又爲持名念佛。決志求生極樂。無上大教。何以言之。最初徵心辨見。唯恐以妄爲真。錯認消息。迨其悟後。則示以陰入界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乃知法法頭頭。咸屬實相。既悟實相。則覓陰入界大之相。了無可得。而亦不妨陰入界大行布羅列。所示二十五圓通。除勢至圓通。正屬持名。兼餘二種念佛之外。餘者總爲念實相佛法門。以至七趣因果。四聖階位。五陰魔境。無非顯示於實相理。順背迷悟之所以耳。如是念實相佛。說之似易。修之證之。實爲難中之

難。非再來大士。孰能卽生親證。以此之難。固爲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勸贊。了此而猶欲仗自力以斷惑證真。復本心性。不肯生信發願。執持佛號。求生西方者。無有是處。以實相徧一切法。持名一法。乃卽事卽理。卽淺卽深。卽修卽性。卽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門也。于持名識其當體實相。則其益宏深。外持名而專修實相。萬中亦難得一二實證者。能得蘇東坡。曾魯公。陳忠肅。王十朋等之果報。猶其上焉者。了生脫死一事。豈可以志大言大而成辦乎哉。宜自詳審。是知實相之理。不可不知。息心研究楞嚴。則凡聖因果迷悟修證之若事若理。明如觀火。而自力佛力。持名實相之利益大小。亦明若觀火。固當若自若他。皆期以卽持名而實相。決不致以好高務勝。離持名以修實相。致使徒有修心。而無證果也。

復吳希眞居士書三

佛視衆生皆是佛。衆生視佛皆是衆生。佛視衆生皆是佛。故隨順機宜。爲之說法。俾得消除妄業。親證本有。卽一切衆生皆得究竟涅槃。了不見我爲能度。衆生爲所度。以彼原是佛故。衆生視佛皆是衆生。故西天九十五種外道。及此方拘墟儒士。莫不竭盡心力。多方毀謗。必期于佛法斷滅。了無聲迹。而其心始快。然杲日當空。隻手焉遮。適足以彰佛法之光明。而形

自己之淺陋而已。有宿根者。由謗佛闢佛因緣。遂復歸依佛法。爲佛弟子。代佛揚化。無宿根者。當乘此業力。永墮阿鼻地獄。待其業報盡時。往劫聞佛名之善根。當即發現。由茲方入佛法。當即漸種善根。以至業盡情空。復還本有而後已。甚矣。佛恩之廣大深遠。莫能形容也。一句染神。永爲道種。譬如聞塗毒鼓。遠近皆喪。食少金剛。決定不消。能如是生信。是謂正信。爾宜勉之。又善得益者。無往而非益。甘受損者。無往而非損。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聰之資。研究佛學。稍知義路。便謂親得。從茲自高位置。藐視古今。且莫說現今之人。不入己目。即千數百年之高僧。多有古佛再來。或法身菩薩示現者。彼皆以爲庸常。不足爲法。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聽其言。高出九天之上。察其心。卑入九地之下。如是習染。切宜痛除。否則如貯醞酬于毒器中。便能殺人。若能念念返究自心。不但如來所說諸法。即能得益。即石頭碌磚。燈籠露柱。以及徧大地所有種種形色音聲。無非第一義諦實相妙理也。謂古今無人者。何曾夢見。祈諦信而勉行之。

與陸稼軒居士書

昨晚鶴年居士持來莊居士所書法華經。見其筆法堅勁精秀。不勝欽佩。但其用筆。猶有文

人習氣。于流通法道。似有未合。如俗體帖體變體等。則有從俗之弊。又有執泥古體。如麿作磨。懸作縣。瑪瑙碑磔作馬腦車渠。陣作陳等。則有違時之失。如必曰悉依古文。卽時行正體。皆不堪用。則字字皆須更換。無一字可用矣。楊仁山破泥古者曰。字須違時。何必泥古。如必欲從古。且請先從人入二字改起。古人字作入。入字作人。如人入不能改。則餘字何須特改。且古體亦非當日蒼頡所制之字。不知幾何變更。方成此體。君既好古。宜從蟲文鳥書爲正體。則吾無由置喙矣。否則畢竟爲無事生事。勞而無功。生今反古。聖有明訓。如莊居士志在流通。當一掃文人習氣。字字違時。凡諸破體俗體等。一概不用。俾一筆一畫。皆可爲法。則刊而傳之。令見者聞者。發起信心。光雖固陋。當爲序贊。此本且請保存家中。以爲後世子孫作遺念可也。又凡書經。中縫必須書經名卷數頁數。俾閱者一目了然。卽紛亂亦不難整理。何可不依此法。以致後遇不通佛法之人。便成顛倒錯亂之咎。祈將中縫宜書之字。按頁補足。則書經功德。方堪圓滿矣。光目力不給。兼以畧無閒暇。未能逐一齊閱。其中有三四字。隨便標出。餘未閱者。不能知也。

復劉智空居士書

昨接手書。知久病始愈。不勝欣幸。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耳聞者之驚懼。遠不如身歷者之痛切也。當發起大菩提心。以教家親眷屬。外及朋友故舊。及有緣者。則其利溥矣。書中言念佛急進。中氣虛極。此汝不善用心所致。夫念佛一事。當隨各人力量。隨便出聲默念。大聲小聲。皆無不可。何得一向大聲念。致令傷氣受病耶。然汝此大病。雖由傷氣而起。實無量劫來業力所現。以汝精進念佛之故。遂轉後報爲現報。轉重報爲輕報。卽此一病。不知消幾何劫數。三途惡道之罪。佛力難思。佛恩難報。當生大慶幸。生大慚愧。生大淨信。以淨土一法。自行化他。俾家中眷屬。與一切有緣者。同生西方。則可不負此病。及佛爲現身也。普陀可不必來。以來往用費。動須數十。居家念佛。一易進功。二不需費。甚好甚好。

復周智茂居士書

周木居士鑑。接手書。知生淨信心。欲皈依佛法。然皈依佛法。必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力敦倫常。恪盡己分。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并須戒殺護生。吃素。如不能淨素。亦當以不貪食爲是。更須持六齋或十齋。否則便與佛相背矣。今爲汝取法名爲智茂。以心性如木。由煩惱障蔽。故心性不能顯現。如木枯槁。既有智慧。則煩惱不生。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所言五

戒。且自考心。如能受而不犯。則向化三問。其佛前受之規矩。彼當教汝。光不備書。既皈依佛法。當熟讀文鈔。依之而行。自不致受庸人所悞。致求來生福報。及外道煉丹運氣。以求成仙等。汝果能領會得文鈔義。縱百千外道。亦不能搖動汝心。且勿謂此係光所說。恐不足依據。須知光乃取佛菩薩祖師善知識之意而說。非光自出心裁妄說也。祈慧察。則幸甚。

汝心高如天。志劣如地。口雖云依光所說。實則全依自己偏見。淨土法門。唯信爲本。信得極。五逆十惡。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斷惑者。皆無其分。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斷惑證真。仗自力以了生死。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議。自性功德不可思議。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無一人不得生者。淨土法門。乃卽生了生死之無上直捷圓頓法門。於此法門方向尙未知。便以好高務勝之狂妄心。去研究起信論。起信論實爲學佛之綱要。然於劣根及初機人。亦難得益。卽研得起信論。通徹無疑。其用工尙須依念佛求生。方爲穩當。況法相禪教之精微奧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汝心如此其高。乃不知分量之高。其志又謂根性劣弱。何望生西。但能不墮惡道。此堪自慰。不知不生西方。將來必墮惡道。此係違背佛教。及與光說。何可云始終奉行教誨。一心持念彌陀乎哉。今以汝之身。膺人之職業。又非上等資格。其所

立之心與志。真令人可歎可笑。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專心研究淨土法門中書。文鈔與高邵麟徐女士書中備說。隨所開示。依之生信發願。不自己根器下劣。高推往生於度外。且常隨動隨靜。將一句彌陀。當做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須要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宗旨合。儻有餘力。諸大乘經。不妨隨意受持讀誦。當以志心受持爲本。且勿急欲洞徹其義理爲事也。果能志誠之極。教理自會透徹。若先欲透徹。不從志誠持誦做。卽透徹亦無實益。況決難透徹乎。法相禪教。畢生研究。也難得其旨歸。卽得。誰能不斷惑業。了生脫死。欲斷惑業了生死。恐夢也夢不著。汝於光文鈔尙未詳閱。故其所說。高則沖於霄漢。卑則入乎滄溟。文鈔中屢屢說所當看之書。及看經等法則。并法相禪教之難以得益處。以淨土法門。仗佛慈力。其餘法門。皆須己力。一爲通途教理。如世之士人。由資格而爲官。一爲特別教理。如世之王子。一墮地卽爲一切臣宰所恭敬。二種法門。不可並論。而具足惑業之凡夫。可不慎所擇哉。流通基金。縱欲增益。何可作募緣辦法。有信心有財力者。與之商量。俾其補助。卽可矣。又經典甚多。汝心欲大開門庭。鄭州有幾箇人請。但取普通人能看者。請以備購。有大部分普通人不看者。須預訂。轉爲代請。則省資本。亦不至請來售不出。將錢佔到不得受用耳。汝

自謂來日無多。實力有限。光故作如此說。儻不以爲然。仍依自己心相而行。則光亦不強汝。能做得一箇大通家。亦是佛門之幸。恐汝大通家做不到。淨土法門又信不及。則兩頭落空。今生稍修點功德。來生必定生於富貴家。汝試細思之。富貴人有幾箇不造業的。今日之國運危岌。民不聊生。皆是一班無智慧修行人之來生福報所搗亂而成者。汝打甚麼窮妄想。欲不墮惡道。不生西方。則一生不墮者或有之。二生不墮者便少也。

佛說經呪甚多。誰能一二徧持。古人擇其要者列爲日課。早則楞嚴大悲十小呪心經。念畢則念佛若干聲。回向淨土。晚則彌陀經。大懺悔。蒙山。念佛回向。今叢林皆圖省工夫。早則只念楞嚴呪心經。晚則單日念彌陀經。蒙山。雙日念大懺悔。蒙山。汝言禪門日誦經呪甚夥者。不知乃朝暮課誦外之附錄者。在家居士。功課亦可照禪門朝暮功課做。亦可隨自意立。如早晚專念彌陀經往生呪念佛。或早則專念大悲呪念佛。晚則念彌陀經往生呪念佛。或有持金剛經者亦可。然無論誦何經持何呪。皆須念佛若干聲。回向。方合修淨業之宗旨。汝之所說。乃見異思遷。雖是好心。實爲心無定主。隨境所轉。何經何呪。不稱讚其功德殊勝。依汝知見。則看此經必廢彼經。持此呪則廢彼呪。以力不能兼顧。勢必如此。是尙得名爲明理真。

修之士乎。再推廣言之。汝若遇參禪者。讚禪而破斥淨土。必至隨彼參禪。及他天台。賢首。慈恩。祕密各宗。每遇一知識提倡。必至捨此修彼。不知汝是甚麼根性。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但以業深智淺。大通家做不到。并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法置之度外。待到臨命終時。不向鑊湯鐵炭裏去。定向驢胎馬腹裏去。卽幸而不失人身。以今生尙無正智。頗有修行之癡福。以茲享彼癡福。便造惡業。一氣不來。直入三途。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尙不能。況得知淨土法門乎。汝看光文鈔。作麼生解。須知一句阿彌陀佛。持之及極。成佛尙有餘。將謂念彌陀經念佛者。便不能滅定業乎。佛法如錢。在人善用。汝有錢則何事不可爲。汝能專修一法。何求不得。豈區區持此呪念此經。得此功德。不得其餘功德乎。善體光言。自可一了百了。否則縱說的多。汝仍是心無定見。有何益乎。

凡夫在迷。信心不定。故有屢信屢退。屢修屢造之迹。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使最初從淺近因果等起。便不至有此迷惑顛倒也。然已往之罪。雖極深重。但能志心懺悔。改往修來。以正知見。修習淨業。自利利他。而爲志事。則罪障霧消。性天開朗。故經云。世間有二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悔之一字。要從心起。心不眞悔。說之無益。譬如讀方而不服。

藥。決無愈病之望。倘能依方服藥。自可病愈身安。所患者立志不堅。一暴十寒。則徒有虛名。毫無實益矣。

復某居士書

易本聖人觀象立法。示人以明明德親民之道。非徒只爲卜吉凶已也。後世學者。捨本逐末。遂成藝術。可哀也已。試觀每卦之大象。其語言多剴切詳明。如乾卦。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則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六十四卦之大象。可錄之一幅。以爲立身行道之準。將由此以繼往聖。開來學。豈區區然只成一算命之藝。以求餬口而已哉。吾言不足爲輕重。試熟讀各卦之大象。自可悉知。况各卦之全文。及一部之全文乎。易乃聖道之源也。故孔子讀至章編三絕。年將七十。尙期天假以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爲何如哉。願深長思之。則幸甚。

復黃智海居士書

接手書。知修持嚴密。欣慰之至。五旬外人。兼以事務多端。只好專修淨業。若泛泛然研究。或恐經論不能大通。淨業反成副事。所言性心意之分別。心多約體而言。意卽念慮。乃心之用。

性。則約心體之不變動者爲論。若泛言之。心性皆可通稱。而意則必指其念慮而已。然心有真心。有妄心。言約體者。乃指真心。妄心亦屬念慮。乃心體上之妄念耳。藏通別圓四教。乃如來隨衆生根機。說相契之法。有此等義。故智者依義而立此名目。藏教爲小乘根性。說經律論之三藏。故名藏教。大乘亦有三藏。此單指小乘說耳。通教乃大乘初門。以根機不同。鈍根則通前藏教。利根則通後別圓。故名通教。別者。各別。此教獨菩薩法。所有教理。智斷。行。位。因果。一一各別。未能如圓教之圓融互攝。故名別教。圓者。圓滿。圓融。以法法圓融。法法圓具。故名圓教。此教爲最上佛法。乃佛以自己所證。所悟之理。與一切大根菩薩所說者。當看教觀綱宗。自知其義。若欲用筆墨敘說。不但太費力。且不如看彼之爲得也。末世衆生。根機淺薄。欲於教義禪宗。得真利益。甚難甚難。唯淨土法門。方可依怙。試觀顯陰之死。遠不如愚夫愚婦。而顯陰之所知。非愚夫愚婦所能企及。而愚夫愚婦之所得。又非顯陰所能企及。正光所謂性水澄清。由分別而昏動。識波奔湧。因佛號以淳凝。故致上智不如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願居士專志淨業。勿歌羨於宗通說通。庶可於了生脫死。不成畫餅。周德廣。二月初二。念佛坐逝。無悲戀之情。有悅豫之色。當必直入蓮邦。爲彌陀弟子矣。去年病中。發願以所積萬

金作善舉。因以七千元交光。二千四百元。印大士頌一萬部。一千六百元。印不可錄。二千元。印新排之增廣文鈔。餘三千元。作別種善舉。其子四人。俱不甚豐裕。而能以親所積者。爲親作功德。不肯自己受用。亦可謂難行能行矣。祈專志淨宗。勿被密宗現身成佛之語所動。現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實。若認做事實。則西藏東洋之佛。不勝其多。且勿說平民。卽班禪之心行。作爲佛氣。尙無。況說成佛乎。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時。猶然不惜百姓脂膏。任其鋪排耗費。而錢到己手。便當命寶貴。毫無慈悲喜捨之念故。顯蔭自命得密宗正傳。謂佛法東流中國。唯弘法大師教理圓妙。歷斥中國各宗祖師。皆不及弘法大師之正傳。而死時竟成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人。其已現身成佛矣。何又結果如是也。祈洞管是幸。

菩薩之心。猶如太虛。無不包括。欲利益衆生。作種種方便。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不得以凡夫知見。妄生測度。以彼已證法忍。了無人我之可得。唯欲攝受一切衆生。入于如來大覺法海。若有計校。便屬情見。便與無人我之道。不能冥契矣。云布施頭目髓腦。則誠然。至于妓女綵女等。不過擴充菩薩布施之心。不可以詞害意。若死執其語。則願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滿之文。又將如何安置乎哉。此顯菩薩內外俱捨。了無貪惜。內而頭目髓腦。外而國城妻

子無一法生貪著。故能于生死中獨得解脫。彼受施者。由菩薩願力攝持。或于卽時。或于後世。無不親蒙利益。了生脫死。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後爲最初得度之橋陳如。此種如太虛量之大菩提心。何可以凡夫小見測量。須知未得法忍之凡夫。心中當慕菩薩之道。其行事當依凡夫常理。否則便于住持法道。或有妨礙。若未證無生法忍。卽不住持法道。亦不宜學菩薩之捨頭目髓腦等。以自力不足。不堪忍受。若自若他。俱無所益。凡夫須按凡夫能行者行之。則可矣。

復潘對巖居士書

前者大夢未醒。致有衝突。不勝慚愧。今夢醒矣。本欲無言。然恐閣下或有未喻。且略陳之。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此語。極確切。而未明其所以然。佛說一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各有前因。致獲現果。了此。則只宜自懺宿業。何暇怨人乎哉。所以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受寵若驚。受辱不怨。逆來順受。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此傳作于民國十三年。彼在青島悅來公司。函告于光。實未寄文來。光極力呵斥。令毀其稿。至今年四月。彼持其自作之年譜。令看于十

三年譜內。有此文。光即將傳文。撕作粉碎。極力呵斥。謂彼是甚麼人。何得自作年譜。而又何得妄造謠言。陷光於以凡濫聖。藐視天下宗教知識。及賢士大夫之極大罪中乎。令永勿再錄。至八月。因催印觀音頌到申。于友人處見彼油印之文。光持回撕之。時彼亦寄居太平寺。謂之曰。汝以此恭維光。甚于持刀殺光。百千萬倍。令勿流布。豈知彼早已寄於海潮音令登報矣。及閣下寄來。光意謂才印未久。尙可收拾。所以祈蔚如勸閣下盡行焚燬。務成愛我之實。又令上海居士林。淨業社。各於林刊月刊聲明。免致不知者謂彼承光意而作耳。及閣下來書。方知不可收拾。遂悟孟子。子思。及佛所說之各事理。而心中已於此了不介意。是蓋宿業所使。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何暇怨彼之妄造謠言乎。馬契西此舉。光于一切前境。皆悉無煩計慮。或可完我天真。卒能無愧於自心耳。則是因禍而得福。實爲大幸。閣下所印之傳。隨閣下意。燒之也好。散之也好。如其愛我情殷。略將光誠彼之意。撮略敘百數十字。印于皮子裏邊之白墊紙中。以免無知者之效尤更好。并非爲洗雪此誣。免人唾罵也。何以故。唾罵者愈多。光得利益愈深。以非光自爲。而光受唾罵。則其消業障而增福慧。有如金剛經十六分所說者。光色力衰弱。冗事繁多。以致淨業工夫。徒漸疏略。得此因緣。用作不修而獲益之

據。幸何如之。

與聶雲台居士書

接貴家語。不勝欽佩。文正公心法。閣下得而傳之。故能脫離富貴習氣。樂我天真。不隨物轉也。致某君書。實爲振興頹敝之妙法。恐某君無此志向。則了無所益。然公之衆覽。必有肯取法者。盜竊因緣。推至其極。則可以爲聖爲賢。實爲救世至文。由是知因果之道。至深至遠。彼以因果爲權漸小乘者。皆道聽途說之流也。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雖佛菩薩聖賢俱出於世。亦未如之何矣。又曰。善教兒女。爲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又曰。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世少賢人。由於世少賢女。有賢女。則有賢妻賢母矣。有賢妻賢母。則其夫其子女之不賢者。蓋亦鮮矣。彼學堂提倡男女平權。直是不知世務。須知男有男之權。女有女之權。相夫教子。乃女人之天職。其權極大。不於此講究。令女子參政等爲平權。直是不識皁白者之亂統也。光之愚見如是。不知閣下以爲然否。如其不甚悖謬。敢祈大加發揮。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

復喬智如居士書

凡人做事。當認真做。不可潦草塞責。況佛弟子爲監獄之教誨師。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責任乎。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既膺此職。必期于令監犯革心。服化爲事。則功德大矣。所言三女居士。既欲歸依。當與彼說。要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必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善教兒女。兒女雖小。萬不可任性。嬌慣。必須對彼常說因果報應。使彼心中常存畏懼。自然不至將來作傷天損德之事。此提倡因果報應。及善教兒女。乃天下太平之根本法輪。對一切人。皆當以此相勸。非但爲女人言也。陳吳氏法名志清。康金氏法名志淨。倪康氏法名志澄。總以出此濁惡世界。生彼清淨佛國爲志而已。祈爲函致。兼說光所囑之意。令彼作一眞實修行人。并教兒女亦修行。庶不愧歸依佛法之一大事也。天下治亂。在于家庭中操之有道與否。此根本上之切實議論也。

復江易園居士書

接手書。知貴地淨土法門。由閣下提倡。得以大行。慰甚。光徒張虛名。毫無實德。但願有益於人。卽屬虛張聲勢。其損在我。而人或得益。亦所樂爲。如談梅口酸。想崖足戰。雖無實事。人起

斯心。亦非無益。至於閣下擬以慈覺故事。直令光慚愧無地耳。光願再寄二十包文鈔。以期送有緣。并留圖書館以長供閱覽。又今之提倡佛學。須注重於淨土法門。及因果報應。并令入社之人。各各戒殺護生。各各善教兒女。國之荒亂。由乏賢人。其源由家無善教而始。而家庭之教。母教更爲要緊。故教女比教子關係更大也。有賢女。則有賢妻賢母矣。人少有賢母。長有賢妻。欲不爲賢人。不可得也。此正本清源圖太平之良策也。願閣下於提倡佛學時。諄諄以此告之。庶佛法世間法皆振興也。

復唐大圓居士書

觀汝書言學生話。不禁令人好笑。今說一喻。譬如太醫院御醫。凡醫書。病源。脈訣。讀得熟。如明鏡映現。及至臨證。則茫無所從。不知該用何藥。汝之所問。與此醫生見識。毫無有異。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非只當一種高超玄妙話說說。彼下劣知見之當哲學研究佛法者來。必須先對彼說佛說法之所以然。是要人對治習氣。洗心滌慮。敦倫盡分。慈悲仁讓。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自利利他。共證真常。漸次修習。至成佛道耳。所有經教。皆爲發明如上所說諸事理。故若唯求明了。不欲實行。豈非優人作戲。尙得謂之爲學生乎。如

其天姿聰敏。不妨研究性相各宗。仍須以淨土法門而爲依歸。庶不至有因無果。致以了生脫死之妙法。作口頭活計。莫由得其實益也。必須要主敬存誠。對經像如對活佛。不敢稍存怠忽。庶幾隨己之誠大小。而得淺深諸利益也。至於根機鈍者。且專研究淨土法門。果眞信得及。守得定。決定現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校彼深通經論。而不實行淨土法門者。其利益奚啻天地懸殊也。如上所說。無論甚麼資格。最初先下這一味藥。則無論甚麼邪執謬見。我慢放肆。高推聖境。下劣自居等病。由此一味阿伽陀萬病總治之藥。無不隨手而愈。汝學到一肚皮佛法。于此二種學生。便沒奈何。可知汝但知說藥。自己也未實行。使汝實行。斷不至懷此種疑。而以昔某某爲文殊普賢之儔。此皆由不能鑑別真僞。遂致茫無所從。或至以僞爲真也。汝父之不能吃素。由於不細心體貼。反身而觀。設使自己作了食物之牲。斷不至願人殺而食我。今有五穀養命。尙欲助其貪饒。生死不了。到了被人食時。誠可哀閔。而已無可救援矣。哀哉。念如已剃髮。受戒固爲正理。何必又待。但須審其本心。及察其平日對境之感想。果能具足清操。便當成就僧相。如或雖近此種氣象。難具百折不回之眞切鐵心。則還是從夫爲嘉。念光亦然。汝于某報中。載念如念光二人之論。光絕不以爲然。即使實是九歲童

女所說。不登報有何所損。儻代爲作。則成欺世欺人而令作僞。卽彼自作。或致自矜自恃。遂成我慢。此等皆汝不知臨證下藥之實案。汝既不以光爲無知。光不妨以無知爲有知。而與汝言之。汝絕不知教小人之法則。故有此舉。使汝知者。斷不登報。顯陰之天姿極聰明。自己本好勝好名。誦法師不能下抑彼矜張之藥。至於短命而死。汝於念光亦然。無得居士。既有六十老父。何得要出家。使不出家。無由聞法修行。尙有可原。今藩籬大撤。在家人研究修習者。其多如林。得利益生西方者。亦常有其事。何得要離親出家乎。此事光絕不贊成。按實說。當今修行。還是在家人好。何以故。以一切無礙故。出家人之障礙。比在家人多。是以非真實發道心者。皆成下流坯。無益於法。有玷於佛也。

復汪兩木居士書附來書

兩木念佛十年。略知旨趣。竊謂靈峯。夢東諸大師。及我師文鈔。所示念佛方法。大抵皆就愚夫愚婦通途立說。若吾輩能通文字。心思複雜之人。仍用彼愚夫愚婦之念佛方法。斷不能往生淨土。鄙意以爲念佛求生之人。當先求知念佛的是誰。蓋既見主人翁。則念佛方有用處。往生方有把握。不特念佛應當如是。卽念經持呪。亦何莫不然。今人動謂老

實念佛。死心念佛。即可往生。不知苟不能識得念佛的是誰。則念佛何能老實。何能死心。縱使日夜十萬聲。於生死有何相干哉。有以古人多專主持名。不參是誰相詰者。兩木曰。此乃古德罷參以後之事。初心非可效法也。兩木見今日念佛之人。十九不明此旨。實可哀愍。嘗時時苦口勸人。而居士中竟有謂我爲邪見者。佛法真義。沈晦至此。曷勝痛歎。茲特披陳所懷。敬求印證。並乞詳加闡示。衆生之幸。非僅兩木一人之幸也。

詳觀來書。不勝欽佩。閣下欲令一切人親見本來。直登上品。觀經所謂讀誦大乘。解第一義。發菩提心。勸進行者。其閣下之謂乎。雖然。說法當須觀機。若不察機。妄投法藥。則與庸醫以藥殺人無異。須知禪淨二宗。歸元是一。修法各別。禪以徹見本來面目爲宗。淨以信願念佛求生爲宗。使世皆上根。則閣下所說誠爲有益。而上根甚少。中下甚多。不教以信願求生。而教以參究是誰。參而得之。固爲大幸。尚須重發切願。以求往生。若參而不得。以心中常存一不知是誰不能往生之念。則斷無與佛感應道交。親蒙接引之事矣。而今之參者。其能真到大徹大悟地位者有幾。夫知念佛的是誰者。乃大徹大悟明心見性也。勿以餘人論。卽閣下亦未曾到此地位。何以知閣下未到。以到則決不敢說靈峯夢東爲就愚夫愚婦立說。而不

知是誰。卽老實念。死心念。亦不得名爲老實死心。縱使日夜十萬。於生死有何相干。及謂古人專主持名爲罷參後事。初心不可效法等語。由是言之。閣下之心。實欲自利利人。閣下之語。實爲自誤誤人矣。切請緘默莫說。否則如來普度衆生之一大法門。被閣下關塞錮蔽。莫由開通。其罪當與謗佛謗法謗僧相等。可不慎乎。閣下之見。以不知契理契機之所以然。妄執利上根之法。而普勸一切修習。遂成偏執謬見。以不合機之法。妄行勸修。謂爲佛法真義。光雖庸劣。敢與閣下同陷謗佛謗法謗僧之咎。而妄爲讚許乎哉。如謂不然。祈付丙丁。各行各道卽已。光豈能強閣下捨己所學而從我乎。不過以閣下見問。不得不直貢愚誠耳。祈洞察是幸。

復盛機師書

昨接汝書。不勝慨歎。汝學佛者。何得以自己知見。測佛境界。測之不得。遂生疑惑乎。夫證真如者。則三際坐斷。十界平沈。有因緣故。亦可于一念現無量劫。于無量劫作一念。念劫圓融。兩不混濫。汝謂六十小劫。猶如食頃。五十小劫。只如半日。無此事理。然則經中所有大小互入。念劫互現之說。皆爲妄語乎。如來初成正覺。現圓滿報身相。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說華

嚴經。二乘在座。不見不聞。所見之佛。乃老比丘相。所聞之法。乃生滅四諦。故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汝將謂無此事理乎。須知時無定法。隨人所見不同。佛菩薩境界且置。姑以凡小之境明之。周靈王子子晉。學仙。過七日。于緱山出現。已到晉朝。故有詩曰。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幾。讀平聲。近也。從周靈王至晉。彼出時將及一千年耳。又呂純陽遇鍾離權于邯鄲逆旅中。鍾勸其學仙。呂意欲得富貴後方學。鍾與一枕令睡。則夢見由小至大。以至宰相。五十年富貴榮華。世所罕有。子孫滿堂。其樂無央。後以一事與上意不合。遂自引退。乃醒。睡時逆旅主人煮黃梁米粥。夢中出入將相。做許多大事。經五十年之久。及醒。黃梁粥尙未煮熟。此不過仙人所現。尙能于一念中作五十年境界事業。況佛爲天中天。聖中聖。諸大菩薩已證法身之境界乎。故善財入彌勒樓閣。入普賢毛孔。皆于十方世界。行六度萬行。經佛刹微塵數劫。汝看此文。又將何以測度乎。須知三際無實體。而在凡夫分中。只見凡夫所應見之境。不得以凡夫所見之境。謂佛菩薩亦復如是。了無有異也。今爲喻明。如鏡照數十重山水樓閣。實無遠近。而復遠近歷然。世間色法。尙能如是。況已證唯心自性之心法者乎。故曰。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無

邊剝土。自他不隔于毫端也。汝既發心閉關。當懇切至誠禮拜持誦。以求三寶加被。令其業消智朗。障盡福崇。凡屬不思議境界。但當仰信佛言。勿妄測度。果能懇切至極。自可悉皆明了。亦不須問人也。若不在懇切至誠禮拜持誦上致力。終日取非凡夫所能測之境界而妄測之。則與幻人法師同一覆轍。欲不受謗佛謗法謗僧之罪報。何可得乎。祈慧察是幸。

與方遠凡居士書

世間人之病。多多都是自己造者。卽如令嚴之病。乃不知慎口腹。貪食水果涼物之所致者。及乎有病。不能從善養上。令恢復。而一味靠醫生轉移。醫生每遇富貴人之病。便大喜過望。遂用種種方法。令其闊張。而後始令收斂。則金錢自可大得矣。然醫之善者。亦只醫病。不能醫業。卽如子重病腸癰。醫云非開剖不可。汝四孀不放心。遂不醫。與德章拌命念佛念金剛經。五日卽愈。此病可謂極大極危險矣。然不醫而五天卽愈。子庠之顛。乃屬宿業。汝四孀以至誠禮誦。半年卽愈。汝父既皈依佛法。當依佛所說。不當信從洋醫。特往彼醫院去醫也。使一切病皆由醫而始好。不醫便不好者。則古來皇帝。及大富貴人。皆當永不生病。亦永不死亡。然而貧賤者病少。而壽每長。富貴者病多。而壽每短。其故何哉。以一則自造其病。二則醫

造其病。有此二造之功能。欲脫病苦。其可得乎。祈爲汝父說。不必往上海求西醫。就在家中求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之大醫王。則自可勿藥而愈矣。求西醫好否參半。求大醫王。或身軀上卽好。卽身軀上未好。而神識上決定見好。若妄欲卽好。完全廢棄先所持之戒。大似剜肉做瘡。有損無益。西醫未入中國。中國人有病皆不治乎。固宜放下妄想。提起正念。則感應道交。自可全愈矣。所言天冷身弱。衣絲綿者。必須非此不能生活方可。若借冷弱爲名。以自圖華美輕快。則是不知慚愧之人。以所殺靈命。實非小可。至于服阿膠。更非所宜問者。此與吃肉有何分別。阿膠吃了就會不冷乎。倘日常禮拜。身體自然強壯。何用阿膠爲哉。彼貧人亦曾過冬。誰曾用絲綿阿膠乎。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慚愧。與不知自己是甚麼人而已。祈洞督是幸。

復慧朗居士書

接手書。不勝感愧。光粥飯庸僧耳。何可與諸君論外典事。然既見託。只得略說所以。欲知此義。及所主。先須知命爲何物。力爲何物。并列子意中將二子認作何物。然後再講所主。則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論。若俱不知。則此力命之說。皆非儒佛所許。命者何。卽前生所作

之果報也。又依道義而行所得者。方謂之命。不依道義而行所得者。皆不名命。以此得之後。來生之苦。殆有不忍見聞者。如盜劫人錢財。暫似富裕。一旦官府知之。必至身首兩分。何可以暫時得樂。便謂之爲命。力者何。卽現生之作爲之謂。然作爲有二。一則專用機械變詐之才智。一則專用克己復禮之修持。列子所說之命。混而不分。所說之力。多主于機械變詐。故致力被命屈。無以回答。以孔子困陳蔡。田恆有齊國爲命。是尙可謂之知命哉。孔子不遇賢君。不能令天下治安。乃天下羣黎之業力所感。于孔子何干。顏淵之夭。義亦若此。田恆之有齊。乃篡奪而有。何可爲命。現雖爲齊君。一氣不來。卽爲阿鼻地獄之獄囚。謂此爲命。是教人勿修道義而肆志劫奪也。吾固曰。列子不知命。不觀孟子之論命乎。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方爲真命。則不依道義而得。不依道義而失。皆非所謂命也。列子論力。多屬于機械變詐之才智。聖賢之所不言。聖賢所言者。皆克己復禮之修持也。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皆力

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則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令其懺悔往業。改惡修善。必期于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戒執身。不行非禮。以定攝心。不起妄念。以慧斷惑。明見本性。皆克已復禮。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尙可以上成佛道。況其下焉者。故楞嚴經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賢慧貞靜之妻也。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求子得子。求長壽得長壽。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衰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後諸事。一一皆驗。遂謂命有一定。後蒙雲谷禪師開示。兢業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應。然了凡乃一賢者。使其妄作非爲。則孔生所算。亦當不靈。是知聖賢訓世。唯重修持。如來教人。亦復如是。故所說大小權實法門。無非令衆生斷除幻妄之惑業。徹證本具之佛性。故世有極愚極鈍者。修持久久。即可得大智慧。大辯才。列子以二切皆歸于命。則是阻人希聖希賢之志。而獎人篡奪奸惡之心。俾下焉者。受此禍害于無窮。卽上焉者。亦頽奮志時勉之氣。以致終身不入聖賢之域。作一碌碌庸人。此一篇文。完全于世無益。有何可研究之價值乎哉。光少不努力。老無所知。偶因問及。任己意說。其是與非。任人所指。又光年近七旬。精神衰頹。兼以冗務繁多。直是不能支持。祈勿再以此種事來問。再來問。則原函寄回。決不答復。以

免于人無益。于己有損也。祈慧管是幸。

復龐契貞書

道濟禪師。乃大神通聖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顯不思議事。其飲酒食肉者。乃遮掩其聖人之德。欲令愚人見其顛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則彼便不能在世間住矣。凡佛菩薩現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絕不顯神通。若顯神通。便不能在世間住。唯現作顛狂者。顯則無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飲酒食肉也。世間善人。尚不飲酒食肉。況爲佛弟子。要教化衆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則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飲酒食肉不可學。彼吃了死的。會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樣的肉。何可學彼吃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裝金。能將無數大木。從井裏運來。汝喝了酒。把井水也運不出來。何可學他。濟公傳有幾種。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後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義均好。所叙之事。乃當日實事。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學。便是妄毀。妄學則決定要墮地獄。妄毀則是以凡夫之知見。測度神通聖人。亦屬罪過比之學者。尚輕之多多矣。見其不可思議處。當生敬信。見其飲酒食肉處。絕不肯學。則得益不受損矣。祈洞察是幸。

復袁聞純居士書

接大圓書。謂居士與夫人并令郎。皆欲皈依于光。夫光一迂腐不堪之粥飯僧。大圓不詳察而謬爲皈依。何居士又踵襲其謬。而不以爲浼乎。雖然。泥塑木雕之佛。敬之亦可生福。汝既發心。且即將錯就錯。一旦翻然悟其非真。不妨再轉而敬真佛。固未始不可也。今爲汝取法名爲智純。令夫人爲智本。以衆生本具佛智。由煩惱夾雜。則如金在鑛。不得真實受用。則此本具之智。變而爲妄知。雖此妄知依本智而起。而本智之體用全失。若反而念佛。以自攝其心。則其智漸歸于純。而得其本矣。此與令夫婦命名之大意也。不知有合於于汝心否。又智本既能持月十齋。年三齋。何不長齋。食彼之肉。養我之身。人固習而安之。試一反思。則將戰懼不安。况實殺之食之乎。孟子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夫與子皆長齋。汝何忍不長齋。淨業正因。以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爲第一。食肉之人。雖不自殺。亦難免殺業。以非殺無肉故。以錢僱人代殺。故扶球當名福球。以環球之禍。由於不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遂致任自己野蠻心。行弱肉強食。互相殘害之慘事。汝既皈依佛法。當以此事此理。由自行而漸及於他。俾一切內而眷屬。外而鄉黨鄰里。與一切相識之人。同知此理。同皆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戒殺護生。吃素念佛。則殺業消而風俗淳厚。神人和而天下太平矣。諸惡莫作二句。乃三世諸佛之略戒經。切勿淺視。當從舉心動念處審察。若能推致其極。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餘福慧果位乎哉。佛于大乘經中屢言之。非出於陰鷲文。乃文昌帝君引用佛經耳。其餘修持淨業之說。文鈔中具說之。此不詳書。今之世道。乃患難世道。若不以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爲依怙而常念之。則禍患之來。或所不測。及其卒遇。徒喚奈何。倘能預先持念。必有冥爲轉移。況生死到來。人各有此日。故宜常作臨終想。則一切非分之妄想。與不能資之以了生死之諸法門。自不致力馳騫。而令此決定仗之可了生死之法荒疏不修也。願汝夫妻父子。同不以光言爲迂腐。則幸甚。

末世衆生。根機陋劣。不依淨土法門。決定無由了脫。一班好高務勝者。多多越分自命。覺得禪教之理性淵深。遂不以淨土爲事。從茲棄佛力而仗自力。弄到結局時。皆成種遠。因而了不得其實益耳。智本與汝夫婦也。汝能實行。彼久而久之。則相觀而化。固無所用其憂慮也。譚碧雲之著急。不獨彼一人獨犯此病。一切學佛之人。多多皆犯此病。既有此病。不是招感魔境。便是未得謂得。須知心本是佛。由煩惱未除。枉作衆生。但能使煩惱消滅。本具佛性自

然顯現。如磨鏡然。止期垢淨。勿慮無光。如醫目然。但能去翳。自復本明。若於垢未淨。翳未去時。卽欲大發光明。曷可得乎。若發。便是妖魔所現。決非鏡目之真正光明也。凡初發心人。俱宜以此意告之。

復哀福球居士書

所言由佛學撮要。頓生正信。一以宿有善根。一以令嚴慈之熏陶使然。印光一介庸僧。于法道無所知曉。唯諦信淨土。以期帶業往生。有志願相同者。隨便酬答。以自分之事業。意似有可取者。而文筆膚淺。實爲貽誚高明。不禁慚惶無地。何得以理圓詞妙等以譽之。不懼膺以凡濫聖之愆乎。所言念佛三昧。說之似易。得之實難。但當攝心切念。久當自得。卽不能得。以眞信切願攝心淨念之功德。當必穩得蒙佛接引。帶業往生。事一心。若約蕩益大師所判。尙非現世修行人之身分。况理一心乎。以斷見思惑。方名事一。破無明證法性。則名理一。若是內祕菩薩行。外現作凡夫。則此之二一。固皆無難。若實係具縛凡夫。則事一尙不多得。况理一乎。當過細看印光與永嘉某居士之極長一信。則可知。至於悟無生以後。護持保任。銷鋒餘習。彼自了明。何須預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否則縱令飲者說得十分的確。而未飲之人。

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將此悟無生忍。看得容易。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護持。致餘習復蒙。得而復失。故有此問。真無生忍。實非小可。乃破無明證法性。最下者爲圓教初住菩薩。卽別教之初地也。談何容易。祈且依印光文鈔所說而行。待其悉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及信願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識異說所奪。此後若有餘力。不妨兼研諸大乘經論。以開智識。以爲宏淨土之根據。如是則雖是凡夫。可以隨機利生。行菩薩道。且勿妄意高遠。恐或于事理不清。則難免著魔。永嘉某居士之長信。專治此病。彼病與汝病。名目不同。性質是一。光固不願多說。祈于彼信領會之。須知悟後之人。與未悟之人。其修持仍同。其心念則別。未悟無生者。境未至而將迎。境現前而攀攬。境已過而憶念。攀攬二字。取攝好惡。憎愛。勿謂好愛。爲攀攬。憎惡。爲不攀攬。悟無生者。境雖生滅。心無生滅。猶如明鏡。來無所黏。去無蹤跡。其心之酬境。如鏡之現象。絕無一毫執著繫戀之思想。然雖于境無心。猶然波騰行海。雲布慈門。凡世間綱常倫理。與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須一一認真實行。雖喪身命。不肯踰越。且莫認作於境無心。便於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廢弛。則是深著空魔。墮於頑空。由茲撥無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濫聖。壞亂佛法。疑誤衆生之阿鼻地獄種子矣。此中關係。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爲略陳其利。

害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間之亂。乃衆生同分惡業所感。彼邪僻諸說亦然。世風之變。最初皆一二人爲之發起。治亂邪正。無不皆然。何可不于人力轉變處講。而專歸于佛菩薩顯神變乎。佛菩薩非不能顯神變。奈衆生業重。亦無如之何。譬如濃雲厚霧。渺不見夫天日。將謂天日已無有乎。而人與天地。稱爲三才。僧與佛法。名爲三寶。其如此稱者。以參贊化育。宏揚法道之義而名之。汝專欲棄人力。而任佛菩薩天地之力。是尙可謂知道者乎。大亂之世。大悲菩薩示現救護。亦救其有緣耳。以亂乃同業。其宿因現緣。乃別業。有感菩薩之別業。則蒙菩薩加被救護。何可備侗而論。菩薩逆順方便。救護衆生之事。非膠知板見者所能知。今爲汝說一例。由此而推。勿道是菩薩。卽真怨家。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諸佛以八苦爲師。成無上道。是苦爲成佛之本。又佛令弟子最初卽修不淨觀。觀之久久。卽可斷惑證眞。成阿羅漢。則不淨又爲清淨之本。北俱盧洲之人。了無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閻浮提苦事甚多。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窮數。使世間絕無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則人各醉生夢死于逸樂中。誰肯發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至謂擁強兵踞高位。作種種苦惱衆生事者。或亦有大悲示

現者歟。此義唯可與通人言。不可與無知無識者道。若是通人。卽眞惡魔。亦可得益。無知無識者若知此義。則不知發心修行。反去毀謗佛法。譬如用藥。小兒不肯吃藥。塗之于乳。則不吃而吃矣。汝欲作通人大張此義。則害人處多而利人處少矣。且祈緘默。勿妄談說。佛菩薩之境界。非凡夫所能測度。中國之貧弱。由於不依禮義。依禮義何至貧弱。試問貧弱之因。何一不是貪賊受賄以利外人乎。汝未認清病源。便謂藥不見效。可謂智乎。外國之強。以國小不同心協力。不能自立。中國則人各異心。縱有同者。外人以賄誘之。則隨賄所轉。不但不顧國與民。并將自身亦不顧。謂爲奉行禮義之失。其可乎哉。昔林文忠公之驅夷。卽是其證。以後大小事。何一非中國代爲周旋令成乎。中國之人。多半皆屬亡八字。故致外國如是之強。中國如是之弱。使皆守禮義。則外國之無益各貨。將無處可消。而中國一年當保全數千萬萬金矣。中國人之下作。誠可謂下作之極矣。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汝雖讀書閱世。未知讀書閱世之道。故有此問也。爲今之計。當以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改惡修善信願往生。爲挽回劫運。救國救民之第一著。談玄說妙。尙在其次。然欲救世。非自己躬行。斷無實效。由身而家。由家而邑。由邑而國。此風一倡。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

否則便難夢見矣。

與周法利童子書

人之一生成敗。皆在年幼時栽培與因循所致。汝已成童。宜知好歹。萬不可學時派。當學孝學弟。學忠厚誠實。當此輕年。精力強壯。宜努力讀書。凡過讀之書。當思其書所說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不是讀了就算數了。書中所說。或不易領會。而陰鷲文。感應篇等皆直說。好領會。宜常讀常思。改過遷善。於暇時尤宜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慧。切勿以爲辛苦。古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此時若錯過光陰。後來縱然努力。亦難成就。以年時已過。記性退半。所學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第一先要做好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焉。第二要知因果報應。一舉一動。勿任情任意。必須想及此事。於我於親於人有益否。不但做事如此。卽居心動念。亦當如此。起好心。卽有功德。起壞心。卽有罪過。要想得好報。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有利於人物。無害於自他方可。倘不如此。何好報之可得。譬如以醜像置之於明鏡之前。決定莫有好像現出。所現者。與此醜像。了無有異。汝果深知此義。則將來必能做一正人君子。令一切人皆尊重而愛慕之也。祈審慎思察。則幸甚。

幸甚。

與馬契西書

人生世間。須安本分。越分作爲。及與讚譽。皆爲招禍取辱之本。光一庸劣粥飯僧。汝爲甚麼爲我作傳。膽敢以去聖時遙。真修日尠等四句下。便以我承之。令我得罪于天下宗教知識賢士大夫。汝意謂說得好聽。便爲榮幸乎。不知以凡濫聖。罪在不原。汝亦曾看楞嚴經。何不知犯大妄語。其罪重于殺盜淫罪。百千萬億倍乎。汝如此妄爲。不但汝自己罪過得不得了。且令光現在受明眼人唾罵。將來受阿鼻地獄之苦報。無有出期。譬如庶民。妄稱帝王。罪必滅族。良以大妄語能壞亂佛法。疑誤衆生。汝以此當架子擺乎。祈將其稿焚之。以後不得另有所述。我只要得生西方。要傳做甚麼。汝將謂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而不知瞎造謠言之傳。不但遺臭萬年。且復受苦永劫也。若以吾言爲非。則是魔王眷屬。請從此絕。

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二

書二

復包右武居士書一

適接手書。不勝感愧。印光一粥飯僧耳。法門中事。概不能知。唯于淨土。頗欲自他同生。以故凡有緇素見訪。皆以此奉答。徐蔚如居士。以其于禪淨界限。分析明了。並佛力自力之難易得失。及主敬存誠等種種膚論。皆於初機稍有利益。以故雖文詞鄙拙。亦不見棄。而三四次排印流布。以期有志于生死者。同皆納此芻議而已。然以殘羹餽飯。陳于飽餐王饕者前。則惡心發嘔矣。況敢注經乎哉。閣下既不以酸臭見棄。敬贈蕪鈔一部。此去年蔚如令商務印書館另編排印。今年所出者。彼書館恐售不出。故止印二千。出書後。尙未發行。已經售盡。雖已留板。但以彼館急於時尚之新書。至今未印二板。一二年來。亦有知友勸光刻板。光擬待商務書館編好出書後。再刻。則可省心力。去歲北地大荒。各善士設法籌捐。光遂盡數將刻款助賑矣。兩次共五百元。如以爲有益初機。肯爲刊布。未始非利人之一端也。

復包右武居士書二

生死大海。非念佛無由得度。欲知念佛之所以然。不看淨土經論。何由而知。固當日誦阿彌陀經。常看無量壽經。及觀無量壽佛經。此名淨土三經。讀此則知彌陀之誓願宏深。淨土之境緣殊勝。行人之往生行相。此外最親切開示念佛方法。有楞嚴經第五卷末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又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讀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華嚴一生成佛之末後一著。實十方三世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之最勝方便也。彼妄謂淨土法門。爲權漸小乘者。皆毀謗華嚴。及謗佛謗法謗僧之極重罪人也。其淨土三經之註。并淨土諸書之宜專精看者。光文鈔中與徐女士書中備言之。此不具書。晨朝十念。當於盥漱後。功課前行之。淨土十要。西歸直指中。各有其儀。依而行之。卽已。但不可過十念。以多則傷氣。光文鈔中亦屢言其利害。朝暮功課。照功課中念之。卽已。如公事多端。不暇念功課。則但用十念亦可。此外則但止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卽已。所謂十念者。以盡一口氣爲一念。如是念十口氣。名爲十念。如氣壯之人。一口氣多念一二十句。氣弱之人。只能數句。不論佛數多少。但以一口氣。至十口氣。爲度耳。其法之妙處。文鈔亦說之。若多念。則又傷氣受病矣。不可不知。古語云。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生死到來。一無所靠。唯阿彌陀佛。能

爲恃怙。惜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眞信實念者更少也。通州王鐵珊。前清曾作廣西藩台。其地土匪甚多。彼設計剿滅。所殺無算。前年得病。合眼卽見在黑屋中。其鬼甚衆。皆來逼惱。隨卽驚醒。如是三晝夜。一合眼卽見此象。人已困極。奄奄一息。其夫人勸令念佛。隨念數十聲卽睡著。因睡一大覺。而精神漸健。病遂痊愈。卽長齋念佛。使此時無人以念佛告之。恐萬不能至今日也。故知教人念佛。功德無量。知念佛利益者。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所示令親之事。甚爲希奇。可謂宿有善根。然又須兢兢業業。以自修持。庶不虛此一夢。倘以凡夫知見。妄謂我已蒙三寶加被。已入聖流。從茲生大我慢。未得謂得。未證言證。則是由善因而招惡果。末世之人。心智下劣。每受此病。楞嚴經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邪者。此也。請以力修淨土法門自勉。則將來決定獲大利益矣。須知淨土一法。乃十方三世諸佛。烹凡煉聖之大鑪。九法界衆生。無一不入其中。能出其外者。以出則究竟成佛矣。能如是信。方名正信。方名有淨土耳。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

昨接來書。言及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可謂見理透徹。周之開國。基於三太。而文王之聖。由

於胎教。是知世無聖賢之士。由世少聖賢之母之所致也。使其母皆如三太。則其子縱不爲王季文王周公。而爲非作奸。蓋亦鮮矣。而世人祇知愛女。任性嬌慣。不知以母儀爲教。此吾國之一大不幸也。人少時常近於母。故受其習染最深。今日之人女。卽異日之母。人欲培植家國。當以教女爲急務。勿曰此異姓之人。吾何徒受此憂勞哉。須知爲天地培植一守分良民。卽屬莫大功德。況女能德鎮坤維。其子女必能肖其懿範。榮何如之。况自己子孫之媳。亦人家之女乎。欲家國輿。非賢母則無有資助矣。世無良母。不但國無良民。家無良子。卽佛法中賴佛偷生之蟒流僧。一一皆非好母所生。使其母果賢。斷不至下劣一至於此。惜哉。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譬如一雨普潤。卉木同榮。修身齊家治國親民之道。無不具足。古今來文章蓋一時。功業喧宇宙者。與夫至孝仁人。千古景仰。人徒知其迹。而未究其本。若詳考其來脈。則其精神志節。皆由學佛以培植之。他則不必提起。且如宋儒發明聖人心法。尙資佛法。以爲模範。況其他哉。但宋儒氣量狹小。欲後世謂己智所爲。因故作闢佛之語。爲掩耳盜鈴之計。自宋而元而明。莫不皆然。試悉心考察。誰不取佛法以自益。至於講靜坐。講參究。是其用功之發現處。臨終預知時至。談笑坐逝。乃其末後之發現處。如此諸說話。諸事迹。

載於理學傳記中者不一而足。豈學佛卽爲社會之憂乎。宋葛繁之曰。行利人事。趙閱道之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夢顏之著書。莫不汲汲然企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舉心動念。天地鬼神。無不悉知悉見。雖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見。而有所不敢。從茲勉力爲善。實心戒惡。雖最剛強難化。不可以理喻者。聞三世因果之道。必漸行戢斂。以致轉暴惡爲良善者。不知其幾。竊謂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唯疾病患難。更爲嬰心。小兒甫能言。卽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卽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禍消於未萌。福臻於不知。而關煞病苦等險難。可以無慮矣。稍知人事。卽教以忠恕仁慈。戒殺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顯事迹。俾習以成性。在兒時不敢殘暴微細蟲蟻。長而斷不至作奸作惡。爲父母祖先之辱。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遇兄言友。遇弟言恭。夫唱婦隨。主義僕忠。雖統名爲出世之法。實具足乎經世良謨。經世良謨。亦同儒教。但儒教祇令人盡義。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盡義則可教上智。難化下愚。因果則上智下愚。無不受益。今之社會。專以智巧而爲主體。故發而爲事。則借爲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實。使國勢日危。人民日益困悴於爭意氣爭權力中。若是結果。總以不知因果報應。使人人

知因果。則自利利他。已立立人矣。何至如此其極乎。所謂小兒學佛者。學其前來所說數義而已。豈卽令其參禪悟性。閱教觀心等耶。王君未知佛法。所以過慮如是之甚。若卽其言而推之。殆將舉世不敢言及佛法矣。答王君書。當并光所說之意而融會之。則更闊大矣。法名如數寫來。竊謂小兒取一名。恰當卽已。何必定取三名。孔子之名。原是乳名。豈乳名便祇可兒時用乎。法名亦後世所立。佛諸弟子。莫不皆是在家俗名。今之取法名者。以別其入法與否。若兒女輩俗名。最初卽取好。畢生可用。何須絡索二三耶。先盡人事。後聽天命。人謀不及處。以三寶之威神是託。則冥冥中自有不思議之轉旋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

昨接汝書。知師壽已心有回轉。不決定卽欲出家。幸甚。出家一事。今人多以爲避懶偷安計。其下焉者。則無有生路。作偷生計。故今之出家者。多皆無賴之徒。致法道掃地而盡。皆此輩出家者爲之敗壞而致然也。光觀師壽根性。在家修持。固不失爲一鄉之善士。雖不能大弘法化。於自於他。皆有實益。若出家。則年時已過。又且身弱。不堪受苦。其於學教參禪一道。若不問津。則了不知其方向。若去參學。則盡此生力。亦未有得。宗教不知於一心念佛之道。惟

能利己。其於利人。尙欠參學。以故不如在家。依龍舒安士二林等之修持爲愈也。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

昨接手書。知又得麟兒。喜甚。書中所說。皆有道理。張奐伯教子女之事。乃知體而不知用。不可全取爲法。至於幼時。又須以因果報應之事。與淨土法門之利益。於學堂回時。諄諄訓誨。則子女現時。蒙念佛之益。必能免意外之虞。將來以爲立家立業。及滅罪得福之本。若全不與學堂交涉。則不諳時務。縱有作爲。亦難進步。況庸常者乎。在家人必須先要得一謀生之法。奐伯之舉。可用於三十年前。不可用於今日。今之時。是何時也。乃僞妄排擠。互相競爭之時。倘與伊等全無交涉。必受其欺侮。而難以安身矣。至於法名。大兒已經皈依。卽不須另取。餘者仍以福字爲首。慧融淵和明。其母宜名師越。以宋荆王夫人王氏。自行化他。專修淨業。爲女中之冠。若名師王。似不合宜。以夫人亦稱越國夫人。故以名越爲妥。又離五濁。生淨土。乃超越凡俗濁惡。至往生以後之漸漸上升。亦超越事也。名者。實之賓。必須常垂訓誨。令諸子女知世間道理。知佛法道理。將來爲人父母時。自能爲子女立規立法。不至雖有上等天姿。如俗某某。僧某某者。皆以堪作佛祖之姿。爲自他塞人天之正路。掘地獄之深坑。其源皆

由於乃父乃母初未嘗以因果報應之若事若理。以啟迪之故也。因果不講。則名實絕不相應矣。而況欲得爲聖爲賢。成佛作祖之實效乎哉。因果二字。爲今日救國救民之正本清源。決定要義。捨此則無術矣。況教子女乎哉。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

汝家屬甚多。倘諸弟婦令妹令女等。學堂歸來。宜以因果報應。及念佛利益。與之談論。俾彼等各各心中自知己心。與天地鬼神相通。與彌陀慈父相通。由茲斷除惡念。增長正信。俾彼現在堪爲人之賢妻。將來堪爲人之賢母。以此風于鄉邑。是亦治天下國家之根本法輪也。菩薩隨俗利生。并不另起鑪竈。對病發藥。令彼各各就路還家而已。現今學堂中婦女。多多妄生異圖。擬操政權。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以故周之王業。基于三太。彼太姜太任太妣。乃女中聖人。但以陰相其夫。胎教其子爲事。今人不此是學。其所計慮。皆爲亂天下之媒藥。可勝道哉。光本世外人。何論婦女事。以汝家女眷多故。亦願將來師表女流。儀型閨闈。以揚佛日之光耳。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教子女當于根本上著手。所謂根本者。卽孝親濟衆。忍辱篤行。以身爲教。以德爲範。如鎔金銅。傾入模中。模直則直。模曲則曲。大小厚薄。未入模之先。已可預知。況出模乎。近世人情。多不知此。故一班有天姿子弟。多分狂悖。無天姿者。復歸頑劣。以于幼時失其範圍。如鎔金傾入壞模。則成壞器。金固一也。而器則天淵懸殊矣。惜哉。佛以無我爲教。今人每每稍有知見。便目視雲漢。是以知文字義理爲佛法。而不知以修身淨心。滅除我相。力修定慧。以期斷惑證真爲佛法也。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

娑婆世界。是一大冶洪鑪。能受得烹煉。則非世界中人矣。不能受得烹煉。則烹煉之大冶洪鑪。反爲毒器。爲苦具。是在各人能自得益耳。同室之人。固宜於閑暇無事時。委曲宛轉。開陳至理。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則心識不知不覺。漸摩漸染。而爲轉變。至其愚傲之性發現時。可對治。則以至理名言。和氣平心。以對治之。否則任伊。一概置之不理。待其氣消。再以平心和氣。論其曲直。久之則隨之而化。若用強蠻惡辣手段。斷非所宜。以彼有所恃。所恃者子女也。兼失子女觀法之訓。念佛要時常作將死。將墮地獄想。則不懇切。亦自懇切。不相應。亦自相應。以

怖苦心念佛。卽是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

復永嘉某居士書七

靈峯老人。乃未法絕無而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測。隨人分量。各受其益。子弟之有才華。有善教。則易于成就正器。無善教。則多分流爲敗種。今日之民不聊生。國步艱難。幾於蹶覆者。皆有才華無善教者。漸漸釀成之也。無才華。固宜教其誠實。有才華。益宜教其誠實。然誠實亦可僞爲。最初卽以因果報應。及人之一舉心動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見。作常途訓誨。而陰鷲文。感應篇。必令其熟讀。且勿謂此非佛書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淺近。若以遠大之深理言之。則難于領會。此等書。老幼俱可聞而獲益。而況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乎。佛尙以死屍糞穢毒蛇。令人作觀。以之證阿羅漢者。逾恆河沙。況此種貼實存養省察之言句乎。楞嚴一經。不知淨土者讀之。則爲破淨土之元勳。知淨土者讀之。則爲宏淨土之善導。何以言之。以自力悟道之難。淨土往生之易。十法界因果。一一分明。若不仗佛力。雖陰破一二。尙或著魔發狂。爲地獄種子。而且二十四圓通之工夫。今人誰能修習。唯如子憶母之念佛。凡有心者。皆堪奉行。但得淨念相繼。自可親證三摩。知好互者讀之。其肯唯主自力。不仗佛

力乎。不知好歹者。反是。以其止欲爲通家。無心了生死耳。

復永嘉某居士書八

來書發明普敬僧尼。此理此事。實爲至當。然教兒輩。又須反復爲論。若止一往。則或恐不知去取親疏。或致受損。譬如有人。若詩若文。若宗若教。皆悉高超。而其品行卑劣。不堪爲人榜樣。倘不加分別。概行親近。此人親之。不但行爲或隨彼轉。而其任己臆見。妄說道理處。無真知見。或被所惑。須必居心則若賢若愚。通皆恭敬。不生傲慢。行事則親賢遠愚。取優去劣。如是則可免相染之弊。及挂悞之愆。天下事。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法。若不以情事而爲定奪。如執死方子醫變證。則生者少而死者多矣。必使情與理相合。法與事相契。則得之矣。

復永嘉某居士書九

來書所說。皆從自己身心習氣上究竟。不勝欣慰。然在凡夫地。不能無病。亦不能任而不治。其治之之法。最省力。最得益處。在以病爲藥。以病爲藥。則病不爲累矣。卽如愛子女之病。決不能斷。不妨卽以此愛爲本。必欲使子女生爲正人。沒生淨土。此其愛。乃以世間凡情。成就出世間聖果。若不善用愛。任性嬌養。則與殺其身。過百千萬億無量無邊倍者。多多也。國之

滅亡。民之塗炭。皆此種不洞事之父母釀成之。可不哀哉。每日功課回向。一一當與法界衆生。若此功課爲此。彼功課爲彼。亦非不可。然必又有普回向之願。方爲與三種回向相合。三種回向者。一回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回向法界衆生。同生淨土。人各有志。人各有業。業。謂職業。但隨緣隨分即可。不必與一切人皆同也。

復何槐生居士書

接手書。知居士有向上志。然未知法門所以。及與時機。縱曾讀光文鈔。亦未究光所說之旨也。夫修行用功。原爲了生死耳。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猶不肯依能了者而爲之。豈非擔麻棄金。自貽其咎乎。參禪縱能大徹大悟。如五祖戒。草堂青。真如喆。斷崖義。尙不能了。而再一受生。反致迷失。校前爲遠不能及。況吾儕乎。某某和尙。雖于禪門知所方向。猶未打破禪之區域。故不能令閣下息心念佛。意謂一悟卽便無生死可了。亦無涅槃可證耳。不知縱悟到無生死可了。無涅槃可證地位。依舊仍在生死中不能出。在涅槃中不能證。末世衆生。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甚難甚難。況汝既看此一念落在何處。當時時專一看此念之落處。除此之外。皆不理會。直如怨家相尋。不肯一瞬失照。令彼走脫。必欲直下捉得。令其喪

身失命而後已。而說出此念來時。種種境界。遂將看落處全體丟開。而以現出之境界爲心得。不知此種境界。雖由靜定而發。實爲參禪之障。何以故。以忘卻窮究此念落處。而以幻境爲得故。且此境界。夾雜煉丹家之境界。閣下殆先曾用過彼之工夫。今由靜定而發現耳。倘以爲得。後來尙有著魔發狂之慮在。閣下不知全體拋卻。尙企常久。以不能得。爲之椎心擊呵。豈非認賊爲子。令守家業乎。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閣下此相。爲是相耶。非相耶。爲是五蘊耶。非五蘊耶。若是相。是五蘊。皆在所棄。何得寶貴。若非相。非五蘊。則能看之念。尙不可得。此種境相。從何而出。古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皆因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正閣下貼切之對證妙藥也。禪豈可妄以己意參乎。當此一念起時。直須看其落處。不在此處著力。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猶以爲得。豈不大可哀哉。雖然。非禪客。絕不以禪學教人。此不過以閣下不識其境。爲邪正是非。不禁稍爲辯析。倘閣下欲高豎禪幟。以大徹大悟爲事。當更參禪宗大老。如曰。吾于卽生決定要了生死。請將參禪之念。拋向東洋大海外。依淨土法門。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決定可以滿其所願。倘不依淨土法門。所有修持。皆成人天福報。及未來得度之

因緣而已。欲了生死。斷難夢見。欲知禪淨之所以然。非博覽禪淨諸書不可。卽能博覽。倘無擇法智眼。亦成望洋興歎。渺不知其歸著。是宜專閱淨土著述。然淨土著述甚多。未入門人。猶難得其綱要。求其引人入勝。將禪淨界限。佛力自力。分析明白了無疑滯。語言顯淺。意義平實。爲研古德著述之初步嚮導者。其印光文鈔乎。祈息心研究。當自知之。

復周羣錚居士書一

蕩益生於明末。沒於清初。一生弘法。皆在南方。未曾一到北地。兼以順治初年。南方多未歸服。故大師於崇禎升遐。明圖版蕩之後。凡所著述。但書歲次。不書國號及年號耳。及至福建寧波。各處歸順之後。不一二年。卽入涅槃。而台宗有倣之者。於康熙時著述。亦不書國號年號。可謂誣蔑蕩益與國家耳。其不善學。有如此者。南方學者。多宗台教。北方學者。多宗賢首。慈恩。彼既不相習。故其流通也少。世宗雖倡刻大藏。其年初夏。卽已賓天。其清藏中。所入所出。容有世宗裁奪者。實多半由當時所派之親王。總理刻藏首領大和尚主持。又刻藏預事之僧。盡屬賢首慈恩臨濟宗人。台宗只一人。而且尙屬校閱無權之人。蕩益著述。所入唯相宗八要。釋大乘止觀法門二種。餘者北方所無。將何由而附入乎。此係雍正末乾隆初年事。

至乾隆末年。蕩益著述。京中尙無多少。徹悟老人。見閱藏知津。卽欲刻板。擬再得一部。卽不須另寫。庶省心力。因徧詢各刹。止得一部。凡大師流通到京之著述。徹悟及徹悟之門人。皆爲刻板。亦有一二十種。不知世務之人。一歸之於世宗不取。可謂誣罔世宗。使世宗若全見蕩益著作。斷當具足入藏。一部不遺。須知清藏肇始於世宗。及世宗崩後。高宗繼立。凡刻藏事。皆當時僧俗中之權人主之。高宗亦不過應名而已。何以知之。世宗所著揀魔辨異錄。草稿甫畢。尙未膽清。隨卽崩駕。高宗雖令繕寫刻板。亦不暇檢點。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竟致錯訛不勝其多。此其父之手澤。尙且如是。況大藏乎。又世宗於開首著此之時。卽頒上諭。內有入藏流通之語。迨後止刻書冊板。竟未入藏。但將此上諭。附於圓明居士語錄之後。將謂世宗亦嫌其習氣而不入乎。此其不入之由。以漢月藏子孫之外護。多屬當權之人。故不敢提倡耳。若言習氣。蕩益可謂絕無。而一般瞎眼禪和。謂爲徒有文字。未得大悟。貢高我慢。此等人乃仰面唾天。何得據以評論耶。至於毀世宗者。亦與毀蕩益者知見相同。皆道聽途說。隨聲附和之流輩耳。

復周羣錚居士書二

昨接師導信。言汝上月病勢甚險。近已痊癒。幸甚。人之處世。一一須按當人本分。不可於分外妄生計慮。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汝雖於淨土法門。頗生信心。然猶有好高務勝之念頭。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婦自命。須知了生死。愚夫愚婦則易。以其心無異見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婦工夫。則亦易。否則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婦之能帶業往生。淨土法門。以往生爲主。隨緣隨分。專精其志。佛決定不欺人。否則求升反墜。乃自悞耳。非佛咎也。

復周羣錚居士書三

學佛必須專以自了爲事。然亦須隨分隨力以作功德。若大力量人。方能徹底放下。徹底提起。中下之人。以無一切作爲。遂成懶惰懈怠。則自利也不認真。利人全置度外。流入楊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故必須二法相輔而行。但專主於自利一邊。二林之語。亦不可誤會。誤會則得罪二林不小。二林之意。乃專主自利。非并隨分隨力教人修習淨土法門全廢也。利人一事。唯大菩薩方能擔荷。降此誰敢說此大話。中下之人。隨分隨力以行利人之事。乃方符合於修行自利之道。以修行法門。有六度萬行故。自未度脫。利人仍屬自利。但不可專在外

邊事迹上做。其於對治自心之煩惱習氣。置之不講。則由有外行。內功全荒。反因之生我慢。自以功利爲德。則所損多矣。譬如喫飯。須有菜蔬佐助。亦如身體。必用衣冠莊嚴。何於長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門深入。而盡廢餘門也。一門深入盡廢餘門。唯打七時方可。平時若非菩薩再來。斷未有不成懈慢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則生厭故也。天之生物。必須晴雨調停。寒暑更代。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實際。使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則普天之下。了無一物矣。況吾儕心如猿猴。不以種種法對治。而欲彼安於一處。不妄奔馳者。甚難甚難。人當自諒其力。不可偏執一法。亦不可漫無統緒。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爲主。遇一切人。上而父母。中而兄弟朋友。下而妻子奴僕。皆以此爲導。將謂非自利乎。一燈只一燈。一燈傳百千萬億燈。於此一燈。了無所損。孰得孰失。何去何從。豈待問人方了知乎。

復周羣錚居士書四

前月十五。接到汝書。以汝言孟由一到。即便登程。恐回書落空。是以不復。卽午復接汝書。知孟由尙未歸省。其所以稽遲不歸者。殆不敢擔由彼歸而汝卽走出之擔子也。汝何不體我心。及諸人之心。而硬做道理乎。光亦出家之人。豈必定礙滯汝。阻止汝。學在家人戀戀于家。

不願令人速得解脫乎。但人之際遇。萬有不齊。約汝分論。實爲在家益大。而出家益小。汝祖業頗可度用。上有慈親可事。中有兄弟可靠。室有賢妻。膝無子女。而且汝之大兄。頗信佛法。三弟四弟。亦皆與道不相悖戾。汝在家篤修淨業。亦可爲慈親生信念佛。以期了脫之導。亦可爲兄弟在外。料理家門之事。亦可以率其妻室。弟婦等。同修淨業。同出輪迴之計。外而鄉黨親戚。隨緣開導。卽家舍爲道場。舉慈親及兄弟妻室子姪。鄉黨親朋。皆爲法眷。隨力隨分。身率言化。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并彼邪見種性之人。同納于佛法至極圓頓淨土法門。大治洪鑪之中。共成法器。同修淨業。將來同登蓮邦。共證菩提。豈不如汝出家爲僧。舍親遠去。室人有無依之恨。慈親有怨子之懷。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反謂佛法爲背畔世道。妄生謗毀。俾此等人造口業。墮惡道。未見其益。而先受此等大損之爲愈乎。況汝慈親。既不應許。豈可不遵慈命。仍懷此心乎。如汝親絕不許汝修行。猶有可原。汝親甚歡喜汝修行。何得必欲離親修行乎。佛法中有六度萬行種種之功業。皆爲利益衆生。汝不出家。則于親有大利益。只此一事。卽可曲順親心。居塵學道。俾親日見之熟。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卽爲莫大功德。況不止親一人乎。又親既不許。則義不可再思出家。以佛戒律中。父母不許出家。自己

任意求出家者。不許攝受剃度。及受戒等。否則師弟各皆得罪。汝既以光爲師。謂爲善知識。然光實非善知識。而于背佛法事。斷不敢爲。但祈依光所說。順親之心。在家修行可也。古人有爲知己者。不妨以身許之。況慈親留汝。光勸汝。豈可違抗。固執不改乎。當知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乃往生正因。宜隨王虛中。周安士。彭尺木。三先生。則不愧爲佛弟子矣。

復周羣錄居士書五

天下事皆有因緣。其事之成與否。皆其因緣所使。雖有令成令壞之人。其實際之權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現緣也。明乎此。則樂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矣。汝獨不知身爲人子。義當從親之命。又欲爲人徒。猶當從師之命。然父母爲子謀者。或有不當。以恩愛重。而或有偏處。師則既能視爲知識。斷不至所謀過於失當。居塵學道。卽俗修真。乃達人名士。及愚夫愚婦。皆所能爲。勉力修持。以在家種種繫累。當作當頭棒喝。長時生此厭離之心。庶長時長其欣樂之志。卽病爲藥。卽塞成通。上不失高堂之歡。下不失私室之依。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見聞。增長淨信。何樂如之。但祈上遵母命。併順光心。隨分隨緣。自利利

人。菩薩捨頭目髓腦。以救衆生飢餓。在家修行。于親于汝。皆有大益。何得妄生違拒。如必曰。決欲依我心行。光豈能令其不許如是。但祈將師徒之假名字取消。一任汝拜甚麼高僧。光概不過問。他日相見。一同路人。不得猶執師弟之禮。若不如是。且請依我所說。代光勸化甌江士女。同入蓮池海會。校與汝強欲爲僧。致高堂失其歡心。兄弟妻室各懷憂念。而甌人妄生誹謗佛法之心。與業。其得失實不啻天地懸隔。汝試詳審思之。光其爲汝耶。害汝耶。光言盡于此矣。過此則一字不肯虛寫。任汝自便而已。

復周羣錚居士書六

因果一法。爲佛教入門之初步。亦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圖。丁氏所錄。或有紕繆。然其大體卻好。未可以袁氏之不德。而謂其爲不足流通也。且袁氏往矣。能知其不德者幾何人哉。使因果報應之事。寓諸目。感諸心。卽素鄙袁氏者。亦當閑邪存誠。克己復禮。以自求免于罪戾。培植來福耳。未可以一眚而掩之也。且袁氏初則闢佛。繼則閱歷轉深的。知因果毫無差忒。雖未息心研究佛典。觀其所載感應事迹。實于佛法心悅誠服。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以文字障深。又以懶惰懈怠。致其結果。只爲將來因種。爲可惜耳。吾謂以袁氏

紀氏之博達。尙孜孜然以因果報應是輯。後之鑒者。或必有深感焉。不欲流通卽已。若意欲流通。卽便流通。政不宜過于計慮也。

復周羣錚居士書七

講起信論甚好。但恐能領會者少。則於天機淺者。失利益矣。似宜淨土法門。與之並行。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又知佛法心法之要。則爲機理雙契矣。現在人的對證藥。唯因果爲第一。宜修法。唯淨土爲第一。若夫研究起信。雖亦具因果淨土。而凡夫知見。不能普領全義。又不能按論起修。則只一解義了之矣。無論何等根性。因果淨土。爲必不可不先講究也。至於教相。亦須擇人而施。以學生各有所學之事。佛學乃兼帶耳。天機若淺。則專務教相。或將淨土拋在腦後。致成有因無果之結果。是不可不相機而設法也。今之崇相宗者。其弊亦復如是。彼提倡者。實不爲了生死。只爲通理性。能講說耳。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難。斷不肯唯此是務。置淨土於不問。或有誹薄之者。此其人皆屬好高務勝。而不知其所以高勝也。使真知之。殺了亦不肯棄置淨土法門而不力修也。甚矣。學道之難也。弘一師之志。唯弘一師則可。若無大精進。生死心不切。則成懶惰懈怠之流矣。今之僧人。實難令人生信。但既追悼僧人。

何可誹謗僧人。若舉其善者。戒勵不善者。則無過矣。然自既在學生之列。卽戒勵亦宜緘默。以此種事。唯有德望者。方可舉行。非黃口雛生之所宜爲也。殘經無可修補。燒則無過。如可看可補者。則不宜燒。有不知變通。一向不敢燒。此經畢竟不能看。兼不能如好經收藏。反成褻瀆。兼以褻瀆之過。貽於後人也。豈可不知權變乎哉。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今時若不以因果爲救國救民之急務。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屬虛設。以不講道理。兼無王法故也。

復洪觀樂居士書

古之聖賢。無不戰戰兢兢。以自操持。故其心不隨富貴窮通所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之人於日用云爲。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尙不能一一如法。稍有知見。便妄企作出格高人。未得其權。則肆其狂妄之警論。以惑世誣民。已得其位。則逞其暴虐之惡念。以誤國害民。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師友。未曾以因果報應之道。以啟迪之也。使稍知因果報應。則舉心動念。皆有所畏懼。而不敢肆縱。卽不欲希聖希賢。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可得也。以故天姿高者。更須要從淺近處著手。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少時栽培

成性。如小樹標使壁直。其至長成。欲令其曲。不可得也。

復汪穀人居士書

真境有限量。乃不識真境二字之妄計。世界無同異。唯圓證寂光者方見。生死涅槃同一源。而迷悟不同。故縛脫有異。真妄本無二體。而迷真成妄。則祇見其妄。不見其真。若問何故如是。且請扣己而參。直待己亦了不可得。則故自親知。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向別人口裏討分曉。縱令別人說得了。亦如話餅。豈能令自己知其滋味。消其飢餓乎。全真成妄。何問真體奚有。有在何處。全妄卽真。何問妄相本無。無至何底。如是問者。不名智人。佛語雖如雷。奈業障于心耳。何。一乘若真通達。則四大各失本性。六根一一互用矣。如是理體。說之似易。證之實難。在昔或有其人。而今皆成好高務勝。不事實修。妄談般若之掠虛流派。祈熟讀普賢行願品。與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同求往生。乃光之所深望也。否則各守己志。不須相商。

復徐蔚如居士書一

律藏不許未受戒者看。一則恐其未明遠理之人。見其因犯制戒之迹。不知乃大權菩薩。欲佛制戒以淑後世。遂現作不如法相。以啓如來立制以垂範耳。由其未明此理。唯據近迹。遂

謂如來在世。佛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從茲起邪見。以藐視僧倫。則其罪不小。二則律藏中事。唯僧知之。倘令未爲僧者閱之。或有外道假充比丘。作不法事。誣謗佛法。則其害非小。故此嚴禁而預防耳。至於好心護法。校正流通。何可依常途爲例。若執定此語。則律須僧書。僧刻。僧印。僧傳。方可不違佛制矣。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理。而當其事者。須乘一定之理。而行因時適宜之道。理與權相契。法與道相符。斯爲得之。律中必有明文。光以目昏。未能徧閱。滿益毘尼集要。亦有此議。亦不須檢査。但無上不明遠理。只據近迹。及欲知佛法中機密之事。擬欲假充比丘等過。則放心安意。校正流通。其功德無量無邊。何須過慮。然須緘默。不可以律中文相對無知無識之人宣說。及泛泛然錄之於尋常文集中。以啓無知人妄造口業之釁。世出世間。理皆有定。法皆無定。大而經國治世。小而一飲一啄。莫不如是。何獨於律藏而板執乎哉。

與徐蔚如居士書二

前在揚州。知太夫人身嬰貴恙。閣下回申侍疾。意謂年過七十。淨業已熟。或欲警策同流。以西歸一大事。爲當頭之棒喝乎。光於九月初四至申。次日見雲雷。言太夫人身已康健。閣

下亦已回京數日矣。不勝幸慶之至。誰知太夫人畢竟不欲久住此界。以身說法。唯企一切親朋眷屬。咸知世相無常。生必有死。篤修淨業。速求出離此五濁惡世。徹證吾人本具之天真佛性而後已。可謂真大慈悲。現身說法也。適接雲雷之信。心甚悲傷。繼思太夫人實欲免吾等輪迴之苦。示現來去耳。所可傷者。閣下失恃。坤倫失導而已。雖然。既已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九品之華。佛授一生之記。縱閣下天眼未開。不能徹見。在太夫人覆庇分上。固不閒絲毫。更甚曩昔也。祈節哀念佛。以企蓮品轉高。無生速證爲事。斷不可過爲悲傷。以致彼此無益也。光忝蒙不棄。得預友倫。財法俱貧。將何爲禮。亦只可朝暮禮誦時。爲太夫人回向善提。以盡方外友誼而已。

與徐蔚如居士書三

昨接手書。並哀啓。讀之。不禁悲感無已。夫諸佛菩薩。法身大士。愍念衆生。示生世間。和光同事。以行教化。或男或女。或國王大臣。妃后大家。及與貧窮下賤之流。俾觸目感發。隨地隨人。而得入于一乘閭奧而不自知。如是則法道流通。如春迴禹甸。日朗堯天。無一處一人。不蒙其光明。沐其含育也。觀太夫人一生行迹。及臨終景象。光前所謂乘願輪以示生。居坤維而

說法者。爲的確之極。光虛受男身。濫廁僧倫。四十年來。於法門毫無裨益。讀太夫人汲汲流通大藏。刻印契理契機之書。直欲愧死。而朝暮禮誦時。回向。乃據我愚誠。尙望太夫人慈愍。挽回彌陀聖衆。以速度我。何可謂爲法施。然不妨借此緣事。以增長自利利他之心。故博地凡夫。當禮誦時。尙爲諸佛回向。況示居凡位。於理又有何妨。至於七中。及一切時。一切事。俱宜以念佛爲主。何但喪期。以現今僧多懶惰。誦經則不會者多。而又其快如流。會而不熟。亦不能隨念。縱有數十人。念者無幾。唯念佛。則除非不發心。決無不能念之弊。又縱不肯念。一句佛號。入耳經心。亦自利益不淺。此光絕不提倡作餘道場之所以也。人當臨終。唯同聲念佛。爲有益。若識心未去。沐浴舉哀等。大有所妨。是以修淨業人。須於平日。與眷屬說其所以。庶不至誤用親愛。若過量大人。出格高士。正不必懼其被此牽挂耳。良由彼福德深厚。當穢業已滅。淨境現前時。即在此時。其所見所聞。已非此閒景象矣。太夫人蓋非常流。固不得以常格律之。其往生可必。其品位當不在中下。然佛法宏曠。唯成佛方可歇手。欲決得往生。正不妨懇切念佛。常行追薦。卽佛經所謂雖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說已得清淨。蓮池謂年中常須追薦先亡。不得謂已得解脫。遂不舉行耳。須知念佛誦經。雖曰薦親。實爲現前眷屬。

親知。開心地。種善根。及所有薦親功德。回向法界一切衆生。以廣大自他存亡之心量。以消滅自他存亡之執礙耳。至於不主於誠。唯以奢華張羅誇耀於人。則所謂以親喪作鬧熱。非人子所宜爲也。閣下深通佛法。斷不至此。或恐眷屬知交。有被近來諸大家行事。豔羨歆動者。不妨與閣下言之。以杜其違法違理趨時之心耳。

與徐蔚如居士書四

前日雲雷寄無依道人金剛了義。閱之。知閣下佛學。其來也遠。不勝感佩。孟由將一行居集寄來。見其字迹過細。不受久刷。此京中刻經處未能慮及者。明書冊藏。刻得甚粗。現今版小。不能照彼。然亦當如南京揚州款式。祈寄信經理人。說其所以。令一副板多印幾千。其利益大矣。又一行居集。若文若理。通通皆好。唯禪宗祕密了義經跋。爲醍醐中含有毒味之作。此經出於乩壇。其文悉取華嚴法華楞嚴圓覺之成文。并六祖壇經。及合會禪淨語錄中文。大通家看之。固有益。不具眼者。謂此經乩壇中出。金口親宣。由茲遂謂乩壇中經。皆是佛經。古有閉目誦出之經。皆不流通者。恐其肇杜撰之端耳。大明仁孝皇后夢感經。其義理利益。皆不思議。而靈峰老人。閱藏知津。目爲疑僞。清藏初亦刻入。高宗後又撤去。以防僞濫。二林見

地甚高。何以慮不及此。法雨先亦有一本。光燒之以杜禍胎耳。以法門知己。不妨絡索一上。現今國窮民困。已至極點。貼骨之煙患。尙未能除。亦有世道民生之責任者。一大憾事。今夏有友自哈爾濱來。言其地煙禁大弛。亦有二三友人。欲戒而苦無良方。光先聞陳錫周戒煙方。靈得非常。爲從來所未有。候其來山。令開出寄去。又開一張與本寺副寺。令其送人。以彼曾在商務中做過事。交遊必寬。企其普徧流傳。至十一月間。哈爾濱有信來。言光所寄方。靈得非常。代爲戒好友人致謝。不勝歡喜。因問本寺副寺。彼言其友汪蟾清。其內人以氣痛喫煙。後欲戒之。卽買市賣藥丸服之。終不斷根。若不喫藥。煙氣二病卽發。得此方一料服完。煙氣二病。化爲烏有。其子開汪李濟堂藥店。生大感激。印其方送人。并依方製成丸藥。藥水。以期濟人。於自己各店賣之。光卽令要二百張方子來。凡遠近知交有信來。皆爲附寄一張。有力者令其排印廣傳。竊念閣下及雲雷。悉皆有心利人。宜將此方。長年上報。俾舉世咸知。則功德無量矣。已與雲雷談過。當出半分報費。此費當覓三五有心世道之人均認。則事在必行。於報館于自己。皆無妨礙。倘欲戒者。卽可頓離此苦。亦救國救民之一端也。光於廣東雲南各處。皆隨文鈔寄去。令其排印此方。普徧傳布。前與哈爾濱寄方時。亦令彼覓三五有財

力肯利人者出資於當地兩報館。長年登報。俾本界及外界咸知。今既親獲靈驗。當必能常時登報矣。真辦道人。何預他事。但未能通身放下。斬斷萬緣。不妨帶培心地。以救取一半耳。

方附
集末

與徐蔚如居士書五

王弘願居士。雖則崇信密宗。頗有效驗。然始則錯認消息。將有未得謂得之失。繼由多閱教典。方知錯認。次則現雖工夫得力。而虛火上炎。無法自治。光以此二事。斷其密宗一法。不能普被三根。不如淨土法門之千穩萬當。謂君宿具靈根。見地高超。尙有錯認。及受病不知對治之失。則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彼謂密宗高出顯教之上。引種種言論以辨。然佛無二心。亦無兩法。欲擡高密宗。但當論密宗所以高處。既以密宗之妙處。與顯教之妙處證同。是欲推尊而實持平也。彼之所論。乃約教而遺機。光乃約機而論教之利益。蓋契理而不契機。則不能感應道交。所謂說法不投機。便是閑言語矣。大意如此。光所說多絡索。兼以目力不給。凡屬信札。概無存稿。一位攝一切位。而從淺至深。行相仍復歷然。圓融不礙行布。二語。最爲恰當。蓋以圓融。正圓融其行布。若無行布。說甚圓融。行布。正行布其圓融。若無圓融。則其行

布便成生滅。便屬小乘諦理。便非因該果徹之道矣。

與徐蔚如居士書六

接手書。及觀經嘉祥大師義疏。一再細閱。其文法實在令人迷悶。一句話反覆數說。而義意含糊。兼且只派名義。前不詳其所以。後不結其歸宿。光億此疏。恐未必是嘉祥大師親筆。當是東洋耳食之徒。冒名而作。否則縱令傳寫致訛。不致通皆不成文理。雜沓瑣碎。絕無顯示大義。如須彌高出於海。八風悉吹不動。縱令好爲更端者。不能移易一字之處。是爲可疑。十
一面疏亦然。彼慕吾國高人之名。妄自著書。不知自非高人。冒名亦冒不到耳。又北京近所
印書。皆用毛邊紙。此紙現視頗好。久則發脆。光在京時。見百餘年外之書。紙皆發脆。粗心人
翻閱。便見破碎。心竊疑之。而不知其所以。光緒三十一年。問仁山先生。彼云。被煤煙熏過之
故。其說雖有理。亦不能息疑。以藏書多者。豈皆在有煤煙處。紅螺無煤。書亦發脆。知先生此
言。殆想出之理由。非實驗之的據。至前年到藏經院。與一老做書者。談及紙性。因說北京舊
書皆發脆。彼云。此係毛邊。毛邊新時。覺得厚實堅固。以草料多。竹料少。故久則發脆。毛太重
太紙質。不如毛邊堅實。經久不變。外行人多以毛邊爲美。我等做書各工。亦願做毛邊。以其

硬爽好做。實則毛太重。太經久。光聞疑心豁釋。

與徐蔚如居士書七

觀經疏。釋文釋義。甚爲疏漏。其科則三四次頰標。直是蕪蔓不堪。今閣下亦知是僞。似宜令發心者息此刻事。勿令嘉祥大師受誣。凡流通古人註疏。須擇其義理文字。能啓發人心。暢徹經義者爲準。如此疏文。刻之何益。卽令光修亦無生色。若大改換。直成另著。不名爲修。況天台善導各疏。徧法界流通。何不惜金錢。作此無益之事耶。取其嘉者流通。則於古人有光。於後學有益。若不論真僞。并皆流通。則令古人受誣。令後人煩神亂思。而了無利益。祈爲彼言之。光前年見十一面疏。亦以爲僞。特未形之言論耳。此等書斷以不流通爲是。

與丁福保居士書

近世士大夫。多守拘墟之見。有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相告者。則曰此稗官野史小說家憑空造者。何足信乎。其人亦曾讀經閱史。雖見此種事。亦不體察其所以然。其拘墟也。仍復如是。居士將歷史之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事。集之於一編之中。上而麟經。下及明史。其事迹的的可考。彼拘墟者讀之。當必啞口不敢謂其無稽妄造矣。至於學佛一事。原須克

盡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一不實踐。雖終日奉佛。佛豈祐之哉。良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盡其人道之分。然後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萬丈高樓。必先堅築地基。開通水道。則萬丈高樓。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壞。若或地基不堅。必至未成而壞。語云。選忠臣于孝子之門。學佛者亦復如是。昔白居易問烏巢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欲學佛法。先須克己慎獨。事事皆從心地中真實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謂真佛弟子。若其心奸惡。欲借佛法。以免罪業者。何異先服毒藥。後服良藥。欲其身輕體健。年延壽永者。其可得乎。實驗一書。堪破此弊。流通于世。大有利益。又蘇州彭希涑曾輯二十二史感應錄。于歷史中。摘錄因果事實百八十餘條。不知閣下曾有此書否。若有。宜一併排印。以開拘墟者之眼界。又二十四史。奇事固多。居士博覽無遺。宜將非凡情所測之事。如欲海回狂。後所標者。併諸因果輪迴等事。盡錄而輯作一書。以爲治國安民。了生脫死之一助。則其功德大矣。不知肯滿我愚願乎。

復寧波某居士書

接手書。知治習之心。唯勤唯切。而消習之效。未得未見。其故何也。蓋以生死心不切。而只將

此超凡入聖。消除惑業。成就淨念。作口頭活計。故無實效也。倘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淨土法門更爲難聞。今幸得此大丈夫身。又聞最難聞之淨土法門。敢將有限光陰。爲聲色貨利消耗殆盡。令其仍舊虛生浪死。仍復沈淪六道。求出無期者乎。直須將一个死字。此字好掛到額顛上。凡不宜貪戀之境現前。則知此吾之鑊湯鑪炭也。則斷不至如飛蛾赴火。自取燒身矣。凡分所應爲之事。則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則斷不至當仁固讓。見義不爲矣。如是則塵境即可作入道之緣。豈必屏絕塵緣。方堪修道乎。蓋心有所主。不隨境轉。則卽塵勞爲解脫。所以金剛經屢屢令人心不住相。發心度盡一切衆生。而不見能度之我。所度之人與衆生。并所得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方爲眞行菩薩道。若見有我爲能度。生爲所度。及無餘涅槃之所度法者。雖則度生。實於一乘實相之道。未能相契。以不了衆生當體是佛。佛性平等。妄起凡情聖解。致無爲利益。成有爲功德矣。何況聲色貨利之貪戀粘著乎哉。然人生世間。不可無所作爲。但自盡誼盡分。決不於誼分之外。有所覬覦。士農工商。各務其業。以爲養身養家之本。隨分隨力。執持佛號。決志求生。凡有力所能及之種種善事。或出資。或出言。爲之贊助。否則發隨喜心。亦屬功德。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如順水揚帆。更加艣棹。其

到岸也。不更快乎。臘月三十日。乃一歲之盡日。倘預先未曾打疊得好。則債主怨家。羣相繫縛。那容你過。臨命終時。乃一生之臘月三十日也。倘信願行資糧未具。貪瞋癡惡習猶存。則無量劫來怨家債主。統來逼討。那肯饒你。莫道不知淨土法門者。無可奈何。隨業受生。卽知而不務實修者。亦復如是。被惡業牽向三途六道中。永永輪回去也。欲求出苦之要。唯有念念畏死。及死而墮落三途惡道。則佛念自純。淨業自成。一切塵境。自不能奪其正念矣。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內之根身。外之器界。五蘊包含淨盡。能見其是空。則卽五蘊離五蘊。法法頭頭。皆是大解脫法門。大涅槃境界矣。

與友人書

凡爲善知識。一舉一動。皆有關於如來慧命。衆生善根。非止陞座說法。方爲宏法利生也。已。吾讀續傳燈錄。見投子顛禪師。有大智慧。具大作略。陞座而左右顧視。能令富鄭公直下知歸。從茲力參。徑造其極。而以十餘擔行李。令司馬溫公欲見而中止。畢生于如來大法。自己本性。爲門外漢。使顛師一鉢一杖。則溫公未必不如鄭公。而溫公以吹毛求疵。自失鉅益。顛師以什物過多。損衆福田。有法道之任者。俱宜鑑之。

復岳仙嶠居士書

若欲此生親得實益。當依淨土法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則可決定了生脫死。若不依念佛法門。且莫說未得佛教之真傳者不能了。即得亦不能了。何以故。以得真傳。乃大徹大悟。非是實證。證則可了。悟則未了。修餘法門。皆須斷惑證真。方了生死。淨土法門。但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正助合行。不但決定往生。而且品位優勝。不但純粹純篤之人。決定往生。即五逆十惡之流。臨終能生大慚愧。生大怖畏。志心念佛數聲。隨卽命終者。亦得決定往生。以佛慈廣大。專以度生爲事。一念回光。卽蒙攝受。所謂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也。末世衆生。不依淨土。修餘法門。但得人天福報。及作未來得度之因緣而已。以無力斷惑。則生死根尙在。何能不發生死之苗芽乎哉。

與揚州萬壽寺寂山和尚書

久仰高風。未獲一晤。幸由通公開蒙法緣。得承警歎。而且不輕末學。下詢芻蕘。感愧之私。筆難盡述。昨悟開師一接華翰。卽持以相示。知黎端甫居士已允修治。刻期告圓。晚喜出望外。不禁手舞足蹈。公在山時。晚亦議及黎公。但慮應聘校對地論。恐不暇及。今旣允公請。足徵

大士智慧。猶如日輪當午。大地普照。非我輩持螢火以尋行墨者可比也。然通公開蒙。實纂集諸家菁華。其于發揮理性。可謂深切著明。但以賦性率真。不事支末。故于措詞立言。不無參差疎漏之弊。若夫略玄黃而取神駿。須待得意忘言之人。玩圖象而怖真龍。每多尋行數墨之士。若不大加修治。決難三根等益。竊思魯史春秋。一經仲尼筆削。遂成千古致治之大經。慈山全集。因囑謙益修治。卽爲隨藏流通之妙典。古旣如是。今亦宜然。只期徹露廬山真面。不必確守原稿成規。譬如拆倒五鳳樓以重修。打散左氏序以另集。材料雖則仍舊。結構須隨所宜。不妨以柱爲梁。一任截長補短。文之贅者去之。義之闕者補之。宜在前者移之于前。當在後者置之于後。俾大佛頂理。圓通常性。與夫若義若文。悉皆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使上中下根。無不一目瞭然。各獲鉅益。庶可令通公黎公我公之本懷。究竟舒暢矣。若限以兩月告圓。恐致成略加讎校。日期過促。黎公之匠手莫形。修治不精。通公之婆心仍晦。刊而傳之。欲與楞嚴諸註。併壽于世。恐難必矣。宜革欲速見。多限數月。俾得反復研究。諦審精修。自然上契諸佛之妙心。下滿諸公之宏願。馨來際以流通。盡生界而得度也已。疏首題名。二公并書。初云憶蓮沙門通智尋源述。次云端甫居士黎養正重治。雖黎公心游華藏。志在利人。

悟人我以皆空。了自他之不二。然在吾人感恩頌德分上。固應如是施設也。修治已訖。卽付手民。不須寄來。黎公儒門山斗。法海津梁。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若非觀音普賢之應化。定是方山無爲以再來。所有著述。機理雙契。倘懸之國門。易一字者。賞以千金。當窮年竟月。無一人敢一著筆。有何所疑。尙須傍人相證耶。待至全部刻圓。卽祈普惠法施。晚雖盲目。不能親見日光。然長夜重昏之中。常欲蒙其照燭也已。臨穎依依。不任神馳。

復江西端甫黎居士書

東風解凍。企闡顯密融通之宗。化日舒長。願蒙佛頂圓滿之光。恭維端甫黎公大居士。夙植德本。乘願再來。博極羣書。深入經藏。闕象教之衰頽。明法性之綱要。出言成章。機理雙契。立願濟世。解行俱崇。破夢醒迷。震驚心之霹靂。扶教宏宗。施當頭之棒喝。而且成人之美。不辭勞苦。曲引末學。和光利物。若非普門應現。維摩後身者。儻克如是也耶。光幼失問學。長無所知。宗教門高。末由進步。權依淨土。以爲躲根。天姿陋劣。故無從廣參知識。客路踟躕。因甘載寄食普陀。壬子仲冬。得睹佛學叢報。始知宏法大士。多現儒門。歡喜感歎。非言可喻。其于閣下著述。更加欽佩。但恨根鈍骨朽。不能常侍丈室。叨蒙雕琢耳。季秋萬壽寂公。以開蒙因緣。

俯臨光舍。因勸重治。注意于公。又慮其力不暇及。幸三寶加被。預示夢兆。得蒙俞允。幸何如之。寂公卽函示其由。期以兩月告成。光以公未詳睹原稿。彼未細陳修法。恐公但隨彼意。略加讎校。因稍陳梗概。以致寂公。不億轉蒙蓮鑒。感愧無極。茲于除日。得承手教。足徵我公接物閱經。直同洪鐘在簾。有叩則鳴。寶鏡當臺。無形不映。感荷感荷。竊謂開蒙草稿。雖屬通公。其發揮潤色。全仗閣下。若精神不給。只得將計就計。倘色力強健。何妨于顯宗外。處處另標密宗綱要。俾閱者知顯密圓通。法門無二。事修宜一門深入。理性固二法融攝。當不惜如椽之筆力。使佛頂放圓滿之光明。以普照于盡未來際。一切有情也。又末世講家。每好談宗。致令聽衆。多隨語轉。竊謂禪家機語。絕無義味。唯就來機。指歸向上。只宜參究。何可講說。如是講經。唯超格大士。能得其益。其他中下之流。盡受其病。于宗則機鋒轉語。不知力參。妄自以義路卜度。于教則實理實事。由非己境。便認作寓意表法。以宗破教。以教破宗。近世流弊。莫此爲甚。伏祈出廣長舌。拯此沈溺。又悟開師宿根固深。好勝心切。始則專意禪宗。藐視淨土。後預通公法會。從茲漸生信心。但負性狂妄。志願則高不可拔。色力尪羸。行持則遠難相應。去冬曾露本心。光遂深加呵斥。奈執心過重。豈能挽回。不億亦白閣下。冬月廿一。抱病回山。

與其師兄敍外面事未畢。卽不能言。至次日未刻卽逝。有何祥瑞感應之可言也。楊次公謂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悟師非不信有西方。但以愛根固結。念頭不一。平生所期。皆成畫餅。其求見道。求臨終普現瑞相。皆其愛根發露處。打頭不遇作家。到老終是骨董。悟師之謂也。哀哉。又壬子臘月。因念佛學叢報。印用洋紙。不如本國紙之耐久。致諸公所著奇文偉論。因用紙失當。不能經久廣益。遂不避罪責。略陳鄙懷。事雖數條。唯此爲主。于癸丑正月初。寄至編輯所。豈料一乘濮公。嫌其蕪穢。絕不寓目。高居士來。重爲抄錄。企轉達諸公。以詳知洋紙之害。不知曾蒙青盼否。現雖叢報停版。亦須仰白者。以洋紙之害。甚于洪水猛獸。窮國。屈民。斷滅儒釋聖教。其禍無有底極。企有力大人。遏此習風。以福同胞而永法道耳。楚青狄公。有志流通。有正書局。近印數種。皆用洋紙。若不痛示利害。將來各處所刻大藏。定難免用。則是以流通而致速滅亡。此不慧所痛心疾首。籲訴無門者。今幸蒙垂教。故敢上呈。我公學冠通國。道高當世。交遊徧于中外。言論服于人心。懇祈普告宏法諸公。併撰述鴻文。長登報紙。俾舉世同胞。咸知禍害。凡屬聖賢傳世經書。及契約文憑。概勿用此。庶三教不至速滅。五族同霑洪惠矣。

與張連勝總戎書代友人

禹甸春迴。堯天日永。北苑梅開。花陳箕疇之五福。東園竹秀。葉報華封之三多。恭雖總戎張大人。才兼文武。職任爪牙。道隨時以暢茂。爵共日以高升。入春以來。榮膺尊秩。而復地近南海。密邇觀音。此乃多生多劫。于大士所。曾種善根。及大士悲心。欲仗其威力。護持法門之所致也。其道體康泰。起居納福。可以不卜而知矣。慰慰賀賀。竊念普陀。乃大士應化之地。歷朝敕建。舉世欽崇。而尤與總戎。有大因緣。往古則不及詳。近世有大功勳于此山者有三。明萬曆間。總戎侯公繼高。講武之暇。纂修山志。護持流通。拳拳于茲。國初以來。海氛不靖。山寺頽敗。至康熙廿八年。世道升平。翠華南幸。總戎黃公大來。啓奏名山廢墜狀。隨即賜帑敕修。而黃公未經一年。卽升尊爵。次年總戎藍公理莅任。奉旨監造。鞠躬盡瘁。竭力經營。佛事王事。一肩擔荷。前後兩寺。爲立生祠。永隨大士享受香火。而于黃公。亦設祠祀之。其他武臣。護持此山者。多難枚舉。良由武臣。每當兩軍對壘。鋒矢交馳之際。多默念大士。密蒙護佑。由之立戰功。致太平。故致然也。縱時屬靖謐。亦藉大士威力。鎮軍威于遐域。消禍亂于未萌。唯其沐恩也深。故其報恩也切。唯其報恩也切。故其食報也厚。如黃藍二公。及近世曾彭左等諸公。

莫不皆然也。現今時值末法。法弱魔強。每有無賴之徒。混入法門。不守清規。敗壞佛法。由是不達深理之儒士。見此遊行人間。造作惡業之僧。遂謂舉世僧衆。無不如是。從茲一唱百和。誹謗沮遏。甚至毀廢寺宇。焚燒經像。不知玉雖出于崑岡。必玉隱而石露。若不鑽鑿。則止見其石。不見其玉。以不見玉。遂欲措以烈火。則因惡頑石而盡焚美玉矣。昔人負荆山之世寶。尚且兩獲則足。況負無上大涅槃山寶相妙寶者。而世俗知見。何能識之。宜其頻加毀辱也。伏願閣下。護持名山。摧邪輔正。以國家之爪牙。作大士之金湯。繼黃藍之芳蹤。抉俗眼之瞽膜。其食報也。當必果證無生地。登不退。成正覺于將來。作調御之丈夫。豈第印變成方。秩轉爲文。百年福壽。裔世聯芳而已哉。

復張雲雷居士書一

梁任公有出羣之才。植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懷之。賦歸歟。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徹悟本具妙性。又須力修淨業。回向往生。俾所悟者。一一親證。然後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以不思議神通變化。作對治法。于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此大丈夫繼往開來。自利利他之究竟實義。于此時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憂世之心。不免危身之慮。乃

英雄豪傑憤世悶時之迹。非聖賢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于此專精致力。以期親證。則如坯器未火。經雨則化。光陰短促。人命幾何。一氣不來。卽屬後世。未證道人。從悟入迷者。萬有十千。從悟增悟者。億無一二。忍令無上法器之坯。經再生之雨。而復爲塵土乎哉。任公與光。素無交情。近以謬聽人言。亦可攀爲知己。知己者爲知己。謀須于大體統處立言。方不失爲一言相契。畢生知己之誼也。不知梁公視此。爲豎點頭乎。抑橫搖首乎。祈以此意轉達之。

復張雲雷居士書一

入佛問答一書。導引未悟。令生正信。隨機開示。漸入漸深。贈送結緣。誠屬莫大功德。然此係泛論入佛事理。雖亦偏讚淨土。實未大暢厥旨。若已有信心。當閱淨土諸書。若不能多閱。其最顯豁者如徑中徑。又徑一書。探輯諸家要義。分門別類。令閱者不費研究翻閱之力。直趣淨土靈奧。于初機人。大有利益。入佛問答所示研究次第。唯天姿高。宿根深者。方堪擔荷。若二俱退半。仍欲依彼所示而爲研究。恐教理不能大通。而淨土一法。由篤志研窮教理。遂成擔閣矣。佛法因人而施。斷不可執通途宏規。而與機相違。致失卽生了脫之殊勝利益。是在

當人自量根性。而爲修持耳。往生呪梵文學之亦甚好。但不得生分別心。謂此略文爲非。一起此念。則一大藏所有呪。皆生疑心。謂爲未合佛意。須知譯經之人。皆非聊爾。何可以他譯不同。便藐視之乎。千餘年持之得利益者。何可勝數。豈千餘年來之人。皆不知梵文乎。學固宜學。斷斷不可起優劣勝負之念。則利益自不可思議矣。又持呪一法。與看話頭相似。看話頭以無義路。故能息分別之凡情。證本具之眞智。持呪以不知義理。但止至誠懇切持去。竭誠之極。自能業消智朗。障盡福崇。其利益有非思議所能及者。禮佛儀式。極忙之人。不便特立。但至誠懇切。口稱佛號。身禮佛足。必致其如之誠則可矣。世當劫濁。互相戕賊。不有護身符子。斷難永無禍害。所謂護身符子。亦只至誠禮念阿彌陀佛而已。而觀音大士。悲願洪深。尋聲救苦。隨感卽應。宜于朝暮禮念佛外。加以禮念大士。則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轉禍爲福。遇難成祥。而不自知也。此方外野人爲知己作救世之方法也。若曰爲舉世。非不能救。但人不肯依法而行。則無如之何矣。

復張伯巖居士書

息戰書。略閱一徧。江神童。可謂非常之人。抱非常之志。擬欲作非常之事。普令天下人民。同

得非常之常道。實爲千古希有。若非聖賢再世。便是菩薩示生。其生也。必非聊爾。而天下萬國。當由此長夜洪鐘。通皆震醒。由茲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自利利他。視人猶己。同歸無我之域。共享大同之風。光老矣。恐不及見。不妨預爲萬國賀。雖然。其立法猶有不合時機處。光無知無識。何敢評論。江君著述。而知己人前。不妨一爲商榷。諒無罪責。見加耳。當今世道人心。壞至極點。欲挽救之。但以五教聖賢道德爲訓。此唯能轉變天機深者。若中下之人。任汝說得脣敝舌焦。彼縱能領會。亦與自心了無干涉。況不領會者。居其多半乎。則用力多而收效鮮矣。欲萬國共敦此誼。除非萬國之人。皆屬上等天姿。欲力求聖賢之道。而未得其門徑者。方有實益也。否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衛武公早言之于二千餘年前矣。江神童可謂知體而不知用。得根本智而未明差別智也。又其設會之法。範圍過大。恐無此汪洋支費。不落空談。亦屬有始無終。又此種大會。何可特設女會。女會一立。將必全國女人。戮力爭權。事事皆須男女一體。果皆如虞之二妃。周之三太。則實爲大幸。否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以天生非常之奇人。而開此弊端。實爲不慧所痛惜。吾嘗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操得一大半。以相夫教子于家庭之中。俾有天姿者。即可希聖希賢。大立德業。無天姿者。亦可循規

蹈矩作一善良人民。若捨此不講。而專欲操權與男人同。則是亂天下之第一大禍也。神童何其未慮及此。又其論佛教。亦大有失言之弊。若上等人聞之。當必汲汲以求其戒定慧空。若下等人聞之。或致欲人其人。火其書者。相繼而起。當此殺劫熾盛之時。不以佛之慈周無形。悲拔三世之道。爲救國救民第一要義爲訓。而發揮僞佛教。即以棄倫物。談禍福爲證。夫因果報應。乃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當此人心陷溺之際。正宜倡明因果報應。使中下之人。雖欲爲惡而有所不敢。雖欲不爲善而有所不能。而反破斥談禍福爲僞。爲所痛恨。豈真知佛教哉。夫棄倫物。談禍福。何嘗無僞。又何嘗無真。而概以僞目之。則釋迦如來。便成罪魁。自佛以下。何堪再論。若曰諸賢所闢者迹。未知其真。則吾無閒然。而謂諸賢闢者是僞。則過在佛教。不在諸賢。充所謂僞佛教之詞。則非滅除佛教。唯留戒定慧空不可也。夫戒定慧空。佛未出世。法未東來。固已充塞宇宙。無少欠缺。而堯舜周孔之聖。亦未發明。迨至佛教東來。則方知吾人日在戒定慧空中過活。從生至死。不能出乎其外。而無端怖頭狂走。爲可憐耳。醫家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譬如有人咽喉壅腫。飲食難入。氣息難出。必先消其腫。然後方可按其病原。調理臟腑。若不先消其腫。則人將立斃。縱有治本之良方。

妙藥。將何所施。因果者。卽今日消腫之妙法也。然因果一法。標本統治。初機依之。可以改惡修善。通人依之。可以斷惑證眞。乃徹上徹下。從博地凡夫。以至圓滿佛果。皆不能離者。豈徒治標而已哉。

與謝融脫居士書

貴鄉之知有淨土法門。由林介生之請淨土典章。倘諸居士于宿世中。向此法門。未種善根。何能以古爲師。一聞之下。卽便生信發願。自行化他。不十五年。其道大行之若是乎。觀閣下之天姿境緣。及現在之法運時機。似宜以持五戒而護持三寶。宏淨土而普勸往生。爲契理契機之第一要義。何以言之。閣下年已過四十。天姿非上等。欲研窮經藏。參訪知識。恐有法門無量。光陰不多。縱欲鑽研。措手不及之歎。又現今雖有知識。而僧多濫汗。同行乏人。同行名爲內內難、能能互互相相磋磋磨、挾挾持持進進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則懶惰懈怠隨之。而不復振矣。如不慧二十一歲。辭親出家。亦可謂發心眞而立行猛矣。至今五十三歲。若宗若教。毫無所得。徒負親恩。空爲佛子。所幸者淨土一法。於出家學彌陀經時。已生信心。實未蒙一知識開示。以當時業師。與諸知識。皆主參究。所有開示。皆破淨土。吾則自量己力。不隨人轉。雖佛祖現身。猶不改作。況知識所

說乎。又現今法弱魔強。欲護持佛法。在俗則易。在僧則難。閣下若能嚴持五戒。專念彌陀。克己復禮。言行相應。然後廣行化導。普利羣倫。不可居師位而自高。不可受錢財而自益。在家爲一家演說。對衆爲大衆詳陳。則人皆仰其德。而信從其言。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風必偃也。令郎不信此道。亦不可強。俟其遇境逢緣。天機發現時。一啓迪之。自有沛然莫禦之勢矣。蓮社初開。須有定規。女人入社。斷乎不可。切不可效他方之漫無檢約。以致一法才立。而百弊叢生矣。至要至要。舍利不能禮拜。叢林不能親炙。有何所欠。但能見佛像。卽作眞佛想。見佛經祖語。卽作佛祖面命自己想。必恭必敬。無怠無忽。則終日見佛。終日親炙。諸佛菩薩祖師善知識。舍利叢林云乎哉。市井習氣。出家若不眞修。更甚於俗。若欲遠離。先須了知世間一切諸法。悉皆是苦。是空。是無常。是無我。是不淨。則貪瞋癡三毒。無由而起矣。倘猶不能止。則以忠恕忍辱治之。則自止矣。若又不止。則設想於死。自然無邊熱惱。化爲清涼矣。報恩經謂次第受戒。今出家受戒者。亦先三皈。次五戒。次十戒。次具戒。次菩薩戒。但古之受戒者。是發心爲了生死。今之受戒者。多是爲充大僧而圖體面。得戒之言。從未措懷。故外方之蟒流子。下流坯。無不皆是受過三壇大戒之僧。此其弊由於清世祖罷試僧。免度牒。與近

世之為師者貪名利。喜眷屬之所致也。吾恐貴地諸僧。不知此義。謂度人出家。是第一好事。致匪類入法。法隨以滅。故不避繁瑣。而覲縷言之也。須知淨土一法。乃如來一代時教。最玄最妙。至圓至頓之法門。一法具一切法。名圓。博地凡夫。亦能入此法中。等覺菩薩。不能出此法外。實上聖下凡。速成佛道之一條捷徑。諸佛諸祖。普度衆生之一隻慈航。於此不生信心。或信不真切。便是業深障重。不合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永世永劫。在此世界。常輪六道。無有出期。縱得人天。為時甚少。如客邸寄居。一墮三途。則其時甚長。如安住家鄉。每一思及。衣毛皆豎。不惜苦口。懇告同人。今為閣下引一明證。庶可策發信願之心。而鼓勵宏贊之力耳。此之法門。唯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無量壽經。專說其餘一切大乘經中。無不發明此事。其他勿論。華嚴一經。乃佛初成道。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說界外大法。不與凡夫二乘所共。末後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童子。乃斷惑證真。破無明。復本性之殊童子。餘經亦有作此稱者。受文殊教。徧參知識。初見德雲。即聞念佛法門。遂證初住。從此隨參隨證。至五十三普賢菩薩所。普賢以威神加被。令善財所證與普賢等。是名等覺。然後普賢令善財。與華藏海衆。一切諸大菩薩。發十大願王。以此十大願王功德。回向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又觀無量壽佛經。下品下生章云。下品下生者。或有衆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佛名。滿十聲已。滅罪往生。龍舒淨土文中。張善和。張鍾馗等。卽是其人。上之則文殊發願經有。普賢。久成佛道之大菩薩。下之則五逆十惡。將墮地獄之惡衆生。皆承彌陀接引之力。皆爲淨土所攝之機。可見法門廣大。了無棄物。佛願宏深。等視衆生。吾嘗有聯云。捨西方捷徑。九界衆生。上何以圓成佛道。離淨土法門。十方諸佛。下不能普利羣萌。閣下當發大勇猛。發大精進。擔荷此法。取古人宏揚淨土之逗機言論。爲鄉里倡。居塵不染。卽俗修真。方合融脫命名之義。蓋融脫者。乃和光而不同其塵之謂也。鄙見如此。不知閣下以爲何如。祈自裁度。

復顧顯微居士書

令友某君。對於佛學種種情見。及復閣下書。雖數百言。只因因果。空有事理。性相。混亂。致于金剛于淨土。悉皆不依佛祖誠言生信。妄自違理究理。欲爲出格之大智慧人。不肯墮于愚夫愚婦之窠臼。而自謂爲理障。實則是業障于心。如盲覩日。了不見其光相。尙謂見者爲妄。

豈不大可哀哉。此種知見。誠不易破。況光之所說。語涉支離。理難徹透。固當愈滋疑議。有損無益矣。欲不奉命。恐或見責。且作塞責之計。而妄評之。祈勿致于某君。否則撕裂踐踏。或所不免。若以光之文論。則適當其宜。若以其中所說。不是引經之文。便是宗經之義。而字又爲世間至寶。被彼踐踏。不但彼自獲罪不淺。閣下與光亦復獲罪不淺也。今代爲復曰。諦觀來書。種種議論。一言以蔽之曰。以凡夫知見妄測佛智而已。且吾人從生至死。內而身心。外而境界。何一能知其所以然。從自有知識以來。見前人之所爲。而自亦爲之。遂得身體成立。諸事順適。身心安樂。從生至死。受用自在。若如來論。已不知佛之所以然。及淨土之所以然。雖佛祖誠言。亦不肯因之生信。推是以求。閣下終日喫飯。終日穿衣。其充飢禦寒之所以然。爲知也。否也。若道知。則知者爲誰。請的的指出。若指不出。猶依前人或規穿衣喫飯。何于了生死第一妙法。必企其先知所以然而生信。斷不肯因佛祖之誠言而生信耶。又閣下有病。須服藥者。爲先徧閱本草脈訣。知其藥性病原。方始按病立方。而後服藥耶。爲即請良醫診脈。立即服藥耶。若立即服藥。則治病與學佛相悖矣。縱令徧閱本草脈訣。知其藥性病原。亦與學佛相悖。何以故。本草脈訣。係前人之成言。汝未能親見。何可取信。若請本草脈訣之言。不

可不信。則佛祖善知識之言。何以皆不生信。必欲自見方信耶。如汝知見。刻實論之。當先見某藥走某經。治某病。方肯開方服藥。斷不肯依本草脈訣所說。以開方服藥。何以故。以未見故。今充飢禦寒治病之所以然未見。而卽穿衣喫飯服藥。佛與淨土之所以然。已未親見。縱佛祖誠言。皆不生信者。此何故也。一則以性命相關。雖不敢不如是行。一則以高明自詡。必徹見方肯修持其法。古今來幾多出格豪傑。由此知見。畢生不沾佛法實益。彼謂爲愚夫愚婦者。初亦不知。而能依前人成規。顛蒙念佛。因茲潛通佛智。暗合道妙。遂得帶業往生。及斷惑往生者。將見悉證佛果。况徒知之而已乎。而此種自命出格者。因疑生謗。將從劫至劫。長墮惡道。被彼愚夫愚婦念佛往生者之所憐憫。欲垂救援。亦不可得。何也。以宿世之不信惡業所障也。閣下之智。如干將莫邪。切玉如泥。以不善用其智。如以干將莫邪切泥。則泥無所成。徒損鋒鋦。可不哀哉。佛法乃心法。非世間一切法所能喻。其喻者。不過令人會其義。何得死執其事。而敵體論之。舉扇喻月。動樹訓風。必于扇上求光明。于樹上求披拂。是尙得名爲智乎。夢境是假的。因果是真的。亦不妨以夢境喻因果。悉令敵體相符。何也。妄心是因。夢境是果。若無妄心。決無夢境。此決定不易之論也。善惡及修持之心之事。是因。得善惡及

修持之果報是果。閣下爲信也。否也。妄心爲夢因。則得夢境。念佛之心爲佛因。則近之卽得往生西方。遠之畢竟圓成佛道。是滋君之疑也。抑起君之信也。佛爲究竟有無且置。閣下必欲致詰佛之有無。且問閣下自己畢竟是有是無。若謂是無。此一上絡索。是誰述說。若謂是有。請的的指出其述說者。語言係喉舌與識心相卽而有文字。亦識心手筆運動而現。二者皆不出色受想行識五蘊之外。皆非閣下自己。離此五法指得出。許閣下問佛究竟有無爲大智慧問。若指不出自己之有無。欲先知佛爲有無。乃狂妄無謂之問。非切己窮理之問也。佛畢竟是有。因汝凡情未滌。決不能見。閣下自己亦是有。因汝五蘊未空。亦不能離色受想行識的的指出也。金剛經令發菩提心菩薩發心度盡一切衆生。令其皆證無餘涅槃。而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布施爲六度萬行之首。舉布施則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萬行。皆當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修。此經文略。唯舉布施以該其餘。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我人衆生壽者相。修一切善法。如上所說。且道是有相耶。是無相耶。如此廣大光明之相。逼塞太虛。而謂之爲無。是何異于生盲乎哉。其言無一衆生得度。不住相。無相。無所住者。欲人不滯凡情。聖見之執著相耳。其言度盡衆生。行布施。生心。修善

法。欲人稱性修習自利利他之法。以期自他同得圓滿菩提而後已。不于此中著眼。妄執無相爲究竟。與墮酒精漢同一知見。尙得謂有智慧人乎。信有何難起。疑有何難去。汝決定不肯起。決定不肯去。雖佛親與之說法。亦無如之何。况吾儕具縛凡夫乎。欲知佛之虛實。淨土文。西歸直指。所論之理。所載之事。何不于此起信斷疑。將謂此種言論事迹。皆係妄造謠言。不堪寓目乎。若作此見。則靈魂決定不墮餘五道。唯在阿鼻地獄。盡未來際。長享隨心所現之鑊湯鑪炭劍樹刀山。種種自在受用之樂境耳。其爲樂也。莫能喻焉。必欲知佛虛實。雖淨土文。西歸直指所說。皆非實。唯自己親見親證方爲實。今有一事相問。汝須直心相酬。不得含糊躲託。北通州王鐵珊者。前清曾作廣西藩台。其時廣西土匪甚多。彼于作兵備道時。卽設計剿滅其黨。所殺甚多。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卽見在黑屋中。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無數。皆來逼迫。遂卽驚醒。久則復合眼。其境仍如是。復驚醒。三晝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其妻因諭之曰。你如此只麼樣好。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佛總會好。鐵珊一聞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卽睡著。遂睡一大覺。了無境界可得。而病亦漸漸痊愈矣。因長齋念佛。鐵珊前年與陳錫周來山。親與光說耳。設閣下當此境。爲先知佛之虛實而後念耶。爲一聞卽念

耶。若此時不暇究虛實而卽念。則現在何得并前人與人示虛實之言論事迹。概指爲妄。唯求于仲。援救此徇恍迷離之心境。而欲涕泣求之耶。富貴尙能如敝屣。何不以執著亦作敝屣。淨盡棄之乎。汝將謂此知見爲入道之門耶。不知乃墮阿鼻地獄之達道也。以夢喻佛者。妄心爲因。夢境爲果。喻念佛爲因。往生見佛爲果。何可以金剛六喻爲證。夫世間語言文字。雖是一字一事。不妨尊卑並證。美惡兼訓。卽如子之一字。稱夫子亦好單用。稱平人亦好單用。稱兒子亦好單用。須必以文定義。斷不能將稱夫子者。亦作兒子訓也。佛國爲夢境。須待閣下成佛以後說。此刻就說。則唯損無益矣。事理性相空有因果混而不分。但可學愚夫愚婦。顛蒙念佛。須致恭敬。唯誠唯懇。久而久之。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此種疑心。徹底脫落。則佛之有無。己之有無。入佛之門徑。彼岸之確據。何待問人。若不專心致志念佛。而于別人口裏討分曉。亦與看金剛經。而不知實相。看淨土文。西歸直指。而不生信心。以業障於心。不能領會。如盲覩日。日固在天。覩固在眼。其不見光相。與未覩時無異也。倘復其明。則一覩卽見光相矣。念佛一法。乃復明之最切要法。欲見實相之相。當竭誠于此法。必有大快所懷之時矣。真我欲親見。非大徹大悟不可。欲證。非斷惑證真不可。欲圓證。非三惑淨盡。二死永亡不

可。若論所在。則閣下之長劫輪迴。及現今之違理致詰。皆承真我之力而爲之。以背覺合塵。故不得真實受用。譬如演若之頭。衣裏之珠。初未嘗失。妄生怖畏。妄受窮困耳。念佛人臨終蒙佛接引。乃生佛感應道交。雖不離想心。亦不得謂獨是想心所現。絕無佛聖迎接之事。心造地獄。臨終則地獄相現。心造佛國。臨終則佛國相現。謂相隨心現則可。謂唯心無境則不可。唯心無境。須是圓證唯心之大覺世尊說之。則無過。閣下若說。則墮斷滅知見。是破壞如來修證法門之邪說也。可不慎諸。一一具說。太費筆墨。知一反三。當無遺義矣。

復四川謝誠明居士書

適奉手書。知貴地尙有儒佛心法。一肩擔荷者。欣慰無似。至于譽不慧處。頗涉世諦俗套。誇魚目逾寶珠。謂寸木高岑樓。令人慚惶無地耳。光一介庸僧。無法自給。常時行乞于大富長者之門。見其所棄之殘羹餛飩。取而自資。有不嫌酸臭者。亦復以此用施。而徐蔚如謂其有益飢人。遂屢爲流布。雖意有可取。而文不足觀。不意竟瀆閣下青眼。感愧何極。蕪鈔二次所印。以蔚如丁母憂出京。託友人校對。由通家不能細心。遂致錯訛數十。去春蔚如又令上海商務印書館。另編另排。兼以留板。此次校對頗精至今春正月出書。以印二千部。未出正月。卽已售

盡。該館事忙。不暇再印。後由請者屢催。許抽暇先印一千以應之。待後有暇。再爲多印。今奉上二部。祈查收。此中比京中二次印者。多卅餘篇。其於正心誠意。竭誠盡敬之旨。亦略爲發揮。以對治今人向外馳求。及肆無忌憚之病。于初學稍有裨益。若通宗通教者見之。未免有發嘔者。然果嘔盡宗教不消之陳食。則此殘羹餽飯。亦可培補元氣。待其氣力充足。再用王儻。則方得實益矣。川中若有不嫌酸臭者。當令商務印書分館。代爲發售可也。至律教禪淨之種種法門。何者合機。當于淨土決疑論。息心詳閱。自知梗概。今不具書。至謂以佛法助儒道。二法並行。俾一切人于世法爲真儒。于出世法爲真釋。若大通家。則禪淨雙修。而必以淨土爲主。若普通人。則亦不必令其徧研深經奧論。但令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卽已。此人不廢居家業。而兼修出世法。雖似平常無奇。而其利益不可思議。良以愚夫愚婦。顛蒙念佛。卽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校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終日在分別中弄識神者。爲益多多也。以故愚夫愚婦念佛。易得益。大通家能通身放下。亦易得益。若唯以義理是卜度者。則不得益。或反得病。及未得謂得。流入狂派者有之。參禪一法。非現今人所宜學。縱學亦只成文字知見。決不能頓明自心。親見自性。何以故。一則無善知識提持決擇。二則學

者不知禪之所以。名爲參禪。實爲誤會。光于宗教不宜混濫論。及淨土決疑論。已示大概。今人無論上中下根。皆須以力敦倫常。主敬存誠。深信因果。廣行衆善。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爲事。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間聖人。烹凡煉聖之大冶洪鑪。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則通宗通教之後。尙或有錯因果事。因果一錯。則墮落有分。超升無由矣。且勿謂此理淺近而忽之。如來成正覺。衆生墮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小。凡經中所說之大因果處。或領會不及。當以世間淺近者。爲入勝之方便。如文昌陰騭文。太上感應篇等。感應篇上海中華書局有感應篇彙編爲古今註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有二本。俾熟讀而詳審以行之。則人人可以爲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光前年曾刻安士全書。文鈔中有二序。可知大概。板存揚州。各經房皆爲流通。誠淑世善民之要書也。念佛所重在往生。念之至極。亦能明心見性。非念佛于現世了無所益也。昔明教嵩禪師。日課十萬聲觀音聖號。後于世閒經書。悉皆不讀而知。當看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方可知念佛之妙。而光之蕪鈔。屢屢言之。居士謂現世無益者。不但未深體淨宗諸經論。卽光鈔亦屬走馬觀燈。未暇詳究耳。律不獨指粗迹而已。若不主敬存誠。卽爲犯律。而因果又爲律中綱骨。若人不知因果。及瞞因昧果。皆爲違律。念佛之人。舉心動念。常與佛合。則律教禪淨一道齊行矣。須

知如來所說一切法門。皆須斷惑證真。方可了生脫死。絕無惑業未斷。得了脫者。念佛法門。斷惑業者往生。則速證法身。具惑業者往生。已超登聖地。一則全仗自力。一則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二者難易。奚啻天淵。每有聰明人。涉獵禪書。覺其有味。遂欲以禪自命。擬爲通方高人。皆屬不知禪淨所以。妄自尊大之流類。如是知見。斷斷不可依從。依之則了生脫死。恐經塵點劫數。尙無望也。祈細閱光文鈔自知。

與吳璧華居士書

吾人心性。與佛同儔。祇因迷背。輪迴不休。如來慈憫。隨機說法。普令含識。就路還家。法門雖多。其要唯二。曰禪與淨。了脫最易。禪唯自力。淨兼佛力。二法相校。淨最契機。如人度海。須仗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末世衆生。唯此堪行。否則違機。勞而難成。發大菩提。生真信願。畢生堅持。唯佛是念。念極情忘。卽念無念。禪教妙義。徹底顯現。待至臨終。蒙佛接引。直登上品。證無生忍。有一祕訣。剴切相告。竭誠盡敬。妙妙妙。

復馬契西居士書一

所言長齋念佛外之應守規律。卽是敦行孝友。務盡倫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心動念。不

干邪僻。並及虛偽。與人做事。克盡厥職。遇有緣者。勸令入道。其種種行相。不須具標。但勤看印光文鈔。及安士全書自知。須知爲佛弟子。凡所作爲。必須超過世俗所行。方能自己得真實益。令他相觀而善。若口說修行。心懷不善。於父母兄弟。以及一切世人上。未能盡其本分。如是之人。名爲假善人。因地既偽。實益何得。聖賢之學。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始。況欲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者乎。格物致知。當看四書。蕩益解重刻序。及袁了凡四訓序。昔白居易問烏窠禪師。如何是佛法的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這兩句話。三歲孩童也會恁麼道。窠曰。三歲孩童。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須知此語。乃一切學佛法人之總關切要語。諸惡衆善。皆須在心上論。不專指行之於事而已。心地上了不起惡。全體是善。其念佛也。功德勝於常人百千萬倍矣。欲得心地唯善無惡。當於一切時處。主敬存誠。如面佛天。方可希企。心一放縱。諸不如法之念頭。隨之而起矣。

復馬契西居士書二

西方路書中。權實頓漸辨疑之文。須先明權實頓漸四字。然後再論念佛參禪之爲權爲實爲頓爲漸。則可了無疑義矣。權者。如來俯順衆生之機。曲垂方便之謂也。實者。按佛自心所

證之義而說之謂也。頓者。不假漸次。直捷疾速。一超直入之謂也。漸者。漸次進修。漸次證入。必假多劫多生。方可親證實相之謂也。彼參禪者。謂參禪一法。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固爲實爲頓。不知參禪。縱能大徹大悟。明心見性。但見卽心本具之理性佛。若是大菩薩根性。則卽悟卽證。自可永出輪迴。高超三界。從茲上求下化。用作福慧二嚴之基。此種根性。就大徹大悟人中論之。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其或根器稍劣。則縱能妙悟。而見思煩惱未能斷除。仍須在三界中。受生受死。旣受生死。從悟入迷者多。從悟入悟者少。是則其法雖爲實爲頓。苟非其人。亦不得實與頓之眞益。仍成權漸之法而已。何以故。以其仗自力故。自力若十分具足。則何幸如之。稍一欠缺。則只能悟理性。而不能親證理性。今時則大徹大悟者。尙難其人。況證其所悟者哉。念佛一法。徹上徹下。卽權卽實。卽漸卽頓。不可以尋常教理批判。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阿鼻種性。皆須修習。此徹上徹下之謂也如來爲衆生說法。唯欲令衆生了生脫死耳。其餘法門。上根則卽生可了。下根則累劫尙難得了。唯此一法。不論何種根性。皆於現生往生西方。則生死卽了。如此直捷。何可名之爲漸。雖有其機。不如尋常圓頓之機。有似乎漸。而其法門威力。如來誓願。令此等劣機。頓獲大益。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處。凡禪講之人。

若未深研淨宗。未有不以爲淺近而藐視者。若深研淨宗。則當竭盡心力。而爲宏揚。豈復執此權實頓漸之謬論。而自誤誤人哉。念佛須善發心者。心爲修持之主。心若與四宏誓願合。則念一句佛。行一善事。功德無量無邊。況身口意三業。恆以念佛利生爲事乎哉。心若唯求自利。不願利人。所行之事雖多。而所得之功德甚少。況或再加以傾人害人之意。及自衛自矜之心。則所念之佛。所行之善。亦非全無功德。實屬百千萬億分中。僅得一分半分。而其惡念之過。亦復不少。故修行人。皆須善於發心。不止念佛人耳。言取捨者。此約究竟實義爲難。難者。反詰問也。不知究竟無取無捨。乃成佛已後事。若未成佛。其間斷惑證真。皆屬取捨邊事。既許斷惑證真之取捨。何不許捨東取西。離垢取淨之取捨。若參禪一法。則取捨皆非。念佛一法。則取捨皆是。以一屬專究自心。一屬兼仗佛力。彼不究法門之所以然。而妄以參禪之法破念佛。則是誤用其意。彼無取捨。原是醍醐。而欲念佛者。亦不取捨。則便成毒藥矣。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不可相非。亦不可固執。唯取其適宜。則有利無弊矣。所願汝篤盡倫常。專志念佛。以其餘力。於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等。隨分隨力。爲之勸導。俾可同得念佛實益。庶不虛此生此遇矣。

復馬契西居士書三

傅大士語錄。錯訛不勝其多。兼且偈頌多屬提倡禪宗。恐汝無此學識。不是疑大士訛說。便是以己意誤會。則罪過無量。宜送大通家看。汝千萬勿看。縱要看。待明年興慈法師。二次刻成。刷印出。再請看之。初興慈法師。得此本鑑定刻板。前年送光一部。光息心校正。勸彼另刻。彼擬明年方刻。此板當好看多矣。護法錄甚好。但非專主淨土者。其談宗處。不可妄會。而高僧嘉言懿行。閱之則能長人善根。往生論註。照光標示。已標過否。此書文理甚好。宜熟看之。汝妄想之心。徧天徧地。不知息心念佛。所謂向外馳求。不知返照回光。如是學佛。殊難得其實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學佛而不知息心念佛。於儒教尙未實遵。況佛教乃真實息心之法乎。觀世音菩薩。反聞聞自性。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乃至萬行。心經照見五蘊皆空。皆示人卽境識心之妙法也。若一向專欲博覽。非無利益。奈業障未消。未得其益。先受其病矣。

復馬契西居士書四

永明等錄。有何不合。汝且認真念佛。淨土十要一書。多看卽已足矣。餘且待財智有餘時。再

請而讀之。不晚也。念佛之樂。唯真念佛者自知。然必須志誠懇切。攝心而念。不可著外境相。否則心地不通。觀道不熟。魔境現前。亦不了知。則殆矣。切囑切囑。今之真宏淨土者。實難其人。徧參知識之念。改作一心念佛。則利益大矣。否則徒成一箇勞碌奔跋而已。誦法師處。宜多請教。餘則非光所知也。安士全書。爲古今善書之冠。擬排印普徧流布。藉以挽回世道人心。幸尤惜陰居士極力料理。特出廣告。普勸印施。因令打四付紙板。擬印二三十萬部。俾全國二千四十一縣之各要機關。及各要人。皆得瞻視。則以後之流通。當更普徧廣遠矣。然成事在天。不必預計。但以救國救民爲事。儘力而爲。卽已。念佛不能純一。必須制心不令外馳。久久自會純一。成片者。純一無雜之謂也。大丈夫能令文章蓋天下。功業宣宇宙。而不能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以著於外。而遺其內。著於有爲之末。而遺其無爲之本也。世間人誰能一一占全。吾人但取其克盡倫常。力修淨業。卽已。何暇計其他哉。

復馬契西居士書五

念佛時各隨所宜。今叢林念佛堂。皆先念彌陀經。經完。念往生呪。或三徧或一徧。然後舉讚佛偈。至偈畢。接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卽繞念。須從東至南至西至北。

繞。此爲順從。爲隨喜。順從有功德。西域最重圍繞。此方亦與禮拜均行。若從東至北至西至南。則是反繞。有罪過。不可不知。繞念一半。卽坐默念。約一刻。又出聲念。念畢跪念佛十聲。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各三聲。然後念發願文。在家人恐室小難繞。則立跪坐念。皆須按己精神而定。正不必令他人爲立法則也。念而無念。無念而念者。乃念到相應時。雖常念佛。了無起心動念之相。未相應前。不起心動念。則不念矣。雖不起心動念。而一句佛號。常常稱念。或憶念。故云念而無念。無念而念也。無念。不可認做不念。無念而念。謂無起心動念之念相。而復念念無閒。此種境界。殊不易得。不可妄會。觀想一法雖好。必須了知所見佛像。乃屬唯心所現。若認做心外之境。或致著魔發狂。不可不知。唯心所現者。雖其像歷歷明明。實非塊然一物。若認做外境。作塊然實有。便成魔境矣。合眼開眼。但取合宜可也。兼持觀音聖號。甚有恃怙。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作事時。不能念茲在茲者。以未到一心不亂境界。則心無二用。難免閒隔。苟能常存覺照。亦無所礙。人須各守本分。汝上有祖母父母。下有小弟妻室。而且職業極閒。最易修持。不於此境。真實用功。而妄欲出家修行。汝出家有此好機緣。專心辦道乎。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誰能一事不理。卽如光了無一事。亦幾終歲長忙。無暇專心念佛。況其餘者哉。祈

隨分隨力修持。勿作分外之想。則幸甚。

復馬契西居士書六

修行之人。要息心靜養。汝名靜庵。何不顧名思義。一味無事找事。弄得一切人討厭。自己胸膈膨脹。頭暈神疲。再不自重。必致吐血。輕則便成廢疾。重則或致隕命。反貽人謂汝學佛修行。不唯無益。而反受損。從茲一斑。無知。遂謂佛法之咎。因之誹謗阻遏。斷人善根。不知由汝不依佛教而行之所致也。汝須自知好歹。修行要各盡其分。潛修默契方可。汝之病。皆爾自取。謂之何哉。急急改過。攝心念佛。卽經典亦暫且勿看。過一二月。便可復原。不然。卽絕交。他日再見。一任情同陌路而已。

復馬契西居士書七

名者。實之表。有實有名。亦不爲榮。何以故。以屬本分故。無實得名。辱孰甚焉。况欲張羅。動人視聽。必致徧登報紙。彼於表彰處。必加一番疑議。則成欺世盜名之實案矣。汝只其一。不知其二。以故不得不再詳告也。汝信心頗深。但好張羅。及好遊。好結交。實爲修行一大障。且汝年始二十餘。卽如此結交。後來佛學大通時。當日不暇給矣。祈沈潛杜默。則其益無量。

戒之。

復馬契西居士書八

屢次戒汝。沈潛杜默。一心念佛。然究不肯將張羅習氣放下。顯蔭將知事稿寄海潮音。已屬太不洞事。汝又以爲得意。不亦唯名是求乎。募印文鈔之事且止。以汝尙非做此種事業之時。汝且息心念佛。毋求博覽。令內既發心皈依。當名契淨。名說以現無工夫。且待暇時爲之。汝後所問者。實皆切要之語。祇因汝不能息心念佛。故茫然不知下落。汝且認真念佛。久當自知。不須人說。令內既皈依。當令心依佛說。身去女習。庶可獲大利益。依佛說。卽依四宏誓願。及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雖尙非彼分。然其心固宜發利己利人之心。除女習。卽勿事妝飾。勿懷諂曲。於上人同輩。必盡孝盡友。如此方不愧爲佛弟子矣。

復馬契西居士書九

便蒙鈔。乃道光末年。紅螺山慕蓮法師所著。淨土決疑論。特借彼口氣。而作發起。民國三年。狄楚青致書令作論。以湊佛學叢報材料。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故借彼名。於題下標云。紅螺山慕蓮法師遺稿。雲水僧釋常慚鈔寄。及與孟由寄。則標云借紅螺慕蓮法師口氣。及蔚

如排印。兩種標語全刪去。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書也。前所問者。今條示之。心本無象。而森羅萬象皆由心現。心本非法。法即事也。世間凡可名目者。通謂之法。而一切諸法。皆由心顯。故曰無象而爲萬象之主。非法而爲諸法之宗。宗者。歸趣之義。如江漢朝宗於海。又主賓之義。以諸法莫不以心爲體故。生佛體同。有何差別。差別何可名同。汝將相用。混而爲體。故有此問。生佛體本無二。其不同者。乃迷悟順逆於體之相用耳。生迷逆於體。佛悟順於體。迷逆悟順之相與用。則天地懸殊也。普賢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衆。當看普賢行願品自知。光文鈔中。處處說之。何不領會。極樂四土。帶業往生者。居同居。斷見思惑者。居方便。破無明者。居實報。無明淨盡者。居寂光。又實報約所感之果報說。寂光約所證之理性說。本屬一土。講者翼人易曉。故以分證者屬實報。滿證者屬寂光。實則二土中。俱有分證滿證。文鈔中亦詳述之。同居雖具三土。而未斷惑者。止受用同居之境耳。雖屬帶業往生之人。不可以凡夫定名之。以皆得三種不退故。此乃以常途教理。與極樂往生所證者。相比較。細問自知。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而未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決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時暫忘。此未達理性。而但依事修持也。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心具者。自心原具此理。心造者。依心具之理而起修。則此

理方能彰顯。故名爲造。心具卽理體。心造卽事修。心具卽是心。是佛。心造卽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卽稱性起修。是心是佛。卽全修在性。修德有功。性德方顯。雖悟理而仍不廢事。方爲眞修。否則便墮執理廢事之狂妄知見矣。故下曰。卽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爲繫心之境。令不暫忘也。此種解法。千古未有。實爲機理雙契。理事圓融。非法身大士。孰克臻此。以事持縱未悟理。豈能出於理外。不過行人自心未能圓悟。既悟焉。則卽事是理。豈所悟之理。不在事中心乎。理不離事。事不離理。事理無二。如人身心二俱同時運用。斷未有心與身彼此分張者。達人則欲不融合而不可得。狂妄知見。執理廢事。則便不融合矣。全眞成妄。全妄卽眞。猶如全水成波。全波卽水。水是靜相。波是動相。動靜雖異。濕性原同。終日隨緣。終日不變。終日不變。猶如虛空了無諸相。而雲屯則暗。日照則明。塵由風起。則昏濁。塵因雨灑。則澄清。虛空是不變。不妨隨種種緣。成明暗清濁。雖則明暗清濁不同。而虛空本體了無改變。了此則可隨悟淨之緣。以造卽心本具之佛界。棄迷染之緣。以滅卽心幻現之六界。與三界也。此約十法界說。故以六道爲六界。三界爲三界也。勿錯會。此心周徧常恆。如虛空然。吾人由迷染故。起諸執著。譬如虛空。以物障之。則便不周徧。不常恆矣。然不周徧。不常恆者。乃執著妄現。豈虛空果隨彼所障之物

遂不周徧。不常恆乎。是以凡夫之心。與如來所證之不生不滅之心。了無有異。其異者。乃凡夫。迷染所致耳。非心體原有改變也。彌陀淨土。總在吾人一念心性之中。則阿彌陀佛。我心本具。既是我心本具。固當常念。既能常念。則感應道交。修德有功。性德方顯。事理圓融。生佛不二矣。故曰。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豈我心具之佛。而不應我具佛之心耶。下所說。由不了真無自相。隨迷染而當體成妄。妄無自性。當迷染而其體原真。終日隨緣。終日不變。終日不變。終日隨緣。兩語。乃互相發明。互爲贊助。由汝心無正智。遂疑矛盾。念佛畢。起我人。則是自生障礙。凡行菩薩道者。須發四宏誓願。能以四宏要心。縱有我人之境。心地內究不起我人之執著也。起我人者。皆由心住於相。不知菩薩心無所住。而行六度萬行。上求下化之微旨也。如上所說。能自領會固好。如仍不領會。但息心念佛。到業消智朗時。自可了了悉知。不必專以問人爲事也。

復馬契西居士書十

令愛法名。宜作福貞。貞者。正也。女德之本。若能一心念佛。俾煩惱惑業。消滅淨盡。功德智慧。徹底全彰。亦如女德之貞。而無所外染。正而卓然自立也。故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幹爲樹之

正身。故修行人得其菩提正身。則道業自可成就。福慧自可滿足。雖小人未能卽如是。然須以如是望之。以如是呼之。期彼顧名思義。而終得如是。則後之爲人賢妻。爲人賢母。助成夫德。胎教子女。榮孰大焉。令內旣皈依。須當勤爲修持。勿令有名無實。則幸甚。經目略爲一閱。不宜看者勾之。卽宜看者。亦祈少看。但以念佛治習消業爲事。業消看書。一覽知妙。此由約而得之妙法也。今人根性陋劣。一博則泛漫無依。心緒紛張。難以相應矣。

與馬契西居士書十一

兩次颶風。各處被災。普陀亦然。殆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召。不知貴宅房屋如何。居科長年正壯盛。氣象淳厚。堪爲入道之器。光之爲人。絕無執著。前念相信。不妨相交。後念不信。不妨卽絕。來去任人。我固無心於交與絕也。然他人教人。多在玄妙處著力。光之教人。多在盡分上指揮。設不能盡分。縱將禪教一一窮源徹底。也只成一個三世佛怨而已。況尙無窮源徹底之事乎。居君旣已到過山上。何必七月又來。往返跋涉。路途資費。動需若干。祈勿復來。卽有疑問。尙有顯微居士。卽欲問光。郵遞最便。何必重來。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今爲居君取名契心。以彼名秉磐。字漱庵。以其心果能如磐石之貞固不動。又加以漱蕩其外垢。則心之本

體自可顯現矣。心字指常住真心而言。非隨緣所起之習心也。習心乃情染耳。非本體也。

與馬契西居士書十二 戒破頭布上打印

下院當家來。以所寄壬午年信及物件交光。知所寄白布。託壬午年以打印者。此事罪過之極。以菩薩名號作拜墊用。已屬褻瀆至極。況尙有就地作坐墊用者。余光緒二十年在普陀一見。二十一年在育王又見。以爲詭異。告於舍利殿殿主。彼云此寧波家風也。自慚無力挽此惡風。使光若作一方主人。當必到處聲明此事之過。俾有信心者。唯得其益。不受其損也。且託者既屬至戚。何不開陳罪福。以祈用白布作墊。一則仍不污衣。二則唯益無損。其於彼方爲有益。何可循例緘默。仍代爲彼轉求。安士全書書底印字。汝尙肯說其過失。此過失大於彼百千萬倍。固宜爲一切信心人詳言之。育王之印。現已破碎不成字相。此約光緒二十一年所見說實則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印。普陀印有幾顆。法雨寺金印玉印。皆是勅建南海法雨禪寺觀音寶印。世有子孫將其祖父之名。用作拜墊。人必以爲忤逆。況佛菩薩大聖人之名號哉。宜于親信人前。勸其勿用。以一傳十。至百至千至萬。豈不能卽滅此惡風耶。凡事皆由一人倡之。衆人和之。遂成俗例。反邪歸正。何獨不然。

致陝西陳柏生督軍書

光一介庸僧。毫無淑狀。雖出家四十一年。離秦三十六年。而道業依然未成。無顏見故鄉人。不敢再賦歸歎。去歲蒙閣下青盼。令定慧和尙促光回秦。弘揚法化。光雖感不去心。而實無才德勝此重任。故以最初立願。倘道業不成。卽老死他鄉。終不回秦爲辭。閣下藻鑑高懸。遂原情而恕之。不肖如光。尙蒙如是嘉許。足見閣下尊德好道。爲法爲民之心。今春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光文鈔出版。特寄五部。以答厚愛。秦地之民。素稱良善。世風日變。法律廢弛。游手游食之敗類。遂得肆意橫行。勾通當地壞人。劫掠鄉村。慘不忍聞。近數年中有自秦來言及秦地現狀。無不哽噎涕零。蓋土匪一至。遇稍有餘裕者。則炮烙燒療。無所不施。以期其盡。獻貯積而後已。其苦不堪。勢必盡獻。而一受此刑。卽當時不死。亦難久生。多有富人之室。通皆掘地三尺。凡竈炕牆壁。悉皆毀壞。以求埋金。其淫掠之迹。爲千古所未聞。以官府不能制。百姓無控訴。直同長處地獄。了無出期矣。此大幫土匪也。至於小幫。其人衆雖少。其酷烈亦然。其來多在夜間。凡聞有此消息。天將暮。先送女人於村外。或田禾中。樹林間。墳墓間。卽風雨霜雪。亦不敢歸。小兒啼哭。則以物杜口。每有閉氣致死者。男子多宿于房上。土匪一過。如

火燎原了無生物。此種苦況。說不能盡。尙不知其何所底止。閣下雖在秦地。實所未聞。以出則兵擁。居則兵衛。既未親身察訪。百姓亦難控訴。則無由而知。以是之故。凡稍有家資。可逃出外方者。悉皆棄祖籍。而逃命於他鄉矣。上海逃者。不計其數。況各處乎。止一土匪。已屬不堪。再加以靖國一軍。數年交戰。其兵所到處。蹂躪淫掠。何可名言。嗚呼。秦人何辜。罹此鞠凶。閣下宿根深厚。才略宏遠。以故士卒推爲督帥。惜于往昔劫中。少結人緣。致多數人民。不肯愛戴。由是一般不爲國與民慮者。私投南軍。爲靖國軍。以與閣下對敵。雖鏖戰數年。未分勝負。而兩軍對敵。炮聲如雷。子彈如雨。所殺傷者。皆吾秦之同胞。其兩軍之兵。所經之地。人民遭其淫掠。亦吾秦之同胞。哀哉同胞。呼天不應。入地無門。身爲魚肉。其誰痛惜。光竊謂閣下雖則位尊威重。人莫敢侮。實與百姓之畏土匪。不相上下。凡欲行刺者。不知幾何。况靖國軍之揭旗聲鼓。以爲對敵者乎。幸閣下宿福深厚。卒未有虞。然兩軍交攻。固已危險萬狀矣。倘一有不測。則高堂二親。及兄弟妻子。將何倚靠。况敵人之心。決難推孝友之情。以保護全家。不肯一加殘傷乎。是百姓之苦荼。其毒尙淺。閣下之苦荼。其毒更深。中央政府。軫念民生。意謂閣下雖則才德深遠。但以未治民心。故有靖國一軍。爲之發起。閣下若退。靖國自可取消。

以故特派閣督相代。閣下已經交謝。固當回思數年以來。仇敵林立。雖未受傷。亦甚危險。縱然軍威赫赫。實屬夢寐不安。即欲抽身事外。亦不可得。今幸有人替代。自可釋此重任。退歸田里。逍遙安樂。以孝友爲爲政。樂我天真。屏競爭於度外。化彼貪殘。雖處競爭時代。身作養皇上人。一則不負所學。一則永爲民望。其于廢專制而興共和。與同胞而作幸福之名詞。徹底相應。了無乖違矣。何可聽不知大體。妄冀得功者之扇惑。拒不受命。帥兵相攻。俾人民塗炭。國用空乏乎哉。縱令閣下一戰即勝。仍復原職。豈能免以後之各軍相攻乎。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非出于不得已。特以聽讒諂面諛之人言。徒欲固己爵位。不顧百姓常遭塗炭。國家喪失元氣。如此作爲。如堅立射侯。以期衆矢交集。何可以最重之身命。與嚴慈兄弟妻子。日在仇敵中討生活。印光雖愚。亦不以是爲得計。縱始終無虞。于清夜靜思中。能不愧怍于戰死饑亡之兵民乎。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閣下之才略。乃智慧鎡基也。其民不佩服。羣起而攻之。乃宿世少結人緣。現政未洽民心。是無勢可乘也。無勢可乘而強爲之。是失時也。大丈夫欲建大功。立大業。未有不上順天理。下合民心而能者。故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相時適宜。無所適

莫。曾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祈閣下以孔子爲法。以督軍之位。視若毒藪。不但不起戰事。亦復不生憾心。非惟秦民受賜。國家無虞。實則閣下獲福無疆。餘慶覃及後裔矣。若堅持此見。不肯回慮。則成乾卦上九亢龍之象。以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必有後悔。悔之于後。將何及乎。孔子釋之曰。亢之爲德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再言其惟聖人乎者。令人深思而取法也。縱閣下不以聖人自居。亦豈不欲趨吉避凶爲哉。懇祈閣下上思繇祖宗之厚德。下思貽子孫之幸福。生知足想。頓息戰事。則秦地人民。尙可蘇息。各處強暴。無從藉口。雖退歸田里。實與秦民普施生死肉骨之莫大恩澤也。印光才德俱無。何敢干冒鈞威。不過欲報答閣下一番厚愛。以冀秦民少受兵災耳。由是不避誅戮。直詞上陳。倘能俯鑒愚誠。則秦民幸甚。國家幸甚。又以閣下念切民生。必欲究禍福之所由來。善惡之所結果。一以開拓心胸。一以導化同人。故將自所存之感應篇彙編一部。佛學捷徑。佛學基礎。佛學起信編。佛學指南。六道輪迴錄。各一本。隨函寄來。以期閒暇無事時閱之。則誠意正心。窮理盡性。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道。當自得于心矣。安士全書。爲天下古今善書之冠。劉省長曾請四部

結緣。當已送閣下垂覽矣。此外則感應篇彙編。卽屬第一。其論議雖不及安士全書之十分透徹。然于諸善書中。未見及者。況能過乎。餘五書皆以由淺入深。由因果而至于生死。無機不被。無法不攝。深者見深。自可斷惑證真。淺者見淺。亦堪消災增福。法無定相。損益在人。有志于已躬下永劫常存之大事者。當不以光爲多事也。佛法一聞。利益無盡。北通州玉鐵珊者。前清曾作廣西藩台。以其地土匪甚多。彼遂設法勦滅。殺戮無算。至前年得病。一合眼卽見身在黑屋中。其鬼無數。欲來逼惱。遂驚醒。久則復合眼。所見亦然。隨復驚醒。凡三晝夜不能安寢。人已困憊不堪。其夫人教令念南無阿彌陀佛。彼遂竭誠朗念。未久卽睡著。遂睡一大覺。病漸痊愈。方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鐵珊去夏來山。親與光道其事。光以此陳于閣下者。亦欲閣下得念佛之實益也。

復甬江某居士書

色欲一事。乃舉世人之通病。不特中下之人。被色所迷。卽上根之人。若不戰兢自持。乾惕在念。則亦難免不被所迷。試觀古今來多少出格豪傑。固足爲聖爲賢。祇由打不破此關。反爲下愚不肖。兼復永墮惡道者。蓋難勝數。楞嚴經云。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

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學道之人。本爲出離生死。苟不痛除此病。則生死斷難出離。卽念佛法門。雖則帶業往生。然若淫習固結。則便與佛隔。難於感應。道交矣。欲絕此禍。莫如見一切女人。皆作親想。怨想。不淨想。親想者。見老者作母想。長者作姊妹想。少者作妹想。幼者作女想。欲心縱盛。斷不敢於母姊妹女邊起不正念。視一切女人。總是吾之母姊妹女。則理制於欲。欲無由發矣。怨想者。凡見美女。便起愛心。由此愛心。便墮惡道。長劫受苦。不能出離。如是則所謂美麗嬌媚者。比劫賊虎狼。毒蛇惡蠍。砒霜鳩毒。烈百千倍。於此極大怨家。尙猶戀戀著念。豈非迷中倍人。不淨者。美貌動人。只外面一層薄皮耳。若揭去此皮。則不忍見矣。骨肉膿血。屎尿毛髮。淋漓狼藉。了無一物可令人愛。但以薄皮所蒙。則妄生愛戀。華瓶盛糞。人不把玩。今此美人之薄皮。不異華瓶。皮內所容。比糞更穢。何得愛其外皮。而忘其皮裏之種種穢物。漫起妄想乎哉。苟不戰兢乾惕。痛除此習。則唯見其姿質美麗。致愛箭入骨。不能自拔。平素如此。欲其沒後不入女腹。不可得也。入人女腹。猶可。入畜女腹。則將奈何。試一思及。心神驚怖。然欲于見境不起染心。須于未見境時。常作上三種想。則見境自可不隨境轉。否則縱不見境。意地仍復纏綿。終被淫欲習氣所縛。固宜認真滌除惡

業習氣。方可有自由分。每日除了已職分外。專心念佛名號。朝暮佛前。竭誠盡敬。懇到懺悔。無始宿業。如是久之。當有不思議利益。得於不知不覺中。法華經云。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瞋恚。愚癡。亦然。是知能至誠念彌陀觀音聖號者。貪瞋癡三惑。自可消除也。又現今乃患難世道。須於念佛外。加念觀音聖號。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議之轉迴。庶不至宿業現前。無法躲脫耳。更宜常閱戒淫因果報應之書。遠離狂蕩匪鄙之友。則內志正而外誘絕。淨業自可成就矣。勉之勉之。

復徐蔚如居士書

接手書。以瑣務紛沓。未能卽復。光爲太夫人。雖則朝暮回向。豈能有益於太夫人。實則企太夫人。閱我一念之誠。挽回彌陀觀音而拔濟我耳。閣下譽之過甚。不禁令人慚惶。令弟同皆發心。祈爲講演。足知宿世同種善根。將來同作蓮池海會之永劫昆季。慰慰賀賀。戒煙方登報。須長年常登。方能廣知。須拉有財力者共之。若一人供費。恐力綿而難久矣。蕪鈔所節。皆恰當之至。以光信筆所書。原只對彼一人。若普及大衆。當須了無所妨。方可不招譏議。唯斥魔子之狂妄處。用撮略叙法。於文體甚合。然今之宗徒。多不識宗。既未指彼妄造謠言之實迹。

彼宗徒必謂光爲謗宗。卽宗教不宜混濫論。不知宗氣之宗徒。亦以爲謗宗。宗徒多分之見。識皆如是。則宗法殆掃地而盡矣。近來佛法流通。潮州居士王弘願。素好密宗。依之修持。頗有效驗。於餘宗雖未大通。亦各涉其藩籬。彼譯出東瀛密教綱要。刻出寄兩部來。今寄上一部。以祈隨喜。然彼係弘密之人。故偏擡高密宗。約教而論。固無大礙。若與淨土三根普被。教機相投之法門論。固相懸殊。王弘願來書所說。皆約教而遺機。光與彼書。乃約機而論教之利益也。雖不相合。亦無大背。其人年四十餘。若再研究得十餘年。當亦可爲一大通家矣。禪宗祕密了義經跋。斷宜取消。免滋疑誤。至於聲聞回己所證小果。趣向如來大道。雖則頓漸有異。而中間位次。必不磨滅。大鵬一舉九萬。亦是自下升高。利刀一截千紙。亦是從一至千。頓教唯約頓說。故有無位次之論。然無位次中。不妨位次歷然。若異漸。則漸非頓家之漸。頓非漸家之頓。二法判然各別。了不相卽。唯宜以實義立言。不當以漸頓之表語爲據。則佛法無一法不相通矣。王弘願論密宗。亦以弘密宗之詮表爲論。是知尙未知如來教須契機之至意也。羅漢根性。亦不一定。有回向卽超證深位者。有入住漸升者。然頓漸有異。位次仍復歷然。似無大謬。十方世界隨類現身。圓教初住卽能。不歷行住向等。唯佛後所示羅漢則然。

若實證。實回小向大之羅漢。恐無此本領。若有。則住行向地等位菩薩。皆成鈍根無奇之人矣。有是理乎。離頓說漸。離漸說頓。離教說宗。離宗說教。高臺密宗。藐視顯教。皆所謂徐六擔板。只見一邊耳。佛法善會。則法法皆通。否則法法互礙。光實少聞少見。然約理約義而論。當如是爲融通。斷無兩個道理。鄙見如是。不知閣下以爲何如。

復徐彥如軼如二居士書

所言俗務糾纏。無法擺脫者。正當糾纏時。但能不隨所轉。則卽糾纏便是擺脫。如鏡照像。像來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義。縱令屏除俗務。一無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糾纏堅固。不能洒脫。學道之人。必須素位而行。盡己之分。如是則終日俗務糾纏。終日逍遙物外。所謂一心無住。萬境俱閒。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者。此之謂也。至于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既爲了生死。則生死之苦。自生厭心。西方之樂。自生欣心。如此則信願二法。當念圓具。再加以志誠懇切。如子憶母而念。則佛力法力。自心信願功德力。三法圓彰。猶如杲日當空。縱有濃霜層冰。不久卽化。初心念佛。未到親證三昧之時。誰能無有妄念。所貴心常覺照。不隨妄轉。喻如兩軍對壘。必須堅守己之城郭。不令賊兵稍有侵犯。候其賊一發作。卽迎敵去打。必使正覺之兵。

四面合圍。俾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彼自懼獲。故種。卽相率歸降矣。其最要一著。在主帥不昏不惰。常時惺惺而已。若一昏惰。不但不能滅賊。反爲賊滅。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攝心。愈念愈生妄想。若能攝心。則妄念當漸漸輕微。以至於無耳。故云。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動干戈定太平。

致包師賢居士書

溫州之災。聞之慘然。天災人禍。無有底極。實足爲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之證。亦堪爲信願念佛。往生西方之最切警策也。念佛心不歸一。由于生死心不切。若作將被水衝火燒。無所救援之想。及將死。將墮地獄之想。則心自歸一。無須另求妙法。故經中屢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此大覺世尊最切要之開示。惜人不肯真實思想耳。地獄之苦。比水火之慘。深無量無邊倍。而想水衝火燒則悚然。想地獄則泛然者。一則心力小。不能詳悉其苦事。一則親眼見。不覺毛骨爲悚然耳。

與弘一上人書

講起信論。雖不必定宗裂網疏。然決不可謂裂網爲非。此決定不易之法也。靈峰著述。千古

少有。彼等正眼未開。不知其要。故輒吠影以惑初學。果真具正知見者聞之。則彼之心腹。徹底了知矣。靈峰老人。乃末法絕無而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測。隨人分量。各受其益。

復法海大師書

座下十餘年來。參師訪道。自利利他。不勝欽羨。今則放下萬緣。一心念佛。以果地覺。爲因地心。當必親證念佛三昧。臨終定登上品。但辦肯心。決定成就。然世人念佛者多。證三昧者甚少。良由未能通身放下一念單提。故致心與佛難得相應也。座下之放下。既真切。決無不得之理。所說了生脫死。明心見性。及證道把柄在手等。須稍分別。若按通途教理而修。雖明心見性。去了生死。尙大遠在。以明心見性是悟。不是證。今人能悟者尙少。況能證乎。證則惑業淨盡。生死之因既斷。自不感生死之果矣。初果七生天上。七返人間。方能斷盡見思。二惑。而證阿羅漢果。天台示居五品。南嶽示居十信。如此大士。尙自隱其本德。示居內外凡位。則證道之說。實非易易。此約通途教理。欲卽生證道之難也。若按如來所立之特別法門。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上至等覺。下至五逆十惡之流。莫不蒙佛慈力。往生西方。既生西

方。則悟道證道。直同拾芥。極速極易。座下既專心念佛。於臨終不曰往生。而曰可能得證道。憑據到手。夫曰證道。卽已。何得說憑據到手。憑據到手。則不須論。憑據不到手。又將如何。觀座下之語意。似是唯止念佛。不生信。不發願求生。乃禪家以念佛作話頭用者。非淨土宗信願行三并行之法也。無信願念佛。雖校參禪看話頭功德大。然自未斷惑。自力不能了脫。又無信願。不能蒙佛接引了脫。猶是仗自力之通途法門。其證道也。大非容易。且勿謂信願求生爲卑劣。華藏海會。同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爲華嚴末後一著。況淨土諸菩薩祖師。所有言教。皆示信願求生。何座下自立門庭。不按佛祖之成規乎。且終日終年終身念佛之人。豈可于佛。不行禮敬。十大願王。禮敬居首。座下一切可以不。禮佛決不可以不。若不禮佛。便難感通。何以故。以身圖安逸。心之誠亦未由必致其極也。善導專修。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念至其極。則心佛外佛。一如不二。其證道也。非自力證道之所能比也。古人謂劣夫乘輪寶力。一日可以徧遊四大部洲。何得以念佛之特別法門。修通途之自力觀行。光雖下愚。不敢肯許。倘以此一塵不染之清淨心。圓發三心。則現生親證三昧。臨終往生上品。便可豫爲座下賀。一得之愚。尙祈矜鑒。

復王與楫居士書

光一介庸僧。毫無淑狀。一向行乞。亦不能得。遂於大富長者之門。拾取所棄之殘羹餽飯。以自滋養。亦有不嫌酸臭者。迫以求施。遂即以此見與。但取彼此相適。并不計餘人之所厭聞。而不欲見也。以故一無所宗。二無門庭。三無眷屬。并未與人結一同參。立一社會。凡有來者。則令其各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卽上等天姿。出格學識。亦以此相奉。喻如童子奉沙。只期據我之誠。絕不計及彼之可用與否。不億二字賤名。竟瀆閣下之耳。二十日接手書。不勝慚惶。驚懼欣慰。憂戚之至。以閣下誤聽人言。誤許爲法門中人。遂將錯就錯。陳我劣見于左右。以答謬爲稱許之意。知所說固不當。閣下一盼。然不妨聊表我心而已。竊謂現今世道人心。陷溺至于極點。又加國用空乏。賦稅比前重得數倍。諸物昂貴。民不聊生。天災人禍。頻頻降作。值此時際。欲宏法道。只可普與來者。指其學佛要義。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弟恭。夫倡婦隨。各盡己分。以立基址。由是加以主敬存誠。克己復禮。明因識果。期免輪迴。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天姿縱高。亦當依此而行。于有餘力時。不妨研究一切經論。令其在己家庭。隨分修持。則不須廣建屋宇。備立人員。彼此往來。曠

職費日。此誠現今宏法。將計就計之最上一著也。若如閣下所訂之破天荒章程。雖國家興盛。人民豐富之時。亦不能辦。況此國運危岌。民不聊生之時乎。然閣下此議一出。全國之人。當無一不歡喜讚歎。慶法道之將興。光實懷深憂。不能不爲閣下略陳其概。謹按章程所列之事。雖數百萬萬。亦不足用。若閣下能變大地作黃金。則光之所說。誠爲愚癡無知。若欲靠捐款而作此彌綸宇宙之事業。則直同春夢。毫無實際。況閣下未聞已具大神通。無論何人在遠在近。皆能以法攝持。令其不稍踰越。如優波毘多尊者。則如此大事。其所用之人。能保其一。一悉以爲公之心而爲之。絕無弊端乎。現今之人。子于父事。尙作弊。況此汪洋無邊際之大事乎。又今人了無定志。無論何等社會。多皆彼此同入。倘有心懷異圖之人。入于其中。引誘無知無識者爲之黨援。一旦事發。必至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閣下當此人心陷溺已極之時。何不計慮及此乎。宋慈雲懺主。赴蘇講經。聽者日萬夜千。屠沽爲之不售。法道之盛。誠所未有。慈雲懼之。恐致意外之虞。遂卽中輟。夫慈雲乃具大智慧。大辯才。兼有神通之高僧。當國家成平。人心淳善之時。尙如此慎重。閣下內祕。則非光所知。若據外現者。則比慈雲。何止泰山之比須彌耳。況時當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雖父母之大恩。夫婦之各別。尙欲棄置。公

然提倡。謂盡孝爲奴隸性質。共妻爲大同之道。倘此等人混入。則將何以處。否則彼忌我法。加以蜚語。又將何以處乎。夫一法既立。百弊潛生。不謹于始。決難令終。且古德宏法。皆各人自爲範圍。閣下于廢置專制世代。立一佛法專制之門庭。居然我爲法王。于法自在。千機并育。萬派朝宗。美則美矣。誠恐無神通制伏。必有奸人入中。以破壞。或懷嫉忌以誣謗。則未見興法之益。竟罹滅法之禍。以大善提心。獲此惡果。有人心者。莫不痛傷。然雖痛傷。究有何益。以故光不得不預爲閣下言之。而不計其見錄否也。卽決欲依所訂章程而行。光亦只有讚美閣下之心而已。豈能強閣下以勿行哉。千祈將印光賤名取消。印光決不敢承認上座導師之名與職也。光一向退縮。故所見與人不同。若不以光之言爲是。將有悔無所及之時。易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願閣下詳察焉。

與永嘉某居士書

令友求子。擬捨百金。當令請百部感應篇彙編。以透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實爲不可思議功德。當獲感通。又須知求子。先須從培德節欲起。印施善書。乃培德之一端。非止乎此而已。培德。當常看感應篇。陰騭文。善則隨分隨力而行。惡則如怨如讐而去。袁了凡行功過

格。乃認真體察。絲毫不容放過。故命本不壽而壽。無大功名而大功名。無子而有子。果能追彼芳躅。以期德日增而過日減。卽不用功過格。凡了凡之所得者。令友亦當得之。况彼主持報館。握言論機關之權。凡傷風敗俗之無益文字。概勿登報。凡淑世善民之格言至論。日載幾則。漸摩漸染。令人日趨于善而不自知。此實大丈夫不據位而行救國救民善政之大權。具此因緣。不知如此而爲。所謂雖登寶山。仍復空手而歸耳。惜哉。節欲一事。其理甚深。其關係甚大。其話甚不易說。夫天生男女。聖人法天立則。令男女居室。以爲人倫之最大者。以上關風化。下承宗祧。豈爲人日圖快樂。而常以欲事爲事乎。貪欲之人。其精薄而無力。如糞種不能生芽。故難生。卽生。多多皆未成人而夭。卽幸而不夭。亦必單弱柔懦。無大樹立。若能保養精神。節欲半年。待其婦天癸發後。擇良宵吉期。相與一交。決定受孕。從此永斷欲事。則所生之子。不但性行貞良。欲念輕薄。而且體質龐厚。無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天癸卽經水也。經水盡後方受孕。餘時多不受孕。經水未盡。斷不可交。交則婦卽受病成帶。勿望受孕矣。人之大倫之事。豈可惡日。惡時而行。故須擇良宵也。禮記月令篇。記聖王于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奮木鐸以令兆民者。令

地方官。譯以告百姓也。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行房事也。生子不備。卽五官不全等。世每有生子。或異人類。或形體缺損。皆坐此故。必有凶災。言其父母。尙有凶禍災殃。如惡病。夭壽等。不止生子不備也。古聖王重民生。故特注意其事。奮木鐸以告之。不但震雷當忌。卽大風大雨。惡星值日。及天時交節。佛聖誕期。皆所當忌。此實尊天敬聖。遵王制而敦人倫之大道。惜世人概不肯出諸口。俾其子子孫孫體質。一代劣于一代。或者少年早夭。或由欲事過度。雖不早夭。竟成衰殘。無大樹立。多半皆乃父乃母。不知人倫之道之所致也。乃父乃母之不知。由於乃祖乃妣之無教也。子女成人時。當以節欲保身等。委曲開導。父教女不便。母則無妨。能如此。方爲真愛子女。而世之愛者。多皆任其縱欲。則其害更有甚于殺子女者。可不哀哉。聖人重胎教。于此致意。乃未胎而預教也。予濫廁僧倫。何得論夫婦房室之事。一以出家之前。曾閱過古人敦本至論。欲以饋知己而報護法之恩。一以佛爲大醫王。無病不療。光爲佛弟子。亦欲隨分隨力而行醫道。此病乃舉世間人之通病大病。若通病大病。任其發生滋長。而去詳治別病小病。豈非輕重倒置乎。鄧伯誠亦欲求子。光答書亦略述此意。及蔚如所印三信稿。及文鈔。皆刪去。意謂此事不合僧道。亦不合于佛法。中說其意固善。然人苦

無子。敢以其事向佛求。向僧說。僧爲說其所以然之善法。令彼子子孫孫。得大受用。又有何過。將謂僧教人節欲。便涉淫欲。則僧教人戒殺。便涉殺業乎。但此事不可爲無知無識者告。恐彼不會其意。反作笑柄。若對明理君子說之。正是不據位而振木鐸。以令兆民也。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與此同一作略。謂之爲過。則聖王聖賢佛菩薩。乃過之渠魁元首也。湖南一儒士姓劉。忘其名。娶妻不與相親。妻謂曰。娶妻原爲生子。汝不相親。則宗支斷絕矣。遂親一次。卽生子。因名傳支。卽絕欲。妻又謂曰。一子獨立。孤無倚靠。曷若再生一子。又親一次。復生一子。名再支。二子皆入翰院。其人生。止行兩次房事。而又詳述房事忌日。并清心寡欲。保元毓神之事。載于家乘。龔子孫世守焉。湖南友爲予言之。欲求貴子。捨是而求。縱得之。亦屬傲倖。依是而求。求則得之矣。凡發科發甲。皆其祖父有大陰德。若無陰德。以人力而發。必有大禍在後。不如不發之爲愈也。歷觀古今來大聖大賢之生。皆其祖父積德所致。大富大貴亦然。其子孫生于富貴。止知享福造業。忘其祖父一番栽培。從茲喪祖德。以蕩祖業。任其貧賤。此舉世富貴人之通病。能世守先德。永久勿替者。唯蘇州范家。爲古今第一。自宋文正公以來。直至清末。八百餘年。家風不墜。科甲相繼。可謂世德書香之家。而長洲彭家。自清初

以來科甲冠天下。其家狀元有四五人。有同胞三鼎甲者。而世奉佛法。雖狀元宰相。猶日誦感應篇。陰騭文。以爲誠意正心。致君澤民之鑑。彼狂生謂此等書。乃老齋公老齋婆之所從事者。非但不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并不知人之所以爲人。生爲行肉走尸。死與草木同腐。而且惡業難消。永沈惡道。彼蠢蠢然自命爲博雅通人。致令後世并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聞者。何可勝數。欲子孫之不趨敗途。共入正道者。當以感應篇彙編。陰騭文廣義。爲定南針。則世俗習染之惡浪滔天。黑雲障日。亦不至不知所趨。而載胥及溺。否則縱令風平浪靜。天日昭彰。亦難保不入洄瀆。而隨卽沈溺矣。況絕無風平浪靜。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須知陰德二字。所包者廣。成就他人子弟。令入聖賢之域。固屬陰德。成就自己子弟。令入聖賢之域。亦是陰德。反是。則誤人子弟。固損德。誤己子女。亦損德。力能兼及。何幸如之。否則且就家庭日用云爲。以作爲聖爲賢之先容。正所謂卽俗修真。現居士身而說法者。祈以此意。與令友及一切知交。愷切言之。亦未始非已立立人。自利利他之一端也。

復黃涵之居士書一

接手書。知夫人身嬰貴恙。已經月餘。用藥頗難。諸醫束手。當此時機。正好用萬病總持之阿

伽陀藥。閣下每以此藥。普施于人。何於夫人之病。尙沾沾然以難于用藥爲憂哉。其令郎令愛令媳等。既受生育之恩。當此大病臨身。存亡莫保之時。教以各各爲其母志誠懇切念南無阿彌陀佛。以祈壽未盡則速愈。壽已盡則速得往生西方。令郎等孝心淳篤。當必皆如救頭然。而常持念也。如是則豈但有益于夫人。實則深有益於令郎等也。凡人有病。可以藥治者。亦不必決不用藥。不可以藥治者。雖仙丹亦無用處。況世間藥乎。無論能治不能治之病。皆宜服阿伽陀藥。此藥絕不誤人。服則或身或心。必卽見效。然人生世間。無論久暫。終有一死。其死不足惜。其死而所歸之處。可不預爲安頓乎。有力量者。自己預爲安頓妥帖。則臨終固不須他人爲之輔助。然能輔助。則更爲得力。無力量者。當令家屬代爲念佛。則必能提起正念。不致恩愛牽纏。仍舊被愛情所縛住。此莫出也。光之爲此言者。非徒爲令夫人計也。以太夫人已經八十有三。雖閣下之德。足能延親之壽。而期頤之後。終必有去世之一日。恐閣下未能慮及于此。而猶復注意于醫藥。則爲捨本逐末。益不能得。而反將一心念佛。由忙碌于醫藥而成間斷。不能純一。則其損大矣。故借夫人之病。預爲閣下陳其盡心力于親之神識得所。以期閣下究竟能報親恩耳。今將陳了常之佛性助念發隱。附函寄來。雖文不雅馴。

而意義有可取焉。至于保病薦亡。今人率以誦經拜懺做水陸爲事。光與知友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于誦經拜懺做水陸多多矣。何以故。誦經則不識字者不能誦。即識字而快如流水。稍鈍之口舌。亦不能誦。懶坯雖能。亦不肯誦。則成有名無實矣。拜懺做水陸。亦可例推。念佛則無一人不能念者。即懶坯不肯念。而大家一口同言念。彼不塞其耳。則一句佛號。固已歷歷明明灌于心中。雖不念。與念亦無異也。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特欲香。有不期然而然者。爲親眷保安薦亡者。皆不可不知。

復黃涵之居士書二

五月廿八接廿四手書。知尊夫人病體沈重。諸醫束手。因祈令令眷代爲念佛。以祈壽未終則速愈。壽已終則速生耳。豈料夫人淨業已熟。脫體而去。昨由契西來函方知。不禁爲閣下失賢助。爲令郎失所恃歎。然夫人宿根深厚。殆欲令令慈及閣下。并令郎等。切念世相無常。急求出離。特以身說法。冀同修淨業。同生淨土耳。光過蒙青盼。亦不能不盡我心。但光向與時人異道。雖摯友親喪。絕不行挽誄等儀。但于朝暮課誦時。于佛前回向一二七。以盡友誼。已于昨晚。爲尊夫人回向。擬以二七爲度。以日間諸冗叢集。惟夜方克有暇耳。祈閣下以大

義開示令郎等。俾息哀念佛。以期存歿咸益。倘唯執世誼。哀毀縱至其極。究于其親之靈。有何利益。至于作佛事。不必念經拜懺。做水陸。以此等事。皆屬場面。宜專一念佛。俾令郎等亦始終隨之而念。女眷則各于自室念之。不宜附于僧位之末。如是則不但尊夫人令眷。實獲其益。卽念佛之僧。并一切見聞。無不獲益也。凡作佛事。主人若肯臨壇。則僧自發真實心。倘主人以此爲具文。則僧亦以此爲具文矣。如一期佛事已畢。夜間放臺餓口卽已。光以四十二年之閱歷。謹爲知己者陳之。若不以爲迂腐。則幸甚幸甚。書尙未封。適郵差持閣下初五日書至。因知夫人病體雖重。正念尙自昭彰。既能常見大士。兼有信願。其往生也。可以決斷。所言尼姑服飾。則所不須。其旣願受皈依。仍照常服。但加法衣于上卽已。卽僧人所穿之袍子或著于身。或附于棺。棺已蓋。則燒之于靈前。皈依當于今夜。光一人于佛前虔誠禮拜後。爲說之。固不須作鋪張羅列諸儀。但取其至誠感通卽已。法名當云蘊空。乃三皈依戒優婆夷也。若作尼師形式。于事于理。皆有妨礙。但宜勸諸子女媳等。以成就母往生之志爲孝。認真代母念佛。俾蓮品轉高。華開轉速。以盡孝。切勿徒效世人作無益以害有益也。至于喪事。始終不須一葷。藉此倡導愚俗。亦公之一大責任也。

復黃涵之居士書三

初九之書。諒已收到。昨得初十手書。知尊夫人確得往生。了無疑慮。其宿世固于淨土法門。有大栽培。惜閣下提倡較晚。倘于十年前即提倡。俾淨土法門之若事若理。一一明了。兼以力修。則其淨業之成。當比此高超數倍矣。平時愛子孫心重。自顧劣弱。至臨終時。則反能擺脫情愛。決志求生。乃宿世善根所使。平時面東臥。終時則面西右脅。亦宿善根力所使。有不期然而然者。有臨終種種景相。即可決其往生。并無須驗其頂胸之熱。何處先涼也。著法衣爲佛弟子相。能滿其願。甚善甚善。既囑兒媳女輩早晚靈前多念佛。閣下當開示彼等。祈以妥親之神識。爲孝之極致。卽真實往生。亦須志誠念佛。以祈蓮品高陞。無生速證。以各盡孝思。此雖爲利亡者。實則令兒女媳輩同種善根也。孫之能念者。亦令隨之而念。終時全家能不哭泣念佛。最有利益。然其時猶短。宜以三小時不斷佛聲。不起哭聲。及動轉等爲最善。祈切記之。六數亦不必敷衍附會。以無關緊要。若認定以說。反成穿鑿。須知六爲坤數。夫人德鎮坤維。堪爲世範。卽無一數是六。而從生至死。日在六數中周旋。固無一息不是六也。六之義在躬行。不在年月房屋等。然年月房屋等。適逢其數。亦極平常。毫無奇特。所謂諸法從緣。

生諸法從緣滅。惡業重者。動輒得咎。善根深者。無往不吉。亦自然而然。非有所安排者。而實似有安排者。世人欲得吉慶。不知培德。如滅燭以求明。北轅而適越。徒勞苦心。有損無益。祈以此義。與令郎及媳女等說之。則其利大矣。做佛事一事。光前已詳言之。祈勿徇俗。徒作虛套。若念四十九天佛。校誦經之利益多多矣。念佛之法。重在信願。信願真切。雖未能心中清淨。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心中有佛爲能感。故致彌陀卽能應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無動相。但無狂風巨浪。則中天明月。卽得了了影現矣。感應道交。如母子相憶。彼專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于不知此義故也。

復黃涵之居士書四

接手書。不勝欣慰。尊夫人宿生有大善根。故感閣下曲爲成就淨業。資以往生。兼率兒女媳等爲之長時念佛。豈但亡者得益。實令彼等深種善根。如是之法。可謂大慈。校彼世人存者以殺生折福折壽。令亡者拘滯幽途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尊夫人之事。可謂得法。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當常勸諭。令其信願念佛。若令終日長念。或恐不能如是。前者頗欲設法。在生助念。思之未得。鎮守使王悅山。奉母來山。見其眷屬甚多。因得一絕妙之助念法。已與彼

略說之。亦與彼說。當與閣下言之。倘閣下能實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亦自利利他之道也。閣下眷屬。兒輩則各有職業。固難常時依行。若媳輩。則無事清閒。女使輩若奶媽等。則無甚要事。當令諸人。按鐘點日在太夫人旁。高聲念佛半點鐘。過時換班。一日不斷佛聲。太夫人能隨之而念亦好。如不能隨。但令攝心諦聽。則一日之中。常不離佛。在諸人亦不吃力。以一日之中。不過當一回值。或至兩回。亦隔許久時候。彼等一無事事。借此令盡孝思。令種善根。卽女使等。亦得因此之故。得植出離生死之緣。從此以往。率以爲常。卽太夫人壽過期。願此法無令中輟。其利益不可思議。凡有信心人。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業者。皆當以此告之。閣下政務多端。不能按定。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以作表率。則兒媳女使等。當更踴躍歡喜也。光意謂如此而行。實爲利便。當以此法述爲一文。以附於排印文鈔之後。俾欲報父母之恩者。不至徒詠昊天罔極也。

復崇明黃玉如書

接手書。不勝欣慰。持名一法。最爲末法透機之法。善導雖疏觀經。實最重持名一行。不觀末法衆生。神識飛颺。心粗境細。觀難成就。大聖悲憐。特勸專持名號。以稱名易故。相續卽生之

言乎。觀雖十六行者修習。當從易修者行。或作如來白毫觀。或作第十三雜想觀。至于九品之觀。不過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與後果耳。但期了知卽已。正不必特爲作觀也。觀之理不可不知。觀之事。且從緩行。若或理路不清。觀境不明。以躁心浮氣修之。或起魔事。卽能觀境現前。若心有妄生喜悅之念。亦卽因喜成障。或復致退前功。故楞嚴云。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邪。祈一心持名。以爲千穩萬當之行。待至心歸于一。淨境自會現前。四帖疏錯訛甚多。光二十年前。先曾約校。去年南京羊皮巷觀音庵妙蓮和尚。要其本去另刻。明年當可出書。祈爲請閱。隨自意三昧。爲上中下三根同修之行。念佛人雖不專以彼爲主。亦不可不知。知此。則念佛之菩提心更爲殊勝。以其知行住坐臥食語。無非自利利他之時也。然須從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吃素戒殺做起。則方爲真念佛人矣。

復何慧昭居士書

接手書。知宿根甚深。現行頗純。故有種種勝境相現。然今人多半是要體面。憑空造樓閣。有一分半分。便說有百千萬分。如某居士錄。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不是心地所做。汝固不妄。誠恐或有此習氣。則其過不小。佛以妄語列於根本五戒者。正爲防此弊也。若或見言不見。

不見言見。乃妄語之流類。若憑空造樓閣。妄說勝境界。卽犯大妄語戒。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其罪甚於殺盜淫百千萬億倍。其人若不力懺。一氣不來。卽墮阿鼻地獄。以其能壞亂佛法。疑誤衆生故也。汝切須慎重。所見之境有一分。不可說一分。亦不可說九釐九。過說亦罪過。少說亦不可。何以故。以知識未得他心道眼。但能以所言爲斷耳。此種境界。向知識證。證明邪正是非。則無過。若不爲證明。唯欲自銜。亦有過。若向一切人說。則有過。除求知識證明外。俱說不得。說之則以後便永不能得此勝境界。此修行人第一大關。而台教中屢言之。所以近來修行者。多多著魔。皆由以躁妄心。冀勝境界。勿道其境是魔。卽其境的是勝境。一生貪著歡喜等心。則便受損不受益矣。況其境未必的確是勝境乎。倘其人有涵養。無躁妄心。無貪著心。見諸境界。直同未見。既不生歡喜貪著。又不生恐怖驚疑。勿道勝境現有益。卽魔境現亦有益。何以故。以不被魔轉。卽能上進故。此語不常對人說。因汝有此種事。固不得不說也。汝最初禮佛所見之大士像。不的確。以若果實是。不至因念與觀經不合而隱。然汝由此信心更切。是亦好因緣。但不宜常欲見像。但志誠禮拜而已。庶無他慮。臨睡目前白光。及禮佛見佛像懸立虛空。雖屬善境。不可貪著。以後不以爲冀望。當可不現。窺汝根性。似

是宿生曾習禪定者。故致屢有此相也。明處淳熙在天目山高峯死關靜修。久之。遂有先知。能預道天之陰晴。人之禍福。彼歸依蓮池大師。大師聞之。寄書力斥。謂彼入於魔網。後遂不知矣。須知學道人。要識其大者。否則得小益。必受大損。勿道此種境界。卽真得五通。尙須置之度外。方可得漏盡通。若一貪著。卽難上進。或至退墮。不可不知。夢入佛殿所記之二句經文。固屬善境。然此二句。語甚明白。返虛依覺路。歸真悟常空者。謂人妄認世間諸法爲實。故迷入生死。若能返觀諸法當體本空。則便依乎覺路。出迷入悟。歸真諦而悟真常之真空實相矣。魔境勝境之分別。在與經教合不合上分。果是聖境。令人一見。心地直下清淨。了無躁妄取著之心。若是魔境。則見之心。便不清淨。便生取著躁妄等心。又佛光雖極明耀。而不耀眼。若光或耀眼。便非真佛。佛現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之理勘。則愈顯。魔現以此理勘。則便隱。此勘驗真僞之大冶洪鑪也。夜見白光。及虛空清白等境。乃心淨所現。何可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自擬。以此自擬。則成以凡濫聖矣。其過殊非淺淺。二句經文。未見所出。蓋亦宿生記憶之文。未必卽經中文也。修淨業人。不以種種境界爲事。故亦無甚境界發生。若心中專欲見境界。則境界便多。倘不善用心。或致受損。不可不知。彼頭陀之所說。乃屬禪家道理。彼

尙不破淨土。是其長處。然彼絕不知淨土宗旨。故與禪對論。彼注重祥光勝境一語。大須斟酌。否則誤人不淺。又謂不可著。以佛法無量。著則成有量。卽不能入佛智。何止不入佛智。亦復或入魔界耳。至所云之各佛。乃禪家約心理之論。與淨宗無涉。白光清空。既爲如來一毛頭許功德。汝何得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妄認。實則宿世定境。由淨心而發。固不得當作奇特也。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有信願。無論行之多少淺深。皆得往生。無信願。卽到能所兩忘。根塵迴脫之地步。亦難往生。以真證到能所兩忘。根塵迴脫之實理。便可自力了生死。則不必論。若但有工夫見此理。尙未實證。若無信願。亦難往生。禪家說淨土。仍歸於禪宗。去信願說。果能依之而做。亦可開悟。而未斷惑業。欲了生死。則夢也。夢不著。以凡夫往生。由信願感佛。故能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今既不生信願。又將佛一一說歸自心。何由感佛。感應不符。則生自生。佛自佛。以橫超法。作豎出用。其得益淺而受損深。不可不知。得益者。依彼所說。亦能開悟。受損者。既去信願。則無由仗佛慈力。吾故曰。眞修淨土人。用不得禪家開示。以法門宗旨不同故。祈爲慧察。如不以爲然。請求之大通家。庶可契汝心志矣。光固不執著也。

復湯昌宏居士書

接手書。不勝感愧。光何人斯。何堪如是過譽耶。雖然。同病者相憐。固不得不各道衷曲也。今之學聖賢者。但學其文言而已。于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處。蓋忽略不究。此舉世學人之病根。非爾我一二人之病根也。既有此根。決定不能素位而行。決定隨富貴貧賤威武之境。而爲之淫與移屈也。勿道今人。卽宋儒之傳聖人之心法者。于格物二字。尙未認清。况後人乎。欲明明德。不先格其心。人欲之物。則明明德便是空談。卽學得文章蓋世。固常在人欲中盤桓。何能不隨境轉乎哉。所云明明德。如證菩提。儒佛固無二致。及學孔學佛。理不外大學一章等語。蓋是以明白人。強作糊塗。欲試印光于此有分曉否。有則可證閣下之明見。無則將欲發揮其所以然之至意耳。然既是同病相憐。何妨各道苦况。聊以舒其抑鬱而已。儒佛之本體。固無二致。儒佛之工夫。淺而論之。亦頗相同。深而論之。則天地懸殊。何以言之。儒以誠爲本。佛以覺爲宗。誠卽明德。由誠起明。因明致誠。則誠明合一。卽明明德。覺有本覺。始覺。由本覺而起始覺。由始覺以證本覺。始本合一。則成佛。本覺卽誠。始覺卽明。如此說去。儒佛了無二致。閣下所謂學孔學佛。理不外大學一章者。乃決定無疑之語。此淺而論之也。至于發揮其修證工夫。淺深次第。則本雖同。而所證所到。大有不同也。儒者能明明德。爲能如佛之三

惑圓斷。二嚴悉備乎。爲如證法身菩薩之分破無明。分見佛性乎。爲如聲聞緣覺之斷盡見思。二惑乎。三者唯聲聞斷見思最爲卑下。然已得六通自在。故紫柏云。若能直下忘情。山壁由之直度。初果尙七生天上。七反人間。而其道力。任運不犯殺戒。故凡所至處。蟲自離開。所謂初果耕地。蟲離四寸。况二三四果乎。儒教中學者且置。卽以聖人言之。其聖人固多大權示現。則本且勿論。若據迹說。恐未能與見思淨盡者比。况破無明證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卽謂明其明德。堪與破無明者比肩。然破無明者。有四十一位。爲與最初之初住比肩耶。爲與最後之等覺比肩耶。卽與最後之等覺比肩。尙于明德未明至乎其極。直待再破一分無明。方可謂爲誠明合一。始本無二耳。吾故曰。體同而發揮工夫。證到不同也。世人聞同。卽謂儒教全攝佛教。聞異。卽謂佛教全非儒教。不知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故致紛紛諍論。各護門庭。各失佛菩薩聖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可不哀哉。六月間廣東香山楊棟棠。于太平洋檀香山。寄信于山東臧貫禪。以彼輯古今和會儒釋之書。曰儒釋一貫。欲引儒入佛。謬託貫禪。祈光作序。光少不努力。老無所知。以彼之求。恐難推脫。乃湊千餘字。以塞其責。今將其稿寄來。祈爲塵政。

與泉州大同放生會書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殺護生爲本。凡入會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與一切人說。縱不能人各依從。而人以貴會諸公。皆盛德君子。實行吃素。自然潛移默化。悉皆不殺生。不食肉矣。若仍舊食肉。放生之功德。亦不可思議。但自己所行。尙自矛盾。尙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實行。況欲令見聞者潛移默化乎。光無道德財力。不能助貴會之善舉。謹獻愚誠。以當布施。上海諸居士。立常齋會。凡入會者。無論冠婚喪祭。概不用葷。前年關綱之居士。令光作一序。觀之自知其概。欲詳知者。當致書上海白克路懷安里關綱之居士。彼有章程。祈寄來一覽。光文鈔中。勸人戒殺之文字。有十多篇。但以文詞拙樸。不堪雅目所睹。然其意故有可取者。倘不以蕪穢見棄。亦可作輕塵益獄之一笑具。又貴會提倡佛學。而推尊晉蘇先生。不遺餘力。且爲廣施其道味錄。又爲介紹欲學道者。求彼傳授真經妙訣。以期同登覺岸。其心志可謂誠懇篤實。期于利人。惜未知佛法之所以然。以煉丹運氣之長生法。當作佛法。若曰凡欲求長生者。及衛生者。則爲介紹。固無所礙。以煉丹法。大得之則可延年益壽。小得之亦可葆養色身。實爲有益于人之一法。若僮侗名之爲道。驅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訣。則名實

大有相反者。何以故。佛法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毫善弗遺。唯煉丹一法。絕不言及。且深以爲戒。以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欲看破此之幻妄身心。以期悟證本具之真心妙性也。煉丹者唯以葆養色身爲事。與佛之宗旨不合。然各修各法。隨人自取其益。固彼此不相礙。觀道味錄晉蘇先生自敘。至以抽添火候口訣。爲佛門了性了命之道。會三教以同歸。互萬古而不絕。離乎此道。卽爲外道。出乎此門。卽爲旁門。此先天道脈。歷代一貫相承。自達摩初祖。移西過東。至白馬七祖。衣鉢傳于火宅等。則是借佛法名目。而傳煉丹法。且反謗毀佛法。彼前月曾以二本寄來。光以彼自詡過深。彼豈肯以光之不才而依從之乎。故置之不論。今見貴會提倡佛學。猶復不知彼非佛學。固不得不盡我愚誠相告也。如以光爲多事。謂光知見錯謬。未聞大道。則亦任之。鷓守腐鼠。鳳凰決不能令其勿食也。今寄來文鈔一包共三部。祈貴會大家看。並與周子秀居士看。如謂爲是。未始非貴會之幸。如謂爲非。亦任其覆甌代薪。從茲加工用行。以擴充晉蘇先生煉丹運氣之道。使天下之人。同得長生。亦好。但謂此爲佛法。則雖不謗佛法。亦得謗佛法之咎。竊以貴會未能分別邪正。故致如是。既以光爲法門中人。光若仍以待晉蘇者待貴會。

則光便有負于貴會之意。故多此一番絡索也。

復安徽萬安校長書

貴校四語。盡性學佛。盡倫學孔。道學爲體。科學爲用。實爲學道不易之宗旨。自儒者以詞章爲事。遂將學道之法。變作學藝。曷勝痛惜。而今之新學。多皆捨本逐末。能如貴校之宗旨者。實不多見。盡性學佛。方能盡倫學孔。盡倫學孔。方能盡性學佛。試觀古今之大忠大孝。與夫發揮儒教聖賢心法者。無不深研佛經。潛修密證也。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以世無一人不在倫常之內。亦無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倫常心性。而以佛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克己復禮。閑邪存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盡倫盡性。以去其幻妄之煩惑。以復其本具之佛性。非但體一。卽用亦非有二也。此實也。所云佛化之儒宗。不過表示其實而已。有何不可。然在家學佛。必須深信因果。恪盡己分。戒殺護生。至心念佛。爲決定不易之修持。所言恪盡己分。卽慈孝友恭等。然世之不治。國乏賢人。其根本皆由家庭無善教所致。而家庭之教。母之責任更重。是以光屢言教子爲治平之本。而教女爲尤要者。以此。倘常以此與學生說。俾同以此相倡導。則不患不見治平之世矣。

復郁智朗居士書

福峻之事。若汝所叙。生前死後。種種是實。則可決定往生。以生時已將軀殼看破。此係最大一種利益。以女人每每唯戀幻質。日事妝飾。既無此念。自與淨土法門。容易相應。臨終之瘦削。及病苦。乃多劫之業障。以彼篤修淨業。殆轉重報後報。爲現報輕報耳。汝謂由修持精進。致身體日弱。此語不恰當。兼有令信心淺者。因茲退惰之過。須知念佛之人。決定能消除業障。其有業障現前者。係轉將來墮三塗之惡報。以現在之病苦卽了之也。金剛經謂持金剛經者。由被人輕賤之小辱。便滅多劫三塗惡道之苦。則福峻之將往西方。固以此小苦。了無量劫來之惡報。實爲大幸。切不可學不知事務人。謂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念佛人平時有真信切願。無一不得往生者。况福峻臨終正念昭彰。作問訊頂禮等相。而死後身體柔軟潔淨。顏貌如生。又何必以彼工夫淺爲疑乎。夫彌陀願王。十念尙度。况彼精進修持。已二三年。又有何疑。世有種人。志意下劣。雖常念佛。不求往生。唯欲求人天福報。此種人縱畢世修行。只得來生之癡福而已。有正信者。自己以信願感佛。佛以慈悲攝受。感應道交。必能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又何須問彼見佛與否。方可斷判也。至於人未終前。若彼自能沐浴更衣。則甚

善如其不能斷不可預行沐浴更衣。令彼難受疼痛。致失正念。以汝尙以未著法衣。令其髻膝跌坐爲遺憾。不知當此之時。只好一心同聲念佛。萬萬不可張羅鋪排。信沐浴更衣令坐等若一張羅鋪排。卽成落井下石。切記切記。令慈年邁。光若不說此弊。汝後會以盡孝之心。阻親往生。俾長劫流轉於生死中。莫之能出也。吾人但取其實。毋矜其名。汝之記頗好。并不求人作文以傳。此皆世間虛浮之事。但宜自己。并其家屬念佛。以期同生西方卽已。光每日朝暮課誦。回向時。兼稱福峻名。回向一七。以盡師徒之誼。又福峻此番之生與死。可謂不虛生浪死矣。幸甚。至於骨作麪丸之事。甚好。但不可粗心爲之。必須將骨研成細粉。用細羅羅過。與麪無異方可。倘粗心大概研之。便和麪作丸。恐小魚食之。或有鯁刺於腹之患。光恐汝粗心。不得不說。

復某居士書

病與魔。皆由宿業所致。汝但能至誠懇切念佛。則病自痊癒。魔自遠離。倘汝心不至誠。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則汝之心。全體墮於黑暗之中。故致魔鬼攪擾。汝宜於念佛畢。回向時。爲宿世一切怨家回向。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超生善道。此外概不理會。彼作聲。也不理會。作

怕怖不作聲。也不理會作歡喜。但至誠懇切念。自然業障消。而福慧俱皆增長矣。看經典切不可照今人讀書之毫不恭敬。必須如佛祖聖賢降臨一般。方有實益。汝果能如是。則心地正大光明。彼邪鬼邪神。便無地可安身矣。倘汝心先邪。則以邪招邪。何能令彼遠離不擾也。他心通。鬼神雖有小而且近。若業盡情空。則猶如寶鏡當台。有形斯映。汝不至心念佛。而欲研究此之真相。不知此心。便成魔種。譬如寶鏡。無絲毫塵垢。自會照天照地。汝之心被塵垢封蔽深固。而欲得此。如塵封深厚之鏡。斷不能發光。或有發者。乃妖光。非鏡光也。此事且置之度外。如墮水火。如救頭然。以念佛。則無業魔不消矣。

復張季直先生書

光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耳。由徐蔚如謬以蕪稿再四排印。竟致瀆及青眼。尚不以蕪穢見棄。反謂其儒釋融通。有體有用。殆所謂志在敬佛。遂忘其僧之庸劣也。感極愧極。易園與光。殆有宿緣。每欲拉閣下以同往西方。俾無量劫來。及與現生。所培之善根福德。同歸實際。光極爲佩服。以閣下當代文宗。光一無知無識之挂搭僧。故不敢隨易園之班。以修書奉勸也。今接閣下華翰。見其曾看佛經。不知何者禪也。但覺淨耳。不勝欣慰。足知閣下般若種子。殆

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之所種者。夫禪至于不知。方是真禪。以見聞覺知。皆意識中事。唯其不知。方能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卽如如佛耳。淨至于但覺。則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矣。否則何名但覺。閣下見解如此。已是超越近之學佛者萬萬。倘再能生信發願。回向往生。則上品蓮臺。當可獨據。或恐閣下于禪淨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未能深知。謂既悟自心。當處便是西方。不須求生。則其悞非淺。何以故。以凡夫縱能悟到極處。尙有無始以來之煩惱習氣。未能頓斷。煩惱習氣若有一絲毫。便不能超出生死輪迴之外。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難也。念佛法門。但具真信切願。無論工夫之淺深。功德之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末世衆生。欲了生死。不依此法。其難不可以喻矣。祈詳讀淨土十要。淨土聖賢緣。自知光言不謬。若不以為謬。且無多暇。但息心詳閱文鈔。自可悉知矣。

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

大覺世尊。愍諸衆生。迷背自心。輪迴六道。久經長劫。莫之能出。由是興無緣慈。運同體悲。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順機宜。廣說諸法。括舉大綱。凡有五宗。五宗維何。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禪者佛心。佛之所以爲佛。唯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亦唯此三法。

衆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禪以修持。則卽衆生之三業。轉而爲諸佛之三業。三業既轉。則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矣。又恐宿業障重。或不易轉。則用陀羅尼三密加持之力。以熏陶之。若螺贏之祝螟蛉。曰似我似我。七日而變成螺贏矣。又恐根器或劣。未得解脫。而再一受生。難免迷失。於是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俾若聖若凡。同於現生。往生西方。聖則速證無上菩提。凡則永出生死繫縛。以其仗佛慈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議也。須知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若不嚴持禁戒。則教禪密淨之眞益莫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固。則未成卽壞。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法門。故華嚴入法界品。善財蒙普賢加被開示。已證等覺。普賢乃令發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復以此普勸華藏海衆。而觀無量壽佛。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惡。將墮阿鼻地獄之人。蒙善知識教以念佛。或念十聲。或但數聲。卽便命終。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觀此。則上自等覺菩薩。不能出於其外。下至逆惡罪人。亦可入於其中。其功德利益。出於一代時教之上。以一代時教。皆仗自力。以出生死。淨土法門。未斷惑者。仗佛慈力。卽可帶業往生。已斷惑者。仗佛慈力。遂得速登上地。乃一代時教中之

特別法門。不可以常途教道。相爲並論也。以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悉皆顯闡讚導。普勸往生。迨至大教東來。遠公大師。遂以此爲宗。初與同學慧永。欲往羅浮。以爲道安法師所留。永公遂先獨往。至潯陽。刺史陶範。景仰道風。乃創西林寺以居之。是爲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歲也。至太元九年甲申。遠公始來廬山。初居西林。以學侶浸衆。西林陰莫能容。刺史桓伊。乃爲創寺於山東。遂號爲東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遠公乃與緇素一百二十三人。結蓮社念佛。求生西方。命劉遺民作文勒石。以明所誓。而慧永法師。亦預其社。永公居西林。於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香谷。則其人可思而知也。當遠公初結社時。卽有一百二十三人。悉屬法門龍象。儒宗山斗。由遠公道風遐播。故皆羣趨而至。若終公之世。三十餘年之內。其入蓮社而修淨業。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則多難勝數也。自後若曇鸞。智者。道綽。善導。清涼。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曇鸞著往生論註。妙絕古今。智者作十疑論。極陳得失。著觀經疏。深明諦觀。道綽講淨土三經。近二百徧。善導疏淨土三經。力勸專修。清涼疏行願品。發揮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說西料簡。直指卽生了脫之法。自昔諸宗高人。無不歸心淨土。唯禪宗諸師。專

務密修。殊少明闡。自永明倡導後。悉皆顯垂言教。切勸修持矣。故死心新禪師勸修淨土文云。彌陀甚易念。淨土甚易生。又云。參禪人最好念佛。根機或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淨土。老僧當墮拔舌地獄。真歇了禪師淨土說云。洞下一宗。皆務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門。徑路修行。正按大藏。接上上器。傍引中下之機。又云。宗門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於淨業者。得非淨業見佛。尤簡易於宗門乎。又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業。同歸一源。入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證入。長蘆墮禪師。結蓮華勝會。普勸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賢菩薩二菩薩。夢中求入勝會。遂以二菩薩爲會首。足見此法。契理契機。諸聖冥贊也。當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師。住持浙之昭慶。慕廬山遠公之道。結淨行社。而王文正公且首先歸依。爲之倡導。凡宰輔伯牧。學士大夫。稱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餘人。其沙門有數千。而士庶則不勝計焉。後有潞公文彥博者。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平生篤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與淨嚴法師。於京師結十萬人求生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其化。有頌之者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自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壽至

九十二。念佛而逝。元明之際。則有中峰。天如。楚石。妙叶。或爲詩歌。或爲論辯。無不極闡此契理契機。徹上徹下之法。而蓮池。幽溪。藕益。尤爲切摯誠懇者。清則梵天思齊。紅螺徹悟。亦復力宏此道。其梵天勸發菩提心文。紅螺示衆法語。皆可以繼往聖。開來學。驚天地。動鬼神。學者果能依而行之。其誰不俯謝娑婆。高登極樂。爲彌陀之弟子。作海會之良朋乎。自後國運日衰。不暇提倡。法運亦隨之而衰。至咸同時。兵災四起。哲人日希。庸流日多。儒者唯奉韓歐程朱闢佛之說。以爲至理名言。而不知佛法包括羣聖之薪傳。發明當人之心性。其妙義微言。功德利益。有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者。以故悉以毀滅佛法爲志事。不肯讀誦受持。保護流通。致令佛法。一敗塗地。譬如小兒。見摩尼珠。不但不加保重。尙欲毀而棄之。至光緒末。廢除舉業。大開遊學之端。凡天姿高者。悉以博覽爲事。所有各種學理。皆不足以饜飫其心。唯佛學幽深宏博。無妙不備。真俗互資。空有圓融。從茲羣相研究。而修習焉。禮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今既知其旨。知其善矣。豈肯將此無上心法。讓古人獨得。而自己與一切同人。皆不得乎。是故研究會。居士林。念佛社。素餐會。各處建設。其戒殺護生。吃素念佛者。日見其多。譬如窮子。自迷家鄉。一旦得人指示。當卽直求歸路。斷不

肯仍舊循乞。孤露他方也。青蓮寺由黃谷法師開山以來。固爲淨土一大道場。其形勢雄偉。實爲廬山第一勝地。以故千數百年。道風不墜。經洪楊之亂。悉成劫灰。以法門式微。無人恢復。竟成荒山。妙培大師。出家以來。卽以淨土爲宗。擬欲以卽生了脫之法。普利同人。特往紅螺。熏修數年。今春遊廬山。深慨遠公之道。無人振興。於世道人心。殊失裨益。至青蓮寺基。見其形勢。若蓮華然。而復前臨三疊之瀑布。後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則有獅子象鼻二峰。以爲護衛。殆天造地設一淨土道場。不忍永令湮沒。遂發願恢復。以宏蓮宗。乃與上海諸大居士商榷。幸得均示同心。故先建立數間殿堂。以爲修持之地。至於寺之全體齊備。須待龍天感應。非今所急。爲今之急務者。開蓮社以行道耳。或謂念佛求生西方卽已。何必結社。是不知世間萬事。須待衆緣相助。方得有成。况學了生脫死之無上妙法乎。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取其二澤相並。彼此互益之義。又聖人以朋友列於五倫者。蓋取其勸善規過。如二月互照。扶危保安。如兩手相援之義也。友。古作交。又。手也。今文變。又作大耳。人之常情。若無依倚。則多涉因循怠忽之弊。大衆同居。功課有定。雖欲懈怠。亦不可得。功課之外。其奮發精進者。卽可攝彼懈怠者。勉力而行。人皆前進。誰甘後退。彼此相輔。其行易成。或有所疑。及有所見。有可決擇。

每日暇時。請諸耆宿。略示淨宗綱要。則邪正去取。了了分明。有此諸益。故古人咸以結社爲倡導。卽身有職業。不能親預。但依社章修持。待開會日。或親往。或函告。明已修持之勤怠。利益之大小。亦與預修。相去不遠。以心冀社友。不敢怠荒故也。須知佛法。原不離世間法。凡諸社友。必須各各恪盡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主仁僕忠等。又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不餐葷酒。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自利利他。以爲己任。如是則基址堅正。堪受法潤。果具眞信切願。當必往生上品。世之愚人。每多不修實行。偏欲得一眞修之虛名。以故設種種法。妝點粉飾。成一似是而非之相。冀人稱讚於己。其心行已汗濁不堪。縱有修持。亦爲此心所汙。決難得其實利益。此所謂好名而惡實。爲修行第一大忌。倘具前之所當行。無後之所當忌。則於世間則爲賢人。於佛法則爲開士。以身率物。由家而鄉。由鄉而邑。以至全國。及與天下。則禮義興而干戈永息。慈善著而災害不生。庶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願見者聞者。同皆發起倡導。則幸甚幸甚。所有簡章。開列於後。

復河南第五軍副司令部楊明齋書

所言公門修行。不專指誦經持呪念佛而已。必須盡己職分。除暴安良。併所統之士卒。一一

皆以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爲志。則地方受福。而主將士卒同于冥冥中消除業障。增長福壽矣。若不以此事。以懇切至誠心誠勸士卒。則兵所到處。地方受淫掠之慘。殆有不堪言者。况甚至又有毀燒屋廬。殺人示威者乎。居士果能如此。以至誠心令士卒將地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不使彼受無謂之逼抑苦惱。則其功德大矣。能如是。再加以誦持經呪。念佛名號。則必蒙佛天護佑。無事則軍威遠鎮。宵小潛伏。有事則承佛天力。克制敵軍。則是護國將軍。救世菩薩矣。光以不德。何堪爲師。然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眞佛敬之。則與敬眞佛之利益無異。以故且順汝志。而爲汝師。汝若看佛敬僧。則縱屬粥飯庸僧。亦未必不能因之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若唯以光之道德具備是責。則便失所冀望。不如不皈依之爲愈也。今爲汝取法名爲智毅。以有智之勇毅。內之可以修聖道斷煩惱。外之可以保國家安人民。汝能顧名思義。其利益及於國家社會。豈止汝一人獨得而已。至於誦經持呪念佛。一本於至誠恭敬而受持之卽已。不必急急求解義爲要也。果能如是受持。久之則業障消除。智慧發現。經之實益。尙能覩得。况文義乎。文鈔中屢屢言之。故不多述。祈熟閱文鈔。卽是常相晤對。况一函二函者乎。

復周孟由昆弟書

汝母年高。於淨土一法。未能認真修持。宜常與談說六道輪迴之苦。極樂世界之樂。人生世間。超升最難。墮落最易。若不往生西方。且莫說人道不足恃。卽生於天上。福壽甚長。福力一盡。仍舊墮落人間。及三途惡道受苦。不知佛法。則無可如何。今既略曉佛法。豈可將此一番大利益事。讓與別人。自己甘心在六道輪迴中。頭出頭沒。永無解脫之日乎。如是說之。或可發其宿世善根。信受奉行也。菩薩度生。隨順機宜。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汝能力修孝友。及以淨土法門。勸導自己眷屬。及一切有緣者。同作蓮池會裏人。則功德大矣。

世人有病。及有危險災難等。不知念佛修善。妄欲祈求鬼神。遂致殺害生命。業上加業。實爲可憐。人生世間。凡有境緣。多由宿業。既有病苦。念佛修善。懺悔宿業。業消則病癒。彼鬼神自己尙在業海之中。何能令人消業。卽有大威力之正神。其威力若比佛菩薩之威力。直同螢火之比日光。佛弟子不向佛菩薩祈禱。向鬼神祈禱。卽爲邪見。卽爲違背佛教。不可不知。又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理宜戒殺護生。愛惜物命。切勿依世俗知見。謂奉父母甘旨爲孝。彼未聞佛法者。不知六道輪迴之理事。妄謂爲孝。尙有可原。若已聞佛法之人。殺

過去父母親屬。以奉養現在父母及喪祭等。豈但不是孝道。直成忤逆矣。是以通人達士。由聞佛法之真實義諦。悉不肯依世俗之權法以行。以此權法。殆姑順世俗迷情而立。非如來洞徹三世因果之道故也。若欲深知。取文鈔中諸戒殺文。及觀音頌之普勸戒殺挽劫文。閱之自知。

念佛人有病。當一心待死。若世壽未盡。則能速癒。以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業。業消則病癒矣。若不放下。欲求好。倘不能好。則決定無由往生。以不願生故。此等道理不明白。尙能得仗佛慈力乎。汝母之病。宜切勸放下求往生。如壽未盡。求往生。反能速癒。以心至誠故。得蒙佛慈加被也。祈與汝母婉曲言之。令勿效癡人說癡話也。

昨接守良書。知汝母求生之心。尙未實發。病中且勿提及。但勸至心念佛。即得蒙佛加被。身心安樂。待大好後。婉曲勸導。令其求生。則利益大矣。并祈於汝母前。代爲問好。又當爲說光勸彼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爲自己要事。餘皆是替兒孫殫心。有累自己念佛利益矣。

羣錚知悉。汝母現有病。斷不可不癒而去。光然看汝母。恐難高壽。宜與孟由及智昭等。日換班在旁念佛。俾其隨念。不能念則靜聽。若世壽盡。如此行。則決定往生。若世壽未盡。亦當消

除業障。增長善根。如汝決欲來山。只好照汝此議。庶兩無所礙。現汝母病未瘳。決不可發此心。發則於世間世出。兩俱違悖矣。人之臨終。得其助念。定可往生。失其助念。或再以哭泣搬動。動其愛情。瞋恨。則墮落難免矣。險極險極。汝能成就母往生。亦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所謂卽塵勞行佛事。其功德比尋常殊勝萬分矣。祈與孟由說此助念法。并告汝母令聽。光言。至爲親開陳佛法。固爲大善。然定省撫慰。亦須格外留意。幸甚。

汝母發願寄款交光。隨意作功德。及助印蕪鈔。依光。鄙見。做功德當以開人智識爲最。擬以此款任印觀音頌。普徧施送於遠近。俾一切人同知觀音大士。爲法界衆生之恃怙。隨類現身。尋聲救苦。兼以輔弼彌陀。接引衆生。况乎現今世人。日在患難中。無法防護。倘人人見此書。知大士之恩德。無不欲仗其威力。以免災禍。既發信仰。依賴大士之心。自然心存慈善。改往修來。以期不與大士相背。而得蒙其覆庇護祐也。世之不治。由於人心險惡。倘人能仰慕大士之慈悲。自可日臻善域。是故此書流通。其利無窮。比校別種暫時之益者。實相去天淵。且以此增汝母福慧。消汝母罪愆。必能生獲安樂。沒歸蓮邦。至於蕪鈔。則見之發心修善念。佛者甚多。茲不具書。

汝母何以病不見瘳。蓋以宿業所致。殆轉重報後報爲現報輕報。於此時以了之乎。玄奘法師臨終亦稍有病苦。心疑所譯之經。或有錯謬。有菩薩安慰言。汝往劫罪報。悉於此小苦消之。勿懷疑也。當以此意安慰汝母。勸彼生歡喜心。勿生怨恨心。則決定可蒙佛加被。壽未盡而速瘳。壽已盡而往生耳。凡人當病苦時。作退一步想。則安樂無量。近來兵火連綿。吾人幸未罹此。雖有病苦。尙可作欲出苦之警策。則但宜感激精修。自得利益。否則怨天尤人。不但宿業不能消。且將更增怨天尤人之業。當與汝母說之。果能不怨不尤。淨念念佛。其消業也。如湯消雪。光自回山。日日於課誦回向時。爲汝母回向。祈三寶加被。壽未盡則速瘳。壽已盡則速得往生西方耳。

接手書知汝母已於初二日念佛往生。不勝傷歎。雖然。汝等既知佛法。當依佛法。令親神識得益爲事。不可徒爲哀毀。令存亡兩無所益。至於喪祭。通須用素。勿隨俗轉。縱不知世務者。謂爲不然。亦任彼譏笑而已。喪葬之事。不可過爲鋪排張羅。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別佛事。並令全家通皆懇切念佛。則於汝母。於汝等諸眷屬。及親戚朋友。皆有實益。有財力。多做功德。若喪事用度無出。卽以之辦喪事。亦可切勿硬撐架子。至有虧空。後來受窘。則不必矣。

接手書。知汝母去得甚好。此殆汝母往昔善根。及現在善願。并汝等助成之功效也。人一生事事皆可僞爲。唯臨死之時。不可僞爲。况其無愛戀之情。有悅豫之色。安坐而逝。若非淨業成熟。曷克臻此。但願汝昆弟與闔家眷屬。認真爲汝母念佛。不但令母親得益。實則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佛所以教人。凡誦經持呪念佛作諸功德。皆爲法界衆生回向。平時尙爲無干涉之法界衆生回向。况母歿而不至心爲母念佛乎。以能爲一切衆生回向。卽與佛菩提誓願相合。如一滴水。投於大海。卽與大海同其深廣。如未到海。則勿道一滴。卽長江大河。固與大海天地懸殊也。是知凡施於親及一切人者。皆屬自培自福耳。知此義。有孝心者。孝心更加增長。無孝心者。亦當發起孝心。請僧念七七佛甚好。念時汝兄弟必須有人隨之同念。婦女不必隨於僧次。以爲日既多。人情熟悉。或令人起嫌疑。婦女宜另設一所。或居於幕。出入各門戶。兩不相見。是爲表率鄉邑。開通儀式之懿範。若漫無界限。或他人仿之。久則弊生。昔人立法。雖上上人。亦以下下人之法爲範圍。故能無弊。汝昆弟能如是爲母念佛。兼又印施觀音頌文鈔等。有此善心淨資。并利人之事之功德。豈但汝母蓮品增高。將見汝祖父母。汝父。并歷代祖妣。同沾法利。同得往生也。光之所說。乃本理本情。非漫然爲汝等說悅心。

快言語也。富貴人家子弟。多不成器。其源由於愛之不得其道。或偏與錢財。或偏令穿好衣服。錢隨彼用。則必至妄吃致病。若爲彼存以生息。餘不得者。於父母生嫌心。於所偏得兄弟姊妹生忌心。皆非所以教孝教弟之道。若女有錢。出嫁必以錢自驕。或輕其夫。或不洞事。以錢助夫爲不法事。欲兒女成賢人。當爲培福。不當爲積財。財爲禍本。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皆由無錢。自勤而來。而大富家。多不久房產一空。故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能讀則讀。不能讀。或農或工或商。各有一業。爲立身養家之本。女子若有錢。明道理。錢固爲助道之本。不明道理。則害其女。并害其婿。并害其外孫孫女矣。汝母善理財。幸汝家祖德深厚。故兄弟姊妹。皆賢善和睦。或於一人。有偏私偏愛。亦不至彼此計校。然不可以此爲法。須令兒女永無計校之嫌隙可生。及倚恃之驕情長起。庶幾家道興而子孫通。皆循規蹈矩矣。光之性情多絡索。以汝兄弟以光爲師。恐後來或致兒女受害。故爲絮叨及之。切勿謂所說無因。視作廢言。幸甚。但祈汝兄弟認真念佛。則爲報母之恩。亦爲報佛之恩矣。

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時。在家人多用之。然宜從俗葬埋。恐執泥者妄生議論。實則燒之爲易泯滅。過七七日燒灑。葬之年辰久。或致骨骸暴露耳。三年之喪。不作禮樂。固宜遵守。前

清文官必丁憂。武官不丁憂。以軍事不可或輟。故不爲制。今則廢倫非孝。紛紛而起。守制之期。尙足挂齒乎。吾人當依古禮。斟酌行之。不可遽變。不必過泥可耳。頂聖眼天生等說。實可依據。光恐無知者。唯以探冷熱爲事。意謂有信願及臨終正念分明。即可往生。不得專以探冷熱爲據。故云亦不一例。恐其探之頻數。或致誤事。不可不知。大寶積無量壽如來會所說。乃說此等墮疑悔者。名爲胎生。亦有謂爲疑城者。此約障蔽隔礙之義。立胎生疑城之名。以在蓮華中五百歲。不見佛聞法。何得死執其字以說義。將謂此等不在九品之數乎。須知西方無胎生。亦無城郭。乃約不能卽出蓮苞。及與佛相隔之義。喻取於胎於城。汝遂執定其詞。謂此在蓮品之外。然則下品中生六劫。下生十二劫。則其胎其城。爲更厚更遠矣。彼十二劫者。尙歸九品。何五百歲者。便居品外。又何不觀於蓮華中不能出現八字。是蓮爲不列九品之蓮乎。佛法本無可說。一死執。則無事生事。便費盡筆墨矣。總因自己居於疑胎。其爲城也。厚逾鐵圍。果能直下明了。則大地平沈。鐵圍了不可得矣。孟子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只此逆字。亦是疑城。若知逆卽迎合之意。則疑城化爲烏有。一般死執著漢。所以終日講說。終日違背。皆坐此死執著之病根未消。故致難得實益也。

復馮不疚居士書

若欲化人，必須自己實行。人自生信，光所言實行，尙不專指能念佛而已。凡發心學佛之人，必須所作所爲，高出平人之上。所謂高出者，謂能力敦倫常，恪盡己分，父慈子孝，是所應然。一切時，一切處，務存真實。凡起心動念行事，俱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凡有迷而不信者，必須以真實誠意爲彼宣說所知之因果等事理。不能知者，不可強說。衆生在迷，如生而盲者，迷本有家。若欲歸還，須待人領，方可不致撞牆磕壁，墮坑落塹。彼得人領，當須全體依從，領者所說，不得稍生違抗。彼若違抗，不但不能到家，或恐喪失身命。佛所說之淨土法門，卽三界內一切衆生之導師也。衆生依佛言教而修行之，決定能到西方極樂世界。本有家鄉，享受安樂。但以凡情不解聖智，故又自作聰明，妄相詰難，殊可哀憐。今一一答之。一、物極必反，樂極生悲，爲亙古今通天下毫不可易之公理。公則西方以極樂名，然則亦反乎悲乎？答：世間所有若根身即吾人之身，若世界即現所住之天地，皆由衆生生滅心中同業世界，別業根身所感。皆有成壞，皆不久長。身則有生老病死，界則有成住壞空。所謂物極必反，樂極生悲者，此也。以因既是生滅，果亦不能不生滅也。極樂世界，乃阿彌陀佛徹證自心本具之佛性，隨心所現，不思

議稱性莊嚴之世界。故其樂無有窮盡之時期。譬如虛空。寬廓廣大。包含一切森羅萬象。世界雖數數成。數數壞。而虛空畢竟無所增減。汝以世間之樂。難極樂之樂。極樂之樂。汝未能見。虛空汝雖未能全見。當天地之間之虛空。汝曾見過改變否。須知一切衆生。皆具佛性。故佛指釋迎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以仗阿彌陀佛之大慈悲願力。亦得受用此不生不滅之樂。以根身則蓮花化生。無生老病死之苦。世界則稱性功德所現。無成住壞空之變。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況以世間生滅之法疑之乎。二。一陰一陽之謂道。世傳江慎修先生。獨居深山。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惟居而不運。及得其婢之陰氣。則能運行。西方既無女身。安非獨陽不長乎。答。江慎修係清朝一隱君子。其于聖賢心法。天文地理。無不通達。實世間不可多得之人。先生未曾研究佛法。而于戒殺放生等事。頗形讚嘆。光曾爲其書作序。并先生年譜。一同流通。此佛法中最淺近者。尙且如是。使當日有通法高人化之。當必深入法藏。徹證自心矣。至謂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而不能運動。必待其婢之陰氣而後運動。此煉丹之下流。妄造謠言。欲引諸無識行邪僻事。特借慎修做天地。證明陰陽和合爲道。乃極惡不法。無倫理。無廉恥。引人作禽獸之邪見魔話。彼無知者。認爲道妙。可不哀哉。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孔子贊易之言。易以陰陽爲

本。故孔子作如此說。後世之人不知道。便將陰陽二字。崖板認作陰陽。彼邪見者。又將陰陽移于男女。所謂鸚鵡學人語。了不知人事。今不避煩瑣。略爲指明。庶不致由聖人明道之言。而無知者誤之。以作永墮三途之惡業耳。一非一二之一。乃混合無間之謂。陽。卽明德。此之明德。人人具有。由其人欲之物障礙。致本有明德。不能顯現。若能格除人欲之物。則明德自可顯露。是之謂明明德。陽。卽明德。陰。卽明明德之明。中庸所謂誠明。誠。卽明德。明。卽明明德之明。誠明合一。則是明明德。則是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各聖所傳之道。孔子在大學。則直言明明德。子思在中庸。則言誠明。周易一書。乃聖人觀象喻道與教之書。故以一陰一陽爲道。後世智識淺劣。遂死認陰陽。竟至拉及男女。竟至邪人引爲誑騙無知行邪僻事之據。其誣襲孔子。破壞易理。疑誤後人。罪豈有極。我如此說。恐汝不信。試觀乾卦六爻之龍。自可備知。亦不必徧研六十四卦矣。彼謂陰陽相合爲道。深山中豈無陰陽之氣。而必欲用人之陰陽乎。人之陰陽。是生兒女之本。豈天地日月星辰之本乎。此種邪說。臭穢之極。不堪挂齒。彼猶以爲道真。所謂以人糞作桮檀。乃不識香臭之人也。哀哉。三參禪所以調神養氣。信其有益。念佛則是多言傷氣。豈亦有益耶。且如有人。日居汝旁。叫汝名不停。汝不厭

乎。答。禪者靜坐。養氣調神。亦是不知禪者之言。只得禪之皮毛。不知禪之所以也。禪者雖坐。坐而參究本來面目。非爲養氣調神也。念佛亦養氣調神之法。亦參本來面目之法。何以言之。吾人之心。常時紛亂。若至誠念佛。則一切雜念妄想。悉皆漸見消滅。消滅則心歸於一。歸一則神氣自然充暢。汝不知念佛息妄。且試念之。則覺得心中種種妄念皆現。若念之久久。自無此種妄念。其最初覺有妄念者。由于念佛之故。方顯得心中之妄念。不念佛則不顯。譬如屋中清淨無塵。窗孔中透進一線日光。其塵不知有多少。屋中之塵。由日光顯。心中之妄。由念佛顯。若常念佛。心自清淨。孔子慕堯舜周公之道。念念不忘。故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見周公於夢。此常時憶念。與念佛何異。佛以衆生之心口。由煩惱惑業。致成染污。以南無阿彌陀佛之洪名聖號。令其心口稱念。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念之久久。業消智朗。障盡福崇。自心本具之佛性。自可顯現。何得以世間喚人名而比之乎。若然。則孔子念念慕堯舜周公。亦爲不是。若謂念念思慕爲是。則聲聲稱念。何得非是乎。況此念佛。乃轉凡成聖妙法。豈世間之法所能比乎。四人之病也。體中多蟲。以藥醫之。則所以殺蟲。廢藥必坐視其死。二者如何。答。病有能醫者。有醫不能醫者。能醫者。外感內傷之病也。若怨業病。神仙亦不能醫。念佛便能。

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解釋而病卽痊愈矣。外感內傷。念佛亦最有益。非獨怨業病有益也。江易園作校長。因極力教授生徒。致用心過度。得病甚重。此時在上海中西醫俱無效。彼向不知佛法。江味農來看。謂醫既不效。則不須再醫。當至心念佛。卽可痊愈。易園信之。病遂痊愈。故所以極力勸人念佛耳。後回家。有一親戚。年近七十。雙目失明。易園勸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復明。今夏婺源江灣地方旱。易園勸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卽得大雨。一方之民。踴躍歡喜。易園遂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亦拉光爲會長。可知念佛一法。隨在何事。皆可成就。但不可念佛求作惡事成就。若欲作惡事。念佛求成就。當被雷殛。惡人不知。故爲表明。念佛之利益。古今不知有多少。今且以能見而問者言之。當無可疑。彼謂廢藥念佛。坐視人之死。試問易園用藥。何以不愈。念佛又何復得痊愈乎。然此其小利益。大利益。則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至成佛也。彼井中蝦蟆。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寬廣乎。宜當作如是胡說。巴道。以自逞其無知識也。五。如鷄食蟲。養鷄則是殺蟲。保蟲必須殺鷄。然則如何。答。佛大慈悲。各令一切悉遂其生。鷄乃人之所養。若不設法令生。彼將斷絕。非彼自生者可比。鷄食蟲。以飢故。使不飢。則可不食。非必定食蟲也。若如彼說。則殺鷄卽爲

救蟲。然人之吃一切物命。亦當殺之以爲救一切物命。可乎不可。小智不知大理。妄以己之愚見。阻人戒殺放生之善。後來做了物類。決定不能遇放生救命之人。此時之苦。皆今日之邪智所培植也。六。佛以萬法皆空。何以有西方極樂世界。答。萬法皆空。乃凡夫惑業所感之境。何得以如來福慧所感之極樂世界相比。彼將謂西方亦同此世界。了無有異乎。以凡情測聖境。何異跛夫疑六通聖人一念便達一切世界。當卽時累死也。又何異愚人謂一月普印千江。當不勝其勞也。佛言世智辯聰。不可入道。彼之所說。正佛所謂愚癡。而彼尙蠢蠢然自命爲智。豈不大可哀哉。欲詳說之。太費筆墨。熟讀文鈔。無疑不釋。

復馬舜卿居士書

接手書。知居士樂道之心。極爲真切。至于譽不慧處。未免失于俗派。光一介庸僧。但只知學愚夫愚婦之專念佛名。何可如是過讚。至于所募印之安士全書。實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與夫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法。一一皆備。隨人之見淺深。各得其益。所自任者。已經送完。今將友人結緣所餘之一部。特爲寄來。祈詳閱之。自有手舞足蹈之樂。又印光法師文鈔。乃徐蔚如三四次排印者。已散完矣。若九月到上海。當于商務印書館請一部寄來。若過細看。則禪

淨之界限。及所以然。并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利害得失。固已明若觀火。可以永無疑慮矣。但文不足觀。但取其有益于初機入道卽已。若以古德著述之模範繩之。則將棄置之不暇。何堪更爲研究也。最初從此入。已經知其門路。再看古人所著。則固易爲了然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無足廢人。當途指路。玉與行人。當不以粗厲殘廢見棄也。

十三日接到手書。并乩書二部。隨卽送與俗人。本欲卽復。以完事多端。不暇及。至廿一日。又接手書。及其中乩語等。其意固亦欲人改惡從善。但肯改惡從善。則便爲莫大利益。若謂明印師到普陀。大士賜示。則爲誣。蟻普陀及與大士。光在普陀。已滿三十年。未曾聞有扶乩之事。明印既是高僧。當將佛教中因果報應事理。及修持淨土法則。發揮示人。何得冒大士之名。以造謠言。雖亦有勸人之益。而自己先陷于誣妄罪中。至救劫仙方。更爲俗鄙不堪。此係燒琉璃者所作。絕不知觀音爲何如人。玉帝爲何如人。居士詳看安士書首冊。天必錫汝以福下注。及欲海回狂卷三之論。天與佛菩薩之文。自不被此等胡說巴道所惑。居士信心雖切。奈絕未嘗著佛法滋味。故將靈鬼妄冒仙佛等乩語。一體尊重。前二部書。其勸世文。頗有切實有益世道人心者。然拉雜錄。固已不成片段。況其中說佛法者。多不如法。在家善人。

宜取其戒勸之語。不必究其修行之語。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至于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則係示人克己復禮之寶鑑。比游移浮泛之古文。固不可一目視之。扶乩一道。實有真仙降臨。然百無二三。若盡認做真仙。則是以平民妄稱帝王矣。所臨壇者。多屬靈鬼。倘果有學識之靈鬼。其語言頗有可觀。至說佛法。則非已所知。故多謬說。一班無知無識之人。遂謂真佛真菩薩。其語言之詛謬處。害人實深。居士宜潛心讀安士書。并印光文鈔。倘有入處。再去研究法華楞嚴。自可明如觀火矣。

接手書。不勝傷時之感。十餘年來。天災人禍。相繼降作。總由不知三世因果。唯欲自利。不顧殺生害命。以及害人之所致也。欲挽劫運。非提倡三世因果生死輪迴。與戒殺護生。吃素念佛不可。現今之世。常在患難中。唯有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可以倚靠。當常持聖號。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議轉移。又祈與諸眷屬。及親友鄉黨。皆以是爲倡導。則其利大矣。其倡導之法。當以安士書及文鈔爲本。庶不至入于外道邪見法中。雷峰塔倒。內中之經。悉破壞不堪。好事者以重價購求。其意實非重經。乃重古也。使現所完全之經。一如寶貴此經。則功德利益。唯佛能知。彼以此係古人所藏。不思完全之經。非古人所傳乎。寶貴此經。固有功德。而唯

以古爲貴。不以經爲貴。則成棄本逐末矣。金剛經註解甚多。在家人素未研窮教理者。實不易領會。唯呂祖所註之金剛經。先用註以釋義。後用講話以消文。易于明白耳。閣下有心救劫。當極力提倡因果報應。及戒殺護生。吃素念佛。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力敦倫常。各盡己分。則有實益矣。否則但有空言。決無實效。

接手書。不勝感愧。光何人斯。敢膺此讚。監獄說法。乃因上海各居士發起。而常時巡往各縣說法之人。皆光之皈依弟子。以故彼等亦將光名列于名譽會長之列。而祈其往就近之第二監獄中一爲開導也。觀音大士頌。其書乃光請江西一大文學居士所著。去年已脫稿。因戰事起。未能付排。今秋至上海付排。明年當出書。此書于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光欲印數十萬部。徧布中外。恐人微德薄。無此感格。上十萬部。當可做到。現已任及五萬餘矣。此書卽普陀山志之卷首。以卷帙多。故別行也。山志新修已脫稿。尙待光校正。過方可刊行。光以事繁。恐在明年方可付手民耳。書出。當寄贈一二部。至謂各教之同異處。人多偏執。或執其異。則是不知道本之見。或執其同。則是不知各教之發揮修證淺深大相懸殊之見。閣下且勿論其同異。如不以佛法爲非。祈息心研究而修持之。久則自知其道體道用之同而不可相等。

異而不可歧分之所以耳。佛法淵深。大聰明人。盡平生心力。尙研究不得到詳悉處。然佛法隨機施教。若欲得其實益。卽從特別超異之淨土法門研究而修持之。則頗省心力。實爲最要之道。閣下身居世網。又苦無知識請教。若不以光之文字拙樸見棄。請詳閱文鈔。依所說而修持之。其爲利益不可思議。然光之文雖刺目。而多引經論成言。或宗經論意義。必須竭誠盡敬而閱之。方可得其利益。語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泥塑木雕之佛。作眞佛敬。小則消災增福。大則超凡入聖。其利益在自己之誠否。不在佛像之眞假也。閣下果能以此意思心靜閱而力行之。則爲西方極樂世界之法門良朋善友矣。願勉之。勿虛此望。則幸甚。

復裘佩卿居士書一

所言瞋心。乃宿世習性。今既知有損無益。宜一切事當前。皆以海闊天空之量容納之。則現在之寬宏習性。卽可轉變宿生之褊窄習性。倘不加對治。則瞋習愈增。其害非淺。至于念佛。必須按自己之精神氣力。而爲大聲。小聲。默念。及金剛念。卽有聲。別人聽不見者。之準。則河可過猛。以致受病。此過猛之心。亦是欲速之病。今既不能出聲念。豈心中亦不能默念。何可止限十念乎。况病臥在牀。心中豈能一空如洗。了無有念。與其念他事。何若念佛名號之爲

愈乎。是宜將要緊事務。交代家人。長時作將死。將墮地獄想。心中不挂一事。于此清淨心中。憶想佛像。及默念佛名。并觀世音菩薩像及名號。果能如是。決定業障消除。善根增長。疾病痊癒。身心康健矣。蓋閣下之病。屬于宿業。因念佛過猛。而爲發現之緣。非此病完全係念佛過猛而有。使不念佛。又當因別種因緣而得世之。不念佛者多多。豈皆不得一病。長年康健乎。了此自可不誤會。謂念佛致病。有損無益也。光與閣下。未能一面。其爲閣下謀者。實與自己之父母兄弟無二。以本佛慈悲。欲令有緣者。同得卽生往生也。念佛法門。若未詳悉。宜日間略閱一二篇文鈔。以作前途引導。則可不虛此一番往來談敘也。

復裘佩卿居士書二

閣下既相信。光當依。光所說。方有實益。否則雖有信心。但作種未來之善根而已。吾人在生死輪迴中。久經長劫。所造惡業。無量無邊。若仗自己修持之力。欲得滅盡煩惱惑業。以了生脫死。其難愈于登天。若能信佛所說之淨土法門。以眞信切願。念阿彌陀佛名號。求生西方。無論業力大。業力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譬如一顆沙子。入水卽沈。縱有數千萬斤石。裝于大火輪船中。卽可不沈而運于他處。以隨意使用也。石喻衆生之業力深重。大火輪喻

彌陀之慈力廣大。若不念佛。仗自己修持之力。欲了生死。須到業盡情空地位方可。否則縱令煩惱惑業斷得。只有一絲毫。亦不能了。喻如極小之沙子。亦必沈于水中。決不能自己出于水外。閣下但生信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再起別種念頭。果能如是。壽未盡則速得痊癒。以專一志誠念佛功德。便能滅除宿世惡業。猶如杲日既出。霜雪即化。壽已盡則即能往生。以心無異念。即得與佛感應道交。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閣下若信此話得及。則生也得大利益。死也得大利益。瞋心乃宿世之習性。今作我已死想。任彼刀割香塗。于我無干。所有不順心之境。作已死想。即便無可起瞋矣。此即如來所傳之三昧法水。普洗一切衆生之結業者。光特爲閣下述之。非光自出心裁妄說也。若不念佛求生西方。縱生到至極尊貴之非非想天。天福一盡。仍復輪迴六道。若具志誠懇切念佛。縱將墮阿鼻地獄。尙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萬不可卑劣自居。謂我業重。恐不能生。若作此想。則決定不能生矣。何也。以心無眞信切願。無由感佛故也。觀音菩薩。久已成佛。特以慈悲心切。現九法界身。種種方便。度脫衆生。九法界。即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也。于人法界。又復種種不一。或爲帝王宰官。或爲隱逸庶民。或爲婦女。或爲乞丐。了無一定。但以菩薩之像。微妙莊嚴。世人不能形容。以故多類女像。非菩

薩原是女身也。欲供養者。當于北京路長康里佛經流通處。請石印之西方三聖像。用鏡龕裝好。彼處亦有。則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俱全矣。臥室若不潔。可將佛像供于淨室。日請來熟視一二次。則心中便可作憶念矣。念佛雖貴至誠清潔。然病人做不到。但心存至誠默念。或出聲念。功德仍是一樣。以佛慈廣大。如父母于兒女病苦時。則不以平常之儀式見責。而且爲其撫摩身體。洗濯汗穢。若兒女病好。猶然令父母同彼病時一樣伺候。則當被雷打。閣下何得謂臥牀默念。恐有罪過乎。卽無病人。睡時尙宜默念。況病人乎。

與方聖胤居士書

聞有貴恙。想日見痊癒矣。世間不明理之人。一有病。不是怨天尤人。便是求神禱鬼。徒增業障。有損無益。閣下素修淨業。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妻賢子孝。心中了無可憂慮者。宜將一切家事。并自己一個色身。悉皆通身放下。以一塵不染心中。持萬德洪名聖號。作將死想。除念佛求接引外。不令起一雜念。能如是者。壽已盡。則決定往生西方。超凡入聖。壽未盡。則決定業消病愈。慧朗福崇。若不如是作念。癡癡然唯求速愈。不唯不能速愈。反更添病。卽或壽盡。定隨業漂沈。而永無出此苦娑婆之期矣。祈慧誓是幸。

論

淨土決疑論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劣。契機則妙。在昔之時。人根殊勝。知識如林。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卽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脫。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種善根。福薄慧淺。障重業深。年當志學。不逢善友。未聞聖賢傳薪之道。爭服韓歐闢佛之毒。學問未成。業力先現。從茲病困數年。不能事事。諦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聖賢。如此衆多。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爲害中國。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闢之也耶。中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韓歐雖賢。其去聖人遠甚。況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遂頓革先心。出家爲僧。自量己力。非仗如來宏誓願力。決難卽生定出生死。從茲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縱多年以來。濫廁講席。歷參禪匠。不過欲發明淨土第一義諦。以作上品往生資糧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難勇猛。而信願堅固。非但世間禪講

諸師不能稍移其操。卽諸佛現身。令修餘法。亦不肯捨此取彼。違背初心。奈宿業所障。終未能得一心不亂。以親證夫念佛三昧。慚愧何如。一日有一上座。久參禪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證一乘。效善財以徧參知識。至螺山以叩關余舍。時余適以彌陀要解。文深理奧。不便童蒙。欲搜輯台教。逐條著鈔。俾初學之士。易于進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喜彼之來。卽贈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鈔之意。上座因謂余曰。要解一書。吾昔曾一視之。見其詞曰。華嚴奧藏。法華祕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若此者不勝枚舉。直是抑遏宗教。過讚淨土。謗正法輪。疑悞衆生。不億蕩益大師。以千古希有之學識。不卽直指人心。宏揚止觀。反著斯解。以爲愚夫愚婦之護身符。俾舉世緇素。守一法以棄萬行。取蹄涔以捨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覺路。斷滅佛種。罪過彌天矣。欲報佛恩者。當卽燬滅令盡。又何堪著鈔。以助其流通耶。憤心厲氣。若對讎仇。余俟其氣平。徐謂之曰。汝以蕩益此解。爲罪過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塊之癡犬。非擇乳之鵝王也。須知其過。實不在于蕩益此解。在于釋迦彌陀。及十方諸佛。與淨土三經。及華嚴法華諸大乘經。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智者善導。清涼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也。汝若能爲大法王。正治其罪。

庶汝之所言。舉世奉行矣。否則卽是山野愚民。妄稱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汝作是說。謗佛謗法。謗僧。當卽生陷阿鼻地獄。永劫受苦。了無出期。特宿世之微福。造窮劫之苦報。三世諸佛。名爲可憐憫者。卽汝是也。彼瞿然曰。師言罪在釋迦彌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請詳陳其故。若其理果勝。敢不依從。余曰。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直下成佛而已。豈有他哉。無奈衆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不能直下暢佛本懷。因茲隨機設教。對病發藥。爲實施權。開權顯實。于一乘法。作種種說。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誕登覺岸。其有惡業深厚者。令其漸出塵勞。曲垂接引。循循善誘。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縱令宿根深厚。徹悟自心。倘見思二惑。稍有未盡。則生死輪迴。依舊莫出。况既受胎陰。觸境生著。由覺至覺者少。從迷入迷者多。上根猶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了生脫死。豈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二根。暢佛本懷。唯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專仗彌陀宏誓願力。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惡業之若輕若重。但肯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臨命終時。定蒙彌陀垂慈接引。往生淨土。俾善根熟者。頓圓佛果。卽惡業重者。亦預聖流。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上聖

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諸大乘經。咸啓斯要。歷代祖師。莫不遵行。汝以禪教自負。而妄謂宏淨土者。爲謗正法輪。斷滅佛種。足徵汝乃魔附其身。喪心病狂。認迷爲覺。指正爲邪之地獄種子耳。夫釋迦彌陀。于往劫中。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一則示生穢土。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一則安居淨土。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汝只知愚夫愚婦。亦能念佛。遂至藐視淨土。何不觀華嚴入法界品。善財于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乃教以發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乎。夫華藏海衆。無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無明。同證法性。悉能乘本願輪。于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又華藏海中。淨土無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禪教律叢林。無不朝暮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汝歷參叢林。何日日修習。而反生毀謗之若是也。儒書所謂習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爲甚也。夫華嚴爲諸經之王。王于三藏。華嚴不信。卽一闡提。縱不生陷阿鼻。報終定墮無間。吾欲離苦而求生淨土。汝欲得苦而毀謗華嚴。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爲謀。汝去。吾不語汝。彼曰。道貴宏通。疑須剖決。師何見拒之甚也。嘗聞毘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

則但證法身。當處卽是寂光淨土。又何必以生滅心。捨東取西。然後爲得也。余曰。談何容易。寂光淨土。雖則當處卽是。然非智斷究竟。圓證盧毘法身者。不能徹底親得受用。圓教住。行向地等覺。四十一位。尙是分證。汝若圓證。毘盧法身。則不妨說當處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則是說食數寶。不免飢寒而死也。彼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宗門常談。不應有錯。余曰。宗門所說。專指理性。非論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識。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然後依此理以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備。知見顛倒之若是也。又汝以捨東取西。爲生滅者。不知執東廢西。乃斷滅也。夫未證妙覺。誰離取捨。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斷惑證眞。何一非取捨之事乎。須知如來欲令一切衆生。速證法身。及與寂光。所以特勸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問。棗柏李長者華嚴合論。謂西方淨土。乃爲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理。以專憶念。其心分淨。得生淨土。是權非實。何以華藏海衆。同願往生。棗柏現生證聖。神通智慧。不可思議。定是華嚴會上菩薩示現。所有言說。當無錯謬。答。棗柏雖菩薩示現。以經未全來。不能預斷。故作此說。按棗柏造論。在唐玄宗開元年間。論成之後。隨卽入滅。歷五十餘年。至德宗貞元十一年。南天竺烏荼國王。方進普賢行願品四十卷之梵文。至

十四年。始譯畢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卽八十華嚴之入法界品。而文義加詳。彼第八十。善財承普賢威神之力。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爲說偈。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以文來未盡。故未結而終。及行願品來。第四十卷。普賢乃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衆。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說畢。如來讚歎。大衆奉行。文方圓備。故古德以此一卷。續于八十卷後流通。欲後世學者。咸得受持全經云耳。古德謂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者。卽此是也。則一切上根利器。淨土總攝無遺矣。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則一切人天六道具縛凡夫。淨土亦總攝無遺矣。汝信棗柏而不信行願品。大集經。是遼縣令一時權宜之告示。而違皇帝萬古不易之勅旨。何不知尊卑輕重之若是也。問。彼既海衆示現。何待經來方知。答。宏揚佛法。大非易事。須有證據。方能取信。華嚴一經。迴越羣典。無從引類。以自裁度。問。涅槃全經未至。生公何以預倡闡提皆有佛性。將謂棗柏不及生公。答。闡提原是衆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闡提何得獨無。有智識者皆可預斷。往生圓滿佛果。諸經絕未宣說。誰敢自出心裁。豎此奇義。二者事理絕不相侔。不可引以爲證。至于二公所證。則非吾輩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戲論。須知菩

薩宏法。或順或逆。種種方便。不可思議。得非棗柏示以不知。以敦後世之信向耶。問。禪宗諸師。多撥淨土。此又何說。答。禪宗諸師。唯傳佛心。所有言說。皆歸向上。汝參禪有年。尙不知此。則汝之所解。皆破壞禪宗之惡知見也。問。博地凡夫。豈敢自任。諸祖誠言。斷可依憑。六祖謂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則又何說。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識取自心。汝當作訓文釋義。辨論修持法門。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幾許悞哉。汝須知西方之人。見思淨盡。進破塵沙。及與無明。祇有進修。絕無造罪之事。謂彼求生何國者。若在此間。未斷見思。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人。則生凡聖同居淨土。一生彼土。則見思二惑。徹底消滅。喻如洪鑪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覲面。鄙念全消。若是見思淨盡。則生方便有餘淨土。分破無明。則生實報無障礙淨土。無明淨盡。福慧圓滿。則生常寂光淨土。在此土現證者如是。在彼土進修者亦然。汝何過慮彼無生處。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聞噎廢食。自喪性命。則天下癡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何不領取下文。僧問和尙。還爲人也無。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何不依僧問和尙。受大王如是供養。以何報答。州云。念

佛乎。又何不依僧問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乎。汝謂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禪家酬機之言。名爲機鋒。名爲轉語。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參。一向但唾酒糟。逐土塊。有甚了期。吾出家三十餘年。漱口佛不喜聞之言。則衆口同宣。至于以佛佛爲人。以念佛報恩。以阿彌陀佛爲十方諸佛師。絕未聞一人說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爲實爲可依。則此亦是實是可依。何受損者即依。得益者即違。一依一違。自相矛盾。夫趙州所言。總歸本分。佛不喜聞。與念佛等。皆屬轉語。若能直下識得自心。方知趙州道越常情。語出格外。當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親見趙州。則寧可以念佛爲修持。不可依撥佛爲把柄。依念佛。則卽生便出輪迴。將來定成佛道。依撥佛。則謗佛謗法謗僧。現生則罪業山積。福慧冰消。命終則永墮阿鼻。長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淵。總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淺。業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聞。于受損者。全身頂戴。得益受損。且約未悟。錯會說。非古德所說之法。有益有損也。諸師酬機之言。悉皆如是。不勞備釋。次謂諸祖誠言。斷可依憑。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禱病僧。化送亡僧之規。皆悉回向往生淨土乎。將謂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

龍樹菩薩。如來預記往生。龍宮誦出華嚴。廣造諸論。偏讚西方。如毘婆沙論。稱爲易行疾至之道乎。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馬鳴菩薩。于起信論末後。示最勝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侍彌陀。永不退轉乎。又何不依二祖阿難。初祖迦葉。結集三藏。與淨土諸經乎。倘淨土不足爲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貽後世以罪戾乎。又諸大乘經。皆讚淨土。而小乘經則無一字言及。將謂諸大乘經。不足爲法乎。又佛說彌陀經時。六方恆河沙數諸佛。悉皆出廣長舌。勸信此經。將謂六方諸佛。亦貽人以罪戾乎。如謂六祖趙州等。不可不信。則龍樹。馬鳴。阿難。迦葉。釋迦。彌陀。六方諸佛。諸大乘經。更爲不可不信。若謂諸佛諸祖諸經。皆不足信。又有于六祖趙州爲哉。見近而不見遠。知小而不知大。如鄉民慕縣令之勢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兒見銅錢而卽拾。遇摩尼寶珠而不顧也。汝還知永明四料簡。所示禪淨有無。利害得失乎。夫永明乃彌陀化身。豈肯貽人罪戾。謗正法輪。疑悞衆生。斷滅佛種乎。彼曰。永明料簡。語涉支離。不足爲法。何以言之。彼謂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若如所說。則今之禪者。類多皆看念佛的是誰。又有住念佛堂。長年念佛者。彼皆現世能爲人師。來生卽成佛祖乎。又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今之愚夫愚

婦。專念佛名者。處處皆有。未見幾人臨命終時。現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明料簡。爲不足法。余曰。汝何圖圖吞棗。不嘗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簡。乃大藏之綱宗。修持之龜鑑。先須認准。如何是禪。如何是淨。如何是有。如何是無。然後逐文分剖。則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設。無一字不恰當。無一字能更移。吾數十年來。見禪講諸師所說。皆與汝言。無少殊異。見地若是。宜其禪與淨土。日見衰殘也。問。何名禪淨。及與有無。請垂明誨。答。禪者。卽吾人本具之眞如佛性。宗門所謂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宗門語不說破。令人參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實卽無能無所。卽寂卽照之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離念靈知者。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淨土者。卽信願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也。有禪者。卽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卽眞實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禪與淨土。唯約教約理。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教理則恆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減。機修須依教起行。行極證理。使其實有諸已也。二者文雖相似。實大不同。須細參詳。不可僞侷。倘參禪未悟。或悟而未徹。皆不得名爲有禪。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或有信願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雖精進。心戀塵境。或求來生生富貴家。享五欲樂。或求生

天受天福樂。或求來生。出家爲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宏揚法道。普利衆生者。皆不得名爲有淨土矣。問。出家爲僧。宏法利生。又有何過。而亦簡除。答。若是已斷見思。已了生死。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上宏下化。度脫衆生者。則可。若或雖有智願。未斷見思。縱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復難保于畢生多世。以雖能宏法。未證無生。情種尙在。遇境逢緣。難免迷惑。倘一隨境迷。則能速覺悟者。萬無一二。從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沈淪者。實繁有徒矣。如來爲此義故。令人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然後乘佛慈力。及已願輪。迴入娑婆。度脫衆生。則有進無退。有得無失矣。未斷見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淨宗斷斷不許也。世多謂參禪便爲有禪。念佛便爲有淨土。非但不知禪淨。兼亦不知文義。孤負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斷後世行人一條出苦捷徑。自悞悞人。害豈有極。所謂錯認定盤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彼曰。禪淨有無。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請詳訓釋。余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者。其人徹悟禪宗。明心見性。又復深入經藏。備知如來權實法門。而于諸法之中。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爲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觀經上品上生。讀誦大乘。解第一義者。卽此是也。其人有大智慧。有大辯才。邪魔外道。聞名喪膽。如虎之戴角。威猛無儔。有來學者。隨

機說法。應以禪淨雙修接者。則以禪淨雙修接之。應以專修淨土接者。則以專修淨土接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豈非人天導師乎。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彈指頃。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最下卽證圓教初住。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圓教初住。卽能現身百界作佛。何況此後。位位倍勝。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故曰。來生作佛祖也。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者。其人雖未明心見性。卻復決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發大誓願。攝受衆生。如母憶子。衆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卽蒙攝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卽五逆十惡。臨終苦逼。發大慚愧。稱念佛名。或至十聲。或止一聲。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萬修萬人去乎。然此雖念佛無幾。以極其猛烈。故能獲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然已高預聖流。永不退轉。隨其根性淺深。或漸或頓。證諸果位。既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者。其人雖徹悟禪宗。明心見性。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直須歷緣煅鍊。令其淨盡無餘。則分段生死。方可出離。一毫未斷者。姑勿論。卽斷至一毫未能淨盡。六道輪迴。依舊難逃。生死海深。菩提路遠。尙

未歸家。即便命終。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卽俗所謂擔閣也。陰境者。中陰身境。卽臨命終時。現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此境一現。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便去受生于善惡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五祖戒再爲東坡草堂清復作魯公。此猶其上焉者。故曰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也。陰。音義與陰同。蓋覆也。謂由此業力。蓋覆真性。不能顯現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爲錯。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總因不識禪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說巴道也。豈有大徹大悟者。十有九人。錯走路頭。卽隨五陰魔境而去。著魔發狂也。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鍊之增上慢種耳。何不識好歹。以加于大徹大悟之人乎。所關甚大。不可不辯。無禪無淨土。鐵牀併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者。有謂無禪無淨。卽埋頭造業。不修善法者。大錯大錯。夫法門無量。唯禪與淨。最爲當機。其人既未徹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餘法門。既不能定慧均等。斷惑證眞。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現生既無正智。來生卽隨福轉。耽著五欲。廣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一氣不來。卽墮地獄。以洞然之鐵牀銅柱。久經長劫。寢臥抱持。以償彼貪聲色。殺生命等種種惡業。

諸佛菩薩。雖垂慈愍。惡業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爲第三世怨者。此之謂也。蓋以今生修行。來生享福。倚福作惡。卽獲墮落。樂暫得于來生。苦永貽于長劫。縱令地獄業消。又復轉生鬼畜。欲復人身。難之難矣。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難對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猶局于偈語。而淺近言之也。夫一切法門。專仗自力。淨土法門。專仗佛力。一切法門。惑業淨盡。方了生死。淨土法門。帶業往生。卽預聖流。永明大師。恐世不知。故特料簡。以示將來。可謂迷津寶筏。險道導師。惜舉世之人。顛預讀過。不加研窮。其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者歟。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詮。宿有何福。得聞出要。願廁門牆。執侍巾瓶。余曰。余有何德。敢當此說。但余之所言。皆宗諸佛諸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揚淨土。則無德不報。無罪不滅。昔天親菩薩。初謗大乘。後以宏大贖愆。汝能追彼芳蹤。我願捨身供養。上座乃禮佛發願云。我某甲從于今日。專修淨業。唯祈臨終。往生上品。見佛聞法。頓證無生。然後不違安養。徧入十方。逆順隱顯。種種方便。宏通此法。度脫衆生。盡未來際。無有閒歇。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願釋迦彌陀。常住三寶。愍我愚誠。同垂攝受。余曰。淨土事者。是大因緣。淨土理者。

是祕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卽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上座唯唯而退。因錄其問答。以爲不知此法者勸。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由迷眞逐妄。背覺合塵。全體轉爲煩惱惡業。因茲久經長劫。輪迴生死。如來愍之。爲說諸法。令其返妄歸眞。背塵合覺。使彼煩惱惡業。全體復成智慧德相。從此盡未來際。安住寂光。猶如結水成冰。融冰成水。體本不異。用實天殊。然衆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各隨機宜。令彼得益。所說法門。浩若恆沙。就中求其至圓至頓。最妙最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統攝諸法。上聖與下凡共修。大機與小根同受者。無如淨土法門之殊勝超絕也。何以言之。一切法門。雖則頓漸不同。權實各異。皆須修習功深。乃得斷惑證眞。出離生死。超凡入聖。是謂全仗自力。別無倚託。倘惑稍未盡。則仍舊輪迴矣。且皆理致甚深。不易修習。若非宿有靈根。卽生實難證入。惟有淨土法門。不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智愚僧俗士農工商一切人等。皆能修習。由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娑婆苦惱衆生。是故較餘門得果爲易也。凡我有情。聞是淨土法門者。當信娑婆極苦。西方極樂。當

信多生已來。業障深重。匪憑佛力。驟難出離。當信求生決定剋期得生。當信念佛定蒙慈悲攝受。由是堅定一心。願離娑婆。如囚之欲出牢獄。絕無繫戀之心。願生西方。如客之思歸故鄉。豈有因循之念。從此隨分隨力。至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無論語默動靜。行住坐臥。迎賓待客。著衣吃飯。務令佛不離心。心不離佛。譬如切事繫心。凡百作爲。不忘此事。或有公私衆務。了無少暇。須於早晚十念念佛。至心發願。亦能往生。以阿彌陀佛曾有願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故十念念佛。亦得往生也。但既念佛求生西方。必須發慈悲心。行方便事。息貪瞋癡。戒殺盜淫。自利利人。方合佛意。否則心與佛背。感應道隔。但種來因。難獲現果矣。若志誠念佛。行合佛心。心口相應。如是念佛之人。至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必然親垂接引。往生西方。一生西方。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衆苦。但受諸樂矣。此則全仗佛力。不論功之深淺。惑之有無。但具眞信切願。決定萬不漏一。至於已斷惑者求生。則頓超十地。已登地者求生。則速證佛乘。所以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等菩薩。皆願往生也。具十惡者念佛。尚預末品。將墮獄者念佛。亦登蓮邦。因茲張善和。張鍾馗。雄俊。惟恭等惡人。同出輪迴也。其他戒善具修。定慧均等。居塵不染。處濁恆清。剋志西方。高

登上品者。如羣星之拱北。衆水之朝東。何可得而勝數耶。是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以其爲如來普度衆生之要道。衆生卽生出苦之妙法故也。

宗教不宜混濫論

因講經者每
喜說宗而發

如來說經。諸祖造論。宗教二門。原是一法。從無可分。亦無可合。隨機得益。隨益立名。上根一聞。頓了自心。圓修道品。卽名爲宗。此約後世說。當初但只圓頓教耳。中下聞之。進修道品。漸悟真理。卽名爲教。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聰利。多得聞持。率以記誦講說爲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實悟親證者少。說食數寶者多。以故達磨大師特地而來。闡直指人心之法。令人親見本來面目。後世名之曰宗。既見本來面目。然後看經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裏話。六度萬行。皆是自己家裏事。是以宗之悟解爲目。教之修持爲足。非目則無由見道。非足則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離也。至于南嶽天台。其究竟指歸。大略皆同。故傳燈指月二錄。皆列二師于應化聖賢科中。而高僧傳不列于義解。而列于習禪。是古之具眼知識。以宗教爲一貫矣。及至曹溪以後。禪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廣播寰區。解路日開。悟門將塞。故南嶽青原諸祖。皆用機語接人。使佛祖現成語言。無從酬其所問。非真了當。莫測其

說。以此勘驗。則金鑰立辨。玉石永分。無從假充。用闕法道。此機鋒轉語之所由來也。自後此法日盛。知識舉揚。唯恐落人窠臼。致成故套。疑悞學者。壞亂宗風。故其機用愈峻。轉變無方。令人無從摸揀。故有呵佛罵祖。斥經教。撥淨土者。如此作用。南嶽思大師兩句道盡。曰起攀。則罪同。五逆矣。以此語言。勦人情見。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歸。徹悟向上。機生者真參力究。必至大徹大悟而後已。良以知識衆多。人根尙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縱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認爲實法故也。今人多是少讀儒書。不明世理。未窮教乘。不解佛法。纔一發心。便入宗門。在知識祇爲支持門庭。亦學古人舉揚。不論法道利害。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箇箇認爲實法。或有于今人舉處。古人錄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事畢。卽處知識位。開導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禪講並宏。欲稱宗說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講教則如來修因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徒效其輕佛陵祖。排因撥果而已。古人語言。絕未曉了。衲僧本分。何曾夢見。今將宗教語言。意致略爲分別。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謂宗。何謂教。演說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

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卽實相妙理。三德祕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對宗說。故以體爲宗。若就教論。卽名爲體。教中教家之教。卽經論所說文字語言。及法門行相。無不皆詮妙理。皆歸祕藏。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種種作用也。但教則未悟亦令解了。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爲異耳。宗家之教。卽機鋒轉語。揚拳豎拂。或語或默。種種作用。皆悉就彼來機。指歸向上。是轉語等。乃標向上。眞月之指。非轉語等。卽是向上眞月。倘能依指觀月。則眞月直下親見。所見眞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機鋒轉語爲宗。不求契悟。唯學會透。是認指爲月。不復知有眞月矣。惜哉。又教則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猶如聖帝明詔。萬國欽崇。智愚賢否。皆令曉了。皆須遵行。有一不遵者。則處以極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則墮于惡道。宗則獨被上根。不攝中下。猶如將軍密令。營內方知。營外之人。任憑智同生知。亦莫能曉。以此之故。方能全軍滅賊。天下太平。軍令一洩。三軍傾覆。祖印一洩。五宗喪亡。未悟以前。祇許參究話頭。不準翻閱禪書。誠恐錯會祖意。則以迷爲悟。以假亂眞。卽名爲洩。其害甚大。大悟之後。必須廣閱祖錄。決擇見地。則差別智開。藥忌明了。尙須歷緣鍛鍊。必使行解相應。方可出世爲人。宏闡宗風。今人不教人力參。而爲人講演。使其開解路。起卜度。以己見會祖意。依稀

彷彿。想箇義理。全體是錯。便謂就是。直饒不錯。只是泥龍畫餅。豈能致雨充飢。所以宗須真參。方有實益也。未開眼者。聞其講說。喜出望外。其有具眼者。必痛徹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損。毫無實益。何異以軍令往告敵兵。相邀共戰。其不自殄滅者鮮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勝其多。壞亂佛法者。實繁有徒矣。又教則以文顯義。依義修觀。觀成證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觀傳佛心印也。宗則離文顯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參究而得。故禪宗以直指人心。傳佛心印也。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理行相。歷歷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即衆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豈待外求。宗門所說。總歸本分。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此理也。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觀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矣。

此觀行至究竟也。所以古德大悟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者。汾州無業三終大藏。育王知微。大慧泉門人。禁足于上塔院十餘年。七終

大藏見育王山志。有以坐看爲不恭。跪讀行披立誦者。棲賢混三終。有畢生日持一部法華者。永明

山念。有看經唯恐打差。差音又去聲。異也。貼帖子于方丈門首。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仰山有持觀音

聖號者。明教講。日誦十萬觀音。世出世間經書。不讀而有持準提神呪者。金華俱。和尙。有日課百

八佛事者。永明壽一部法華亦在百八之數。有對立像不敢坐。對坐像不敢臥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海。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則多不勝數也。良以百丈乃馬祖傳道嫡子。其開示有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又所立清規。凡祈禱病僧。化送亡僧。皆歸淨土。故五宗諸師。多事密修也。多有久歷年所。躬行苦行。如滄山作典座。雪峯作飯頭之類。無非欲圓滿六度。自利利他。類皆重法如寶。輕身似塵。絕不似今人之輕慢古今。褻黷經論也。是知宗爲前鋒。教爲後勁。其所辦是一事。其所說是一法。但以語言施設。門庭建立不同。門外漢不知其同而不可合。異而不可離之所以。妄用己見。強作主宰。不是互謗。便是混濫。互謗之過。愚或能知。混濫之愆。智猶難曉。蓋以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語言。似乎掃蕩。未得意者。不體離言之旨。唯噴出酒之糟。在宗則開一解路。不肯力參。在教則妄學圓融。破壞事相。唯大達之士。雙得其益。否則醜翻甘露。貯于毒器。遂成砒霜鴆毒矣。教雖總明萬法唯心。然須就事論事。事理因果。毫無混濫。原始要終。不出唯心。宗家的實商量。亦復如是。若舉揚向上。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爲問。答時總歸本分。絕不就事論事。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縱有似乎就事說者。意則在彼而不在此。若認作就事者。卽白雲萬里矣。的實商量者。禪書不錄。所

錄者皆屬本分話。若欲知者，必須廣閱羣書。否則看萬善同歸集，及淨土十要中禪匠著述，亦可見其梗概矣。剋論佛法大體，不出真俗二諦。真諦則一法不立，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也。俗諦則無法不備，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教則真俗并闡，而多就俗說。宗則即俗說真，而掃除俗相。須知真俗同體，並非二物。譬如大圓寶鏡，虛明洞徹，了無一物。然雖了無一物，又復胡來則胡現，漢來則漢現，森羅萬象俱來則俱現。雖復羣相俱現，仍然了無一物。雖復了無一物，不妨羣相俱現。宗則就彼羣相俱現處，專說了無一物。教則就彼了無一物處，詳談羣相俱現。是宗則于事修而明理性，不棄事修。教則于理性而論事修，還歸理性。正所謂稱性起修，全修在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事理兩得。宗教不二矣。教雖中下猶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雖中下難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徹。以守約故。教則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達。又須大開圓解。即宗門大徹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導師。宗則參破一個話頭，親見本來，便能闡直指宗風。佛法大興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參究。喻如僧繇畫龍，一點睛則即時飛去。佛法衰弱之時，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廢繩墨則終無所成。教多顯談。宗多密說。宗之顯者，如達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馬祖云：卽心

卽佛。百丈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此則與法華楞嚴諸大乘經。毫無異致。總之六祖前多顯。六祖後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語言同異之致。每見宗師垂問。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禪宗。藐視教典。佛經視作故紙。祖語重愈綸音。綸音即聖旨今之欲報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則專闡宗風。尙須教印。在教則力修觀行。無濫宗言。良以心通妙諦。遇緣卽宗。柏樹子。乾屎橛。鴉鳴鵲噪。水流花放。款唾掉臂。譏笑怒罵。法法頭頭。咸皆是宗。豈如來金口所說圓頓妙法。反不足以爲宗耶。何須借人家扛子。撐自己門庭。自家梗桶豫章。何故棄而不用。須知法無勝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雖一法而益別。然則教外別傳之說非歟。曰。言教外別傳者。令人于指外見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爲教外別傳。然此四字。埋沒多少豪傑。今爲道破。對教說。則曰教外別傳。機鋒轉語等。亦是教。對宗說。則曰機鋒轉語外別傳。庶不至孤負佛祖。徒造口業矣。若眞佛教不能傳佛心印。則已得別傳之迦葉。阿難。馬鳴。龍樹。當另宏別傳之法。何用結集三藏。註經造論爲哉。宗須教印者。如木須從繩則正也。予嘗勸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諸佛尙摸不著。用念佛作麼。予曰。若眞摸著三世諸佛摸不著的鼻孔。尙須步步隨著三世諸佛腳

後跟轉。倘不隨三世諸佛腳後跟轉。則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獄鐵牀銅柱上火孔也。達磨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嶽示證鐵輪。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門。開眼尙難。何況實證。其有慈悲願深。生死心切者。宜隨遠公。智者永明。蓮池。專致力于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也。書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安用汝許多落索。分疆立界爲。予應之曰。妙性雖離名相。名相豈礙妙性。虛空法界雖無疆界。疆界豈礙虛空法界。吾欲捨東往西。必須定南辨北。庶幾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已見錯謬。欲請正于達人。是跛夫之路程。非輪王之輿版。輿版即地輿圖若夫通方開士。過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業道無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經禪錄。本自融通。有何混濫。盡吾之智。不能測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窺其藩籬。吾之鄙論。姑就吾之鄙機言耳。子何以迦樓羅王之飛騰。用責于蟻螟蚊蚋。而令其齊驅也哉。

佛教以孝爲本論

孝之爲道。其大無外。經天緯地。範聖型賢。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來乘之以證覺道。故儒之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經云。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

法。孝名爲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間。莫不以孝爲本也。奈何世俗凡情。只知行孝之顯迹。不知盡孝之極致。每見出家釋子。輒隨己臆見。肆其謗讟。謂爲不孝父母。與蕩子逆徒無異。不知世法重孝。出世間法亦無不重孝。蓋世之所謂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釋氏之所謂孝者。略于迹而專致力於本也。有迹可循者。顯而易見。專致力於本者。晦而難明。何以言之。儒者服勞奉養以安其親。孝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大孝也。推極而論。舉凡五常百行。無非孝道發揮。故禮之祭義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論孝至此。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其爲孝。皆顯乎耳目之間。人所易見。惟我釋子。以成道利生爲最上報恩之事。且不僅報答多生之父母。併當報答無量劫來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僅於父母生前而當孝敬。且當度脫父母之靈識。使其永出苦輪。常住正覺。故曰釋氏之孝。晦而難明者也。雖然。儒之孝以奉養父母爲先者也。若釋氏辭親出家。豈竟不顧父母之養乎。夫佛制。出家必稟父母。若有兄弟子姪可託。乃得稟請於親。親允方可出家。否則不許剃落。其有出家之後。兄弟或故。親無倚託。亦得減其衣鉢之資。以奉二親。所以長蘆有養母之芳蹤。宋長蘆宗曉禪師。襄陽人。少孤。母陳氏鞠養於舅家。及長。博通世典。二十九歲出家。深明宗要。後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

勸令念佛求生淨土。歷七年。其道不有。葬父之異跡。事。七歲出家。年十九。世亂。殺貴。負母入母念佛而逝。事見淨土聖賢錄。道。不。唐宗室。長安人。生始周歲。父。殺。王。華山。自辟穀。乞食奉母。次年往霍山戰場。收聚白骨。虔誦經咒。祈得父骨。數日。故經云。供養父母功德。與供養一生補處菩薩功德等。親在。則善巧勸諭。令其持齋念佛求生西方。親歿。則以已讀誦修持功德。常時至誠爲親迴向。令其永出五濁。長辭六趣。忍證無生地。登不退。盡來際以度脫衆生。令自他以共成覺道。如是乃爲不與世共之大孝也。推極而論。舉凡六度萬行。無非孝道擴充。故梵網戒經。一一皆言應生慈悲心。孝順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是殺我父母。因茲凡所修持。皆悉普爲法界衆生而迴向之。則其慮盡未來際。其孝徧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校量。則在迹不無欠缺。約本大有餘裕矣。惜乎不見此理者。不謂之爲妄誕。便謂之爲渺茫。豈知豎窮三際。橫徧十方。佛眼圓見。若視諸掌也。

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聖一如。由迷悟之攸分。致升沈以迥別。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覺。普度衆生。以醍醐之一味。隨機宜而殊說。大根則爲說頓法。令其速成佛道。小

器則授以漸教。使彼徐出塵勞。隨順世間。循循善誘。示戒善。闢人天之坦路。明因果。陳趨避之良謨。言戒善者。五戒不殺。卽仁。不盜。卽義。不邪淫。卽禮。不妄語。卽信。不飲酒。則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現。卽智。五戒全持。不墮三途。恆生人道。此與儒之五常大同。第儒唯令盡義。佛則兼明果報耳。十善者。不殺。不盜。不邪淫。名身三業。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名口四業。不貪。不瞋。不癡。名意三業。此與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約身。十善多分約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至於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對兄說友。對弟說恭。種種倫理之教。則皆欲使人各盡其分。無或欠缺。隨順世相。修出世法。若夫廣明因果報應。不爽毫釐。墮獄生天。唯人自召。乃如來至極悲心。欲令衆生永離衆苦。但受諸樂耳。故不惜現廣長舌相。爲諸衆生盡情宣演。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若欲不受苦果。必須先斷惡因。若能常修善因。決定恆享樂果。此卽書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之意。但儒唯約現世與子孫言。佛則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無盡而論。而凡情未測。視作渺茫。不肯信受。如盲背導師。自趣險道。欲不墮坑落塹。何可得耶。是故佛法廣被十法界機。若約人道而言。卽無一人不堪受佛法。亦無一人不能受佛法。藉令各修戒善。則俗美人和。家齊國治。唐虞盛世。

之風。何難見於今日。因茲道啟西乾。法流東震。歷代王臣。咸皆崇奉。以其默化人心。隱贊治道。伏凶惡於未起。消禍亂於未萌故也。至於出家爲僧。乃爲專志佛乘。與住持法道而設。非謂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此諸淺說。乃如來隨順世間。漸令出世之人。天乘法。餘如聲聞。緣覺。菩薩等乘。咸皆以此爲基。若夫有大根者。直趣妙覺。徹證吾心本具之佛性。極暢如來出世之本懷。其義深遠。姑置勿論。

持經利益隨心論

大覺世尊。所說一切大乘顯密尊經。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實相。歷三世而不易。舉十界以咸遵。歸元復本。爲諸佛之導師。拔苦與樂。作衆生之慈父。若能竭誠盡敬。禮誦受持。則自他俱蒙勝益。幽顯同沐恩光。猶如意珠。似無盡藏。取之不匱。用之無窮。隨心現量。悉滿所願。楞嚴所謂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論如來本心。契經全力。實屬乎此。但以衆生志願狹劣。與夫致誠未極。不能直契。故隨彼行心。滿彼所願。倘宿根深厚之士。則頓明自性。徹證唯心。破煩惱而直趣菩提。圓福慧而速成覺道。獲契經之全益。暢如來之本懷矣。譬如一雨普潤。卉木同榮。大

根則拂雲以蔽日。小根則長寸而增分。道本唯一真如。益隨心而勝劣。然善根苟種。佛果終成。縱不能卽獲巨益。亦必以因茲度脫。聞塗毒鼓。遠近皆喪。食少金剛。決定不消。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謂歟。

竭誠方獲實益論

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世間大而經術文章。小而一才一藝。若欲妙義入神。傳薪得髓。藝超儕伍。名傳古今。而不專心致志。竭誠盡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將通之。非鬼神之與通。乃精誠之極也。漢魏昭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受業。供給洒掃。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之。林宗大呵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後知子之心矣。宋楊時游酢師事伊川。一日請益時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覺曰。賢輩尙在此乎。歸休矣。乃退。門外雪深尺餘矣。張九成十四歲游郡庠。終日閉戶。無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視之。見其斂膝危坐。對詩書若對神明。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此四子者。所學乃世間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法。其尊師重道。尙如

此之誠。故得學成德立。致生前沒後。令人景仰之不已。至于弈秋之誨弈也。唯專心致志者勝。痾偻之承蜩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觀之。學無大小。皆當以誠敬爲主。而況如來于往昔劫中。欲令衆生同成覺道。以無緣種。莫由得度。因茲普現色身。垂形六道。種種方便。隨機利物。千門具啟。一道同歸。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令其卽種卽熟卽脫。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雲布慈門。波騰行海。六度齊修。四攝普益。其布施也。內外俱捨。所謂國城妻子。頭目髓腦。身肉手足。歡喜施與。故法華云。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處。夫如來爲衆生故。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廣行六度。普結緣種。待其機熟時至。然後示成正覺。宏開法會。普應羣機。上根則顯示實相。令其誕登道岸。中下則曲垂接引。令其漸次熏陶。顯密權實。偏圓頓漸。隨機而施。相宜而用。乘雖有三。道本無二。爲實施權。權是實家之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家之實。俯順羣機。循循善誘。必令機理雙契。方得解行俱圓。學者雖則專主大乘。亦不可輕蔑棄捨小乘。以小乘原爲進入大乘而設。乃如來之度生妙用。實下根之出苦宏猷。故四十二章經云。學佛道者。佛所言說。皆應信順。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大海雖有淺深。水味原無二致。凡屬佛經。固應一體尊重。如輪王命令。事雖種種。

不同。其爲王勅則一也。而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生滅無生四諦十二因緣等法乎哉。及如來一期事畢。示現滅度。迦葉阿難等諸大弟子。結集法藏。徧界流通。一千年後。教傳此土。兩土高僧。東西往還。譯布佛經。不惜軀命。讀法顯。曇無竭。玄奘等傳。其道路險阻。非常艱辛。不覺哽噎涕泣。莫之能已。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若非宿有因緣。佛經名字。尙不能聞。況得受持讀誦。修因證果者乎。然如來所說。實依衆生卽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無一法可得。但以衆生在迷。不能了知。于眞如實相之中。幻生妄想執著。由茲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迷智慧以成煩惱。卽常住而爲生滅。經塵點劫。莫之能反。幸遇如來所說大乘顯密諸經。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卽彼客作賤人。原是長者眞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處。實報寂光。乃爲本有家鄉。回思從無始來。未聞佛說。雖則具此心性。無端枉受輪迴。眞堪痛哭流涕。聲震大千。心片片裂。腸寸寸斷矣。此恩此德。過彼天地父母。奚啻百千萬倍。縱粉身碎骨。曷能報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舒春草仰暉。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然今之縑素。翻閱佛經。毫無誠敬。種種褻慢。難以枚舉。而習行既久。彼此相安。其褻慢之迹。不忍備言。視如來之法言。同破壞之故紙。且勿謂不知旨趣者。

了無所益。卽深知實義者。亦只是口頭三昧。面門輝光。如飢說食。如貧數寶。雖有研究之功。絕無實證之益。况褻慢之罪。奚啻彌天。而受苦之期。豈止窮劫。雖是善因。反招惡果。縱爲將來得度之因。難免多劫備受其苦。用是心懷慘傷。敢陳芻蕘。企依佛教以奉行。庶唯得益而無損。金剛經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故。而諸大乘經處處教人恭敬經典。不一而足。良以諸大乘經。乃諸佛之母。菩薩之師。三世如來之法身舍利。九界衆生之出苦慈航。雖高證佛果。尙須敬法。類報本追遠。不忘大恩。故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况博地凡夫。通身業力。如重囚之久羈牢獄。莫由得出。何幸承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經。如囚遇赦書。慶幸無極。固將依之以長揖三界。永出生死牢獄。親證三身。直達涅槃家鄉。無邊利益。從聞經得。豈可任狂妄之知見。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讀誦。輒行褻黷。既讀佛經。何不依佛經所說恭敬尊重。既褻佛法。豈能得佛法所有真實利益。倘能暫息狂見。清夜自思。當必心神驚悸。涕淚滂沱。悲昔日之無知。誓畢生以竭誠。從茲

心意肅恭。身口清淨。永絕粗鄙之惡態。恒依經論之聖謨。果能如是。庶可於佛法大海中。隨分隨力。各獲實益。如修羅香象。及與蚊蟲。飲于大海。咸得充飽。又如一雨普潤。卉木同榮。如是。則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來說經。諸祖宏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暢而慰悅矣。今將古德恭敬經典之事迹利益。略錄數條。企欲眞修實踐者。有所取法焉。

齊僧德圓。不知氏族。天水人。常以華嚴爲業。讀誦受持。妙統宗極。遂修一淨園。樹諸穀楮。并種以香草。雜以鮮花。每一入園。必加洗濯。身著淨衣。漑以香水。楮生三載。香氣氤馥。別造淨屋。香泥壁地。結壇淨器。浴具新衣。匠人齋戒。易服出入。必盥漱熏香。剝楮取皮。浸以沈水。護淨造紙。畢歲方成。別築淨基。更造新室。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湯。每事嚴潔。堂中別施方柏牙座。周布香花。上懸寶蓋。垂諸玲瓏。雜以旒蘇。白檀紫沈。以爲經案。并充筆管。書生日受齋戒。香湯三浴。華冠淨服。狀類天人。將入經室。必夾路焚香。唄先引之。圓亦形服嚴淨。執鑪恭導。散花供養。方乃書寫。圓胡跪運想。注目傾心。纔寫數行。每字皆放光明。照於一院。舉衆同見。莫不悲感。久之方歇。復有神人執戟。現形警衛。圓與書生同見。餘人則不睹焉。又有青衣梵童。無何而至。手執天華。忽申供養。前後靈感。雜香相仍。迄經二載。書寫方畢。盛以香函。

置諸寶帳。安彼淨堂。每伸頂謁。後因轉讀。函發異光。至於嚴潔。敬絕今古。此經遞授。于今五代。有清淨轉讀者。時亦靈應昭然。其經今在太原寺賢首法師處。守護供養。此與下二條。皆係晉譯六十卷華嚴經也。穀音谷。從木。不從禾。楮之別種。德圓種楮。造紙寫經。入此楮園。尙須洗濯。著淨衣服。其平日禮佛誦經。誠敬淨潔。蓋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尙無彼入楮園之虔潔。良可慨歎。浴具新衣者。浴卽浴室。新字宜作觸。謂浴室中具有登廁之衣。匠人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須持五戒。日受八關齋法。凡欲登廁。先至浴室。脫去常服。著登廁衣。及出。先洗淨。次洗浴。方著常服。旒蘇卽鬚子。乃聚衆絲線。于頭上縮一結子。下則散分者。唄唱讚也。五代卽齊梁陳隋唐。此傳係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圓之誠。超越古今。故其靈感。雜沓相仍。今人雖無此財力。於力所能爲者。可不竭誠盡敬。以期三寶垂慈。冥顯加被乎。倘惟事形迹。了無誠敬。則無邊法力。莫由感通。謂爲佛法不靈。其可乎哉。此依華嚴懸談及會玄記二書錄出。

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氏族。苦節成性。守道山林。以華嚴起信。安心結業。于永徽四年。發心抄寫。故別爲淨院。植楮樹。兼種香花。灌以香水。凡歷三年。潔淨造紙。復別築淨臺。於上

起屋。召善書人潯州王恭。別院齋戒。洗浴淨衣。焚香布花。懸諸幡蓋。禮經懺悔。方陞座焉。下筆含香。以筆吐氣。每日恆然。德日入靜室運想。每寫一卷。施繖十疋。一部總六百繖。恭乃罄竭志誠。并皆不受。才寫經畢。俄即遷化。德以經成。設齋慶之。大衆集已。德於佛前。燒香散花。發宏誓願。方開經藏。放大光明。周七十餘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普皆同見。中山齋菜。投身宛轉。悲哽懺悔。此與上事迹大同。可見古人於三寶分上。多皆竭誠盡敬。絕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有名無實也。舉筆吐氣者。或欲咳嗽。或欲呵欠。即停筆少頃。面向旁邊。令氣出之。不敢以口氣熏經故也。才寫經畢。俄即遷化者。以專心寫經。不求名利。志誠之極。致令業盡情空。了生脫死。高登上品寶蓮。親證不退轉地矣。觀此。可見佛法不孤負人。而今之緇素。多多皆是孤負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條出會玄記。

唐僧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年出家。以誦華嚴爲業。因遇慧超禪師。隱居藍谷高山。遂屏囂煩。披誠請益。後於寺南嶺。造華嚴堂。澡潔中外。莊嚴既畢。乃圖畫七處九會之像。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宏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紙直五十。誠料其見才寫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

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恆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睹。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嗚唳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吾誠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欻然飛來。旋還鳴嚙。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卻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

法誠張靜。各竭誠敬。故其感應。俱難思議。

出華嚴懸談及會玄記并續高僧傳。

唐僧曇韻。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於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卽於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觀。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

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樟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寫經心誠。感聖來應。聖雖來應。示同凡夫。故一依其法。清且食。訖入浴。著淨衣等也。八戒。卽八關齋法。以過中不食爲體。以不殺等八戒助成。關閉貪瞋癡等煩惱惑業。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從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爲限。寫經令其日日常持。故須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則午亦不食矣。裹音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卽讀一回經。先用香水洗一度手。箱巾爛而經鮮好者。一以聖人之法力加持。一以韻師之誠心感格。一以妙經之功德難思故也。韻師後住隰州。道宣律師。貞觀十一年。至彼見之。時年已七十矣。此下數條。皆出三寶感通錄。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敬信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蕩。軌於時任馮翊令。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

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翻老子五千言。卽道德經。一切佛事。俱以戒行誠敬爲本。若戒行精嚴。誠敬篤至。則三寶諸天。皆爲擁護。否則無邊法力。莫之能感。觀此諸經。毫無所損。唯金剛經題。字迹焦黑。以其人既無戒力。又無誠心故也。受持佛經者。可不以持戒竭誠爲急務哉。

唐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楷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卽貞觀二年。端自說之云。本擬廣錄恭敬三寶之利益。及褻慢三寶之罪愆。令研究佛學者取法有地。獲罪無由。以目力不給。遂止。

挽回劫運護國救民正本清源論

道德仁義。乃吾人本具之性德。因果報應。實天地化育之大權。人生天地之間。藐爾七尺之軀。其與廣大高厚莫測之天地。並立爲三。稱爲三才者。以其能仰體天地之德。皆可以爲堯舜。皆可以作佛。以參贊其化育故也。故聖人于易乾坤二卦之象。一以自強不息法天。一以

厚德載物。法地教人。夫自強不息。則閑邪存誠。克己復禮。非到明明德。止至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以復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厚德載物。則仁民愛物。推己及人。當必本忠恕。行慈悲。胞與爲懷。物我同觀。非盡其參贊之天職。弗止也。然此非專指居位行政者言。卽匹夫匹婦。亦皆能行。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聖賢之學。修身而已。能修身者。必能孝弟。必能格除物欲。擴充良知。以獨善其身矣。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得位行政。豈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使人人各秉誠心。各盡孝弟。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難憐貧。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則人以善感。天以福應。自然雨順風調。民康物阜。決不至常降水旱瘟疫。風吹地震等災。而時和年豐。人樂其業。加以慈和仁讓。相習成風。縱有一二愚頑。亦當化爲良善。如矜梁上之君子。一方永絕竊賊。闕匿室之偷兒。此後遂成善士。古人仁慈爲政。眞誠愛民。尙能感化異類。如虎不入境。魚徙他方等瑞徵。載諸史冊。不一而足。果能各以慈善相感。斷不至常有土匪刀兵。蹂躪劫掠等禍。然人之氣稟。萬有不齊。天機深者。自能恪遵道義。以盡爲人之分。其有宿習濃厚。障蔽性德。以至心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行。每與道義相悖。然由聞其福善禍淫之理。及見其善惡報應之事。未有不戰兢惕厲。以自

修省。冀其獲福而免禍者。是知天地以福善禍淫。爲攝持人民。悉遵道德仁義之大權。聖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以故惠吉逆凶。五福六極。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屢見于經。其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者。至深切矣。然則因果報應之吉凶禍福。乃道德仁義。依違真僞之實驗也。既知其實驗。則欲爲善而益加奮勉。必底于成。欲爲不善而遂生恐懼。有所不敢矣。如是則提倡因果報應。乃仰承天地聖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義之性德也。若以因果報應爲渺茫無稽。不但違背天地聖人之心。自己神識。永墮惡趣。且使上智者不能奮志時敏。聿修厥德。下愚者無所忌憚。敢于作惡。以致天地聖人化育之權。抑而不彰。吾人卽心本具之理。隱而弗現。其爲禍也。可勝言哉。但以世間聖人。語言簡略。又且只說現生。及與子孫。至于生之以前。死之以後。與從無始以來。隨罪福因緣。輪迴六道。皆未發明。以故識見淺者。雖日讀聖人因果報應之言。猶然不信因果報應。如來大教。顯示吾人心性之妙。與夫三世因果之微。舉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與夫斷惑證眞了生脫死之法。無不備具。是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主仁僕忠。各盡己分。則與世間聖人所說了無有異。而復一一各示前因後

果。則非世間聖人所能及。盡義盡分之語。只能教于上智。不能制其下愚。若知因果報應。則善惡禍福。明若觀火。其誰不欲趨吉而避凶。免禍而獲福乎。又不知因果。多有外彰善相。實則暗存惡心。以行惡事。意謂人既不知。有何妨礙。不知吾人之心。與天地鬼神。及諸佛菩薩之心。息息相通。我心隨起一念。彼則無不了知。故曰人閒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甚矣佛恩之浹于民生也。人特不深思。故弗知耳。上古之世。人情淳朴。勝過叔季之澆漓。奚啻數倍。文王之澤。及乎枯骨。不數百年。殺人殉葬之風。徧于天下。列國諸侯之死。殺所愛之臣妾。動至數十百人。不惟不生憐愍。而復反以爲榮。各相效尤。以秦穆公之賢。尙殺百七十七人以殉葬。子車三子。乃國之良臣。亦復不爲國與民計而免。况其他無道之暴君哉。國君如是。大夫與士。亦各隨其力而爲之。雖孔孟老莊齊出。亦莫能止。及佛敎東來。闡明因果報應。令人戒殺放生。斷葷吃素。卽蟲蟻蚤蝨。尙令護惜。勿行殺害。何況于人。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知貪生怕死。皆是過去父母眷屬。皆是未來諸佛世尊。固宜愍念憐恤。何敢妄行殺害。以充口腹乎。慈風一扇。勝殘去殺。勿論諸侯大夫士。不敢殺人殉葬。卽南面稱朕者。亦不敢行此惡法。卽有一二

暴虐者行之。亦斷不敢以多爲榮也。使無佛法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之說。則後世之人。能盡其天年而死者。蓋亦鮮矣。此係至淺近之法。而其效尙能如是。况論心性極隨之理。與斷惑證真之道乎哉。而如來隨順衆生。循循善誘。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機。以作超凡入聖了脫生死之前方便。若根機稍深。則爲說四諦十二因緣。令其斷見思惑。證聲聞緣覺之二乘果。若是大乘根性。則令其發大菩提心。徧修六度萬行。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興無緣慈。起同體悲。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以及六度萬行。度脫一切衆生。令入無餘涅槃。不見能度之我。與所度之人及衆生。併所證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由其四相不著。三輪體空。故令塵沙無明。因之消滅。隨其功行。以次證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之菩薩果。及全彰自性。徹悟唯心。福慧圓滿。智斷究竟之佛果耳。又以末世衆生。根機陋劣。匪仗如來洪誓願力。決難現生卽出生死。由是以大慈悲。特開一仗佛慈力了生脫死之淨土法門。但具眞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其所行一絲一毫之世善。併六度萬行種種功德。悉以回向往生。此則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必蒙攝受。待至臨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則圓離衆苦。但受諸樂。親炙彌陀。參隨海衆。其證無生而成覺道。如操左券而

取故物。校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難易固天淵懸殊也。又仗自力者。百千萬人。難得一二。卽生了脫。以其必須定慧具足。惑業淨盡。方可如願。倘惑業尙有絲毫未盡。則生死輪迴。決難出離。仗佛力則信願真切。萬不漏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根則速證法身。下根則帶業往生。如來度生之懷。唯淨土法門。方能究竟舒暢耳。由有如上種種利益。故古今來聖君賢相。傑士偉人。莫不自行化他。護持流通。以其能陰翼郅治。顯淑民情。消禍亂于未萌。證本具之佛性也。近來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各懷我見。互相競爭。以致刀兵連綿。無時靜謐。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班頑民。盡作土匪。肆行劫掠。毒害生民。人以惡感。天以災應。水旱疾疫。風吹地震。種種慘災。頻頻見告。國運危岌。民不聊生。欲行拯救。苦無其力。唯有懇求當權諸公。及一切同胞。悉本忠恕之心。以行慈悲之道。視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互相扶持。勿行殘害。思前因與後果。必修德而行仁。利人者實爲利己。此生他世。福報無窮。害他者甚于害自。現在未來。苦報無盡。與其逞勢于一時。以致神識受苦于永劫。何如修德于畢世。以期身心受樂于多生乎。然在凡夫地。未斷惑業。縱生人天。終非究竟安隱之處。倘能隨分隨力。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以期盡此報身。高登極樂。方爲最上脫苦之道。而堂堂丈夫。忍令本具佛性。

常被惑業所縛。以受生死苦荼乎。張季鸞君。特刊中華新報。每日專闢一欄。提倡佛學。舉凡如來應化。法道流通。信毀罪福。修持利益。與夫戒殺放生。吃素念佛之言論事迹。隨便登載。冀閱報諸君。同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以行斷惡修善。復本心源之事。余謂此實護國救民正本清源之道。因將吾人天職。天地化育。聖賢心法。佛教綱要。與夫亂之所始。治之所由。撮略言之。以貢當世具眼高人。所愧文字拙樸。不能暢發蘊奧。然其意義。固非妄談杜撰。有可取焉。又人生世間。所資以成德達才。建功立業。以及一才一藝。養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爲世間至寶。能使凡者聖。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聖賢道脈。得之于千古。身家經營。遺之于子孫。莫不仗字之力。使世無字。則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與禽獸無異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愛惜。竊見今人任意褻汙。是直以至寶等糞土耳。能不現生折福折壽。來生無知無識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汙遺棄。而無形之字。更不可褻汙遺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不措之躬行。則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則生爲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矣。可不哀哉。

疏

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

戒殺放生之事。淺而易見。戒殺放生之理。深而難明。若不明其理。縱能行其事。其心決不能至誠惻怛。其福田利益。亦隨其心量。而致成微淺。倘遇不知者阻誹。遂可被彼所轉。而一腔善心。隨卽消滅者有之。以故不避繁詞。用申其義。俾物類同沐慈恩。人倫各培福祉。以懇到之深仁。滅自他之殺報。同臻壽域。共樂天年。尙祈以此功德。回向西方。則永出輪迴。高超三界。爲彌陀之弟子。作海衆之良朋矣。閱者幸注意焉。原夫水陸衆生。一念心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宿惡業力。障蔽妙明。不能顯現。淪於異類。遂致知識陋劣。除求食避死之外。了無所知。譬如大寶銅鏡。經劫蒙塵。不唯毫無光明。卽彼銅體。亦不顯現。直同廢物。忽遇智人。知是寶鏡。具有照天照地無邊光明。遂日事磨礱。初則略露鏡體。次則漸發光明。及乎磨之至極。則照天照地之光。全體顯現。無智之人。方始貴重。視爲至寶。須知此光。鏡本自具。非從磨得。雖復自具。倘無磨礱之緣。從劫至劫。亦無發光之日。一切人天。六道衆生。心性悉皆如是。由無始來。惑業障蔽。不能顯發本具妙明。迷背眞性。造生死業。大覺世尊。知諸衆

生一念心性。與佛同儔。因茲種種方便。隨機說法。普令修習戒定慧道。以期斷惑業而復本有。圓福慧以證法身。又令世人發慈悲心。戒殺放生。良以我與一切衆生。皆在輪迴之中。從無始來。展轉相生。展轉相殺。彼固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兒女。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兒女。彼固頻頻由惡業力。或於人中。或於異類。受我殺戮。我亦頻頻由惡業力。或於人中。或於異類。受彼殺戮。久經長劫。相生相殺。了無底止。凡夫不知。如來洞見。不思則已。思之則不勝慚愧悲憫矣。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於人道。固宜解怨釋結。戒殺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爲念佛回向淨土。令得度脫。縱彼業重。未能卽生。我當仗此慈善功德。決祈臨終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卽得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出輪迴。漸證佛果矣。且愛物放生。古聖先賢。皆行此事。故書有鳥獸魚鼈咸若之文。而文王澤及枯骨。况有知覺之物哉。至於管子放鳩。子產畜魚。隨侯濟蛇。楊寶救雀。此固聖賢一視同仁之心。尙不知其蠢動含靈。皆具佛性。展轉升沈。互爲怨親。及將來決定成佛等義。迨至大教東來。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無二之理。大明於世。凡大聖大賢。無不以戒殺放生。爲挽殺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樂天年之基址。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須聽屠門半夜聲。又云。欲得世間無兵劫。

除非衆生不食肉。是知戒殺放生。乃拔本塞源之濟世良謨也。故陳智者大師。買臨海江滬溪梁六十餘所。互四百餘里爲放生池。請敕立碑。禁止漁捕。有偷捕者。動輒得禍。直至唐貞觀中。猶然如是。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諸州各立放生池。敕顏真卿撰碑文。並書丹。有云。我皇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承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宋眞宗天禧元年。詔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亦宋之放生池也。明蓮池大師立放生池於上方長壽二處。其戒殺放生文。流通天下。迄今三百餘年以來。景仰高風。慈濟物類之縑素通人。何可勝數。或曰。鰥寡孤獨。貧窮患難。所在皆有。何不周濟。而乃汲汲於不相關涉之異類。其緩急輕重。不亦倒置乎哉。答曰。子未知如來教人戒殺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雖異。佛性原同。彼以惡業淪於異類。我以善業幸得人身。若不加憫恤。恣情食噉。一旦我福或盡。彼罪或畢。難免從頭償還。充彼口腹。須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殺業所感。若無殺業。縱身遇賊寇。當起善心。不加誅戮。又况瘟疫水火諸災橫事。戒殺放生者絕少遭逢。是知護生。原屬護自。戒殺可免天殺。鬼神殺。盜賊殺。未來怨怨相報殺。鰥寡孤獨。貧窮患難。亦當隨分隨力以行周濟。豈戒殺放生之人。絕不作此項功德乎。然鰥寡等雖深可矜憫。尙未至於

死地。物則不行救贖。立見登鼎俎以充口腹矣。又曰。物類無盡。能放幾何。答曰。須知放生一事。實爲發起同人。普護物命之最勝善心。企其體貼放之之意。中心惻然。不忍食噉。既不食噉。則捕者便息。庶水陸空行一切物類。自在飛走游泳於自所行境。則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謂以天下而爲池乎。縱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則無量水陸生命。得免殺戮。况不止一人乎。又爲現在未來一切同人。斷縲寡孤獨貧窮患難之因。作長壽無病。富貴安樂父子團圓。夫妻偕老之緣。正所以預行周濟。令未來生生世世永不遭縲寡等苦。長享受壽富等樂。非所謂馨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審思之。戒殺放生。畢竟是汲汲爲人。抑止汲汲爲物。而緩急輕重倒置乎。南潯極樂寺外。向有放生池。以礪未全砌。遂致坍塌。兼復多年未濬。淤泥充滿。每有善士就河放生。雖發善心。生難獲益。其且蒙放而暮復遭捕者。當居多半。若近大江。則固宜放之江中。小河則斷非所宜。園林大師心有不忍。擬欲深濬其池。外築圍牆以爲防護。俾放生有地。而盜捕無由。其意亦良厚矣。尙未開工。適普陀覺二大師至。一見卽志道相契。旋以寺事付託。而已則放下萬緣。專修淨業焉。覺師續承舊緒。卽欲速成其事。但以工程浩大。獨力難成。擬募闔鎮善信共襄勝事。祈予作序。下略

金陵三汊河法雲寺放生池疏

金陵爲文獻之邦。素稱佛國。其地之人。多有大乘根性。以大法東來。百七十餘年。只在北方。至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僧會尊者。行化至此。以感佛舍利降臨。孫權爲之建塔修寺。以宏法化。至晉而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亦在其地。宋齊梁陳以來。譯經宏法。大有其人。一則宿昔熏陶。善根所使。一則山水崇深。地靈所致也。迨至唐肅宗時。顏魯公真卿。適守是邦。詔天下諸州各立放生池。命魯公撰文。其曰。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是豈獨爲物計哉。蓋欲有所感也。今清涼山下烏龍潭。乃魯公自立之放生池。魯公精忠貫日月。文筆動風雲。而且篤信佛法。極意護生。其懿德弘慈。千百年後。莫不景仰。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天災人禍。頻頻降作。憂世之士。以爲此等業果。皆由殺起。倘能知物不可殺。則斷無殺人之理。由是各懷慈善。互相扶持。自可移風易俗。感召天和矣。于是馮夢老。王幼農。龐性存。魏梅蓀等諸居士。謀立放生池。以提倡息殺行慈之道。企敦民胞物與之風。以烏龍潭魯公故址。不能通江。另覓三汊河方家下圩。其地寬敞。有百數十畝。足可以建立道場。開池放生。幸其地主方君峻生。元屬樂善君子。只取半價。亦可謂希有功德矣。議甫成。而予適至金陵。魏君以其事告

予且令作疏。以爲之倡。予常痛近世殺劫之慘。欲挽無力。因彼之請。觸動予懷。予前撰南潯極樂寺放生池疏。已將吾人與物類之本具真心。及隨業升沈。並殺生護生之現未果報。撮略言之。茲不縷述。冀諸位檀越。同發善念。同捐淨資。俾此舉速得成功。庶物類各得其所。其功德利益。無量無邊。豈特現世萬禍冰消。千祥雲集。而未來世之銜恩報德者。正不知其幾千萬億也。須知放生原爲戒殺。戒殺必從喫素始。倘人各戒殺。人各喫素。則家習慈善。人敦禮義。俗美風淳。時和年豐。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此挽回天災人禍。正本清源之要務也。凡有欲家門清泰。身心康寧。天下太平。人民安樂者。請皆于戒殺放生喫素念佛中求之。則求無不得矣。

金陵三汊河法雲寺增設佛教慈幼院疏

乾爲大父。坤爲大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孔子以老安少懷爲志。如來以普度衆生爲心。以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皆是吾人過去父母親屬。皆于未來得成佛道。其有由惡業力。墮于水陸空行異類之中。其佛性固無少損。其貪生怕死。避苦求樂之心。與吾人初無少異。由是馮夢老邀同諸居士。發起法雲寺念佛放生道場。以爲提倡。冀一切善人。咸體天地父母之

心共懷民胞物與之念。明自他之殺業。培菩提之道本。豈獨注意于區區一道場而已哉。蓋欲感發于普天之下也。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至。凡一切鰥寡孤獨。顛連困苦。無所倚賴者。無不欲爲救援。但以財力維艱。于法雲寺放生池旁隙地增設一慈幼院。取無父無母。無法存活之孤兒。養之教之。俾其成才而自立。免令凍餓而死。以填溝壑。飽鴉犬。致彼祖宗斷祭祀。兼使國家少人民。其心可謂真切懇摯。知所先務矣。良以小兒一失父母。必至死亡。卽或稍能行乞。不至卽死。以無力就學。亦不過終身爲傭。何能開智識以達本天姿。敦倫理以不悖人道乎哉。試思晉道安。唐一行。明妙峰。皆孤兒也。由得爲僧。遂致道傳天下。德被兆民。宋呂文穆。讀書土窰。乞食活命。一僧憐而供給之。遂得高中魁選。致君澤民。故發願有云。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不信三寶者。勿生吾家。蓋其所感深也。是知神龍之雛。每有沙磧之困。仁人能以斗升之水濟之。待其羽翼旣成。風雲際會。便能普天之下。悉降甘霖。縱令天姿庸常。無此作略。而養其良知良能。俾各爲良善。亦可以爲天下太平之本。況孤兒旣多。當必有出類拔萃。堪能成道立德。參贊化育。如道安一行妙峰文穆者。其教養成就之功德。何可稱量乎哉。所願仁人君子。一切善信。各推幼幼之心。勿吝涓涓之助。須知施爲福本。天道好還。

我既濟人之孤。則己之子孫。當必多皆出類拔萃。大有作爲。決不至困苦顛連。無所籲告耳。宋范文正公。唯以濟世濟人爲事。其子孫至今。多有達者。固知急人之急者。其自己與子孫。世世生生。皆不至有急而待人周濟也。倘能俯納芻蕘。不惜家珍。俾此舉大成。豈特孤兒之大幸哉。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普勸施資助刻大藏疏

夫大藏者。乃般若之叢林。真如之府庫。一切世出世間諸法之淵海也。舉凡如來究竟親證之道。衆生卽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廣。三世因果之微。與夫日用倫常孝弟慈善之道。悉皆顯闡讚導。了無佚遺。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爲宏法利生之急務焉。刻大藏經。與單刻一、二部經論有異。不得謂此功德大。彼功德小。此法當機。彼不當機。良以一大藏雖有經律論。及西竺此方種種著述。部類各別。卷數踰萬。總是一部大藏經故。既是一部。何可割裂疆域。妄分優劣。譬如萬川歸海。同一鹹味。百華成蜜。同一甜味。卉木雖有大小。春光原無偏僻。形相雖有殊異。明鏡豈有二照。如修九層之塔。施甃石於各級。功德同等。如鑄千尺之佛。鎔金銅於一鑪。那分高低。但可卽末以得本。豈宜執源而廢流。菩薩度生。不見能度。

所度之相。菩薩行施。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故得一心無住。三輪體空。致其福德。直與十方虛空。同一廣大悠久。一大藏教。雖有大小權實。偏圓頓漸。顯密真俗。禪淨性相。種種不同。然其心光血脈。固皆融會貫通。一無滯礙。如帝網千珠。重重交映。如佛殿千燈。光光相涵。助刻檀越。但取錢不落空。勿論刊刻何種。庶經理之人。少費心力。而汪洋大藏。速得圓成矣。倘或以分別心。妄生揀擇。則人各效尤。必致或有一種。多人願刻。以成重複。或有一種。無人發心。常時闕漏。功德雖有。緩急失當。全藏流通。知在何時。況此時經理校對。悉皆有人。勝緣難再。忍令錯過耶。須知爲實施權。權是實家之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家之實。如來說經。菩薩造論。若無西竺。此方諸宗古德著述。輔弼翼贊。何能中外流通。至今不替。且世主治國。尙賴文武輔弼。方得萬民仰德而畏威。觀光而自化。況如來所證之三德祕藏。實相妙理。若捨古德隨順。機宜種種發揮。則佛心所證。唯佛與法身大士能知。其餘劣機衆生。將何由而知。何由而證乎哉。是知一大藏萬餘卷經。同是一法。何可分別。所願施資助刻諸大檀越。同以無所住而生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則一大藏之不思議功德。人人各獲全分。如一月當空。萬川普映。一氣值節。大地皆春矣。

吉林哈爾濱創建極樂寺疏

佛法流通。利益無量。天機深者得其深。即可明心見性。斷惑證真。天機淺者得其淺。亦可改惡修善。希聖希賢。良以如來設教。雖則正爲出世。而隨順機宜。循循善誘。故于經世之道。亦復發揮淨盡。毫善弗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凡一切倫常日用之道。與儒教所說。了無異致。其所異者。一一各示三世因果。善惡報應。使人心存敬畏。不敢踰越。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佛天。卽下而貪殘暴惡之倫。絕無信心。以久聞因果報應之事。其心已冥受制伏。亦不至十分酷烈。觀于列國殺人殉葬。以多爲榮。佛教東來。遂滅此風。可以見矣。其入人深而利益溥。譬如杲日麗天。生盲悉獲安樂。陽春回地。焦芽亦荷生成。誠所謂如來不出世。萬古冥若夜遊。佛法若流通。人天悉有恃怙。教傳東震。年將二千。其間具聰明睿智之姿。立掀天揭地之業。學識通人天。節操陵風雲者。莫不崇奉護持。極力流通。不惜巨資。建立塔寺。以其陰翼治道。顯淑民情。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莫不以流通佛法。爲天下太平。萬國咸寧之基址焉。吉林哈爾濱。僻處邊陲。在昔但爲華俄漁場而已。自鐵路開通。遂成歐亞交通重要地點。萬商雲集。各行星羅。校京津滬漢。

無多讓焉。但以寺宇絕無。高僧不來駐錫。經典未布。人民無緣培修。中東鐵路監察局長陳飛青君。宿植德本。篤信佛乘。欲使濱江同人。咸沐如來法化。特向中東路局。請地數畝。擬建十方叢林。命名極樂。以宏佛法而資信仰。其紳商首領。若某某等數十人。莫不皆本已立立人之心。行自利利他之事。爲之協力贊襄。以速其成。其建築規模。悉仿內地大寺之制。以俟虛法師。博學多聞。深通經教。志切宏法而利人。因請爲住持。祈其寺成之後。長年講經。俾茲濱人士。咸知修身淑世之道。與夫了生脫死之法。兼復堂開蓮社。繼廬山之遺風。室闢閱經。窮修持之祕要。但以平地建築。與長時宏法。其事體甚大。其費用甚繁。以故懇祈當道長官。巨紳富商。及一切善信人等。各各發菩提心。行方便事。打開寶藏。培植福田。輸金輸粟。轉勸轉募。俾含空寶殿。指日成功。滿月金容。經劫常住。高僧蒞止。經典流通。蓮社開而淨土之宗風丕振。經教宣而苦海之舟筏長存。從茲人慎三業。戶敦十善。勝殘去殺。同登仁壽之域。信願念佛。共生極樂之邦。將見出資善士。常蒙佛天護佑。當必災障冰消。吉慶雲集。身心安泰。家門靜謐。富壽康寧。現生獲箕疇之五福。尊爵上章。後裔納伊訓之百祥矣。

杭州彌陀寺啟建蓮社緣起疏

一切衆生。一念心性。與佛全同。而其居心行事。與佛全異者。其故何也。良以迷本具之性德。逐妄合塵。以性具無著之戒定慧。反作逐境染汙之貪瞋癡。遂造隨事爭執之殺盜淫。由是之故。輪迴六道。受諸極苦。久經長劫。莫之能出。大覺世尊。愍之。與無緣慈。運同體悲。示生世間。成等正覺。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其開教隨機異。法以緣殊。大小偏圓。權實頓漸。各就機宜。令得利益。于中求其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斷惑業。得預海會。卽此一生。定出輪迴者。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殊勝超絕也。以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悉皆極力讚揚。普勸往生。迨至大教東流。遠公大師。隱居廬山。創開蓮社。宏通此法。最初結社之時。高僧鉅儒之預會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終公之世。三十餘年之內。其入蓮社而念佛名。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則多難勝數也。自茲厥後。代有高人。宏揚蓮宗。導利含識。宋初永明大師。住持淨慈。淨慈初名永明圓修萬善。偏讚淨土。恐學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作四料揀。以爲指南。俾上中下根。若凡若聖。皆有遵循。若非彌陀化身。何克臻此。後有省常法師。當太宗眞宗之際。住持昭慶。慕廬山之遺風。結淨行之蓮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歸依。爲之倡導。凡宰輔伯牧。學士大夫。稱

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餘人。其沙門則有數千。而士庶則不勝記焉。明季蓮池大師。參禪大悟之後。力修淨業。重興雲棲。以契理契機。莫過淨土。遂著彌陀經疏鈔。發其甚深旨趣。淨土宗風。爲之丕振。而一生恭敬雙修。事理不二。以故戒殺放生。濟孤利冥之懿範。數百年來。中外景仰。清雍正間。省庵法師。住持梵天。宏闡淨土。不遺餘力。其勸發菩提心文。堪與日月爭光。虛空等壽。由此諸祖心光所映。杭州人士多皆信向。又以山水佳勝。高人蔚生。而人以類聚。故法門知識。亦多蒞止。因茲法化之盛。校各處爲優。地靈人傑。法以緣興。信非虛語。迨光緒初年。玉峰法師。創建彌陀寺。爲淨土道場。鑿山鑄經。宏揚淨土。雖其道德不敢與永明諸祖相比。而其誓願宏深。語言痛切。不愧爲淨土嚮導。法門知識。繼往開來。厥功實非淺鮮。自後國家多故。住持非人。遂致一敗塗地。近數年來。各界眼界大開。凡有志于學聖賢者。無不研究佛學。修持淨業。某某等諸居士。不忍令此道場。長時湮沒。公推智慧法師爲住持。以期提倡蓮宗。普利一切。智師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爲心。仰效前修。特開蓮社。每月六齋日。舉行一次。有信心者。同來念佛。念畢少頃。恭請智師。或餘知識。或通法居士。升座講演淨土法門中切要理事。俾諸人克治習氣。增長信心。誠盛舉也。光與智師。志同道合。乃委其敘述。

緣起。以爲一切大衆勸。宋時長蘆隨禪師。景仰廬山蓮社。敢蓮華勝會。而普賢普慧二菩薩。夢中祈其書名。故知此會。是名最勝法施之會。凡入會者。各宜勉旃。又近世之人。多務虛名。不修實行。口雖念佛。心與佛違。譬如藥忌並服。何能愈病。必須念念克治自己習氣。心心憶念彌陀洪名。凡有與佛不合之念頭起。則自責曰。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何可起此念乎。正念一起。邪念自消。決不許其稍住。頃刻。必使心中淨無瑕穢。如淨瑠璃。內含寶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信願持名。決定求生。方爲真正修淨土人。若有一念求來生人天福報之心。卽修持精純。亦名違背佛敎。雖種善根。而了生脫死。當在驢年。可不哀哉。此段雖于緣起無涉。實爲修持要義。故拉雜書之。

杭州南高峰榮國禪寺重修寶塔疏 代住持振機作

大覺世尊。愍諸衆生。迷本妙心。輪迴生死。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衆生根。爲說妙法。普令有情。悉獲利樂。及至一期事畢。示現滅度。又以悲心無盡。特碎全身爲八斛四斗舍利。分布天上人間。以爲未來衆生滅罪植福。出離輪迴度脫生死。直至成佛之無上第一不可思議因緣。由是凡有得佛舍利者。無不高建寶塔。藏于其中。普令自他幽顯。同消宿業。同種善根也。

南高峰者。省會之名山。浙江之巨鎮。自下至頂。高一千六百餘丈。登巔遠望。長江若帶。西湖如杯。極湖山之勝概。豁達士之胸懷。與北高峰對峙。相去十餘里。層巒疊嶂。蜿蜒盤結。山勢既峻。能興雲雨。故其上多奇雲。山峰高出雲表。時露雙尖。望之如插。因目之爲雙峰插雲。爲西湖十景之一。五代石晉天福間。浙江時屬吳越。有梵僧自西竺來。登南高峰之巔。見其遠望無極。遂欣然曰。于斯可以立大覺世尊之表相。令四遠望者。同種善根。因出舍利一顆。託有德望僧道圓。稟吳越國主文穆王。爲建寶塔。高七層。通計十丈。其規模制度。精妙絕倫。于下建寺一所。名爲榮國。以如來舍利來儀。爲國榮慶故也。歷漢周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年滿一千。其間革故鼎新。已非一次。現今寶塔崩壞。止存一級。寺院傾頽殆盡。破屋數間。不蔽風雨。前住僧人。不堪其苦。遂卽捨去。機近方接住。奉侍香火。竊念前人建塔。原爲國民植福。今已崩壞將盡。忍令古迹泯滅。損西湖之勝景。荒衆生之福田乎。觸目傷心。不遑安處。擬欲卽興工作。揭底重修。又以前人造法。難以經久。今不得不深慮而預防之。緬維古人建塔。原爲藏如來之舍利。令其遠而望者。近而禮者。悉種善根。同得解脫。至其塔中設道。屈曲宛轉。從下漸升。以至厥頂。四面開窗。以瞻四方。無非欲令衆生。了知欲獲佛果。必須腳踏實地。斷惡

修善。從凡至聖。漸次增進。既能身登上地。自可永斷凡情。由茲徹見真空。何難直證妙覺。然由中空。致不堅久。又無知之人。不知古人之用意處。每以登高望遠爲事。則褻慢實深。獲罪非淺。今擬中不設道。通做實心。中豎鐵柱。以爲剛骨。一免烈風地震之摧殘。一免遊戲登臨之罪咎。則唯得其益。不受其損。當爲佛天所允許。善信所贊成也。但以工程浩大。非三萬餘圓。不克成辦。因恭繪塔圖。謹述愚誠。懇祈十方檀越。感佛恩德。發菩提心。打開寶藏。培植福田。俾巍巍寶塔。復峙雲中。穰穰衆生。重瞻法相。滅過去之罪業。種未來之善根。將見佛天雲護。災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門迪吉。前程隨心地。以遠大。定獲富壽康寧之徵。餘慶偕厚德。以無疆。永膺簪纓爵位之福矣。

佛頂山萬年水陸募緣疏 此其懸敘下敘事不錄

竊以無緣之慈。方能度無緣之輩。非常之事。必須待非常之人。溯水陸之緣起。由觀音之善權。現面然以警阿難。懇如來以宣祕呪。普使飢虛。悉獲飽滿。咸令鬼獄。盡生人天。迨至大教西來。梁武御極。虔修齋戒。感通幽冥。夢孤魂以求度。遂設法以薦拔。廣請禪教之高僧。徧閱顯密之奧典。運絲綸之香藻。製水陸之儀文。仗三乘三密之真詮。承萬德萬靈之威力。銷鎔

惑業。滅除罪愆。若輕霜之對於赫日。猶片雪之落于洪爐。利益難名。功勳罔測。其有往劫根熟。卽捨苦域而頓趨樂邦。縱令宿世機生。亦升人天而永離鬼獄。以故當時求佛證明。滅燭而燭遂自然。後代依科作範。薦親而親蒙度脫也。

杭州石經山彌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濬放生池疏

天下名勝之宣傳宇宙者。必先有其地。而後得其人。則其名始著。是勝地名山。端賴有儀刑。現未之具德高人。方可令人寤寐神馳。以生景仰。若廬山之以遠公著。雲棲之以蓮池重也。浙江山水冠天下。其地素稱佛國。高人哲士。相繼而出。殆所謂地靈則人傑耳。清同治間。妙然法師。專修淨業。以彌陀一經。普被三根。實華嚴歸宗之要義。亦末法最勝之慈航。擬欲鑿諸山石。以垂永久。俾現未見者聞者。同種善根。以生正信。修淨業。以往西方。因見城北松木場。石巖高峻。石性堅緻。乃買其地址。倩工開鑿。請善書之沈善登居士書之。居士遂棲鄧尉山。先請四位發菩提心道友。晝夜念佛。以爲加持。自己放下萬緣。齋沐敬書。凡書一字。必先禮佛三拜。持佛號一百八聲。結印持穢迹金剛呪七徧。跪而書之。寫經之外。息心念佛。不提餘事。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冀現未一切若見若聞之人。悉發菩提大心。頓出娑婆穢苦。

如此五十三日。千八百餘字。方始書畢。字大幾寸。鐵畫銀鈎。遒勁圓潤。誠爲希有。然師遂爲鐫刻。深及八分。日持佛號。以爲加持。尙未畢工。卽已西逝。其友玉峯成方二法師。先固相與輔弼。至是遂力任其事。石經刻成。飾之以金。凡屬見者。莫不肅然起敬。生希有想。則全經功德。固已印于八識田中。作未來往生西方。究竟成佛之種子。是蓋以佛力。法力。及二師沈居士之心力。爲增上緣。以顯發見者聞者性具功德。俾其終得受用耳。由是諸檀越悉皆歡喜。爭先布金。遂得佛殿僧寮。一一悉備。居然一專修淨業之大道場。所謂地由人著者。非乎。三門之外。開一池塘。以放水族諸物。繼雲棲天台之慈行。令將登鼎鑊。以充口腹者。咸得游泳其中。以盡天年。乃所以息刀兵而弭殺劫之最上良策也。自建立以來。迄今五十餘年。悉守成規。無忝前修。近數年來。住持才力薄弱。頗形艱難。旣無田產。以充常住之需用。又無道德。以感檀信之供養。此之道場。幾將湮沒。諸居士憂之。去秋強智慧法師爲住持。因特開蓮社。以紹玉峯之業。必期四衆同念彌陀。同求往生。復以轉化一切。悉皆同辭五濁。同登九品。而後已。其殿堂寮舍。已經五十餘年。未曾修葺。兼以今夏風災。諸多坍塌破壞。若不卽修。久則更難爲力。而且放生池多年未濬。淤泥充滿。于放生一事。大有所礙。擬欲開拓濬掘。悉皆加

倍。外豎圍欄。以爲防護。庶放產得所。而盜捕無由。俾流水智者。慈雲蓮池之慈惠。永久無替。豈徒曲全物命。實欲啟世仁慈。倘能人各不殺。則世道有不太平者乎。但以工程浩大。所費實繁。祈光作疏。徧懇諸大檀越。各發菩提之心。共植出世之業。捐寶海之涓滴。成梵宇之莊嚴。須知祇園始經營。天界之宮殿已現。佛念才發起。淨土之蓮華卽生。流水所濟之魚。已作十千天子。智者所放之物。多爲海東王臣。古旣如是。今豈不然。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倘能不惜五家所共之殊珍。成就三寶興隆之勝舉。將見現生永膺多福。臨終高登九品。庶可圓彰本具之佛性。速證無上之菩提矣。

募建普陀山輪船碼頭疏

觀音大士。誓願宏深。濟度無方。津梁罔測。絕攀緣而赴衆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際而應羣機。猶陽春徧育乎萬卉。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尋聲救苦。處處現應化之身。隨類逐形。在在作迷途之導。恩周庶類。澤潤蒸民。冀含識親見性天。固已無刹不赴感。欲衆生投誠有地。特示應迹于普陀也。由是歷朝欽敬。舉世尊崇。佛殿經樓。傑出於雲霄之外。偉文瓌筆。輝煌乎瀛渤之中。按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南參第二十八。于補怛洛迦。參觀世音菩薩。卽此山

也。在昔大教未來。道場未開。凡俗雖莫覩夫慈容。仙真固常瞻乎佛日。故秦之安期生。漢之梅子真。晉之葛稚川輩。悉皆寄寓此山。修真養道。及至朱梁開山。四衆始知歸嚮。報德心切。不憚梯山航海之勞。投誠情殷。必致瞻儀接足之敬。但以輪船無有碼頭。常須小船接送。稍有風浪。甚屬危險。年力壯盛者猶可。老弱婦女。更爲可慮。是則碼頭不修。實爲大士慈悲心中一大憾事。亦屬善信報答分中一大歉事。第以颶風一起。則怒浪衝激。數萬斤巨石。直同轉丸。若非下大資本。斷難永久不壞。以故近來發心者衆。而卒未實行。以工大費鉅。恐不久長。則徒費金錢。枉勞心力耳。大護法蘭舫祝公。與其子伊才。素固熱心公益。兼復篤信三寶。愍此情形。發善提心。雖知不易建立。而必欲實行其事。非乘如來自利利他。孔子已立立人之心。能有是勇毅乎哉。然此功德。非數十萬金。固弗能辦。非但己力不足。亦欲善與人同。因以緣起。委光敘述。光住山多年。深知其事之難。又幸祝公志在利人。爲之提倡。必有與祝公同其心力財力者。羣起而和之。衆志成城。何難成辦。況普緡夫四衆報恩誠心。仰契乎大士慈悲願力。將見海若風伯。亦當上遵聖意。下順凡情。常相擁護。俾永無虞。庶後之禮大士者。悉免虛驚。穩登彼岸也。經云。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故知或以一言。或

以一圓贊成此舉者。一切諸佛。悉皆歡喜。況其多多者乎。卽彼最少功德而論。譬如一滴。投大海中。直下與大海同其深廣。同其悠久。多者又何待論。今秉志心。以淨財投于覺海。必至業海乾枯。福海洪深。以迄覺海圓澄而後已也。懇祈入寶山者。切勿空手。沐法澤者。務報佛恩。

天台上方廣寺募修三聖殿疏

天台爲東南第一名山。上方廣乃天台開山之第一古寺也。溯自東晉曇猷尊者。以神通道力。降伏山神。而爲開山。創建此寺。初名石橋寺。以在石橋之側。過石橋則有方廣寺。乃五百應真寄居之聖寺。非道鄰應真者。莫能一見。猷師曾入其寺。受齋而出。知其爲應真之所。示現無疑。後人慕應真之勝迹。遂名石橋爲方廣云。方廣寺之最高處。爲西方三聖殿。向爲念佛堂。正殿三楹。供三聖像。以作禮念之所。兩邊二楹。以作念佛僧安住之舍。竊以法門無量。皆須斷盡煩惱。方可了生脫死。唯念佛一法。但具眞信切願。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故古今出格高人。莫不注重此法。自行化他。以期一切同人。咸於現生超凡入聖也。方廣寺之三聖殿。歷年久遠。材木腐朽。早宜重新。奈住持以資斧無出。且待時機。今年三月初。來一客

僧住其中念佛。願著勤懇。至四月初四夜。自化其身於三聖殿。及寺衆咸知。則火已大熾。無法挽救矣。然幸只燒此處。餘未延及。不知此僧特欲重新此殿而爲此舉耶。抑山靈欲重新而使彼爲此舉耶。抑佛菩薩五百應真欲大宏淨土法門。俾一切出資助修諸善信。同仗此善根。出此苦娑婆國土。生彼極樂世界。而令彼爲此舉耶。今住持卽欲重修。祈光作疏。乃述其開山建寺。及此殿早宜重修。而適逢此因緣。以祈一切檀越。念淨土法門具契理契機之妙。此僧有爲法捐軀之誠。各捨淨資。贊襄勝舉。其爲功德。唯佛能知矣。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

代撰

圓通大士。示迹普陀。誓願無疆。慈悲莫測。絕攀緣而赴衆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際而應羣機。猶一雨徧潤乎萬卉。伴山庵者。法雨之分藍。大士之別院也。暮鼓晨鐘。接普濟之清韻。拈華豎拂。承法雨之家風。輔弼兩寺。宏闡一乘。因是之故。名曰伴山。第以創建以來。歷年久遠。革故鼎新。代有其人。迄今雨淋日炙。霧浸雲蒸。復將頹頽。急宜修葺。衲披荆本院。徧參諸方。一朝踏破草鞋。致令腳跟點地。由是倦飛知還。忘緣樂道。得故鄉之風月。持別庵之門庭。覩茲形勢。觸目驚心。常恐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普門扃戶。難由廿五之路。欲徹底以

掀翻。復本來之面目。奈工大費鉅。鉢罄囊空。爰述鄙誠。徧募檀越。懇祈發菩提心。行方便事。捨本有之家珍。培不朽之功德。量力隨緣。施金輪粟。庶含空寶殿。指日可成。滿月金容。經劫常住。使南參縑素。東請僧俗。登門歸命。親相發心。了知相相離相。親證實相之妙相。門門普門。直入無門之法門。展劫外之玄風。翼寰中之郅治。其功德利益。豈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者哉。

啓建普門無遮普度勝會大道場募緣疏

代撰

觀音大士。乘大願輪。以普門法。度脫衆生。言普門者。以法法頭頭。皆歸實相。根根塵塵。悉證圓通。無有一法。不通涅槃。故曰普門。又復上中下根。皆使就路還家。善惡中庸。無不等蒙攝受。無有一人。不垂慈濟。故曰普門。但以衆生在迷。妄于根塵等境。起惑造業。因業受苦。久經長劫。了無出期。故致天災人禍。更迭而興。水火刀兵。相繼而起。豈天之枉虐斯民。實民之往業所感。若不歸命大士。則苦果復生。苦因。倘能懇恩蓮座。則善緣當獲。善報。竊念吾潮。近年以來。屢遭瘟疫。又經兵災。復罹地震。水旱蟲蝗。不時見告。因茲數端。以致死亡貧困者。實繁有徒。縱有幸而獲免。未受損傷者。亦復憂怖戰兢。如吞棘蓬。如坐針氈。苦毒衷懷。無處籲訴。

某等由是謹發虔心。歸命慈父。企滅已往之愆尤。預培將來之福祉。擬某年月日。于南海普陀山法雨禪寺。啓建普門無遮普度勝會大道場七晝夜。仗此良因。俾亡者蒙佛接引。神超極樂之天。存者沐法威力。身享康寧之福。宿業消而在在解脫。謀爲順而事事亨通。轉煩惱之逼迫。成自在之逍遙。各各先亡祖禰。俱獲超昇。人人後代兒孫。常納吉慶。但此道場費用實繁。懇祈吾邑善信人等。同發善心。共襄勝事。則功德無量矣。

上海殘疾院勸捐疏

一切衆生。心性原同。而其身心受用。苦樂懸殊者。以宿世之修持不一。致今生之感報各別也。故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感應篇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君子樂天知命。不怨不尤。聿修厥德。自求多福。以期消滅宿業。培植來報也。世之最可憐可憫者。莫過于貧無衣食之瞽目殘疾人。均是人也。人皆眼目明了。徹見一切。彼則雖處光天化日之下。無異暗室幽谷之中。人皆手足完全。隨意動作。彼則肢體殘缺。諸凡不便。如是之人。又加以無家室以庇身。無衣食以養體。彼等同爲天地父母之所生。固爲吾之同胞。吾人幸受天地父母之所覆載。而境遇稍亨。若不設法。令彼身有所

託心有所依。俾其宿業消滅。來報勝妙。便失天地父母平等生育之心。兼負天地父母錫吾福樂安適之念。況乎博施濟衆。老安少懷。視民如傷。恩先無告。古聖賢無不提倡而躬行之。以爲天下後世法。豈可不仰體天地聖賢之心。以行一視同仁之道。而漠然置之乎。以故一亭王居士。特發大心。糾集同志。立一殘疾院。于上海南車站附近。俾彼無家可歸之殘疾人。安住其中。供其衣食。以盡天年。有手足不完具者。派人照護。其有目能視。手能作者。隨彼身分。作諸工業。以稍貼補其服用。又請通達佛法之人。數日一往其中。爲彼演說。改過遷善。閑邪存誠。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法。俾彼等了知前因後果。聿修厥德。一心念佛。以期往生。庶可永離娑婆生死輪迴之苦。常享淨土常樂我淨之樂。其爲彼等慮者。可謂懇切周摯。至極無加矣。然人衆既多。所費實繁。端賴富有力量者。發同體之悲心。捐無盡之寶藏。補天地化育之遺憾。培自己莊嚴之法身。則幸甚幸甚。

募修永嘉羅漢山景德禪寺疏

佛法深妙。非凡情所能測度。若非有大智慧。大辯才。大神通之聖人。而欲化導愚俗。共歸正法。捨拘墟之劣見。開性具之正知。各捨家珍。創建梵剎。俾得宏宗演教。作長夜之明燈。辦道

修心爲苦海之巨筏者。誠非易易也。永嘉羅漢山景德寺者。唐藤蘿尊者之所造也。按寺志。尊者不知何許人。于武宗會昌二年。乘木浮海而至瑞安巡簡司前。邑人異之。祈師登岸。由是一方之民。崇信景仰。有如活佛。于是隨機開導。令生正信。逆知武宗將有滅法之兆。故其建立梵刹。皆悉從緩。至中宗繼立。佛日重明。尊者乃普徧化導。温州屬邑。共建梵刹十有八所。可謂大宏法化。爲衆福田矣。羅漢山景德寺。乃其一也。其山峯巒峻秀。景趣清幽。爲永嘉之首鎮。洵修道之靈區。其寺自唐迄今。歷一千一百餘年。其間宏揚法化。鼎革梵刹者。固難悉數。現以久未修葺。佛殿僧寮。傾頽殆盡。尊者聖迹。將欲湮沒。邑人潘鑑宗。吳碧華。葉健雄等數十人。憂之。共議興復。然以時局艱難。且縮小辦。擬建佛殿五楹。前殿三楹。兩廊寮舍十餘楹。俾凡禮誦棲息。各得其所。安住數位。精修淨業之比。邱居士。常住其中。專修念佛三昧。以期自他同出娑婆。同生淨土。爲彌陀之弟子。作海會之良朋耳。但以工程浩大。獨力難成。懇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發菩提心。行方便事。打開寶藏。培植福田。俾含空寶殿。指日成功。滿月金容。經劫常住。蓮社開而見聞蒙益。淨宗闡而僧俗明心。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富壽康寧。現身獲箕疇之五福。尊徽高爵。裔世納伊訓之百祥矣。

廬山青蓮寺啓建蓮社緣起疏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而其全體大用。悉在衆生一念心中。但以迷而未悟。遂致於本無生死中。妄受生死輪迴之苦。故我釋迦世尊。特垂哀愍。示生世間。以施拯濟。於是棄捨國榮。出家修道。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欲使一切衆生。悉皆徹證自心。圓成佛道。於是隨機說法。應病與藥。俾彼善根成熟者。頓證無餘涅槃。善根未熟者。隨分各得利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雖則大小權實不同。偏圓頓漸有異。在佛本心。無非欲直授已所證之覺道。以機多不契。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攝受耳。致於出世本懷。未能頓暢。由是於常途教理外。開一特別法門。所謂念佛求生淨土。使彼若聖若凡。若愚若智。同於現生。出離生死。俾已破無明者。圓證法身。具足煩惱惑者。亦登不退。其功勳利益。出於一代時教之上。誠可謂至圓至頓之教外別傳也。以故一切大乘經中。無不顯闡讚導。一切菩薩祖師。無不依教奉行。以其爲三世諸佛。普度衆生之大道。九界衆生。圓證佛果之妙法也。及至大法東來。遠公大師。首於廬山東林。宏揚此法。一時縉素高人。咸皆雲集川赴。而廬山之名。淨土之法。人皆景仰而修持焉。自茲厥後。所有律教禪密。莫不以求生淨土爲返本還元之末後一著。以故蓮風扇

於中外。法利徧及古今。況茲時丁末法。人根陋劣。更宜專修此法。以期現生了脫。而廬山最勝之地。青蓮寺適當其基。高踞山巔。其形勢固天然。一朵蓮華。故晉之黃谷大師。繼遠公之宏猷。建寺其中。以闡揚蓮宗也。自晉迄清。千五百餘年。由高人相繼住持。故蓮風常得不振。至洪楊之亂。悉成劫灰。法道式微。無人恢復。致令千餘年選佛道場。竟成荒山。可不哀哉。爰有妙培大師。係微軍老人之高足弟子。恪遵師訓。篤修淨業。特往紅螺。參學多年。今春來遊廬山。至其寺基。見其形如蓮華。而復前臨三疊之瀑布。後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則有獅子象鼻二峰。以爲衛護。殆天造地設一淨土道場。不忍永令湮沒。遂發願恢復。以宏蓮宗。乃與上海諸大居士商榷。先募千餘元。用建念佛堂一座。僧寮數間。安真心辦道數人。六時行道。用繼遠公芳規。待後有大功德主。則隨力擴充。以財力維艱。行道是急。故不得不隨分隨力。以期修持得益。而不致有礙淨業也。其結社之法。一遵遠公成規。人不論僧俗。必須具真信願。決定求生西方。又須各持齋戒。清淨身口意業。朝暮課誦。三時念佛。除有病及公事外。概不得避懶偷安。暇則隨意禮誦坐禪。但取其於道有益而已。唯不得習學詩文。泛覽俗典。以及閒談雜話。虛度光陰。昔遠公結社。卽有一百二十三人。悉皆佛門棟梁。儒宗山斗。今則人根

陋劣。遠不及昔。而卽心本具之佛性。三根普被之法門。古今固無二致。則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事。豈不自我而修。自我而證乎哉。用是謹立簡章。以勸同志。又祈諸大檀越。發菩提心。各相護持。輸金輸粟。轉勸轉募。俾含空寶殿。指日成功。滿月金容。經劫常住。蓮社興而宗風丕振。正法盛而災障潛消。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現生備膺五福。臨終高登九品。如是則可謂真大丈夫。真佛弟子。上不辜於佛化。下不負於己靈。所願見者聞者。同修此道。以一傳十。以十傳百。乃至徧界。則世界太平。人民安樂矣。不勝馨香禱祝之至。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樓疏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勝地。法雨禪寺。實國民祈福之道場。創建以來。歷年久遠。革故鼎新。代有其人。兩頰頽帑。前清蒙二次勅修。徧募衆緣。亂後經一番締造。奈大海之中。鹹霧颶風。摧殘諸物。椽之內地。愈爲速朽。現今天王殿鼓樓。椽棟腐敗。柱根蠹朽。若不早爲之圖。勢必立見傾覆。雖則名標天王。實奉彌勒法相。彌勒慈心。與觀音兩相符合。隨類逐形。尋聲救苦。慈隆卽世。悲臻末劫。作現在之恃怙。爲未來之世尊。此時覲面一笑。以結繫珠之緣。他年

龍華三會。同授無生之記。彌勒于世。因緣甚深。若不修葺。將何以妥聖靈而致誠懇。消災戾以福黎元。但以工程浩大。獨力難成。因茲疏述愚誠。敬募十方檀護。懇祈發菩提心。行方便事。打開寶藏。培植福田。俾含空寶殿。指日成功。滿月金容。經劫常住。庶一切來者。登歡喜地。入樓閣門。現在深契佛心。將來同圓種智。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闔潭永膺多福。裔世長發其祥矣。

嘉興真如寺開念佛堂專修淨業緣起疏

佛法深廣。猶如大海。雖法身大士。尚不能窮源徹底。況博地凡夫乎。然如來以大慈悲。欲令一切若聖若凡。同于現生。出離生死。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如跛足懦夫。終日難行數里。若乘轉輪聖王輪寶。不須崇朝。即可徧達四大部洲。二者遲速。天淵懸殊。凡夫未斷惑業。固無了生死分。若以信願念佛。感佛慈悲攝受。即于現生。往生淨土。超凡入聖。登不退地。校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期業盡情空。了生脫死者。殆非譬喻言說所能形容也。由是歷代縑素高人。無不以此自行化他。以其爲入道之要門。成佛之捷徑故也。真如禪寺。創建以來。千數百年。宏宗演教。代有其人。兵燹以後。用度日絀。致令法輪幾乎停轉。邇者任持念

慧志圖恢復。但以資斧無出。暫擬安住清淨戒僧八人。長年二時課誦外。專持佛號。三支香。暇則隨意禮誦。人各月給衣單銀三元。凡經懺佛事。概不應酬。若施主來寺念佛。及打佛七。則無拒。如是則庶可一意精修。速獲實益。亦可以上報四恩。普資三有。其爲利益。固非尋常。一切修持所可比擬也。但以寺產素薄。香積不充。懇祈有力檀護。發善提心。成就勝事。或助道糧。或助燈油。俾此念佛道場。日益開擴。并令見者聞者。悉皆興起。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生獲箕疇之五福。沒預珍池之九品矣。唯冀不惜家珍。庶可共沐佛恩。

南京三汊河法雲寺募鑄幽冥大鐘疏

娑婆世界。以音聲作佛事。叢林法器。唯大鐘爲第一。以其發韻振響。啟人天之耳目。通幽徹顯。實惡趣之救援。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及佛經呪。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故付法藏傳中。闍賦吒王。以大殺害故。死墮千頭魚中。劍輪繞身而轉。隨斫隨生。羅漢爲僧維那。依時打鐘。若聞鐘聲。劍輪在空中。因遣信令長打。過七日已。受苦卽息。又翻譯名義集云。南唐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死至陰間。見先主繯械甚嚴。曰吾爲宋齊邱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怨訴囚此。凡聞鐘聲。得暫息苦。汝還語嗣君。爲

吾造一鐘。長時擊之。彼若不信。以吾藏玉天王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以此爲驗。民具告。驗實。遂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文曰。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此擊幽冥鐘之所由來也。而況法雲寺。效法雲棲。念佛放生。教養孤兒。爲江南第一慈善道場。以近來殺劫至慘。而南京和記洋行。殺一切牛羊飛走等物。不計其數。由是馮夢老。魏梅蓀等諸居士。糾集僧俗若干人。提倡戒殺放生。吃素念佛。以期挽回劫運。遂買地四百四十畝於三汜河。開放生池九區。占百餘畝。又設慈幼院。教養孤兒。現已滿六十名。鄧璞君居士募四十八願。啟建大殿。每願千元。現已將圓。明年當即建造。殿成之後。量資安僧。專修淨業。兼以講演。崔益榮居士發心募鑄大鐘。任人隨心隨力布施。或千元百元十元一元俱可。但此鐘須晝夜常擊。宜用響銅。至少須三千斤。而響銅頗貴。每斤須一元多。則料及工資。當須四五千元。若所募有餘。則用鑄報鐘。大磬。呼板各一。此俱作佛事不可少者。須知法雲寺一起。和記洋行遂止殺業。但作製蛋之廠。其關係實非淺鮮。蓋由大家之誠心。感三寶冥熏加被。故致然也。所願諸大檀越。善信人等。同發善心。成就此舉。所有功德。必能超薦先亡祖禰。咸生蓮邦。覆庇現在眷屬。各獲福慶。出資人名。當刻一大牌位。供於鐘下。鐘身徧刻經呪。但書總計施資若干人。

及銀若干圓而已。譬如一滴投於大海，卽與大海同其深廣。若人以淨信心，歡喜布施，卽與如來大覺法海相契相合。其爲功德，莫能名焉。

法雨寺羅漢裝金募緣疏

代撰

大覺法王出現世間，隨機說法，度脫衆生。必有菩薩聲聞，輔弼法化，方能普使羣倫，悉蒙利益。譬如一人御極，百辟輔理，方能垂衣拱手，坐致太平。故有道超十地，德邁等覺者出世，必有三祇果滿，萬德因圓者，隱其實德，權示小果。如法華所說諸阿羅漢，悉皆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非到佛地，誰能測度。又佛勅諸阿羅漢，常住世間，受人天供，爲世福田。如五百大阿羅漢等，而十八羅漢，乃其首領，故叢林佛殿，咸塑形儀，令瞻禮者，滅罪增福。法雨常住，乃觀音大士圓通道場，歷朝勅建，舉世尊崇。是故殿啟九龍盤拱之制，聖塑大士慈悲之容，而十八羅漢，分坐兩傍，如星拱辰，羽翼慈化。但以久歷歲月，金色剝落，非徒不副瞻仰，實爲難安聖靈。稍擬欲重裝金身，俾得永鏡三千，無奈屢搜囊資，何能稍完一二。用是具述愚誠，仰祈十方善信，儻隨緣以樂助金幣，自聖像以大放光明，將見以如是因，感如是果。未來亦當證金色身，爲世福田。至其現生災障消滅，福壽增崇，前程遠大，後裔綿延，乃其小焉者耳。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緣疏代撰

生老病死。人各具有。如來說法。首先陳之。蓋欲令衆生悟出苦之要道。證本具之佛性。由茲永離幻苦。常享真樂也。然四苦之中。病死爲最。在俗則備有眷屬。照應調護。出家則孑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從上古德。仰體佛慈。爲之寮舍。擇人奉侍。飲食醫藥。悉令如意。較之在俗。無多讓焉。此如意寮之所由始也。普陀爲天下第一名山。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叢林。故十方衲僧。往來不絕。久居不去者。恆數百人。惟如意寮狹隘褊窄。兼之常住產業微薄。既不足以適病者之身心。又無力以供病者之藥餌。寮名如意。其義奚存。衲接住之初。卽以是爲急務。擬欲另建精舍七楹。中間前供如來聖像。後供亡僧牌位。使病者禮誦有地。觀感易興。兩邊隔作十有二間。除香燈寮外。皆爲養病之所。少則人各一寮。多則二人共之。彼此相隔。庶無傳染之患。身心適悅。易獲勿藥之徵。愈則任彼行藏。沒則相宜殯葬。使來者生有依止。死有歸宿。更置田百畝。則以後之棺龕藥餌。置辦有資。勒碑一通。俾將來之住持職司。廢替無敢懇祈諸大護法。愷分鶴俸。喜捨蚨囊。俾此舉速得圓成。庶福報永無央旣。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五福萃于厥躬。餘慶覃及後裔矣。

宏揚佛化之唯一機關 佛學書局之事業及志願

佛學為有價值之學 佛學書為有價值之書 何哉 佛為一切智人 洞達諸法實相 具足無礙辯才 化導無量有情 說種種法語 故其為學也 博大而精微 方便而究竟 雖肇源天竺 而流暢十方 我國承之 至今二千年來文化 感生莫大影響 漢魏而後 文學哲學史中 莫不以佛學為主要者 良有以也

佛學之書 三藏五藏 遂譯撰述 部帙浩繁 明季紫柏大師 改梵本為方冊 規模簡約 而流布始易 清季以來 石埭楊仁山居士 刻經於金陵 一時維揚毘陵 先後相應 雕版漸衆 迄今北平浙蜀湘粵諸省 有流通之所 甚至各大書肆若商務中華諸局皆有出版 舉凡海東珍藏 西域秘笈 一一現行於世 而大藏教典 彙為巨觀矣

然刻經之處既多 流通之地益散 縱有謀集合者 亦復未盡羅致 故研讀者購購紛勞 每有顧此失彼之慮 又以教典既巨 備置甚難 若取少舍多 尤宜擇善 不有法眼 為之別集 何所適從 况乎晚近崇德之士 法施願宏 潛修之侶 著作多方 皆應廣事搜羅 印刷流通以副宏化者也 同人等以是因緣 知非創設佛學書局 無以專責成而收效果 爰據公司條例 從事集股組織 用敢發表意旨 布告社會 幸祈 公鑒 予以隨喜

流通部 出版部 翻印部 代辦部

流通部 願將我國各地各局出版佛典 及一切佛學書報 盡行羅致 陳列本局 使諸閱者任購何書 不勞他往 為滿斯願 請求 佛經流通處刻經處經房暨有佛典出版各書局 源源挹注 俾廣宣傳

出版部 願將大藏教典 分別淺深 或依類編訂 或擇要單行 使研讀者得門而入 無事旁皇 為滿斯願 請求 現代三藏法師通經居士 指示途徑 俾有遵循

翻印部 願藏外孤本 研究名著 學院講義 及東西佛籍 或與翻刻 或為譯印 使潛德發光 他山攻錯 為滿斯願 請求 海內外藏書家著述家諸大知識 借示琳瑯 不吝賜教

代辦部 願盡棉力 為發心法施之士 審擇稿本 計劃印送 使佛法普及 功德圓成 為滿斯願 請求 世界諸大善士 幸垂委託 決無隕越

佛學書局謹啓



印光法師文鈔

冊下

葉恭綽敬署

若欲解除環境
的迷悶，而認
識宇宙人生的
真諦者；敬請
閱讀佛經！

上海佛學書局備有各種
佛經目錄，函索即奉。

佛經，乃是萬古不刊的聖言。乃是色羅萬有的淵海，乃是心行並重的寶典，乃是圓滿無漏的義學。有些人看見佛經中的義理高深玄邃，便說佛學像哲學；又有些人看見佛經中的事物綜錯歷歷，便說佛學像科學；乃至將佛學比之社會學，倫理學，宗教學，以及最優美的文學等。佛學固然撞具各學問之長；其實這都還未能如佛學的超脫徹底，美滿無缺，真實受用，致大福利呢！諸君欲知此中的真諦，求得真實的福利，而對於宇宙人生加以深切的認識乎？——敬請閱讀佛經！

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三

序

印施極樂圖序 代撰

大矣哉。淨土法門之爲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猶當遜其奇特。卽念念佛。卽念成佛。歷劫修證者。益宜挹其高風。普被上中下根。統攝律教禪宗。如時雨之潤物。如大海之納川。偏圓頓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行。無不還歸此法界。不斷惑業。得預補處。卽此一生。圓滿菩提。九界衆生離是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是以華嚴海衆。盡遵十大願王。法華一稱。悉證諸法實相。最勝方便之行。馬鳴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龍樹闡于婆沙。釋迦後身之智者。說十疑論而專志西方。彌陀示現之永明。著四料簡而終身念佛。匯三乘五性。總證眞常。導上聖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歸。十方共讚。千經併闡。萬論均宣。誠可謂一代時教之極談。一乘無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歷劫難逢。旣獲見聞。當勤修習。不惑生植末世。幸遇斯門。愧無自利利他之力。頗有已立立人之心。欲令貴賤智愚。僧俗男女。迴客途以歸本國。捨穢土而生蓮邦。因繪極樂世界依



正莊嚴圖。明示淨境。用生信向。傍書念佛起止儀。及十念法門。令隨分隨力。逐日修持。明初鄞江有大禪師。厥名妙叶。徹悟禪宗。深通教理。自行化他。專主淨宗。所著寶王三昧念佛直指。文理兼暢。今古絕倫。其極樂依正篇。揭示樂邦妙境。包括淨土諸經。與上圖像。交光相映。一際無痕。遂依原本。錄于其下。庶見聞禮誦者。知出苦之要道。修成佛之真因。信願任運。發生佛號。執持不已。從茲同離穢土。同生淨邦。同侍彌陀于九蓮。同圓種智於一念。如斯利益。何可名言。良由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石印萬張。用結淨緣。又祈善信展轉流通。俾十方法界一切有情。齊還本有之家鄉。常住寂光之淨土云爾。

重刻佛說阿彌陀經序 代撰

竊惟淨土之爲教也。肇始於彌陀導師。演暢於釋迦世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以讚揚。兩土聖賢。發金剛心而流布。總而論之。一代時教。百千法門。無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觀照般若。由觀照般若而證實相般若。既證實相般若。則心淨土淨。情空境空。如一月普印於千江。若萬巖咸鳴於一風。光明壽命。橫徧豎窮。直與彌陀世尊。同一廣大悠久。如是則何經非淨土之經。何行非淨土之行。約而言之。唯淨土三經。專明其致。大啓願輪。深明緣起。其唯無量

壽經。專闡觀法。兼示生因。其唯十六觀經。如上二經。法門廣大。諦理精微。末世鈍根。誠難得益。求其文簡義豐。詞約理富。三根普被。九界同遵。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篤修一行。圓成萬德。頓令因心。卽契果覺者。其唯佛說阿彌陀經歟。良由一聞依正莊嚴。上善俱會。則眞信生而切願發。有若決江河而莫禦之勢焉。從茲拳拳服膺。執持萬德洪名。念茲在茲。以至一心不亂。能如是。則現生已預聖流。臨終隨佛往生。開佛知見。同佛受用。是知持名一法。括囊萬行。全事卽理。全妄卽眞。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誠可謂歸元之捷徑。入道之要門。古德謂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揚於順水。良有以也。某宿業深重。罔諳淨宗。實無自利利他之力。頗有己立立人之心。重刊此經。廣爲流通。俾讀者各各執持名號。咸歸一心。迴出塵世。倏登極樂。以法藏之願輪。攝取衆生。仗淨土之境緣。直趨佛果。庶無問自說。不付空談。而有聞斯行。方爲實行。遂稽首謹勸而說頌曰。見聞隨喜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重刻彌陀略解圓中鈔勸持序

念佛求生淨土一法。乃十方諸佛普度衆生之要道。九界衆生速證佛果之妙門。諸大乘經。

皆啟斯要。淨土三經。專明其致。世多習矣不察。視爲淺近。謂不若教海之宏深。禪宗之直捷。每揚宗教而抑淨土。尙自力而惡佛加。當仁固讓。見義不爲。致如來徹底悲心。鬱而不暢。衆生出苦捷徑。塞而罔通。今不避罪責。略引證據。冀見聞隨喜。同生蓮邦。如來初成正覺。爲四十二位法身大士。演大華嚴。及至入法界品。善財以十信滿心。受文殊教。徧參知識。初見德雲。一聞念佛法門。卽證初住。從茲隨參隨證。及五十三至普賢所。普賢以威神加被。卽時善財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爲說十大願王。勸進善財。併華藏海衆。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觀經五逆十惡。地獄相現。十稱佛名。卽得往生。夫法身大士。悉願往生。阿鼻罪人。尙預末品。法門之宏深直捷。孰有過於此者。誠可謂教海之南針。禪宗之北極。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河沙妙義。無不還歸此法界。以故西天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東土遠公。智者。善導。永明。或發願而說經。文殊有發願經。普賢說行願品。或註經而造論。莫不以此法門自行化他。普利含識。而古人欲令舉世咸修。故以阿彌陀經列爲日課。以其言約而義豐。行簡而效速。宏法大士。註疏讚揚。自古及今。多不勝數。於中求其至廣大精微者。莫過於蓮池之疏鈔。極直捷要妙者。莫過於蕩益之要解。幽溪法師。握台宗諦觀不二之印。著略解圓融中道之鈔。理高

深而初機可入。文暢達而久修咸歛。奈流通既久。錯訛甚多。因校訂重刻。俾復舊觀。彌陀一經。得此三疏。法無不備。機無不收。隨研一種。亦可知其指歸。徧閱三書。方堪徹其闡奧。自此圓發三心。執持聖號。期出五濁之惡世。冀證四德之玄猷。如是則臨命終時。定蒙彌陀接引。聖衆偕迎。託質蓮胎。離險道以安居寶所。聞法受記。由同居而頓證寂光。撩起便行。阿誰無分。書此愚忱。敢告同人。

隨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欲修習者不得其要。必致望洋興歎。生退屈想。若得其要。則雖有無量法門。無邊行相。一以貫之。愈博而愈見其約。愈繁而愈見其簡。雖其理性廣大高深。如天如地。如山如海。而博地凡夫。亦可坐進此道。由茲斷煩惱。以獲三昧。圓福慧。以證四德。直趣果覺。成無上道。况登住行向地之聖人哉。其要唯何。曰根塵識等一切諸法。其實體實性。悉皆空無所有。了此則四相原無。三輪體空。萬法森羅。一道清淨。凡夫迷之。故法法頭頭。皆成障礙。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各起煩惱。造生死業。聖人悟之。故法法頭頭。總是眞如。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各證圓通。成菩提道。迷悟雖異。性本無二。性雖

無二苦樂迴殊。南嶽大師憫之。因著隨自意三昧。於行住坐臥食語六威儀中。處處點示諸法實相。所謂根塵識性。空無所有。及三輪體空。四相叵得等。令人於一機一境。各得親見實相。咸了自心。處處點示六波羅蜜殊勝妙行。令人於一動一靜。皆能上求下化。自利利他。其所點示。與楞嚴陰入界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法華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金剛無所住而生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度脫一切衆生。而不見能度所度之義。悉皆脗合。乃將自己所悟所證之法。徹底掀翻。和盤托出。普施後世。俾得依此而修。以期同悟同證而已。又所言初發心菩薩者。具有二義。一卽博地凡夫發大心者。一卽圓教初發心住。初破無明見法性者。其所謂根塵識性。空無所有等。在凡夫地。欲趣佛果。必須先悟此理。方有實證。否則縱有修持。皆屬有漏。不成菩提。其所謂於一念中。徧於十方佛前。普與供養。受佛法化。徧於十方衆生前。隨類現身。應機說法。普令三根。咸得利益。此則唯圓教初住菩薩。乃能爲之。若不知其理。其修。通於凡夫。必有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之過。若不知大體大用。初住方得。必有未得謂得。以凡濫聖之愆。了此則上慕諸聖。下重己靈。既無安愚之失。又無濫聖之咎。其直趣覺路。速到寶所。若操左券而取故物。夫何難之有。因此流通

偏於中外。其後之得失因緣。具於初刻序跋中。茲不復贅。蔚如徐君浙西世家。十世奉佛。君於幼時。卽稟庭訓。兼學佛乘。近於公暇。徧閱內典。得東瀛此書流通本。息心研究。見其錯訛甚多。因取日藏校對。改正者數十處。隨卽刻板。以期普利。以量屬同志。遂贈數本。因焚香敬閱。見其文義多有不安。如雲籠月。不見真相。竊念此書流傳至今。經千三百餘年。安得無訛。乃按文按義。略事修治。則直同雲開月露。光體具呈。文理俱暢。悅人心目。隨以其本寄與徐君。深蒙贊許。卽事重刻。又令作序以述緣起。量雖固陋。義不容辭。須知此刻。雖有修治。實無更改。不過正其傳寫之訛。俾還南嶽本來面目而已。世有病人。醫爲診脈。臟腑之虛實。尙能知之。况此文義顯露的的可據。豈不能知其贅脫錯訛者乎。其大方家。必不以量之修治爲失慎。而深見罪責也已。

石印普陀山志序

觀世音菩薩於無量劫前。久成佛道。號正法明。但以度生念切。救苦心殷。不離寂光。垂形六道。徧於十方微塵佛國。普現色身。度脫衆生。非獨止現菩薩之身。而二乘六道。無身不現。法華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雖則徧入十方佛國。而於娑婆因緣。甚深甚

道微妙難思。略書其應之大小優劣。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縱令心不諦信。致誠未極。但梗概以助來哲。能一念投誠。亦必皆蒙利益。但隨己一念之誠。而分優劣。不能如竭誠盡敬者蒙益之殊勝超絕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顯。盲人雖不能親見月光。又何嘗不蒙其照燭也。菩薩大慈大悲。普爲法界衆生恃怙。由茲舉國人民。各皆信奉。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其應化道場。固非一處。如陝西南五臺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其感應昭著。香火胥蠻。唯南海普陀山最爲第一。以其名載華嚴。昔年善財親參。恩周庶類。歷代皇帝勅建。故致舉世欽崇。各國景仰。緬維菩薩應化三乘天仙一類大機。固於此山經劫常住。何止天長地久。至於凡夫所見之迹。乃於五代朱梁貞明二年。慧鏗大師由五臺請銅觀音像。欲歸日本。至此舟膠不動。方始開山。迄今千有餘年。其事迹詩文。錄之成帙。名曰普陀山志。余嘗病其於菩薩不思議感應事理。殊欠發揮。擬欲徧閱大藏。博覽羣書。凡屬菩薩隨機赴感之迹。悉備錄之。刊板流通。一以闡菩薩度生之妙道。一以啟衆生出苦之良緣。但以目疾未愈。未能如願。會稽何廉臣居士者。儒得聖心。醫稱國手。志行高潔。信心純眞。曾邀同人結桑榆社。以其暮景無多。擬作歸計。同修淨業。企生安養。又以一切衆生久沈苦海。不仗法力。莫由得出。擬將菩薩

應化事迹。爲救生船。泛於其中。振臂疾呼。俾諸溺者。相引登舟。庶可同登彼岸。直達家鄉。永離衆苦。但受諸樂矣。因石印山志以廣其傳。用酬大士度生之恩。用開衆生投誠之路。令余作序。遂不勝歡喜。頓忘固陋。乃將菩薩感應之妙。略爲發揮。其餘事迹。固有全書在也。何須多贅。

紹興何閨仙家慶圖序

詳夫春回大地。百卉各遂其生成。風起長空。萬籟咸爲之鳴嘯。世無無因之果。亦無無果之因。喻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此舉世親知親見。諦信無疑者也。因果二字。徧攝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罄無不盡。世間聖人。非不明示因果。以其專主經世。欲其可繼可傳。因只局在現生。及先代後代。而不詳其生之以前。死之以後。及前自無始。後盡未來。後之學者不能深體聖人之意。遂謂人物之生。特天地之氣。偶爾湊泊其形骸而已。甚至於死。則形既朽滅。魂亦飄散。無因無果。成斷滅見。其負聖教而昧已靈也甚矣。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卽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箕子之陳洪範也。末後方明禱用五福。威用六極。二者若不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論。則上天之畀與。聖人之言論。明王

之政令。諸多矛盾。如奸黨榮貴，忠蓋誅戮，顏淵短命，盜跖長壽等。若知前後因果，則窮通得喪，皆我自取。縱遇逆境，不怨不尤。只慚己德之未孚，不見人天之或失。樂天知命，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人徒見何君之一門慈孝，四世同堂爲慶，而不知其致此者，由多生之培植來也。須知娑婆世界，壽命短促，百年卽爲上壽，而能得者有幾。今何君幸慈親之壽，已滿六旬，特啟華筵，承歡上壽，廣徵詩文，用佐壽觴，可謂篤於事親，以身設教者也。又須知其窮三際而不遷不變，歷萬古而無減無增者，方是老夫人卽心本具之眞實壽量也。蓋吾人現前一念，本自靈明洞徹，湛寂常恆。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背覺合塵，迷心取境之故，致令原無遷變增減者，常受遷變增減之厄。了無一念常住不動之時矣。我大覺世尊，愍之，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順機宜，廣垂言教。普令一切衆生，背塵合覺，復本心性，滅元無之幻業，了本有之眞心。故華嚴經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卽得現前。須知智慧德相，與妄想執著，唯是一心，原非二物。迷之則全智慧德相，便成妄想執著。悟之則全妄想執著，卽爲智慧德相。喻如水結成冰，冰融成水，亦如醉見屋轉，屋實不轉。迷謂方移，方實不移。所謂萬境本閒，唯心自鬧，一心不生，萬法俱息者，此之謂也。

然此理悟之雖易。證之實難。若非宿根成熟。孰能親證親到。故我世尊。特垂方便。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無論若聖若凡。或愚或智。與夫天仙修羅之輩。地獄鬼畜之儔。但能至誠發願。持佛名號。聖則頓成佛道。餘則帶業往生。既得往生。則惑不期斷而自斷。德不期證而自證。譬如洪鑪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覲面。鄙念全消。夫孝子之於親。宜先乎本而次乎末。養其體而導其神。倘唯知服勞奉養以安之。立身行道以榮之。而不知以常住無生之道。念佛往生之法。諭令修持。使其生念佛號。死生佛國。辭生死之幻苦。享常住之真樂。承事彌陀。參隨海衆。聞圓音而三惑淨盡。睹妙境而四智圓明。不違安養。徧入十方。上求下化。廣作佛事。徹證卽心本具之佛性。普作苦海度人之慈航。是所謂見小而忘大。得近而遺遠。乃中人之局見。非達士之大觀也。若能令慈親與己。併及家眷。同出娑婆。同生安養。同證無量光壽。同享寂滅法樂。同作彌陀法王子。同爲人天大導師。方可盡其孝慈之心。與夫教育之誼。其所謂孝慈教育。非世之所謂孝慈教育也。此家慶圖原始要終之極致。倘不以予言爲非。待至同生淨土之後。用大圓智鏡。攝彼蓮池海會之影。普贈沈溺苦海之同胞。予亦當竭其愚誠。序而讚之。

募設千僧齋序代在家善人作

泥龍雖不能致雨。禱雨者必祭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求福者須供凡僧。而況觀音大士現身塵刹。尋聲救苦。其應化之迹。在乎普陀。是以歷朝欽敬。舉世尊崇。其山僧衆。及十方來者。皆屬如來弟子。大士兒孫。當香會時。幾滿二千。其中凡聖交參。行位難辨。可不念大士恩。培出世因。以至誠心。平等供養乎。心若真切。不但住世大阿羅漢。如賓頭盧尊者等。定來應供。卽大士或亦現凡僧身。俯臨法會。其功德利益。何可名言。某擬於來年二月間。於法雨禪寺。虔設千僧大齋。廣結良緣。非但自力微弱。實欲與人爲善。因募善信。隨心樂助。入寶山者。切勿空手。沐法澤者。各報佛恩。

重刻明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歲在己未。奉化玉仙孫君。刻宋文憲公全集成。又將專闡佛學諸作。依蓮池牧齋所訂之護法錄。于全集中挑印之。有不相接續者。則另刻之。以二集各送觀宗諦閑法師一部。光往觀宗見之。不勝歡喜。祈爲代請護法錄一部。初孫君擬另刻護法錄板。祈諦師作序。師以日與學徒講演台教。不暇命筆。孫君因光之請。遂託諦師命光勉作。光心被茅塞。見等面牆。何能

發揮乘願再來。現文雄宰官之身。卽身口意三業。寫華嚴大經。以宏佛祖心要之道乎。然既蒙見委。敢以陋辭。因略論其舉世疑議之大關節而已。至於其文之雄渾辨博。圓融直捷。發明儒佛之心宗。永爲人天之眼目處。直同杲日當空。有目咸睹。正不須光之管窺預告也。序曰。阿彌陀佛。久證菩提。安住常寂光土。常享寂滅法樂。但以衆生無盡。我願無盡之故。不離寂光自受用土。徧入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度脫衆生。或顯或密。或折或攝。必期於究竟出離二種生死而後已。所謂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令其卽種卽熟卽脫。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其道大事廣。罄海墨而莫書。姑以文憲公一事。以明其概。按文憲與釋幻滅作血書華嚴經贊序。末後自敘宿因曰。無相居士。文憲道號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餘諸著作。亦輒敘述。而世之拘墟者多疑之。謂永明乃彌陀化身。豈彌陀化身者。生死猶未了耶。既以經借室。考之文集。未有題跋。得無虛受此身。莫償宿願耶。予謂此正所謂以凡情測聖智。不但不知文憲。又何嘗知永明與彌陀哉。極欲發揮。愧無妙筆。然詞取達意。何妨直談。夫彌陀既已證窮法界。舉凡法界中事。無不隨意化現。正報則佛身。菩薩身。二乘身。六道

身。隨類備現。以行教化。依報則樓臺殿閣。飲食衣服。但有利益。無不化現。怡山所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飢饉時而化作稻粱。以常寂光土。身土不二。理智一如。身能現土。土能現身。身復現身。土復現土。彌陀經云。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維摩詰云。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夫彌陀身土交現。何妨現永明而復現文憲。且永明之現文憲者。乃乘悲願以示生。將謂永明生死未了。復隨業力以受生乎。衆生病故。菩薩亦病。欲度衆生。若不俯順機宜。示生世間。和光同事。以行教化。則凡聖異趣。教莫由施。白鶴孔雀等奇妙雜色之鳥。尙肯變化。豈雅思淵才文中王。制禮作樂輔聖主之純儒。便有所妨乎。永明乃彌陀所現。文憲乃永明所現。卽身復現身之豎證。其無量壽經等。謂光中化佛及諸菩薩。無量無邊。乃徧該橫豎二義。以佛光橫徧豎窮。無時無處不周徧也。永明之假室以寫華嚴者。乃以身寫。以義寫。非拘拘然按文字語言論也。凡文憲畢世所作所爲。併所撰述。皆所寫之華嚴經也。其至德懿行。雖載明史。然亦略示一二而已。其遺軼者固多。其文之傳於世者。唯全集。及此集耳。閱之則其道德操持。可想見矣。全集雖不專說佛法。卽世諦文字。未嘗不含佛法宗要。如小兒有病。不肯服藥。塗藥于乳。則不服而服。病卽痊愈矣。彼不知佛法者。讀文憲公集。既欽其文之

洪闢。又服其理之高深。能不斷疑生信。愈入愈深。大明儒佛之心法。企出生死之樊籠乎。況其中發揮佛法者。有一百七十餘篇之多乎。華嚴所謂或邊呪語說四諦。或善密語說四諦。或人直語說四諦。或天密語說四諦。是其證也。或曰。楞嚴戒洩佛密因。文憲自說永明後身。得無違佛清淨明誨。而啟後世狂妄之徒。以凡濫聖之端乎。予曰。出格之人。不可以常格律之。君豈不見傅大士之自稱彌勒現身乎。彼既不以為非。此何獨以為非乎。且狂妄濫聖。適足取辱。如刻人糞為栴檀形。豈能與栴檀相混哉。或曰。如來智斷究竟。其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議。永明雖高。去佛甚遠。況文憲乎。予曰。君亦知皇帝微行之事乎。智者知是皇帝。愚人視作平民。更有疑其為細作。為盜賊者。何獨於如來內祕外現而疑之。須知此正如來權巧設化。密示卽生卽佛。卽權卽實。卽生滅而寂滅。卽同居而寂光。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之微旨也。上根之士。目擊道存。中下之流。因言解了。以大慈悲。偶一現此卽迹顯本之事。俾淺見之人。備知法身大士。普現色身之不思議事。如陰間之事。陽間不知。然上帝亟欲世人改惡遷善。亦嘗攝陽人。以入陰。示陰獄于陽世。上帝教人之權巧方便。尙非凡夫情見所能測度。況菩薩神變無方者乎。予故表而出之。企人各遵行。同出

娑婆。同生淨土。以慰彌陀展轉現身之大慈悲心。亦不孤負文憲寫經。孫君刻板之一番至意。夫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孫君之面。予初未識。若非宿承佛囑。使是深沐宋恩。以故乘願再來。極力流通。使現未有情。同沾法利于無既也。猗歎懿哉。

重刻龍舒淨土文題詞并序 代王弘願作

衆生心性。與佛同儔。由迷背故。輪迴不休。如來慈悲。隨機說法。普令含識。就路還家。無奈根性。萬有不齊。非出格人。決難出離。因茲特開淨土一門。普攝一切。上中下根。五逆十惡。地獄相現。一念投誠。卽登彼岸。等覺菩薩。德與佛齊。尙須往生。方證菩提。博地凡夫。具足煩惱。不肯念佛。如何是好。寄語世人。同生信願。執持佛號。始終莫變。待至臨終。蒙佛接引。頓出五濁。直登九品。見佛聞法。親證無生。乘大願輪。普度有情。

淨土法門者。如來徹底悲心。普度衆生之法門也。令彼無力斷惑。具縛凡夫。信願持名。現生了脫。與觀音勢至同爲伴侶。上而至於等覺菩薩。位鄰佛果。尙須往生。方成正覺。至頓至圓。徹上徹下。超越一代時教。所說一方法門。以故當佛說彌陀經時。六方諸佛出廣長舌。一音讚歎。稱爲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又謂我釋迦世尊。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而我

世尊。自敘宿因。謂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令其聞者。信受奉行。以究竟暢已出世之本懷而已。然此法門。甚深難測。雖經諸佛本師。交相勸信。而世之疑者。猶復甚多。不但世智凡情不信。即深通宗教之知識。猶或疑之。不但知識不信。即已證真諦。業盡情空之聲聞緣覺。猶或疑之。不但小聖不信。即權位菩薩。猶或疑之。即法身大士。雖能諦信。尙不能窮源徹底。良以此之法門。以果覺爲因心。全體是佛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非彼諸人智所能知故也。我輩凡夫。仰信佛言。依教奉行。自獲實益。若得聞此不思議法門。便是多劫深種善根。况信受奉行乎哉。溯自大教東來。遠公創開蓮社。嗣後宗教高人。無不弘贊。如智者。慈恩。清涼。永明等。以其爲初機入道之第一要門。華嚴成佛之末後一著也。由是具縛凡夫。仗佛力以了生死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當南宋時。吾宗先德。有龍舒居士。名日休。字虛中者。乘願再來。以身說法。雖在塵俗。不納妻室。雖入國學。不履仕途。發揮儒佛之心宗。教授具信之子弟。又欲同人。咸生淨土。作爲此書。普徧倡導。言淺而典。理深而著。俯順劣機。循循善誘。曲盡婆心。無所不至。恐其畏難不入。故以晨朝十念。作普攝羣機之最勝方便。待其漸入漸深。如得嘉肴。既知其味。則日用云爲。自能拳拳服

膺唯佛是念非限於一茶之頃。以爲定章也。倘能具真信願。畢生堅持十念。決定往生。况更能加功用行者乎。不但此也。卽絕無信願。絕不修持。知有彌陀聖號。亦爲不可思議善根。何以故。以由知故。遇境逢緣。便能提起。如陳企被所殺之怨鬼見逼。由念佛而鬼遂不現。因茲畢世念佛。臨終往生。且能歸而敘述前因。親現生西本身妙相。使先未預聞。則便被鬼奪命。永劫沈淪矣。所以觀經三福。初則世善皆堪回向。及至九品。末則獄現尙獲往生。至于一心不亂。妙觀圓成。證三昧而往生者。更不須言矣。是知淨土法門。普攝羣機。了無棄物。猗歎大哉。其書以真信切願。持佛名號。卽生決定往生爲宗。詳觀斷疑生信。普勸修持。往生事迹。特爲勸諭等。以及居士一生所行。末後所現。則上中下三根。無根不被。信願行三法。無法不彰矣。爰付劄劂。普徧流通。企酬釋迦說法。諸佛證明。列祖傳燈。居士著書之大慈悲心。于刹塵海滴云耳。

佛學指南佛學起信編六道輪迴緣總序

一切衆生。一念心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從未悟故。不得受用。故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

癡。則得現前。須知智慧與妄想執著。原非二物。迷之則全智慧。以成妄想執著。悟之則全妄想執著。以成智慧。喻如握拳舒掌。原是一手。結冰融泮。原是一水。良由心體不變。用常隨緣。體不變故。在凡不滅。在聖不增。居塵不染。離垢不淨。在生死而不受輪迴。證涅槃而不屬寂滅。無象而爲萬象之主。非法而爲諸法之宗。從本以來。常自如如。了無凡聖生佛之異。悟之名賢。證之名聖。若但具而未悟。則雖有性德。了無修德。只爲六道輪迴之凡夫。而已。用隨緣。則有四聖六凡。苦樂升沈之殊。而緣有染淨。必隨其一。隨染緣。則起惑造業。輪迴六道。隨淨緣。則斷惑證真。常住涅槃。由惑業有輕重。故有人天善道。及阿修羅之善惡夾雜道。并畜生餓鬼地獄之三惡道。而由惑起惑。由業造業。或善或惡。了無定相。致所受生處。輾轉遷移。如輪無端。忽上忽下。以旣具煩惱。皆被業縛。隨業受生。不能自主。故也由斷證有淺深。故斷見思者。證聲聞果。侵習氣者。證緣覺果。破無明者。證菩薩果。若無明淨盡。福慧圓滿。修德功極。性德全彰者。則證佛果。證佛果者。亦不過徹底究竟證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親得全體受用而已。實未加一絲毫於其初也。若聲聞緣覺菩薩。雖則所證高下不同。然皆未能全體受用。性具功德而一切凡夫。反承此不思議心性之力。於六塵境。起貪瞋癡。造

殺盜淫。以致墮三惡道。永劫沈淪者。比比皆是。可不哀哉。縱令恪修五戒十善。得人天身。然人間福樂。乃墮落之根本。天上雖不比人間煩惑猛利。然天福一盡。決定下生。由宿福未盡。故享福。由享福。故造業。既造業已。則墮落惡道。直在瞬息間耳。況有由天命終。承宿世惡業已熟之力。直墮惡道者乎。故古德以修行之人。若無正念。修持淨業。唯得人天福報者。名爲第三世怨。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知好歹者。當以急求出離。企得安隱。爲上計也。大丈夫生於世間。既知自己一念心性。與佛無二。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證。不出自心。固當發大菩提。力修定慧。以期斷惑證真。直成佛道。普令法界衆生。同出迷途。共登覺岸。畢竟親證本具心性而後已。如或根機陋劣。未能如是。必須以深信願。篤修淨業。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迨至證無生忍。再乘願來。度脫衆生。然於未生以前。尤宜發菩提心。自行化他。縱不能出廣長舌。震海潮音。亦當於佛祖經論。先賢遺書中。採其契理契機。易於領會者。編輯成書。垂示將來。舉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及三寶功德。佛法利益。與夫二根普被之道。凡聖共修之法。分門別類。縷析條陳。俾閱者一目了然。自知取捨。從茲斷疑生信。歸心大覺。或於現生卽了生死。或作未來得度因緣。如其無此手眼。不可冒昧從事。當取古人契理

契機之書。刊印流布。俾輾轉傳揚。永用舟航。實屬莫大功德。如上所說。雖則志在利人。而化功實歸自己。由是現生福慧增崇。臨終直登上品。豈不堂堂丈夫。表表懿範者哉。若不知此義。唯依世諦而爲操修。縱此生意誠心正。有大把持。恐一經轉世。便致迷惑。則被業所縛。隨業受報。如風飄葉。不能自主。或墮茵褥之上。或墮溷廁之中。思之誠可畏也。福保丁居士。專精醫學。歷有年所。繼思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但只治身。實非拔本塞源究竟之道。于是研究佛學。箋註各經。欲令初機易入。故用漢儒訓詁之法。俾若文若義。悉皆了了。良以佛經深奧。意義無窮。古德註疏。多重提綱闡妙。字句之間。不甚詳釋。致令初機。殊難領會。若由訓詁入門。自可登堂入室。然後進而研究古德之註疏。則如杲日當空。無微不照。正不必守此以爲究竟也。又以世儒狃于見聞。不信人死神明不滅。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上焉者。只可作自了漢。斷不能移風易俗。覺世牖民。下焉者。則謂既無因果。一死永滅。何不隨意所作。以取此生快樂乎。從茲肆無忌憚。安於爲惡。致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因將佛祖經論。及古今縑素羣賢遺書中。所有因果報應顯著事迹。錄成三冊。一曰六道輪迴錄。蓋以發明六道升沈之若理若事。與夫幽冥之景象。鬼神之情狀。兼顯欲脫冥途之苦。捨如來大法。則

絕無依怙。實爲改惡修善。捨迷歸悟。欽崇佛法。企慕真乘之初步。次則名爲佛學起信編。次則名爲佛學指南。二書大旨相同。初說因果報應。次說佛法功德。但起信初義居多。指南次義居多爲異耳。所說佛法功德。亦皆抄錄高人軼士成言。但以限於篇幅。不免疏漏。然信根既生。則具有大藏經論及羣賢諸書在。此不過爲引人入佛法之前導。豈宜以此自限。止而不進哉。其事雖述。其心誠溥。其利益實非思議所能及。光宿業深重。有目如盲。濫廁僧倫。虛消信施。愧不能力修定慧。斷惑證真。唯期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叨蒙丁君不以無狀見棄。凡所著述。皆爲郵寄。然字小日昏。亦不過略加翻閱。以結隨喜之緣而已。近得見此三冊。不禁有感於中。儼欲廣爲流布。無奈貧無卓錫。因不揣固陋。序其大略。企在在處處。有心世道之人。爲之輾轉流通。多方傳播。如是。則豈但慰丁君纂輯之心。實爲代佛祖羣賢。出廣長舌。震海潮音於無既也。將見風移俗易。過臻大同之治。民和時雍。共享無爲之樂。其功德利益。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豈語言文字所能形容。倘不以人微而竟廢其言。則幸甚幸甚。

重刻安士全書序一

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寂照不二。真俗圓融。離念離情。不生不滅。謂

之爲有而有不有。不有而有。謂之爲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生佛皆由此出。聖凡俱莫能名。類明鏡之了無一物。而復胡來漢現。猶太虛之遠離諸相。不妨日照雲屯。正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本覺心中。圓具諸法。乃如來所證之無上覺道。亦衆生所迷之常住真心。三教聖人。依此心性。各垂教迹。廣導羣萌。由是尼山抉誠明之奧。作修齊治平之軌。柱史說道德之經。陳長生久視之術。大覺世尊。稱法界性。示真如心。演背塵合覺之道。立不生不滅之宗。雖淺深大小不同。世出世間有異。要皆不外卽吾心本具之理。以發揮演暢之。普令含識。稱性起修。卽修顯性。消原無之幻妄。復本有之天真。永出迷途。誕登覺岸。而後已也。文昌帝君。於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於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職掌文衡。恐末學無知。昧己永劫常住之性。因作文廣訓。示吾一十七世之言。妙義無盡。誰測淵源。註解縱多。莫窺堂奧。致令上下千古。垂訓受訓。皆有遺憾。不能釋然。安士先生。宿植德本。乘願再來。博極羣書。深入經藏。覺世牖民。引爲己任。淑身變俗。用示嘉謨。以奇才妙悟之學識。取靈山泗水之心法。就帝君隨機說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觀之註。理本於心。詞得其要。徵引事實。祛迷雲於意地。闡揚義旨。揭慧日於性天。使閱者法法頭頭。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懲。直將帝君

一片婆心。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俾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訓受訓。悉皆釋然。毫無遺憾。而又
悲心無既。慈願莫窮。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篤胞與。息刀兵而享天年。守禮義以敘彝倫。好令
德而遠美色。因著戒殺之書。曰萬善先資。戒淫之書。曰欲海回狂。良由世人殺業最多。淫業
易犯。以故不憚煩勞。諄諄告誡。又以泛修世善。止獲人天之福。福盡墮落。苦毒何所底極。乃
宗淨土經論。採其逗機語言。集爲一書。名曰西歸直指。普使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或智或愚。
若緇若素。同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迴出輪迴。直登不退。謝妄業所感之苦。享吾心固
有之樂。前三種雖明修行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後一種雖明了生死法。而亦須修行世善。
至於惠吉逆凶。縷析條陳。決疑辨難。理圓詞妙。其震聾發聵之情。有更切於拯溺救焚之勢。
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尤爲善世第一奇書。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
語。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吾不信也。不慧少讀儒書。罔知孔孟之心
傳。長學佛乘。未悟如來之性體。迄今年臨知命。見等面牆。徒有樂善之心。毫無利人之力。欲
將此書。刊刻流布。無奈貧無卓錫。兼以懶於募緣。因是多年。未償所願。西蜀居士李天桂。夙
具靈根。篤修善行。企得無上佛法。朝禮普陀名山。於法雨禪寺。偶然會遇。若非宿緣有在。何

以邂逅如斯。乃屈膝問法。詢求出要。余因示以力敦倫常。精修淨業。自利利他。唯此爲要。若能躬行無玷。方可感化同人。倘所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壞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力遷者。非無修德遷善之資。乃無良師益友以身率之故也。卽贈以此書。令詳悉披閱。務使己之動作云爲。與書之指示訓誨。相契相合。無少參差。庶幾可耳。彼遂若獲至寶。慶幸無已。發願刊板。用廣流通。又祈作序。普告同人。因不揣固陋。略述顛末。其有欲致君澤民。修身齊家。教子孫以希聖賢。悟心性以了生死者。請熟讀而力行之。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

重刻安士全書序二

淫殺二業。乃一切衆生生死根本。最難斷者唯淫。最易犯者唯殺。二者之中。淫則稍知自愛者。猶能制而不犯。然欲其心地清淨。了無絲毫蒂芥者。唯斷惑證真之阿羅漢方能之耳。餘則愛染習氣。雖有厚薄不同。要皆纏綿固結於心識之中。從劫至劫。莫能解脫。殺則世皆視爲固然。以我之強。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腹。只顧一時適口。誰信歷劫酬償。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古德云。欲得天下無兵劫。除非衆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間刀兵劫。須聽屠門半夜聲。既

有其因。必招其果。不思則已。思之大可畏也。安士先生恭稟佛敕。特垂哀愍。因著欲海回狂。以戒淫。萬善先資。以戒殺。徵引事實。詳示因果。切企舉世之人。同懷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真心。永斷傷風亂倫。以強陵弱之惡念。又欲同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將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註釋。俾日用云爲。居心行事。大而治國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咸備法戒。悉存龜鑑。由茲古聖先賢之主敬慎。獨正心誠意。不至徒存空談而已。如上三種。文詞理致。莫不冠古超今。翼經輔治。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聖賢之心法。而以雅俗同觀之筆墨發揮之故也。雖然。已能戒淫戒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若不了生脫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則恆生善道。廣修福慧。不墮惡趣。彼此酬償者。有幾人哉。而了生脫死。豈易言乎。唯力修定慧。斷惑證真者。方能究竟自由。餘則縱令尊爲天帝。上而至於非非想天。福壽八萬大劫。皆屬被善惡業力之所縛著。隨善惡業力之所輪轉耳。因是特依如來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法。薈萃淨土經論要義。輯爲一書。名曰西歸直指。若能一閱是書。諦信不疑。生信發願。求生西方。無論根機之利鈍。罪業之輕重。與夫工夫之淺深。但能信願真切。持佛名號。無不臨命終時。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既往生已。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悟自心於當念。證覺道於將來。其義

理利益。唯證方知。固非筆舌所能形容也。此係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獲斯巨益。較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而已。現今外洋各國大戰數年。我國始因意見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數年以來。水風旱潦。地震土匪瘟疫等災。頻迭見告。統計中外所傷亡者。不下萬萬。痛心疾首。慘不忍聞。不慧濫廁僧倫。未證道果。徒存傷世之心。毫無濟人之力。有同鄉芹浦劉在霄先生者。清介之士也。世德相承。篤信佛法。今夏來山見訪。談及近來中外情景。感然曰。有何妙法。能爲救護。余曰。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須令斷因。因斷則果無從生矣。故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遂將安士全書示之。企其刊板廣傳。普令見聞。同登覺岸。先生不勝歡喜。即令其甥趙步雲出資七百元。祈余代任刊事。憶昔戊申。曾勸李天桂刊板於蜀。彼即祈余作序。後以因緣不具。事竟未行。今蒙劉公毅然贊成。殆非小緣。竊以衰了凡四訓。爲改過遷善之嘉言。愈淨意一記。爲至誠格天之懿行。其發揮事理。操持工夫。最爲嚴厲純篤。精詳曲盡。因分附於陰騭文廣義三卷之後。蓮池戒殺放生文。爲滅殘忍魔軍之慈悲主帥。省庵不淨觀等頌。爲滅貪欲魔軍之淨行猛將。省庵勸發菩提心文。爲沈淪苦海衆生之普度慈航。爰附於三種法門之後。譬如添花錦上。置燈鏡旁。光

華燦爛。悅人心目。果能讀之。則不忠不恕之念。忽爾冰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而起。從茲步入勝。漸入漸深。不知不覺。卽凡情而成聖智矣。庶可了生脫死。永出輪迴。面禮彌陀。親蒙授記。謹爲閱此書者賀曰。久沈業海。忽遇慈航。遵行忠恕。歸命覺皇。信真願切。執謝情亡。感應道交。覲無量光。餘詳戊申序中。茲不復贅。

袁了凡四訓鑄板流通序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其操縱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須知誠之一字。乃聖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從凡至聖之達道。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間。萬境交集。一不覺察。難免種種違理情想。瞥爾而生。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錮蔽。而凡所作爲。咸失其中正矣。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徒具作聖之心。永淪下愚之隊。可不哀哉。然作聖不難。在自明其明德。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致知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格除。則本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爲。常起覺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妍

矍自彼于我何干。來不預計。去不留戀。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動。卽當嚴以攻治。剿除令盡。如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尙須斬將奪旗。勦滅餘黨。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毋怠毋忽。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過。知非。加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與之相對。則軍威遠振。賊黨寒心。懼懼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洪恩。從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盡革先心。聿修後德。將不出戶。兵不血刃。舉寇仇皆爲赤子。卽叛逆悉作良民。上行下效。率土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誠明一致。卽凡成聖矣。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當效趙閱道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卽不敢爲。袁了凡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受持功過格。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初則善惡參雜。久則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爲有福。轉不壽爲長壽。轉無子孫爲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高登極樂之鄉。行爲世則。言爲世法。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爲物。真知爲知。克治顯現爲格致乎。答曰。誠與明德。皆約自心之本體。

而言。名雖有二。體本唯一也。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卽三而一也。格致誠正。明。此指明明德之明。明與誠明之明。五者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其檢點省察造詣工夫。明爲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真知爲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矣。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羣書徧遊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姿。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况其下焉哉。有是理乎。然一切不深窮理之士。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謂爲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謂爲渺茫。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任。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須知

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棄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輪轉惡道。未由出離之流也。哀哉。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反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沒。親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畢生讀之。亦只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爲事。因茲當面錯過。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讀之自有欣欣向榮。亟欲取法之勢。洵淑世良謨也。永嘉周羣錚居士。感佩之極。祈上海商務印書館鑄鉛爲板。以公同志。又印送若干。以結法緣。祈予爲序。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以塞其責云。

四書蕩益解重刻序

道在人心。如水在地。雖高原平地。了不見水。苟穴土而求之。無不得者。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土喻吾心。幻現之物欲。果能格物致知。無有不能明其明德者。然穴土取水。人無不施工求之。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而道本心具。人多不肯施工。致物欲錮蔽真知。不知希聖希賢。甘心自暴自棄。由茲喪法身。以失慧命。生作走肉行屍。死與草木同腐。可不哀哉。四書者。孔門上繼往聖。下開來學。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然後推而至於家國天下。俾家國天

下之人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經大法也。前乎此者，雖其說之詳略不同，而其旨同。後乎此者，雖其機之利鈍有異，而其效無異。誠可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萬世師表，百代儒宗也。其大綱在於明明德修道，其下手最親切處，在於格物慎獨，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學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體究，雖一介匹夫，其經天緯地參贊化育之道，何難得自本心。俾聖賢垂訓一番苦心，不成徒設，而爲乾坤大父大母增光，不愧與天地並稱三才，可不自勉乎哉。如來大法，自漢東傳，至唐而各宗悉備。禪道大興，高人林立，隨機接物，由是濂洛關閩以迄元明諸儒，各取佛法要義，以發揮儒宗，俾孔顏心法，絕而復續。其用靜坐參究，以期開悟者，莫不以佛法是則是倣。故有功深力極，臨終豫知時至，談笑坐逝者甚多。其誠意正心，固足爲儒門師表。但欲自護門庭，於所取法者，不唯不加表彰，或反故爲闢駁，以企後學尊己之道，不入佛法。然亦徒爲是舉，不思已既陰取陽排，後學豈無見過於師之人。適見其心量狹小，而誠意正心之不無罅漏也。深可痛惜。明末蕩益大師，係法身大士，乘願示生，初讀儒書，卽效先儒闢佛，而實未知佛之所以爲佛。後讀佛經，始悔前愆，隨卽殫精研究，方知佛法乃一切諸法之本。其有闢駁者，非掩耳盜鈴，卽未見顏色之瞽論也。遂發心出家，弘

揚法化。一生註述經論四十餘種。卷盈數百。莫不言言見諦。語語超宗。如走盤珠。利益無盡。又念儒宗。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終難究竟貫通。下焉者習詞章以自足。多造謗法惡業。中心痛傷。欲爲救援。因取四書周易。以佛法釋之。解論語孟子。則略示大義。解中庸大學。則直指心源。蓋以乘法華開權顯實之義。以圓頓教理。釋治世語言。俾靈山泗水之心法。徹底顯露。了無餘蘊。其取佛法以自益者。卽得究竟實益。卽專習詞章之流。由茲知佛法廣大。不易測度。亦當頓息邪見。漸生正信。知格除物欲。自能明其明德。由是而力求之。當直接孔顏心傳。其利益豈能讓宋元明諸儒獨得也已。近來各界。眼界大開。天姿高者。無不研究佛法。一唱百和。靡然風從。既知卽心本具佛性。無始無終。具足常樂我淨真實功德。豈肯當仁固讓。見義不爲。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乎哉。以故偉人名士。率多吃素念佛。篤修淨業。企其生見佛性。死生佛國而已。郁九齡施調梅二居士。宿具靈根。篤信佛法。一見四書蕩益解。不勝歡喜。謂此書直指當人一念。大明儒釋心法。于世出世法。融通貫徹。俾上中下根。隨機受益。深則見深。不妨直契菩提。淺則見淺。亦可漸種善根。卽欲刊板。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祝現在椿萱。壽登期頤。百年報盡。神歸安養。過去父母。宿業消除。蒙佛接引。往生淨土。祈序於光。企告

來哲光自愧昔作闡提。毀謗佛法。以致業障覆心。悟證無由。喜彼之請。企一切人於佛法中。咸生正信。庶可業障同消。而心光俱皆發現矣。周易禪解。金陵已刻。孟子擇乳。兵燹後失傳。楊仁山居士求之東瀛。亦不可得。惜哉。

法華入疏序

如來一代所說大小權實。偏圓頓漸。種種法門。無非隨機施教。對病發藥。及至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開迹顯本。示本壽量。舉手低頭。皆成佛道。治世語言。皆順正法。卽一切法。顯示實相。卽所迷心。示覺道體。凡一代時教之所以然。皆悉顯闡讚導。徹了無疑。普令上中下根。悉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究竟暢佛出世本懷。猗歟妙哉。故其義理深固幽遠。不易測度。傳至震旦。千餘年來。註者雖多。唯天台智者爲得其宗。故以五重玄義。總釋經題。以因緣約教。本迹觀心。消釋經文。名爲文句。可謂無義不顯。無機不被矣。又以上觀發明行相。俾法華教行理三。徹底圓彰。了無餘蘊。以故在昔依之而修者。得道如林。至唐而荆谿尊者。以三大部文理深邃。不便初機。乃于玄義文句止觀各撰註釋。註文句者。名文句記。昔者經疏記三。悉皆各行。初學閱之。頗費心力。宋四明道威法師。撮取文句及記。揉而錄于經文之下。名

爲入疏。俾學者不勞徧翻。卽得明了。其利大矣。因茲流通中外。元明以來。中國失傳。清光緒末。式定大師。請得東洋宏教書院新印藏經。內有此書。因交金陵淨戒寺滅盡師洋數百圓。令其刻板。滅師分作二十卷。樣本通皆寫完校訖。只刻成六卷。而滅師謝世。因閣置數年。光于民國八年。因刻安士全書等。自普陀來維揚。方知其事。意欲續成。苦無財力。有張瑞曾居士者。宿植德本。篤信佛乘。頗傷世道人心。日趨日下。謂非如來大法。莫能挽回。故于戒殺放生之事。則實力奉行。于戒殺放生之文。則多方流通。以及種種勸善格言。皆不惜巨資。刊刻傳布。唯欲同人。共推乾父坤母之心。各懷民胞物與之念。必期于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同登壽域。咸沐佛恩而後已。聞光至揚。頻來見訪。因以此告。企其成就。彼欣然允許。令光任其校對。奈其書傳久。錯訛甚多。初未詳視。意謂滅師校過。當無大訛。及刻出再校。方知遺漏甚多。因按文句及記。爲之改正。其中每有字句不甚圓潤。似欠似贅。而于大意無所妨礙者。任之以板已刻成。不便修治耳。所願閱是書者。各于自己一念心中。直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則不負自己本具佛性。亦不負如來說經。智者造疏。荆谿述記。威師匯入。以及式定大師。瑞曾居士等流通也。刻既竣。遂敘其緣起云。

普賢行願品疏鈔擷序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出。一切菩薩。及菩薩上求下化稱性所修之道。皆從此入。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夫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雖隨機設教。種種不一。求其若聖若凡。上中下根。乃至逆惡之流。同于現生了生脫死。俯謝三界。高登九品者。唯淨土一門爲然也。噫。如來大慈。普度衆生。唯此一法。堪暢本懷。衆生修行。冀出生死。唯此一法。決遂所願。法門廣大。利益宏深。固宜一切佛子。悉皆奉行。何近見愚夫愚婦。率多竭誠歸命。而通宗通教之士。反漠然置之。若不聞知者然。其故何在。以研教者按常途教理。以論斷證。不信有帶業往生之事。矜常處生死以度衆生。不願爲速出生死之人。不知坯器未燒。經雨卽化。煩惱未斷。轉生卽迷。自利尙難。焉能利他。此皆不諒己德。以博地凡夫。稍具慧性。便以法身大士之作略自擬。以致一誤永誤也。參宗者專主參究。以期明心見性。不知其機稍劣。不能明心見性者多多也。卽使已得明心見性。而惑業未斷。仍舊輪迴生死。不能出離者。又多多也。五祖戒。草堂清。海印信。眞如詰等。乃其確證。噫。死生亦大矣。何可以專仗自力而不仗佛力耶。抑或自力果愈于佛力耶。夫人

之處世。大而創業垂統。小而一衣一食。莫不仗衆人之力。以成自事。至于生死大事。乃雖有佛力而不肯倚仗。欲顯出格之作略。恐墮愚夫之窠臼。其志可謂大矣。惜乎不知其所謂大也。不觀華嚴一經。王于三藏。乃如來初成正覺。爲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說一生成佛之法。其一生成佛之歸宗結頂究竟實義。在于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夫善財所證。已得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所謂等覺菩薩也。等覺去佛。特一聞耳。尙須回向往生。舉華藏世界海諸菩薩。同稟此教。同修此法。豈今之通宗通教者。其根性之利。證入之深。悉能超過此等菩薩乎。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豈此諸經論。皆不足遵依。此諸聖賢。皆愚夫愚婦耶。一言以蔽之。曰。業深障重。未應解脫。故致日用不知。習矣不察而已。普賢行願品者。卽八十卷華嚴經。末後之入法界品。善財徧參五十三員知識。至普賢所。承普賢開示。及威神之力。卽證等覺。普賢乃爲說偈。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以文來未盡。故未結而終。清涼國師特著疏鈔。以大宏其道。至德宗貞元間。南印度烏荼國王。方貢普賢行願品之梵本全文。譯成四十卷。前之三十九卷。卽八十華嚴經之入法界品。而文義加詳。第四十一卷。乃現所流通之普賢行願品也。時清涼亦預譯場。極爲讚揚。奉命撰疏。

四十卷之全疏。中國久已失傳。幸東洋藏中。尙有其書。北京刻經處。專刻古德佚書。不久當可流通也。此一卷經。又復重爲別行疏。以備樂簡略。及修淨土者之研窮。其徒圭峯。爲之造鈔。固已中外流通矣。但以文富義繁。不便初機。范古農居士。以世以淨土三經并行願品一卷。爲淨土四經。三經註者頗多。不妨隨機取閱。此經唯有疏鈔。雖發揮盡致。而初機每多茫然。遂卽疏鈔。擷其要義。刊板流通。文雖簡略。義仍具足。可謂觀機逗教。有益法門。殊非淺鮮。學者果能先閱擷本。後讀全文。不但清涼宏讚之心。可以悉知。而普賢勸發。如來出世之心。亦可以悉知矣。敢請通宗通教之士。共隨華藏海會諸菩薩。及諸愚夫愚婦之班。一致進行。同往西方。庶可不孤佛化。不負己靈也已。

金剛經次詰序

金剛經者。卽有談空。不墮空邊。卽空論有。不墮有邊。空有兩泯。眞俗不二。生佛一致。事理圓融。行起解絕。直趣覺海。一切菩薩。依此而修因。三世諸佛。依此而證果。乃如來一代時教之綱要。實菩薩上宏下化之準繩。示如如之本體。機理雙契。證空空之三昧。解行俱圓。妙而又妙。玄之又玄。猗歟懿哉。何可得而思議也已。世多不察。謂爲空宗。其孤負佛恩也甚矣。夫度

盡一切衆生。不見能度所度之相。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以至六度。及與萬行。以無我人衆生壽者。修一切善法。無所住而生心。雖說法而無法可說。雖成佛而無菩提可得。是則雲騰行海。波湧度門。乃稱性緣起之道。行所無事。以故內不見有能度之我。外不見有所度之人。與衆生中。不見有所證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自他見亡。凡聖情盡。三輪體空。一道清淨。如如不動實相妙理。徹底圓彰。故得福德等彼十方虛空也。至于受持此經。爲他人說。雖四句三句二句一句。其福勝彼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布施。及無量百千萬億劫。日日三時。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良以一切諸佛。及諸佛無上覺道之法。皆從此經出故。故說法者。卽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并以莊嚴一切衆生。此其自行化他真實功德。名之爲空。豈有當哉。是故隨說此經。雖止四三二一句等。而一切天人。皆應如佛塔廟而供養之。以持經之人。心與道合。心與佛合。故能轉最重之後報。作最輕之現報。而復當得菩提也。以自行化他。心不住相。則以如如智。契如如理。直下與菩提涅槃。混而爲一。如水投水。似空合空。雖有聖智。莫能分別也。如來一代所說法門。悉以此智照了而修。則水到渠成。雲開月露。一塵不立。萬德圓彰矣。焉通白居士者。宿植德本。篤信佛乘。品行清高。著述宏富。實當代之文宗。

具超格之學識。然以志樹儒宗。未暇殫精內典。迨歲周華甲。以滄桑迭遷。悟身世無常。遂屏除一切。專閱佛經。始知如來所說。皆示吾心。而本有衣珠。幾致忘卻。慶幸之極。轉爲悲感。後閱此經。心華頓發。因隨所見。註爲次詁。渾融之文。以章段顯之。玄妙之義。以平實明之。契理契機。徹上徹下。固初機之良導。實入佛之要門。諸門人欲爲刊板。永用流通。庶通方儒士。悉皆景仰而效法焉。其爲利益。唯佛能知。勉抒愚懷。用爲序引。

金剛經綫說鑄板流通序

此一卷經。人人具足。個個不無。但由迷真逐妄。背覺合塵。不知返觀內照。致使不能親得受用耳。故華嚴如來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此經由須菩提見佛威儀。歎爲希有世尊。善護念付囑諸菩薩。欲令護念付囑之法。大明于世。故問菩薩發無上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此二句。乃護念付囑之要旨也。而如來以所有一切九類衆生。悉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見衆生得滅度相。答其降伏。以菩薩于法。應無所住。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答其應住。又謂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且深歎其不住相布施之福德。與十方虛空同一不可思量。何以度盡一切衆生。而曰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以無餘涅槃。卽衆生本具性體。由迷背不知。初非有失。菩薩爲指示之。令其了知衣裏之珠。項上之頭。既了知已。豈復有得。不過衆生自性自度。豈有能度之我。所度之人與衆生。并所入無餘涅槃之壽者相哉。四相旣無。則三輪體空。一道清淨矣。由其三輪體空。一道清淨。故萬行雲興。心無所住。雖復萬行雲興。實則一法不立。凡所見情與無情。同一實相。故得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而楞嚴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卽是其證。是知如來智慧德相。本自具足。無欠無餘。但以迷背之故。無端幻起妄想執著。致智慧德相隱而不現。若肯窮究此妄想執著之所從來處。則彌空雲霧。徹底消滅。本有天日。全體顯現矣。雲霧封時。天日亦不曾失。雲霧散時。天日又豈是得。度盡一切衆生。不見一衆生得度者。此之謂也。其能見此理以行此行者。以無所住而生心。悉見諸相非相也。如是之人。受持此經。乃至四句三句二句一句。爲人演說。其福德雖滿大千世界七寶布施。尙不能及。以一句染神。永爲道種。住相布施。報在人天故也。以故說是經處。卽爲塔廟。經所在處。卽三寶具足。故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也。以說者能不

取于相。如如不動。以如如智。契如如理。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終日說而實未嘗說。卽杜默不說亦未嘗不說。以其人行住坐臥。周旋俯仰。著衣吃飯。揚拳豎指。無不是不生不滅。無餘涅槃。無住心之全體大用。劫外田地。故鄉風月。任人自得。有誰阻止。以故賣柴翁聞一句。卽得嗣祖傳燈。騰輝宇宙。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則受持之人。宜何如發大菩提心。宜何如生無所住心也。清道光末。有無住老人陳柱者。宿有慧根。弱冠卽誦此經。至七旬外。廣閱諸註。折衷其義而爲綫說。以不住相一綫。直貫到底。其語句頗平實顯豁。有益初機。倘由是而得其旨歸。則古德之註。如來之經。如開寶藏。隨意受用矣。粵東簡照南玉階二昆弟。以母氏逝世。諸親友弔奠者。各送誄詞挽聯。彙而刻之。名哀思錄。又欲藉母氏之故。普利一切。因鑄金剛經綫說板。印數千卷。與哀思錄同贈弔奠親友。以酬嘉貺。一以冀母氏蓮品高升。一以冀親友善根增長。誠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矣。或疑金剛無相。淨土有相。二法如何相融。予曰。金剛經令度盡一切衆生。而不見度相。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布施乃六度萬行之首。既令不住相布施。則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及萬行。莫不皆然。然則金剛經乃令人徧行六度萬行。普度一切衆生之規矩準繩也。徧與一代時教一切法。

門而爲綱要。蓋是卽相離相。何得謂與淨土不相融通乎。夫度生之法。唯淨土最爲第一。欲生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以不住相之清淨心念佛。則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其往生西方。證無生忍。乃決定不易之理事也。又何疑乎。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重刻序

心體本淨。因根塵而濁。念斯興。佛性常存。由迷背而凡情孔熾。于是承寂照之力。反作昏動之緣。于常住之中。妄受生死之苦。執著五陰。不知畢竟皆空。障蔽一心。曷了本不可得。耽染六塵之幻境。墜墮三惡之苦途。縱經微塵劫數。莫出六道輪迴。故我世尊。特垂哀愍。因地藏菩薩之間。說十力佛法之輪。摧碾煩惑。成就道器。由茲棄捨惡法。斷除一切無依行。修持善法。具足一切有依行。然欲得無生法忍。須懺宿世愆尤。若能不著五陰。自可圓證三身。外承佛力。法力。菩薩誓願力。內仗誠力。悔力。自性功德力。故得彌空罪霧。徹底消滅。本有性天。全體顯現。是知十輪本願。占察三經。同由地藏大悲願力。令末世孤露無依衆生。悉皆得大侍怙也。藕益大師。已證法身。乘願再來。初現闡提之迹。後爲如來之使。一生行解。事理圓融。畢世著述。性修雙備。欲令濁智成淨智。依三經而製懺儀。冀使凡心作佛心。卽十輪而明讚悔。

寶鏡既磨。光明自發。摩尼既濯。珍寶斯雨。誠可謂反本還元之妙法。卽心作佛之達道也。弘一上人。宿欽大師著述。特爲刻板。用廣流通。俾有志于滅幻妄之惑業。證本有之真心。上續如來之慧命。下作末世之典型者。咸得受持云。

揀魔辨異錄重刻序

學道之人。居心立行。必須質直中正。不可有絲毫偏私委曲之相。倘稍有偏曲。則如秤之定盤不准。稱諸物而輕重咸差。如鏡之體質不淨。照諸像而妍媸莫辨。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展轉淆訛。莫之能止。故楞嚴經云。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法藏宿世。固有靈根。卽現生之悟與見地。亦非卑淺。但以我慢根深。欲爲千古第一高人。特意妄立種種宗旨名相。著五宗原。以企後學推尊于己。竟成魔外知見。使當日直心直行。允執厥中。將見密雲會下。無人能敵。道風之振。何難超越諸方。惜乎不以實悟實證爲事。而預先設法。以爲超越一切之計。遂致密雲七關三關。以正其非。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果是英烈漢子。自當慚愧懺悔。知非改過。以期實悟實證。則臨濟法脈。如來慧命。豈不直接其傳。何得慢幢高

豎護短節非。引起其徒宏忍等。更加狂妄。逞已臆見。著五宗救。挽正作邪。以邪爲正。謗法謗僧。自誤誤人。較之法藏。更深十倍。盲引盲衆。相牽入火。噫。可哀也已。藏忍平生。刻意文飾。致令門庭甚盛。士大夫多爲外護。故彼父子之語錄。併五宗原。五宗救之僻謬邪說。悉皆續入大藏。至雍正十一年。世宗欲選語錄。徧閱彼等著作。知其意見僻謬。必至瞎人正眼。著令盡燬其板。又勅天下叢林。凡有此書及板。盡行燬除。倘有私藏者。發覺以違律論。又恐或有深受其毒。莫能盡吐。因將五宗教中狂悖甚者。摘錄八十餘條。逐條駁正。命續入大藏。以企開人正眼。報佛祖恩。但以萬幾無暇。至十三年春。方始脫稿。未及騰清。龍馭上賓。高宗繼立。方始刊板。只因未委通人。凡草書替代之字。許多竟作本字。如以謂作爲。多至百餘。世宗所刻書冊經板。悉皆校對精嚴。唯此一書。錯訛甚多。故知的係賓天之後所刻。又雍正十三年春。開工刊大藏板。此書上諭。命入藏流通。而竟未入者。以高宗御極未久。殫精政治。無暇提倡。其餘緇素。以法藏徒黨甚盛。恐其一經提倡。或致招禍。因皆置之不論。以故未入。書冊殿板。存於大內。除皇帝有勅。無由刷印。因茲不傳于世。然此法寶。必有神物守護。令其久祕復出。得廣流通。其因緣具于石印序中。茲擬重刻木板。因息心校閱。俾還世宗本來面目。應季中

居士願任刻資。遂序其顛末。以告來哲。夫欲了生死。必須實證。若唯悟而未證。則煩惱尙在。大須努力。倘能兢兢業業。歷緣煅煉。則覺照存心。冥符聖智。人我是非之凡情。無由而起。若不加覺照。依舊凡情熾然。功行愈高。情見愈重。由悟入迷。在所難免。如人睡惺不起。久復睡著。古人謂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正以煩惱未斷。或恐復迷。須知斷惑之人。便無凡情。既無凡情。何有生死。大悟之人。其悟縱與佛同。其惑猶未斷除。必須念念覺照。庶免凡情用事。藏忍父子。雖則悟處高深。只因我慢過甚。全體埋沒于人。我情見之中。而猶欲爲續佛慧命之第一高人。以致一錯永錯。而莫之能反。盡其智力。只做得个平侍者之身分。可不哀哉。如來深知末世衆生。煩惱難斷。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令其于臨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承侍彌陀。追隨海衆。從茲圓破無明。徹證自心。直至成佛而後已。使藏忍知此。當卽上品往生。證無生忍。普現色身。廣度羣迷。又何至妝點文飾。欲得超師越祖之虛名。企其流芳百世。一經明眼人看破。竟落得個邪魔外道之實號。而遺吳萬年。嗚呼哀哉。

揀魔辨異錄石印序 代企費居士趙希伊作

自佛法入中國。歷代皇帝。無不崇奉。其唯結緣種。與有所悟證者。種種不一。求其深入經藏。直達禪源。證涅槃之妙心。具金剛之正眼。于修齊治平之暇。闡拈華直指之宗者。其唯清世宗皇帝爲第一也。若非法身大士。乘願再來。握權實不二之道柄。度輪迴無依之衆生者。其能如是也耶。其所著述。藏內有圓明居士語錄三卷。圓明居士世宗道號其他序跋傳記。散見於經論語錄中。悉皆妙契佛心。冥符祖意。言言見諦。語語歸宗。如走盤珠。似摩尼寶。凡具眼者。無不佩服。當明季時。密雲悟會下。有法藏字漢月者。天姿聰敏。我慢根深。大悟之後。欲爲千古獨一無侶之高人。從茲妄立主見。著五宗原。擬已超邁一切。不知如來心印。如清涼月。慢雲一起。便掩月光。眞如妙性。猶太虛空。慢塵既颺。卽汙空體。種種塗飾。翻形狂悖。求升反墜。弄巧成拙。密雲則闢而又闢。彼與其徒弘忍。執迷不返。則救而又救。反欲陵駕密雲。謂已無師自悟。密雲強以源流懇付之。所有言說。類多妄造。少有實情。當時知識。雖知其非。以其師尙不奈何。兼彼門庭甚盛。士大夫多爲外護。恐其一經闢駁。難免招禍。故皆不敢置論。至雍正十一年。世宗徧閱密雲法藏弘忍等錄。見彼知見。純謬。錄其臆見邪說數十條。逐一辨正。通計十萬餘言。名曰御製揀魔辨異錄。卽刊書冊殿板。又令續入大藏。企其除邪說以正人心。振

宗風而明祖道耳。至十三年。開工刊藏。而龍馭旋卽賓天。高宗繼立。以日親萬幾。不暇提倡。遂致竟未入藏。而書冊殿板。存於大內。不易流通。故今之博學多聞。縉素大家。皆不知其名。吾友子任。光緒甲辰。于京師書肆中得二部。以一送諦閑法師。企彼倡募流通。以一託楊仁山寄東洋。入于弘教書院新印藏中。今春余欲朝海至滬上。遇楚青狄居士。余曰。公好流通古迹。何不取弘教藏中揀魔辨異錄。刊板印行。此世宗以靈山泗水之心法。爲儒釋兩教。作開金剛正眼之大光明藏也。若得流通。不但參禪者直下知歸。卽宗孔孟而探誠明之極。隨者。亦如乘輪遇順風。速得到彼岸也。居士曰。余昔於京師爛貨攤得一部。藏書笥有年矣。不因子說。幾致錯過。卽付印刷所。俾照式石印一千部。命余作序。余喜極。遂忘其固陋。爲序其隱顯機緣如此。

三十二祖傳讚序

粵自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得普播寰區。及至大教東布。達磨西來。其圓悟佛性。徹證自心。續如來之慧命。作人天之導師者。實繁有徒。若傳燈錄。高僧傳所載。乃存十一于千百耳。其隱而弗彰。祕而不顯者。又何可勝數耶。清世宗憲皇帝。久證法身。乘願

再來。若宗若教。無不窮源徹底。御極以來。十年之內。專理政治。不提佛法。以期天下太平。俗美風醇。然後宣布法化。則易得其益。如器除毒。堪貯甘露。至十一年。則以人王身。行法王事。佛法世法。一肩擔荷。儒教釋教。一道齊行。取靈山泗水之心法。述傳薪續燄之綸音。空有二。真俗圓融。直欲普天人民。同爲如來真子。現未有情。共獲本地風光。每於朔望。及佛菩薩誕辰。或面訓廷臣。或傳諭疆臣。以迄士庶。令其咸了自心。悉趣背塵合覺之道。不至徒具佛性。枉受生死輪迴之悲。或敕天下叢林。一切僧衆。令其恪守清規。精修梵行。眞參實悟。明心見性。以期光揚法道。翼贊皇猷。又于朔望。必親運睿筆。恭繪一古德道像。取彼本傳。提綱摘要。作一小傳。又作一讚。以發其奧義。親筆書於像首。刻石大內。以備摹搨而企流布。自十一年二月起。至十三年三月止。共繪三十二尊。至四月中。龍馭上賓。致無量古德。未蒙一發幽光。爲可惜耳。至乾隆九年。高宗以裝潢所揚祖像三十二軸。賜武林理安寺。後修寺志。卽以此傳讚。載于首冊。以志恩寵。然此傳讚。未刻書板。故世不獲見聞。竊念古德道風。人天景仰。如皓月當空。萬川俱現。其光明皎潔。豁人心目。自可頓開心地。徹見性天。又得世宗睿筆發揮。與古德交光相映。一際無痕。若得一覽。當卽達本逢源。獲衣裏之明珠。破塵離著。出大千

之經卷。從茲心心相印。燈燈相傳。俾自他以共證眞常。令凡聖以同登覺岸。庶不負世宗述傳一番至意矣。因募應季中居士。出資刻板。以公同志。于每傳前。列其題目。以期一目了然。併書緣起。以告來哲。

淨業良導序

娑婆。生死險道也。極樂。常住家鄉也。衆生由一念不覺。入此險道。莫之能出。縱欲出此險道。歸彼家鄉。而生無慧目。不知所趣。若無良導。不但誤入歧途。竟成背馳。且有墮坑落壑。喪身失命之憂。淨土三經一論。以及一切大乘經論。皆導師也。但以文深義奧。初機不易領會。雖則無邊妙義。具足無遺。而以暗鈍心識當之。每致有疑而不能決。有信而不能生。因茲歷代古德。各垂言教。以逗時機。由是法流無壅。而羣機悉蒙其利濟矣。無名居士。自雖未度。志切度人。因將樂邦文類。及蓮池。紫柏。憨山。蕩益。各集中之合時機者。錄數十篇。以應初入法門之士。待其門徑已得。然後徧閱全書。則知一滴之味。與大海之味。無二無別。而如來出世一大事因緣。唯淨土一法。方能究竟暢佛本懷也。無名居士。搗謙不敢自專。命光鑑定。因題之曰淨業良導云。

佛學初階序

佛法廣大。不易窺測。欲使同人盡沐法澤。必由耳目見聞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淺近事迹。啓迪而引誘之。令其捨拘墟之固執。見天地之廣大。庶可斷疑生信。愈入愈深。必期于徹悟。自心。復還本有。及與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而又以化諸人人。決不肯上辜佛化。下負己靈。長劫甘受生死輪迴之苦毒也已。福保丁居士。誓願宏深。慈悲廣大。欲令斯民同登覺岸。因將緇素名賢遺集。及佛祖經論中。因果輪迴之事。及三寶功德。淨土利益。輯之成帙。名爲佛學初階。企閱者因是而求。舉凡斷惑證真。卽凡成聖之不思議大法。皆可親得而實有諸已矣。又伊先所輯佛學指南。佛學起信編。六道輪迴錄。雖繁簡不同。要皆爲初機學佛之階梯而已。若是決烈丈夫。當必登峯造極。決不至畫地自限。以卑自安而不復上進耳。

釋教三字經序

代明天啓時。蜀東忠州聚雲寺吹萬老人釋廣真作。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聖不二。生佛一如。由迷悟之或殊。致升沈之迥別。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覺。轉大法輪。本一心以建立。作迷津之寶筏。普欲未來。咸登道岸。故以五時所說。及教外別傳之旨。付諸弟子。命廣流通。由是列宗諸祖。相繼而興。宏宗演教。代佛揚化。迄今

世遠年深。事多義廣。若非讀破大藏。妙悟自心。無以測其端倪。得其綱要。每欲撮略梗概。開示後進。因念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紀夫倫常日用之道。與歷朝治亂之迹。使學者先知其約。後涉其博。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立身行道。致君澤民。以復其人性本有之善。遂仿其意。略敘如來降生成道。說法度生。列祖續佛慧命。隨機施教。及與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題曰釋教三字經。俾爲沙彌時。誦而習之。知佛經之要義。明祖道之綱宗。及其壯而徧閱三藏。歷參五宗。妙悟自心。冥符佛意。方知山色溪聲。咸示第一義諦。鴉鳴鵲噪。共談無上心宗。非同非異。非有非空。卽權卽實。卽俗卽眞。博之則盡十虛。而莫容約之則覓一字不可得。然後乘大願輪。闡揚法化。普令法界衆生。歸依一體三寶。復本來之面目。傳無盡之心燈。是在後進之發心造修焉。予日望之。

劉圓照居士摸象詩序

以彼作
開端畫一圓相

○此一段光明。非因非果。非聖非凡。非斷非常。非生非滅。亙古亙今。照天照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人人具足。無餘無欠。無奈衆生在迷。懷寶受困。反承此照天照地之光。起惑造業。輪迴六道。于是世尊欲施濟度。示成正覺。當其夜覩明星。豁然大悟時。乃浩然歎曰。奇哉奇哉。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于是隨機施化。對病發藥。由衆生根器不等。故其所說。或漸或頓。或實或權。種種不同。雖則設諸方便。無非曲誘衆生。令其各各徹證此之心光。究竟成佛而已。所謂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始則千機並育。終則一道同歸也。又以鈍根衆生。現生不能了脫。則輪迴生死。了無底止。以故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俾未斷惑者。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已斷惑者。仗佛慈力。速證法身。普使上中下根。若聖若凡。同證真常。誕登彼岸。極暢如來出世之本懷。徹獲衆生本具之佛性。猗歟佛恩。窮劫莫讚。及至大教東流。遂以此法。目爲蓮宗。以其念佛求生西方。蓮華化生。得預蓮池海會。親炙彌陀世尊。及觀音勢至。諸上善人故也。自後達摩西來。傳佛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此所見所成。乃指吾人卽心本具之天眞佛性而言。令人先識其本。則一切修證等法。自可依之進趣。以至于修無可修。證無可證而後已。非謂一悟卽成福慧兩足。圓滿菩提之究竟佛道也。喻如畫龍點睛。令其親得受用耳。由是騰輝震旦。炳煥赫奕。卽心卽佛之道。非心非佛之法。徧布寰區。天機深者。于一機一境。識其端倪。則出詞吐語。自離窠臼。入死入生。了無罣礙。得大解脫。得大自在矣。倘根機稍劣。縱得大悟。

而煩惱習氣未能淨盡。依然還是生死中人。出胎隔陰。多致迷失。大悟者尙如是。況未悟乎。固宜專心致志于仗佛慈力之淨土法門。方爲千穩萬當之計也。圓照劉居士。宿根深厚。現行精純。于禪淨兩宗。各得其旨。而尤以念佛法門。爲究竟自利利人之道。每有所感。輒形諸詩歌。筆而錄之。得一百零八首。題其名曰摸象。蓋以道大無方。豈凡庸一言可以道盡。不過取其意之所適而已。其子及族人。欲後世咸所稟承。擬列諸家譜。令光敘其大旨。用告來者云。

佛學述要鑄板流通序

自佛法入中國。千八百餘年來。若縉若素。若男若女。深入經藏。徹悟心源者。何可勝數。良以眞如佛性。人人本具。但以迷而不覺。初非有失。及聞如來言教。知識指示。則知珠在衣裏。佛性恆存。不離當處。得大自在。自利利他。受用無盡矣。天台陳勤先女士。宿有慧根。于台禪性相淨土諸宗。悉知壺奧。而且偏讚淨土。冀一切不能徹悟自心。斷惑證眞者。卽生便登阿鞞跋致。亦可謂于博得約。宏法知要矣。其所發揮。機理雙契。雖則多錄成文。然如一屋散錢。一上串。俾用者現成持取。三叉歧路。條條標示。令行者勇往直前。亦不可謂無功也。惜其子

袁授荷。根性弗類。于其母所述。了無所知。抄錄而欲流通。其注概節略之。不知有宜節者。有不宜節者。不宜節者而妄節之。則有意義不明。文法不合之弊。而且錯訛滿紙。致有許多詞不達意之處。足見此道。須自有善根。方可優入。否則雖母子至親。亦不能傳。奉化孫玉仙居士。欲鑄板流通。冀鬚眉丈夫。闡閣英賢。同發思齊之心。共證本具佛性。委光鑑訂。因正其錯訛。離其句讀。遂題之爲佛學述要云。

≡ 格言聯璧重刻序

人之所以與天地並名三才者。以其能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也。去此。則但一血氣之倫而已。何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而稱之乎。孟子以夜氣不足以存者。爲違禽獸不遠。又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知任心縱意。胡作非爲者。不過名之爲人。實則與禽獸或相埒。或不如矣。格物致知。乃羣聖傳授之心法。以人欲之物。乃由外境而生。必須格除淨盡。而吾心固有之良知。自可全體顯現矣。固有之良知。卽明德也。格之與致。皆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既明。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此匹夫匹婦皆能爲之事也。若以推極吾之知識。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爲格物致知者。乃枝末。非根本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能明其明德。則獨善其身矣。若得位行道。以先覺覺後覺。則兼善天下矣。吾人未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必須多識前言往行。以爲前途導師。日讀誦而繹思之。必期于過日寡而德日崇。以至于德純過無而後已。然曾子臨終。尙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行年七十。尙欲天假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雖曰以身說法。勉勵後進。實屬聖賢格致工夫。自強不息。了無已時也。山陰金蘭生先生。輯先賢警策身心語句。爲格言聯璧。令學者如入寶山。隨取而得。其功誠非淺鮮。維揚張瑞曾居士。少卽奉爲圭臬。繼欲普餉同倫。乃詳爲校訂。兼用褒貶圈法。標示其當法當戒者。俾閱者省心力而知去取。其用志可謂誠且摯矣。刻成。問序于余。因略述三才名義。與聖賢格致工夫。以期與本集所說。互相發明。令學者得親切下手之工夫。而進德不息。以至與天地參而後已也。其具眼者。當不以余言爲背謬也。

不可錄重刻序

女色之禍。極其酷烈。自古至今。由茲亡國敗家。殞身絕嗣者。何可勝數。卽未至此。其閒頹其

剛健之軀。昏其清明之志。以頂天履地。希望希賢之姿。致成碌碌庸人。無所樹立之輩者。又復何限。況乎逆天理。亂人倫。生爲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者。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噫。女色之禍。一何酷烈。至于此極也。由是諸聖諸賢。特垂悲愍。或告之以法言。或勸之以異語。直欲福善禍淫之理。舉世咸知。而又徵諸事實。以爲法戒。企知自愛者。讀之。當必怵然驚。憬然悟。遏人欲于橫流。復天良于將滅。從茲一切同倫。悉享富壽康寧之福。永離貧病夭折之禍。此不可錄所由輯也。張瑞曾居士。欲重刻印施。命余作序。暢演窒欲要義。須知美色當前。欲心熾盛。法言巽語。因果報應。皆難斷其愛心。若能作不淨觀。則一腔欲火。當下冰消矣。吾秦長安子弟。多玩促織。有兄弟三人。年皆成童。于月夜捉促織于墳墓間。忽見一少婦。姿色絕倫。遂同往捉之。其婦變臉。七竅流血。舌挖尺餘。三人同時嚇死。次日其家尋得。救活者一。方知其事。活者大病數月方愈。其家子孫。不許夜捉促織。夫此少婦。未變臉時。則愛入骨髓。非遂所欲則不可及。既變臉。則一嚇至死。愛心便成烏有。然當其羣相追逐時。固未始無血與舌也。何含而藏之。則生愛心。流而挖之。則生畏心。了此。則凡見一切天姿國色。皆當作七竅流血。舌挖尺餘之鈎頸鬼想矣。又何至被色所迷。生不能盡其天年。死必至永墮惡道。

耶。以故如來令貪欲重者。作不淨觀。觀之久久。則尙能斷惑證真。超凡入聖。豈止不犯邪淫。窒欲衛生而已。其女貌嬌美。令人生愛心而行欲事者。不過外面一張薄皮。光華豔麗。爲其所惑耳。若揭去此之薄皮。則不但皮裏之物。不堪愛戀。卽此薄皮。亦絕無可愛戀矣。再進而剖其身軀。則唯見膿血淋漓。骨肉縱橫。臟腑屎尿。狼藉滿地。臭穢腥臊。不忍見聞。校前少婦所變之相。其可畏懼厭惡。過百千倍。縱傾城傾國之絕世佳人。薄皮裏面之物。有一不如是乎。人何唯觀其外相。而不察其內容。愛其少分之美。遂不計其多分之惡乎。余願世人。遺外相而察內容。厭多惡以棄少美。則同出欲海。共登覺岸矣。又當淫欲熾盛。情不能制之時。但將女陰作毒蛇口。如以陽納蛇口中。則心神驚悸。毛骨悚然。無邊熱惱。當下清涼矣。此又窒欲之最簡便法也。

不可錄敦倫理序

天爲大父。地爲大母。一切男女。皆天地之子女。皆吾之同胞。既是同胞。當盡友愛。保護扶持。以期各得其所。如是。則爲天地之肖子。無忝所生矣。既能保護扶持天地之子女。則天地必常保護扶持于其人。令其福深壽永。諸凡如意也。倘或肆意橫行。欺陵天地之子女。則其折

福滅壽滅。門絕嗣。一氣不來。永墮惡道。經百千劫。莫復人身者。乃自取其禍。非天地之不慈也。餘且勿論。卽如妻女姊妹。人各共有。人若熟視己之妻女姊妹。已則憤心怒氣。卽欲毆擊。何見人之妻女姊妹。稍有姿色。心卽妄起淫念。意欲汗辱乎哉。夫同爲天地之子女。是吾同胞。若于同胞起不正念。則是汗辱天地之子女。欺侮同胞。其人尙得自立于天地之間。而猶謂之爲人乎。况夫婦之道。與乎三綱五常。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人倫也。人若行蔑理亂倫之事。則是以人身行禽獸事。身雖爲人。實則禽獸不如也。何也。以禽獸不知倫理。人知倫理。知倫理而復蔑倫理。斯居禽獸之下矣。然一切衆生。由淫欲生。故其習偏濃。須深隄防。作親作怨。作不淨想。庶可息滅邪念。而淳全正念矣。怨與不淨。前序已明。茲特約親而爲發揮。冀諸閱者。同敦天倫。毋懷惡念。四十二章經。示人見諸女云。想其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生度脫心。息滅惡念。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當生孝順心。慈悲心。如是則尙保護扶持之不暇。何可以起惡劣心。而欲汗辱乎。明有一生患淫。不能自制。問于王龍溪。龍溪曰。譬如有人謂汝曰。此中有名妓。汝可褰幃就之。汝從其言。則汝母女姊妹也。汝此時一片淫心。還息否。曰

息矣。龍溪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做真耳。人果肯將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視之。則不但淫欲惡念無由而生。而死輪迴亦當由茲頓出矣。不可錄一書。法語巽言之訓。福善禍淫之案。與夫戒忌之日期處所。一一畢示。其覺世醒迷之心。可謂誠且摯矣。維揚張瑞曾居士。利人心切。卽爲刻行。命光發揮窒欲之要。因以怨以不淨。而敘其大旨。繼因其堂兄正勛逝世。擬以此功德薦其靈識。俾罪障消滅。福智崇朗。出五濁之欲界。生九品之蓮邦。因居士孝友之情。故復撰敦倫之序。祈見聞者。各詳察焉。則幸甚幸甚。

普濟禪寺打交盤萬年簿序

代了餘和尚作但打交盤未改十方

圓通道場。彌三際而不增不減。普門風範。卽萬法而無欠無餘。亘古亘今。如如不變。有情無情。法法圓融。雖千佛齊出了無有興。縱三災迭起。又豈有敗。此觀音大士補怛名山。真如實際之究竟景象也。至于應化門頭。則法隨緣起。道在人宏。興廢通塞。各有由致。溯自慧鑄始祖。開山于梁。真歇禪師。開宗于宋。以及元之孚中。清之潮音。悉皆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丕振宗風。廣布玄化。普使四海內外。同被慈雲。六道衆生。共霑法雨。猗歟休哉。何其盛也。爰自潮音以來。兩蒙勅修。世守成規。家風不墜。至咸豐初。髮匪肇亂。人民塗炭。香火多年斷絕。用度

由茲缺乏。法器什物。皆不舒用。凡住持進院。自所置者。退時仍復搬回本庵。縱有留者。皆作昂價交盤。甚至破敗不堪。一文不值之物。一體照新價交。總計洋一千若干元。如市之打店鋪者。貨物器具。悉賣新主。所謂常住者。只空屋經像而已。弊由兵燹。亦無足怪。至後世道太平。香火鼎盛。仍復安于故習。毫未改革。餘曾理院務。詳知其由。今于文蓮老和尚退院之時。蒙諸位老和尚。并諸房法眷。委此重任。自愧人微德薄。不敢承當。而再三逼勒。不許推辭。竊念普濟。乃天下名山菩薩道場。由梁至民。世經十紀。年滿一千。今既忝膺此任。敢不勉力籌度。興利除弊。培植常住元氣。以仰副諸公爲法爲人一番至意。因言常住體屬十方。非住持一人私有。所有財政。理宜全歸常住。凡錢財穀米。莊嚴什物。無論常住舊有。卽本人所置辦者。亦不得退時攜去。及作價交盤。而住持進院花費。須彼本人自任。不得耗費常住。如是則常住日見豐足。而法道亦隨之隆盛矣。文蓮老人聞之。踴躍歡喜。發菩提心。願將交盤洋一千若干元。一筆勾消。其什物有破敗不堪者。提出。同衆棄去。有可用者。按其新舊名色。登此打交盤萬年簿。後所置者。一體登簿。其住持。并常住財政規矩。悉仿諸方叢林。唯選舉住持。仍須本寺各房子孫。是之謂子孫十方。所願自茲以後。凡爲住持。及膺職事者。各各發菩提

心培植常住。庶大士慈恩。暨窮三際。橫徧十方。而各人現在則福慧雙隆。人天敬仰。臨終則形神俱妙。佛聖來迎。如是則不慧一念愚誠。與文老一番婆心。皆悉不落空亡。咸有實益矣。因略敘源委。以冠簿首。俾後之來哲。悉各知其緣起耳。

別庵統祖新公堂序

代茂量師作

如來所證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卽我與一切衆生。現前一念煩惱結業顛倒昏迷之心。能識此煩惱結業顛倒昏迷之心。便可以上續如來慧命。下作人天導師。普令一切衆生。同識此心。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迷悟雖殊。體本不二。一條蕩蕩。長安路。從來絕不禁人行。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自世尊示成正覺。四十九年。廣說經法。指大經于塵中。示明珠于衣裏。三千年來。沐法澤而悟自心。證覺道而度有情者。數逾恆沙。何可勝論。若我別庵統祖。宿植德本。乘願再來。童真出家。弱冠悟道。闢普門以重興法雨。傳心印而不振宗風。身居海島。道播寰區。六坐道場。廣垂言教。不特萬民傾誠。直使一人注意。由茲賜帑賜紫。屢施九道之雨露。唯期祝國祝民。同沐大覺之恩光。在當時固皆景仰。卽後世莫不尊崇。昔先師戒文老人。與開如和尚。每念忝爲法裔。莫續徽猷。聊

效追遠之誠。糾立公堂之會。緣舊立公堂。過于淡薄。不足以昭虔恭而報祖德。起觀感而裕後昆。以光緒十八年。閩山共築朱家尖衆香塘。因糾十餘家。或任一股。或任數股。共湊洋若干圓。買田百畝。以爲新起公堂之備。後因外界侵佔一半。只得三十一畝而已。然田屬新開。猶是斥鹵。故二十年來。尙未成立。今田已成熟。租課照常。因于今春。起立公堂。十柱輪流。周而復始。在如公與吾師之本心。實欲後世子孫。登堂薦獻。禮像投誠時。心自思曰。祖師與人同耳。彼既丈夫。我亦宜然。豈可高推聖境。自處凡流。由是奮發大心。追蹤先覺。破無明以證法性。續佛慧以度衆生。俾圓通道場。經劫常住。大慧宗統。徧界流行。庶不愧爲祖師兒孫。如來弟子矣。凡我同倫。尙勉之哉。時在民國二年

眠雲公堂序 代法雨書記僧作

人生世間。幻住數十年。從有知識以來。日夜營謀。忙忙碌碌。無非爲養身家。做體面。遺子孫而已。推其病根。只因執著有我。不肯放下。其念慮固結。雖佛與之說法。亦莫之能解。而于自己主人公本來面目。則反置之不問。任其隨業流轉。永劫沈淪。可不哀哉。開然和尙。夙因深厚。託質將門。壯懼殺業。不樂從軍。聞化聞老人說法。遂投身座下。剃髮爲僧。數十年來。專主

參究。但恨未得覩面。一敘機緣。其所悟處。深淺莫測。至光緒末年。住持法雨。因自立公堂。以作遺念。題其名曰眠雲。夫雲之爲物。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幻生幻滅。了無定相。而能降注甘雨。普潤大地。俾有情無情。各得其所。絕似證無我相者之無所住而生心。度脫一切衆生。而無有度相。然公通身放下。安住其中。其殆示其所悟乎。抑令後世子孫。以此爲法乎。其義玄妙。可以深長思矣。

通智法師公堂序

代悟開大師作

粵自世尊入滅。四依宏法。現普門身。垂形六道。逆順隱顯。種種方便。隨順機宜。皆令度脫。此不可思議神通妙行。唯聖能爲。非凡所及。若夫現沙門身。離塵脫俗。高豎法幢。不振宗風。流通法化。續佛慧命。此爲法身大士。大心凡夫。傳揚佛法。通途妙行。由斯二行。故得橫徧十方。豎窮三際。無一處不蒙佛光。無一人不沐佛恩。至于法傳震旦。二千年來。宏法大士。廣布法化。宗說兼通。定慧均等。現身說法。以德服人。扇真風于火宅。注法雨于情田。普被三根。總攝衆機。各復本有之天真。共證卽心之覺道。因茲王臣歸命。士庶傾誠。廣布玄猷。輔弼政治。其宏功偉迹。多難盡述。卽高僧傳。傳燈錄。百餘卷書所載者。乃千萬分之一二耳。近世以來。

其有宿植德本。示生巨族。隻眼覷穿浮世界。一肩荷起大津梁。宴坐圓通道場。深入寶王三昧。總禪淨而同修。會宗教爲一致。出廣長舌。宏演圓宗。垂平等臂。普接三根。卽凡心以示佛心。統萬行而歸一行者。其唯我先法師。通公法師其人焉。師諱尋源。字通智。別號憶蓮沙門。俗姓阮。系揚州儀徵中堂元公之幼子也。于道光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初八日未時示生。母氏某。京都人。迨至元公逝世。嫡子忌刻過甚。其母遂攜之以歸京都。寄居舅舍。及長。相貌瓌璋。語音洪暢。性好道術。不求仕進。欲爲長生神仙。放曠襟懷。優游蓬島。每以不遇真人爲憾。至同治十二年。年二十一。偶至龍泉寺。遇首座本然和尚。洞明教理。透徹禪宗。憶必得道高僧。與之談已所懷。本公笑曰。汝本有之。天真佛性。無端背棄。而求不可必得。不出七趣之神仙。棄金擔麻。認奴爲主。汝具如此相貌。而其志何若是之下劣也。遂頓棄所懷。卽求攝受。本公因爲薙髮于本京七塔寺。乃石佛寺之支派也。從茲常親本受業師。研究教典。勵志修持。至光緒四年。受具戒于京西雲居寺。因念教理粗明。本分未了。說食數寶。有何利益。乃發足遊方。徧參宗匠。至十四年。于普陀佛頂山信真老人會下。師資道合。得受心印。是爲傳臨濟正宗第四十二世。是年宏楞嚴于法雨寺。此後十有餘年。常應講聘。每期衆皆數百。師于楞

嚴獨有心得。因爲註釋。欲使大佛頂理。圓通常性。全體顯現。毫無隱覆。述成開蒙十卷。現蒙維揚萬壽寂公。爲之刊板流通。所借賦性率真。唯究根本。不事支末。但欲發揮理性。令其徹底全彰。和盤托出。至于措詞立言。或失詳審。故致間有參差疎漏之弊。倘蒙具眼作家。稍事修治。則成法苑完璧。楞嚴寶鏡矣。師平生志在楞嚴行在淨土。日課佛號三萬。誓求往生。晨持大悲呪一尺香。以爲助行。欲令現未有情。同生淨土。故于彌陀疏鈔。及演義。要解。便蒙鈔。勢至圓通疏鈔。皆爲刊布。謂學者曰。禪宗名爲教外別傳。淨土實爲教內真傳。須知卽此真傳。乃別傳外之別傳也。汝等煩惱未斷。道業未成。切不可錯認定盤星。高推禪宗。藐視淨土。致令臨命終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雖有不可思議大慈大悲之佛力。由不信故。無從倚託。依舊乘惡業力。輪迴惡道。從劫至劫。了無出期。可不哀哉。可不畏哉。其講楞嚴也。于七處徵心。十番顯見處。必詳明此土開悟之難。淨土證道之易。至勢至章。則殷勤勸導。不遺餘力。直欲法會大衆。人各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卽隨勢至。親證圓通。其至由惡業而沈淪四趣。乏定慧而墜墮五魔處。尤復極陳得失。痛示利害。每每淚隨聲出。語音哽噎。常曰。不知淨土。楞嚴乃破淨土之元勳。深明淨土。楞嚴實宏淨土之善導。看經不具擇法眼。其孤負佛恩處。類多

如是。汝等切不可將禪宗機鋒轉語。認做實法。薄淨土而不屑修持。須知華嚴會上。華藏海衆。同破無明。同證法身。尚須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汝何人哉。敢與彼抗。上孤佛化。下負己靈。諸佛名爲可憐愍者。師十餘年來。各處宏經。雲行鳥飛。杳無定處。于天童小白嶺。維揚萬壽寺。及本山普慧庵。嘗多憩息。以二處主人。悉皆尊德重道。且與普慧庵主覺公。法稟同門。交稱莫逆故也。至三十二年丙午冬。示疾育王。丁未春。覺公卽接至庵。備極照應。經兩月餘。臨終前數日。神氣清爽。奮勵念佛。至四月初三日未時。合掌念佛。泊爾神逝。世壽六十五歲。僧臘三十五年。全身入棺。瘞于佛頂山後之燕窩岡。乃佛頂文正和尚等。預爲營造之歸宿所也。以平生性好寂靜。而住無定所。故無剃度。嗣法門人。本山唯源通。與不肖悟開。外方雖有。不能悉知。恐招彼此親疏之譏。故概不書。嗚呼。開于昔年。頻預法會。屢聆圓音。未明白性。師以孺子可教。遂爲預行付囑。當時雖極慚惶。猶期悟于後日。豈料諸魔未殄。法將云亡。毒藥未消。慈父見背。悲夫。衆生津梁。如來慧命。將何所託。從何所寄耶。寧可自殞。不忍師逝。唯冀承佛慈力。蓮開上品。忍證無生。位登不退。速乘本願。垂慈濟度。庶可以仗師威神。出險道而頓登寶所。卽我心識。了煩惱而徹證眞常矣。茲以先師遺

資。肇立公堂。略敘大端。以垂永久。俾後世法裔。仰先德之徽猷。而勵志效法云爾。

立山老人派下子孫公堂序 代開如和尚作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究其原由。總因不了真如妙性。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既已認賊爲子。遂致背覺合塵。從此根塵互黏。人我敵立。起惑造業。輪迴六道。經塵點劫。莫能解脫。大覺世尊。愍茲劇苦。施大法藥。令修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及餘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三十七品法門。雖根有利鈍。乘有大小。莫不皆以四念處而爲根本。良以四觀若成。則我執即破。我執既破。則五蘊皆空。六塵即覺。返本還原。親證妙性。譬如垢盡鏡明。雲開日朗。日即本具。明非外來。得無所得。獲大自在。凡情聖見。兩俱消亡。尙無涅槃。何有生死。至于世壽若盡。則焚其形骸者。一則恐彼亡者所作未辦。身見未泯。令其豁悟真空。當下解脫。二則正欲存者了知此身全體虛妄。力修聖道。復本心源。務於動作云爲處。親見主人翁。則能自作主宰。不被此臭皮袋多方驅使。庶可以上繼佛慧。下化有情。即此苦無常無我不淨之幻妄身心。徹證常樂我淨之真如佛性。以故無論聖凡。舉皆焚化。而天下叢林。無不遵行也。當唐宋佛法盛時。

士大夫家亦多仰遵佛制。而用此法。不獨唯僧爲然。僧既焚化。拾其餘骨。置于普同塔中。亦如叢林之海衆同居。其中凡聖冥測。行位難辨。凡既附聖。亦易解脫。如蒼蠅附于驥尾。不勞而得至千里也已。法雨常住。當前清咸同間。以久經兵荒。香火斷絕。遂致一敗塗地。至同治十年。衆挽先師公立山老人住持。法道由是重興。而剃度法嗣。實繁有徒。化開師伯。謀諸本派法眷。各出淨資若干圓。修一子孫普同塔。於海會橋東。凡立山老人派下子孫。及諸法徒。皆可入焉。又買衆香塘田五十畝。以歲所收租。充春冬祭薦之費。俾伴山常明。長生。楊枝。寶稱。五庵。及化恆師。派下子孫。六柱輪流。承值當辦。使亡者時受祭薦。蒙法利而超極樂之天。存者識破幻妄。修淨業而預蓮池之會。爰書緣起。以告同倫。

募建藥王蓮序

代撰

大覺世尊。名大醫王。普治衆生身心等病。所用之藥。其數無量。戒定慧三。攝盡無遺。以故此三名爲藥王。若能服之。卽凡成聖。然藥雖美妙。修合實難。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名爲阿伽陀藥。萬病總治。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上中下三根。卽生皆出苦輪。戒定慧三法。當念悉得具足。是知信願念佛一法。乃藥王中之藥王也。某幸承宿因。得聞此法。敢不竭

誠致敬。孜孜修持乎。擬建茅篷一所。名爲藥王。安住其中。篤修淨業。以期普愈。自他身心。生死等大病。懇祈檀越。發菩提心。行方便事。略分寶海之涓滴。俾成安身之陋室。由茲夙夜。翹勤禮拜。憶念。既能念茲在茲。何難卽心卽佛。則無邊利益。皆所成就。以如是因。感如是果。現生必得蒙佛接引。高預海會。將來必作藥樹王身。普治衆病。若能鑑此愚誠。則此語當不虛棄矣。

法雨寺萬年簿序 代開如和尚作

得最勝之地。方可宏最勝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須待非常之人。宗匠出。則本立道生。哲人亡。則法殘教弛。雖否極泰來。屬于天運。而革故鼎新。實賴人爲。法雨常住。肇始於大智老人。中興於別庵統祖。規模宏敞。法道興隆。嗣後歷代住持。雖則無大樹立。然皆恪守成規。家風不墜。及至兵燹之後。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敗塗地。殿堂寮舍。坍塌破壞。法器莊嚴。百無一存。諸房法眷。見此景象。咸皆束手。不肯承當。於同治十一年。衆強先師公立山老人住持。荒垣破屋。竭力修葺。兢兢業業。十有餘年。自天王殿。至藏經閣。悉皆重新。其餘工程。雖未盡復。當日舊制。而大局已有可觀矣。至光緒十一年。以老病退隱。命先師聞老人繼席住持。先師續

承舊緒。發廣大心。凡師公力未暇及之工。一切殿堂寮舍。或創或修。無一處不使一新。其規模制度。不亞中興。凡咸豐年間。壓出桃花莊稻田。盡行贖回。又以欲轉法輪。須仗莊嚴法器。十餘年來。宏宗闡教。所置什物。上自龍藏佛像。下至桌凳牀榻。凡所需用。般般具足。然老人大願雲興。恨不得十方僧衆。咸萃一堂。往昔祇園。復現今日。爲法爲人。爲常住。爲大眾之心。如喪考妣。如救頭然。日夜焦思。憂勞成疾。至二十三年冬。修建尙未畢工。而老人竟賣志西逝矣。如自愧涼德。兼無作略。因廁門牆。委理院務。勉承師命。極力輔弼。雖輕塵墜露。不足添江益嶽。然于自分論之。亦可謂鞠躬盡瘁。罄竭愚忱矣。承此未了公案。只得竭力擔當。於是奉先師遺命。邀諸法眷。公舉定公。繼席住持。如仍居舊職。監理院務。及至定公退隱。荷蒙法眷。委此重任。雖知弗克擔荷。而不容推卻者。以先師公案。尙未了畢故也。由是夙夜經營。莫敢或違。拌此身心。謹成師志。三年之內。所有事宜。悉皆清楚。可以交代。不累他人。故今謹同法眷。備將常住所有鉅細什物。一一登記。俾後之莅住持位。膺職事職者。知前人爲轉法輪。置辦什物。一番苦心。大不容易。各加愛惜。無或暴殄。使守成之功。媲美創業。續緒之德。追蹤開山。億萬斯年。永無替廢。庶可法輪與願輪而常轉。千古恆守舊家風。國恩共佛恩。以並報。

奕世常霑新雨露。則法門幸甚。常住幸甚。

化聞老人公堂序 代開如和尚作

竊以春秋祭祀。儒禮所重。歲時追薦。釋教尤崇。念水源木本之恩。修慎終追遠之事。世出世間。又何閒然。先師聞老人多劫熏修。堪爲人天福田。乘願再來。特整大士門庭。生雖示迹都城。世榮以隻眼而颯破。身遂棲遲海島。佛法以通肩而擔當。布濩慈雲。興隆法雨。不愧爲普門之功臣。直可作別庵之嫡子。去舊更新。梵宇復輝煌之制。宏宗演教。法源得流通之祥。視人若己。急公猶私。住持法雨。十有餘年。未曾買一畦養老之田。蓋一椽棲身之所。惟欲恢宏祖道。利益將來。日夜焦思。憂勞成疾。功圓果滿。撒手西歸。德月嗣德未能。報恩無地。欲崇追薦之儀。兼使後人感發。故將老人所築衆香塘田。撥一百畝。以作法眷春冬公堂祭祀之資。使後之登堂薦獻。禮像投誠者。誠惶誠恐。自愧自慚。各各取則。人人效法。以老人之心爲心。以老人之事爲事。庶可不愧爲老人兒孫矣。凡我同倫。尙勉之哉。

白華庵法譜序 此係懸敍下敍事不錄

吾人一念心性。不生不滅。非色非空。豈無初後之迹。橫絕邊表之形。不變隨緣。歷九界而不

滅。隨緣不變。證佛道而不增。光明洞徹。受用自在。直下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無二無別。但由迷真逐妄。背覺合塵。致使生佛懸殊。苦樂迥異。大覺世尊。愍之。示生世間。成等正覺。廣演言教。令其返妄歸真。背塵合覺。復還本有之天真。親證無上之覺道。由是教隨機異。法以人殊。爲實施權。備設五乘之階位。開權顯實。同歸三德之法門。雖一兩普潤。四衆均霑。而宏揚流通。惟僧是賴。良由割愛辭親。方能精修淨行。負荷法道。必須洞徹心源。故自教啟西乾。法傳東震。律教揚鑣。禪淨建幟。二千年來。蒙剝度而飲法乳。以斯道而覺斯民者。其世系師承。源源本本。何可得而勝數也。普陀爲觀音大士應化之地。歷劫常然。無遷無變。而世間凡夫。知見之迹。則自五代梁貞明間。始建道場。歷宋元明。以迄昭代。高人屢出。天章頻頒。其間法運。不無否塞。而賴有負荷法道之人。爲之調停施設。得以轉否爲泰。卽塞成通。以故圓通道場。振古如斯。不墜厥初也。

香積會齋僧規約序

竊以僧名福田。普利四生。九有。齋能助道。均資三乘六和。由福田故。供之則近除饑饉之困。遠獲應供之果。由助道故。受之則堪修六度之行。用彰三德之身。經所云於食等者。於法亦

等。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此之謂也。鍾芳大師。有見於此。遂邀淨友若干衆。人各出洋若干圓。永存普濟庫房。略生少息。以備每年臘月二十五。設齋之費。一日持所立規約。過予。祈作一序。冀垂永久。且曰。昔維摩居士。以神通力。過上方四十二恆沙佛土。於衆香國。香積如來所。乞取香飯。於丈室中。普供大衆。以作佛事。令其未得者得。未證者證。芳等愧無如是神力。謹具疏齋。用表微忱。欲與十方三世一切大衆。同仗彌陀六八洪願。共離五濁。咸登九品。永侍普門大士。親證眞實圓通耳。予曰。神通人各本具。香飯娑婆豈無。何須更顯神通。高越恆沙。求彼所餘。飽此大衆。然後爲得也。當知此齋。師等以實心備辦。大衆以虛心納受。辦者受者。各具眼耳鼻舌身意。而眼耳鼻舌身意。當體本空。是何等神通。所辦所受。復具色聲香味觸法。而色聲香味觸法。直下如幻。是何等香飯。而況根塵既亡。我人豈有。則三輪空寂。一道清淨。其爲神通也。香飯也。不離當處。任運徧達於十方。不越一念。法爾普熏於三際。卽心之幻穢頓消。自性之眞淨圓顯。當念親見彌陀。臨終定蒙攝受。從茲常聆圓音。恆炙休光。當必速滿果海。入大涅槃。豈第得三摩地。證眞圓通而已哉。由是觀之。師等此舉。乃與維摩老居士。並鑣齊驅。無或軒輊。其爲功德。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非筆墨文字。所能形容者也。如

或不識因果。廢弛侵沒。則昔人以齋僧錢。蓋安僧屋者。尙墮火枷地獄。況入私囊。以肥己者乎。殷鑑早懸。各宜洞照。

圓通庵萬年簿序代永悟和尚作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普世尊以五時八教。普應羣機。隨彼根器。各令得益。其在之前之四時。具說六度萬行種種法門。攝小則毫善弗遺。應大則包括法界。迨至法華。則開權顯實。會三歸一。普授作佛之記。大暢出世之懷。說者謂法華一經。乃如來究竟極譚。具明一代時教。所以然之線索。如家業之有總帳簿。天子之有九鼎也。茲萬年簿者。亦圓通常住之總帳簿。子也。溯吾師祖普信老和尚。欲攝心禪寂。於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創建三椽茅篷。於西天門上。不二石側。額之曰圓通。僅足以蔽風雨。庇身心而已。而老人入修禪觀。出睹滄溟。怡情適志。以法爲樂。初未億及爲精藍也。按山志。圓通庵。在西天門上。萬曆五年。僧圓獻結庵於谷內。後以年深遂廢。昔處谷內。今踞山巔。其名雖同。而其基稍異。殆後有出谷遷喬。直登大涅槃山。常觀大寂滅海者之先兆歟。越五年戊辰。吾師山靜老人。攝吾與永慶師兄。幸蒙大士冥加。二三年來。香火漸興。檀施屢至。遂開拓基宇。改爲禪庵。至明年春。先師

示寂。吾承師祖慈命。力任院事。而慶兄專修淨業。凡九歷寒暑。三掩禪關。以輔翼之。迄同治癸酉。師祖西逝。其局勢雖未若現今之恢廓宏敞。然已頗有可觀矣。從茲以後。剃度益多。香火愈盛。加以徒某孫某。繼任其事。尤復不惜心力。經之營之。舉凡基址之高者鑿。卑者砌。必使地得其平。人得其用而後已。而殿堂屋廬之宜創者創之。宜修者修之。陜小鄙陋者。廣大壯麗之。咸使煥然一新。成就大觀。以及大而佛像尊經。中而莊嚴法器。與種種什物。卽小而一匙一筋。凡佛事所應用。日常所必需者。罔弗備焉。田產雖無幾許。而亦可供一季之糧。視卓錫無地者。猶少勝焉。噫。吾老矣。來日無多。欲後之人有所承守。不敢暴棄。勉效前人。光揚法道。今將常住所有鉅細什物。分門別類。一一登簿。以垂久遠。夫此庵。非天造地設。乃吾與慶兄。及十方檀越。心血所成。而徒與孫。亦預有力焉。然亦豈徒設云哉。良以欲成佛果。須圓萬德。欲轉法輪。須仗衆緣。今幸衆緣略具。當須常轉法輪。備修萬行。以期萬德之圓成耳。而濟濟後昆。安住其中。無飢寒困苦之憂。有閒適逍遙之樂。可不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體檀越之誠懇。思建立之艱難。發菩提心。篤修淨行。以冀報答四恩於萬一乎。凡見庵中一針一草。則曰此爲我等續佛慧命。自利利他而設。愛之如身上肉。護之如眼中珠。孳孳修持。惟

日不足。能如是者。不愧爲如來弟子。大士兒孫。則人敬之。神護之。現在福慧雙隆。將來成佛有分。否則袈裟之下。失卻人身。三途一報。百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莫言不道。

永悟和尚公堂序 代本人作

夫前之無始。後之無終。包太虛而無外。入微塵而無內。清淨光潔。湛寂常恆。無生無滅。離相離名。在有非有。居空不空者。真性也。至於攬地水火風之身。乃筋骨血肉之聚。方生卽滅。纔榮便悴。衆骨支撐。如以木爲屋。一皮包裹。猶以泥糊壁。裏面盡屎尿膿血。外頭生垢汗髮毛。蛆蟲碁布。蚤蟲星羅。假名爲人。實我焉在。而且以眼耳鼻舌身意之閑家具。奔馳于色聲香味觸法之荆棘林。由是起貪瞋癡之無明。滅戒定慧之正智。五蘊本空。誰肯一照。六塵無性。人皆認真。致令萬苦俱集。一靈永昧者。幻身與妄心也。圓覺所謂一切衆生。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者。此也。若論真性。則非聖非凡。無朕無兆。亙古亙今。恆自如如。從何以記其年月。陳其薦獻。若論幻身。則生同傀儡。死作塵土。妄心。則隨境生滅。毫無實義。又何必留鳥迹于空中。繫清風於江上也哉。但以本山恆規。凡爲住持。及有名德僧。皆立公堂。以爲後人遺念。予自弱冠。出家于圓通茅篷。意謂有此把茅蓋頭。斗室容膝。足矣。

豈知世相無常。隨時遷變。檀信日衆。輸粟布金。年久月深。不知不覺。遂變之爲梵宇精藍矣。而又闔山法眷。以予篤厚老成。強攀之爲法雨主人。然自愧德薄。何足光揚法道。屢次告退。只住四年。緬想古人。慚惶無地。又何敢引以爲例哉。諸法子徒弟輩。固請不已。因幡然曰。吾生不能宏闡宗風。利益彼等。若設公堂。亦可以作當頭棒喝。令彼春冬二季。懸影祭祀時。忽念曰。此老某某年生。某某年歿。於今又經幾許年月。因知人命無常。速如電光。一息不來。便成後世。從茲發憤修持。求生西方。由是拌除幻妄身心。還復本有真性。與彌陀老子。共優游於清淨寂滅之域。以永享夫常樂我淨之樂。則亦不無小補云。遂令撥桃花莊田若干畝。使其輪流經管。以充兩季祭祀之資。乃援筆而爲之序。

初機淨業指南序

會稽道尹涵之黃公。篤信佛法。精修淨業。欲令同人。咸修淨業。離苦得樂。以淨土諸書。文深義奧。不便初機。及無學問人。因編作白話。縷析條陳。以示要義。名曰初機淨業指南。生死海中。得此指南。則背東向西。捨穢取淨。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當必一超直入如來地。不復在此世界中。長受生死輪迴之苦矣。既是志同道合。何妨助其勸導。乃爲序曰。阿彌陀經云。從是

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又曰。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其無有衆苦。但受諸樂者。由阿彌陀佛福德智慧。神通道力。所莊嚴故。吾人所居之世界。則具足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了無有樂。故名娑婆。梵語娑婆。此云堪忍。謂其中衆生。堪能忍受此諸苦故。然此世界。非無有樂。以所有樂事。多皆是苦。衆生迷昧。反以爲樂。如嗜酒耽色。耽獵搏菹等。何嘗是樂。一班愚夫。耽著不捨。樂以忘疲。誠堪憐愍。卽屬眞樂。亦難長久。如父母具存。兄弟無故。此事何能常恆。故樂境一過。悲心續起。則謂了無有樂。非過論也。此世界苦。說不能盡。以三苦八苦。包括無遺。三苦者。一苦是苦苦。二樂是壞苦。三不苦不樂是行苦。苦苦者。謂此五陰身心。體性逼迫。故名爲苦。又加以恆受生老病死等苦。故名苦苦。壞苦者。世間何事。能得久長。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尙然。何況人事。樂境甫現。苦境卽臨。當樂境壞滅之時。其苦有不堪言者。故名樂爲壞苦也。行苦者。雖不苦不樂。似乎適宜。而其性遷流。何能常住。故名之爲行苦也。舉此三苦。無苦不攝。八苦之義。書中備述。若知此界之苦。則厭離娑婆之心。自油然而生。若知彼界之樂。則欣求極樂之念。必勃然而起。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培其基址。再加以至誠懇切。持佛

名號。求生西方。則可出此娑婆。生彼樂極。爲彌陀之眞子。作海會之良朋矣。或曰。阿彌陀佛。安居極樂。十方世界。無量無邊。一世界中。念佛衆生。亦復無量無邊。阿彌陀佛。何能以一身。一時普徧接引。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之一切念佛衆生乎。答。汝何得以凡夫知見。推測佛境。姑以喻明。使汝惑滅。一月麗天。萬川影現。月何容心哉。夫天只一月。而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悉現全月。卽小而一勺一滴水中。無不各現全月。且江河之月。一人看之。則有一月當乎其人。百千萬億人。于百千萬億處看之。則無不各有一月當乎其人。若百千萬億人。各向東西南北而行。則月亦于所行之處。常當其人。相去之處。了無遠近。若百千萬億人。安住不動。則月亦安住不動。常當其人也。唯水清而靜。則現。水濁而動。則隱。月固無取捨。其不現者。由水昏濁奔騰。無由受其影現耳。衆生之心如水。阿彌陀佛如月。衆生信願具足。至誠感佛。則佛應之。如水清月現也。若心不清淨。不至誠。與貪瞋癡相應。與佛相背。如水濁而動。月雖不遺。照臨而不能昭彰影現也。月乃世間色法。尙有如此之妙。況阿彌陀佛。煩惱淨盡。福慧具足。心包太虛。量周法界者乎。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故知徧法界感。徧法界應。佛實未曾起心動念。有來去相。而能令緣熟。

衆生見其來此接引以往西方也。懷此疑者固非一二。因示大意令生正信云。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重刻序

佛與衆生之心體了無少異。衆生與佛之心相天淵懸殊。相既懸殊則由相所感之受用亦悉懸殊矣。佛愍其體同而相用懸殊也。由是運無緣慈與同體悲種種方便以施濟度。衆生若知其相用雖殊而本體原同也。固當上慕諸聖下重己靈依教奉行以期復本也。藥師經者世尊敘述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因行果德顯密攝化之功德也。此經係唐玄奘譯文理暢順而八菩薩名與說呪一段二皆闕如。東晉帛尸梨蜜所譯之大灌頂神呪經第十二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有八菩薩名。唐義淨所譯之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有說呪一段文凡四百二十八字。三經實本一經以流通已久致貝葉脫簡各據所得之梵本以譯耳。而藥師如來拯拔初機呪力居多。以故前人取帛尸譯本八菩薩名義淨譯本說呪一段添之令文義周足。而藥師如來救度衆生之心亦無遺憾。亦如法華之普門品重頌華嚴之普賢行願品合之則稱悅佛心離之則有闕化導。況此經此呪舉世受持若不添入則誦經者不蒙密呪利益持呪者不知出自何經。前人此舉可謂契理契機。故

數百年來。依之流通。張瑞曾居士。發心重刻。恐少知見者。謂與藏本不同。致生疑慮。因略述源委。以期共知所以耳。

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并護教文稿序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乃十法界之根本。不明此法。非但無由親證。本有真如佛性。卽世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亦不能究竟圓滿。何以故。以未得根本。唯事所發之迹象故。是以古今來。凡立大功。建大業。輝煌宇宙者。多由學佛得力而來。卽宋之周程張朱。發明聖學心法。亦曾取資于佛學。但其門庭。知見過甚。不唯不事表彰。反從而闢駁之。則于誠意正心之道。殊爲欠缺。可歎也。此法雖人人本具。若未聞佛說。則珠在衣裏。莫由自知。是以一切諸佛。莫不以流通法道爲囑。流通之法。最初須以建立塔廟。印造經像爲始。以若無塔廟經像。則無由奉尊儀而修淨行。闡佛道以導羣迷。而一切含識。俱無由瞻禮聖容。培植善根。聞法修持。開發心地也。流通之人。須眞修實踐之僧。及有勢力財力之王臣紳商。一名內護。一曰外護。內護則嚴持禁戒。篤修淨業。于禪教律密淨土。或專主一門。或兼修各宗。必使自他得益。幽顯蒙庥。陰翼治道。潛淑民情而後已。外護則不惜資財。廣種福田。普令同人。發起信心。

內外相資。法遂流通。若無有道德之內護。則師表未立。人將安仰。若無有勢力之外護。則資斧無出。外侮莫禦。以故如來將入涅槃。以法付囑國王大臣。并及諸天善神。令於後世乘願示生。一切國土。流通佛法。普利含識。由是二千餘年。化被各國者。以內護外護。皆有人故。我國自東漢時。方蒙法化。至晉而蒸蒸日上。至唐則諸宗悉備。幾等西天。由宋元明。以至清初。佛日恆輝。法輪常轉。至咸同閒。以兵歉迭遭。哲人日稀。國家不暇提倡。庸人濫收徒衆。多有無賴惡人。混入法門。遂致一敗塗地。凡未閱佛經。未遇知識之人。見此遊行人間。造種種業之僧。便謂僧皆如是。從茲一唱百和。以爲佛法無益于國。有害于世。莫不以逐僧佔產。改廟爲學是務。倡此事者。雖未必全昧心理。由不知佛法之所以然。但以己見妄測。致令一班假公濟私者。視爲奇貨。欲飽己囊。彼此效尤。勢如燎原。民國初立。屢經縑素高人呈部。祈大總統下令保護。四年。規定保護章程三十一條。猶有詞意含渾。易生弊端處。恐爲後患。九年。程雪樓居士。面見大總統。祈其修改。因詳加商酌。規定二十四條。十年五月。公布各省。今夏江蘇教育期成會。復援清末民初之例。以借廟開學。呈王前省長。遂蒙讚許。謂爲無戾于法。實衷諸情。審慎周妥。良堪欽佩。令教育廳飭各縣遵照辦理。此令一出。隨卽退任。江蘇僧界。大

爲震驚。鹽城各廟多被侵奪。僉謂去歲大總統教令公布。王前省長竟若罔聞。極口讚美。若不設法挽救。不但江蘇一省之寺廟不能保存。而各省同此性質之人。誰不欲仗辦學校之名。以滅佛法而佔僧產。爲最有名譽利益之義務乎。于是公舉代表三十人。以浩淨退居爲首。懇于魏剛長王愚僧二居士。祈其轉達當軸。陳述利害。冀陰翼治道。潛淑民情之法。不至速滅。而江蘇韓省長。固通達政體。深知佛法者。衆僧具文上呈。旋奉批詞。尊重法律。嚴防弊端。一秉大公。毫無偏倚。僧學兩界。均翕然無事。雖未明言取銷王省長前令。而已不啻取銷矣。又以事已達部。復呈文于內務部。部咨江蘇省長。依法辦理。由此滅法之禍。遂得消滅。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正宜提倡佛法。昌明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俾瞶心昧理。肆無忌憚之人。知造惡則長劫受苦。作善則永世受樂。自可少戢惡心。漸發善念。決不敢取快一時。以貽身後無窮之痛苦。當春秋時。諸侯大夫士死。各隨其力。殺人殉葬。而且以多爲榮。雖孔孟老莊齊出。亦莫能止。自佛法入中國以來。縱南面稱朕者。亦不敢爲。千餘年來。得壽終而死者。何可勝數。彼謂佛法無益于國。有害于世者。徒以忌妬之心。發此未見顏色之謬論。使詳審其故。能不痛哭流涕。悔其失言乎。雖然。總因僧界無人。故致拘墟者妄生侵侮。倘能

各各勵志潛修。大明佛法。彼排擊侵侮者。當復護持流通之不暇矣。孟子所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此之謂也。我僧界宜如何竭誠精修。以期上續慧命。下度迷情乎哉。此事始終所有文字。剛長愚僧二居士。令錄而刊之。并將大總統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冠之于首。徧布僧界。庶知有公令。不致復有此種情事發生。一時措手無策耳。刻成妙蓮和尚寄予。祈爲序引。妙蓮之人。性情純篤。爲剛長愚僧所器重。此事發生。愚僧每令其奔走。不辭勞苦。予素知其志向高潔。頗通教理。又喜其能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遂爲敘其大致云。

江慎修先生放生殺生現報錄序

江慎修先生者。乃前清一代之經學大家。婺源明道潛修之隱君子也。博學多聞。無書不讀。而且一一皆悉探其精微。入其闡奧。唯以教育英才爲樂。不以富貴利達爲事。當六歲時。甫受庭訓。日記數千言。父奇其敏。以十三經注疏徧授之。先生自是精心研究數十年。舉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音韻翻切之學。無不融會貫通。遂以著述發明義蘊爲己任。所著近二十種。幾二百卷。當時國家及名人著述。多皆取爲依據。至乾隆三十七年。先生沒已十一年。國

家開四庫全書館。凡先生所著。悉皆采入。共一十三種。一百五十餘卷。其餘數種未入者。或撮取綱要於他書中。或其稿甚多。彼此借觀。致令遺佚而不得也。噫。先生可謂學研天人。功參造化。窮理盡性。優入聖域之人傑焉。殆漢鄭康成。宋周濂溪。邵康節之流歟。世之博學多聞。不講躬行實踐。唯以詞章進取爲事者。聞先生之風。能不愧死。而且愛惜物命。深信因果。故于放生吃素善報。殺生食肉惡報。隨所見聞。錄以勸世。其裔孫易園居士。擬欲鑄板廣布。冀挽殺劫。囑光作序。光心如背鏡。學等面牆。唯學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何能發揮道妙。令拘墟者徹見天日。因茲以生正信而獲實益耶。然以事關劫運。義不容辭。勉爲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如來之大道曰慈。人物雖異。心性是同。舉凡三乘六凡。如來視之。皆如一子。何以故。以其皆具佛性。皆堪成佛故。三乘且置。六凡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地獄。雖則高下懸殊。苦樂迥異。總皆未斷惑業。未出生死。天福若盡。卽使下降。獄罪若滅。仍復上昇。猶如車輪。互爲高下。我今幸得人身。理宜委曲設法。護惜物命。體天地好生之德。全吾心惻隱之仁。良以諸物與我。同生于天地之間。同受天地之化育。而且同知貪生。同知畏死。仁人于枯骨。尙且掩而埋之。于草木。尙且方長不折。况肯爲悅我口腹。令水陸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須知此

等諸物。從無始來。亦曾高居尊位。威權赫奕。不知借威權以培德。反致仗威權以造業。竟使惡業叢集。墮于異類。口不能言。心無智慮。身無技術。以罹此難。雖弱肉強食。于事則得。而怨恨所結。能無生生世世。圖報此怨之念乎。人縱不念諸物被殺之苦。獨不懼怨業深結。常被彼殺乎。又不懼殘害天物。天將奪我福壽乎。人惟欲眷屬團聚。壽命延長。身心安樂。諸緣如意。正應發大悲心。行放生業。使天地鬼神。悉皆愍我愛物之誠。則向之所欲。當可即得。若仗我有錢財。我有智力。設種種法。掩取諸物。以取悅我口腹。不計彼之痛苦。尙得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之人矣乎。然我與彼等。同在生死。從無始來。彼固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彼固各各或于人中。或于異類。皆被我殺。我亦各各或于人中。或于異類。皆被彼殺。爲親爲怨。相生相殺。靜言思之。愧不欲生。急急改圖。尙悔其遲。况肯蹈常襲故。仍執迷情。以爲天生異類。原爲供人食料乎。然我尙具足惑業。固無由出于輪迴之外。萬一彼罪已滅。復生人道。善根發生。聞法修行。斷惑證真。得成佛道。我若墮落。尙當望彼垂慈救援。以期離苦得樂。親證佛性。豈可恃一時之強力。俾長劫以無救乎哉。古有高僧。行步不跨蟲蟻。人問其故。答曰。彼此同在生死中。或彼先成佛道。尙望其垂慈。

度我。何敢輕慢乎。是知佛視衆生皆是佛。衆生視佛皆是衆生。佛視衆生皆是佛。故多方化導之。種種折攝之。縱令絕無信心。亦不棄捨。曲垂方便。令種善根。待其因緣時至。自然發生增長。依教奉行耳。衆生視佛皆是衆生。故聞佛之言。不生感激。反以己之邪知謬見。多方毀謗。甚至拆毀塔寺。焚燒經典。固結魔黨。破壞清修。殆至正智稍開。則便愧悔無及。由茲遂復歸命如來。興崇佛法者。古今來比比皆是。須知父母於逆子。尙生棄捨之心。佛于逆惡不信之流。愈生憐愍。何以故。愍其惑業深重。失本心故。以雖則現時背逆於佛。而卽心本具之天真佛性。仍復絲毫不失。如焦樸中金像。敝衣中寶珠。蒙塵之秦鏡。在璞之荆璧。愚人但見其外相。而不知其內容。佛則遺外相而論內容。故無一衆生或生棄捨也。然佛尙不輕衆生。衆生何可輕衆生乎。故凡一切水陸衆生。必令各各得所。常得飛走游泳于自所行境。以各樂天真。各盡天年。則此書所說之種種善報。當可具得矣。人既如是。物尙不欲令其失所。何況于人。則互相親愛。互相扶持。自然俗美人和。必致風調雨順。其有不物阜民康。時清國泰者乎。又祈凡我同人。切勿自輕。當思我與如來。同一心性。彼何以惑業淨盡。福慧圓滿。安住寂光。常享法樂乎。我何以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輪迴六道。莫由出離乎。心性是一。苦樂天淵。若

猶以佛性功德。獨讓如來親得受用者。尙得名爲大丈夫哉。

廈門流通佛經緣起序

如來說法。各隨機宜。大根則直示真如妙性。令其了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常寂常照。不生不滅。五蘊空而六根清淨。四相亡而一心昭彰。從茲稱性起修。由修證性。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雖慈悲行願。彌綸法界。而復三輪體空。了無自他能所之相。小根則示以三歸。作反邪歸正之本。示以五戒十善。作得生人天之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弟弟恭。夫倡婦隨。恪守倫常。各盡其分。兼以戒殺放生。吃素念佛。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根器稍勝者。則示之以四諦十二因緣。令其斷惑證真。了生脫死。又以一切衆生。由身口意。起貪瞋癡。由貪瞋癡。造殺盜淫。以是因緣。輪迴六道。相生相殺。盡未來際。了無止息。雖則示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乘。而自力斷惑。實非易易。況復末世衆生。根機陋劣。不仗佛力。決難解脫。于是特開一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俾已證聖者。速圓佛果。未斷惑者。帶業往生。但具眞信切願。懇切至誠。持佛名號。能如是者。萬不漏一。如人墮海。乘救船力。速得到岸。末世衆生。捨此一法。欲出生死。萬無一得。是知如來大法。撫育羣萌。如天普蓋。似地均擎。森羅萬

象無一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如日月麗天。普照萬國。雖生盲不見光相。亦蒙其照。如時雨普潤萬卉。大根大莖。小枝小葉。悉皆向榮。縱焦芽敗種。亦復平等沐浴。如大海普納百川。大江大河亦入。小溝小渠。乃至一勺一滴亦入。既入大海。則與大海同一鹹味。同一深廣。失彼故名。得此海號。故知佛法鈞陶化育。了無棄物。爲諸法之本源。作衆生之恃怙。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拘墟者不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唯見其捨俗出家之一端。謂爲廢棄倫理。沈空滯寂。與世教相乖戾。豈知佛法如太虛之無不包容。如陽春之無不化育。聖以之而爲聖。賢以之而爲賢。故古之建大功。立大業。勳名動天地。精誠貫日月者。皆自學佛得力而發。卽宋之周程張朱。發明聖人心法。亦由學佛而得。以其器量狹小。門庭見重。不惟不肯表揚。反從而闢駁之。欲以關閉後之學者。悉皆不入佛法。故作此掩耳盜鈴之計。得人之善。認爲己功。反謂人不我若。其於正心誠意。致起罅隙。不能究竟圓滿。可不哀哉。佛法傳入中國。將二千年。其間由西竺所譯之經律論。并此土禪教律密淨等諸宗古德之著述。浩如烟海。隨機所近。隨人所樂。以爲研窮。或徧研各宗。或專主一門。如城四門。就近而入。所入之門雖異。所入之城則同。如大海之一滴。味具百川。如帝網之一珠。

影現千粒。一門深入。諸法悉通。以迄無明淨盡。寂照圓融。三際坐斷。十界平沈。復還本有之天真。以證無上之覺道。固屬上上根人。其次則息貪瞋癡。斷殺盜淫。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漸積功德。增長福慧。敦倫盡誼。愛衆親仁。戒殺放生。習成慈善。物尙慈憫。何況乎人。推此風化。以徧世界。尙有互相戕害。競謀殺戮。各欲滅彼種族。以愜己心乎哉。廈門蔡吉堂。林鴻猷。陳得祿。愍劫運之慘懷。欲爲挽救。冀同人之開悟。流通佛經。乃按本及繳用以出售。絕不求利。欲啓人耳目。祈予爲序。予嘉其誠。用述顛末。須知佛法。以因果報應爲下學。上達。原始要終之道。今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彼此相戕。以殺爲樂。只圖自己快意。不顧國之滅亡。民之塗炭者。皆由不知因果報應之所釀成也。予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欲令天下太平。人民安樂。雖佛祖聖賢齊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如庵萬年簿序 節錄 懸鈞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難議難思。莫名莫狀。剋論大綱。不出二諦。約真諦論。則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是以圓通道場。歷塵劫而不遷不變。真如法門。盡來際而無替無興。約俗諦

論。則法隨緣起。道在人宏。得其人。則闢荆榛而爲梵宇。滅狐迹而作師林。直教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失其人。則卽佛地而成業叢。泯經聲而宣塵事。致使普門扃戶。覺路封途。僧與佛法。稱爲三寶者。以其續佛慧命。流通法道。非人莫從。唯僧是賴故也。

傅大士傳錄序

衆生一念心性。與佛無二。雖在迷不覺。起惑造業。備作衆罪。其本具佛性。原無損失。譬如摩尼寶珠。墮於圜廁。直與糞穢。了無有異。愚人不知是寶。便與糞穢。一目視之。智者知是無價妙寶。不以汙穢爲嫌。必於廁中取出。用種種法。洗滌令潔。然後懸之高幢。卽得放大光明。隨人所求。普雨衆寶。愚人由是。始知寶貴。大覺世尊。視諸衆生。亦復如是。縱昏迷倒惑。備作五逆十惡。永墮三途惡道之人。佛無一念棄捨之心。必伺其機緣。冥顯加被。與之說法。俾了幻妄之惑業。悟眞常之佛性。以至於圓證無上菩提而後已。於罪大惡極之人。尙如是。其罪業小者。其戒善具修。禪定力深者。亦無一不如是也。以凡在三界之中。雖有執身攝心。伏諸煩惱之人。而情種尙在。福報一盡。降生下界。遇境逢緣。猶復起惑造業。由業感苦。輪迴六道。了無已時。故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若非業盡情空。斷惑證眞。則

無出此三界之望。此則唯有淨土法門。但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入佛境界。同佛受用。凡情聖見。二皆不生。乃千穩萬當。萬不漏一之特別法門也。時當末法。藉此無術矣。如來以自力他力。通途特別二種法門。普利一切。菩薩荷佛家業。唯以上求下化爲事。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隨機說法。和光同事。方便引導。或隱或顯。了無定相。其有內祕聖德。外現異迹。如彌陀之爲善導。豐干。觀音之爲寶誌。僧伽。文殊。普賢之爲寒山。拾得。彌勒之爲布袋和尚。其言其行。非凡情可測。渺不知其爲何如人。及至臨終發露。或由歿後徵驗。方得了知。亦有隱顯相卽。本迹俱示者。如彌勒之爲傳大士也。有時據其迹而隱其本。自謂凡夫。有時據其本而拂其迹。自稱彌勒。良以衆生心量。過於狹小。若非稍有所得。妄擬聖位。便是高推聖境。甘處凡愚。是故大士以身表率。俾知己證等覺者。尙自謂爲凡夫。而妄自尊大。甘處凡愚者。皆當爲之猛省也。大士一生所行之事。所說之法。悉皆直指向上一著。而復不遺事善。六度齊修。一法不著。至其受法弟子。莫不深契真常。頓空蘊界。捨身命財。作大法施。故得道震兩朝。德被異世。由陳至今。千數百年。普令見聞。同種善根。義烏雙林寺。乃大士潛修之所。向有傳錄木板。以屢經鈔錄刊刻。未經明眼人校訂。遂致錯訛。

不勝其多。奉化孫玉仙居士。至雙林禮謁大士。得其書歸。卽欲重刻。以廣布大士之道。祈光校訂。以冀蕪穢盡除。而天真徹現。光勉竭愚誠。息心正訂。雖未能一無遺漏。庶可還本來面目矣。玉仙又以大士碑記。文深義奧。若無註釋。實難引人入勝。啟人景仰。乃祈黃無言居士。爲之詳註。俾若文若義。一一如指諸掌。庶閱者不勞思索。悉知大士之本迹事理。以爲龍華三會。得蒙度脫之先導云。

觀河集重刻序

夫心者。世出世間諸法之本也。若能徹悟自心。則觀一切法。悉是自心之所流露。觀一切生滅遷變境界。悉是常住寂滅眞如實相。楞嚴所謂觀河之見。無有童耄。肇公所謂旋嵐偃嶽。而不動。江河競注而不流。皆示此卽生滅而見眞常之微旨也。果能了此。則可謂了事凡夫。達本道人。縱譏誚怒罵。皆能爲人解黏去縛。令人起死回生。豈必登座豎義。然後爲說法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聖人之道。譬如陽春。陽春一到。舉凡大樹小草。無不發榮暢茂。縱焦芽敗種。不能生成。而亦未嘗不蒙煦嫗。以受潤澤也。天機深者。見其高堅前後而不可模倣。廣大精微而不可擬議。實則了無奇特。

不過日用云爲而已。此心之妙。凡聖相同。如來圓滿菩提。衆生永輪六道。皆不離於此心。但以迷悟逆順因緣。致令苦樂升沈天淵懸殊也。長洲彭際清居士。宿根深厚。學問淵博。甫登進士。便悟苦空。視富貴如浮雲。不樂仕進。了心性之實際。力修淨業。亟欲普度迷流。故爾和光同事。致有述懷紀事唱和諸作。雖屬文字。實寓深心。其淑世善民。導迷詮真之意。具發揮顯示於隨機隨境之吟詠間。可謂不據位而行政。不陞座而說法者。哀輯諸作。分爲四卷。乃題爲觀河集。蓋取楞嚴觀河驗見不遷之義。又冀觀此集者。勿在文字義理間推測。但觀觀者。觀者既了。河自不流矣。此彭君命名之大意也。劉君朝侍。以其有益於世。爲之刊板流通。實爲方便導引之勝舉也。祈令爲序。予願觀彭君之詩者。當先學彭君之道。其道唯何。曰。妙悟自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而已。倘能於此有得。則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皆是現成新詩。否則縱令聲韻鏗鏘。對仗工整。而元氣毫無。如畫壁之鏡。剪綵之華。形雖逼肖。欲令現其光相。舒其芬芳。則斷斷乎不可得也。

觀無量壽佛經石印流通序

法身本體。圓離名相。寂光真境。不屬根塵。非有非空。五眼莫之能覩。非心非色。四智從何以

宣寂照虛通。眞如淨妙。萬德具備。一法不形。佛淨常住。尙不可稱。生穢輪迴。豈復能立。此實生佛本具之理體。無上菩提之法源也。此理生佛平等。無有高下。但以衆生在迷。日用不知。雖具法身。妄受生死。雖處寂光。妄見穢惡。以故如來垂慈。廣說諸經。普令一切衆生。返妄歸眞。復本心性。然自力斷惑。現生證道。中下根人。末由成辦。爰有大士。名阿闍世。以大慈悲。欲佛開示仗佛慈力。捨穢取淨。普令上中下根。皆得臨終往生之不思議奇特大法門。特示病行。作大逆惡。囚父禁母。以爲發起。致其母韋提希。請佛降臨。願離娑婆。願生淨土。于是世尊放眉閒光。徧示諸佛淨妙國土。其母唯願生極樂國。又請衆生得生方法。因茲如來說此十六依正妙觀。但能依教修行。無一不滿所願。非但善人如是。卽五逆十惡之人。臨命終時。地獄相現。受知識教。稱念佛名。或滿十聲。或止一聲。亦得蒙佛慈力。帶業往生。誠可謂轉凡成聖之大鑪。暢佛本懷之大法門。其力用超出一代時教之上。若如來不開此法。則末法芸芸衆生。誰能出離苦海乎。是知釋迦彌陀。乘大願輪。興慈悲運。悲度脫衆生。一則示居穢土。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一則示居淨土。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而阿闍世王。交相贊助。特現惡逆。成就厭離。殆與兩土世尊。砧錘相成。鍛淬相濟。一逆一順。以爲末世衆生。究竟得度之化。

儀其爲利益。難盡讚揚。行于非道。通達佛道。非久證法身者。孰能爲之。此經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生佛究竟不二爲體。若能於此直下信去。則其人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已是極樂之嘉賓。智海居士劉朝侍。宿有靈根。篤修淨業。因讀此經。觸發孝思。念母夫人張氏。守節撫孤。孝事翁姑。德鎮坤維。身作閨範。篤信因果。長持十齋。淨業正因。頗已具足。惜於生信發願。專持佛號。以求往生。未極致力。由是發心。流布此經。陶玉耕居士。筆法超妙。堪追鐘王。因請恭寫。石印施送。普令見聞。同植淨因。以此功德。令其母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記。須知此經。與阿彌陀。無量壽二經。乃如來於一代通途教理以外。所立之特別法門。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治。故無論業之輕重。惑之厚薄。但能信願念佛。無一不獲往生。如摩尼珠。隨意雨寶。故但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待至業盡情空。心佛雙亡時。則一切法門。河沙妙義。無不融會貫通於自心矣。淨土法門。其妙如是。其有欲上薦先亡。下濟羣品。令一切人。不廢本分職業。各得現生出離生死輪迴者。可不汲汲從事於此法門乎哉。

佛光月報序

佛光者。十法界凡聖生佛。卽心本具之智體也。此體靈明洞徹。湛寂常恆。不生不滅。無始無終。豎窮三際。而三際由之坐斷。橫徧十方。而十方以之消融。謂之爲空。則萬德圓彰。謂之爲有。則一塵不立。卽一切法。離一切相。在凡不滅。在聖不增。雖則五眼莫能覩。四辯莫能宣。而復法法承他力。處處得逢渠。但由衆生從未悟故。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不思議力。起惑造業。由業感苦。致令生死輪迴。了無已時。以常住之真心。受生滅之幻報。譬如醉見屋轉。屋實不轉。迷謂方移。方實不移。全屬妄業所現。了無實法可得。以故我釋迦世尊。示成佛道。徹證佛光時。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不存。心境俱亡。復是何物。滄山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是知佛祖種種言教。無非指示衆生本具心性。令其返迷歸悟。復本還元而已。然衆生機有淺深。迷有厚薄。不假種種言教。開導。種種法門對治。則迷雲障于性空。何由令其一徹見心月也哉。以故如來最初成道。演

大華嚴。直談界外大法。不與權小所共。俾宿根成熟。一類大機。同證真常。誕登覺岸。復以鈍根衆生。未能得益。遂爲循循善誘。隨機演說。或以五戒十善。攝彼人天二乘。令其種入佛道之勝因。或以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攝彼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令其得證佛道之近緣。始自阿含。以迄般若。莫不曲順根性。而爲宣說。令其漸次增進。就路還家。佛之本懷。祕而不宣。迨至法華會上。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人天權小。皆是一乘。客作賤人。實長者子。普授三根之記。大暢出世本懷。與最初華嚴。始終互映。可謂一大事因緣。全體咐囑。了無餘蘊矣。又以末世衆生。根機陋劣。斷惑證真。實乏其人。以故特開淨土一門。俾上中下根。若聖若凡。同于現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以漸證夫無量光壽。其深慈大悲。實屬至極無加矣。及至大教東來。宏法大士。各專一門。或禪或講。或律或密。如城四門。就近而入。如藥萬品。對證方服。如諸部之各司其職。贊襄郵治。如六根之互相爲用。輔弼一身。雖則各宗一法。實則法法咸通。法法悉備。不過從入手處論。有如是名目耳。至於淨土一法。則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治。如摩尼寶珠。隨意兩寶。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則得三摩地。親證圓通。一切功德。河沙妙義。不假外求。悉現自心。良由以果地覺。爲因地心。及至其極。則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法門之妙。窮劫難

宣有能遇者。何勝慶幸。維揚長生寺可端和尚。宿植德本。久參禪講。于民國八年。由性蓮退居。委令住持。因念華嚴一經。乃如來根本法輪。遂竭力講演。以冀若幽若顯一切衆生。同得發起一乘善根。時經三年。講圓一部。而護法居士。感其至誠。又祈續講。以培人才。因開華嚴大學院。學生額定四十八名。又思此段不思議光明。徧照法界。固屬如來神通道力。福慧莊嚴。然此光明。人人本具。個個不無。而衣裏之珠。樸中之像。達本者雖有。著迹者甚多。忍令同具此光者。多皆長處暗室。不得受用。反承此普照法界。不思議眞常圓滿之光。而爲生死結業之本乎。於是擬於每月。出報一冊。名曰佛光者。以一念心性。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故。凡如來施化之因緣。心性眞常之實際。五戒十善之因果。戒殺放生之感應。世間善行。出世淨業。生死輪迴之苦。因果報應之微。與夫高人哲士之嘉言懿行。著述講章。隨緣記載。以資觀感。雖則眞俗並詮。淺深俱備。而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固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爲入佛封疆之前導。豁發心光之勝緣。倘閱者能知自心原是佛心。則知佛光卽是心光。而此心光。寂照圓融。寂而常照。故爲無量光。照而常寂。故爲無量壽。無量光壽之理體。固一切人之所同具。無量光壽之實證。須待往生西方。面見彌陀。蒙佛授記。圓滿菩提。

以後方能做得。此華嚴歸宗。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之深旨也。凡我同倫。幸各諦信。

募修雲谷禪師塔院序

緬維得道高僧。於千百年後。或有見其肖像。讀其著述。經歷其棲遲之地。瞻仰其闕藏之塔。皆能令人生慚愧心。生景慕心。奮發大志。力修淨業。以期遠追宏猷。振興法道。俾如來慧命。相續不斷。不致有負人與天地並稱三才。僧與佛法同名三寶者。明雲谷禪師。卽其人也。師乘宿願力。於弘治十三年。示生嘉善胥山懷氏。幼入法門。徹悟自性。平生所修。雖注重於禪。而於性相諸宗。儒道心要。無不融會貫通。故能於禪教衰頹。儒道晦昧之際。俾宗風丕振。心法昭明。其於世道人心。裨益良非淺鮮。其得其傳而融通儒釋。使靈山泗水。心法俱彰者。僧則慈山大師。俗則了凡袁公。爲最顯著之人也。師滅於萬曆三年。建塔棲真寺側。至四十五年。慈山來禮其塔。見其塔院岑寂。一僧獨奉香火。因囑沈定凡居士。修葺莊嚴。并置長生田。以爲久遠之計。迄今已三百餘年矣。今則基址尙在。垣屋無存。致令古德遺跡。人無知者。近來世道人心。日趨日下。邪見熾盛。正法衰微。若不表彰古德懿範。何由使宗風丕振。魔外歸降乎哉。嘉興鄺般音居士憂之。擬重建塔院。刊布行實。庶出家在家一切人等。咸知古德芳

風從茲挽回造化之權。命自我立。斷除煩惱之障。佛從心現。則可繼慈山了凡之志。以感雲谷禪師之心也。但以工程浩大。獨力難成。不得不求助于諸大檀越。果能人各依雲谷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之訓。篤實做去。則五福三多。悉萃厥身。天災人禍。絕聞于世。功勳固測。利益莫名。諒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財。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因述所以。祈共贊襄云爾。

西方公據重刻序

淨土法門。乃如來普度衆生之特別法門也。如來愍念衆生。示成正覺。俯順羣機。循循善誘。大根則令其悟一心之具造。斷惑證真。以直趣菩提。小器則令其明三世之因果。趨吉避凶。爲入道方便。雖則大小不同。權實各異。皆須斷盡見思二惑。方可出離分段生死。倘惑業未盡。道果未成。縱有修持。不能自主。久經生死。進少退多。以道不勝習。業能縛心。譬如坯器未燒。經雨則化。雖有前功。了無所益。以是之故。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俾若凡若聖。或智或愚。同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此則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必蒙攝受。迨至臨欲命終。卽得隨佛往生也。既往生已。則已斷惑者。速證無生。具業縛者。亦登不退。從茲親炙彌陀。參隨海衆。熏陶化育。染如來之妙香。障盡智圓。復本具之佛性。俯

提劣機。曲護初心。唯此法門。最爲第一。如來之恩。廣大周至。雖天地父母。莫能喻其萬一也。昔人欲令同人。各修淨業。因輯經呪文說。及諸應驗。以爲一書。名之爲西方公據。公據者。卽把柄。與左券之謂也。果能受持阿彌陀經。則知極樂世界。無有衆苦。但受諸樂。依正莊嚴。種種功德。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光壽無量。誓願洪深。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皆以修此信願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緣。妙行而生。其有不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以期近則登不退地。遠則圓成佛道者乎。而况六方諸佛。普利衆生。釋迦本師。得無上道。無不資始乎此。而歸極乎此。良以一切衆生。皆具佛性。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其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法門之妙。妙無以加。乃華嚴末後歸宗之一著。實如來大暢本懷之圓詮也。有緣遇者。卽是多善根因緣。爲防疑退。更輯諸圖說應驗。徐子肇珩。宿具靈根。痛二親之早逝。冀九蓮以同登。因發心重刻。廣爲流布。以期現生父母。歷劫怨親。普及法界衆生。共入彌陀願海。余嘉彼孝思。敘其大致。倘閱者果不以余言爲非。當必有親證此無上甚深大事因緣之一日在。翹冀何極。

樂清虹橋淨土堂序

淨土法門者。乃如來普度衆生。最圓頓直捷廣大簡易之法門也。何以言之。以一切法門。皆須斷盡見思二惑。方了生死。而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斷見惑。卽證初果。若約圓教。則是初信。斷思惑盡。卽證四果。圓教卽是七信。初果初信。尙有生死。四果七信。方能了脫。而天台智者大師。示居五品。雖則所悟與佛同儔。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尙未曾斷。然大師本地。實不可測。而臨終只說登五品者。深慮末世不致力於斷惑證真。唯以明心見性爲究竟也。夫明心見性。乃大徹大悟也。若最上上根。卽悟卽證。則可卽了。否則縱悉知未來如圓澤者。尙不免重復受生耳。至于五祖戒。再作東坡。草堂清復爲魯公。尙未至甚。而海印信爲朱防禦女。已屬不堪。雁蕩僧爲秦檜。則誠堪憐憫矣。甚矣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難也。如來一代所說通途修證教理。雖法門種種不一。絕無具足惑業。能了生死者。唯淨土一門。但具眞信切願。以至誠心。持佛名號。求生西方。無論惑業之厚薄。工夫之淺深。皆于臨終。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既往生已。卽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從茲漸次進修。卽得親證無生。以至圓滿佛果耳。此如來悲愍劣機衆生。普令現生頓出輪迴之特別法門也。須知淨土法門。正攝上上根人。是以善財已證等覺。普賢菩薩猶令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以期圓滿佛果。且

以此普勸華藏海衆。是知回向往生淨土一法。乃圓滿佛果之末後一著也。世有狂人。不審教理。以愚夫愚婦皆能修習。遂謂之爲小乘而藐視之。不知其爲華嚴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終第一法門也。亦有愚人。知見狹劣。謂己工夫淺薄。業力深厚。何能卽生。不知衆生心性。與佛無二。五逆十惡。將墮地獄。遇善知識。教以念佛。或滿十聲。或止數聲。隨卽命終。尙得往生。觀經所說。何可不信。彼尙往生。况吾人雖有罪業。雖少工夫。校彼五逆十惡。十聲數聲。當復高超多多矣。何可自暴自棄。以致失此無上利益也。如來稱此淨土法門爲難信之法者。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其圓頓直捷廣大簡易。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非宿有善根。決難信受奉行也。吾常曰。九界衆生離斯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蓋紀實也。今之時。是何時也。乃刀兵飢饉疾疫俱集之時也。雖未至三小災。亦三小災之現象耳。况復邪說縱橫。知識稀少。欲聞正法。頗不易得。有胡天僕居士者。發菩提心。篤修淨業。又欲同人。各得此益。遂極力提倡而勸導焉。其殆以贊天地之化育。代佛揚化。以爲天職歟。而一方之人。聞其說法。感此時世。不禁厭苦欣樂之心。油然而生。遂一倡衆和。靡不服從。居士因自捨地基。兼募善信。建念佛堂。開放生池。及藏經樓。功德堂。香積廚。

應供堂。居然從地涌出一大道場。念佛堂甚寬大。中供西方三聖立像。以冀行人平時注目。臨終即蒙接引也。正中設說法座。聽者周圍坐。雖至千人。亦不迫窄。俾四遠來者。不至有向隅之歎。藏經樓則備請各處所刻之經。以供發心者受持而研究焉。功德堂則備書所出功德之數目。又統設其位。以期存則福增壽永。歿則直登蓮邦。而既轉法輪。若不輔以食輪。則斷難經久不歸。故特設香積廚。應供堂。以令念佛聽法之人。各得心滿意足而後已。放生池則取彼將烹之輩。畜之法堂之前。不獨活彼色身。兼以經聲佛號資彼慧命。其所建設。皆極周至。約用一萬六千餘圓。已得落成。擬于堯曆八月十五日開講。實爲末法不得多見之事。令其友張雲雷。致書于光。祈爲序引。冀發起信心而擴充焉。因將如來所說通途特別兩種法門之所以然。并胡居士之心行。及各種之布置。大概書之。以期閱者咸效法焉。倘見聞者。同發此心。則俗美風淳。民康物阜。轉五濁惡世。爲清淨蓮邦矣。此光之日夕馨香以禱祝者。願諸上善人。各垂慈憫。則幸甚幸甚。

阿彌陀經直解序

吾人一念心性。直下與釋迦彌陀。無二無別。而釋迦彌陀。已成佛道于塵點劫前。又復數數

示生數數示滅。以行化導。欲令吾人。繼其芳蹤。而吾人以煩惱惑業。無力斷除。直至今日。尙在生死輪迴中。頭出頭沒。渺不知其何所底止。縱令往劫曾聞佛法。依教修行。但以自力劣弱。不能斷惑。依舊常沈溺于生死苦海中。莫之能出。靜言思之。能不愧死。釋迦彌陀。有鑑于此。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令其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俾上中下根。同得往生西方。可謂真慈大悲。至極無加矣。其教起因緣。修持法則。具見于淨土三經。而阿彌陀經。言簡義周。易于受持。故古人列爲日誦。欲其家喻戶曉。咸沐法澤也。由是諸善知識。各爲註釋。若揭日月于中天。固已無義不顯。無機不攝矣。但初機之人。或以文深義奧。難于領會。王顯江居士。特爲作一方便。取要解等註之義。以顯淺之語。言述之。名爲直解。兼附淨土種種疑問。其已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可謂誠且摯矣。顯陰法師序之。欲令一切同人。各生眞信。老實念佛。因命光再序。遂書此以告閱者云。

十三經讀本序

天地以陰陽二氣。化生萬物。聖人以誠明一致。教育羣萌。其爲道也。橫布萬邦。豎傳萬世。有識皆遵。無思不服。雖有聖人復生。不能另立一法。亦不過發揮誠明之道。令其徹底圓彰。和

盤托出而已。十三經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繼天立極。教化萬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大經大法也。悉本天地無私之至理。吾人本具之良知。初非有奇特玄妙。不可企及者。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堯舜與人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耳。若能遵而行之。則人入聖域。世復大同矣。其世道陵夷。人心澆漓者。由于儒者不知道在躬行。一向逐末。舉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義。置之不論。唯以記誦詞章。擬爲進取應世之資。是殆以聖人參贊化育之道。作爲博取名利之藝。其誣蟻聖人。悖逆天地也至矣。由是讀書之人。心不知書義。而身不行書道。其作文也。則發揮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直使一絲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則絕無此等氣分。直同優人演劇。苦樂悲歡。做得逼真。實則毫與自己不相干涉也。此弊一肇。漸至變本加厲。于是有天姿者。習爲狂妄。恥循堯舜周孔之迹。而欲駕而上之。竟至廢棄聖經。競作新書。邪說一起。羣相附和。遂致一班惡劣小人。欲逞自己劫掠姦淫之心。汲汲然提倡共妻共產。而欲實行之。唯恐斯民之不與禽獸相同。而濶常倫理之有礙于己也。致令天災人禍。相繼降作。國運危岌。民不聊生。譬如夜行廢燭。海行廢舟。欲不隕越沈溺。其可得乎。施子肇曾懼斯道之滅沒也。乃與二三同志。特立國學專修館。聚有志斯道者。

俾其專精研究。身體力行。冀其有得。而廣傳焉。唐子文治。十餘年來。殫精斯道。搜集十三經善本。擇其注之簡當者。彙而集之。而復一一抉其微言。標其大義。附于諸經之後。其用心可謂誠且摯矣。施子遂卽刻之。以期布之學宮。俾各讀誦而修習焉。刻既成。已與唐子各爲序。述其所以。又令予序。予惟十三經之在世。如日月之麗天。有目皆睹。何待粥飯庸僧。特爲標指乎哉。雖然。道固無二。仁智見殊。不妨以己之所見。爲諸仁智者告。亦未必非窮經希聖之一助也。竊謂十三經所發明之道。乃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闡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唯大學則次第言之。而曲盡其致。中庸論語孟子。俱皆發揮此義。但不次第循序而說耳。是知四書者。乃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之注疏。而俾其道大明。孝經。乃推其實行之效。春秋三傳。乃示其遵違得失之證驗也。由是而吾人之本心。羣聖之薪傳。俱得大明。以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爲功也。與天覆地載之功相等。彼廢經者。是何異欲廢天地覆載而自立乎。其不知事務也甚矣。循是而求之。舉凡希聖希賢。治國親民之道。無不一一若指諸掌。不欲希聖希賢則已。若欲希聖希賢。則聖賢之道。自備具于吾心與吾身矣。爾雅之所訓釋。乃諸經之總注。俾若文若義。悉得解了也。是則爾雅爲解義之初步。而四書乃成始成終之總持法。

門也。再進而談其娶義。則明德爲本。而明其明德。又爲從凡至聖。以人合天之關鍵。能明其明德。則內聖外王之道備矣。然欲明其明德。必須格去人欲之物。令淨盡無餘。庶卽心本具之眞知。徹底圓彰。而讀書之能事。只在此幾希間了耳。何等直捷。何等痛快。方知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乃眞語實語。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欲世道人心。轉亂爲治。反澆爲淳。捨此則無術矣。不知施子唐子。以予言爲然也否乎。然此且就世間法論。切勿謬謂併出世間法論也。至囑至囑。

以大乘入楞伽經斷食肉品誠神勿享肉食序

代安徽黟縣盧智峇居士作

謹按佛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由罪福因緣。輪迴六道。若不力修戒定慧。以期斷盡貪瞋癡。及生信發願。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則無由出離。是則我與水陸飛行。及六道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無不各各彼此互爲父母兄弟妻妾兒女朋友親戚。無不各于未來。得聞佛法。修戒定慧。斷盡煩惱。圓成佛道。以故如來勅諸弟子。戒殺放生。勿食諸肉。然世俗迷情。皆以肉食爲敬。而不知其爲自他同種惡因。致使將來必受惡報也。我今已知食肉過患。豈忍任彼一鄉之人。猶執迷情。以罪業因緣之肉食。累及尊神乎。又恐尊神未能詳知所以。或

生瞋怒。降以災禍。則鄉人之迷情更甚。致令鄉人與尊神將來之惡報更深更大。而不易消滅也。是故特將如來所說之大乘入楞伽經斷食肉品。敬化尊鑪。庶得上體佛慈。下憫愚誠。愛惜物命。不享肉食之祭。凡用素者。則錫之福祉。若用葷者。卽示以禍殃。俾一鄉之人。同感尊神聰明正直。好生惡殺之德。庶可普扇慈風。以培菩提之道本。挽回劫運。共樂太平于無既也。懇祈明察。則鄉人幸甚。國家幸甚。

揚州普照寺同戒錄序

如來大法。普被九界。上聖下凡。咸資鈞陶。雖法門無量。不易悉說。而總舉大綱。維戒定慧。良以入道之要。初則以戒執身。次則以定靜慮。次則以慧破惑。由是得以斷五住之煩惱。證三德之祕藏。故楞嚴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此之三法。如鼎三足。若缺其一。便難安立。說雖有三。修在一心。以無定慧之戒。非出世之戒。無戒慧之定。非出世之定。無戒定之慧。非出世之慧。是知三法。原是一法。其言三者。以宏揚者。注重爲名。及修證者。獲益判義耳。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可知戒之一法。統攝諸法。以故知識宏揚學

人修持。莫不以戒爲先務焉。普照寺者。道清老人所開建也。老人示生四川。年方弱冠。卽厭塵勞。遂詣峨眉山華嚴頂出家。隨卽受戒。乃窮參力究。發明心要。欲徧參諸方。開擴心地。經過揚州。爲徐凝門外永鎮鄉紳士所識。遂請住持該處之太陽宮小廟。老人察知可建道場。宿緣有在。故允許之。係前清光緒元年也。于是徧募十方。開拓基址。佛殿經樓。傑出雲表。凡叢林所應有。行道所必需者。無不備足。從茲冬禪夏講。大啟度門。善士達人。悉相依止。至二十二年。入都請經。得蒙俞允。及勅賜普照禪寺之額。實爲莫大之幸。卽于是冬。開壇傳戒。以報國恩而祈民福。迄至民國五年。凡五開戒壇。三啟講筵。而常時修持。雖則禪淨並行。而尤注重于淨土焉。迨至八年。年已八十有四矣。因示寂以歸極樂。與海會聖衆。親炙彌陀。以證無量光壽耳。其得法剃度弟子甚多。爰有高足。厥名稻香。與光誼屬莫逆。欲于今冬。出龕起塔。乃于九月十五日開壇傳戒。至冬月初八日圓滿。以報佛恩而資師冥福。命光序之。光惟佛教以孝爲本。故梵網經云。孝名爲戒。亦名制止。孝順至道之法。夫依教奉行。方名爲孝。能依教奉行。則凡佛所得者。已悉得之。則卽煩惱以成菩提。卽生死以證涅槃。方可不辜佛化。不負己靈。爲出格之丈夫。作如來之眞子矣。若不依教奉行。則袈裟之下。失卻人身。三途惡

道之苦。窮劫未能盡說也。願受戒諸佛子。各各勉旃。

重刻水陸儀軌序

甚矣佛恩之廣大周徧。而靡有孑遺也。初成正覺。說所證法。唯法身大士。方能與會。人天凡小。不見不聞。於是爲實施權。寢大用小。隨順機宜。循循善誘。待其已斷煩惱。已證真諦。然後種種彈斥。多方淘汰。俾其發大心而冀佛果。不住法而修萬行。迨至根機已熟。則會三歸一。開權顯實。普授作佛之記。大暢出世本懷。從茲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人皆是佛子。而無復自甘退屈矣。又復憫彼自力劣弱。現在斷難了脫者。特開淨土法門。令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其有罪障深重。定業不易轉移者。大啟祕密觀道。使彼承三密力。滅盡無餘。然此二法。乃凡聖同修之道。成始成終之法。以其偏顯業繫凡夫。頓獲勝益。作如是說。實則十方三世諸佛。莫不由此以圓成佛道。莫不由此以普度羣萌也。迨至法流震旦。梁武御極。由高僧以示夢。俾普度夫含靈。因茲備覽大藏。製斯儀軌。自是流通。以至今日。溯其原始。則以無量威德陀羅尼而爲發起。究其纂述。與其修設。則一代時教。一切諸法。無不備舉。而讀誦修持焉。故其法門廣大。利益宏深。不但使六道凡夫。頓脫業縛。亦兼令三乘聖人。速證菩提。然人

能宏道。誠堪契真。若請法齋主。與作法諸師。各皆竭誠盡敬。則其利益。非言所宣。譬如春回大地。草木悉荷生成。月麗中天。江河各現影象。故得當人業消智朗。障盡福崇。先亡成生淨土。所求無不遂意。並令歷劫怨親。法界含識。同沐三寶恩光。共結菩提緣種。若齋主不誠。則出錢之功德有限。慢法之罪過無窮。僧衆不誠。則是鼓囊籥以爲經。交杵確以成禮。于三寶龍天降臨之際。作鹵莽滅裂塞責之行。其不至罪山聳峙。福海乾枯。生罹災禍。死受譴謫者。何可得也。此書杭垣之板。模糊不堪。天童雖刻。亦難普及。以故維揚萬壽寂公。寶輪裕公等。募資重刻。以冀廣傳。令光紀其年月。故略述原委。與其利弊。俾從事此法者。唯得其益。不受其損。則佛聖歡喜。而福慧二俱增崇矣。願修法者。其各勉旃。

新昌大佛寺修築放生池募緣序

儒者以忠恕胞與爲懷。必須推己及人。以至于物。方有實際。釋氏以慈悲濟度爲事。是故憫諸物類。皆具佛性。欲行救援。無奈世人殺生食肉。相習成風。不知其非。致使生生世世。展轉互殺。了無已時。可不哀哉。須知人與物類。同此血肉之軀。同此靈知之性。同生于天地之間。但以彼此宿世罪福不同。致使今生形質靈蠢各異。以我之強。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

腹快心樂意。謂爲福報。而不知其福力一盡。業報現前。墮彼異類。受人殺戮時。則身不能敵。口不能言。中心憂懼痛楚。方知食肉之事。爲大罪過。食肉之人。爲真羅刹。雖欲不令人殺而食之。不可得也。故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又况多劫以來。更互相生。既無道力以行救濟。忍使彼受刀砧極苦。我享口舌滋味乎。入楞伽經。世尊種種呵斥食肉。有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凡諸殺生食肉之人。若念及此。當卽恍然驚。憬然悟。寧可自殺。不能殺一切物矣。新昌有山。名曰石城。卽山鑿龕。及彌勒百尺大像。乃齊僧護。僧淑。梁僧祐。三師所造者。相好莊嚴。妙無倫嬾。其寺爲天台西門。智者大師入滅于此。蓋欲表前繼靈山。後輔龍華也。大師一生。隨機說法。尤加意于放生。以台民多業漁捕。乃以襴施。買漁簷一所。爲放生池。兼爲彼講金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遂各捨江溪簷梁。六十三所。周三百餘里。俱作放生法池。有偷捕者。則立即得禍。至唐時尙然。而世遠人亡。法殘禁弛。遂致大佛寺外之池。亦爲漁捕之所矣。馬契慈居士。景仰僧護僧淑僧祐智者之懿德殊勛。欲使同人。以及水陸空

行一切物類。各得同盡。天年。同生極樂。將來同預龍華三會。特呈憲嚴禁。勒其示文。冀垂永久。然池久未濬。淤泥充滿。兼須外築圍牆。以防盜捕。又須造橋修閘。建亭鋪路。豈特徒壯觀瞻。實欲來禮佛者。觸境舒懷。上契佛心。庶可消除天災人禍。于不知不覺中。但以工程浩大。不得不募諸十方官紳士商。以及一切善信也。懇祈各發生佛同體。物我不二之心。共出淨資。俾觀厥成。則其功德。當與十方虛空同一壽量矣。

金山江天禪寺傳戒序

如來以三事故。令正法久住于世。衆生悉蒙度脫。三事者何。曰戒定慧。以衆生一向背覺合塵。輪迴六道。今欲令其背塵合覺。趣證涅槃。非戒則無所束縛。必至隨逐塵境。起惑造業。非定則識波奔湧。何能心無所住。非慧則本具之真心。何由徹證。幻起之妄惑。何由頓滅。故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須知此三。全三卽一。全一卽三。切勿謂戒但爲定慧之初基而已。夫律儀戒。執身不作。可云初基。而定共戒。執心不起。道共戒。業盡情空。眞窮智朗。豈非定慧之全體大用。何得唯以初基視之。然定共道共。仍以律儀而爲本體。但以持戒功用淺深。而立此二名。初非另有所說之戒本也。世人每以律儀爲論。

致不知如來制戒大意者。或藐視之。而真戒真定真慧。無從聞熏而冀及。爲可歎也。然如來法道。弘範十界。雖宏法大士。各皆三學圓明。而門庭建立。不能不各有專主。或專主于止作持犯。則爲律。或專主于修觀講演。則爲教。或專主于參究本來。以期徹悟。則爲宗。宗名教外別傳。律教乃教內真傳。言別傳者。欲人于言外見本體也。非謂宗迴出于教理之外也。試觀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本地風光。徹底顯露。了此。則盡世間所有形形色色。無非世尊所拈之華。無不令人徹見自己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况如來金口所說之無上妙法。便非此華。便不能令人親見本來面目耶。而人天百萬。縱見世尊拈華。悉皆罔措。亦如騎牛覓牛。了不可得。若知直下便是。則多少現成。多少省力。由其迷不知返。如演若之頭。無端狂走。衣裏之珠。枉受貧窮。爲可哀也。須知律也教也宗也。此三者全。方可以續佛慧命。傳佛法道。若或有缺。則便不足以上證無上菩提。下度一切含識矣。盧舍那佛。以戒爲體。以惡無不盡名淨。善無不圓名滿。斷惡修善。乃止作二持也。是律爲佛身。教爲佛語。宗爲佛心。心語身三。決難分裂。決難互缺。否則隻翼難飛。單輪莫運。欲自利利他。便難如願矣。金山乃千餘年來著名道場。雖圓修三法。而注重于宗。故古今來于此大徹大悟者。不勝其多。每間數年。必傳一次戒。一

以繼先佛之洪規。一以作後學之懿範。退居青公。住持融公。乃數十年前之故友。今秋至山觀光。二公款留信宿。因言此間常住。明年擬欲傳戒。命光作序。以發揮其義。光于宗于教于律。皆無心得。何能不負所囑。但以平日聞于佛祖古德。而鄙見所領會者。撮略言之。以塞其責。遺教經云。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願受戒諸佛子。各自知自己本來是佛。以迷背故。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輪迴六道。受諸極苦。如轉輪聖王。夢作蟻子。尋墮階下。自顧貌小。而牀上王體。依舊不失。及至于醒。方知幻作蟻形。了無實體。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佛本是而未成。業原無而妄造。高推聖境。甘處凡愚。獨讓釋迦世尊。爲一雄猛丈夫。豈不大可哀哉。倘受戒諸佛子。各各勉旃。則不但不負融公傳戒一番婆心。亦可慰如來出世制戒一番聖意也已。

鄞縣至邱隘鎮修諸橋梁徵信錄序

民生日用。事務多端。若不假往來交通。彼此酬酢。則一事無成。而生計將隨之斷絕矣。以故

平治道路。爲治國平天下之急務。故詩有思道如砥。其直如矢。書有王道蕩蕩。王道平平之說。或謂此喻王政。非指道路。試思道路不修。不但發號施令有所阻滯。而農工商賈之往來。與夫供職效力之諸務。皆不能速得遂意也。况既無如矢如砥。蕩蕩平平之事。而用喻王政。不幾與譏誹王政相同乎。故周禮設司險候人之職。而月令有修治道路之令。至于護國佑民之正神。如東嶽文昌二帝。則皆示之不觀修橋補路。行人有益。與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往來之橋乎。而且持地菩薩。以平治道路。得證圓通。是知三教聖賢。莫不注重于此也。鄞縣以東。至邱隘鎮。二十餘里。所過大小各橋。共有二十三道。修建日久。漸見殘傷。邑人馬元培先生。于去年發心重修。因募諸善信。各出淨資。乃親董其役。俾一一橋梁。各復舊觀。間有水大河流深者。則傍設石欄。以防昏夜及無目者之顛墜。共用洋二千有奇。今工已告竣。擬將橋工。并諸捐款。備錄一冊。排印奉送。以昭誠信。又欲閱者知其利益。祈光發揮其義。以冀人各注意也。然此種書冊。一閱卽成廢物。乃附以陸廷燮先生所註之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并老申報所載之常識精華。此二種。皆可以作涉身處世治家教子。與夫小而泛應曲當。大而希聖希賢之法。其用心可謂誠且摯矣。願諸閱者。同以此心爲心。則其利益。豈思議

可能及哉。

淨土釋疑序

佛法深廣。猶如大海。博地凡夫。孰能窮源徹底。一口吸盡。雖然。倘能生正信心。自可隨己分量。各得其益。譬如修羅香象。及諸蚊蠅。飲于大海。各取飽腹而已。如來出世。隨順衆生。爲其說法。各令得益。亦復如是。而末世衆生。業障深厚。善根淺薄。心智狹劣。壽命短促。加以知識希少。魔外縱橫。修餘法門。欲于現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誠爲甚難希有之事。唯淨土一法。專仗佛力。以故不論斷證。唯恃信願。信願若具。雖罪大惡極。將墮阿鼻地獄之流。尙可以仗十念之力。徑蒙佛慈。接引往生。噫。如來大慈普度。一物不遺。唯此一法。最爲周摯。由是西天東土。菩薩祖師。高僧鉅儒。莫不以此自利利他。所有著述。極其廣博。欲探究原委者。固非易易也。涓漁居士林師尙者。宿根深厚。篤修淨業。殫精研究。歷有年所。擬欲普引同人。悉生淨土。故于淨土經論著述中。摘其要義。湊集成文。若集腋以成裘。猶采華而作蜜。確對時機。特申妙辯。共成五十七篇。名爲淨土釋疑。詞約而精。理深而著。俾閱者無疑不釋。有義咸服。從茲欲不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不可得也。然居士既能集前人之單詞隻句。一節一

段復用己意纂集成文。何不直用己文而爲發揮。蓋欲閱者知此所說皆有所出。雖是己所纂集。實爲經論語錄。及諸著述中。佛菩薩祖師諸善知識之所說。其入人深而感人切。比專用己語。當不啻相倍蓰矣。竊謂爲上智說法則易。以其智能明理。無復疑惑。如良馬見鞭影而馳。嘉禾得甘霖而茂也。爲下愚說法亦易。以其心無成見。直下信行。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唯爲中人說法。實爲不易。以其知識繁雜。邪正不分。每每以凡情測聖智。以俗見會真理。雖說者種種開導。彼仍復展轉懷疑。是故設爲問答。至五十七次之多。直使狐疑淨盡。佛理昭彰。知好歹者。悉皆遵行。可謂殫精竭誠。勦滅疑惑之健將矣。然羣疑既釋。尙須奮發大志。一念單提。則心王由佛力而常時惺惺。煩惱劫賊。容身無地。欲不歸降。不可得也。煩惱劫賊。既歸佛化。則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卽爲極樂之嘉賓。如是則上不孤于佛化。下不負于己靈。盡未來際。與海會大衆。親炙阿彌陀佛于寂光淨土之中。豈非所謂雄猛大丈夫哉。願見聞者。咸皆勉旃。

觀無量壽佛經善導疏重刻序

人生世閒。禍福吉凶。相爲倚伏。其所得損益。唯在人之善用心與否耳。諸佛愍自己與一切

衆生爲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之所逼惱。因思所受苦報。由于過去惡業所感。而所造惡業。由于當六塵境。不了如幻如化。妄起貪瞋癡心之所致也。是知貪瞋癡之煩惑。乃一切衆生之大怨家。從茲以戒定慧。斷貪瞋癡。復還本具之天真。以成無上之覺道。然則三苦八苦等。實三世諸佛之導師。而一切衆生永離衆苦。常享諸樂之無上良緣也。觀無量壽佛經者。普令一切若凡若聖。同于現生。往生極樂。或頓或漸。證無生忍。以至圓成佛道之大法也。以聖則自力具足。兼仗佛力。故所證入。最爲直捷。以故華藏海衆。同願往生也。凡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卽已超凡入聖。證不退位。從茲漸修。必至圓滿菩提而後已。此經中品戒善世福。下品作衆惡業。及五逆十惡。將墮地獄。由稱佛名。遂得往生也。如是力用。最爲洪深。蓋由阿闍世王。乘大願輪。示爲惡逆。囚父禁母。而爲發起。其母厭離娑婆。願生極樂。并爲未來衆生。求生法。世尊乃爲說此觀想西方依報國土。種種莊嚴。正報佛及觀音勢至。相好威德。以及九品往生。若因若果之十六觀。于第八像觀之首。發明宗要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須知法身入想。理實甚深。心作心是。事

本平常。平常非常。甚深非深。能圓悟者。方名達人。于第十三觀。特爲劣機衆生。開方便門。令觀丈六八尺之相。第十六觀。又令惡業重者。直稱名號。由稱名故。卽得往生。是知相有大小。佛本是一。觀不能作。稱卽獲益。于此諦思。知持名一法。最爲第一。末世行人。欲得現生決定往生者。可弗寶此持名一行哉。溯自經傳。此方智者。善導。清涼。靈芝。各爲著疏。後唯智者一疏獨傳。餘三皆佚。清光緒間。楊仁山居士。由東瀛請來此經善導疏。無量壽經慧遠疏。往生論曇鸞註。皆久佚之法寶。俱爲刻行。善導疏不用諦觀等深意。但直釋經文。俾中下根人。易于趣入。及其趣入。不言諦觀。而諦觀自然了了矣。可謂契理契機。善說法要。彌陀化身。殆非虛傳。蓮宗二祖。萬代景仰。奈傳之久遠。錯訛甚多。因息心詳校。而重刻焉。

京師第一監獄於甲子元旦普說三歸五戒序

衆生心性。與佛無異。但以迷而未悟。故長作衆生。華嚴如來出現品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須知智慧德相。與妄想執著。唯在一心。初非二物。迷之則全智慧德相。變成妄想執著。悟之則全妄想執著。復成智慧德相。喻如水結成冰。冰融成水。相雖有殊。體本無二。了此則誰

不願斷幻妄之惑業。復本具之心性。而高推聖境。甘處凡愚。執性廢修。以凡濫聖之謬見。皆無由生矣。書云。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知不能行孝弟爲堯舜。不能克念作聖。與不能復智慧德相作佛者。皆自暴自棄。不肯勉力而爲之流也。如來初成正覺。普爲一切凡聖。說梵網經菩薩戒。有曰。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曰。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其要全在令人徹了自己介爾一念心性。卽是如來所證之菩提道本。既知是已。孰肯隨煩惱染緣。使畢竟清淨之性天。被迷雲惑霧以障蔽乎哉。又以循循善誘。俾小機者先受三歸。以身心歸依佛法僧寶。自可返妄歸真。背塵合覺。次則令受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五戒。則日用云爲。無諸罪咎。而身心清淨矣。其有發大菩提心者。再進而爲受菩薩大戒。令其理事圓融。福慧并進。以期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耳。京師爲天下首區。故監獄之囚犯甚多。乃以世風日下。兵歛迭遭。致蚩蚩之氓。誤干憲網。繫閉監獄。豈徒拘束以苦其身心。實欲改過自新。仍作循法之良民也。又以近來佛學昌明。政府特請通法高僧。常至監獄。開示佛法要義。并生死輪迴之因。與了生脫死之法。俾彼各知心是佛心。自當行遵佛行。

欲了生脫死。非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決難如願。彼等一聞。如臨明鏡。妍醜自知。如遇慈母。慶幸莫喻。經聲佛號。無間晨昏。卽監獄爲道場。卽囚犯爲法侶。實爲從古未聞之奇事。足徵佛法實爲烹凡鑄聖之大冶洪鑪。無論若何之頑金鈍鐵。一入其中。悉皆鑄成微妙莊嚴之佛菩薩像。彼謂佛法無益于國。有害于世者。皆未見顏色之譬論。以自誤誤人也。而本監獄官。因發大心。特請具德法師。于甲子元旦。普與監獄諸佛子。說三歸五戒。冀其以歸戒制伏身心。以致妄想執著。復歸烏有。而智慧德相。徹體圓彰矣。汝諸佛子。初以干犯國法。致囚監獄。繼由得聞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惡因緣。成善因緣。非多劫深種善根。萬無如此倣倖。譬如摩尼寶珠。能隨人意。普雨衆寶。由其不識。擲之園廁。不但無雨寶之功能。而且體質直同糞穢。幸遇智人。知是至寶。從廁取出。種種洗滌。兼用香熏。俾還原質。然後懸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隨人所需。而雨衆寶。佛視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以故縱令迷之及極。行諸惡逆。如歌利王。割截身體。終無一念棄捨之心。而復常伺其機。爲之啟迪。令得度脫。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惡逆罪垢。皆不暇計慮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說。若法若喻。自可不孤佛化。不負己靈。而政府監獄官。說法說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虛設矣。尙期努力進修。則幸甚幸甚。

金剛經石刻序

金剛經者。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上求下化之標準也。其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以衆生心性。當體卽是無餘涅槃。但以迷故。幻成生死輪迴之相。如醉見屋轉。屋實不轉。迷謂方移。方實不移。不過特爲點示。俾復本原而已。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但有去翳法。別無與明法者。此之謂也。又令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布施乃六度萬行之首。經文簡略。但舉布施爲例耳。若能不住相而行六度萬行。則三輪體空。一道清淨。圓離我人衆壽之凡情聖見。徹證常樂我淨之眞如妙心。無所住而生心。無所得而作佛矣。實爲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萬行圓修。一法不立之無上妙法。故受持者。福德果報不可思議也。由是古今名人。多皆受持。及以書寫。蓋欲以自覺之道。展轉以普覺斯民也。唐然子居士天爵者。宿有慧根。篤信佛法。見地高超。書法精妙。特寫此經。刻石流通。以續歐陽詢。趙孟頫。董其昌諸公之志事。其爲功德。唯佛能知。因不揣固陋。略述經義。以告閱者。庶可同登覺岸云。

佛遺教經解刊布流通序

甚矣佛恩之廣大周徧而無有窮盡也。何以言之。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可作佛。但以迷而未悟。遂致反以佛性功德之力。妄於六塵境中。起貪瞋癡。造殺盜淫。由惑造業。由業受報。久經常劫。輪迴六道。了無出期。佛於往劫。知此事已。卽發大願。欲令盡虛空徧法界一切衆生。同悟本具佛性。同出生死輪迴。同成無上覺道。同入無餘涅槃。從茲普爲法界衆生。久經長劫。行菩薩道。但有益無不興崇。六度齊修。一法不著。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其行施也。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悉無吝惜。故法華經云。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只此布施一行。尙非劫壽能宣。况其餘之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及四攝。萬行乎哉。及至惑業淨盡。福慧圓滿。徹證自心。成無上道。普爲衆生。說所證法。直欲同皆得已所得。但以上根者少。中下者多。故復隨機施教。令其隨分得益耳。及其一期事畢。卽入涅槃。猶復不捨大悲。於他方世界。示成正覺。以行濟度。如是示生此界他方。固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譬如杲日。爲照世故。出沒無住。亦如船師。爲渡人故。往來不停。且據此番出世。實爲周昭王二十六年。及至十九出家。三十成道。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固已無機

不被。無法不周矣。又以中下根人。自力劣弱。不能現生卽出生死。縱有修持。而煩惱未斷。再一受生。迷失者多。因茲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俾彼若聖若凡。或愚或智。同於現生。往生西方。則上根者速成佛道。中下者永出輪迴。實爲三世諸佛普度衆生之達道。九界衆生速證佛果之妙法。以但具真信切願。志誠懇切持佛名號。以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無論工夫之淺深。惑業之輕重。無不蒙佛攝受。令其帶業往生。如船拯溺。無所揀擇。唯信願不眞。而心行與佛相背者。則不能蒙佛接引也。佛之愍念衆生。前自無始。後盡未來。上自等覺菩薩。下及六道凡夫。無一人不在大悲誓願彌綸之中。譬如虛空。普含一切。森羅萬象。乃至天地。悉所包容。亦如日光。普照萬方。縱令生盲。畢世不見光相。然亦承其光照。得以爲人。使無日光照燭。便無生活之緣。豈必親見光相者。方爲蒙恩乎。彼世智辯聰者。以己拘墟之見。闢駁佛法。謂其害聖道而惑世誣民。與生盲罵曰。謂無光明者。了無有異。一切外道。咸皆竊取佛經之義。以爲己有。更有竊取佛法之名。以行邪法。是知佛法。乃世出世間之道本也。猶如大海。潛行地中。其滋潤流露。則爲萬川。而萬川無一不歸大海。彼謗佛者。非謗佛也。乃自謗耳。以彼一念心性。全體是佛。佛始如是。種種說法教化。冀彼捨迷歸悟。親證自己本具佛。

性而已。以佛性最爲尊重。最可愛惜。故佛不惜如是之勤勞。卽不信受。亦不忍棄捨耳。使衆生不具佛性。不堪作佛。佛徒爲如是施設。則佛便是世間第一癡人。亦是世間第一大妄語人。彼天龍八部。三乘賢聖。尙肯護衛。依止乎哉。佛遺教經者。佛一期事畢。臨入涅槃。誠勸弟子。及一切衆生之遺囑也。其文雖略。其義甚周。其令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尊重珍敬世尊。若能如是尊重佛戒。則是常在佛側。無少間隔也。故曰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次下所說戒相。及持戒之益。不持之損。及制心節食等法。反復叮嚀。無微不入。雖慈親將欲去世。爲兒女計。亦不能如是周到。誠可謂吐心吐膽。一字一血。爲佛弟子者。宜何如努力修持。以不負所望。未知佛法者。宜何如感激依行。以不孤深恩。其語雖似專指比丘。其意固已彌綸九法界一切聖凡。靡有子遺。以圓人受法。無法不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豈此煌煌遺教。不被三賢十聖。而佛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當此入滅之時。何忍不加勉勸乎。以向來論者。多以爲小機所見。及偏誠比丘。遂致普照九法界之心光。竟局爲出家小乘之訓誨。可不痛哉。陳沅蓀居士。宿根深厚。學問淵博。初以未見佛經。亦復追隨韓歐程朱之迹。近數年來。翻閱佛經。始知佛爲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所有言教。與儒教無不

符合。用之於治世。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方能究竟圓滿。以儒教只言現生。佛教圓談三世。倘真知三世因果。雖日撻而求其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可得也。世之口是而心非。陽爲善而陰作惡者。皆由不知心通法界。與三世因果之故耳。使知之。縱極下劣。亦不肯於明鏡之前。現諸醜相。以自貽伊戚也。惜世多不知。故致爲己之安富尊榮。直使殺人盈城。盈野。而毫不憫恤。噫。嘻。痛哉。末世人心。殘忍已極。使無如來三世因果之說。則人之得正命而死者。蓋亦鮮矣。若欲出世。亦不須另起鑪竈。但依佛之言教。對治煩惱習氣。俾其淨盡無餘。卽已。雖身在俗境。不妨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以進趣佛果。如西天之維摩居士。及此土之傅大士。李長者。龐居士等。卽力有不及。又有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一法。以爲恃怙。豈必盡人捨俗出家。方爲佛弟子乎。彼謂佛爲棄倫理。背聖教者。皆因未讀佛經。不知佛之所以爲佛。而妄以己之凡夫臆見武斷耳。由是言之。欲究竟挽回世道人心。非提倡昌明佛法不可。而感佛之恩。至深且切。又欲一切同人。同知佛恩。取佛遺教經。以普通註釋之法解之。以期政學商農各界人士。同得沐佛慈恩。不致所具佛性。常相迷失。而永劫沈淪生死苦海。莫之能出也。將欲刊行。祈光作序。光以佛之深恩厚德。人多未知。以故略爲敘述。至於經中所說。

一番大慈悲爲衆生心。閱者當自知之。故不詳述。嗚乎。佛之爲衆生。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恆河沙數之一。吾固昔受韓歐之毒。而作一闡提者。幸未生陷。而入佛法。唯恐與我相同之人。未必如我幸遇佛法。故作此剖心瀝血之語。以期各各上不孤於佛恩。下不負於己靈也已。

心經淺說序

詳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此無差別之心。虛靈洞徹。澄湛常恆。卽寂卽照。非有非空。絕凡聖之名稱。無生滅之幻象。離心緣相。故情識莫能測度。超文字關。故語言未可形容。然如來智慧廣大。於法自在。善以語言。顯示離言之道。而且廣略適宜。各臻圓妙。是以大般若廣約佛法衆生法。以明心法。有六百卷之多。此經略約心法。以明佛法衆生法。文僅二百六十字。而十法界因果事理。無不畢具。以約攝博。了無遺義。若約而言之。則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二句。復爲全經樞紐。再約而言之。只一照字。便可法法圓彰。法法圓泯。彰泯俱寂。一眞徹露。觀自在菩薩先得我心。我等可不隨學乎。誠可謂如來之心印。大藏之綱宗。九法界之指南。大般若之關鍵。義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故古今受持讀誦者。徧於宇中。著述宏揚。

者多難勝數也。然理雖甚深，詞須逗機，否則契理而不契機矣。季和略居士知見圓融，文字活潑，欲令初機易知，故爲白話淺解，說理極其透徹，措詞唯取通方。大雲先載，悅可衆心，書冊續刊，永傳徧界。光庸劣無能，曷勝景仰，謹爲序引，以助流通云。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緣起序

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由時節因緣而爲發起。故古德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誠然誠然。光以庸劣百無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閱普陀志，見其所載，皆屬道場廢興，以及種種尋常等事。至于觀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應因緣，悉皆闕略，不禁令人長歎。民國六年，王采臣、周孝懷、陳錫周三居士來山見訪，王周謂普陀爲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講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師發心講經，我等當爲籌備道糧。光以固陋力辭，錫周則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師若肯修，我當刊刻。光曰：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爲之。若將大士往劫本迹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迹，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從茲發起正信，身心歸依，近獲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者，非徧閱大藏，備考羣籍不可。若不發揮大士本迹感應諸事理，則成遺主志，實捨本逐末，與尋

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爲大士應化道場。又何以顯大士爲法界衆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衆生。因緣最深也。然光以宿業。致令心無知識。目等盲瞽。尙須懺悔一二年。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當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業重。不能感格。當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爲了此公案。此公學貫儒釋。筆超儕伍。必能發揮大士之慈悲心迹也。次年徐蔚如居士。以文鈔印行。致不加詳察者。謬謂之爲知識。從茲信札來往。日不暇給。八年春間。端甫歸西。先所發心。竟成空談。十一年春。定海知事陶在東公來山。謂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返妄歸真。實爲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急宜重修。光以陶公護法心切。救世情殷。卽令普濟法雨兩寺主人。懇請陶公親任其事。陶公以公事無暇。乃託邑紳王雅三君任之。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開如退居。商酌料理。光以無暇。絕不過問。次年陶公升於杭縣。猶復魚雁往還。商酌其事。若非宿受大士付囑。其能如是也耶。初於修志議成之後。未及一月。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來訪。一見卽成莫逆。光敘昔衷曲。遂以大士頌見託。彼卽允許。若非大士冥垂加被。何有如此之際遇乎。許君乃備搜藏典。及諸羣籍。時經二載。稿方告竣。述成頌文。近二萬言。而復逐聯注其義意。俾閱者悉知所以。又節錄各經。以爲明證。頌文三

卷經證一卷。共二百七十餘頁。於夏初寄來。頌中義意。許序已陳。茲不復贅。光昔本欲冠於山志之首。今以卷帙繁多。特爲別行。兼欲徧布天下後世。倘與志合行。則不易廣播矣。然大士從無量劫來。分身塵刹。其本迹感應。非佛莫知。此數卷頌。不過大地一塵。大海一滴。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略知梗概。從茲赧然愧怍。勃然奮發曰。吾人之心。與大士之心。無二無別。而大士圓成佛道。久經長劫。又以悲心無盡。不離寂光。垂形九界。普現色身。度脫衆生。我輩從無量劫來。輪迴六道。其親蒙拔苦與樂之恩者。不知凡幾。直至今日。尙爲凡夫。上負大士拯救深恩。下負自己本具佛性。靜言思之。能不愧死。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由是翻轉凡情。追隨聖迹。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敦行世善。兼修淨業。久而久之。與之俱化。上焉者。卽於現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下焉者。迨至臨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能如是。則人敦禮義。各各識因果。自然干戈息。而人禍永滅。雨暘時。而天眷常臨矣。陶公所謂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者。其在斯乎。所願見者聞者。同發景仰大士之心。而勉力修習。則幸甚幸甚。

教觀綱宗釋義紀重刻序

教海汪洋。莫測深廣。不有指歸。則茫無所趣。故陳隋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如來一代所說之法。具顯如來出世本懷。唯欲一切衆生。同成覺道。但以機器不一。故復隨順機宜。循循善誘。爲實施權。以接引之。待其既得權益。則開權顯實。同歸祕藏。方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之所以然。可謂揭佛日於中天。普照大地。授窮子以果覺。令紹法王。但以文繁。不便初機。蕩益大師。撮取要義。述爲綱宗。有意義隱晦者。復爲略釋。俾學者悉知如來說教之意。與夫稟教修觀之法。有如導歸寶山。直授摩尼寶珠。從茲不但不了知不生不滅。非有非空之圓妙第一義諦。爲如來心印。卽人天權小等法。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無不皆是第一義諦。皆爲如來心印。喻如畫龍點睛。立刻飛騰。以法無自性。轉變由心。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故也。默庵法師。以釋義分註各條之下。又爲之紀。以期一目了然。學者得此。既省心力。又易領會。何幸如之。維揚寶輪寺法裕長老。欲重刻廣布。命光校其訛字。兼爲敘其緣起云。

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學研究叢書序

衆生與佛。心性一如。了無優劣。及與增減。而佛則安住寂光。衆生則輪迴生死者。以悟與未

悟及順修逆修之所致也。如來知衆生之皆具佛性。皆堪作佛也。是故示生世間。示成正覺。隨機演說一切權實法門。俾彼利根。直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其有鈍根。亦得漸次熏陶而得悟入。待其悟證及極。方復本具佛性。方離凡聖生佛之差別名相。所謂令一切衆生悉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噫。如來度生之心。可謂慈悲至極。無以復加矣。自後諸菩薩祖師善知識。各各潛修密證。宏闡發揮。以上續如來慧命。下作衆生津梁。自法流東震。千數百年。其悟自性而斷煩惱。出生死以證涅槃者。何可勝數。其緒餘尙能移風易俗。勝殘去殺。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故古今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莫不以此自行化他。以期天下太平。萬國咸寧也。及清咸同間。屢遭兵劫。法運遂衰。自後罷除舉業。天姿高者。於各種科學外。兼研佛學。知爲世間唯一無二之道。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欲爲救援。捨昌明佛學。莫能爲力。故咸以提倡佛學爲急務。而研究會。居士林。隨處建立。法不執一。隨人之機。或禪或教。或顯或密。而爲修持。及與發揮。而又注重於淨土法門。以期悟與未悟。同於現生出離生死輪迴也。良以末法衆生。自力微弱。匪仗佛力。決難卽生解脫。華嚴會上。華藏海衆。等覺菩薩。尙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况末世之學者乎。是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法門。上海爲全國樞要之地。其居士林諸居士。欲普布佛化。於講經念佛外。季出林刊。以期推廣。今又繼出佛學研究叢書。若起信論。楞嚴經指要。取深經奧論。以淺顯之語言發揮之。俾初機之人。易於領會。庶無扞格不入之苦。悉獲因指見月之益。從茲相續刊布。以揚佛日之光。俾一切同人。同悟本具之天真佛性。庶不負如來出世之一大事因緣。而挽回世道人心。亦以是爲根據。凡我同倫。各宜資助。以期徧界流通云。

金剛經功德頌序

六度者。菩薩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之要法也。然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五度無般若。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稱爲波羅蜜。而般若如心。五度如身。般若無五度。亦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稱爲波羅蜜。若二者具足。則一一度皆可究竟到彼岸。皆得稱爲波羅蜜也。金剛一經。乃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者。徧修六度萬行之軌範也。以經文簡略。但舉布施爲例耳。若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行布施等。故能度脫一切衆生。而不見能度之我。與所度之法。并受度之衆生相。則四相不生。三心叵得。無所住而生心。無所得而作佛矣。以故受持四三二一句者。功德難宣。

持全經者。又何待言。是以自古至今。人多讀誦。其頓悟自性。徹證唯心。生預聖流。沒歸安養者。何可勝數。其次則消除罪業。增長善根。轉禍爲福。卽愚成智者。更加多多也。許止淨居士。取古今載籍中感應事迹。分類述頌。其友劉契淨。又爲之注。庶閱者咸知義理淵深。功德廣大。生正信心。勉效前修。隨其功行淺深。亦得種種利益也。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倘能發至誠恭敬心受持。便墮未來諸佛數中。願各勉旃。

儒釋一貫序

儒釋無二道。生佛無兩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稟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復生佛迥殊。凡聖各異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順各別也。由是儒釋聖人。各出於世。爲之倡導。俾一切衆生。返迷歸悟。溯流窮源。以復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二致也。佛以覺爲體。而覺有本覺。始覺。不覺。本覺者。卽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乃性德也。始覺者。依本覺理。起真實修。對治煩惱習氣。令其消滅無餘之妙智。乃修德也。不覺者。迷背本覺。隨境生著。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認苦爲樂。以迷爲德。承佛性力。造生死業。一切在迷衆生。與不依正覺。錯亂修習。

者皆是也。本覺凡聖平等。無有高下。始覺工夫淺深不一。悟證地位各別。由名字以至分證。歷外凡以至等覺。皆在始覺範圍之內。由等覺再破一分無明。則修德功極。性德圓彰。福慧具足。煩惱淨盡。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方爲大覺世尊。方證始本合一之最上乘極致。方了修因證果之大丈夫事業。故華嚴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礙智。則得現前。所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者。本覺理性也。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者。逆本覺而起惑造業。輪迴六道也。離妄想則智慧現前者。順本覺而修。漸至圓成佛果也。了此性修理致。則不肯自甘下愚。亦不敢以凡濫聖。而必以實修實悟。以期於實證而後已。儒者以誠明爲本。誠卽明德。明卽明明德之明。實則誠明。卽明明德也。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錮蔽而不能顯現。如雲遮天日。了不見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須主敬存誠。克己復禮。則人欲之物。自無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體顯露。如浮雲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顯。則主權得而使者聽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歸於真誠無妄。中正不偏矣。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撮要述此。以作天下後世希聖希賢之洪範焉。若與佛法互證對釋。則誠也。明德也。乃本覺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

覺修德也。物卽妄想執著。格物卽離妄想執著。離妄想執著。則得如來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徹底顯現。吾心固有之良知與真知也。故曰其發揮淺深雖有不同。其理體工夫固無二致也。是以古今聰明睿智之人。多皆學佛。因得佛之心法。而儒先聖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裏。以儒者多主於事相。而不致力於悟明心性。若不得佛法爲之先導。則自己之心。尙非所知。况聖人之心法乎。以故泥迹之儒。多闢佛教。以不知佛法。雖爲出世間法。亦復具足世間一切善法。舉凡倫常修齊之道。固已極力宏闡。毫善弗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隨己職分。各盡其義。固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然世間聖人。只教人盡義盡分。佛則詳示其盡與不盡之善惡果報。盡義盡分。只能教於上智。不能普攝下愚。若知盡與不盡之善惡果報。縱屬下愚。亦必歡善報而懼惡果。雖不欲盡義盡分。亦必勉力盡義盡分矣。此如來普被上中下三根之法。每有徒矜知解。不務真修。妄謂因果爲小乘者。不知如來圓成佛道。衆生常淪生死。皆不出因果之外。唯當人一念心性。不屬因果。而復不離因果。欲迴超乎因果之外。非圓成佛道不可。未成佛而輒撥因果。則永失其善因善果。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盡未來際。了無止期。可不哀哉。世固有不知佛而妄闢佛者。亦有頗知佛而陰服膺以陽爲

闢駁者。此種行爲。皆由門庭知見太重。不能著實格物致知。以致意有所不誠。心有所不正也。其言皆足以瞎衆生之智眼。斷如來之慧命。古大人憂之。乘機破斥。使彼作此說者。與受其說之毒者。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不但與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發明儒教。輔弼儒教之至理極功焉。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廢棄先聖之法。幾於無可救藥。凡屬憂世之士。莫不以提倡佛學爲急務。以佛學注重明心。與因果報應。果能明自本心。決不至於錯因果。果能不錯因果。決可明自本心。既得明自本心。則儒先聖人之心。如來之心。亦可因之俱知矣。此儒釋一貫之大旨也。弘道居士。宿植德本。篤信佛乘。憫拘墟者所見之謬。輯彼古人破斥謬見。合會儒釋。種種言論。以成一書。名之曰儒釋一貫。將欲排印流通。以光最初曾受韓歐之毒。而作一闡提者。因命作序。一以冀其自懲愍他。自傷傷他。一以冀其仗此因緣。以消滅其謗法之罪咎。以克遂夫往生之素志也。以故不揣固陋。勉述所知。雖文不足觀。而意有所本。願見聞者。同皆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棄離妄想執著。同證如來智慧。則古人垂訓之至意。弘道輯錄之深心。皆可大暢本懷。不至徒設。而世道人心之轉迴。於茲可以預斷矣。何幸如之。

近代往生傳序

如來調御衆生。隨機說法。雖權實頓。漸不同。大小偏圓。有異。要皆爲令衆生親證卽心本具之眞如佛性而已。然此佛性卽心本具。非從外來。不自他得。如取家寶。受用現成。故其證也。乃極易事。無奈衆生久居生死。迷惑甚深。喻如寶鏡。經劫蒙塵。欲令卽復本體。徹現照天照地之光。固非一日二日揩磨之功所能得也。如來悲心眞切。知衆生自力親證之難。縱有修持。以煩惱未斷。再一受生。不免復迷。從茲墮落者多。超昇者少。故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俾彼若聖若凡。同於現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則已證聖者。速登上地。未斷惑者。永出輪迴。校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者。其難易蓋天淵懸殊也。故自華嚴導歸祇園演說以來。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迨法流東震。遠公大師。倡於廬山。當時羣賢畢集。後世衆哲咸宗。從茲緇素四衆。或圓修萬行以回向。或專持佛號以求生。至於臨終正念昭彰。現諸瑞相。以往生者。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也。彼往生集。淨土聖賢錄所載。特千萬分之一二耳。而百數十年來。修此法者。又復何限。况近世人士。眼界大開。密修顯化者。實繁有徒。其中以煩惱惑心。契如來智。出娑婆苦。預蓮池會者。當比前更多。豈可不

加紀錄。而令其湮沒乎哉。餘姚楊慧鏡居士。特爲搜輯。命名爲近代往生傳。其意蓋欲爲後之輯往生傳者。備底稿耳。故其稱呼名字。悉本原文。不加修飾。以歸畫一。但取傳信。不任撰修之功。已得若干傳。將欲刊布。祈予作序。竊維修持法門。有二種不同。若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名爲通途法門。若具眞信切願。持佛名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爲特別法門。通途全仗自力。特別則自力佛力兼而有之。卽有深修定慧。斷惑之功。而無眞信切願。念佛求生。亦屬自力。今以喻明。通途如畫山水。必一筆一畫而漸成。特別如照山水。雖數十重。蒼蔚峰巒。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程。強者日不過百十里。特別如乘轉輪聖王輪寶。一日卽可徧達四大部洲。吾人旣無立地成佛之資格。又無斷見惑任運不造惡業之實證。若不專修淨業。以期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則恐盡未來際。仍在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莫由出離也。可不哀哉。願我同人。咸生正信。

慈悲道場懺法隨聞錄序

俗稱梁皇懺

吾人之心體本明淨。由無明故。煩惑遂生。煩惑旣生。便成昏濁。而明淨之體。遂爲隱沒。實未嘗減損一絲毫也。欲令復本還元。非竭誠盡敬。恭對三寶。懺悔業障不可。諸大乘經。具有令

懺悔之文。隨人所宗。述爲懺法。如法華。光明。淨土。大悲等。此之懺法。詳於披陳罪相者。以梁武帝爲度元配鄒氏夫人。墮於蟒蛇之苦。兼欲一切人民同沾法利。特請誌公。并諸高僧。檢閱經文。述爲懺法。帝亦時運睿筆。發揮意致。惜帝未悉淨土法門。故於述成之時。鄒氏特現天人妙莊嚴身。而爲致謝。使帝詳知淨宗。則其夫人當必仗佛慈力。往生西方。高預海會。登不退地。又何得資此大法大心。竟以生天結其局哉。後之禮懺者。悉當注意於回向往生。方獲究竟實益。此懺以大菩提心爲本。從茲竭誠盡敬。外慕諸聖。披陳罪咎。內重己靈。故得生佛心融。感應道交。消除歷劫之罪垢。開發本具之心光。其爲利益。莫能具宣。文雖顯淺。校比台宗注重理觀。不詳披陳罪相諸懺。爲能普被三根也。自昔以來。未有講與註者。蓋以文義顯豁。無須講註。須知法無淺深。唯取利人。律無玄義。以道宣律師之上根利智。尙須十次聽講。及其爲註。則不厭其詳。何獨於此法而忽之。觀宗諦公。以時當末法。人多不知自省。遂致所行與所學相悖。因發心講演。以期人各主敬存誠。洗心滌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行相顧。必期於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方子遠凡。宿具靈根。雖出富室。頗好清修。每聆妙義。悉能領會。此次聽講。隨爲記錄。又經寶靜。誠一。常靜。三師爲之輔弼。遂得成帙。

其父母同預講筵。躬爲繕寫。可謂見其子卽知其父母。非是父母不生是子也。方子欲排印。祈余作序。余惟修行之要。敬爲第一。人能主敬存誠。則一切凡情無由而起。本具聖智自然發現。凡一切人我是非。無明貢高。以及懶惰懈怠。因循委靡之習氣。皆悉消滅。而况恭對三寶。披陳往罪。則慚愧恐懼之心。希聖希賢之念。如飢如渴。油然而生。上慕諸聖。下重己靈。痛念我與諸佛。同一心性。彼何以圓證三覺。我何以久輪六道。從茲改往修來。返迷歸悟。譬如摩尼寶珠。墮於圜廁。直下取出。屢次洗濯。俾復本淨。待至淨極。則懸之高幢。必能隨意兩寶。此種大事因緣。若不發揮。若文若義之意致。則或有不得實益者。此隨聞錄之所宜普徧流通也。

因果錄序

因果報應者。乃人事與天理或順或逆之影響也。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人雖至愚。斷無幸災樂禍。避吉趨凶。願一切同人斥名唾罵。天地鬼神奪魄殛誅。及死後靈魂永墮二途惡道。受諸極苦。經百千劫。莫之能出者。然其所作所爲。多皆反其所願者何也。由世少通人。不提倡因果報應之道。而家襲陋習。唯知以自私自利相傳之所致也。間有所作所爲。順

乎天理。內而家庭。恪盡已分。外而交際。務益於人。以及種種善舉。悉皆奉行。若恤災賑饑。濟難扶危。戒殺放生。護惜物命。持齋吃素。誦經念佛。以期自他兼利。幽顯均益者。無不家門清吉。子孫興隆。富貴尊榮。令人景仰。歷觀傳記。凡賢哲挺生。功業傑出。或道傳羣聖之心。或德爲萬民之望者。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資幽資顯之懿行陰德焉。然此特凡眼所見之緒餘耳。而其人之神識。或上生天宮。或高超佛國。世間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因果之理。大發明實維佛經。而儒教經書。亦屢宣說。若書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與洪範五福六極之說。及易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報應之理示人。但以其言簡略。只說現世。及與子孫。未能詳言過去現在未來。輪迴六道三途之事。若不深研精思。或致當面錯過。兼以俗儒每欲各豎門庭。與佛競異。縱令知之。亦不肯提倡。致使賢者莫由樹淑世善民之極功。愚者悉皆懷弱肉強食之惡念。由茲互相攻擊。成千古未聞之殺劫。被殺者人固知其可慘。而殺人者之慘。當更酷烈萬倍。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見。其可見者。若被人殺。若滅門絕祀。乃千萬分之一二耳。其在三途所受之苦。則罄竹難書矣。可不悲夫。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卽聖教昌明之

世若不提倡因果。尙不能普令愚民潛息隱惡。悉使智者。大積陰功。况今世道人心。壞至其極。廢棄聖經。推翻倫理。邪說橫流。載胥其溺。有心世道者。思欲挽回狂瀾。若不以因果報應。爲震聾發聵之寶。雖佛菩薩聖賢。悉出於世。亦莫如之何。况其下焉者乎。無錫金居士昌。有見於此。特記錄近世。及現時各因果事。排印流布。冀人人各懷自利利人之心。以行己立立人之道。則習尙正而風俗淳淑。人禍息而天眷常臨。舉此競爭士類。同作義皇上人。因序其大意。以貢閱者。

生西金鑑序後改作淨土清鑑

娑婆世界。以音聲作佛事。生死苦海。非念佛莫出離。而芸芸衆生。迷真逐妄。背覺合塵。久經長劫。輪迴生死。於是動我釋迦世尊。同體悲心。特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門。俾上中下根。若聖若凡。同於現生。往生西方。其成就大機。頓證法身。俯提劣機。速出生死。一代時教。皆莫能及。以故西天東土之出格高人。莫不以此自行化他。由其爲入道之妙門。成佛之捷徑。故也。二林居士。取佛菩薩立法度生之因緣。與歷代古德僧尼王臣士女。下及物類。念佛往生之事迹。彙錄其宏揚淨土之切要言句。以成一帙。名爲淨土聖賢錄。蓮歸居士。又爲續錄。皆

所以爲迷背家鄉者作指南。爲不識自己者作寶鑑也。但以卷帙浩繁。不利初機。對臆居士。欲令初機易生信向。於彼正續錄中。略錄事迹顯著者。二百餘條。附之以讚。名曰生西金鑑。冀閱者鑑古而懷景仰。詠歎而悉興起焉。其意固甚深且遠也。昔子房欲破楚軍。徧令軍中同唱楚歌。楚軍聞之。皆動歸思。况當此天災人禍。相繼降作。國運危岌。民不聊生。加以邪說縱橫。魔侶熾盛。邪正莫辨。無所適從之時。一聞極樂世界之劫外風光。本有莊嚴。能不同賦歸歎。以期樂我天真乎哉。倘閱者洞鑑夫娑婆極樂之利害。而反復詠歎之。吾知其求生西方之心。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

棲真常住長年念佛序

念佛法門。其來尙矣。以吾人一念心性。猶如虛空。常恆不變。雖常不變。而復念念隨緣。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之緣。不隨三乘之緣。便隨六道之緣。不隨人天之緣。便隨三途之緣。由其緣之染淨不同。致其報之苦樂迥異。雖于本體了無改變。而其相用固已天淵懸殊矣。譬如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雖虛空之本體。不因雲日而爲增減。而其顯現障蔽之相。固不可以同年而語也。如來以是義故。普令衆生緣念于佛。故曰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去佛不遠。又曰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此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夫隨佛界之緣。則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隨衆生各界之緣。則是心作衆生。是心是衆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念佛一法。乃如來萬德洪名爲緣。卽此萬德洪名。乃如來果地所證之無上覺道。由其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如螺贏之祝螟蛉。久則化之。卽生作佛。轉凡成聖。其功能力用。超過一代時教一切法門之上。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得了生脫死。念佛法門。自力佛力。二皆具足。故得已斷惑業者。速證法身。具足惑業者。帶業往生。其法極其平常。雖愚夫愚婦。亦能得其利益。而復極其玄妙。縱等覺菩薩。不能出其範圍。故無一人不堪修。亦無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實爲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爲論判也。末法衆生。福薄慧淺。障厚業深。不修此法。欲仗自力斷惑證真。以了生死。則萬難萬難。棲真住持蓮仁和尙。有見于此。特于三聖殿。立長年念佛道場。祈余序其意致。以期見聞發心。故爲書其大綱如此。

歸宗精舍同修淨業序

如來一代時教。所說一切法門。雖則大小不同。權實各異。無非欲令衆生斷惑證眞。了生脫死。圓彰本有。直成佛道而已。但以衆生根機不一。故致如來隨順機宜。作偏圓頓漸種種說耳。然衆生輪轉生死。久經長劫。惑業深厚。障蔽妙明。非宿根成熟者。欲于一生取辦。實乏其人。既不能一生取辦。則再一受生。其迷而退者。萬有十千。悟而進者。億無三四。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斷煩惱而證涅槃。其難如是。致如來普度衆生之懷。鬱而不暢。衆生速出生死之道。塞而罔通。然如來大慈。必欲令一切衆生。同于現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遂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無論上中下根。悉令現生度脫。乃以己信願念佛。感佛慈悲攝受。感應道交。故獲斯益。其有已斷煩惱者。即可頓證法身。速成佛道。縱令惑業深厚者。亦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故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尚須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觀經將墮阿鼻之逆惡罪人。猶得以十稱洪名。預諸末品。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盡法界一切衆生。但有信願。無一不被其澤。其圓頓直捷。超出一切法門之上。末世衆生。欲了生死。不修此法。泛修其他仗自力之法門。則但可作未來得度之因。斷難獲現生了脫之果矣。廈門王拯邦居士者。

宿根深厚。現行精純。諦信因果。篤修淨業。普欲同倫。咸生淨土。遂于本埠太平巖左。建一精舍。以期同志。隨己身分。來此念佛。種往生因。于星期日。特請通人。講演淨土法門。之所以然。及修持之法。則與夫現生沒後之種種利益。亦可謂具大悲心。有擇法眼者矣。乃致書祈余題額。兼爲敘述大意。余惟淨土一法。乃三世諸佛下度衆生。九界衆生上成佛道。成始成終之殊勝法門。高超一切禪教律。統攝一切禪教律。以一切諸法。溯其原始。無不從此法界流。要其終極。無不還歸此法界。因顏之曰歸宗。取一切法門。究竟悉歸此法。如江漢朝宗于海之義。此義于華嚴末後歸宗處明之。有信不及者。請質之普賢菩薩。又凡修淨業。一切善信。必須力敦倫常。恪守己分。戒殺吃素。清心寡欲。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己所行。化導一切。內而父母眷屬。外而鄉黨朋友。俾一切同倫。咸知心是佛心。固當行學佛行。同修佛慈。同念佛名。以期盡此報身。往生西方。脫幻妄之輪迴。證本具之佛性而已。

臺灣佛教會緣起序

佛教者。一切諸法。一切諸教之大本也。何以言之。一切諸法。由心建立。一切凡聖。由心出生。世間一切諸教。雖皆說心。然其所說。皆屬心之作用。至於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體。是心作

佛是心是佛。心作三乘。心是三乘。心作六道。心是六道。所以然之極致。悉皆未能發揮。唯我釋迦世尊。徹悟自心。知一切衆生之心。與如來之心。無二無別。但以迷而未悟。枉作衆生。故曰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礙智。則得現前。又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此皆最初成佛。於華嚴梵網所說者。由是大根衆生。頓悟自心。入佛知見。小機未能卽入。以故俯順機宜。而成熟之。又欲一切若凡若聖。同於現生。出離生死。特開一信願念佛。往生西方法門。普令一切無力斷惑。不能超出輪迴之外者。悉皆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高預九品之嘉會。親炙彌陀之休光。以迄於究竟徹證自心而後已。如來撫育劣機。其真慈大悲。可謂至極無加矣。然佛法雖名出世間法。實於世間倫常孝弟之道。與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悉皆發揮罄盡。毫善弗遺。故古今立大功。建大業。浩氣充天地。精誠貫日月。言爲世法。行爲世則者。多由學佛得力而來。而聰明睿智。首出庶物之人。莫不恭敬崇奉。護持流通。以其有陰翼世道。顯淑民情。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之實效故也。拘墟之儒。無此智眼。每肆闢駁。謂佛法蔑倫理而無益於國家。是徒執捨俗出家一機之迹。而不知佛教教人。力敦倫常。恪盡己分。主敬存誠。克己復禮。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盡世間一切富貴貧賤。智愚賢否。老幼男女。無不皆堪依之而修。豈獨爲出家者立乎。倘一切人果能依之而修。自可折得出離三界之樂。遠證福慧二嚴之果矣。須知由如來發明心具佛性之理。三世因果之事。不知令許多愚夫愚婦。以成賢智。令許多大惡元凶。而息陰毒。以故舉行佛法。天地鬼神。悉示休徵。而况於人乎。然卽出家一法。亦非曩倫。以其稟親出家。精修梵行。以已修持功德。爲親回向。以冀親之神識。出三界以登九品。悟無生而證本性。校彼徒能奉養。與親長劫輪迴於三塗六道。而無所恃怙者。不亦多乎。而况佛令弟子。視一切衆生。皆作過去父母親屬想。以慈悲心。行放生業。豈但現生之親。不忍漠然置之。卽一切水陸空行諸生物。亦不忍漠然置之。縱令力有不及。猶以悲心善念。爲之念佛。以冀彼速出惡道。速生西方而後已。由是言之。人果皆依佛法而行。則勝殘去殺。世道太平矣。近十餘年來。殺劫徧於中外。由茲戾氣。復召天災。水旱風震。相繼降作。世運危岌。民不聊生。憂世之士。思爲救援。乃以提倡佛學爲急務。人果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實事。與夫吾人一念心性。與佛無二之妙道。誰肯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資。以之作生死業。永墮惡道乎哉。臺灣騰照大師。愍世

之不知者多。誓欲普利同人。擬立一佛教會。爲之提倡講說。俾大衆悉知。初於本會。按期修持。用作表率。以期風行全境。庶可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矣。兼復流通各處所刊之經典。俾有信心。識文義者。咸得讀誦受持。以實行力敦倫常。恪盡己分。主敬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其爲利益。莫能名焉。知光具有同心。函祈作序。乃爲述其佛教普利一切有情之大致云。

吳淞佛教居士林發隱序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大無不包。細無不舉。本一心以建立。隨機宜而說法。雖則名爲出世間法。實則圓具世間一切善法。雖則毫善弗遺。而復一法不著。不著。謂不以爲德。不自滿足。若以不認真。行爲不著。其誤大矣。唯其不著。故其行得至究竟。古今凡懿行過人者。多由學佛得力而致。由是卽凡夫心。契如來藏。於一一法。悉能達本窮源。親證實相。雖則理致幽深。而復隨根大小。悉皆能入。盡世間無一人不堪修。亦無一人不能修。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須知無量法門。皆須自力斷惑證真。方出生死。求其攝生普徧。利濟無方。上中下三根同修。初中後始本不二。不斷煩惱。不歷異生。卽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者。唯淨土法門爲然也。以故上根如文殊普

賢之儔。下根如五逆十惡之輩。皆爲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以其至簡至易。至頓至圓。故能如大地之普載萬象。大海之普納衆流也。凡學佛修淨業之人。必須力敦倫常。恪盡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主仁僕忠。唯其無愧天職。方立學佛基址。進而敬受三歸。謹修十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真作奉行。當在起心動念處論。若在事實。上論。則是自欺欺人矣。戒殺護生。愛惜物命。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如是之人。世間之寶。生獲令名。沒歸佛國。又須以此。普化一切。由親及疏。由近及遠。俾一切人。同爲善人。卽俗修真。居塵爲政。化殘暴於已著。消禍亂於未萌。由茲俗美風淳。人心不變。災消福萃。天眷常臨。其爲功德。莫能名焉。若或徒竊學佛之名。不務學佛之實。則成佛法之罪人。不但無虛名之可得。且將有實禍以隨其後。譬如童子無知。以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之摩尼寶珠。換取一根糖吃。糖不飽腹。而失畢生恃怙。欲不飢寒而死。其可得乎。吳淞諸居士。特開佛教居士林。欲令同人。勵志修持。以期各獲實益。祈光著語。以作警策。因爲述其大意云。觀此。則知佛法爲世間諸法之本。彼拘墟者。由無智眼。不能徹見。遂謂佛滅倫理。無益人國。是何異生盲承天日覆照之恩。得以爲人。以不見故。謂之爲無。豈不大可哀哉。

佛化隨刊序

佛法者。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本源也。故其道大無不包。細無不舉。語其廣大。則罄海墨而莫書。語其精微。則覓一字而叵得。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無不詳示無遺。非止談三世因果。明善惡報應。闡發卽心本具之佛性。斷惑證眞之事理而已。良以一切諸法。悉本於心。唯其徹悟自心。故能建立諸法。知其指歸。縱凡夫皆堪造詣。究其極致。雖聖人有不知能。是以古之聰明睿智。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莫不護持流通。密修顯化。而唯恐不及焉。溯自東漢。法傳震旦。求其高人傑出。法道大興者。唯吾秦最爲第一。以佛法大興。自晉而始。當時苻秦姚秦。皆都長安。及道安至秦。羅什入關。凡緇素之見越等流。識超儕伍者。皆歸趣而師事焉。迄至隋唐。亦都其地。故其宏宣法道。邁越古今。而當唐之世。諸宗悉備。以國家極意尊崇。故諸宗之首領。多皆住止京師。以其所學所得。陰翼郅治。顯淑民情。其法道之盛。他處何能相比。自後雖都遷他處。而宏宗演教。潛修密證者。亦代不乏人。至清之末葉。經髮匪回匪之亂。人民困難。遂置此道於不問。其殆一線之未絕耳。近十數年來。世道人心。壞亂已極。而亂極思治。否極思泰。凡具通方之知見者。莫不以佛法明因果。示報應。直指心源。發明性體。爲挽回世道人心之要道。於是若緇若素。羣起而提倡修持之。以期

自他同出迷途。誕登覺岸。由是敦篤倫常。精修淨業。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以故長安佛教會。蔚然而興。同人以異地而居。非書報莫能達意。故將隨見隨聞之事。所會所悟之理。潛修密證之方法。格言嘉論之訓誨。朋友之所講習。智照之所發揮。分門別類。錄作隨刊。彼此參觀。互相灌輸。庶可正智藉衆論以開發。麗澤由互滋而廣潤。將見知因識果。永息弱肉強食之惡心。盡分敦倫。同懷仁民愛物之善念。去殺勝殘。上溯大同之世。風淳俗美。共作羲皇上人。其爲利益。莫能名焉。爰爲祝曰。如來大法。爲諸法源。一切諸法。無不包含。敦倫致治。發揮無遺。事理因果。各適機宜。緬維秦川。昔號法窟。賢慈密律。悉肇其域。善導法照。特闡蓮宗。普令凡夫。同出樊籠。末世衆生。斷惑匪易。唯此一法。堪爲怙恃。自晉及唐。五百餘年。震且法道。莫之能先。從茲以後。代有高人。潛修密證。率多隱淪。性天理老。攝受蓮池。中興淨土。實啟於茲。若無至德。彼肯屈服。古德芳躅。惜多遺軼。至清末葉。兵火頻興。人民凋敝。幾絕傳宏。近時通人。眼界大開。知非佛法。莫挽劫災。由是聚集。縉素同志。隨機提倡。用建法幟。欲普法利。特出隨刊。麗澤互益。冀悟性天。佛由心作。道在人弘。竭誠若極。草偃風行。光雖庸劣。亦表同情。聊摠愚悃。以作先聲。願我同倫。各修淨行。庶可卽生。超凡入聖。

佛川敦本學校緣起序

儒釋二教其迹似異其本原同。有執迹而昧本者。每駁斥佛法。謂爲滅倫理而蠹國政。無益於社會。有害於民生。此等世智辨聰之謬論。如來稱爲可憐憫者。不知佛法具世出世。且以世間法論。凡儒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如來於諸大小乘經中。莫不具說。而世間聖人。只據現生。但令人盡義盡分。佛則具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并詳示其能盡之善報。不盡之惡報。上根之人。但聞義分應爾。自可通身擔荷。中下之人。陽奉陰違。則無法可治。若聞三世因果。知能盡則有善報。不盡則有惡報。人縱愚頑。決無幸災樂禍。趨凶避吉之念。由知三世善惡報應。雖不欲盡義盡分。以冀善報。而懼惡報。亦必勉力盡義盡分矣。此但指其最淺近者而論。即可化愚頑爲良善。轉澆俗爲淳風。況其深遠者之利益。彼世間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至於論孝。則徧該六道。窮盡未來。故梵網楞伽等經。皆令生孝順心。慈悲心。戒殺放生。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皆於無量劫來。輪迴六道。各各互爲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言念及此。理宜令其得所。誰忍以口腹之欲。戕害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乎。況既造殺業。必受殺報。誰肯以暫時口腹之欲。於未來世。常被彼所殺。

所食之衆生。一一殺而食之乎。而況近來刀兵大劫。慘不忍言。其因皆由殺生食肉之所致也。人能各依法佛。戒殺護生。吃素念佛。不作殺因。自無殺果。何難勝殘去殺。以成郅治。由世道太平。而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之倫。方得各樂天常。各盡義分。而無遺憾。方合佛說孝順心。慈悲心之本旨。由是言之。佛之教孝也。遠且大矣。眞達大師。生於佛川胡氏。弱冠卽悟世非常。乃出家於普陀山三聖堂。精修淨業。冀生蓮邦。數十年來。父母兄弟。悉皆謝世。承祀無人。本此孝思。推類以及當地苦寒。貧家子弟無力讀書。乃以衣鉢餘資七千餘元。交其族之熱心公益者。立一敦本小學校。俾當地子弟。同得受學。其學規。注重躬行孝弟等。其所讀書。注重五經四書等。略兼新法。以期敦本重道。而無戾時不適用之弊。族人感其義。將其父母等神主。於校中設祠祀之。此校不廢。其祀長存。較彼有子孫或不肖。以遺親之辱。或中絕以斷親之祀者。爲榮寵而悠久也多矣。又以佛川地屬通衢。每有道路死亡。棺殮無出。特捐一千元。交學校董士置產生息。以其息作棺木掩埋之費。地方貧不能致棺者亦施焉。噫嘻懿哉。眞達師之心。可謂平等大公。了無自私自利之見。而族人感之。長時奉其親之香火。彼爲子孫謀者。有此利益乎。然光更欲彼族人。得其實益。不妨略摠愚懷。竊謂眞達師出家學佛。以

衣鉢餘資爲本鄉作公益。而本鄉之人亦當仰其芳蹤。各修淨業。校中正廳。當供西方三聖像。凡校中董士教員學生。朝暮咸行禮敬。以期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方爲究竟實益。校中固宜永斷葷腥。方不負僧以十方信施開設學校之義。否則不但不合真達師之本心。亦非所以敦本自愛。俾自己與諸學子。日在佛法中熏陶。而了不得其實益。爲可惜也。須知佛法。乃一切諸法之本。而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又爲佛法中至圓至頓。至簡至易。三根普被。利鈍全收。成始成終之無上法門。凡一切人皆宜修習。況在此校者乎。且勿謂僧出資立校。便逼人學佛。此正所謂孝順心慈悲心。欲令在此校之一切人。同皆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爲彌陀之弟子。證本具之佛性而已。不觀今之博學多聞。具深遠知見者。多半皆研究修持念佛法門。若居此校而不修持。則成擔麻棄金。到寶山而空手歸矣。可不惜哉。

千佛圖頌并序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佛正覺世間也。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有情世間也。亦名十法界。此十法界。雖則聖凡各異。苦樂懸殊。而其本具之真如佛性。固自一如。但以用心各別。故致有此十種之現相焉。觀無量壽佛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佛者。謂

觀想佛像。憶念佛德。及與佛號。是佛者。謂當觀想憶念之時。佛之相好莊嚴。福德智慧。神通道力。悉現於觀想憶念者之心中。如鏡照相。敵體無二。然則心不作佛。則心不是佛。心作三乘。則心是三乘。心作六道。則心是六道矣。心之本體。如一張白紙。心之作用之善惡因果。如畫佛畫地獄。各隨心現。其本體雖同。其造詣迥異。故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吾人可不慎於所念所作乎哉。朱曉崖居士。宿具靈根。生卽茹素。善繪人物。筆法出神。擬以如來萬德莊嚴妙相。普印於一切衆生八識田中。俾其由此善根。漸漸擴充增長。以迄實證。庶不負各人本具之眞如佛性。與如來多方引導之大慈悲心。乃敬繪千佛。石印流通。祈光作序。用示所以。因略發揮其心作心是之義。冀見聞者。咸知去取。以致力焉。頌曰。佛由心作。獄由心造。心之力量。最爲勝妙。既能作佛。何可造獄。由迷所趣。禍因惡積。曉崖居士。欲施引導。敬繪千佛。以示法要。俾見聞者。咸生景仰。竭誠盡敬。禮供觀想。既睹聖像。卽印識田。由此善根。必證心源。將付石印。用廣流通。聊攄所以。表示芹衷。

佛法要論序

甚矣衆生之昏迷倒惑。莫能自悟也。背本具之如來智慧。逐幻現之衆生根塵。於空華幻影。

之聲色貨利起愛憎執著之貪瞋癡心。貪瞋癡既起之於心。殺盜淫便作之於身。自茲久經長劫。互相報復。從苦入苦。無所底止。縱或戒善禪定自修。得生人天善道。而惑業未斷。福盡猶復墮落。輪迴六道。了無已時。然得人天者如客居。墮三途者如家鄉。如是則不但三途可畏。雖人天亦復可畏也。於是大覺世尊。特垂哀憫。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順衆生。說種種法。大根則直說一心具造之理。令彼親得證悟。小根則詳示三世因果之事。令彼漸次修持。既知此理此事。誰肯懷珠作丐。求樂得苦。其背塵合覺。返迷歸悟。以期復我本具之天真佛性。不容已也。雖然。煩惱深厚。未易消除。非多劫善根成熟者。實難現生即得超出輪迴之外也。故我世尊。以大慈悲。特開一仗佛慈力。往生淨土法門。俾彼上聖下凡。同於現生。往生西方。實爲撫育保綏之要道。亦是速證菩提之妙法。以一切諸佛。非此法莫能圓滿菩提。一切衆生。非此法莫能即出生死。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由其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近來世道人心。壞及至極。廢經廢倫。競立新法。昧因果。任意妄爲。因茲天災人禍。屢屢降作。匪盜縱橫。民不聊生。憂世之士。怒焉傷悲。達庵居士。馮寶瑛者。宿植德本。篤信佛乘。徹悟自心。深入經藏。憫斯人之迷昧本心。述救世之佛法要論。種種發

揮契理契機。俾知吾心固有之佛性。錮蔽於幻妄所起之惑業。因茲於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故致其形陋劣。其識暗昧。其受用困苦艱難。危險逼迫。譬如置惡陋之相於明鏡之前。斷無微妙莊嚴之善影可得。從茲洗心滌慮。篤修戒善。及與禪定。以作出世之因。又復發四宏誓願。與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淨業。以期一期報盡。徑生西方。親炙彌陀。參隨海衆。速證吾心本具之佛性。普度法界無邊之衆生。如是則上不孤於佛化。下不負乎己靈。而達庵著論之深心。與諸君流通之至意。亦可暢慰而無遺憾焉。

普陀體仁施棺會緣起序

掩骼埋胔。政出月令。澤及枯骨。恩施周文。而況身心並濟。存沒咸恤之佛法乎。普陀爲觀音大士道場。歷朝欽敬。舉世尊崇。故得三寺鼎立。衆庵綦布。中外朝謁者。實繁有徒。凡工匠僕使。負販鬻力之人。常逾千數。若至香會。則其數加倍。是故山中諸長老。體佛慈懷。特開醫院。以療治一切有疾病人。或有負販鬻力之人。卒遇死亡。無有棺材。殊難安亡。靈而宏慈化。况復海中屢有漂來之死屍。兼夫遠方苦行進香者。偶有死亡。卽宜殯殮。否則或致潰爛。其於恤死衛生之道。皆有遺憾。真達大師遂發心施棺。又念若不設法。後難永繼。民國五年。楊君

叔英、祝君蘭舫、袁君祖懷、曹君振聲等來山，因與談及此事，諸君共輸洋二千元。真達大師自捐四千元。去年又與普濟了信、法雨蓬圓、海岸蓮曦、紫竹廣德、洪筏願來、洪筏戒如、報本瑩照、鶴鳴清福、普慧坤山、柏子極得諸師，及劉君寄亭、張君宗富二居士，共同商酌辦法。因起一會，名曰體仁。以仰體佛慈，仁濟亡靈，俾亡者無暴屍之慘，山僧無傷慈之誚。諸公皆各出洋一百元，並上所捐，共七千二百元。用置恆產，請示立石。特請本山在會諸師，輪流經理。以歲所收租金，儘數作施棺之費，庶可永傳無替。如是則以後之貧窮亡者，感受其福，而圓通道場，預有光榮。凡出資及經理置辦之人，同皆消除宿業，增長善根。現生則福壽雙隆，爲斯世之表率。臨終則形神俱妙，入佛國之封疆。欲後之人悉知，故爲述其緣起。俾億萬斯年，永用施行，以副大士救度衆生之心，亦不負諸大師、諸居士、恤亡護教之一番至意云。

三聖堂萬年簿序

法不孤起，道在人弘。勝地名藍，唯人是賴。得其人，則荆棘林便成旃檀林。失其人，則獅子窟轉作野狐窟。三聖堂者，創自明萬曆三十年。時僧大方結茅於此，適張隨党禮二太監，奉旨督造藏經閣，閑步其地，飲其泉而甘之。乃詢其由，知其極旱不涸，寺中遇旱祈雨，必取水於

此泉而輒獲膏雨。遂題之爲八功德泉。因出資命建西方三聖殿。以八功德水。乃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中所有也。至清康熙間。僧海安重建。自後年久傾頽。咸豐初。承恩堂顯法公居此潛修。改名如意庵。乃數楹小屋而已。光緒初。四世孫華德公。募諸滬上洪君某。遂建三聖殿。復原名。自後世道太平。兼以輪船火車俱通。菩薩香火。日見興盛。庵中工事。略有端倪。華德公欲息心以專修淨業。以庵事交其徒長汀師。令其孫真達師輔之。遂大爲建造。及汀師去世。達師更不惜心力。宜修者修。宜建者建。遂成一大精藍。後以操勞既久。意欲靜養。因交與明教師監理數年。今明教師又退。達師因念人壽幾何。本庵經幾代住持。用數十年之心力。方得殿宇巍峨。寮舍宏敞。庵僧得以清修。香客得以寄寓。當此之時。不將庵中規矩課程。與夫經像莊嚴。法器什物。書之於冊。以遺來者。恐年歲既久。來者不知。或至規矩廢弛。什物遺失。致前人建立道場一番苦心。悉付東流。徒令後人安住其中。虛消信施。不修道業。豈不爲前人之遺憾。而圓通道場。因之削色。致普門大士含悲于常寂光中也。因令光略敘此庵之緣起。而凡諸規矩什物等。一一詳記。庶後之人有所遵守焉。

蔡伯倫居士嚶鳴集序

人生世間。固宜各盡其倫。否則名雖爲人。實與橫行之異類。有何區別。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佛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其爲堯舜作佛之要。在乎力行孝弟。與夫返妄歸真而已。其資之以成始成終者。在於克己復禮。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已。近世新學派。競學歐風。廢經背倫。以至公然提倡仇孝公妻裸體等。直欲人與禽獸無異。其喪心病狂也甚矣。伯倫居士。寄居臺灣。已三世矣。當弱冠時。卽欲歸本祖國。以母氏不欲遠徙。勉留夷邦。服職多年。及母氏服闕。幡然來歸。可謂特立獨行。敦倫盡分之士也。僑寓滬上。以相爲業。凡遇來者。無論其相之善惡。皆勉以修德積善。以祈善者益善。不善者亦善。深合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與夫有心無相。相隨心生。有相無心。相逐心滅等義。而且於議論中。輒諄諄於三世因果報應。與夫淨土橫超法門。俾一切人由問相而得入聖賢之域。以及往生極樂之邦。其挽回世道人心也大矣。固知有志於濟世濟人者。雖不居位行政。亦可施行也。因爲易其名曰伯倫。不知北齋居士以爲然否。

教誨淺說序

家庭教育。因果報應。乃現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極要務。若不從此著手。則凡所措置。皆屬

杖末。皆可僞爲。唯從小便教以敦倫盡分之道。因果報應之理。則習與性成。及長而不爲賢人者。無是理也。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身賤名劣。何得有此責任。須知國家天下。由一人一家而積成。彼有權力者。同室操戈。無權力者。聚黨劫掠。與夫蕩檢踰閑。作奸犯法。只圖暫時之僥倖。不顧後來之禍福者。皆由從小未受賢父母之善教。不知利人卽是利己。害人甚於害己。作善者其家必昌。歿而神超善道。作惡者其家必亡。歿而神墮惡道之所致也。使知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種瓜則得瓜。種豆則得豆。既造如是因。必感如是果。決不至爲求自己安富尊榮。致令殺人盈城。盈野。以及國運危岌。民不聊生也。是故建大功。立大業。浩氣塞天地。清操皎日月者。皆抱己立立人之心。自利利他之願。故得千百年後。人皆景仰。無奈世人見識褊淺。每多悖道而馳。幼既無賢父母之善教。長又無賢師友之提攜。從茲越理犯分。致墮監獄。雖屬自取。實堪憐憫。於是各獄皆立一教誨師。日與監犯講說爲人所當盡之道。因果無或爽之理。冀彼洗心滌慮。改過遷善。勉爲良民。轉相勸化。俾若自若他。同歸聖賢之域。庶國家天下。永享太平之福矣。邵子慧圓。向膺漕河涇監獄教誨師職。其開導監犯之稿。有數十篇。約十餘萬言。皆勸其守分安命。敦倫盡分之說。而且引經援史。據古證今。

文雖淺而意旨實深。雖特爲監犯說。而一切人俱宜觀覽而依行焉。同志者以其有益。因付排印。祈光作序。以爲嚮導。光因將挽救世道人心之要爲之點出。俾舉世之人。同注重於家庭教育。與因果報應。而家庭教育。母教最要。使賢母從兒女小時。以身率其敦倫盡分之事。又日爲宣說因果報應之理。其兒女決定皆成賢人。又何有越理犯分。傷天損德等行爲乎。所願匹夫匹婦。各任其責。庶可賢人傑出。而匪徒革心。禮教興行。而天下太平矣。明理達人。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

橫超蓮社緣起序

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況當此互相鬪爭。弱肉強食。殺人之法。無奇不有。而復種種天災。頻相見告之時乎。有智識者。因茲提倡淨土法門。以期一切同倫。同得出此三界。登彼九蓮也。若論豎出。非力修戒定慧道。斷盡煩惱不可。倘煩惱稍有未盡。則三界依舊莫出。況末世衆生。善根淺薄。壽命短促。修者縱有億億。出者難得一二。以其唯仗自力。是故難得實益。若論橫超。但依淨土法門。生信發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兼以敦篤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萬不漏一。咸得往生。既往生已。則了生脫死。超凡入

聖永離衆苦。但受諸樂矣。功夫成熟者。固登上品。臨終方念者。亦預末流。此則全仗佛力。其利益與唯仗自力者。天淵懸殊。師宏居士之妻師湯。欲與閨閣英賢。常時修持淨業。以期同于現生。出此火宅。遂于附近。建一蓮社。半由自捐。半由人助。其工既成。問名于光。因題之曰橫超。冀一切鬚眉丈夫。貞靜坤倫。怖畏火宅。欲出莫由者。同皆依此而修。庶可長掛婆娑。速達極樂。一超直入如來地。永作逍遙自在人。故爲敘述所以云。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重刻木板序

衆生之心。與佛無二。雖迷真遂妄。背覺合塵。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輪迴六道。了無出期。而其寂照真常之本體。仍然如故。毫無損失。以故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憫其業障深重。不能直復本體。故以種種方便。令種善根。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由是久成佛道之正法。明如來而復不離寂光。垂形九界。隨類逐形。尋聲救苦。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其其餘法界種種身。皆屬祕密。現菩薩法界之觀世音身。則屬顯露。以故十方諸佛。皆讚觀世音菩薩爲大慈大悲。施無畏者。以期九法界一切衆生。同生信向。同蒙攝受也。由菩薩證窮法界。圓彰自性。徹悟唯心。故能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徧法界感。徧法界應。隨彼所感之誠之大

小。俾彼各得相當之利益。如法華普門品。楞嚴觀音圓道所說。及此方種種感應事迹。如本書所頌者。何可得而思議也。良以菩薩之心。猶如虛空。無所不徧。但以衆生在迷。不生信向。譬如虛空。以物障之。便成障礙。若穿一小孔。卽得一小孔之空。穿一大孔。卽得一大孔之空。若完全撤去障蔽之物。則與普含萬象之虛空。渾合無閒矣。是以衆生小感則小應。大感則大應。故楞嚴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賢慧貞良之妻也。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所言求妻得妻等者。卽穿小孔得小孔之空。穿大孔得大孔之空也。其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者。卽完全撤去障蔽之物。便與普含萬象之虛空渾合無閒也。金剛經所謂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以衆生心體。卽是無餘涅槃。本來無失。又何有得。菩薩特以種種方便。令其消除幻業。復還本體而已。又以衆生迷惑深重。不能頓發大菩提心。爲接引初機。令其入勝故。隨彼凡情。滿彼所願。待其善根既熟。卽可直得究竟真實利益。此菩薩隨類現身。隨心滿願之本旨也。本書付排鑄板。擬印數十萬部。俾薄海內外之人。咸得受持。現已任及七萬多部。則將來之徧界流通。人沐慈化。當可做到。但以字小。不便老人。爲一憾事。無錫華慧可居士。宿植德本。篤信佛法。一見

此書歡喜讚歎。若獲至寶。慶幸無已。愷出五百圓。命刻木板。冀一切人皆能閱。一切時皆可印。可請也。其殆宿世曾受菩薩付囑。以布慈化而利有情者。噫嘻懿哉。

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序

淨土法門。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之通規。亦爲末法時代一切衆生。仗佛慈力。卽生了脫之要道。良以如來所說一切法門。無非令衆生出生死。成佛道耳。但以上根者少。中下者多。故能於卽生了脫者。雖在正像。尙不多見。况末法人根陋劣。壽命短促。知識希少。那外縱橫之時乎。由是如來預鑑機宜。特開淨土一門。俾一切若聖若凡。上中下根。同事修持。同於現生往生淨土。上根則速成佛道。下根則亦預聖流。校彼一代所說仗自力法門。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議。加以衆生信願行力。則無論功夫淺深。罪業輕重。皆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以故如來于諸大乘經。咸皆帶說。如華嚴法華楞嚴等。其專說者。則有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此三經中。凡彌陀之誓願。淨土之莊嚴。三輩九品之生因。十方諸佛之讚歎。悉皆顯示無遺。而阿彌陀經。言簡義周。最易受持。由是古人列爲日課。無論若宗若教。若律。皆于暮時讀誦。是舉天下之若僧若

俗無不以淨土爲歸者。然雖如是行持。若不諦審佛祖立法之所以然者。猶然不以求生西方爲事。殆所謂日用不知。習矣不察者乎。卽通宗通教之高人。尙多崇尚自力法門。不肯仰仗佛力。其志固高。其事實難。卽生做到。倘惑業未能淨盡。再一受生。多半迷失。不但所期皆成畫餅。且有因福造業。後生墮落之虞。由是言之。誠堪畏懼。須知淨土法門。乃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不可以與通途法門並論。若不明此義。以仗自力通途法門之義。疑仗佛力特別法門之益。而不肯信受。則其失大矣。佛說難信。蓋卽指此。若無此執。則誰不信受奉行焉。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無可救藥。凡有具正知見之偉人傑士。莫不以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爲挽回狂瀾之據。精修淨業。求生西方。爲究竟安隱之法。一倡百和。無不率從。由是吃素念佛。改惡修善者。日見其多。所可惜者。普通善信。未嘗學問。雖日讀彌陀經。究不知所說者爲何義。縱有疏鈔。要解等注。亦非彼所能閱。黃智海居士。利人心切。取疏鈔要解之義。以白話解釋之。俾彼稍識字者。亦得了知經義。由是更加精進。竭誠修持。并以轉化有緣。則現生身心清淨。優入聖賢之域。臨終感應道交。直登極樂之邦。其爲利益。莫能名焉。爰書大義。以貢閱者。

欲海回狂普勸受持流通序

天下有極慘極烈。至大至深之禍。動輒喪身殞命。而人多樂於從事。以身殉之。雖死不悔者。其唯女色乎。彼狂徒縱情欲事。採花折柳。竊玉偷香。滅理亂倫。敗家辱祖。惡名播于鄉里。毒氣遺于子孫。生不盡其天年。死永墮于惡道者。姑置勿論。卽夫婦之倫。儻一沈酒。由茲而死。者。何可勝數。本圖快樂。卒致死亡。鰥寡苦况。實多自取。豈全屬命應爾哉。彼昵情牀第者。已屬自取其殃。亦有素不狎昵。但以不知忌諱。冒昧從事。致遭死亡者。亦復甚多。故禮記月令。有振鐸布告。令戒容止之政。容止。即勸靜。謂房事也。古聖王愛民之忱。可謂無微不至矣。忌諱。壽康寶鑑詳言之。俱由色欲虧損。受別種感觸而死。此諸死者。無不推之於命。豈知貪色者之死。皆非其命。本乎命者。乃居心清貞。不貪欲事之人。彼貪色者。皆自戕其生。何可謂之爲命乎。至若依命而生。命盡而死者。不過一二分耳。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此禍之烈。世無有二。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亦有不費一錢。不勞微力。而能成至高之德行。享至大之安樂。遺子孫以無窮之福蔭。俾來生得貞良之眷屬者。其唯戒淫乎。夫婦正淫。前已略說利害。今且不論。至于邪淫。

之事。無廉無恥。極穢極惡。乃以人身。行畜生事。是以豔女來奔。妖姬獻媚。君子視爲莫大之禍殃。而拒之。必致福曜照臨。皇天眷佑。小人視爲莫大之幸福。而納之。必致災星莅止。鬼神誅戮。君子則因禍而得福。小人則因禍而加禍。故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世人苟于女色關頭。不能徹底看破。則是以至高之德行。至大之安樂。以及子孫無窮之福蔭。來生貞良之眷屬。斷送于俄頃之歡娛也。哀哉。安士先生欲海回狂一書。分門別類。縷析條陳。以雅俗同觀之筆。迹勸誡俱摯之文。于古今不淫獲福。犯淫致禍之事。原原委委。詳悉備書。大聲疾呼。不遺餘力。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直欲使舉世同倫。咸享福樂。各盡天年而後已。須知其書。雖爲戒淫而設。其義與道。則舉凡經國治世。修身齊家。窮理盡性。了生脫死之法。悉皆圓具。若善爲領會。神而明之。則左右逢源。觸目是道。其憂世救民之心。可謂至深切矣。是以印光于民國七年。特刊安士全書板于揚州藏經院。八年又刻欲海回狂。萬善先資。二種單行本。十年又募印縮小本安士全書。擬印數十萬。徧布全國。但以人微德薄。無由感通。只得四萬而已。而中華書局私印出售者。亦近二萬。杭州漢口。俱皆仿排。所印之數。當亦不少。茲有江蘇太倉吳紫翔居士。念世禍之日亟。彼新學派。提倡廢倫廢節。專主自由愛戀。如決江隄。任其橫

流俾一班青年男女同陷于無底欲海漩渦之中。遂發心廣印欲海回狂。施送各社會以期挽回狂瀾。然衆志成城。衆擎易舉。懇祈海內仁人君子。大發救世之心。量力印送。并勸有緣。普徧流通。又祈父誨其子。兄勉其弟。師誡其徒。友告其侶。俾得人人知其禍害。立志如山。守身如玉。不但不犯邪淫。即夫婦正淫。亦知撙節。將見鰥寡孤獨。從茲日少。富壽康寧。人各悉得。身家由茲清吉。國界于以安寧。穢德轉爲懿德。災殃變作禎祥。畢竟不費一錢。不勞微力。而得此美滿之效果。仁人君子。諒皆當仁不讓而樂爲之也。爰述大義。以貢同仁。

壽康寶鑑序

人未有不欲長壽康寧。子孫蕃衍。功業卓著。吉曜照臨者。亦未有欲短折疾病。後嗣滅絕。家道頹頹。凶神莅止者。此舉世人之常情。雖三尺孺子。莫不皆然。縱至愚之人。斷無幸災樂禍。厭福惡吉者。而好色貪淫之人。心之所期。與身之所行。適得其反。卒至所不欲者。悉得。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可不哀哉。彼縱情花柳。唯此是圖者。姑勿論。即夫婦之倫。若一貪酒。必致喪身殞命。亦有并不過貪。但由不知忌諱。忌諱種種詳示。善後此不備實。冒昧從事。以致死亡者。殊堪憐愍。以故前賢輯不可錄。備明色欲之害。其戒淫窒欲之格言。福善禍淫之證案。持戒之方法日

期。忌諱之時。處人事。不憚繁瑣。縷析條陳。俾閱者知所警戒。其覺世救民之心。可謂懇切周摯矣。而印光復爲增訂。以名壽康寶鑑。復爲募印廣布者。蓋以有痛于心而不容已也。一弟子羅濟同。四川人。年四十六歲。業船商于上海。其性情頗忠厚。深信佛法。與關綱之等合辦淨業社。民國十二年。常欲來山歸依。以事羈未果。十四年病膨脹數月。勢極危險。中西醫均無效。至八月十四。清理藥帳。爲數甚鉅。遂生氣曰。我從此縱死。亦不再吃藥矣。其妾乃于佛前懇禱。願終身吃素念佛。以祈夫愈。卽日下午病轉機。大瀉淤水。不藥而愈。光于八月底來申。寓太平寺。九月初二。往淨業社會關綱之。濟同在焉。雖身體尙未大健。而氣色淳淨。光華。無與等者。見光喜曰。師父來矣。當在申歸依。不須上山也。擇于初八。與其妾至太平寺。同受三歸五戒。又請程雪樓。關綱之。丁桂樵。歐陽石芝。余峙蓮。任心白等諸居士。陪光吃飯。初十。又請光至其家吃飯。且曰。師父卽弟子等之父母。弟子等卽師父之兒女也。光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汝病雖好。尙未復原。當慎重。惜未明言所慎重者。謂房事也。至月盡日。于功德林開監獄感化會。彼亦在會。衆已散。有十餘人留以吃飯。彼始來。與司帳者交代數語而去。其面貌直同死人。光知其犯房事所致。切悔當時只說父母唯其疾之憂。未曾說其所以然。以

致復濱于危也。欲修書切戒。以冗繁未果。九月初六至山。卽寄一信。極陳利害。然已無可救藥。不數日卽死。死時關綱之邀諸居士皆來念佛。其得往生西方與否。未可知。當不至墮落耳。夫以數月大病。由三寶加被不藥而愈。十餘日閒。氣色光華。遠勝常人。由不知慎重。悞犯房事而死。不但自戕其生。其孤負三寶之慈恩也甚矣。光聞訃。心篤之痛。念世之不知忌諱。冒昧從事。以致殞命者。其多無數。若不設法預爲防護。殊失如來慈悲救苦之道。擬取不可錄而增訂之。排印廣布。以期舉世咸知忌諱。不致誤送性命。一居士以母氏遺資千六百元。擬印善書施送。光令盡數印壽康寶鑑。以拯青年男女于未危。則以羅濟同一人之死。令現在未來一切閱此書者。知所戒慎。并由展轉流通。展轉勸誡。庶可舉世同享長壽康寧。而鰥寡孤獨之苦况。日見其少。如是則由濟同一人之死。令一切人各得壽康。濟同之死。爲有功德。仗此功德。回向往生。當必俯謝娑婆。高登極樂。爲彌陀之弟子。作海衆之良朋矣。孟子曰。養心者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康健時尙宜節欲。况大病始愈乎。十年前一鉅商之子。學西醫于東洋。考第一。以坐電車未駐而跳。跌斷一臂。彼係此種醫生。隨卽治好。凡傷骨者。必須百數十日不近女色。彼臂好未

久以母壽回國。夜與婦宿。次日卽死。此子頗聰明。尙將醫人。何至此種忌諱。懵然不知。以俄頃之歡樂。殞至重之性命。可哀孰甚。前年一商人。正走好運。先日生意。獲六七百元。頗得意。次日由其妾處。往其妻處。其妻喜極。時值五月。天甚熱。開電扇。備盆澡。取冰水加蜜令飲。唯知解熱得涼。不知彼行房事。不可受涼。未三句鐘。腹痛而死。是知世之由不知忌諱。冒昧從事。以至死亡者。初不知其有幾千萬億也。而古今來福最大者。莫過皇帝。福大壽亦當大。試詳考之。十有八九皆不壽。豈非以欲事多。兼以不知忌諱。以自促其壽乎。而世之大聰明人。每多不壽。其殆懵懂于此而致然乎。光常謂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四分雖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貪色欲虧損。受別種感觸間接而死。其本乎命而死者。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欲死。可不哀哉。此光流通壽康寶鑑之所以也。願世之愛兒女者。以及爲同胞作幸福防禍患者。悉各發心印送。展轉流傳。俾人各悉知忌諱。庶不至誤送性命。及致得廢疾而無所成就也。彼縱情花柳者。多由自無正見。被燕朋淫書所誤。以致陷身于欲海之中。莫之能出。若肯詳閱。則深知利害。其所關於祖宗父母之榮寵。羞辱。與自己身家之死生成敗。并及子孫之賢否滅昌。明若觀火。倘天良尙未全昧。能不觸

目驚心。努力痛戒乎。將見從茲以後。各樂夫婦之天倫。不致貪欲損身。則齊眉偕老。既壽且康。而寡欲之人恆多子。而且其子必定體質強健。心志貞良。不但無自戕之過失。決可成榮親之令器。此光之長時馨香以禱祝者。願閱者共表同心。隨緣流布。則人民幸甚。國家幸甚。

關自由結婚邪說文序

代撰

人稟天地陰陽之氣。受父母精血之質而生。其初生以至三四歲。一舉一動。皆須父母撫育。自後雖能自行動。而諸凡事理。皆須父母安排教導。否則便不能生存于世。及其年長。則父母爲之擇配。俾得享男女居室之樂。以期內外相輔。得以奉父母而盡子職。綿世系而防老死。此天地固然之道。聖人法天制禮。俾人各守彝倫。以盡人道與子道耳。若不依聖人之禮。與父母之命。唯以兩情愛戀而爲夫婦。則與禽獸何異。彼不知好歹者。專效歐洲惡風。盛倡自由結婚。何不倡初生卽不受父母撫育教導。而自由成立爲人乎。彼若能一生于世。卽自由成立。絕不受父母撫育教導。則自由結婚。實爲至當之理事。若不能如此。唯年長能以自力致男女愛戀爲標準者。卽爲逆天悖理。侮聖蔑倫之極重罪人。以其心行。與禽獸無殊焉。無錫楊章甫居士。作文闢之。因爲序引。以發所未發。冀倡此說者。咸覺悟云。

跋

歸心堂跋

夫心者。卽寂卽照。不生不滅。廓徹靈通。圓融活潑。而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本。雖在昏迷。倒惑具縛。凡夫之地。直下與三世諸佛。敵體相同。了無有異。故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但以諸佛究竟證得。故其功德力用。徹底全彰。凡夫全體迷背。反承此功德力用之力。於六塵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因惑造業。因業感苦。惑業苦三。互相引發。因因果果。相續不斷。經塵點劫。長受輪迴。縱欲出離。末由也已。喻如暗室觸寶。不但不得受用。反致被彼損傷。迷心逐境。背覺合塵。亦復如是。如來憫之。爲說妙法。令其返妄歸真。復本心性。初則卽妄窮真。次則全妄卽真。如風息波澄。日暖冰泮。卽波冰以成水。波冰與水。原非二物。當其未澄未泮之前。校彼既澄既泮之後。體性了無二致。相用實大懸殊。所謂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若唯仗性德。不事修德。則盡未來際。永作徒具佛性。無所恃怙之衆生矣。故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夫五蘊者。全體卽是真如妙心。但由一向迷背。遂成幻妄之相。妄相既成。一眞卽昧。一眞既昧。諸苦俱集。如風動則全水成波。天寒則卽

柔成剛。照以甚深般若。則了知迷真成妄。全妄即真。如風息日煖。復還水之本體耳。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妄情所現。若離妄情。則當體全空。以故四大咸失本性。六根悉可互用。所以菩薩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眼根作耳根佛事。耳根作眼根佛事。入地如水。履水如地。水火不能焦濡。虛空隨意行住。境無自性。悉隨心轉。故楞嚴云。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乃照見五蘊皆空之實效也。歸者。歸投。歸還。即返照迴光復本心性之義。然欲返照迴光復本心性。非先歸心三寶。依教奉行不可。既能歸心三寶。依教奉行。自可復本心源。徹證佛性。既得復本心源。徹證佛性。方知自心至寶。在迷不滅。在悟不增。但以順法性故。則得受用。違法性故。反受損傷。而利害天淵迥別耳。師導周居士。欲令子子孫孫。世奉佛法。乃以歸心名堂。請題其意義。因書此以塞其責云。

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疏注節要跋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尅論其要。唯戒定慧三法而已。然此三法。互攝互融。不容獨立。而初心入道。則持戒一事。尤爲要務。故楞嚴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是以如來初成正覺。即說梵網經菩薩戒。俾一切菩薩。並梵釋諸天。與夫王臣士

庶若僧若俗。迨及娼優奴婢。三途惡道一切衆生。同皆受持。是知此戒。乃如來煉聖烹凡之大治洪鑪也。良以六道衆生。雖則尊卑貴賤。種種不同。而一念心性。尙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由宿世善惡各異。致使今生果報不同。如來鑑本遺迹。以故普勸受持。倘能依教奉行。則宿世惡業。可以頓消。現生福慧。速得圓滿。初則了妄卽真。次則唯真無妄。自可復本心源。親證妙性矣。故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又云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此如來金口爲一切衆生所保任者。可不信乎。無名居士宿植德本。篤修淨業。欲令自他同出苦輪。選淨土著述之切要者。輯爲淨土津要。既而又輯續編。擬以梵網經弁之於首。又以經文深奧。不易窺測。開遮持犯。難以解了。不有注解。實難普益。乃以清陳熙願所節略之梵網經疏注節要見選。則若文若義。自可一目了然矣。夫宏闡淨土。何以首列梵網。良以欲生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淨其心。非持佛淨戒不可。果能持戒。則貪瞋癡心。不發現行。戒定慧道。徹底圓彰。恆沙功德。無量妙義。不求自得。具現心中。所謂戒爲法界。一切法趣戒。是趣不過。况又加以眞信切願。執持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則能念之心。與所念之佛。相冥相契。現生固已心佛不二。臨終不生淨土。將何生

乎。縱令根機陋劣。未能如是。而以嚴持佛戒之清淨身心。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迨至臨終。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卽使帶業往生。固已永脫輪迴。高超三界。常時親炙彌陀。自可速證法身。况已業盡情空者哉。其有自詡高明。藐視戒律。及與淨土。謂自性清淨。有何善惡。持犯自他淨穢。但任天真。卽如如佛。從茲口口談空。步步行有。聽其言。則高出九天之上。察其行。則卑入九地之下。生爲法門之敗種。死作泥犁之主人。較彼帶業往生者。尙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况上焉者乎。其有欲現生親得實益。臨終決定往生者。請從持戒念佛眞實行去。自可不虛所望矣。

石印異僧守松草書心經跋 以字迹相連不能割裂故未印

此經文雖簡略。理極宏深。性相互融。而眞俗雙泯。萬法森羅。而一道清淨。是以觀照一起。頓空五蘊。聚落實相。圓彰誕登四德彼岸。語其廣大。罄海墨而莫詮其義。語其精微。覓一字而了不可得。至圓至頓。最妙最玄。誠爲諸佛之師。菩薩之母。六百卷般若之關鍵。一大藏聖教之綱宗。良由大覺世尊。鑑機說法。智慧自在。或博或約。妙理咸具。譬如月麗中天。影現衆水。不但大江大海。悉現全月。卽小而一勺一滴。無不各各皆現全月。而無或欠缺。猗歟懿哉。由

衆生具有生佛平等之妙心。感如來說此真空實相之妙經也。以故自唐至今。聞人名士。每事書持。多有讀至數千萬徧者。異僧守松。擬將此經。普納含識。入識田中。以爲將來成佛種子。運不思議絕妙神筆。書寫流通。友人以此帖見贈。擬欲石印。以廣其傳。又恐或未盡識。因離句楷書經文於後。爰跋數語。以企自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耳。須知此經在處。卽佛所在。消除災障。致多吉祥。務須恭敬供養。受持讀誦。毋或褻黷。自取罪咎。則度一切苦。成無上道。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

清世宗御製普陀法雨寺碑文跋 乙卯年代趙希伊作

清世宗憲皇帝。夙植德本。乘願再來。深入經藏。直達禪源。宗說皆通。悟證鄰極。秉靈山水。之薪傳。闡卽心卽佛之妙道。自法流震旦。二千年來。於皇帝中。最爲第一。若非久證法身。現茲末世。卽俗明眞。廣度含識者。其能如是也耶。佛法普利衆生。大士隨機赴感。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非大智慧。莫能形容。清世宗以時雨潤物之義。極力發揮。可謂妙契佛心。罕譬而喻矣。予昔讀浙江通志。見此碑文。不勝欽佩。定海廳志。亦復具載。今春來禮大士。見碑前供一玉佛。而爲龕所蔽。無由觀光。以玉佛來儀時。權供碑前。後以建殿無地。遂致常住。查之

山志復失此板。悵何如之。因秉燭恭錄。乃祈寺主刻於木榜。懸之亭內。又補刻志板。各述緣起。庶將來君子。皆得同沾法雨。共證眞常云耳。

六度室跋 代唐鑑子作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名爲六度。亦名六波羅蜜。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謂由此六法。於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故也。然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五度無般若。不能究竟到彼岸。而般若如目。五度如足。般若無五度。亦不能究竟到彼岸。二者具足。則一。度皆能到彼岸。皆得名爲波羅蜜也。開如和尚。以此名室。可謂知法。而其志與行。亦可想見。爰書此三字。并略述義意而贈之。

心歸淨處跋 與劉智空居士作

夫心者。靈明洞徹。湛寂常恆。有典有則。獨爲萬象之主。無名無相。混融諸法之中。不垢不淨。無一塵之可立。卽色卽空。具五眼而莫見。處尙不有。淨從何來。淨處既無。歸將安寄。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說個心字。早成疣贅。若能於此直下契入。則其心之全體大用。徹底圓彰。了無餘蘊。卽可名爲無心道人。卽可與蘊空大士。比肩齊立。把手共行。普赴衆感。現身說法。月印

千江風鳴萬籟。徧法界感。徧法界應矣。設或根機陋劣。未能證入。且約生滅門中。指其趣證之方。既由迷心逐境。向外馳求。全智慧德相。變成妄想執著。固當唯精唯一。執持彌陀聖號。眞信切願。企其往生西方。持之久久。心佛一如。不離當念。徹證蘊空。妄想執著既滅。智慧德相亦泯。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不離當處。冥契寂光。唯此一處。方是吾人究竟安身立命之處。願吾徒智空。普與法界衆生。同賦歸歎。則幸甚幸甚。

項伯吹先生定海縣監獄講經參觀記跋

爲政貴得大體。得大體則事無大小。皆有成效。否則但具儀文。而難得實益矣。大體維何。曰唯誠而已。當事者行政。果出於誠。雖異類尙能感化。況人爲萬物之靈乎哉。故虎不入境。魚徙他方等異徵。載於史冊。而大學釋書如保赤子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以保赤子之心保民。謀無不中。其言雖與不遠者。唯恐人致誠未極。乃反激其致誠之心。必至其極。係決斷語。非疑豫語。定海邑令在東陶公。學道愛民。窮理盡性。於儒釋聖人心法。大有所得。其居心行政。唯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爲本。甫下車。卽痛念愚民失教。犯法囚監之苦。其原在於不知因果報應。福善禍淫。及生死輪迴。三途惡報等事。一本利己之野心。不懼害人之惡報。

故陷乎此。因擬欲與彼宣講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三途苦楚佛國安樂等。庶彼恍然驚怖。頓革先心。翕然信從。聿修後德。以知吾人一念心性。與堯舜無二。與佛無二。誰肯舐刀頭之微蜜。而取割舌之禍。以隨意兩寶之摩尼寶珠。俾永沈圜廁。不但了無所用。而且常與大糞同其臭穢乎哉。從茲敦行孝友仁慈。及戒定慧道。縱不能卽生便與堯舜及佛之道德相齊。然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士。亦顏之徒。當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成就超凡入聖之最勝因緣。使聖賢佛菩薩垂訓教人之真語實語。不付東流。其心方愜。夫因果報應。實儒教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但其言約略。遂致儒者習矣不察。漠然置之。致使上焉者。只作自了漢。而不能移風易俗。下焉者。即便肆意橫行。以期享一時安樂。因茲世道人心。日趨日下。不可救藥。乃命普陀前後兩寺住持。擇山中戒行精嚴。經教通明僧。爲教誨師。兩寺住持祈選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謂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教化獄囚。不徒在於能宣說也。遂舉智德法師應聘。至開講日。其佈置。與其演說。及所擬之章程。無不一本於誠。居然以監獄爲道場。以獄囚爲法侶。爲定海立縣以來。所未有。良以陶公知獄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爲此舉。可謂知大體。本赤誠。不

愧爲民父母矣。而又不以光之不才見棄。以項君之參觀記寄示於光。閱之。不勝欣忭。遂忘其固陋。略跋蕪語。企閱者知教化獄囚之宗旨。並陶公之誠。想必有踵其事而爲之者。當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也。雖然。其說法固不必盡用僧人。其所說若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三途苦楚。佛國安樂爲本。縱令妙義能感天華。亦無實效。何也。以其無可動於中。而如風過樹。泛泛然與已不相干涉故也。

往生論註跋

生死。吾人第一大事也。淨土法門。了生死無上妙法也。一代時教。浩若淵海。其究竟暢佛普度衆生之本懷者。唯淨土一法而已。以下凡信願念佛。即可帶業往生。上聖若肯回向。速得圓成覺道。仗佛慈力。與唯仗自力。其難易固日劫相倍。天親菩薩廣造諸論。宏闡佛乘。復宗無量壽經。作願生偈論。示五門修法。令畢竟得生。具顯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回向之法。于觀察門。詳示淨土莊嚴。如來法力。菩薩功德。凡見聞者。悉願往生。曇鸞法師。撰註詳釋。直將彌陀誓願。天親衷懷。徹底圓彰。和盤托出。若非深得佛心。具無礙辯。何克臻此。夫淨土一法。爲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以故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尙須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則文殊。

普賢。馬鳴。龍樹。智者。慈恩。清涼。永明等。自行化他。同歸淨土者。有由來矣。知此。則唯執自力。不仗佛力者。可以恍然驚。憬然悟。以期現生。卽得出此娑婆。生彼極樂。與觀音勢至等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常時親炙阿彌陀佛。以冀證無生忍。圓滿菩提而後已也。吾言不足信。請質之普賢菩薩。自可無疑矣。

大總統敕令管理寺廟條例跋

昔如來將入涅槃。以其法道。付囑國王大臣。令其護持流通。良以僧衆捨俗出家。精修梵行。既乏資財。又無權勢。縱能宏揚法化。難免外侮侵陵。若得王臣護持。則法化廣被。外侮不生。以其強暴橫逆者。息影而匿迹。調柔良善者。起信而投誠。故得大張教網。撈撈苦海之魚。丕振宗風。徹見自心之月。內護外護。相需而行。則如來法化。自可橫徧十方。豎窮三際。普令含識。同沐法澤。良由因聞佛法。方知從無始來。迷背本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致使長劫輪迴生死。莫由出離。既知此已。便欲滅除苦因。企得樂果。從茲反迷歸悟。兢兢業業。於心。則息貪瞋癡。於身。則戒殺盜淫。改惡修善。近則感人天之福樂。斷惑證眞。遠則成菩提之覺道。由是恪遵佛教。嚴持自心。雖在暗室屋漏。長如面對佛天。人懷善念。國息刑法。陰翼治道。消禍亂

於未萌。顯輔政猷。敦仁愛而和睦。由斯利益。西竺此土。歷代王臣。永遵佛囑。莫不崇奉護持。惟恐流通傳布之不廣也。溯自東漢。法流中國。歷千八百餘年。莫不如是。迨至清末。法道衰微。哲人日希。庸人日多。加以國家多故。不暇提倡。僧徒率多安愚。不事清修。教網既弛。外侮自臨。由是一班無信根人。覬覦僧產。無法可設。遂借開辦學堂。以爲口實。每有改佛寺以爲學堂。奪僧產以飽己囊者。紛紛不一。及至民國初年。國基甫立。風潮愈甚。同人憂之。遂林立佛教會。屢懇政府保護。故於四年。遂有管理寺廟三十一種條例頒布。其意雖善。但以未加詳審。倘施行之人。稍挾偏私。則弊由是生。便成大碍。凡屬法門縑素。莫不慮其後患。故屢有意見書。懇其修改。九年秋。程雪樓居士察其利害。又以意見書面呈大總統。既蒙俞允。批交內務部集議。十年春。方始修正爲二十四條。詳審斟酌。有利無弊。仍呈請大總統。以教令公布施行。然政府頒布。不能盡人皆見。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階法師。護教情重。遂擬急刊流布。以期僻山窮陬之處。縑素咸知。無或疑慮。問跋於余。以資鼓勵。余曰。如來法道。雖藉外護之力。必須內護有人。始獲實效。譬如外有金城湯池。雖則堅不可破。熱不敢近。而內中主帥昏愚。撫民御兵。各失其道。則士卒百姓。皆成叛黨。縱有金城湯池。亦何裨益之有。倘主帥明

哲。善得士卒人民之心。仁政所及。誰不頌戴。四遠聞風。悉來歸服。則舉寇讎皆爲赤子。盡叛逆悉作良民矣。懇祈同衣。各各發菩提心。力修定慧。以如來無上妙道。自行化他。則人各感佛慈恩。仰僧懿行。自然無信心者。發起信心。有信心者。力行佛道。將見轉殘忍爲仁慈。兵戈永息。變澆俗爲淳風。世運昇平。如是則上不負國家護持之至意。下不負自己學佛之深心。而佛恩親恩。皆堪報答於萬一。凡我同衣。尙期勉旃。

藥師如來本願經重刻跋

佛與衆生。心體是一。而其所受用。天淵懸殊者。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佛則唯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度脫衆生爲懷。了無人我彼此之心。縱度盡一切衆生。亦不見能度所度之相。故得福慧具足。爲世間尊。衆生則唯以自私自利爲事。雖父母兄弟之親。尙不能無彼此之相。况旁人世人乎哉。故其所感業報。或生貧窮下賤。或墮三途惡道。卽令戒善禪定自修。得生人天樂處。但以無大悲心。不能直契菩提。以致福報一盡。仍復墮落。可不哀哉。是則唯欲利人者。正成就其自利。而唯欲自利者。乃適所以自害也。藥師如來本願經者。乃我釋迦世尊。愍念此界一切罪苦衆生。爲說藥師如來。因中果上利生之事。實爲究竟離苦得樂之無

上妙法也。衆生果能發慈悲喜捨之大善提心。受持此經。此呪及此佛名號。推其功效。尙可
以豁破無明。圓成佛道。況其餘種種果位。種種福樂乎哉。然在佛心。固欲以無上覺道。全體
授與一切衆生。而衆生智有淺深。固不得不隨其所樂。令彼所求各各如願也。須知藥師一
經。及與佛號。并其神呪。卽釋迦藥師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善提法。乃至誠受持者。卽是
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也。故玉琳琇國師常持此經。及此佛號。以是禪教律淨之總持法門。故
受持者。或生淨瑠璃世界。或生極樂世界。待至豁破凡情。圓成聖智。則直契寂光。東西俱泯。
而復東西歷然。隨願往生。則與彌陀藥師同歸祕藏。是名諸佛甚深行處。聖聰大師以心安
和尙所書之本。刻板流通。欲令受持者發起正信。祈簡明以告之。又此經係唐玄奘法師所
譯。其八菩薩。但舉其目。未標其名。說呪一段。又復缺略。後之知識。欲令經義完全。故依七佛
本願經。添入說呪一段。共四百二十八字。依灌頂第十二經。添入八菩薩名。以三經原是一
經故也。須知在昔貝葉。唯屬鈔寫。或有遺亡。以致譯文全缺互異。後人添入。深契佛心。故諸
註者。咸皆宗之。恐以藏本對校。致生疑慮。故併書緣起。以慶完璧云。說呪一段從說呪前復
次曼殊室利起至所求

願滿
善提止

聞經室跋

四大本無。五蘊皆空。根塵迴脫。心境俱寂。何者是經。何者是聞。何者是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靈光獨耀。觀體全真。何者非經。何者非聞。何者非室。能如是會。名善聞經。否則當讀誦時。竭誠盡敬。如對聖容。親聆圓音。自可契入深固幽遠之經藏。親見本具之佛性矣。願吾徒契覺。篤信此語而契悟焉。則幸甚。

信願念佛決定往生淺說跋

淨土法門。爲諸法之歸宿。猶如大海。盡世間所有江河溪澗之水。莫不趣入其中。然一至其中。則同得海名。同成鹹味。雖深廣之極。莫能窮其邊底。自淺而易見處論。其名體味性。固與深不可測處。無二無別。自世尊宏開此法以來。不知幾何恆河沙恆河沙數衆生。依教修行。往生西方也。良由歷代菩薩祖師善知識。上宗佛意。下順機宜。循循善誘。令知所以。故得宿具善根者。同得出此娑婆。生彼極樂也。童蓮國居士。欲令同人。同生正信。同發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以古德所說。率皆文深義奧。初機不易領會。乃宗其義意。而以淺近之語言出之。因名之爲淺說。須知能說之文雖淺。所說之法。乃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俱闡。萬論均

宣之無上甚深第一法門也。閱者倘不以淺近忽略而依行之。則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卽爲極樂之嘉賓矣。

蓮榮堂跋

蓮之爲物。雖出淤泥。體常清淨。人能一切不著。樂我天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視若幻化。素位而行。自適其適。其淫移屈怨之情念。畢竟不生。庶幾與蓮相似。榮何如之。再進而論之。一切諸法。悉屬生滅。勿道世間富貴尊崇。不足爲榮。卽令得作天帝。乃至上生。非非想天。亦不足爲榮。何以故。以天福一盡。復降人間。既生人間。難免造業。既造惡業。必墮惡道。長劫輪轉。無有出期。辱莫斯甚。榮於何有。所可榮者。斷盡煩惱。成菩提道。現身法界。度脫衆生而已。然在凡夫地。於現生中。斷難如是。固當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以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寶蓮華中也。果能如是。則臨命終時。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卽得往生。從茲永離八苦。常享四德。親炙彌陀。參隨海衆。聞法受記。速證無生。不但自己如是。倘能具大慈悲。發大誓願。廣修衆善。普化一切。以此功德。奉爲父母祖宗回向。亦得承斯善利。同生西方。又况既生西方。證無生忍。則成無上道。獲大涅槃。乃決定必得之事。其爲榮也。又何加焉。蓮

榮之義如是。祈顧名思義而實行焉。則幸甚。

鄧璞君義莊跋

人未有不爲自身及與子孫謀者。而謀之道。固宜參詳。若爲衆爲公。則其福澤綿長。爲己爲私。便如春露秋霜。倘或加以機械變詐。則何異服砒鴆以求長生。無不立見其死亡。且令神識永墮惡道。備受禍殃。本欲利己。卒成自戕。雖屬自取。實可悲傷。宋范文正公置義莊以贍族。欲令族人恆受其利。故八九百年。長發其祥。璞君居士。上承父母之志。踵文正之遺芳。且令其子若孫。併族中受贍者。咸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是蓋財與法同施。色身與慧命同襄。其若自若他之福澤。殆與虛空同壽而無央。乃爲發其隱義。俾其子孫與族人。并見聞者。同沐佛光。

印光法師文鈔卷第四

記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來儀記代撰

中天調御。釋迦世尊。塵點劫前。早成正覺。泯三際而住寂光。常享四德。愍九界而示受生。頻垂八相。從初出世。乃至涅槃。演偏圓頓漸之法。施種熟解脫之益。六道四生。三乘五性。聆圓音而悟道。睹妙相以明心者。雖盡世界微塵。莫能窮其數量。然機薪既盡。應火亦息。晦迹歸真。示現滅度。又以利益未來。悲心無盡。碎定慧所生丈六之金身。成金剛不壞八斛之舍利。于是八國均分。各起寶塔。普令含識。廣種福田。後一百年。摩竭提國有阿育王。統王閻浮。威德自在。一切鬼神。皆爲臣屬。啟其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役使鬼神。以七寶衆香爲末。造成八萬四千寶塔。供養舍利。散布南洲。凡佛法未至之處。則安置于地中。東震旦國。有十九處。大教西來。次第出現。卽今五臺育王等是也。涅槃經云。若人以深信心。供養如來全身舍利。或供半身。四分之一。萬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許。是人福德。與供養佛。無二無別。以佛舍利。卽佛色身。皆由無作誓願。同體慈悲之所示現。是以人天獲得。悲喜交流。竭盡心力。恭敬供養。

福如來出世。尙在沈淪。今得人身。法已衰替。昔人履險涉危。尙多往求正法。現今水陸俱通。敢不巡禮聖迹。遂于光緒三十年乘輪西邁。觀光暹羅。次及緬甸。後至錫蘭。此三國者。佛法大興。僧衆雖多。不立煙爨。舉國奉佛。設食待僧。凡遇禮拜之日。商賈悉皆罷市。同禮寶塔。共植來因。佛世芳規。庶幾髣髴。次至中印度。伽耶王舍。恆河雙林。顯著聖迹。逐一巡禮。惜世遠人亡。法替教弛。不聞降魔制外之音。但見荒煙蔓草之迹。緬想昔年。爲之痛息。回至錫蘭都城。適值重修寶塔。中藏舍利。百有餘粒。懇祈數粒。福我東人。彼言舍利我國福田。此塔國王所建。何敢違佛犯法。私與外人。因日日禮塔。冀佛冥加。輒痛哭流涕。悲不自勝。如是十有二日。感動彼心。稟明國王。許十二粒。既滿我願。彌感佛恩。卽回中國。相宜安置。普陀山靈石庵。乃善財參觀音之聖道場地。因留三粒。監院靜明。修木浮圖而供養之。請九粒于四川寶光龍興廣德三寺供養。按西域記。僧伽羅國。卽古師子國。在大海中。近南印度。卽錫蘭國也。國東南隅。有楞伽山。巖谷幽峻。乃如來說楞伽經處。昔阿育王弟摩醯因陀羅出家證道。遊化此國。建立塔廟。大興佛法。此塔乃其創建耳。夫如來舍利。神變無方。濟度幽顯。覆被人天。見聞瞻禮。皆植福壽之因。供養恭敬。併感尊貴之果。迷雲盡而性天朗耀。罪霧消而慧日昭彰。

三覺圓滿于初心。萬德具足于當念。以如是因。獲如是果。凡我同倫。幸鑑愚忱。

釋迦如來玉像來儀峨帽山萬年寺毘盧殿記代撰

竊以諸佛出世。各有時節因緣。像教流通。徧周十方三世。溯我釋迦世尊。塵點劫前。早成正覺。住寂光清淨之土。證法報圓融之身。又以愍念衆生。悲心莫置。方便施化。應迹無窮。孺慕深而慈親至。本不生而數數示生。機薪盡而應火亡。原無滅而頻頻現滅。如是垂迹。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惟本高而迹廣。類源遠而流長。且據此番成道。時當周穆二年。造像功德經云。如來欲示孝道。升忉利天三月安居。爲母說法。優陀延王渴仰于佛。以紫旃檀雕佛像。承事供養。如佛無異。及至九旬已滿。佛降人間。乃謂王曰。汝初爲軌則。造佛形像。令諸衆生。得大利益。汝之功德。無能及者。若人以金銀銅鐵等物。雕鑄塑畫佛像。乃至極小如一指大。此人現生滅無量罪。獲無量福。後世尊貴豪富。信樂正法。展轉修習。至成佛道。由是各國王臣。俱造佛像。至阿育王所造最多。迨夫大教東流。每有金石佛像。浮江漂海而來。涌地裂山而出者。載諸傳記。多難具陳。懿哉世尊。慈隆卽世。悲臻末劫。絕攀緣而赴衆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際而應羣機。猶一雨徧潤乎萬卉。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令其卽種卽熟卽脫。應

以像身得度者。卽現像身而爲說法。天覆地載。莫喻斯恩。粉骨碎身。罔酬此德。清福大師宿植德本。篤修淨業。往遊印度。巡禮聖迹。迴至緬甸。謹選美玉。雕佛三尊。請迴中國。法體瑩淨。妙相莊嚴。豈良工之能琢。疑古佛以再來。以本寺乃普賢菩薩聖道場地。歷朝敕建。四衆歸崇。佛殿與峯巒齊峙。皇文共日月爭光。本殿又爲十方常住。僧衆雲集。一志精修道品。無時不啟度門。因送一尊。供大殿內。普令緇素。恭敬供養。當知此像。卽佛真身。非玉非石。卽色卽空。直須一心歸命。畢世投誠。朝斯夕斯。念茲在茲。若能一念冥符。方知相離離相。其或六根解脫。自可心心印心。從此復本歸元。塵消覺淨。五蘊空而五眼具。三惑斷而三德圓。于是波騰行海。雲布慈門。四攝齊施。一法不著。盡來際以展轉傳持。俾慧命以永劫常住。是名眞佛弟子。可謂知恩報恩。

陝西南五臺山大覺巖西林茅篷專修淨業緣起記

眞如法性。生佛體同。迷悟攸分。苦樂天殊。故我世尊。特垂哀愍。雖於塵點劫前。早成佛道。又復悲運同體。慈起無緣。不違寂光。示生濁世。出家修行。成等正覺。拯彼迷流。同登覺岸。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隨順機宜。循循善誘。大機則示以五蘊皆空。六塵卽覺。畢竟一法

不立。直下萬德圓彰。小機則曲垂接引。爲實施權。令其漸培佛種。以作得度因緣。如上隨機所說種種法門。雖則大小不同。權實各異。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出生死。故於如來普度衆生之懷。未能究竟舒暢。由是於諸法外。又復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指極樂世界。以爲本有家鄉。指阿彌陀佛。以爲無上慈父。令其發菩提心。持佛名號。以深信願。求生西方。果能拳拳服膺。念茲在茲。則以己信願。合佛誓願。生佛相契。感應道交。現生則業障消滅。福慧增崇。臨終則蒙佛接引。託質寶蓮。其有感業已斷。則卽登補處。速證佛乘。縱令博地凡夫。通身業力。亦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旣往生已。卽得迴出凡流。高預海會。惑不期斷。而自斷。真不期證。而自證。此之法門。全仗佛力。喻如跛夫。日行數里。若乘轉輪聖王輪寶。則頃刻之間。徧達四洲。是輪王力。非己力也。畢世修行者。固然如是。卽五逆十惡極重罪人。臨命終時。地獄相現。若能志心念佛。卽得蒙佛接引。良以佛視衆生。猶如一子。於善順者。固能慈育。於惡逆者。倍生憐愍。子若回心向親。親必垂慈攝受。又復衆生心性。與佛無二。由迷背故。起惑造業。銅蔽本心。不能彰顯。倘能一念回光。直同雲開月現。性本不失。月屬固有。故得歷劫情塵。一念頓斷。喻如千年暗室。一燈卽明。此實一代時教最妙之法。上聖下凡。共由之路。徧透九

界之機宜。極暢如來之本懷。猗歟懿哉。何可得而思議也。及至大教東來。廬山創開蓮社。一唱百和。無不率從。千五百餘年來。潛修顯化者。多難勝數。舉其尤者。元魏則有曇鸞。陳隋則有智者。唐則有道綽。善導。懷感。飛錫。承遠。法照。少康。大行。如上諸師。悉皆道超十地。德震九重。無一法而不通。唯此法以是尙。宋則有永明。昭慶。四明。長蘆。永明則匯禪教律。歸於一心。作四料簡。偏讚淨土。昭慶則血書華嚴。社結淨行。宰輔牧伯。爭先歸依。四明則鈔述妙宗。理極觀道。長蘆則擬結蓮社。大聖書名。明則有楚石。妙叶。蓮池。滿益。清則有省庵。夢東。莫不宗說兼通。行解相應。專重淨土。普勸修持。在昔之時。禪宗諸師。多事密修。殊少顯化。自永明後。率多明垂言教。切勸往生。如死心新。真歇了。中峯本。天如則等。至於宰官居士。若劉遺民。白居易。文彥博。楊無爲。王日休。袁宏道。周夢顏。彭紹升等。或結社以精修。或著論以敷宣。如上若聖若賢。若緇若素。異世同音。極力弘闡。故得蓮風大振。普徧中外。滔滔然如百川萬流之朝宗於海。良由華嚴法身大士。證齊諸佛之後。尙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觀經五逆十惡。將墮阿鼻之時。若能十稱佛名。卽得高預末品。故得無機不被。無法不攝。如天普蓋。似地均擎。森羅萬象。無一不在其中。能出其外者。誠所謂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

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生。由是恆沙如來。出廣長舌。以讚揚。諸宗尊宿。發金剛心。而流布。南五臺者。係觀音大士降伏毒龍。現比丘身所開道場。自隋至今。千三百餘年。其間高人軼事。以屢更滄桑。悉皆湮沒。無由而知。至明季時。有性天文理老人。隱居無門洞。俗說爲湖子洞後因遊方至杭州。住於黃龍庵。蓮池大師在家時。卽與夫人湯氏歸依座下。繼則依之披剃。不久老人復返長安。蓮池中興淨宗。其源實發乎此。理老若非出格高人。蓮池豈肯屈身座下。始終依止乎。事載雲棲法彙。蓮池及太素塔銘中。夫觀音大士。輔弼彌陀。度脫衆生。此山又爲中興淨宗發源之地。其主其山。皆與衆生有大因緣。鶴年居士高恆松者。出身江蘇。篤信佛乘。纔登仕版。卽棄簪纓。備詢宗匠。效善財之徧參。普禮名山。同紫柏之遊歷。至止此山。已經二三。於民國三年。糾合秦僧。修普同塔於大臺之下。俾十方禪侶。死有所歸。復建二靜室。專修淨業。以期若存若亡。咸獲往生。後於禪悅之暇。遊於靈應攝身二臺之下。攝俗說作捨見其巖高峻。其地平敞。恍悟宿世曾住此處。遂名其巖曰大覺。因建茅篷二座。專修淨業。以遠宗廬山。近法雲棲。決志西歸。故曰西林。量出家此山。曾侍大士香火。後以參叩知識。雲遊諸方。迄今三十餘年。道業未成。以故久寄海上。無顏復回故鄉。一日居士自長安來。令將淨土法門。

及此山此篷作一緣起。擬先刷印若干張。俾見聞者開發信心。繼則立石篷中。以垂永久。因喜不自勝。撮略述之。雖詞旨拙樸。無補法道。亦不暇顧云。

書華嚴經過記

代寬慧師作

大矣哉華嚴經之爲教也。稱法界性。說常住法。依真如心。示卽具體。理超象外。道契寰中。寂照圓彰。能所雙泯。離凡聖之假名。絕生佛之稱謂。然而珠在衣裏。迷者不知。不得不於無可修中論修。無可證中論證。故有五十二位之次第。信解行證之淺深。所謂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及至圓證妙覺。不過復其本體。於本體外。了無所增。但以智斷究竟。徹露本地風光。圓滿菩提。實無一法可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此之謂也。十方諸佛成道。無不說此法門。十方菩薩修行。無不依此軌範。文雖八十一卷。六十萬餘言。而恆沙法門。包括淨盡。無邊妙義。顯示無遺。全事卽理。全修卽性。全多卽一。全他卽自。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土。自他不隔於毫端。故得受持誦讀。罪山崩而福海洪深。書寫流通。迷雲散而慧日朗耀。慧宿生多幸。得入法門。往業甚深。心不契道。擬欲書此不思議甚深大經。懺除宿業。蒙寂山和尚。諦閑法師。及諸善知識。提獎贊助。得遂其願。但以少閱經教。未諳規程。雖常然香燈。隨書

隨觀。而字體隨便。不甚端整。孤陋寡聞。有過不知。時歷二周寒暑。已書六十餘卷。一日有一老宿見而呵曰。汝發心寫經。擬欲資之以懺宿業。顯本有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其所希望。大不可言。如此草率。何以能上感三寶。下契自心。斷煩惱以證真常。生安養以侍導師。豈不孤負自己一番苦功。與諸師贊襄之莫大恩德也耶。汝取華嚴感應傳讀之。見德圓修德等古德書經之懿範。與彼所獲之利益。能不愧死。慧聞命之下。痛如割心。深恨最初不遇此老。因頓改前非。竭誠盡敬。雖拙樸仍舊。而恭謹篤至。一部筆法。前後不同。恐閱者見怪。故述緣訟過。亦冀一切四衆。受持讀誦一切經典。悉皆竭誠盡敬。無或怠忽。如對聖容。親聆圓音。庶慧之罪過。藉以消滅。而當人之福慧。速得圓滿矣。

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華池欄杆碑記代了餘師作

一切衆生。一念心性。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無始至今。從未悟故。迷真起妄。背覺合塵。反承此不生不滅常住佛性。而爲起惑造業。輪迴生死之本。如來憫之。隨機說法。普令三根。隨分受益。又以法音有間。塔像常存。故令四衆。建立塔像。企其瞻禮投誠。漸種善根。一觀聖容。永爲道種。以作返妄歸真。背塵合覺。消除惑業。復本心性之最勝因緣。普陀乃大士示迹

之勝地。歷朝祝嘏之道場。自五代梁貞明間開山。迄今千有餘年。普門常啟。宗風不墜。允爲震旦佛國。東南福地。當元季時。有孚中信禪師者。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五坐道場。宏闡宗乘。王公大臣。多從問道。於天歷時。住持普陀。至元統間。購太湖石。覓上妙工。造多寶佛塔一座。於寺東南隅。其高五層。計九丈六尺。上三層四面。各雕佛菩薩。羅漢聖像。慈容妙麗。儼然如生。精工妙手。悅人心目。宣讓王嘗從師問道。發心施資。故俗稱爲太子塔焉。迄今五百八十餘年。歲月經久。兼以大海之中。鹹霧颶風。烈日嚴霜。摧殘諸物。最易敗壞。故其塔頂已脫。聖像殘缺。石縫裂開。勢將崩倒。竊念前人建立。原爲國民植福。忍令破壞倒塌。以泯滅古迹。與衆生福田乎。但以僧等財法俱貧。莫由措辦。戊午六月。適值錫周居士陳公性良來山。擬建道頭牌坊。吾友印光偕餘與法雨住持了清。共謂之曰。公宿承佛囑。宏護三寶。今太子塔。勢將崩倒。僧等愧無德能。無從設法。願不惜鈞力。爲之重新。或可置彼修此。以急先務。伊應之曰。吾願已發。勢難中止。然既蒙見委。當努力代爲諸師。募緣倩工。勉負責任。因具疏詳述愚誠。仗彼福力。蒙前大總統黎公。前大總統馮公。今大總統徐公。各出淨資。以增輝普陀。唱導四衆。一時名公偉人。悉發信心。協力贊襄。故於今春三月。隨卽開工。俾多寶佛塔。又復從地

湧出。普濟寺前。常見珍池欄楯。又開拓地基。創建塔院。築正室五楹。偏廈四間。凡所需用。悉皆具備。安一淨行頭陀。長時奉侍香火。定海縣知事馮公秉乾聞之。不勝歡喜。隨卽出示保護。可謂宿具靈根。不忘付囑者也。從茲入普門者。親見多寶。修淨業者。常遊珍池。其功德利益。當與虛空同其壽量。非筆舌所能形容也已。功既成。乃述其緣起。勒之貞珉。永垂不朽。

普陀海岸道頭創建水泥牌坊重修迴瀾亭碑記代了餘師作

觀音大士。誓願洪深。慈悲廣大。於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隨機說法。諸大乘經。悉載其事。然卽就此方。應凡夫機。所示之迹。亦復多難勝數。妙不可測。況普應六道。及界外三乘之大機乎。若非圓證法身。何能有此大用。錫周居士。陳性良。沐恩甚深。報恩心切。擬欲同人。咸深感想。因建水泥牌坊一座於海岸。蓋欲示人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生死海中。唯有大士可爲恃怙。因略敘伊沐恩之事。勒之貞珉。企後之來哲。同生信心。同蒙覆庇。庶可卽妄明眞。消人我之幻執。識心達本。證寂照之佛性矣。錫周居士。賦性忠厚。初唯講求儒道之旨。於如來大法。及三世因果之理。尙未深信。夫人胡氏。宿有信心。禮佛誦經。寒暑疾病。修持不懈。年三十餘。長子不育。行善益力。不久復有娠。將及誕期。乃得大病。二十九日不進飲食。不能言語。

不能轉側。身瘦如柴。體熱如火。名醫束手。殆無生理。一夕夫人夢一老嫗。手持數莖蓮華。謂曰。汝由宿業。膺此惡疾。幸植善根深。以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隨以蓮華周身拂拭。曰。拂汝業障。好生嘉兒。遂覺身心清涼。爽快莫喻。因即甦醒。通身流汗。而熱退身安。顏色溫和。直與好人等無有異。次日卽生一子。適爲三月三日上巳嘉辰。經此燒熱飢餓二十九日。而兒體豐滿龐厚。與無病者所生無異。今年此子已十歲矣。噫。嘻。異哉。居士荷蒙大恩。直同生死肉骨。方知佛經所說菩薩不思議利生之事。真實不虛。惜拘墟之士。以凡夫知見。肆口謗黷。適形其無知無識。坐井觀天。徒爲大悲主憐憫悲傷。而無從救度耳。哀哉。由茲信向之心。十分懇至。去歲來山。擬修牌坊。吾友印光以太子塔將頽。勸令置此修彼。然伊願心已發。勢難中止。故於今春。兩工并興。兼建塔院。及寺前池畔欄杆。并重修涼亭。需費五萬有奇。雖亦廣乞名望大老。各出淨資。襄成盛舉。然塔之崇高。池之莊嚴。坊亭之壯闊。鳩工選材。役夫無算。無一非居士慨輸巨款。獨力經營。以成就此功德莊嚴。信心宏願。吁。可敬矣。捐助善士。悉載塔院碑中。茲特書此菩薩應化無量百千大海中一滴之相。令諸同人。生正信心。各各恭敬供養。稱念名號。豈但常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已哉。倘能竭誠至極。何難斷惑證真。超凡

入聖。將來亦可如菩薩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普現色身。度脫衆生也已。又觀音大士。乃過去古佛。以大悲心。垂形九界。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但以衆生機劣。無由得見本相。凡蒙祐者。多皆見爲老嫗。蓋以隨順劣機。顯示婆心。若謂實屬女身。則于菩薩上同下合之道。毫未夢見在。

無著老人創建常明庵緣起碑記代化宏師作

寂滅眞宗。唯心本具。圓通妙道。非人莫宏。興梵刹以闢普門。布慈雲而注法雨。于法運垂秋之際。振將絕欲墜之宗。唯我先師無著老人其人焉。師諱立山。法名滿圓。別號無著。道光五年乙酉。葭月二十五日。示生於松江金山顧氏。父卽福本悟公。行年十四。父卽出家。心欲隨之。以母在不果。及至弱冠。禮父祝髮。詣大崇福。受具足戒。以寇據南京。不便參方。遂住普陀。或居松江。晦迹韜光。無心應世。至同治庚午。掩關於伴山庵。日禮華嚴。徧參海衆。時法雨寺彫敝已極。住持虛席。本山尊宿信眞和尚。率諸法眷。叩關請師。辭不獲已。遂允許之。壬申春。進院。寺產素薄。香積不充。破屋頽垣。荒涼滿目。師傷之。以興復爲己任。竭力經營。整理修葺。四方檀信。布金恐後。不數年間。百廢具舉。雖未全復當日舊制。而大局已有可觀矣。久之。意

欲憩息。專修淨業。因築庵于寺西清涼岡之麓。額曰常明。蓋取心性寂照圓融。橫徧豎窮之義。欲人修因以克果也。光緒甲申春。退居是庵。決志西歸。念佛不輟。又令庵內二時課誦。二時念佛。永爲恆規。寒暑無間。置稻田三百二十二畝。除撥無著公堂一百畝。餘者永爲常住念佛資糧。又化開等置田四十四畝。以助念佛諸師衣單之費。其詳列後。老人嘗曰。末世衆生。障深根鈍。向上一著。不易湊泊。大悟尙難。何況實證。唯淨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聖下凡。皆當修持。良由此法。全攝果覺。以作因心。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卽世相以達實相。以凡心而契佛心。所賴繇佛法。翼國政。感人心者。唯此一法耳。汝輩當恪遵之。毋或廢弛。庶可不負四恩。均資三有。後之當家。若有廢此成規者。非我弟子。卽會同法眷。立時擯黜。毋或容隱。以負我心。至己丑年臘月初一。安然神逝。僧臘四十六年。世壽六十五歲。所度弟子數十人。能繼迹者。唯有化聞。宏等雖列門牆。未登闈奧。其所悟處。不得而知。不敢推高以濫聖。亦不敢就下以屈賢。姑摭其言行大綱。以明此庵之緣起云。按法雨寺。自明高曆八年開山。前清兩次敕建。洪楊之亂。衰敗不堪。

無著乃復
重興耳。

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記代戒如作

圓通大士。永劫常住此山。超塵仙人。不時安居斯地。雖像教未至。凡俗莫覩夫慈容。而應身所居。仙真恆瞻乎佛日。故秦之安期生。漢之梅子真。晉之葛稚川等。悉皆寄寓茲山。修真養道。所飲甘泉。名仙人井。及至梁貞明間。始建道場。則大士宏慈。由天章而廣被。仙人古迹。隨佛法以流傳。其井前鄰大海。上覆土窟。入地丈餘。從下湧出。極旱不減。大澇不增。酷暑則涼。嚴寒則煖。質沈重而清澄。味甘美而潤澤。信士飲之。多愈沈疴。故閩粵吳楚之朝禮此山者。必瓶貯攜歸。以爲法藥。若非大悲法水。從菩薩大慈悲心中流出。俾飲者近愈疾病。遠證菩提。其能靈驗遠著之若是耶。四明杏村干居士。來山進香。飲水而甘。詢其名義。稱歎不已。遂愷然施資。命稱經理。用石砌井。兼鋪井道。上建一龕。中供大士。左奉龍王。右安仙人。欲後之取此水者。行清淨道。徹法源底。見觀音于當處。培佛種子將來。醍醐入口。疾病離身。心地清涼。永無熱惱之逼迫。前程遠大。常登仁壽之康莊。稱嘉其誠懇。略敘顛末。勒諸貞珉。以告來哲。

江蘇興化劉莊貞節淨土院碑記

佛法者。九法界公共之法也。無一人不堪修。亦無一人不能修。以凡有心者。無不同具佛性。

但以迷而未悟。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業。輪迴六道。經塵點劫。莫能出離。豈不大可哀哉。然以生佛同體之故。遂感如來出世。爲之倡明。由茲捨俗出家。力修定慧。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何可勝數。亦有居塵學道。卽俗修真。親證法身。誕登道岸。如維摩居士。憺大士。龐居士等。全家修持。俱證聖果。此諸大士。爲物作則。足知其人皆可修。修必獲益也。故自法流東土。王臣士庶。闔閭英賢。不離塵勞。精修淨業。遂得親見佛性。斷惑證真。與夫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帶業往生者。又何可得而勝數也。鶴年居士高恆松者。江蘇興化人也。宿植德本。篤信佛乘。年當弱冠。卽慕真修。棄俗世之纏縛。事選佛之宏猷。于是徧歷叢林。諮參宗匠。冀其頓明自性。徹悟唯心。報答四恩。濟度羣品。高堂奉養。託之夫人。數月一歸。以修定省。而夫人某氏。賦性賢淑。克盡孝道。雖復于歸。志慕清修。以故居士無失養之憂。高堂得底豫之樂。若非宿願所結。其能如是也耶。及至椿萱凋謝。遂得無所顧慮。如天際野鶴。任意飛騰。由茲五臺峨嵋。天台雞足。所有名山聖道場地。每多一再巡禮。獨于終南觀音大士道場。更有深契。恍悟宿世曾住此山。足見多生多劫。久修佛道。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也。民國十年。自雞足歸。回家祭掃。見夫人已老。孤身無依。念其代已奉親之勞。憫其守節清修之志。

因將本宅。改爲貞節淨土院。以其令貞女節婦居之。專修淨業。求生淨土。而立名焉。鄉紳好義者。爲之稟縣出示。凡高氏子孫。及各界人士。不得干預。以此院係私業。義幣所建。與庵廟性質各別。原產若干畝。增置若干畝。歲所收租。以供院中人衣食之費。量入安人。庶無虧空。其修建之費。皆居士摯友之所扶助。正室三楹。以作佛殿。內供西方三聖坐像。俾諸人于中。朝暮禮誦。以備往生資糧。兩旁廂房。悉爲安宿之所。其來住者。貞女節婦。皆無所擇。但須長齋念佛。決志往生。性情柔和。無諸乖戾。不事妝飾。不茹葷酒。斷絕俗親。不妄遊行。方可。否則概不許住。又于每年夏冬。兩佛誕日。延請通法女士。講說旬日。庶修途宗旨。各各悉知。不至以了生死法。獲人天福。此則上宏下化。一舉兩得。卽悲成敬。二田兼備。是以此議一成。而好義諸友。樂爲捐輸。如廣東簡照南。簡玉階。潘達微。李柏農。黎乙真。及滬上諸居士。各隨心力。出資相助。以其事與恤嫠局相同。其利益則天地懸隔故也。彼不過令其身有所託。不致飢寒。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誦經呪。不戒酒肉。唯恤現生之志。不計沒後神識之歸于何所。居此院者。鎮日持佛名號。晨昏懇到懺悔。豈但生有所託。不虛度日。兼令沒有所歸。永出輪迴。意美法良。猗歟懿哉。此法既興。後必有通法義士。行之于恤嫠局。庶可貞節英賢。同預

蓮池海會。其爲功德。無能名焉。

陳聖性貞女貞孝淨業記

眞如法性。生佛體同。迷悟攸分。凡聖迥別。欲復本有之心性。須斷幻妄之惑業。欲斷惑業。非嚴持淨戒。力修定慧不可。戒定慧三。力極功純。則妄惑徹底消滅。本心全體顯現矣。譬如磨鏡。垢去明存。明本鏡具。非從外來。特仗揩磨之緣。以顯發耳。雖然。仗自力修行。斷惑證眞。頗不容易。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見惑一斷。卽證初果。預聖流。尙須七生天上。七反人間。方可斷盡思惑。以證四果。雖云十四番生死。而天上壽長。固不易以年月論也。初果聖人。欲了生死。尙如是之難。況具足惑業之凡夫乎。若證四果。則生死根本永斷。超出六道輪迴之外。若發大悲心。入世度生。則乘願示生。非如具足惑業者。隨善惡業力所牽。升沈于六道之中。自己一毫作不得主也。自力了生死。非宿根深厚者不能。末世衆生。何能企及。于是如來特開一淨土法門。俾一切若聖若凡。上中下根。同于現生了生脫死。其慈悲救護之心。至極無加矣。其修持之法。亦須嚴持淨戒。力修定慧。而兼以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信願眞切。念力精純。現生亦可證聖。臨終直登上品。則入菩薩位。證不退地矣。縱根機陋劣。

未能如是。但能至心念佛。則心佛相契。感應道交。臨命終時。必蒙佛慈接引。帶業往生。下至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地獄相現。若心識不迷。有善知識教以念佛。其人生大怖畏。生大愧悔。雖念數聲。即便命終。亦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一得往生。則永出輪迴。高預海會。漸次進修。必證佛果。仗自力了生死。如彼之難。仗佛力了生死。如此之易。凡有心者。皆能念佛。皆可往生。有血性漢子。決不肯令本具之真如佛性。背悟淨緣。隨迷染緣。長劫輪迴于六道之中。而莫之能出也。陳聖性貞女者。原籍安徽懷寧縣人也。父仲齡。業商於揚州甘泉。遂家焉。母高氏。貞女生於清咸豐九年。姊妹三。長卽張紹春之母。貞女居仲。與其妹皆自幼茹素。不食葷腥。是蓋具有夙根者。其弟三。長樹聲。前清江西候補知縣。次茂之。三茂如。皆業鱸。貞女年及笄。父故。母欲爲之擇聘。貞女卽痛哭流涕。誓願爲北宮之女。嬰兒子。撒其環瑣。以養其母。至老不嫁。其妹則以出家焚修爲職志。貞女則以居家侍奉爲職志也。母知其志不可奪。遂任之。母有潔淨癖。其飲食衣履衾枕牀帳之屬。無不日新又新。雖地板仰篷亦必一日一揩。三日一滌。故凡婢媪之任使。皆不稱意。惟貞女則烹紉浣濯。能體親心。力役服勞。不容旁貸。暇則念經禮佛。日無虛曠。縱佳節盛會。亦從不出門遊觀。其盡心孝養。篤修淨業也如此。非特

恪遵女訓。實乃真奉佛法。後復歸依三寶。受菩薩優婆夷戒。聖性乃其法名也。及母去世。痛極終天。此後依弟而居。修持愈謹。近數年來。紹春信佛日篤。曾來其家。喜其志道相同。遂不復歸。過年餘。諸弟強迎歸。未幾。自知不久住世。以諸弟及弟婦。唯知世禮。不解佛法。恐臨終彼等悲戀。亂其正念。致失利益。遂至其妹之尼庵。以期正念往生。未久。示微疾。促紹春與三弟至。命請具德僧爲薙髮作尼。兼爲說戒。又令死必火化。俾一物不存。脫體無依。方好。紹春許之。遂沐浴。著法服。端坐念佛。紹春令諸尼及諸弟。同念佛相助。諸弟悲不自持。紹春力誠勿亂正念。諸弟遂皆忍悲念佛。久之。氣絕。紹春仍令大眾一心念佛二小時。其面相轉加光華。遠勝生時。其一生修持之力。于此發現。當必往生西方。親預海會。否則何克有此瑞應耶。時在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丑時。世壽六十有二。雖臨終剃髮爲尼。以無幾日。兼欲顯彼一生守貞盡孝之懿德貞心。故仍以貞女稱焉。今春紹春來普陀。禮大士。詳述其事。祈余作記。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按觀無量壽佛經。淨業正因有三。一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此四種屬世善。二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此三種屬戒善。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四種屬慧善。前二大小隨人。此則唯屬大乘。此十一事。若

全若半。乃至一事。以深信願。回向淨土。皆得往生。况貞女且有多分。兼以平生專心念佛。豈得不生。其預知時至。并氣絕後面相轉加光華。足可爲證。因將淨土法門所以。及貞女貞孝。淨業懿行。略述大端。以冀闡閤英賢。并一切善信。聞風興起。各守己分。兼修淨業。則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倡婦隨。主仁僕忠。愈修淨業。愈敦倫常。生益得其令名。沒卽託質淨土。視彼唯知世諦。不解佛法。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徒具佛性。全體迷失。輪迴於六道之中。墮落於三塗之內。盡未來際。了無出期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凡見聞者。各宜勉旃。

烏程周夢坡居士夫人誕期放生碑記

一切衆生。一念心性。與三世諸佛。了無二致。但以迷而未悟。故長劫輪迴於六道之中。永無底止。雖則人天善道。校三途惡道。苦樂懸殊。然皆隨善惡業力。常相輪轉。則善道不足恃。惡道誠可怖。豈可不培植善因。妄造惡業。恃己之強。陵彼之弱。取永陸空行一切衆生。殺而食之乎。在昔佛教未來。儒宗聖人。皆以世間倫常設教。於吾人本具佛性。及六道輪迴。升沈轉變。與夫斷惑證真。超凡入聖之若理若事。皆未發明。故不禁殺。然其不忍之心。已彰明較著。垂訓於世。如書之鳥獸魚鼈咸若。論語之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孟子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之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珍。卽肉也。足知殺生一事。儒宗亦非不戒。但以教道從權。姑未永斷耳。夫有故而殺。則其殺者固少。無故不食肉。則其食肉者。年無幾日矣。後世教道衰替。習爲殘忍。遂以肉食爲家常茶飯。只圖悅口。不一省其物類之苦。可不哀哉。及至佛教東來。則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及迷之則生死輪迴。了無已時。悟之則徹證涅槃。永劫常住之實理實事。究竟闡明。方知紘紘異類。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不但不敢殺而食之。又思令其各得其所。由是聖君賢相。哲士鴻儒。多皆仰遵佛訓。俯培己仁。或茹素而斷葷。或戒殺而放生。其嘉言懿行。載諸史冊。亦企後人同修慈心。愍彼物類。同具佛性。由惡業因緣。墮於畜道。我今幸生人道。若不加憐恤。恣意殺害。難免來生後世。怨怨相報。楞嚴經云。殺彼身命。或食其肉。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然奢摩他道。殊不易得。如來出世。亦不易逢。敢不近法先賢。遠遵佛教。推吾惡死之心。拯彼待烹之輩。以祈消除宿業。培植善根。永斷殺害之因。同證長壽之果哉。烏程夢堃居士周慶雲者。南潯望族也。樂善好施。世德相承。其祖母許太夫人。賦性慈善。福壽雙全。自六十以來。每逢生日。必誡諸子。毋事

舉觴。令以其費。作濟貧救難。恤養育嬰。施衣施藥。種種善事。懿德令聞。一鄉欽仰。至七十九歲。特以五百緡錢。起放生會。諸子仰體母慈。敬敘其事。勒石家廟。以期本宗子孫。并諸見者聞者。同發善念。修長壽因。而居士與其德配張夫人。恪守家規。篤信佛乘。唯以利人濟物爲懷。今其夫人年周華甲。亦欲仰嗣徽音。出資五百圓。於杭州西溪秋雪庵。起放生會。以代祝壽之儀。而其子若孫。亦能先意承志。以悅其親。居士又欲豎碑一通。企聞風興起。共挽劫運。因以其事。委光敘述。光自愧財法俱貧。無補世道。而一念愚誠。唯欲世人同發慈心。共修淨業。生爲娑婆無負欠人。沒入極樂蓮池海會。因忘其固陋。略述戒殺放生之所以。并周氏世德之大略云。

循陔小築發隱記

孝之爲道。其大無外。一切諸善。無不彌綸。然有世出世間。大小本迹之異。世間之孝。服勞奉養。以安其身。先意承志。以悅其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揚名于後世。雖其大小不同。皆屬色身邊事。縱令大孝格天。究于親之心性生死。無所裨益。所謂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况乎殺生以養以祭。俾親之怨對固結。永劫酬償不已者乎。出世間之孝。其迹亦同。世間服勞奉養。以

迄立身揚名。而其本則以如來大法。令親熏修。親在。則委曲勸諭。冀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則不造殺業。兼滅宿殃。念佛則潛通佛智。暗合道妙。果能深信切願。求生西方。必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託質九蓮也。從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娑婆之衆苦。常享極樂之諸樂。親沒。則代親篤修淨業。至誠爲親回向。心果真切。親自蒙益。若未往生。可卽往生。若已往生。高增蓮品。既能如是發心。則與四宏誓願相應。菩提覺道相契。豈獨親得蒙益而已之功。德善根。蓮臺品第。當更高超殊勝矣。而況以身說法。普令同倫發起孝思乎。此其孝方爲究竟實義。非若世間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現世。竟遺棄其心性與未來而不論也。是知佛教以孝爲本。故梵網經云。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又于殺盜淫各戒中。皆言應生慈悲心。孝順心。于不行放教戒中。則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由是言之。佛教之孝。徧及四生六道。前至無始。後盡未來。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知是而不戒殺放生。吃素念佛者。豈究竟至極無加之孝乎哉。杭垣紫陰張公。孝思無既。親沒數十年。每一念及。尙復揮涕。因念親故。專念佛名。蓋以我此色身。卽親之身。我旣爲親念佛。親必蒙佛攝受也。其孝也。

可謂兼世出世而兩全之也。而有其父必有其子。其令嗣馨谷。善體親心。篤修淨業。廣行衆善。初則徧請名賢。發揮祖母費太孺人。苦節撫孤。德鎮坤維之賢。刻其文爲旌節錄。冀所以慰祖母之貞靈。而安父終身孺慕之孝思也。繼則以父常時思慕。因築一室。羅植松竹。額曰循陔小築。中供祖母之像。四壁鋪張名賢題詠。以期其父常奉顏色。而致其如在之誠也。又以循陔小築。徧求名賢題詠。一以彰其父之孝思。一以冀感發于同人。深合觀經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之道。既有淨業正因。必獲往生實果。然則紫蔭公之父子。及諸眷屬。雖則尙居娑婆。實皆西方極樂世界中之諸上善人也。世之欲孝其親者。可不以此爲法乎哉。

佛頂山路旁造鐵欄杆碑記 代文質和尙作

圓通大士。誓願洪深。法界有情。等蒙攝受。一切處普門示現。眞智無方。東南海補怛名山。應迹有在。無方故逐形隨類。施同體之慈悲。有在故航海梯山。報罔極之恩德。由是歷朝欽敬。舉世尊崇。無非欲祝同康。以翼郵治。消災厲以福黎元。因茲三寺鼎立。衆庵葦布。各宏祖道。共闡佛心。惟慧濟一寺。基踞山巔。名曰佛頂。紆屈數里。路由頑石以砌地。盤桓千仞。人若歷

梯而登天。每至香期。來往繹絡。足履滑石。甚屬危險。前任持文正。募諸檀信。鋪以石條。卽彼險道。變作康莊。雖仍巍巍陡峻。而復步步坦平。但以旁無遮護。迴避猶覺惴惴。大護法大椿祝公。宿植德本。篤信佛乘。秉居塵爲政之權。行卽俗修真之道。適來進香。睹此景象。遂發大心。徧豎鐵欄。普令來者。登圓通場。行安隱道。得大無畏。不勞每步看腳下。獲大總持。了知佛階在箇中。由金繩路。逢左右原。自下地宛轉扶掖。一直至山窮水盡。從茲入于佛慧。親見觀音。如斯功德。直與普門施無畏力。同體相用。當必由斯頓超十地。圓滿三覺。豈止身心安泰。吉祥萃于厥躬。瓜瓞綿延。餘慶覃于後裔而已哉。

濟南淨居寺重興碑記

實際理地。了無生佛之名。修持門中。乃有凡聖之號。心體本寂。因煩惑而昏濁頓現。妄性原空。由覺照而眞常獨存。是知不變隨緣。十界之升沈迥異。隨緣不變。一心之體用無殊。然此心此理。含生共具。而徹悟徹證。唯佛一人。故我世尊。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機說法。大根則直示一眞法界。令其無住生心。以迄斷惑證眞。小器則詳談三世因果。令其趨吉避凶。而爲入道方便。雖千機並育。法無定相。而萬派朝宗。咸歸覺海。舉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與

儒教規程無異。至于明心見性真窮惑盡之事。則儒教發揮未及。以一則隨順世情。一則直示心體。若究其本。則靈山泗水。同居一地。東魯西竺。實無二天。由是古之王臣。無不宏護。今之賢哲。悉皆研窮。以其能陰翼治道。顯淑民情。消禍亂于未萌。證本具之佛性故也。濟南爲齊魯名區。文獻之邦。當唐宋法道盛時。固已梵剎相望。迄今世遠年深。人亡教弛。幾多叢林。悉皆湮沒。縱有寺宇。盡成子孫。不但當地緇素。末由聞法。兼以來往僧侶。無處安息。對覺居士潘公守廉者。宿承佛囑。乘願再來。讀書明理。學道愛人。昔年之善政。一一載于口碑。戒殺放生。吃素念佛。近歲之修持。種種勒諸心版。其救難濟貧。護法安僧之誠。直可以追給孤而繼文正。每念末世人民。如盲無導。以爲省會之地。絕無十方叢林。則高僧無緣蒞止。正法莫由宏通。其三世因果之理。一心具造之道。或幾乎息。將何以拯世俗之沈溺。登斯民于覺岸乎哉。于民國七年。與濟寧普濟庵德馨退居相商。馨師令本庵方丈健慧。赴省覓地。見東關淨居寺故址十餘畝。可作道場。其寺建于北宋。現成荒邱。僅存佛殿三楹。亦復勢將頹頹。首事欲修。苦無其力。適值慧師以募地開建叢林告。彼固素服潘公馨師慧師之德。遂欣然奉送。且稟縣立案。以爲證據。潘公以古稀高年。遂走京師。祈國務總理翼卿靳公。爲之提倡。靳

公卽捐二千元。時潘公令嗣復任財政總長。閩潭共捐五千元。又隨緣樂助約六千元。遂于九年春開工。至秋落成。時值榆關田蘊山督軍建節山左。篤信佛法。慨捐千元。極力提倡。并派代表前往督飭。故得速觀厥成。計修佛殿。天王殿各三楹。其周圍之祖堂。伽藍殿。方丈。念佛堂。禪堂。齋堂。大門。客堂。客廳。廚庫等。共五十餘間。雖無所謂危樓迴帶。閣道傍出之概。亦可以行參禪念佛。宏法利生之道矣。至九月十九。爲佛像開光。成立道場。懸掛鐘板。其焚香禮佛者。肩摩踵接。時有孺子墮井。蒙佛救護。安臥家中之異。後有老人痼疾。夢人令飲井水。卽愈之祥。至十年。濟寧大旱。而瘟疫盛行。羣取此水。以飲以禱。則甘霖普沛。瘟疫頓息。于是咸稱聖水。因建八角亭以覆之。特勒碑記其事。噫嘻異哉。誠之所至。金石爲開。此固潘公鑿師慧師之誠。發起諸人之誠。以成此道場。而衆誠相感。故佛慈俯應。以有此不可思議等事。足徵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感應道交。有如影響。然寺雖成立。僧無養贍。亦不能安居行道。潘公又復募金一萬二千元。存魯豐公司。按一分二釐起息。每月得洋百四十四元。以作寺中火食。及諸凡應用。則可供常住僧二十人。及挂單僧十人。後若有大慈善家。再捐巨款。則規模卽可按資開擴矣。寺成之後。馨慧二師。相繼歸西。因請天目退居能

和老人暫爲維持。今請兗州華嚴寺妙蓮和尚爲住持。寺中修持。專主淨土。不傳戒。不應酬經懺。信心施主來寺念佛。或打佛七。以薦先靈。以祈福壽。則無拒。以淨土法門。乃一切諸法歸宗結頂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爲如來普度衆生之無上妙道。實凡聖同登覺岸之特別法門。末世衆生。根機陋劣。修餘法門。難得實益。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唯茲淨土。全仗佛力。仗自力。須斷惑證眞。非最上利根。不能現生了脫。仗佛力。具眞信切願。縱最下鈍根。亦可帶業往生。二法相校。其難易遲速。奚啻天淵。所以十方諸佛。出廣長舌。以讚揚。兩土聖賢。發金剛心。而流布。撮舉大要。以告同人。倘能諦信。利益無盡。施資芳名。具列碑陰。仗此功德。必得現生福壽增榮。臨終彌陀接引矣。

常明庵萬年念佛會碑記

卽彼凡情。顯如來藏。以果地覺。爲因地心。導六趣以登九蓮。超三界以享四德。于五濁熾盛之際。作一生圓滿之宗者。唯茲念佛一法爲然也。昔立山老人。重興法雨。十有餘年。旣欲退居靜室。專修淨業。因築是庵。以爲己及徒輩。盡報投誠。期歸安養之所。境界寂靜。隔絕塵囂。規矩嚴肅。毫無方便。非不貪世緣。甘受淡薄。篤志修持。求生淨土者。不能住焉。前清宣統二

年。值了諦師當家。有居士陳樂之。顧壽彭等。來山進香。寄居是庵。見其肅肅庵規。濟濟僧衆。遠接匡廬之蓮社。近承雲棲之淨宗。了諦師又爲詳談念佛一法。事雖簡易。理極圓頓。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爲如來一代時教無量法門中之最上宗要。一切法門。恆沙妙義。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以故吾祖立山老人。建立此庵。用接後昆。彼等一聞。遂發大心。糾合同志數十人。人各輸洋若干圓。立一萬年念佛會。卽于次年二月十九日爲始。至二十五日圓滿。其夜設放施食。普濟孤魂。永爲定例。一無容改。其庵將此淨資。除建會費用外。盡數置產。所收租課。充續建之法費。其有餘盈。助常住之道糧。誠恐歲久無稽。用勒貞珉。庶億萬斯年。無或廢弛。將見常明道場。香火日盛。十方檀越。信心愈隆。同入佛會。同念佛名。同生佛土。同成佛道。功德利益。何能名焉。其規矩等。詳列于後。

普陀普濟寺化身塔記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竊謂不知其由。雖痛何益。須知一切衆生。隨業流轉。受生六道。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由罪福因緣。而爲升降。展轉輪迴。了無已時。如來憫之。示以由惑起業。由業感苦之因緣。以及常樂我淨。寂照圓融之本體。令其了知由無明故。遂有此身。

卽此色身。全屬幻妄。不但四大非有。兼復五蘊皆空。既知蘊空。則真如法性實相妙理。徹底圓彰矣。又恐或有執情固結。未能解脫。俾捨報之後。用火焚化。庶可令未離著者。速得離著。已離著者。速證法身。兼使現前大衆。悟知此身。無有真實。用彼之身。以作證明。所謂應以灰身滅迹得度者。卽現灰身滅迹。而爲說法。焚化之制。蓋由此設。凡屬僧徒。悉皆遵行。當唐宋法道盛時。在家通人。亦多遵行。不獨唯僧爲然也。普陀爲觀音大士道場。普濟法雨。爲十方共住叢林。來往僧衆。實繁有徒。凡有亡者。悉用火化。而化身之審。法甚拙樸。不但多費柴火。且致骨雜灰土。同生諸居士。宿根深厚。篤信佛法。發菩提心。行利濟事。遂仿外國之法。研究斟酌。必期合宜。特備工料。與前後兩寺。各造一座。以其形若塔。故名爲塔。每塔費千有餘圓。可謂真實功德矣。塔甫成。適有往生者。不三句鐘。焚化淨盡。而骨灰悉存鐵函。了無零落灰土中者。因茲大衆歡喜。祈勒石志之。銘曰。受身之始。厥由無明。迷本真如。妄生愛情。愛情既起。幻質斯託。遂認爲我。永不能覺。如來愍之。特設方便。俾彼存亡。俱離我見。身既叵得。我從何有。圓滅四相。頓空五蘊。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真如法性。復彼本然。離幻妄相。發菩提心。回向淨土。覲光壽尊。聞法受記。證無生忍。乘大願輪。度諸可惑。令彼一切。同生西方。咸于未來。

作法中王。

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記

甚矣。衆生之我執堅固而難破也。祇此色身。本地水火風四大所成。而妄執爲我。如油入麪。永不能出。反將不居陰界。不屬凡聖之真我。全體迷背。如鏡蒙塵。莫能照鑑。故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師智。則得現前。是知衆生心性。與佛同儔。特因執著。莫能受用。可不哀哉。以故如來種種說法。令其了知。從前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之非。則常樂我淨之真身。寂照圓融之真心。自可全體顯現矣。又以身相聳然。根機鈍者。亦難了悟其妄。不生執著。迨其捨報之後。一經火化。頓成烏有。則存者亡者。皆可悉悟其四大假合之身。爲非身矣。同生諸居士。宿有靈根。恪修淨行。利人心切。護法情殷。以向來之化身窰。不甚適宜。擬欲改良。殫精研究。仿外國之法。而變通之。與法雨普濟各造一座。其形類塔。名化身塔。所費計千餘圓。意美法良。功德無量。銘曰。衆生迷背。非我計我。如蠶作繭。如蛾赴火。本有真我。反不顧問。四大幻質。唯此是認。如來悲愍。種種開導。兼令火化。俾全智照。既知其妄。卽識其真。得無礙智。見本有身。乘此智身。回

向淨土。獲無量壽。居諸補處。不違安養。徧入十方。普令迷徒。歸本家鄉。由是衆生。咸復本性。福慧圓足。續佛慧命。願此功德。普及一切。法界有情。俱登正覺。

鎮海李太夫人然燈照海記

一切衆生。具有佛性常光。舉凡明暗通塞遠近。悉皆徹照無遺。固不假日月燈明。方能有見也。無奈衆生迷昧本性。背覺合塵。致此佛性常光。變作煩惱無明。不但暗塞遠處不能見。卽近在目前。若無日月燈光。雖泰山亦不能見。况其他乎。由是輪迴生死苦海。如盲無導。了無出期。可不哀哉。大覺世尊。愍之。爲說種種契理契機之法。使其返妄歸真。背塵合覺。以復其本具之真如佛性。又恐根基稍劣。現生未能斷盡煩惱。再一出世。復成迷昧。遂開一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之淨土法門。無論上中下根。但能具足真信切願。念佛名號者。則決定往生。萬不漏一。實爲如來普度衆生之無上第一妙法。猶如乘大火輪。于大海中。普拯沈溺。同登彼岸。有緣遇者。幸何如之。鎮海李太夫人者。雲書之母也。宿根深厚。現行精純。篤修淨業。廣行方便。不獨母儀閨壺。德鎮坤維。實堪表率鄉閭。力護聖教。普陀懸峙大海。爲觀音大士應化道場。其最高處。名曰佛頂。登峯四望。海闊天空。誠堪開擴心懷。增長智識。清光緒二十年甲

辰歲趙君馥疇屠君景三于此造一燈塔俾常夜然之以破船行迷方之險又建三楹佛堂令凡來此妙高峯頂者一一親見觀音太夫人亦爲攸助若干圓繼念此燈原屬佛光不但令來往船筏不迷方向兼復使四遠見者憶念大士欲供永年燈油以淨業純熟即便西歸因囑其子雲書爲之設法癸亥春山靈欲令規模廓大兼使後來之人同種善根遂假祝融之力以撤去舊建佛堂慧濟寺僧復爲募建雲書遂以七年長期公債票五千圓施于慧濟寺指定專供燈塔燈油之費該票利息周年六釐計銀三百圓俟抽籤還本時卽將此銀用置田產以所收租充燈油費佛頂常住此燈不滅而賢母孝子之心光亦隨佛光常昭明于億萬斯年也彼世之追逐聲色揮金如土至於父母兄弟皆不過問者聞雲書之風能不愧死余故樂爲之記蓋欲一切衆生同以佛法之明燈破除煩惱之昏暗由茲共出生死苦海同歸極樂家鄉作彌陀之眞子爲大士之良朋而已

重修百丈大智懷海禪師塔院記

自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得永傳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祖心心相印固已騰輝竺震矣迨至南嶽讓下出馬祖一其啟迪之法超越常格機用無方善巧莫喻

卽彼迷情。示本覺心。不離當念。超凡入聖。如驚天霹靂。聞之則喪身失命。如甘露醍醐。嘗之則起死回生。不但如來大教。悉彰常住真心。且令山河大地。全顯法王妙體。直教舉世間形形色色。咸歸本地風光。盡宇宙法法頭頭。親見當人自己。故得會下傑出八十四位知識。而懷海禪師。實爲第一。當野鴨飛去。鼻頭扭回。振威一喝。耳聾三日。直如金像脫模。光明徧照。師子出窟。威猛無敵。遂于百丈山。大開選佛之場。以一法不立之洪鑪。鑄萬德本具之佛體。其自行化他也。則律教蓮圓。修無閒。戒定慧一道齊行。其隨機說法。了無轍迹。而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忘念。卽如如佛一段。最爲親切。深慮法久弊生。嚴立清規。預爲防範。殆稟佛律制。以期因時適宜耳。遂爲天下叢林金科玉律。而天下師表閣。由茲建焉。其律身也嚴。作務必先衆。或有阻之。則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訓。其誠衆也摯。故有不昧因果一語。令彼悞道不落因果者。立脫野狐業報之身。若約實際理體而論。則凡聖生佛。因果修證。俱不可得。若據修持法門而談。則如來上成佛道。衆生下墮阿鼻。皆不出因果之外。明理性不廢事修。則爲正知。執理性廢棄事修。則成邪見。毫釐之差。佛獄立判。前百丈主人。欲拯末世狂慧之墮落。不惜現身示報。實與百丈禪師。

砧錘相成。煅淬相濟。俾後之禪者。徹悟不涉因果之理。實行修因證果之事。以期究竟徹證。而圓彰焉。此兩百丈之深心。學者不可瞞肝讀之也。其山屬江西奉新縣。其寺當百丈創建後。卽敕賜爲壽聖禪寺。憲宗元和九年。百丈示寂。壽六十六歲。穆宗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塔距寺二里許。自唐迄今。千一百餘年。其法道不無興衰。賴有負荷法道之人。爲之住持。故得寺塔常存。宗風依舊。清末以來。屢罹兵災。加以荒歉。以致寺無高人。塔院頹敗。民國八年。歲在己未。寺主自成師。不忍祖道湮沒。躬請先勤和尚住持。永爲十方傳賢叢林。至十二年。先勤交與了然。二人係法門摯友也。同念祖師塔院。破敗不堪。乃具啟募于諸方同衣。得洋若干圓。遂將塔殿獻殿。揭底重修。而院牆僧寮。悉令完好。共用洋若干圓。餘者贖回田地若干畝。以供塔院住僧道糧。夫剝極則復。否極則泰。先勤了然二師。先後住持百丈。殆非偶然。塔院旣修。欲發揮百丈道要。與寺塔興復之由。命光記之。光愧不知禪。姑就百丈故事。及現事。而直言之。俾未來諸賢哲。有所考稽焉。又自世尊入滅以後。凡諸寺宇。莫不以佛爲主。而特立其殿于寺之正中。百丈立清規。凡祝釐祈禱佛誕等。皆于大殿誦經。而朝暮課誦。更不待言。自宋高僧傳。以前立佛殿。後樹法堂。訛作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而楊

大年作清規序。遂踵其謬。不思若無佛殿。凡諸祝釐祈禱等。當于何處施行。將寺中并無一佛耶。抑供佛于偏殿耶。無一佛。則與外道無異。自居正位。供佛偏殿。以行祝釐祈禱等事。則與夔國慢佛何殊。只此最極顯著之訛。自宋及元明清。年將近千。無人表正。俾百丈禪師。橫遭誣讟。豈不令人痛心疾首。證義記改作不立餘殿。先樹法堂。亦不成話。此乃一時急先之說。豈可以爲永垂定範。故將事理略表於此。以期後賢知宋僧傳。及各藏清規序之訛。俾百丈禪師。大暢本懷于常寂光中。則幸甚幸甚。

重造小白嶺五佛鎮蟒塔功德碑記代撰

大覺世尊。視諸衆生。猶如一子。以其一念心性。原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由迷背故。不但不能親得受用。反承此不生不滅常住佛性之力。起惑造業。輪迴六道。久經塵劫。莫能出離。因茲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機說法。令得度脫。其有善根未熟。併未來世一切衆生。皆亦已作得度因緣。所謂流通經教。徧示未來。及其一期事畢。卽入涅槃。以大慈悲。化火自焚。碎萬德莊嚴之法身。爲八斛四斗之舍利。爲令衆生。禮拜供養。增長福田。作成佛因。由是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各分舍利。起塔供養。人間一分。八國均分。阿闍世王。獨得八萬四千。供恆河中。設

立劍輪而爲守護。百年之後。有其曾孫。名爲阿育。統王閻浮。威德自在。承佛遺囑。振興佛法。取其舍利。役使鬼神。以七寶衆香爲泥。一日之中。造就八萬四千寶塔。將欲徧布南洲。耶舍尊者。以手障日。五指放光。爲八萬四千道。令諸鬼神。各捧一塔。隨光而趨。至光盡處。卽爲安置。凡佛法未至之處。皆置于地中。迨後法化傳通。悉皆次第出現。如育王五臺等塔是也。良以衆生在迷。不了六塵當體卽是真如實相。因茲起惑造業。長劫沈淪。諸佛設教。不過就彼所迷之六塵境界。一一示其當體卽空卽假卽中。令其轉迷爲悟。識心達本。故楞嚴云。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三祖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東坡云。溪聲卽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如是則見色聞聲。皆堪識心達本。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經。及眞身舍利。併其形像乎哉。雖此方教體。在于音聞。然其聞法獲益者。固不如見相獲益者之普徧常恆也。以故三世諸佛。無不令人建立塔廟。造佛形像。以其一經觸目。八識田中。已種成佛種子。從茲漸漸增長。畢竟得成覺道。由是歷代聖君賢相。通方哲人。多皆建立塔廟于名山勝地。令見者聞者。同種善根。此震旦塔廟之來源也。四明鄞縣東。小白嶺鎮嶙塔者。縣志及天童寺志。皆云唐會昌初。其嶺有巨蟒。作祟肆毒。行人患之。時天童住持。厥名藏奐。滅後救謚。

心鏡禪師。乃五濁之子。馬祖之孫。洵屬大士乘願示生。一生奇迹。動人景仰。實天童開宗之始祖也。聞其妖異。卽往度脫。先施以食。令身安樂。次爲說法受戒。令心開悟。兼有所依。所施之食。原屬有餽。餽頭。以法力故。化爲無量。蟒食不盡。悉變爲石。徧布山間。及與地中。今其遺迹。爲饅頭石。表白裏黑。形質酷肖。其蟒旣受法食。又聞法要。遂得消除業障。脫離蟒身。師卽依法焚化。拾其餘骨。瘞于嶺岡。建塔其上。六楞七層。高十餘丈。中藏佛像。及諸經呪。以期其蟒仗佛慈力。速證法身。凡彼種類。皆不興作。以故名爲鎮蟒塔焉。又期人天鬼神。瞻禮供養者。植菩提之勝因。結成佛之遠緣。自唐及今。千有餘年。風雨漂搖。霜雪陵轢。頽頽已半。勢將全倒。凡屬見聞。莫不嗟嘆。謂保存古迹。開墾福田者。何竟寂無其人耶。清末天童住持寄禪。亟欲重修。未及動工。齎志西逝。繼席淨心。其志更切。以寺中工程甚多。力不暇及。今住持文質。急欲了此公案。乃與淨師戮力同心。各出衣資。併募檀信。襄成勝事。由是緇素歡喜。隨力贊助。肇始于民國八年己未冬。告成于十二年癸亥夏。凡五易寒暑。故得復見寶塔。從地涌出。唯舊塔六楞實心。今作八楞空心。蓋擬如來眉間白毫。八楞中空。具足光明。衆生蒙光照觸。直下離苦得樂。近生人天。遠預聖流之義。于最上層。供五方五佛。取毘盧法身。位居十界。

極頂具足四智菩提。又示從凡夫地。冀證佛果。必須腳踏實地。遵修道品。漸次增進。斷惑證真。直至智斷究竟。方可徹證。本有法身常樂我淨四德實義。頂用銅鑄。作瓠瓢式。底節中空。內貯佛菩薩像。及大藏經目。併大乘經呪。以表一體三寶。三德祕藏。不離當處。究竟圓彰。又經是如來法身舍利。像屬如來報化二身。冀瞻禮圍繞。供養讚歎者。于未來世。同證如來所證功德。中上二節。實以淨沙。用鎮其顛。其級七層。高十餘丈。巍巍然爲覺道之宏標。蕩蕩焉爲迷途之良導。塔之周圍。高築院牆。庶蕪穢不入。而易爲守護。塔之前面。建屋數楹。安一淨行頭陀。長時奉侍香火。共用銀圓五萬有奇。功德芳名。另刻于石。以此功德。恭祝國基永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凡倡首經營。出資運力。併現在未來。見聞瞻禮。竭誠盡敬。供養讚歎之人。同皆惑障冰釋。吉慶雲臨。富壽康寧。備膺厥躬。戒定慧道。悉具當念。業盡情空。見本來之面目。福足智朗。證常住之法身。生作娑婆自在之人。沒入蓮池清淨之會。如是則庶可滿淨文二師造塔之本願。而亦不負出資檀信贊成之盛心也。因敘緣起。用勒貞珉。

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記

如來大法。以真如實相爲體。此體生佛皆具。在佛不增。在生不減。但以佛則究竟證悟。生則

徹底迷失。致使升沈迥異。苦樂懸殊耳。如來愍之。隨順機宜。說種種法。令其返妄歸真。背塵合覺。其法之大宗有五。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禪者佛心。佛之所以爲佛。唯此三業。衆生果能依佛律教禪以修持。則衆生之三業。遂轉而爲諸佛之三業。三業既轉。則真如實相。自可親證矣。猶恐障深業重。不易成就。故以陀羅尼三密加持之。則轉識成智。轉煩惱成菩提矣。又恐根器或劣。現生不能了脫。再一受生。難免迷失。則生死輪迴。窮劫莫出。由是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法。俾上自等覺菩薩。下及逆惡罪人。同于現生。往生西方。則上聖速成佛道。下凡得預聖流。此如來撫育一切九法界衆生之宏規也。然宗雖有五。道本一貫。五宗圓具。方可隨機各宏一宗。便可上續如來慧命。下啟羣生昏瞶。否則單輪隻翼。何能行遠飛空乎哉。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不持律。則教禪密淨之眞益不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堅固。則未成卽壞。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不念佛求生西方。則律教禪密。皆難究竟。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法門。所以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尙復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以期圓滿佛果。況其餘一切聖賢。與未斷見思之凡夫乎哉。妙悟律院。向以持律念佛爲修持。住持安靜和尙。切恐後人昧厥

宗猷。則興此院之明禪老人。及已之一番苦心。便歸滅沒。祈光敘述大意。以爲後來住此院之大衆誠。按此院。乃前朝古刹。清咸豐時。已敗壞不堪。兵燹後。只存破屋三間。明禪老人不惜心力。爲之興復。又得安靜師之繼述。則成一淨業道場。但以產業無多。不能普納海衆。而朝暮課誦。經聲佛號。固與諸方叢林。了無有異也。當最初建立時。地痞輒來攪擾。意欲侵佔。明老持之以忍。遂得消其戾氣。後猶佔去院右若干地。不久則家敗而不能有。售與他人。其人亦不能有。乃售與本院。因開溝渠。掘出鉢鈴等法器。知道場地基。龍神守護。佔者俱不吉祥。復得歸還原主耳。愚人不知因果。每欲侵佔寺產。而不知其龍天懷瞋。冥冥之中。折福折壽。所損實重也。刻論因果。俗人尙輕。僧人更重。但俗有身家。其報易見。僧止一己。其報難知。凡僧之住此院者。各須眞爲生死。發菩提心。嚴持禁戒。篤修淨業。如是則生爲世間福田。沒入蓮池海會。倘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其人格。便成下流。若更破齋犯戒。敗壞佛門。則成魔王眷屬。地獄種子矣。此院。乃明安二師。及施主心力所成。安住其中。不肯修持。便與侵佔常住無異。古德云。十方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吃了不修道。披毛戴角還。若更身主其事。暗相偷竊。則一氣不來。直墮阿鼻地獄。上火徹下。下火徹上。經百千劫。常受焚燒。莫由得出。豈不

大可哀哉。安靜長老。痛念法弱魔強。欲振興僧衆之奮修心。欲消滅俗衆之侵佔念。冀彼俗則五福備膺。克昌厥後。僧則三學圓明。丕振宗風。故令作此垂裕之記。以期此院永興無替。常宏法道。則法界衆生。同蒙利益矣。

甲壽徑緣起碑記

四明多佳山。而太白爲最。天童選佛場。適居其中。自西晉惠帝永康元年。義興祖師。在此結茅潛修。感太白星變爲童子。以供役使。從茲成大道場。故名其山曰太白。名其寺曰天童。至唐而法璿心鏡等師。宏禪宗直指之道。愈加恢闊。自後千三百年來。法道常興。宗風不墜。至今猶推爲禪宗首刹。蓋以負荷法道。代有其人故也。誠可謂得最勝之地。方可宏最勝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須待非常之人。地靈人傑。兩適其會。殆有大因緣。非偶然也。由天童寺左轉里許。卽爲玲瓏巖。其峰巒奇峭。如削如畫。凡騷客遊人至此。無不興遺世脫塵之想。自此曲折而上。經大溪流。小溪流。至磐陀石。再上至悟心洞。飛來峰。拜經臺。觀音洞。善財洞。路幾二里。固已經數次曲折矣。而極目千里。確有登東登泰之致。況乎遙觀大海。天水冥同。令人心胸開廓。似非人間世者。然路徑未闢。登陟殊艱。頗爲遺憾。夢坡居士周慶雲者。宿根深厚。現

行清高。世德相承。熱心公益。於癸亥秋。壽值華甲。遂來天童。作諸佛事。以祈先亡祖禰。同生西方。現在眷屬。俱增福壽。一日遊玲瓏巖。見其山境勝妙。大暢所懷。而路徑崎嶇。深拂輿意。遂慨然發心修築。託其友方君佩紳經理。淨心退居督工。以十閱月告竣。自玲瓏篷前起。至善財洞止。計一百五十丈有奇。需銀一千一百五十餘圓。又建石坊一座。需銀四百圓。乃名其徑與坊。皆曰甲壽。過大溪流。路傍有泉。亦名之爲甲壽。竊謂甲者。首也。旣云甲壽。當無有超出其上者。以人生百年。如日過隙。留此遺迹。以伴名山。冀彼來者。同皆著眼。或謂世間諸法。生滅無常。稱爲甲壽。豈卽能不生不滅耶。須知佛法。無所不在。何得離世間法。以說佛法。果知見此坊。行此徑者。則此坊此徑。卽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之佛法。昔世尊至因地布髮掩泥處。指曰。此處宜建一梵刹。時賢于長者。持標於佛指處。插曰。建梵刹竟。卽時諸天。散華讚歎。且道建坊築路。與插標建刹。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則古今豈有二致。若道是同。則何得斥爲生滅。夫法無生滅。生滅在人。有具眼者。見此坊此徑。當必直下親見自己本來面目。其爲壽也。盡未來際。亦無有窮。其或未然。且依經所說。生信發願。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速得親證。甲壽之義。如是如是。具眼者當不以吾言爲謬也。

九江居士念佛林蓮社緣起碑記

念佛一法。乃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正覺。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無上要道。今特立以爲林者。緬維遠公東林結社。開念佛之先聲。了義居士。深知此法契理契機。遂於千餘年後。極力提倡。重興蓮社。追彼芳蹤。雖知自他智慧淺薄。迷惑深厚。而不容已者。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能認真提倡。自可同聲相應。固無所論其古今難易也。因茲不辭勞瘁。策厲進行。不遺餘力。以冀遠近見者聞者。同皆興起。提倡舉行。以至徧周寰宇。豈區區爲此一處計乎。然宏揚佛法。道場爲本。初則借寓他庵。不但不能持久。而且地址偏僻。往來不便。遂於癸亥年。捨已住宅。爲念佛林。其願力之勇毅宏深。實爲罕有。其宅四重。臨街一重。向租米鋪。年得二百餘元。以供林中零用。二重作招待。及會計之所。三重作大殿。中供西方三聖。接引像。以常時禮拜瞻仰。臨終自易於感通也。四重爲淨土延生堂。備列捐款各人父母牌位。以期存則福增壽永。沒則直登蓮邦。且各有樓。以爲閱經坐禪之所。居士既發此心。同社之人。悉生景仰。各隨其力而爲培植。或造佛像。或置莊嚴。及諸供具。凡道場所應用者。罔不備焉。從茲修持講演。既得其所。將見善信源源而來。遠近各各相效。

於以祛凡情而了佛性。挽劫運以致太平。生爲聖賢之徒。沒預蓮池海會。庶不負世尊說法。歷代諸善知識宏揚。及了義居士捨宅提倡之一番大慈悲心。與自己卽心本具之眞如佛性也。原夫淨土法門。理極宏深。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勿道博地凡夫不能測度。卽久證法身之菩薩。亦不能盡知。以故世尊說此法門時。十方恆河沙數諸佛。出廣長舌。同聲讚歎。普令衆生。同生信心。且深歎釋迦世尊能爲甚難希有之事。世尊亦自謂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而普賢菩薩。令華藏海衆。同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非成始成終之要道。能如是乎。是故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如羣星之拱北。衆水之朝東也。念佛之人。能如是信。若不往生者。日月當逆行。天地當易位矣。有是理乎。願見聞者。同皆勉旃。

五臺山祕魔巖中庵石窟接引佛裝金記

五臺。爲文殊菩薩與萬菩薩。歷劫常住之聖道場地。華嚴經名爲清涼山。蓋卽此凡聖同居之地。在菩薩分上論。卽是常寂光淨土。圓離一切煩惱熱惱。究竟清涼也。祕魔巖祕密寺。乃木椽和尚。以木椽直示祖師西來意處。凡聞名者。無不生景仰冀慕之心。況身歷其境者乎。

去寺不遠。曰中庵。傍巖建立。其巖高數十丈。其巖窟頗寬大。高深。就中塑一接引佛像。高二丈餘。極其圓滿莊嚴。蓋欲來者同禮慈容。同念聖號。臨終同蒙接引往生西方耳。思泰大師未出家前至此禮佛。發願爲佛裝金。後出家受具。遂募諸善信。以了此願。共用銀二百餘圓。祈予略將生佛同異之致。彌陀普度之慈。爲之發揮。以示來者。竊惟吾人一念心體。與佛無異。由迷而未悟。故其心相。則天淵懸殊也。然相雖懸殊。體仍無異。如太虛空。虛明洞徹。了無滯礙。由雲霧塵霾。故便成晦塞昏濁之相。須知卽此正晦塞昏濁之時。其虛明洞徹之體。仍復如故。是以諸佛憫衆生。具此真如佛性。由迷背故。反爲起惑造業受苦之本。因茲多方引導。令其返本還元。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者。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以衆生信願持名。感彌陀慈悲攝受。故無論上中下根。同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校比仗自力斷盡煩惱。方了生死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以故佛爲衆生現種種身。以作得度因緣。須知此像卽佛眞身。以衆生機劣。見之爲像。以佛而論。則身土不二。理智一如。何一法非佛眞身。而況此萬德莊嚴之妙像乎。蒲衣童子云。此山一草一木。皆具文殊智慧德相。豈此佛像不具如來智慧德相乎。但以衆生機劣。應以像身得度。特現像身而爲說法耳。果能深信此理。不但此像卽是真

佛而六道一切衆生。一一皆是眞佛。當憫其愚迷。多方開導。俾其同念佛名。同生佛國。待其見佛聞法。證無生忍時。方知自己本來是佛。今始親證。彼以強陵弱。殺彼之身。悅我之口。及互相競爭。殺人盈城。盈野。不但不生痛傷。而且以爲得意者。其迷背罪過。無可爲喻。其將來受苦。何其有極。思之。誠可畏也。故謹以此理。爲全體是佛。而徹底迷背者告。冀其立即醒悟。勿負如來現身接引之慈。則國家幸甚。衆生幸甚。

岳蓮生居士往生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由迷悖自性。以致輪迴生死。無有了期。如來欲令復本心性。隨順機宜。說種種法。然欲仗自修持力。於現生中。做到眞窮惑盡。以出輪迴。而了生死者。末世實難多見。唯修淨土法門。無論上中下根。老幼男女。但具眞信切願。以至誠心。念佛名號。求生西方。兼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待至臨終。即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則萬不漏一。以仗佛慈力。獲此巨益。如乘輪船以渡海。非自己本事能然也。以故歷代諸菩薩祖師善知識。悉皆極力提倡此法。以其是了生死之捷徑。成佛道之要法故也。岳蓮生居士者。步雲之父也。名泰元。字運生。事親至孝。樂善好義。天性忠厚。無所適莫。步雲於數年來。頗於佛法。生正

信心。吃素念佛。唯誠唯謹。因勸其父母。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并以顯淺易解之淨土書。爲之解說。令其常看。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但以惑業障蔽。不得受用。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門。俾我等少善根劣機衆生。於現生中。卽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何幸如之。從茲心心憶念。冀遂所懷。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待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而臥。步雲戒其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聲念佛。以助往生。又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去矣。又復念三小時。方始哭泣。而其父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入殮。相貌如生。其爲往生。可決斷矣。步雲日與家人。靈前念佛。以冀蓮品增高。無生速證。藉報劬勞之恩。以盡人子之分。又步雲以才小職卑。薪水無幾。仰事俯畜。頗形拮据。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將軍。貼補所需。此次衣棺葬費。皆係少甫所出。少甫公正廉明。清風高節。忠於國而孝於親。推其遺愛。故能視步雲如子。而步雲感其悁悁。故亦視少甫如父。步雲吃素之因緣。實由少甫而始。少甫若能由步雲而篤修淨業。吃素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則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矣。因并記之。以爲世勸。

汪含章夫人往生記

道之在人。如水之在地。無處不有。苟不加穿鑿之功。則其水決難發現。衆生心性。與佛無二。由無明錮蔽。致佛性功德。莫由顯現。故華嚴經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卽得現前。如來一代所說。皆爲對治妄想執著之法藥。而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尤爲圓頓直捷。以其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自法流震旦。一切四衆。由念佛而往生西方。徹證本具佛性。以圓成覺道者。不知有幾千萬億也。汪含章夫人者。江易園居士之德配也。宿根深厚。賦性淑賢。其事父母。奉翁姑。相夫教子。律已持家。皆足爲闡闢法。而且居心仁慈。故於惠施貧乏。救放生命。每每行之。此諸善舉。悉由勤儉而得。使其好逸妄費。將有自顧不暇之慮。况能濟人利物乎哉。易園多年職任教育。唯欲培植真正人才。不惜心力。爲之講授。積勞成疾。於民國八年。臥病不起。醫藥罔效。勢甚危險。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勸。漸獲痊癒。既又徧閱佛經。方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且悲昔之不知。幸今之得聞也。於是勸其父母。與其夫人。并及兒女。同修淨業。由是夫人虔持佛號。兼誦彌陀普門大悲等經。決志求生西方。去歲十月有疾。當痛苦時。輒發大願。願速往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之後。乘佛慈力。回入娑婆。度苦衆生。心

極懇切。月晦之夕。語侍疾者。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亮。屋牀壁間。皆金字經。光明照耀。汝曾見聞與否。又三日前。其姑夢金光滿室。光中菩薩。不計其數。意謂其媳之病。當速痊愈。須知此皆淨業純熟。淨境現前之象。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時。結跏趺坐。念佛而逝。逝後神色端嚴。了無死相。通身悉冷。頭頂猶溫。先時兩腿腫脹。不能動屈。及至將逝。遂如平時。故得跏趺而逝。如入禪定也。易園率其兒女。并諸道友。至誠念佛。助其往生。過五句鐘。方始安置。設祭待客。概不動葷。村人欲送公祭者。易園止之。令每日來一班人。念佛一期。約二句鐘。一則免人虛費。二則實益亡人。三則曲引諸人。同種善根。四則冀開風氣。普播佛恩。實爲喪事最善新例。凡有信心者。各當依行焉。殯殮之後。易園以書寄普陀法雨寺。并匯百圓。祈光相宜。爲作佛事。以祈未往生。則卽得往生。已往生。則高升蓮品。光令念佛堂十六人。打一佛七。又爲開示念佛法門之利益。與易園居士之真誠。諸師聞之。悉皆竭誠盡敬。至三七日。其姑祝曰。媳逝多日。生西也未。願託夢見告。以慰我心。是夜其子有朋。夢信報紛至。乃取一信。往樓上佛堂看。見佛堂中懸一大燈。光明四徹。遠逾電燈。開函見畫一張。中有大紅蓮華。華有臺座。華下列小字兩行。不復記憶。周圍有衆多小華。華下之水。其色如銀。此日卽法雨佛七圓滿之

日也。得此數徵。可知決定往生。夫衆生之心。與阿彌陀佛之心。覲體相同。若以信願憶念相感。必致彌陀慈悲誓願攝受。故此間發心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七寶池中。卽生一朵蓮華。倘精進不退。則其華漸見廣大。待至其人臨終。佛與聖衆。卽執此華。接引往生。宋荆王夫人。篤修淨業。姬妾使侍。無不奉行。有一姬妾。無疾化去。夫人夜夢亡妾。殷勤致謝。又引其西行。見一寶池。其量廣大。中一大華。光明殊勝。妾曰。此夫人生處也。其中周圍所有之華。皆蒙夫人教。及展轉相教。以發心者。夫人醒已。悲喜交集。未幾。值誕生日。念佛立化。有朋所夢。與此相仿。但汪夫人無荆王夫人之功夫。及化導之權力。故其境遠遜。而有朋未到淨業純熟之時。故只見其畫。不能親見其境。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因不虛棄。果無浪得。於此益信。願見聞者。各共勉旃。

徐母楊太夫人生西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固無論天人修羅鬼畜地獄。况男女貴賤。智愚賢否乎。其升沈六道。輪迴不息者。由迷之淺深。與業之善惡。以爲因緣。而一念佛性。固未嘗因此或有增減也。以迷而不知。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作起惑造業。因業感苦之本。豈不

大可哀哉。如來愍之。令其返迷歸悟。斷惑證真。以迄親證本具佛性而後已。又以衆生無力斷惑。縱有修持。不能現生卽了生死。再一受生。多皆迷失。則盡未來際。解脫無期矣。於是以大慈悲。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法門。俾一切若凡若聖。同於現生。仗佛慈力。了生脫死。校彼專仗自力者。其難易遲速。天淵懸殊也。以故自古迄今。緇素四衆。修此法門。往生西方者。不勝其多。卽近時亦常見之。安徽石埭縣徐母楊太夫人者。徐居士國治之生母也。其性情孝慈柔善。明敏果決。事父母。事舅姑。相夫教子。持家處事。一一皆悉堪作閨閣典型。女流師範。方之古烈女母儀。賢仁。明智諸傳。殆無愧焉。幼卽奉佛。老而彌篤。其子三。曰國華。國鈞。國治。各受職於政商二界。國治在天津。欲長侍膝下。於民國十年。迎養至津。遂持長齋。受優婆夷戒。從茲念佛益精進。頗有瑞徵。恐不求一心。專希瑞相之愚人受病。故不錄。是秋。安徽水旱奇災。省長電調國治襄辦賑務。以八年在京。辦有成績故也。國治不忍遠離。夫人責以大義。促令速去。以救災黎。國治在皖年餘。夫人有病。不許書信言及。恐遠道來省。致誤賑務。並囑國華國鈞勸募。以己私蓄。傾囊相助。蒙大總統題頒匾額。與慈惠徽章。十一年賑務畢。皖憲仍繫維國治。乃復迎養皖垣。以年已七十有四。精神衰頹。親戚中有勸開齋者。夫人曰。

我寧茹素而死。決不食肉而生也。至今春。病日篤。而神智清明。念佛不輟。謂國治曰。余於世事艱苦備嘗。故無戀慕。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又曰。每一發熱。痛苦異常。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則頓覺清涼矣。二月廿一。命請僧來。寓念佛。以助往生。令將已衣物。盡行變賣。供養三寶。問國治曰。何日去最好。國治答以後天是齋日最好。歷數時曰。余已見釋迦牟尼佛。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薩。何獨不見接引佛乎。國治曰。時至則見矣。次日。仍復隨僧念佛。至廿三黎明。念佛僧福海師曰。夫人神志氣象如常。一二日內。尙不能去。至巳刻。國治請一接引佛供牀前。曰。阿彌陀佛來矣。夫人聞之。生大歡喜。起坐瞻視。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聲。卽結印含笑而逝。國治與諸師及眷屬。猶高聲念佛三句鐘。始舉哀。及沐浴換衣。香氣馥郁。有友來弔。於門外卽聞之。歎爲希有。三日入殮。面貌比生時更加光彩。頂猶微溫。四肢柔軟。以數珠置手中。乃屈指握之。猗歟懿哉。若夫人者。可謂宿根深厚。現行精純。又得其子國治。多方輔助。故令淨業成熟。得遂往生之願。世之不念佛者。不必論。卽志心念佛者。其子女多皆於將終時。號哭洗濯換衣等。俾彼既生悲傷。又生瞋恨。遂致打失正念。仍復永劫輪迴於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彼猶自謂爲盡孝。不知誤親往生之罪。校殺親爲更甚。而舉世不知。良可

悲傷。國治法母慈仁奉佛。故長齋學佛。屢辦賑務。悉皆竭盡心力。今夏來山。以夫人行狀見示。祈爲作記。以爲後世子孫遺範。余以固陋。忙辭。後復函祈。因約略敘其平生。而於末後事實。稍加詳悉。冀世之爲人母爲人子者。咸取法焉。

陸西林居士感應記

民國十五年孟秋

觀音大士。恩周法界。隨類現身。尋聲救苦。多有深蒙加被。而不自知者。今夏五月。以所印之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寄蘇州西林居士陸壽慈。彼閱至第二卷救苦門。不禁有感於中。方知幼時難地獲生者。皆大士慈力加被也。遂略敘其事。函致于光云。予家太倉。少孤。賴祖母寡母教養。母持觀音齋。常誦觀音經。大悲呪。咸豐十年。予年十四。值粵匪屢陷各城。從母胡太君。挈吾家三口居鄉間伊宅。未幾城陷。予攜篋有大悲懺。從母之妣張太君。命予鈔其呪文。由是記誦不忘。日念若干徧。及從母他徙。卽依三圖毛姓親戚住。至秋。賊大出。肆掠焚殺。一日午餐。適賊至。祖母年高不能逃。予隨母逃向後園竹叢中。賊持矛後追。予母子急跳于河。適有樹根。且捉以待。見賊向竹中亂截一陣而去。聞背後人聲。回顧見數賊立河干。搖旗呼哨。若絕不見吾母子者。少選賊去。乃出。及今思之。猶不勝惴惴焉。次年十月。將絕糧。貸

錢千四百。雇船往瓊涇訪族祖竹樓翁。未至而日已暮。船夫推予上岸。并擲所攜物於岸而去。日暮途窮。無可爲計。不禁痛哭。村媪袁太君憐之。令宿其家。次日命其子伴予謁竹樓翁。翁固貧士。急公好義。有聲庠序。聊借行醫。以期餬口。一見甚歡慰。許爲設法。令多待幾日。遂居袁氏月餘。及翁資籌妥。送登海船。因到上海。承親戚引至南門外翠微僧舍。時李相國統兵駐此。得由傭書以進。太平後遷居蘇州。勉成家業。得免爲溝中鱗。幸哉。感念從母。袁媪及族祖之恩德。不啻生死肉骨。終身不敢忘。猶不知經呪之感應也。今讀大士感應頌諸事迹。始知脫離鋒鏑。每遇急難。輒逢善人。皆由吾母持齋誦經。感菩薩大慈悲神力覆護之所致也。普門品云。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於苦惱死厄。能爲作依怙。信然。爰追述之。冀一切善信至誠念菩薩名。及觀世音經。大悲神呪。自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以及業消智朗。障盡福崇。生入聖賢之域。死登極樂之邦云。願法師愍我愚誠。作感應記。附入文鈔。普令同人。咸生正信。共沐慈恩。夫西林居士。宿植德本。現行淳淑。多年以來。長齋奉佛。修持淨業。年已八十。精神強健。遇有公益。雖數里遠。皆悉步行。人力車等。概不肯乘。目力甚好。能寫小字。光四月至蘇。數來談敘。其謙卑自牧。爲現今所無。彼自幼屢蒙大士冥垂加被。故有今日。然猶未徹。

知其所以然。則世之受慈護之恩而不知者。蓋多多也。譬如杲日。普照萬國。盲人雖荷日光。生成。以未曾親見光相。遂謂爲無。則其負照臨之恩也大矣。愍世愚迷。錄以爲記。

烏尤山寺新建藏經閣記

山在四川嘉定樂山縣

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凡十方世界之大。一念心性之微。淑世善民之嘉謨。超凡入聖之懿範。無不徹示原始要終。所以然之極致。其道大理微。文深義廣。欲闡揚其旨趣。則罄海墨而莫窮其妙。若玄會其圓詮。則覓二字而了不可得。雖聖人有所不知。豈凡情所能測度。是以舉行其法。天地鬼神悉無所違。故古今首出庶物。出類拔萃之人。莫不殫精修持。極力流通。以期自他同得實益焉。綜舉如來一代教典。分爲三藏。藏者。深固幽遠。無窮無盡之謂。凡佛所說大小乘經。名爲經藏。凡佛所制大小乘律。名爲律藏。凡菩薩聲聞所著釋經宗經諸論。名爲論藏。此皆自佛國請梵本至此土翻譯者。約五千餘卷。自大法東來。諸宗崛起。代有高人。或著疏以釋經。或宗經而造論。以及種種語錄傳記。凡屬宏揚法道之著述。皆續之於後。名爲續藏。然古德著述。類多遺軼。入藏者乃百千分之一二耳。而其多已至二千餘卷。况未入藏而舉世流通者。更難悉數也。巍巍義山。洋洋法海。隨人資稟。而爲研窮。莫不皆得。

見真空而徹法源。以復其本具之佛性焉。烏尤山寺者。西蜀著名之勝地。觀音現化之道場也。自唐惠淨上人開山以來。歷千餘年。宗風不墜。雖琳宮紺殿。稍遜往昔。而乘戒俱急。竭誠禮誦。今昔固無二致。非所謂地靈則人傑乎。傳度大師。住持此山。凡百廢墜。漸悉修理。既建彌陀殿。以爲專修淨業之所。又建此閣。用供所請。頻伽書冊藏。以爲研究佛法之據。其藏字小。不利老人。擬後有大施主。當入都請梵本大藏。以期普得讀誦而研究焉。其爲法爲人之誠。於此可見其概。其閣五楹兩層。備極莊嚴。所費約三千數百圓。皆遠近檀越感度師之德。而歡喜布施者。工成。致書於光。命爲之記。竊惟一大藏教。義理無盡。而法不自宏。宏之在人。譬如大富長者。庫藏衆多。設使其子不知。則無從得其受用。殆與貧賤人子。了無有異。倘能知之。則用以自奉。并以周濟一切。無不稱己所欲。而悉充足。其藏仍復不減絲毫。以此寶藏。是無盡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窮。盡未來際。無或罄竭。所願一切四衆。同皆探此寶藏。以自利利他。則燈燈相續。明明不絕。庶不負如來說法。諸祖宏法。度師建閣。檀信仗助之一番至意矣。凡我同倫。各自勉旃。

衆生一念心性。與佛無二。由妄執故。遂成天淵懸殊。如來愍之。令修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此觀若熟。我執即破。我執既破。法執亦亡。見思二惑。因茲而斷。便可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往生淨佛國土。修習菩薩行願。以期上成佛道。下化衆生而後已。其有根機陋劣。現生未能如是者。待其死後。火化其身。俾彼了知五蘊本空。四大非有一靈真性。徹底圓彰。既不屬於見聞覺知。亦無所謂我人衆壽。庶解脫乎業累。以親證夫眞常。是以古之在家通人。多皆依此送終。不獨僧衆爲然也。以其既令亡者得其解脫。又令存者悟其本空。其利益殊非淺鮮。既化之後。設道德高超者。必有堅固不化之舍利。卽無舍利。其燼餘之朽骨。悉安置於普同塔中。亦若生居叢林。參隨海衆。凡聖同居。藉資熏陶。靈骨既多。必有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上品之華。佛授一生之記者。與之同居。如蠅附驥尾。亦可直達千里。亦如水歸大海。悉舍本名。同一鹹味矣。此普同塔之所由來也。嘉定烏尤寺。自唐惠淨大師開山。至今千有餘年。歲月既久。其普同塔亦已坍塌破壞。幸傳度大師。住持其中。力振蓮宗。既令存者修淨業。以同生西方。又欲亡者得樂。所以共入海會。用是募諸善信。以成其事。命光作記。以發揮其義意。爰爲頌曰。衆生受生死。皆由執有我。因茲起三毒。

如蛾爭赴火。試觀念未生。我究居何所。卽令既生後。我究屬甚麼。既不屬根身。亦不屬識心。以根無所知。識心因物移。衆生不了故。遂妄而迷覺。認此妄想心。常受生死縛。如來垂慈愍。令觀我本空。既知我空已。諸法盡消融。况復經火浴。四大悉分散。五蘊原無有。我從何處現。從此證無生。真我方覩面。普願法界衆。同作如是見。

創建菩提精舍緣起碑記

淨土法門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法門也。以如來所說一代時教。種種法門。皆須修持功深。親到業盡情空地。方可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若惑業未盡。則生死輪迴決定莫出。縱有修持。只得世福。及作未來得度之緣種而已。此係仗自力以了生死者之難也。淨土法門。則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兼以敦篤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故於臨命終時。卽得蒙佛慈力。親垂接引。往生西方也。固無論惑業之有無。功夫之淺深。但具真信切願。雖罪業深重者。尙能出此三界。登彼九蓮。况戒善齊修。定慧均等者乎。此係全仗佛力。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故於一代時教法門之中。名爲特別法門。不得以通途仗自力法門並論也。良由以果地覺。爲因地

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以故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以其爲了生脫死之捷徑。超凡入聖之妙法故也。溯自大教東來。廬山遠公。創開蓮社。與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精修淨業。咸得往生。自後代有高人。爲之提倡。而天台。清涼。永明。大智等。其發揮闡揚。尤爲不遺餘力。由是蓮風徧及中外。因茲出五濁以預海會者。又何可以算數。譬喻而得知其數哉。近來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凡懷憂世之心。欲爲救援者。莫不以歸心佛法。提倡因果報應。及戒殺護生。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志事。傅裕齋居士。宿植德本。性行淳和。以職任商業。未知佛法。去歲訪友至杭。夜宿常寂光蘭若。聞衆僧念佛聲。直同甘露灌頂。醍醐沃心。慶快之忱。非言可喻。因茲觸動宿根。卽欲與同志。隨分隨力。修持此法。乃與丁甘仁。倪大椿。譚步韶。嚴子良。孫良臣。傅裕經。傅庭芳。沈晉鏞。金益如。林雙泉。陳載峯。莊海濤。李述初。吳祖昌。譚子臨。譚石卿。譚海秋。譚竹馨。羅稚雲。謝崇華。田玉樹。傅夢弼。譚肇貴等商。擬於杭州西湖。建一精舍。以作現在隨力修持。老來專心辦道之所。僉稱曰善。遂購地建築。不二年而工竣。因名之爲菩提精舍。其基地二畝六分七釐。共爲兩進。前爲大殿。五間。中供西方三聖。旁供十八羅漢。以作念佛禮誦之所。後閣五間三層。上層三間。中供三聖尊像。旁供二十四人祖先。

牌位。以顯會預蓮池。常侍彌陀。卽得親證無量光壽之體用。不生不滅之佛性。其前後次序。悉以當人之年齒爲準。兩旁及中層。分裝房間。以作諸人靜修之所。下爲客廳。旁作養心堂。以備高人傑士暫時憩息。其宗旨大綱有五。一本精舍。原爲社友各有職業。不能常住專修。因禮請真心辦道之戒僧七位。常年修持。每日二時課誦。三時念佛。以爲諸社友乘暇來此修持之嚮導。衣單食用。通歸社友攤任。二本精舍。乃二十四人公同建立。公同經管。將來繼管之權。每人只傳一房。須擇其性質與佛法相應者。其餘子孫。概不過問。以免支派蕃衍。無處安居。及人各異見。或致紛爭耳。三本精舍。原爲自修而設。與寺廟性質各別。不得應酬社外人。經懺佛事。卽逢年節。亦不任人燒香。唯社友或有祈禱。或有追薦。則無所礙。四本精舍。以專修淨業。清淨持戒爲主旨。葷酒不許入門。凡下碁打牌。以及與佛法相違之事。一概禁止。凡諸社友。各宜自勉。五本精舍。原爲社友靜修而設。其居住日期。隨己心意。唯不得攜帶女眷。及小孩等。設或家眷欲來瞻禮。固無不可。但須卽日便去。決不許女眷住宿。以期無妨清修。息世譏嫌。俾菩提二字。得以光大而擴充之。則爲幸大矣。綜此僧俗修持功德。上祈各人歷代祖宗。現生父母。消除無始惡業。增長殊勝善根。預蓮池之海會。證本具之法身。又祈

凡住此念佛諸師。及各社友。與諸眷屬。三障冰消。五福雲集。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又祈見者聞者。各各效行。共轉凡心。以成聖智。則禮讓與而兵戈永息。忠恕起而物我同觀。庶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唐虞盛世之風。便可見於今日。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之語。悉得其實證焉。此諸居士創建精舍。題名菩提之本心也。因畧述之。

創建西方三聖殿功德碑記代華德師撰

阿彌陀佛。乃法界衆生之無上慈父。險難惡道之第一導師。因中發四十八種之誓願。果上獲超諸數量之光壽。端居蓮邦。分身徧十方刹海。普攝含識。卽生證三德涅槃。至若觀音勢至。二位大士。則現身塵刹。尋聲救苦。攝念佛人。歸于淨土。輔弼彌陀。度脫衆生。與樂拔苦。咸令究竟。三聖恩德。深廣無量。雖天覆地載。莫能喻其萬一。縱粉身碎骨。何由報其涓埃。謂忝爲弟子。莫闡宏猷。欲令閭院僧衆。專修淨業。擬創極樂世界。三聖寶殿。而資斧空乏。不克如願。幸有信士洪慶齋。仝室戈氏妙芳。夙植德本。篤信佛乘。仁慈居心。宏護爲事。率女王洪氏。外孫王天賜。慨施多金。助成勝事。故得金容舒輝。法輪常轉。功德利益。何可名言。唯願三聖垂慈。冥顯加被。俾彼本施主。及諸助緣者。各各現世災障潛消。備膺五福。臨終形神俱妙。高

登九蓮。先亡祖禰。咸升極樂之天。後代兒孫。悉入仁壽之域。因書緣起。用勒貞珉。俾後之安居修行者。知淨土法門之所以廣大。決志求生。三聖道場之何由成立。福資檀越云爾。

螺頭廟東照寺重修地母廟碑記

普載萬象。不生分別。普生萬物。以給人用。而且不矜其功。不望其報。地之恩德。可謂廣大。周徧博厚。悠久而莫能名焉。聖人立法。凡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以及禦大災。捍大患者。皆設祠祀之。況吾人畢世所依而生之大地。可不特建殿宇。莊嚴儀像。常以香華燈燭供養。以少舒報恩之心。恒致如在之誠乎。此東照寺地母廟之所由建也。言地母者。卽佛經所謂主地神也。蓋以生長萬物。若母之養育兒女。故俗稱爲地母。實非專現女身者。按華嚴經世主妙嚴品。主地神有佛刹微塵數之多。雖有從他方世界來者。然只此大地。亦非一神所主。殆各有疆界耳。又凡屬神祇。皆有陞遷進退。如世官僚。官署官名。則永不更改。其人則進退攝謝。了無一定。非如倉頡。孔子。關帝。文昌之專屬一人也。董事葉昌雲。以地母廟建立已久。將欲傾覆。募諸善信。得洋若干元。住持慈寬。又助一半。遂得殿宇法相。悉皆重新。將欲立石。祈叙大義。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能居心行事。有如大地。施恩不求報。受辱不

懷順。但盡我之天職。不計人之順逆。如是之人。生入聖賢之域。沒登極樂之邦。如持地菩薩。以平地故。心地遂平。得證圓通。將來尙復成無上道。教化九法界一切衆生。如天普蓋。似地均擎。無有一人不在鈞陶化育之中。此觀象修道證心成佛之大利益。願諸閱者。咸注意焉。

今彩大師往生記

今彩大師。俗姓方。江西零都縣人。宿有善根。少卽戒殺吃素。至三十後。深厭五欲多苦。三界無安。遂出家於福建長汀縣報恩寺。具戒後。專志苦行。於贛州光孝寺執香燈。精潔虔恭。凡見之者。皆歎其誠。惜常住物。如護目珠。日以禮拜念誦爲事。時無虛棄。爲寺衆所欽敬。繼欲專修淨業。徙寧都深山石室中。架松爲座。聚草作褥。種薯爲食。補衲爲衣。其爲苦行。人所難堪。師恬然適意。以道爲樂。久之。有造訪者。施以銀錢。則卻之不受。若與敝衣粗食。則便受之。素性孤潔。不立徒衆。有重其德者。代爲收四人。實皆未與同住。一徒名德緣。廟稍豐裕。念師清苦。再四哀懇。接回供養。未幾。復往蓮花山。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寺衆尊其道行。聽伊自便。終日閉戶誦經念佛。除早午二餐外。魚馨之聲。朗朗不輟。數十年如一日。由是縑素信慕者衆。每有誠心供養衣履臘施。不容推卻者。隨卽供佛供僧。爲彼作諸功德。隨身僅留十

圓以備命終焚化之費。其清苦自甘。解脫無著。有如此者。凡造訪者。無論縑素。均示以娑婆惡濁。極樂清淨。急求出離。是爲要務。然須明因識果。修行世善。謹守禁戒。誦經念佛。內外如一。始終不變。方有冀望。從無一言。涉及世間福樂者。民國七年戊午。年七十四。十月初。示微疾。至初四日。斷飲食。念誦如常。夜深遂息。初五侵晨。寺衆不見師起。叩之闐然不應。入室視之。已端坐化去。左手仍執引磬。一如平昔念佛時。頭略低垂。面帶笑容。與生無異。寺衆觀之。讚歎不已。僉云。師平日有若是之行履。故致斯時得如此之景象。其神超淨域。質託寶蓮。可以決定無疑矣。其徒德森。爲余言之。切念末世僧人。每多懈怠。唯貪利養。不修道業。若師者。真可以爲末世楷。因筆以記之。

趙尊仁居士往生記

趙尊仁。法名培庚。如皋馬塘市人。年三十餘。素業商。其性情淳篤無僞。其作事果決率真。近數年來。得聞淨土法門。深生信心。日以念佛求生西方爲事。置商業。專辦慈善公益事。極其認真。由是倡辦濟生分會。及佛經流通處。凡有善舉。力能爲者。無不爲之。地方路燈。親自早收晚送。不以爲勞。一方之人。皆服其誠。彼以誠感。衆以誠應。凡所勸募。無不隨願圓成。民國

十五年冬。身嬰篤疾。力疾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訂于臘月初二日起七。至初八日圓滿。請掘港西方寺範成師主七。其經濟皆善信所自送。入會念佛者四十餘人。居士雖帶重病。其念佛益精進。若無病者。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鐘。竟念佛坐逝。在會諸人。益加懇切念佛。助彼往生。過數小時。頂猶溫。形色與生無異。予以見彌陀願力。衆生心力。兩皆不可思議。良以眞如佛性。衆生本具。特仗因緣啟發耳。如種子已布于地。一經時雨。隨即發生萌芽。彼世之以本具佛性之力。日馳逐于貪瞋癡殺盜淫中。譬如以隨意兩寶之摩尼珠。置于閭廁。則無所受用矣。可不哀哉。聞居士之風。能不愧死。

沙健庵居士往生記

沙健庵。名元炳。江蘇如皋人。其品行操持。文章道義。皆足以爲末世楷。其學重躬行。不尙詞章。其志務盡分。不慕榮寵。以故登太史第後。家居奉親。冀盡子職。不入仕途。初未知佛爲何如人。經具何如義。循襲乎韓歐程朱之說。謂佛法爲聖道害。而于國于民。皆無所益也。逮辛亥國變後。悶極無聊。常存超出此世界想。試取佛經讀之。見其義理精微奧妙。圓融超脫。始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若出幽谷。得睹天日。不禁喜極而悲。惜數十年拘墟

之陋。從茲潛心研究。受持讀誦。以冀親證。本有佛性。不致常爲六道輪迴中人。民國十二年癸亥。年周花甲。厭世之心益切。適諦閑法師莅如講彌陀經要解。親預法筵。遂知淨土橫超法門。爲等覺大聖。逆惡小凡。同于現生。仗佛慈力。出此娑婆。登彼極樂。隨己根性。而得證入之道。於是專修淨業。以期往生。次年崔益榮來山歸依。與光言居士之學問修持。因令持文鈔以相贈。次年陳正有以所作斥喪中食肉飲酒論見示。據經引史。明辨以晰。知居士學有根柢。志希聖賢。雖未相見。而彼此各皆心許爲神交矣。去夏聞光至滬。卽欲來見。以病不能出門。未果。猶期異日來山請益。迄至將終前。與友談論。引爲憾事。然既生西方。親炙彌陀。參隨海衆。未見一粥飯僧。又何所歎。至秋。左腋患癰。繼以咳血。入冬益甚。中西醫均無效。得無以修持力。轉重報後報。爲輕報現報。以了宿業乎。至臘月十一。遂臥牀不起。乃將生平著作。付門人項本源。黃文濬。略囑咐家事。頗悔從前改廣福寺爲議會。遷移佛像。有贊成之過。命其子進。出三千金。于東門廣慧庵。改建佛殿。以贖前愆。又令家中眷屬。日夜輪班。在牀前念佛。卽至臨終。亦復如是。不得預爲洗濯換衣。及哭泣等。殮以布衣。勿用綢緞。喪中無論祀神待客。勿用酒肉。吾嘗作論斥世。汝等切勿隨順惡俗。陷我于罪。又令請僧助念。必期仗佛慈

力。往生西方。于牀前設香案。供阿彌陀佛接引像。面對慈容。口念心憶。專精一致。概不提及餘事。二十四夜。病益殆。僧衆咸來助念。居士正念分明。聲默相隨。延至二十六。雖不聞聲。口恆翕張。午後氣益促。家人及僧衆念佛聲益悽緊。至酉時。遂溘然而逝。頗有異香。大衆念佛益烈。逾二時。頂猶溫。直至天明。始停佛聲。爲拭體著殮服。舉哀。其子能奉命無違。可謂真孝。噫。若居士者。可謂宿根深厚。見地高超。言行相應。內外一如。據數年來之修持。及平素之信願。臨終之景象。殆中品上生者乎。以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具真信願。攝心淨念故也。然一得往生。當必地登不退。忍證無生。漸次修習。以至圓滿善提而後已。又何歎憾乎哉。茲撮取其徒項本源。其子進。并吾徒崔益榮所述而記之。以期後之輯往生傳。及隱士事迹者。有所本云。

沈翊仙居士脫難記

佛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愛無偏黨。常欲度脫。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故雖絕無信心之一闡提輩。亦無一念棄捨之心。機緣若到。自可生信歸依。依教修持。以迄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也。故楞嚴經云。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

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法華經云。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又云。是觀世音菩薩。于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良由衆生之心。與佛菩薩之心。觀體無異。但以衆生迷昧。背覺合塵。致使彼此間隔。莫蒙覆被。倘背塵合覺。一心稱名。自然感應道交。垂慈加被。雖遇險難。亦得無虞也。安徽沈翊仙居士。向不知佛。丙寅春。金陵起金光明法會。遂入會隨喜。讀金光明最勝王經。覺義理精妙。願常受持。因請一部。日誦一卷。十日一周。周而復始。夏間從軍贛地。軍事紛繁。不能誦經。但默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聖號而已。八月贛戰失利。全軍覆沒。唯彼一人。得全身命。方知佛慈廣大。感應無差。奈芸芸衆生。不但不生信向。反從而毀謗之。致令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莫由親受。喻如杲日當空。普照萬邦。彼戴盆者。莫見光相。可不哀哉。後得印光文鈔。乃知淨土法門。爲一切若凡若聖。現生即得了生脫死之道。仗佛慈力。橫超三界。校彼仗自力。斷惑證眞豎出者。其難易天淵懸殊也。冬初歸家。特闢靜室。供佛及觀音聖像。晨夕禮念。以期消除宿業。增長善根。生爲二業清淨之人。沒登九品寶蓮之位。

以書致光。祈爲作記。因將佛菩薩平等大慈大悲。愍念衆生。及衆生向背不同。致有得受覆被與否之義。書以贈之。以冀無信心者。卽生正信。有信心者。益加修持。務必敦篤倫常。恪盡己分。克己復禮。閑邪存誠。衆善奉行。諸惡莫作。生爲聖賢之徒侶。沒入如來之封疆。倘人各如是。則爭競消滅。禮讓興行。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何幸如之。願見聞者。咸諦信而力行焉。

永春重修東關橋觀音靈感記

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慈悲廣大。徧周塵刹。隨類現身。尋聲救苦。度脫衆生。由是凡通衢要道。多建廟宇。以期往來之人。親睹聖像。生恭敬心。庶可成蒙慈覆耳。福建永春。古稱桃源。山川秀麗。民俗淳朴。邑東十里。地名東關。與泉州南安毘連。有溪橫其間。寬若干丈。宋時卽建石橋。以利行人。然水甚衝激。遇大風雨。橋輒傾圮。每數十年。或百年。橋必重修。具載縣志。邑人崇奉佛教。于橋正中建亭。供觀世音菩薩聖像。令來往者。同種善根。清光緒三十四年。歲在戊申。洪水爲災。橋全毀滅。當將毀時。適值半夜。風雨洪暴。橋頭一店主陳某。年五十餘。頗好善信佛。已熟寐矣。忽聞叩門聲甚厲。大呼速往橋上。捧菩薩出。遂驚醒。而叩聲益厲。連呼速去。急開門。則了無有人。見水勢洶湧。橋搖蕩有聲。若將仆者。風雨撲面。不之顧。馳往橋亭。

捧菩薩出。甫離橋。聞崩裂聲。則橋正中一段。已隨波浪去矣。其人言。初亦不知何以能奮勇如此。殆有神助者然。噫。異矣。邑人李元賢之父。繼如公。經商星洲。家道頗豐。熱心公益。乃與星洲僑友。倡捐重修。至民國甲寅。橋始告成。迨至丙辰。又遇風災。橋亭與梁木毀焉。鄉民遂奉菩薩于附近廟中。而世道荒亂。橋事無過問者。元賢之母黃太夫人。往廟燒香。經過其地。怒焉傷之。意欲重修。夜夢菩薩。現金色身。璀璨莊嚴。語之曰。唯汝能爲我重修此橋。并以祀我。可速爲之。以福汝子孫。由是觀之。足見菩薩唯以利益衆生爲念。而一見聖像。卽種將來成佛之善根。故特示修橋。而兼令供奉聖像也。太夫人遂馳書諭賢。備款復修。乃舉邑人某某董其事。至癸亥二月工竣。當地人士。爲懸匾聯頌之。仍奉菩薩于橋亭。由是因緣。香火益盛。在昔董事某君。近至星洲。言及菩薩之靈。邑人僉欲立碑于亭。一以彰菩薩之靈迹。一以啟後人之熱心。元賢以此事有關于邑人之善根者甚鉅。遂函祈光作。語云。非是父不生是子。又云。欲知其父視其子。此橋初由繼如公倡修。次由黃太夫人重修。元賢恭承父志。恪奉母命。不惜鉅款。以期悅親心而利邑人。其心固與菩薩普度衆生之心。有相契焉。世之欲蒙菩薩加被。冀其滅災障而增福壽者。當于篤行孝友。利人利物中求之。則求無不得矣。

雜著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一代了清師作

我大覺世尊釋迦牟尼佛。塵點劫前。早成正覺。爲度衆生。數數示生。頻頻現滅。且據此番出世。在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示生於中天竺毘羅衛國淨飯王宮。其母摩耶夫人。於四月八日入毘嵐尼園游觀。見無憂樹華盛開。以右手攀枝欲取。世尊卽於右脇誕生。隨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至年十九。於二月八日夜半時。乘乾陟馬。逾城而去。直至深山。修出世道。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故復遊歷五年。徧訪諸仙。後乃獨坐觀心。日食一麻一麥。苦行六年。於臘月初八日明星出時。舉目一觀。豁然大悟。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須知世尊出家遊歷苦行悟道。皆爲後世修行者作一榜樣。非先實未悟。因茲始悟也。事在穆王二年癸未。從茲隨順機宜。度脫衆生。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偏圓頓漸。大小權實。觀機逗教。令其得益。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以一切衆生。根已熟者。皆證道果。其未熟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一期事畢。復示涅槃。以定慧所

生丈六之法身。作金剛不壞八斛之舍利。散布天上人間。起塔供養。普令衆生。同種善根。至漢明帝永平七年甲子。帝夢金人。項有圓光。飛來殿廷。且問羣臣。是何祥瑞。太史傅毅曰。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夢。其必是乎。帝遂遣博士王遵。中郎將秦景。郎中蔡愔等。十八人。往求佛法。至月氏國。值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尊者。賣佛經像。欲化此方。遂祈同來。至十年始達洛陽。館於鴻臚寺。後建伽藍。因以白馬馱經。假館鴻臚之故。因名之曰白馬寺。帝問摩騰。大覺世尊。何以不生中國。騰曰。迦毘羅衛國。乃大千世界之中。三世諸佛。悉生於此。邊方國土。或數百年。或千餘年。聲教漸被。此土乃屬東方。當土自稱中國耳。五嶽諸山道士。以新來佛法。帝極崇重。遂懷忌妒。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表請較試。帝允許之。至十五日。於白馬寺南門外。築臺置經。以火取驗。道經悉燬。佛像及經。悉皆放光。摩騰涌身虛空。現諸神變。卽時宰官士庶道士。妃嬪等千餘人出家。帝卽建十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然此時東西尙未大通。往來者少。佛法流布。僅在北方。三國初有康僧會者。始宏化吳地。至晉而徧及全國。兼流布於高麗。日本。暹羅。安南。緬甸。蒙古諸國。佛法肇始於漢。擴張於晉。及宋齊梁陳隋。則蒸蒸日上。至唐而律教禪淨。性相諸法。無不具備。五代之時。北方略衰。南方猶盛。至

宋而法門氣象不亞唐時。元以蒙古入承大統。崇重佛法。不讓前朝。明朝諸帝。奉佛猶殷。唯嘉靖崇信道教。四十餘年。法運少衰。萬曆以來。又復蔚興。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章皇帝不觀時機。仰遵佛制。罷除試僧度牒。令其隨意出家。在當時高人林立。實爲有益。從乾隆以後。法道日微。加以髮匪回匪。屠戮僧侶。焚燬寺宇。法輪幾乎停轉。從茲哲人日希。典型日墜。鄙敗無賴之徒。由不試僧之故。多皆混入其中。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致令見淺之流。紛紛謗議。竟有逐僧毀寺等種種不法之舉。雖事出無知妄作。總因僧界無人。解行俱缺。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溯自法流中國。歷代帝王。無不崇奉。唯三武滅佛。而隨即更興。譬冬之凍閉。堅固。正成就其春夏之發生暢茂耳。杲日當空。隻手焉遮。仰面唾天。反汗己身。三武者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先皆深信佛法。極意修習。魏武信崔浩之蠱惑。周武聽衛元嵩之讒譖。唐武信李德裕及道士趙歸真之誣謗。毀滅未久。而主者助者。皆罹極殃。魏武廢教後。不五年。崔浩赤族。已亦被弑。嗣帝卽位。復大興之。周武廢教後。元嵩貶死。不五年。而身感惡疾。徧體糜爛。死未三年。隋文受禪。復大興之。唐武廢教後。不及一年。歸真被誅。德裕竄死。武宗服道士金丹。疽發背死。宣宗復大興之。宋之徽宗。初亦甚信佛法。後聽道士林靈素之妖妄。

遂改佛像爲道相。稱佛爲大覺金仙。稱僧爲德士。著道士衣。凡作法事。居道士後。下詔不久。京城大水。直同湖海。君臣惶懼。敕靈素止水。愈止愈漲。忽僧伽大聖現靈禁中。帝焚香乞哀。僧伽振錫登城。水卽頓涸。隨敕復佛舊制。不六七年。父子被金虜去。金封徽宗爲昏德侯。欽宗爲重昏侯。二宗皆死於五國城。夫佛乃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教人以返妄歸真。背塵合覺。了幻妄之惑業。復本有之心性。尙感恩報德。護持流通之不懈。豈可任一時之勢力。滅衆生之慧眼。斷人天之坦路。掘地獄之深坑。宜其卽目交報。永劫沈淪。貽誚將來。以爲殷鑑。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因果報應。亦儒教之聖謨。但未深明其致。故人多暗昧不了耳。由漢至今。千八百餘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依佛法而明心見性。了生脫死者。如恆河沙。迄今民國啟運。各界名人。皆知佛教爲世出世間道之源本。保護贊助。我廣東乃千餘年來宏法勝地。曹溪一脈。流布中外。潮陽靈山。實大顛禪師。師諱寶通。潮州揭氏子。參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大橋。遂嗣其法。住潮州靈山。刺史韓退之初不信佛。每作文排斥。至憲宗元和十四年。諫迎佛骨。貶之潮州。因與大顛往還。乃少生信向耳。攝闢佛之大儒。入佛法之勝道場地。今法運雖衰。勝地猶昔。我僧界諸同衣。各宜以古爲師。見賢思齊。精進勇猛。力修淨業。庶不至宗風掃地。貽辱法門。而況外護有人。內修無障。豈可不自奮勉。以挽既倒。

之狂瀾。續將絕之慧命。冀報佛恩於萬一哉。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二

今日緇素雲集。嘉會宏開。其名義宗旨。事業利益。畢竟如何。請略陳之。言名義者。名爲潮陽佛教分會。而義則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名之爲佛。卽指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而言。非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一切諸佛也。教者。聖人被下之言。上之所施。下之所效也。佛視一切衆生。本覺妙性。與己無異。但以迷染因緣。遂成不覺。幻起煩惱惑業。枉受生死苦果。因將衆生本具。自己親證之理。隨彼根性。作偏圓頓漸大小權實等種種異說。令其於不覺心。起始覺智。修德有功。性德方顯。真窮妄盡。徹證本覺。一大藏教。皆詮斯義。佛諸弟子。永爲典型。此教之所由來也。會者。聚也。合也。欲上求佛道。非聚合六度萬行而無由。欲下利衆生。非聚合三宗四教而不可。今茲一會。乃聚合僧俗兩界諸大德。同心戮力。維持法門。振興佛教。上輔國政。下化同胞。然則此會。亦法王嘉會。及法施之會之流類也。宗旨者。整理法門。保護僧產。俾僧俗各體忠恕慈悲。以永享乎共和幸福耳。事業者。教育幼僧。習學經典。策勵先進。篤修淨業。若是在家居士。務祈專念彌陀。求生西方。利益者。持佛禁戒。自行化他。則俗美

人和。依教修觀。斷惑證真。則超凡入聖。醫家治病。緩則培本。急則治標。外界侵奪。乃法門標病。以其急故。因以保護僧產爲首。若論正本清源之道。我同衣果能人人恪守清規。篤修淨業。道行若立乎己身。德化自感於同人。彼常謀侵奪排斥者。將反而恭敬供養之不暇矣。何用乎保護爲。倘佛會雖立。行爲仍舊。善人則厭而惡之。惡人則必以佛會無益爲口實。而更加侵奪排斥。縱欲保護。亦無從措手矣。孟子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此之謂也。凡我同衣。各宜勉旃。內護得法。則外侮自息矣。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三

諸佛菩薩。於諸衆生等作利益。無有偏黨。如天普蓋。如地普載。如日月普照。如膏雨普潤。了無憎愛分別之心。然由衆生向背不同。致令損益天地懸殊。譬如人處天地之間。以不善攝生故。或因嚴寒酷暑而致病。或因墮坑落塹以亡身。只宜歸咎自己。豈可怨尤天地。又如日月當空。盲人雖不覩光。亦蒙其照。時雨等澍。小草縱難沖霄。亦遂其生。光潤是一。而得益各別者。由目壞根小之所致也。其慈悲誓願。以己功德回向衆生。冥熏加被。與垂形六道。和光同事。種種方便利益衆生之不思議事。若非徹證自心。徧閱大藏。何由得悉知親見也哉。今

以顯而易見之一事言之。諸有智者。自當以一悟諸。深感佛恩。而悲其聞法修持之晚也。當今之世。去堯舜禹湯文武三四千年。其世道人心。遠不能與古相比。然由知六道輪迴。隨業升沈。天獄迭遷。人畜互變之故。雖剛強難化。了無信心之鉅惡元凶。其心亦被此法折伏。縱草菅人命。心猶隱伏一懼。因畏果影子。遂不至十分暴惡。如列國諸侯。以所愛之臣妾及與百姓。殺而殉葬。動至數十數百。而不以爲非。反以爲榮者。不猶此善於彼乎。夫文王澤及枯骨。不數百年而殺人殉葬之風。徧於天下。雖老莊孔孟齊出。尙不能挽其頹風。自佛法東來之後。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之理。大明於世。勿論諸侯。卽南面稱朕。亦不敢行。縱有行者。亦斷不敢以多爲榮也。倘無此法。唯以正心誠意之說。令其推忠恕而篤胞與。息殉葬而全民生。吾恐勸之者徒勞。行之者益熾也。而況後儒唯知治道。不了自心。欲排佛法。強立門庭。皆謂一死永滅。無復後世。若非如來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之理。浹洽人心。則後世人民。其得正命而善終者。蓋亦鮮矣。斯蓋佛法中最極淺近之法。尙可勝殘去殺。而況至極深遠之圓頓大法。其世智凡情。又何能測度其利益於萬一也耶。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四

衆生者。未悟之佛。佛者。已悟之衆生。其心性本體。平等一如。無二無別。其苦樂受用。天地懸殊者。由稱性順修。背性逆修之所致也。其理甚深。不易宣說。欲不費詞。姑以喻明。諸佛致極修德。徹證性德。譬如大圓寶鏡。其體是銅。知有光明。日事揩磨。施功不已。塵盡光發。高臺卓豎。有形斯映。大而天地。小而塵毛。森羅萬象。炳然齊現。正當萬象齊現之時。而復空洞虛豁。了無一物。諸佛之心。亦復如是。斷盡煩惱惑業。圓彰智慧德相。盡來際以安住寂光。常享法樂。度九界以出離生死。同證涅槃。衆生全迷性德。毫無修德。譬如寶鏡蒙塵。不但毫無光明。卽銅體亦被鏽遮。而不復現。衆生之心。亦復如是。若知卽此銅體不現之廢鏡。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從茲不肯廢棄。日事揩磨。初則略露銅質。次則漸發光明。倘能極力儘磨。一旦塵垢淨盡。自然遇形斯映。照天照地矣。然此光明。鏡本自具。非從外來。非從磨得。然不磨則亦無由而得也。衆生背塵合覺。返妄歸真。亦復如是。漸斷煩惱。漸增智慧。迨至功圓行滿。則斷無可斷。證無可證。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神通智慧。功德相好。與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了無異致。然雖如是。但復本有。別無新得。若唯任性德。不起修德。則盡未來際。常受生死輪迴之苦。永無復本還元之日矣。吾輩既爲佛子。當行佛行。縱不能豁破無明。頓復性體。以直趣妙

覺果海。豈可不圓發三心。篤修淨業。以期斷煩惱。惑於此身。託心識於蓮邦。爲彌陀之弟子。作大士之良朋。安住寂滅。游泳佛國。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乎。倘不自奮勉。高推聖境。自處凡愚。畏半生修持之勤勞。甘永劫沈淪之酸楚。迷衣珠而弗珍。登寶山而空歸。以具無量功德。智慧神通相好之妙真如性。枉受無量生死輪迴煩惱業果之幻妄極苦。豈非喪心病狂。惡升樂墜。生作行肉走屍。死與草木同腐。三世諸佛。稱爲可憐愍者。凡我同倫。各宜努力。

味精能挽劫運說

飲食于人。關係甚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曰食爲民天。然天地既爲人生種種穀。種種菜。種種果。養人之物。亦良多矣。而以口腹之故。取水陸空行諸物。殺而食之。以圖一時之悅口。絕不計及彼等與吾。同稟靈明之性。同賦血肉之軀。同知疼痛苦樂。同知貪生怕死。但以力弗能敵。被我殺而食之。能不懷怨結恨。以圖報于未來世乎。試一思之。能不惴惴。忍以一時悅口之故。于未來世。受彼殺戮乎哉。願雲禪師云。千百年來碗裏羹。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詳味斯言。可以悟矣。奈世人習慣肉食。勸其吃素。縱有惻隱之心。亦不易從。以無滋味。以佐食故。近有化學大家。吳蘊初君。有心世道。欲挽殺劫。特專精

研究食味一事。乃取麥麩。洗出麩筋。醱釀多日。製成醬精味精。以資飲食之味。其意亦良厚矣。此品其實醇厚。絕無葷物。願吃素之人。放心用之。光初聞其說。尚不敢信。一日。林滌庵夫婦。同來皈依。因與說食肉結果之慘。天災人禍。多從殺生食肉而起。奈世人多以口舌滋味所悞。故難消滅其根本也。彼遂言。吳君所製味精醬精。甚鮮美。若著少許于食中。卽粗糲亦等珍羞矣。因請光偕江味農居士。并二三友人。同往其廠。看其製法。深佩吳君一番苦心。以此品一行。不但救護物命。且能令同人解怨釋結。俾與一切物類。同得共生于天地之間。以各盡天年。其利益大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竊謂吳君此品。藝也而進乎道矣。出此以行世。求利也而實舍利。人利物。救國救民之深益矣。其功偉哉。慈受深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飢瘡。下喉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校量。況有此品以輔之。宜一切人各各吃素。以保我身世。生生不遭殺劫。明哲君子。當不以光言爲迂腐也。

岳步雲爲親所設佛堂說

衆生一念心性。與佛無殊。由迷背故。不得受用。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起貪瞋癡。造殺盜淫。以

致輪迴三途六道。了無已時。可不哀哉。阿彌陀佛。于往劫中。發四十八種大願。有一願云。若有衆生。稱我名號。求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知佛念衆生。如母憶子。衆生若能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如子憶母。自然上契佛心。感應道交。現生蒙佛加被。業障消滅。諸緣順適。臨終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極樂世界。從茲入聖超凡。了生脫死。校彼仗自力修戒定慧。直至惑業淨盡。方了生死者。其難易奚啻天淵之別。岳步雲居士。信心真切。而且至孝。出于天性。其父運生。年老喪明。步雲志心念佛。又勸其父念佛。遂得雙目復明。由是其父母。各皆長時念佛矣。又以公事羈絆。不能常修定省。因請雙親至省。租屋而居。以便承侍。特設一佛堂。以作父母修持之所。而已與妻子。相待念佛。以祈得親歡心。亦可謂善于事親。諷親于道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當必有聞風相繼而興起者。

普勸愛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滅殺業說

甚矣近世天災人禍之頻數。而人民死亡之多。且慘也。豈天道之不仁哉。實吾人歷劫以及現生之惡業所感召耳。斷無有無因而得果者。亦斷無有作善業而得惡果者。但以凡夫知見。不能了知宿世因緣。似乎亦有不當得而得者。若能曠觀多劫多生。則凡所受之善惡果

報。一一皆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了無差爽也。而諸惡業中。唯殺最重。普天之下。殆無不造殺業之人。卽畢生不曾殺生。而日日食肉。卽日日殺生。以非殺決無有肉故。以屠者獵者漁者。皆爲供給食肉者之所需。而代爲之殺。然則食肉吃素一關。實爲吾人升沈天下治亂之本。非細故也。其有自愛其身。兼愛普天人民。欲令長壽安樂。不罹意外災禍者。當以戒殺吃素。爲挽回天災人禍之第一妙法。以一切衆生一念心性。與佛無異。與吾人亦無異。但以宿世惡業。墮于異類。固當生大憐憫。何可恣行殺食乎。無如世人狃于習俗。每以殺生食肉爲樂。而不念彼被殺之物。其痛苦怨恨爲如何也。以強陵弱。視爲固然。而刀兵一起。則與物之被殺情境相同。焚汝屋廬。奸汝婦女。掠汝錢財。殺汝身命。尙不敢以惡言相加。以力不能敵故耳。生之被殺。亦以力不能敵。使其能敵。必當立噬其人而後已。人何不於此苦境。試爲設一回想。物我同皆貪生怕死。我既具此頂天履地之質。理宜參贊化育。令彼鳥獸魚鼈。各得其所。何忍殺彼身命。以取悅我口腹乎。由其殺業固結。以致發生刀兵之人禍。與夫水火旱潦。飢饉疾疫。風吹地震。海嘯河溢等天災。各各相繼而降作也。猶如世人送年禮然。我以禮往。人以禮來。斷無往而不來。來而不往者。卽或有之。必有別種因緣相抵。實皆不出往來報

復之外。天之賞罰亦復如是。而況人之報復乎。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欲免惡果。先斷惡因。欲得善果。先植善因。此天理人情之至誼也。是以現今有心世道人心之人。無不提倡戒殺放生。吃素念佛。以闡明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事理。而冀其普天人民。同享安樂。同得解脫也。肥皂之用。徧及中外。而其質料。係以牛油猪油。助其光滑。其用甚廣。則其所殺亦復甚多。近有周文明居士。本如來之慈悲。行減殺之方便。特發明一種素質清明皂。其助光滑者。乃椰子油。其皂去垢。不讓葷皂。而洗衣浴身。永離腥羶濁氣。不獨吃素念佛之人。應當用。卽一切人亦應當用。以唯益無損。誰不應用也。尙期此皂大行後。彼做葷皂者。通皆改作素皂。其所減殺生命。并中外計之。每年當不止百千萬億也。今當開辦之始。周君以余向提倡戒殺放生。因果報應等事理。以期挽救天災人禍。故祈余發揮特爲減殺之誠。遂忘其固陋。乃爲述其殺生食肉之過愆。與用此素皂。現在及將來之利益。以冀人人戒殺。戶戶吃齋。庶可挽回天意。將見雨順風調。時和年豐。俗美人良。刀兵不作。還彼大同之世。以樂我天真。何幸如之。倘不以此爲老僧常談而忽略之。則爲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息災衛生豫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以故古聖賢皆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使普天人民。同享太平之福。而渾無功迹之可以讚述。民生其間。何幸如之。近世兵劫之慘。振古未聞。加以水旱瘟疫。風吹地震。種種天災。民已不堪其苦。復加土匪四起。搶掠劫盜。無法防禦。無處控告。又復同室操戈。大起戰爭。礮聲如雷。子彈如雨。一礮一開。死亡無數。況復多礮。鎮日常開多日乎。又加飛艇時臨。地雷密佈。殺人之法。無奇不有。其兵民之隨礮雷彈雨而粉身碎骨者。何可勝數。而適當戰場之民。其屋廬什物。盡成烏有。若非預逃。亦被擄掠。妻離子散。孤露漂零。籲天呼地。亦無救援。而附近戰場之地。及兵所經過之區。其淫掠之慘。不忍見聞。何天既生烝民。而不與烝民之幸福。反與烝民以殃禍。是誠何心哉。須知惠吉逆凶。理無或爽。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非自孽決不至感天孽。種是因決不能逃。是報。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畏因則不造惡業。自無惡果。畏果則既受惡果。又造惡因。以當受惡果時。仍復彼此戕賊。互相讐害。故也。世人造業。大端有三。曰殺曰盜曰淫。盜淫二業。愚頑爲勢所制。賢智以義自繩。猶復不至太甚。至于殺業。則舉世之人。無論智愚賢否。絕少不犯。以貪口腹滋味故。或以智捕。或以財

求。取彼水陸飛行一切諸物。種種割烹。以悅我口。而養我身。兼之奉父母。以盡孝。祀祖宗。以追遠。祭神祇。以祈福。燕賓客。以暢懷。凡屬冠昏喪祭。無不以肉爲禮。若不用肉。似乎蔑理悖德。無顏對人。而不計及彼等同一形骸。同一靈性。同一避凶而趨吉。同一好生而惡死。何忍以唯屬妄起之饒心想。不關緊要之空場面。令彼諸物。受斬截割烹之苦。以冀我身安心樂。諳凡遂意也。此無他。以世教所拘。相習成風。不加深察而致然也。唯我如來。洞明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故令一切衆生。勿作殺業。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是吾人過去父母眷屬。皆于未來當成佛道。故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食我父母。言一切男子一切女人者。總該六道一切衆生。非單指人道而言也。故下卽曰。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若作此想。救濟尙不暇。何敢殺乎。入楞伽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菩薩觀諸衆生。同于己身。念肉皆從有命中來。云何而食。如來以大慈悲。欲諸衆生。皆得安樂。度脫生死。以故特爲說此預爲自救救他之法。倘能于

物尙不忍殺。冀其得所。決不戕賊人民。令其受諸苦楚。以至死亡也。且勿謂人畜互變。因果循環。誰其親見。須知佛以妄語爲戒。必不自妄語以欺人。世間中人以上者。尙不肯妄語以喪其品行。況佛爲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豈有自立法而自違法之理乎。是知佛言。毫無疑義。況此方春秋傳。及二十二史中。善惡報應。及生死輪迴之事迹甚多。惜世人多未之見。卽有見者。皆不加詳察。而忽略過去。以致同陷于不知因果萬丈深坑。故受此同分所感之慘報也。一切人民。無不欲安樂長壽。家門清泰。而日取諸物殺而食之。是何異投火坑以求清涼。飲鴆酒以求長壽也。所作之因。與所冀之果相反。何可得乎。今年水災旱災。將徧全國。又經數處大戰。米貴如珠。民不聊生。幸稍寧靖。而元氣一時難復。怨魂尙未得所。由彼戾氣所結。難免瘟疫流行。不慧愍我同倫。遭此慘劫。思欲息其後患。因不揣庸愚。爰遵如來慈濟衆生。一視同仁之道。用陳預息天災人禍之法。倘能放開眼界。體帖古今聖賢昌明仁民愛物之心。及與如來普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之道。同皆戒殺護生。吃素念佛。力敦倫常。各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行化他。以祈徧界同風。人心既迴。天和自至。將見雨順風調。民康物阜。慈善行而干戈永息。禮義興而強暴不作。如是則雖在叔季之世。不異羲皇上人矣。何樂

如之。偷人各乘此迴天之心力。亦未始非辦不到者。又當戰場地。屍骸分崩。多填溝壑。其屍質被魚蝦所食。以挾怨恨兼腐爛之屍質。必有大毒。人若食此魚蝦。必受疫癘之災。所以大戰之後。每有大疫。皆由貪圖口腹而致。況此種既曾食人屍質。人又何忍復食此種。若食。則與食人相去何遠。不慧既無道力。又無財力。爰以空言。聊表愚誠。伏乞賜閱諸君。各各以自愛而愛物。俾物我同安。樂生育于高天厚地之間。則幸甚幸甚。

因果爲儒釋聖教之根本說

因果報應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太權也。而世人不察。或以爲佛氏之言。則多方破斥。或以爲淺近之義。而弁髦置之。任己世智辯聰。長溺邪見濁港。凡所論議。皆非聖賢根本修己治人之道。致令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其弊遂至競爭名利勢位。以至殺人盈野。盈城而不止也。噫。可哀也已。夫因果報應之言論事實。見于經史者甚多。在書則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猶可謂只論現世。及子孫耳。至洪範之五福六極。若不推其前生之因。專歸于王政。則成無稽之談。是豈禹與箕子所以教萬世之心哉。且五福之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之凶。短折。疾。憂。惡。弱。豈王者能操其權而使

之然乎。就中惟富與貧。或可人與。餘多宿因所感。而惡者。乃面貌醜惡。非暴惡也。訓作剛過。將謂王者威制令其暴惡乎。孔子贊易。于文言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于繫辭傳則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非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乎。至于春秋左傳。及二十二史中。善惡報應生死輪迴之事。則多不勝書。二十二史感應錄二卷。乃存十一于百千耳。是知儒者不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不但有悖佛經。實爲逆天命而侮聖人之言。否則六經便非儒者之書。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及歷代作史者。皆爲惑世誣民之罪人矣。有是理乎哉。若無三世因果。則天之畀于人者。便不公平。而作善者爲徒勞。作惡者爲得計矣。惟其宿世之功過不同。以致今生之享受各異。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耳。故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了此。則苦樂吉凶。皆自己罪福所感。非從天降。亦非人與。是以君子聿修厥德。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故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畏因則以戒定慧制伏其心。俾貪瞋癡念。無從而起。其居心動念。所言所行。無非六度萬行。利人濟物之道。及其積極功純。則福慧兩足。徹證自心。以圓成佛道。衆生不知果由因招。念念起貪瞋癡。

發而爲事。則無非殺盜淫耳。然盜淫二業。上智以義自繩。下愚爲勢所制。尙不至太甚。而殺生食肉。謂爲固然。由是或以智捕。或以財求。取彼水陸空行一切衆生。宰割烹炮。以悅我口腹。養我身體。兼之以奉父母。祭祖宗。祀鬼神。燕賓客。唯取我樂。不思彼苦。舉世之人。悉皆如是。殺業積久。則發而爲刀兵。水旱疾疫等災。業果已熟。莫由逃避。縱生畏懼。了無所益。是以如來愍諸衆生。令其愛惜物命。切勿食肉。其仁民之心。至深且遠。豈獨愛物而已哉。同鄉幼農王居士。宿植德本。篤信佛乘。賦性廉潔。法楊震之四知。修持嚴明。效曾子之三省。無論居官居家。唯以仁民愛物爲志事。痛念近年刀兵之慘。欲爲根本解決。遂與夫人。俱持長齋。且又極力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戒殺護生。吃素念佛。以期殺業息而天下太平。仁風行而人民安樂。又欲子孫世守成規。祈余發揮因果至理。俾有所遵循。亦可謂知本矣。夫天下不治。由于家庭無善教。致有天姿者。習爲狂妄。無天姿者。狎于愚頑。二者皆非國家社會之福。是知教子爲治平之本。而教女尤爲切要。以今日之賢女。異日卽爲人之賢妻賢母。人能得賢母之教育。賢妻之輔助。豈有不成賢人乎哉。故曰教子女爲天下太平之根本也。

普勸戒殺吃素挽回劫運說

甚矣。世人習爲殘忍。事事以殺生爲禮。而不知其非也。夫一切衆生。與我同生於天地之間。同賦血肉之身。同稟知覺之性。同知趨吉避凶。貪生怕死。而況佛經常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皆於無量劫來。彼此互爲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何得我欲報恩報德。祈福祈壽。或祭天地神祇。以及祖宗昭穆。或奉養父母。或宴會賓朋。或爲悅我口腹。資我身體。一一悉以殺諸物命。以期擴我之誠。悅我之心。不念彼等受諸極苦。及負宿世互爲親屬之大恩也。且天地以好生爲德。儒者以胞與爲懷。何竟不生惻隱愛物之仁心。以致習成弱肉強食之暴行耶。夫愛物者方能仁民。仁民者必須愛物。倘於異類之物。尙不忍戕。決不致反忍戕乎同類之人民。若以戕物爲故常。則必至殺人盈城。盈野。不唯不生憐憫。反以爲悅樂快意。良以殺習一長。仁心便喪矣。至於祭天地聖人。豈無黍稷蔬果。以將其誠。何得特取於殺物命乎。吾人生於天地之間。受其覆載。固宜積德行仁。以補天地化育之缺。若論報恩。縱粉身碎骨。亦不能報其萬一。豈腥臊臭穢之牛羊豕等肉。便能報乎。況天帝天人。清淨香潔。豈復歆饗此汗濁臭穢之氣味乎。是殆以己貪圖口腹之心。測度天地之心。又以水陸神祇待天地。其誣巖瀆汗於天地也甚矣。至於文武聖廟。春秋二祭。各省府州縣。俱殺牛羊豕等以祭。謂

爲報恩酬德。崇聖重道。清光緒元年。陝西省城文廟。秋祭之先一日。予因往禮謁。大成殿內。牛羊豕等。各陳於架。悉係完全之體。但刳其臟腑而已。其汗濁之氣。慘悽之形。刺目棘鼻。不忍見聞。時予年甫志學。尙效韓歐。闢佛。不禁浩歎。謂何得以敬聖人之事。而褻瀆聖人。竟至如此其極。試令彼致祭之人。居此殿中過宿。俾彼熟睹其形。熟聞其氣。彼必力拒不肯。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萬世師表。百代儒宗之大聖人。反甘此臭穢不堪之物。而歆饗之乎。及至戟門外東邊。係殺牛之所。見一大鍋。內中之水。汗穢不堪。乃洗牛之水也。思之。卽欲發嘔。嗟乎。何汗濁如此。而爲敬聖之禮乎。夫黍稷非馨。明德唯馨。何不以黍稷蔬果致誠。而天下二千餘縣。每年二次。瀆汗文武二聖。令數萬生靈。同登死地。實爲侮聖戕生之大者。何無尊敬聖人。愛惜物命之大人。出而永革舊例。特立新章。俾二聖之靈。不受此種熏汗。數萬生命。不爲胙肉。以充致祭者之食料耶。聖人以仁民愛物爲懷。豈願由汗巖自己。而令數萬生靈。同登死地乎。關帝在世則精忠貫日月。浩氣塞天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沒後神王玉泉山。隋文帝時。智者大師至玉泉。關帝特運神力。創建寺宇。又求授戒。以爲菩提之本。兼願擁護佛法。見關帝全書及玉泉寺志。故天下叢林。皆謂之爲伽藍菩薩。而與韋馱菩薩。並鎮山

門千餘年來。護國護民。尊登帝位。豈竟甘此汙穢不堪之生牛羊豕等。以之爲美而歌饗之乎。卽世間至極下劣之貪饑輩。亦不至甘此臭穢。而謂關帝甘之乎。何竟視文武二聖。卑劣一至此極也。嗚乎哀哉。當必有明至理。行實敬之大人。起而革除此侮聖戕物之陋習。不禁馨香頂祝之。若夫祭祀祖宗。固宜以黍稷蔬果致敬。何可特殺及買之屠者乎。古人祭先。尚求仁者之粟。今爲盡我追遠之誠。令彼物類。悉受殺身鬻割之慘。不但失吾惻隱之仁。亦復大失敬祖之道。以殺行敬。是爲大逆。況祖宗既非斷惑證真之聖人。當必輪迴於六道三途。不爲作福。令其超昇。已失爲人後者之道。何可恣意殺生。以作落井下石之事乎。至於奉養父母。蔬食豈無甘旨之味。而必須肉食。以陷吾親於生生世世被殺。以償受吾孝養之怨債乎。使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尙有可原。今人畜循環。報應昭著。其事迹散見於二十四史。及諸載籍。猶復固執陋習。不肯改革。必期於吾與吾親。同受此報。其人謂非喪心病狂。以砒霜鴆毒奉親。期享長壽安樂乎。哀哉。

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等事迹。諸史中甚多。欲略知大概。當看欲海回狂。第四十三。四。五。三頁。形方知聖人示現。冀人不敢殺食諸物。以期彼此同得解脫也。其事甚多。不能備書。當看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緣卷一。第三十頁。物類。現所云宴會賓朋。原爲暢叙衷懷。疏通情素。何可相一段文。自知其概。願諸觀者。同生正信。

以殺生慘事。佐此清筵乎。彼物與吾及吾友。非有殺父之怨。何得以彼之肉。列我之筵。以作賓客歡娛之助乎。試一思其前後因果。縱食亦不能下咽矣。世人娶妻生子。原爲繼續祖脈。是爲最吉祥事。若用肉食。則凶孰甚焉。我欲夫妻偕老。子孫蕃衍。令彼物類。或受離羣之悲。或受刀砧之慘。清夜自思。安乎否耶。又人每遇祝壽娶妻生子等喜事。或無意中。談及死喪等字。主人便不歡悅。設有破壞器具等事。便謂不祥。何殺諸生命。嚮割烹炮。以至嚼食。而反以爲樂。爲禮。爲吉慶。是誠何心哉。乃習慣而弗思耳。若論自奉。更不宜殺。當思吾生世間。有何功德。及於民物。有何福澤。及於祖宗父母。今承祖宗父母之蔭。席豐履厚。不極力爲善。以崇吾祖宗父母之福。而復恣意殺生食肉。豈但不利於己。亦將累及祖宗父母矣。而況稟父母之遺體。日以物類資益。久之。則氣質隨之而變。是爲大可畏者。今略引證據。庶知自愛者。力斷此嗜好也。萬善先資云。孕婦食兔。子則缺唇。食雀。子則雀目。食蟹。子多橫生。食鼈。子則項短頭縮。食鰻魚。子多難產。食田雞。子多暗啞。大戴禮云。食肉勇敢而悍。食穀智慧而巧。皆氣質隨物類之氣質轉變所致。以吾父母所遺之氣質。由食肉故。使潛移默化。成物類之氣質。則爲大不孝。曾見治刎頸未斷氣管者。活割烏雞肉。貼於傷處。好之。則彼處仍長雞。

毛貼於外者。當處仍是畜質。盡平生食肉而資於內者。可不惕然驚懼。以保存我所稟父母之遺體乎哉。況肉皆含毒。以殺時恨心所結。故食肉之人。多生瘡病。瘟疫流行。每多傳染。吃素之人。絕少此患。凡欲解脫怨業。攝衛身體者。不可不知也。或曰。三牲五鼎。借物摠誠。若如汝說。則古聖賢所立之法。皆非乎。答曰。聖賢隨俗尙而立法。初非究竟實義。今既知人畜輪迴之事實。固當捨權從實。何可執權廢實。以傷天地好生之德。以喪吾心不忍之仁。況借物摠誠。何不取黍稷蔬果。而必取血肉汙穢之物乎。將謂天地孔關。甘此穢物。厭彼清饑乎。此無他。以習慣而不知其非耳。至於祭祖養親。宴賓自奉。俱可一返觀而悉知其非。悉改其舊矣。故不詳述。或又曰。若如汝說。通不殺生食肉。必至畜生蕃衍。徧滿世界矣。將如之何。答曰。世人所食者。皆是人令滋生。彼猪羊雞鴨等。悉使牝牡雌雄各異其所。則不十餘年。將永斷其種矣。况虎豹豺狼。蛇蠍蜈蚣。人皆不食。何自古至今。竟未徧滿世界乎。須知食肉者多。則猪羊雞鴨等。人設法以令其多生。實則多半都是貪圖口腹。不惜物命者。隨業受報。託生此等物中。以受人殺食耳。故楞嚴經云。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閒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噉。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梵網經云。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楞伽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於中取之而食。大乘經中。如此說者。多難具錄。觀佛所說。可知殺生食肉。其禍甚深。人畜循環。互相殺食。尙復執迷不悟。則成如來所名可憐憫者。須知兵劫。皆由殺生而起。世間一日所殺。不知有幾萬萬兆。由殺生食肉者之惡心。與受殺諸物等之恨心。結爲兵劫。十餘年來。中外戰爭。罹死亡者。有數萬萬。而況天災屢降。水旱瘟疫。風吹地震。海嘯河溢。土匪盜賊。諸種災難。層見疊出。穀米昂貴。民不聊生。吾人值此時代。再不發一自憫憫他。自傷傷他之心。以期挽回劫運。則亦何貴乎預三才之數。爲萬物之靈乎。忍令具可以爲堯舜。可以作佛之心性。而長劫沈淪於互相殺食之業海中。莫之能出。可不哀哉。

馮平齋宜人事實發隱

人生世間。善惡各須輔助。方克有成。雖天縱之聖。尙須賢母賢妻。以輔助其道德。況其下焉者乎。以故太任有胎教。致文王生有聖德。故詩讚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然此

但約文王邊說。若論太姒之德。固亦可以輔助文王之道。如兩燈互照。愈見光明。兩手互洗。方得清淨。觀思齋太任。太姒嗣徽音之說。可以知矣。由是言之。世少賢人。由于世少賢母。與賢妻也。良以妻能陰相其夫。母能胎教子女。况初生數年。日在母側。親炙懿範。常承訓誨。其性情不知不覺爲之轉變。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常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蓋謂此也。以天姿高者。若有賢母以鈞陶之。賢妻以輔翼之。自可意誠心正。明明德。止至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卽天姿平常者。亦堪循規蹈矩。作一守分良民。斷不至越理犯分。爲非作奸。以忝所生。而爲世害也。惜世人夢夢。不以盡倫守分教女。使日唯從事于妝飾。此外則一無所講。異日爲人妻。爲人母。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以成善士。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惡人。由是言之。教女一事。重于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及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眞語實語也。近世學風大開。女子入學。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員所誤。從茲不以盡倫守分。宜室宜家。相夫教子爲事。各各皆欲操政權。作長官。越分計慮。習爲狂妄。亦可慨也。安得有長民者。極力提倡。令其在家庭中培植。俾修齊治平之效。出于不知不覺。了無形迹中。則何幸如之。以是之故。余于馮宜

人事實。重有感焉。宜人者。包培齋居士之德配也。生有異性。幼嫻姆訓。在家孝父母。已嫁孝舅姑。而且篤信佛法。修持唯謹。包君初尙不以爲然。久之則與之俱化。而長齋念佛矣。以包君具聰明特達之資。又日與端莊靜默。守分盡倫之宜人相處。其至性感人。蓋有潛移默化于不知不覺中。包君固明哲君子。一清如水。宦遊時于有所入。不知來歷者。尙慮其或有錯因果處。必正色勸戒。詳問來歷。以期無負于心而後已。又每戒其子。勿入政界。猶恐或有難免。故又曰。政界中錢。唯日日辦事。應得薪俸。可以領受。否則悉屬非分。終須償還。不可不慎。其事親相夫。持家教子之芳蹤。與夫戒殺放生。周急濟困。力懺宿業。篤修淨土之種種懿行。皆堪風世。至其將終前三日。切戒厚葬。命用薄棺布衣。以爲眞者既去。何可爲此幻軀。濫費金錢。暴殄天物乎。况絲綢之原。皆由殺起。用以送葬。是以罪業相加。于親愛之道。大相乖戾。臨終一二日。現諸痛苦。頗覺難堪。卒得見佛光明。結印而逝。蓋由宿根深厚。現行淳淑。又得包君深知要義。乃教家人悉爲助念。絕不提及訣別等事。亦不略露哀痛情狀。又請通法女友。常爲開導。比邱六人。相續助念。直至次日入殮。不動哭聲。故使神識不生愛戀。得遂往生之願。則包君成就宜人之淨業者。可謂至矣。法華經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以化導。令得

見佛。宜人固包君之善知識。包君亦宜人之善知識。所謂善與善遇。相得益彰。若宜人者。可爲當世婦女之師。而包君于其臨終助念。及諸舉動。實足爲修淨業者之家人。與其子若孫之軌範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愛親者勸。餘詳事實中。此不備書。

康母往生紀念冊發隱爲康寄遙作

父母之恩。畢世莫酬。孝之爲道。其大無外。如來大教。以孝爲本。菩薩視諸六道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故地藏有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之願。梵網戒經。以孝順爲至道之法。不但令其孝順父母師僧三寶。且令其于一切衆生。生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戒殺放生。以一切衆生。皆我宿世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故。由是言之。佛教之孝。前溯無始。後盡未來。無不彌綸而包括之。故蓮池云。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彼恃現生服勞奉養之孝。以誹謗佛教爲不孝者。乃固執己井蛙之見。作此未見大海之贅論也。爲人子者。父母之德。固宜表彰。其表彰之法。注重躬行。必須克己復禮。閑邪存誠。知過必改。見義必爲。明因識果。戒殺放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自行化他。同生淨土。能如是者。人縱不知其父母之德。而以景仰其人之德。并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以爲潛修已久。故有

如是之令嗣。否則縱父母祖宗有懿德。人所共知。因其人不肖。人必疑其父母祖宗雖有懿德。或復兼有隱惡。否則懿德之門。何爲出此不肖之子孫耶。以是知立身行道。卽爲表彰父母祖宗之德。爲人子者。宜何如主敬慎獨。躬行實踐。以期無忝所生也。至于名人之挽誅志銘。乃末事耳。康母之德。具見于挽誅志銘。故不復贅。吾欲康子以孝親之心。善守父母之遺體。勿令一言一動。一起心動念。稍違正理。以失孝道。語雖似乎寬泛不貼。實爲儒釋正本清源之道。倘康子與閱此冊者。各加勉勸。則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豈特康母有光榮哉。

江母郭太夫人西歸事略發隱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以孟子之賢。猶隨俗隨教而移。而上智下愚。其人甚少。則芸芸生民。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其不被善惡之所移者。殆百千萬億分中之一二耳。味農江居士。端莊謙遜。有古人風。其修持誠懇嚴密。唯期實益。凡談玄說妙。好高務勝之習氣。概無有焉。光雖欽其天性淳篤。億其家庭鈞陶。必有大過人處。及見太夫人西歸事略。知居士之資于母者獨厚。是知世有賢母。方有賢人。古昔聖母。從事胎教。蓋鈞陶于稟質之初。而必期其習與性成也。世以太太稱女人者。蓋以太姜太任太姒三聖

女各能相夫教子。以開八百年之王業者。用稱其人焉。光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嘗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者。蓋指克盡婦道。相夫教子而言也。無如今之女流。多皆不守本分。妄欲攬政權。做大事。不知從家庭培植。正所謂聚萬國九州之鐵也。鑄不成此一箇大錯。以故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天災人禍。頻頻見告。雖屬衆生同分惡業所感。實由家庭失教所致。以故有天姿者。習爲狂妄。無天姿者。狎于頑民。使各得賢母以鈞陶之。則人人皆可爲善士。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夫何至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弊竇百出。民不聊生乎哉。懿哉江母。初以孝翁姑。嚴教育。誦經念佛。以化其子。而味農居士。又特擴充母訓。精研佛學。能以淨土利益。預爲勸諭。殆至臨終。多方助念。俾得承佛慈力。往生西方。可謂篤于事親。了無遺憾。然猶不以爲足。又欲世之孝子慈孫。咸以此道成就其親。親在則婉爲勸諭。令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親沒則竭誠盡敬。一心念佛。以祈蓮品高升。無生速證而後已。此西歸事略之隱義也。故特爲發明云。

陳了常優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發隱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而佛與衆生。心行受用。絕不相同者。何也。以佛則背塵合覺。衆生則背

覺合塵。佛性雖同。而迷悟迥異。故致苦樂升沈。天淵懸殊也。若能詳察三因佛性之義。則無疑不破。無人不欲修習矣。三因者。正因了因緣因也。正因佛性。卽吾人卽心本具之妙性。諸佛所證眞常之法身。此則在凡不滅。在聖不增。處生死而不染。居涅槃而不淨。衆生徹底迷背。諸佛究竟圓證。迷證雖異。性常平等。二了因佛性。此卽正因佛性所發生之正智。以或由知識。或由經教。得聞正因佛性之義。而得了悟。知由一念無明。障蔽心源。不知六塵境界。當體本空。認爲實有。以致起貪瞋癡。造殺盜淫。由惑造業。因業受苦。反令正因佛性。爲起惑造業受苦之本。從茲了悟。遂欲反妄歸眞。冀復本性也。三緣因佛性。緣卽助緣。既得了悟。卽須修習種種善法。以期消除惑業。增長福慧。必令所悟本具之理。究竟親證而後已。請以喻明。正因佛性。如鑛中金。如木中火。如鏡中光。如穀中芽。雖復本具。若不了知。及加烹煉。鑽研磨礱。種植兩澤等緣。則金火光芽。永無發生之日。是知雖有正因。若無緣了。不能得其受用。此所以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而卽欲度脫。衆生由不了悟。不肯修習善法。以致長劫輪迴生死。莫之能出。如來于是廣設方便。隨機啓迪。冀其返妄歸眞。背塵合覺。法門雖多。戒定慧三攝無不盡。故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而三者之中。唯

戒最要。以能持戒。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其行與佛近。其心必不至與佛相遠也。故如來于梵網經。爲衆生保證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是持戒一法。乃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第一要道也。使衆生不具佛性。縱令修習種種善法。亦無成佛之理。如石不具金。冰不具火。甄不具光。砂不具芽。縱令烹煉鑽研磨礱種種兩澤等緣。一一經于累劫。亦無金火光芽等發生之事。若知此義。孰肯以性具之菩提涅槃。妄作煩惱生死。獨讓諸佛。及三乘聖人。受其眞常之樂。自己甘受其幻妄之苦也哉。然約通途教道。在凡夫地。欲了生死。大非易事。若約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之特別法門。則卽于現生。悉得了脫。果具眞信切願。萬中決不漏一。末世衆生。唯此一法。堪爲恃怙。以故法運愈晚。此法愈當機。善知識提倡愈切。而眞實修持。得遂往生之證驗。時或見之。優婆夷了常者。安徽無爲縣陳錫周了圓居士之繼配夫人也。姓胡氏。賦性慈善。篤信佛法。錫周初不知佛法。長子天壽。頗聰明。十四歲殤。意謂我居心行事。無大過愆。何得有此。遂于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概謂爲無。夫人知其執不可破。輒密默修持。不令彼知。未久。夫人有娠。將臨產期。忽得大病。二十九日。不能言語。飲食轉側。體熱如火。身瘦如

柴名醫束手。絕無生望。一夕夢老母持一把長幹蓮華。云汝以宿業。得此惡病。幸有善根。是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隨以蓮華。從頭至足拂之。云拂去業障。好生嘉兒。頓覺身心清涼。卽驚醒起牀。便成好人。次日生子。龐厚豐滿。與健婦所生無異。取名天民。今已十五歲矣。錫周由是方知佛慈廣大。三世因果之理事。真實不虛。從茲夫婦各吃素念佛。努力修持。于救濟貧苦患難。齋僧修廟。施善書。捨棺材。悉隨己力爲之。錫周歸依光。法名了圓。夫人函祈歸依。因名了常。九年。夫妻兒女五人。同于北京法源寺。受菩薩戒。去年春。夫人欲來普陀見光。因先朝九華。歸至滬。適奉直兵禍將作。遂未果來。每引以爲憾。光慰之曰。至心念佛。則日與彌陀聖衆相對越。何得以不見粥飯庸僧爲憾乎。以深受驚嚇。故身體瘦弱。久不復原。錫周祈光開示。光令作退步想。作已死想。遂得大愈。今春復病瘦弱。不思飲食。于二月廿八日。正念佛間。見兩童子執長旛。上書西方接引四字。謂錫周曰。此兆于我。則幸。于君則不幸。以已一歸西。內願無人故。然念佛之人。不貪生。不怕死。因請僧四位。誦經禮懺。念佛廿八日。以祈壽未盡。則速愈。壽已盡。則速生西方耳。從此身心適悅。了無病苦。至四月初。復覺不適。知歸期將至。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初五。全家都爲念佛。又請師僧換班續念。晝夜佛聲不斷。夫人但

默隨之。初六午前。令備浴具。浴已。著新衣。往佛堂禮拜。供獻香華。歸卽移牀向西側臥。唯專念佛。概不提及訣別等事。至亥時。見佛來。欲起禮拜。因扶起令坐。作合掌低頭狀。云尙有三千佛。念完卽去。全家同僧俗三十餘人。俱大聲念。夫人遂高聲念佛而逝。面帶笑容。室有異香。全家俱不現悲哀相。又念佛二小時。方爲安置。次日午時入殮。頂尙溫煖。四肢柔軟。香氣猶存。噫。夫人可謂宿有善根。現值善緣。不現世間愛情。破壞正念。唯仗多人佛聲。成就淨心。故得感應道交。蒙佛接引。離此苦域。登彼樂邦。何幸如之。臨終一關。最爲要緊。世有愚人。于父母眷屬臨終時。輒爲悲痛哭泣。洗身換衣。只圖世人好看。不計貽害亡人。不念佛者。且置勿論。卽志切往生。臨終遇此眷屬。多皆破壞正念。仍留此界。臨終助念。譬如怯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牽後推。左右扶掖之力。便可登峯造極。臨終正念昭彰。被魔眷愛情搬動等破壞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親友知識。各以己物。令其擔負。擔負過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雖由他起。實屬自己往昔劫中。成全破壞人之善惡業力所致。凡修淨業者。當成全人之正念。及預爲眷屬。示其利害。俾各知所重在神識得所。不在世情場面好看。庶可無虞矣。茲因計至。故發其佛性。及助念之隱義。并夫人事實之大略。以期修淨業者。知所

取法焉。

大慈悲室發隱

大慈悲室者。王母朱夫人之臥室也。王母朱夫人者。浙江山陰處士王君楚辰之德配。心三爲广二居士之生母也。夫大慈悲。乃如來之室。夫人何得竊取此名。如來于法華會上。令宏經之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隨釋之曰。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復頌曰。大慈悲爲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爲座。處此爲說法。然既入此室。決無不著衣坐座之理。夫人既以大慈悲名室。其三法宏經之實。爲有與否。曰。此義當以六卽論之。若論究竟圓證。則唯佛一人。若論理卽。則一切衆生。無不卽心本具。夫人殆由名字而起觀行。以期證入相似分證者。請略陳之。夫人年二十六。方歸王君。王君家頗富。篤信佛法。性好施捨。獨力建一廟兩進。以奉觀世音及天醫神。蓋欲大士尋聲救苦。天醫冥消衆病也。又且施茶施藥施燈施衣。歲以爲常。放生惜字。各爲立會以提倡之。戚族待以舉火者十數家。族子弟之資以就學者甚衆。以故家道中落。此雖王君所爲。實爲夫人陰相以成。使夫人無大慈悲心。柔和忍辱心。及不知一切法空之實。

義當早爲掣肘阻止。否則拌命以爭。何至竟令家道零落。半生居貧守困乎。又夫人于于歸後。卽蔬食。永斷腥葷。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唯飲白水。衣唯粗布。綾羅裘葛。脂粉簪釧。概悉屏除。日則紡織縫紉。夜則禮佛誦經。竟歲不出外戶。沈默寡言。親戚過訪。寒溫之外。輒談因果報應等事。理事舅姑以孝。相夫以德。教子有法。世以太姜太任太妣以譽女人。稱爲太太。固多慚德。若夫人者。則無愧怍焉。越十有五年。王君卒。心三爲廣皆幼。夫人上奉老姑。下撫幼子。備歷艱辛。若忘昔富者。及子堪就學。則盡賣于歸衣飾。以備束脩。爲心三聘婦婁氏。未娶而喪明。親族咸勸退婚。夫人絕不見聽。卒娶之。且囑心三善視之。毋見惡焉。夫人初則默誦心經。日有定數。孀居後。則一心念佛。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耳。宣統元年。年六十矣。三月間。姑沒。夫人親理喪葬。哀勞致疾。四十餘日。形容枯瘦。而神氣極清。臨終前二日。囑心三爲廣備衣棺。曰。吾後日午後當逝矣。因誡之曰。願汝等進德修業。勉爲完人。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汝能體此意。則吾心安矣。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屆時極安舒。心三問所見。曰。毋擾吾正念。囑點燈籠于室門。遂安坐而逝。沒後兩手柔軟如生時。噫。平昔志願如彼。臨終安靜如此。其往生西方。斷可必矣。觀經以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及受持三歸。

具足衆戒。不犯威儀。與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爲淨業正因。此十一事。有其一種。以深信願。回向往生。皆得如願。况夫人三十餘年。刻苦清修。永斷女習。恪守閨範。二十年來。一心念佛。深厭五濁。冀生蓮邦。臨終子問。尙恐見擾。則不生淨土。將何生乎。設使夫人不知一切法空。無柔和忍辱心。及大慈悲心。則于歸之初。當日事妝飾。唯美食美衣是務。豈肯食蔬衣布。甘受淡薄。如深山之老頭陀乎。若夫施捨落家。行之不悔。猶不爲難。聘婦喪明。衆勸退婚。堅持不聽。更加憐愍。是皆大慈悲柔和忍辱之發現處。人皆以爲難。而夫人了不爲難者。以知一切法空故。否則人我等相。橫于胸中。決不能視人猶己。視富貴如浮雲。安貧守困。以法爲樂也。及末後預知時至。子問所見。尙以無擾正念是誠。令懸燈于大慈悲室之門。隨即坐逝。其心中固已將母子恩愛。及世間名譽。擺脫淨盡。然此實屬頂門一鍼。除非頑皮。當卽知痛。而雙手柔順。用表提攜貧病之德。以作慈悲忍辱之證。噫。若夫人者。可謂兩間之完人矣。當今之世。宜家之教。弛而不張。不有發大慈悲心。以身爲法者。以鎮之。則將伊于胡底。古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夫人之于儒于佛。俱堪爲法。殆乘願而特爲闡壺母儀。女流師範者乎。余賦性剛直。學識膚淺。以故活埋海島。期其藏拙免愆。而心三居士。謬

以知識見視。致書請教。因不避忌諱。痛下鍼錘。億其必定絕交。豈知反爲佩服。知其家庭。必有善教。乃以其母之懿德貞心。未能表彰爲憾。遂詳書其心行修持。祈余敘述。故爲發其隱義。以期世之爲父母及婦女者。知所取法。各各善教其女。以期異日相夫教子。使有天姿者。皆爲善身覺世之賢士。無天姿者。亦爲循規蹈矩之良民。則庶幾乎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曷勝禱祝。

馬母姚夫人往生事實發隱

世間眷屬。各有因緣。菩薩乘願。衆生隨業。善惡各以類聚。種性了無或爽。孝經所謂欲知其父視其子。易傳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以故西天維摩詰。此土傅大士。龐居士。全家皆悉徹悟自性。親證無生。去來自在。得大解脫也。近來各界名人。眼界大開。悉皆尊崇佛法。密事修持。安徽桐城馬通白居士。乃現今之文學大家。著述甚富。初亦漸染於韓歐程朱之見。不但不知佛爲何如人。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當體與佛了無有二也。及至晚年。學識日晉。見地日高。方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從茲日誦金剛經。兼持佛號。以期圓離四相。徹證一心。卽於此生。迥出五濁也。其第三女。名君幹。頗聰明。通文理。有古烈女風。通白

甚愛之。然於佛法絕無信向。後得病甚苦。不能忍受。通白憫之。對彼念金剛經。彼一聞經聲。身心安樂。及至經歇。復覺苦痛。通白遂徹夜爲念。忽起坐。止令勿念。若好人然。且曰。我於金剛經所說道理。悉皆悟到。便欲現大人相。說無生法。冀一切見聞之人。同種善根。詭言家中編隘。欲往醫院將養。以通白與其壻方時簡。同寓京師。租屋共住。故不能過於寬敞幽雅也。通白見其志決。乃令其夫送之德國醫院。擇極超勝之屋安置之。令其夫與醫院侍人各去。彼則合掌坐脫矣。噫嘻異哉。此與龐女靈照。給其父離座。彼卽據座以坐脫者何異。李木公素不信佛。聞通白說此因緣。全家歸依三寶。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詎不信歟。而其夫時簡。經此現相。見猶拘墟。行狀中反湮沒之。其罪過實非淺鮮。今蒙通白之姪怙庭。以其叔母往生事實。并其子根偉哀啟見示。知通白與其妻其女。皆有大來歷。非偶然者。按狀。夫人姓姚氏。諱澤潤。幼受庭訓。深嫻婦道。事父母舅姑唯謹。其姑疾革。剖股和藥。籲天以禱。家固清貧。通白教授生徒。夫人代持家政。克勤克儉。故得無虞。教子女有法度。爲鄉里所稱。數十年來。歷經世變。深厭無常。遂專修淨業。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年逾古稀。猶然強健。今秋初。示微疾。飲食漸減。而晨昏禮拜持誦無少間。至八月初四。始臥牀。

胸膈氣不通暢。囑其女君璋及姪婦孫孝達代爲誦經。孝達卽怙庭之妻。平日以淨業互相勉勵。故常侍栢爲輔助也。至初九夜。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伏枕作禮拜狀。又見觀音伸手下垂。已則仰握菩薩手。連稱菩薩名不已。囑孝達誦彌陀經。孝達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曰如此境界。歷歷在前。吾所見不異經所云也。家人環侍念佛。有飲泣者。夫人責之。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至初十午刻。脣尙微動。久之遂逝。面色黃潤。眉額閒朗。明若鏡。頂上熱氣外溢。相距尺許。卽覺熏蒸。蓋其淨業純熟。身心清淨之所表現耳。夫欲學佛法。先須力敦倫常。恪盡己分。觀夫人之孝事父母舅姑。以及相夫教子等。卽觀經所謂孝養父母。行世仁慈也。而其深厭無常。專修淨業。又與同志互相勉勵。乃所謂至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與發菩提心。勸進行者之義。皆兼而有之。既有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之。因。決感仗佛慈力。往生淨土之果。彼世之不盡己分。以敦孝慈。妄欲冀附於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例。雖佛力法力不可思議。由自己心地不正。與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相反。斷難獲永離衆苦。常受諸樂之果矣。修淨業者。尙鑑之哉。

曹雲蓀了義居士捨宅爲念佛林發隱

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理本自心。雖博地凡夫毫無所歛。道出常情。非十方諸佛莫能盡知。刻論契理契機之法。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最爲第一。利自利他之道。唯不住相布施福德。可等十虛。了義居士。既聞淨土法門。功勳殊勝。雖博地凡夫。具足惑業。但能生信發願。持佛名號。如子憶母。心心相續。決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由茲發大菩提心。修最殊勝行。又欲法界有情。等蒙利益。於是殫精竭力。提倡讚揚。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經發揮其奧。誰不願得其益。由是善信預會。多至數百。悉具信願。篤修淨業。居士喜不自勝。即將自己素所住之舍宅。和盤托出。永作居士念佛林。其意唯欲自他同修淨業。同於現生。往生西方。及一切遠近善信。見者聞者。同皆發起。以致徧周寰宇。永久勿替也。與求世間名譽。及人天福報者。固已天淵懸殊焉。同社諸人。感此盛情。竊恐不立證據。後或湮沒。致居士一番利人之心。或成斷滅。因爲報縣立案。勒碑林中。非徒揚居士之盛德。實欲發見聞之熱心。又以不慧。久修此宗。故特致書。命爲序引。以冀閱者。聞風興起。展轉傳揚。豎盡未來。橫徧十方。庶如來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皆當作佛之言。悉皆詣實。不致猶有遺憾矣。不慧承斯盛情。謹將一切法門。與淨土法門。依之修行。以了生死。證無生。其中之難易遲速。略爲

敷宣。庶自度己力而修。不致有法不契機。長輪迴於三途六道。莫之能出之感傷也。如來一代所說一切法門。無非爲衆生斷煩惱。以了生死。證無生以成佛道耳。但衆生根機不一。致所得利益各別。其有宿根深厚者。現生即可斷盡見思。超出三界。進學菩薩。上求下化之道。以期圓滿菩提。則何幸如之。其或根機稍劣。縱令禪定力深。徹悟自心。而見思未斷。則依舊輪迴。況從生至生。何能自保。倘一隨福迷。則直墮三途矣。其下焉者。又何待言。此自力了生死之難也。如來懸知末世衆生。無力斷惑。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法門。俾彼法身大士。與具縛凡夫。及五逆十惡之極重罪人。同於現生。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各隨己資。而爲悟證。其慈悲撫育之心。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萬一。以此法門。仗己信願念佛之力。感佛慈悲攝受之力。感應道交。故得不斷煩惱。帶業往生。校彼專仗自力者。其難易不可同年而語矣。念佛之人。若知此義。自能死盡偷心。專修此法。不致好高務勝。隨經教知識語言所轉。捨此別修諸餘法門也。普願見聞。悉皆諦信。

裘焯庭先生與其夫人雙壽序發隱

人在天地之間。藐乎小爾。何以與天地並稱。謂之爲三才。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皆可以

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由其具贊天地之化育。振乾坤之綱維之功能德用。故得此嘉名。彼不自振拔。甘爲下愚。生爲行肉走尸。死與草木同腐。並生有害于社會國家。死受苦于三途惡道者。乃不慎所習而致。非本具之天真佛性有異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所謂贊天地之化育。振乾坤之綱維者。非專指有位者而言。雖匹夫匹婦。各能優爲。果能誠意正心。自修其身。以明其明德。其誠中達外。必致家人與鄰里鄉黨親戚朋友。羣相觀感。而潛移默化于不知不覺中。是故一鄉有善士。則一鄉淳謹而靖謐。如漢陳寔。婉訓梁上君子。其鄉之盜賊絕迹。魯義姑欲存其兄之嗣。齊國之敵兵立退。此殆匹夫匹婦贊化育。振綱維之一端耳。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蓋指其多分而言焉。當今之世。世道人心。陷溺已極。只期自私自利。置道德仁義于不顧。幾于無可救藥。然天下不治。匹夫有責。倘人各興起。負此責任。各各守分安命。知因識果。孝親敬兄。敦篤宗族。嚴教子女。俾成良善。十數年間。世皆賢人。賢賢互益。必召天和。尙何天災人禍之有。是知闡明因果。善教兒女。爲天下太平之根本。如裘焯庭夫婦。人皆知其有盛德熱心。能以至誠無私心。孝親敬兄。撫育諸姪。周給貧窮。振興學校。深信佛法。及與因果。濟度幽魂。救護生命。爲一鄉之標榜。作同人之模範。

致使子女媳孫。同皆賢孝。家道興隆。麟趾呈祥。而不知此德此心。固從無量劫來。稟佛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視同仁。自利利他之教之所習。兼資受生以來。得賢父母鈞陶化育之所。致也。先生與夫人將屆七旬。同人欲爲祝其期頤。敬錄其實行。用佐壽筵。又祈不慧。隨喜贊助。竊思先生夫人之德。序文具標。若徒作華麗之文。以爲讚頌。不但非我所能。亦非我所宜。故推本而發其隱義。以言之。須知吾人之壽。原自無始無終。由其真如妙性。爲煩惱惑業所蔽。故致隨業升沈于六道輪迴中。其壽便局促短小。不堪言狀。如來愍之。爲說斷惑證真之法。令其返本還元。超凡入聖。從中下手。易而成功。高者。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第一。其子懷楹。建安養堂。爲二親修淨之所。實得祝壽之大體。待百年後。往生西方。證無量壽。方爲孝子。尊親之究竟實義。方副同人頌德祝壽之景仰誠心也。懷楹、號佩淨。

孫母林夫人事實發隱

吾人一念心性。與三世諸佛。了無有異。其智愚苦樂天淵懸殊者。以宿世今生之所修所習。有善惡順逆之所致也。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言法界性者。卽生佛同具之妙真如性。在佛不增。在生不減。處生死而不垢。證涅槃而不淨。亙古

互今不遷不變。湛寂常恒。如如不動。此性最可尊貴。故衆生雖迷之及極。如來絕無一念棄捨之心。多方教化。冀其復彼本性也。一切惟心造者。乃指修習順逆而言。順修則爲人。爲天。爲聲聞。緣覺。菩薩。極之則圓成佛道。安住寂光。逆修則墮修羅。畜生。餓鬼。地獄。極之則永墮阿鼻地獄。經塵點劫。受諸極苦。莫由出離也。由是觀之。十法界皆由今昔修習而得。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了此而不返迷歸悟。背塵合覺。以慎所修習者。未之有也。其返迷歸悟。背塵合覺之道。固非一端。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者。唯淨土法門爲然也。孫母林夫人者。慶澤之生母也。宿植德本。稟性淑賢。其孝親敬夫。教子持家。周給貧乏。救護生命。皆足爲女流師範。而且篤信佛法。修持淨業。自少至老。無或廢替。况身稟女質。既難遠參高人。而家住玉田。絕少宏法上士。而畢生孜孜修持者。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溯昔夫人歸孫君時。貧不自給。操勞苦作。過於傭保。中年以後。家漸富裕。有子五人。孫十餘人。僕婢甚多。宜享逸樂。其操勞苦作。不改舊度。衣止粗布。不服綾羅。洗滌補綴。尙不忍棄。見人之飢寒。不異身受。必施金推食。其心方安。人有求祈。必令忻悅而去。昆蟲螻蟻。誠勿傷害。卽蛇蠍毒物。亦令設法驅去。絕不肯令其受傷也。蓋欲子孫世守勤儉仁慈之道。以身率之。而冀其

依行焉。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誡子孫。常曰。利人實爲利己。害人甚於害己。凡居心行事發言。皆須歸於慈善一邊而後已。汝等若能如是。則爲無忝所生。否則縱令富貴至極。亦屬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故其子孫。多皆篤厚敬謹。不染時風。尤可異者。去冬兵災起時。慶澤奉母遠避于親眷家。當其去時。心慮惶恐。夫人以裝老衣之篋命攜之。亦不言其所以。至臘月遂歿。適得具斂。雖曰年高八十有八。不可不預。然其心地安詳。不隨境亂。於此可見。當夫人臨終時。慶澤率其家人。同聲念佛。忽若發狂。遂將窗紙撕破。適有二蝶大如掌。從窗櫺入。黃質雜黑白章。采絢非常。繞尸而飛。家人驅之。竟不能去。歷大半日。殯殮已畢。昇入他院。蝶亦隨棺飛翔。直至靈柩安妥。方始飛出。向西而去。夫時當臘月。況在北方苦寒之地。何得有蝶。當時本家與親眷七十餘人。同皆驚異。謂爲不經見聞之瑞。蓋以夫人盛德淨心所感。以表其離此娑婆。生彼極樂之祥。但以世人根機陋劣。特示爲蝶。此豈真蝶乎哉。慶澤述其母之心行大略。祈余發揮以爲世勸。噫。人子揚親之德。固爲分所應爾。然揚親之德。而不修德慎行。則更甚于誣親以惡。故孝經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如孔孟等。未見叙述父母之德。而天下後世。無不尊其父爲聖父。母爲聖母。欲表彰親德者。不可不知。世孝

如此。可謂極矣。而於親之靈識。無大裨益。若以佛法論。親在則諭親於道。俾其返迷歸悟。背塵合覺。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親沒則志誠念佛。爲親回向。設祭待客。概不用葷。庶可令親未往生。則卽得往生。已往生。則高升蓮品。此固如來普度衆生。令復本具佛性之要道。人子欲報親恩。而揚親德者。當終身奉行。而廣爲化導。其利益唯佛能知。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已。

崔母孫夫人往生傳發隱

聖人誠明之道。如來眞常之法。匹夫匹婦。皆堪與知與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聖雖異。心體無殊。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由迷背故。枉受生死輪迴之苦。而佛視六道衆生。悉同一子。況生信發願。虔持佛號。具行世善。兼持經呪。志誠回向。以祈往生。有不感應道交。蒙佛接引。離此娑婆。生彼極樂者乎。崔母孫夫人者。注川處士之德配。祥鳩祥鷓。祥鴻之生母也。其性情沈默淳厚。其行事勤儉寬和。其孝親相夫。持家教子。濟貧恤困。戒殺護生。皆足爲闡靈儀型。女流師範。非宿有善根。豈能如是耶。而且篤信佛法。虔受歸戒。年逾七十。精修淨業。其子祥鴻。多方輔助。故得

豫知時至。正念往生。可謂女中丈夫。火裏蓮華。不辜佛化。不負己靈者矣。彼世之鬚眉丈夫。多才多藝。自命非凡者。及乎臨終。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依舊輪迴于三途六道之中。豈不大可哀哉。或曰。每見載籍。畢世修持。定慧力深。宗說兼通。解行相應者。多有生死不了。仍復受生。何崔母以五六年工夫。竟得往生。了生死耶。有何證據。而知其決定往生耶。答曰。子未知了生死。有自力佛力之所以也。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淨土法門。全仗佛力。仗自力。非見思淨盡。無由出離生死。仗佛力。若信願真切。即可帶業往生。譬如渡海。一由自浮。一由乘舟。到岸雖同。其難易安危。奚啻天淵懸殊也。觀無量壽佛經。示三種淨業正因。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十一事。或有一二。加以信願念佛。悉得往生。況崔母之將及全備者乎。又五逆十惡衆生。臨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令念佛。或至十聲。或止數聲。直下命終。亦得仗佛慈力。往生下下品中。況崔母五六年來。日夕繫念者乎。言證據者。臨終不起愛戀。密默念佛。豎手示敬。端坐而逝。卽此數端。便是往生之相。況沒後全身已冷。頂門猶熱。及至入殮。面貌如生。徵于經論。謂頂聖眼天生之說。其往生又何疑焉。或曰。此境師未親見。安知非

其子之飾詞乎。答曰。飾詞世固有之。乃不知因果者之所爲。祥鴻欲令同人同生信心。同修淨業。同生西方。冀其母高陞蓮品。斷不敢犯大妄語。俾其母與己同獲。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以凡濫聖之至極重罪也。

慈悲鏡發隱

近世殺劫之慘。振古未聞。推究其由。皆因食肉之所釀成。是食肉爲殺劫之因。殺劫乃食肉之果。而果復造因。因復感果。展轉互殺互食。了無已時。可不哀哉。然殺劫之慘。人所共感。而殺生食肉之慘。人所共樂。實則不異於自殺自食。及自殺食其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也。故入楞伽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於中取之而食。食肉之過。可勝言哉。泉州諸善士。欲挽殺劫。特立大同放生會。放生云者。欲感發衆人之慈悲心。從茲不忍食肉耳。既不食肉。則現在不造殺業。將來不受殺報。雖曰愛惜物命。實爲預護自身。若大家同抱此志。何難感召天和。倘放者自放。食者自食。則所放有限。所食無窮。消放者個人之殺業。則可。消衆同分之殺業。則未也。故特撮取古人淺顯勸戒語言。名慈悲鏡。布之鄉邑。以期見聞。同發慈悲。共持

殺戒。咸事素食。庶可挽回劫運。共享太平。因爲畧陳食肉之過以助之。願食肉者。將生作己想。將已作生想想之久久。卽以威逼。令其食肉亦不敢。況徒爲口腹乎。至於敬神祭先。奉親宴客。豈素食便不可。必殺生而方可乎。

唐氏先塋附青蓮尼塔發隱

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其不能者。皆卑劣自居。不自奮發。乃不爲耳。非真不能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然有志於爲堯舜作佛者。則不以大惡存者。以易其大欲存者。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余於大成庵青蓮尼。深有感焉。按尼係武進西郊某姓婦。青年祝髮。精修梵行。爲遠近善信所欽敬。清咸豐十年。賊陷常州。尼著袈裟禮佛。投入庵前池中。及賊至。則庵村悉成焦土。越數日。有汪邵二公。潛歸探視。見尼屍浮於池。二公仰其懿德清操。待夜深。出其屍。裹葬於庵之基。越十有六年。光緒改元。唐駝之父恂之公棄世。駝母鄒恭人。羅掘數十千。購其葬所。乃當日大成庵基。村人欲賣地。偷將尼骨埋于所購之墳地內。堆一小塚。鄒恭人詳究由來。不

唯不以爲嫌。且頗生敬仰。每祭掃。率駝兄弟兼祭。尼墳夫鄒恭人當。此之時年齒甚盛。居貧守節。爲夫撫育其子女。家計不充。賴勤針黹。兼爲人浣濯衣服。以度日。時駝兄光盛年十一。駝僅五歲。妹甫三歲。零丁孤苦。不堪言狀。鄒恭人勉力支持。以養以教。令駝兄弟成人成德。其處境雖與青蓮尼異。其懿德貞心。固與青蓮尼無或軒輊也。至光緒二十八年。鄒恭人棄世。遂與恂之公合葬焉。而駝兄弟服職外方。二十餘年。未共祭掃。迨民國十年。駝兄辭官歸里。駝亦由滬回常。相偕祭掃。求尼墳而不得。問其地主。云以不便耕種。乃移于桑田中矣。駝與其兄光盛議曰。現尙知此尼之德。故有保護之念。若不設法。後難免夷墓暴骨之慘。況汪邵二公。冒險而偷葬。吾母率吾兄弟。年年致祭。若置之不理。不但有愧於汪邵二公。且大得罪於吾母。我等何可抱此遺憾。乃擇吉移葬於其父母之塋。又爲建一石塔。大書大成庵。青蓮尼師之塔。題其後曰。尼服裝袈裟殉難。其志行可想。特遷遺骨葬我父母塋內。唯願世人共相保護之。駝之意。子孫或有遷徙。及與斷絕。欲爲久遠之計。非求世人保護不可。有以不合宜諫者。駝曰。此尼乃佛門真修行僧。生爲遠近所景仰。賊欲來而服裝袈裟以自溺。與古之仁人義士相去何遠。況吾母素所欽佩。俾吾兄弟致祭。今葬我父母塋內。如請高僧於家供養。

有何不可。又此尼具此懿德清操。或已超凡入聖。使吾父母常得親近。當可蒙其慈力。卽得高超三界。託質九蓮。以故吾宗吾母之意而樂爲之。孟子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爲大丈夫。若此尼者。初捨飲食男女之大欲存者。長齋奉佛。精修梵行。沒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大節。以期不負己靈。不玷佛化。爲人天之標榜。弭末俗之頹風。非所謂女中大丈夫乎。宜其唐駝爲之建塔。又持衣鉤。徧求名人爲之題讚。以期發潛德之幽光。維世道於弗墜耳。爰爲發其隱義云。

唐孝子祠校發隱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夫爲堯舜爲仁。不外乎敦行孝弟。初非有奇特玄妙。艱難困苦。欲爲而不能者。人固各當自勉。以期不負獨爲萬物之靈。而與天地并稱爲三才耳。且天地至廣至大。人得以七尺之軀。與之并稱者。以其能贊天地之化育。繼聖賢之志事也。否則機械變詐。敗常亂俗。徒污天地與人類耳。形雖爲人。實則禽獸之不如。以禽獸不知禮教。人知禮教。知禮教而恃之。斯居禽獸之下矣。是人也。生旣爲衣冠禽獸。死必墮三途惡道。人亦何苦以能

爲堯舜爲仁之資。甘心永作畜生餓鬼地獄之可憐衆生。是誠何心哉。無他。皆由家教未至。與自己不自振奮而致然也。近來歐風漸至。一班新學派。厭故喜新。趨之若鶩。凡歐人爲國爲衆之好處。皆所不學。其蔑禮亂倫處。則變本加厲。竟至廢經廢倫。仇孝等。無所不至。直欲人與禽獸。了無有異而後已。有心世道人心者。各懷憂懼。武進唐駝。欲挽頽風。以先曾祖唐孝子安邦公事。雖經表彰。載之邑乘。未立專祠。知者蓋鮮。遂設祠勒碑。以表彰之。又於其中。立一小學。名爲唐孝子祠校。俾當地貧子弟讀書其中。冀其顧名思義。效法前人。敦本重倫。以盡己分。初則服勞奉養。以安其親。次則立身行道。以榮其親。既能孝矣。必能篤修弟忠信禮義廉恥等。則爲人之道得。爲堯舜爲仁之道亦得。而贊天地之化育。繼聖賢之志事之道。亦可以隨分而得。駝之意。蓋如此。以故不辭辛苦。鬻字以辦。誠可謂敦本重倫。尙德慕義之士。駝其實乎哉。其族姪允中。亦隨力勸助。足見唐氏之多賢人也。雖然。駝之賢。有自來矣。按駝生五歲。父恂之公。卽棄世。時駝兄光盛十一歲。妹始三歲。家徒壁立。零丁孤苦。不堪言狀。母鄒恭人。日勤針黹。及與人浣衣。賴以度生。以養以教。俾駝兄弟皆成人成德。且爲其夫買墓地。成契後。村人移大成庵。青蓮尼骨於其地中。鄒恭人詢知。不唯不以爲嫌。且深生景仰。

歲時祭掃。必令二子致祭於尼。及恭人逝後。地主移葬他處。駝兄弟感母慈。兼恐後或夷滅。遂復移置其父母塋內。且建塔表彰其懿德清操焉。夫鄒恭人當夫逝時。年齒甚盛。居貧守節。教養二子。欽敬以身殉法之尼。其殆魏慈母魯義姑之流。懿德貞心。堪爲世範。故感駝年逾五十。不減孺慕。欲廣孝思。以報母恩。爰立此祠。設校於中。以教鄉里之貧子弟。冀爲挽回世道人心之據。可謂篤於事親。克盡子道矣。因爲發其隱義。俾安邦公之孝行。與鄒恭人之潛德悉彰。庶見者聞者。咸皆興起。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由是言之。一言一行。有不合道。皆爲不孝。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爲人子者。可不深長思而亟自勉焉。

廣東高州佛學研究會緣起 代何劍著作

佛法大無不包。細無不舉。不但依之可以斷惑證真。了生脫死。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德。止至善之道。若能會通佛法。則事半功倍。以世間聖人所說。但止令人盡分。唯上智之人。方能恪遵。若在中下根性。則便漠然置之。佛則詳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等事理。俾上智者必期于證本。有下愚者亦不敢肆意縱情。以膺未來之

苦。勢必改惡遷善。希聖希賢。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佛天。如來以三歸五戒十善。普攝在家男女。能修五戒十善。便可勝殘去殺。反澆復淳。永離三途惡報。常享人天快樂。最淺者尙能如是。況其最深者乎。故知如來爲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聖中之聖。天中之天。由是聖君賢相。通人達士。莫不依教修習。護持流通。以一切諸法。以心爲本。唯有佛法。究竟發明。故也。溯自東漢。大教西來。近二百年。止在北方。至三國康僧會。感化孫權。南人始沾佛化。至晉而徧及全國。及高麗日本等。至唐而各宗悉備。堪比西天。數百年來。法道流通。高人林立。載諸傳記。何可勝數。而曹溪法脈。出我粵東。傳佛心者。莫不宗之。固知粵雖邊鄙。于如來大法。有大因緣。由是禪宗大興。雖在家二衆。多有徹悟本有。明心見性者。歷宋元明。法道弗替。明季垂末。勃然蔚興。愁山以宏法遭讒。謫戍粵東。中興曹溪。時推使四出。百姓塗炭。制臺不能設法者。愁山以一席話取消之。讀愁山年譜。及年譜疏。知粵民沐大師之恩者深矣。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仰遵佛制。罷除試僧。及與度牒。令其隨意出家。在當時高人林立。頗爲有益。而佛法式微之兆。實基乎此。自後百有餘年。尙復蔚然。嘉道以來。哲人日希。典型日墜。國家不事提倡。僧侶頹于奮發。加以咸同之際。兵災蹂躪。前修旣沒。後昆無聞。以致鄙敗無賴。

之徒。多皆混入法門。在家儒士。非具超格之知見者。莫不以佛法爲贅疣。謂其無益于人國。而如來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及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大經大法。以不研究。誰得而知。新學派出。妄以己意。肆其謗黷。遂至毀寺逐僧者。相繼而起。近數年來。各界人士。眼界大開。知佛法爲世間唯一無二之道。不但不與一切哲學科學政治法律相抵觸。且能令彼一切哲學科學政治法律。悉獲實益。于是凡有志于親見本來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受三歸以正三業。奉五戒而修十善。吃素念佛。戒殺放生。昔之嚙爲愚夫愚婦之所爲者。今則偉人名士悉爲之。于是各處皆設佛學研究會。佛經流通處。剝極則復。否極則泰。今之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極點。若不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爲訓。決難收效。以吾人一念心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隨悟淨緣。則證三乘。及佛法界。隨迷染緣。則成人天。及四惡趣法界。雖十法界之升沈苦樂。天地懸殊。而本有心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倘諦了此義。雖使喪身失命。決不肯舍悟淨緣。取迷染緣。以致永劫輪迴。莫之能出也。是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法。乃標本同治。凡聖共由之大道。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舍此法。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齊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天

下不治。匹夫有責。吾高佛法。凋殘已久。出家在家。等皆夢夢。同人等發起佛學研究會。并佛經流通處。俾有志于己立立人。自利利他者。隨已天姿而爲修持。深則見深。何難斷惑證真。了生脫死。淺則見淺。亦可改過遷善。希聖希賢。挽回世道人心。促進人羣道德。固與政治宗教各範圍。不相干涉。不相背戾也。區區之忱。祈垂洞察。

上海佛學編輯社緣起

心性者。十法界一切聖凡。墮獄生天。證真成佛之根本也。因果者。世出世一切聖賢。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然此心性。人各自具。眞常寂照。妙莫能名。祇因迷而未悟。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心性之力。起惑造業。由業墮苦。展轉沈迷。輪迴六道。盡未來際。了無出期。致我釋迦牟尼世尊。特垂哀愍。興無緣慈。運同體悲。不離寂光。示生世間。精修梵行。成等正覺。于是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由是隨機說法。令得度脫。但由機器差別。故致法無定相。或漸或頓。或權或實。或顯或密。或性或相。必期于徹悟。此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終日隨緣。終日不變之妙眞如性。悉得徹證而後已。以此心性。體雖不變。用常隨緣。隨迷染緣。由厚薄不同。

而成六凡法界。隨悟淨緣。因淺深各異。而成四聖法界。既知體常不變。由迷逆悟順。相用天殊。其誰不欲捨迷染緣。隨悟淨緣。復還本有之天真。圓成無上之覺道乎。十法界。一一不出因果之外。欲離苦得樂。超凡入聖者。固宜慎所擇也。又慮衆生業重障深。縱種善根。得生人天。既未斷惑。必致造業。一墮惡道。苦無了期。于是以大悲心。特開淨土法門。俾具縛凡夫。于現生中。卽得此娑婆。生彼極樂。與住行向地。及等覺菩薩。如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俱會一處。親炙彌陀。以漸證夫道果耳。噫。世尊之恩。可謂極矣。雖天地覆載。亦難喻其少分焉。迨至衆生機盡。如來應息。而大悲利生。終無有盡。由是諸大弟子。分布舍利。結集經藏。俾徧界以流通。冀普沾乎法潤。及至東漢。大教始來。但由風氣未開。故唯在北方流通。至孫吳赤烏四年。康僧會尊者。特開化建業。蒙如來舍利降臨。致孫權極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此法被南方之始也。至晉而徧布高麗。日本。緬甸。安南。西藏。蒙古諸國。自茲以後。蒸蒸日上。至唐而諸宗悉備。可謂極盛。天台。賢首。慈恩。以宏教。臨濟。曹洞。馮仰。雲門。法眼。以宏宗。南山。則嚴淨毗尼。蓮宗。則修專淨土。如各部之分司其職。猶六根之互相爲用。良以教爲佛語。宗爲佛心。律爲佛行。心語行三。決難分屬。約其專主。且立此名。唯淨土一法。始則爲凡夫入道。

之方便。實則是諸宗究竟之歸宿。以故將墮阿鼻者。得預末品。證齊諸佛者。尙期往生。如來在世。千機並育。萬派朝宗。佛滅度後。宏法大士。各宏一法。以期一門深入。諸法咸通耳。譬如帝網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徧入千珠。千珠悉攝一珠。參而不雜。離而不分。泥迹者謂一切法。法法各別。善會者則一切法。法法圓通。如城四門。隨近者入。門雖不同。入則無異。若知此意。豈但諸佛諸祖所說甚深諦理。爲歸真達本明心見性之法。卽盡世間所有一切陰入處界大等。一一皆是歸真達本。明心見性之法。又復一一皆卽是真。是本。是心。是性也。以故楞嚴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皆爲如來藏妙真如性也。由是言之。無一法非佛法。亦無一人非佛也。無奈衆生。珠在衣裏。了不覺知。懷寶循乞。枉受窮困。以如來心。作衆生業。以解脫法。受輪迴苦。可不哀哉。以故宏法大士。不憚艱辛。種種方便。而爲開導。令其諦了十法界因果事理。徹悟卽心自性。以迄究竟圓證也。由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足一千年。聲教弗替。雖不及唐時之盛。猶可稱伯仲之倫。自咸同來。兵火聯綿。飢饉荐臻。高人日希。庸人日多。國家不暇提倡。僧侶無力振興。由是在家高人。以未嘗研究故。謬襲韓歐故套。遂致一敗塗地。至清末之時。大開學界。天姿高者。遂皆翻閱佛經。始知道本在是。遂皆息心以研究。

焉。及至民國啓運。法制維新。奉教自由。載于憲法。十餘年來。風氣大開。舉凡政軍學商各界。偉人。多皆研究佛法。吃素念佛。願聯承。趙雲韶等諸居士。欲令同人。悉沾法利。擬于上海北京路長康里。設一佛學編輯社。凡屬發明心性之論。彰顯因果之說。戒殺放生之利益。念佛往生之感通。與夫深經奧論之解釋。高人懿士之修持。取便編輯。月出一冊。以餉當世。庶不知佛法者。因茲而知。稍知佛法者。展轉入勝。果能依佛言教。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主敬存誠。洗心滌慮。不但天災人禍。從茲消滅。俗美風淳。永享太平。將見徹悟唯心。親見佛性。離三界之苦。因苦果。證一乘之樂。因樂果。庶不負此卽心本具之真如妙性也已。

常齋會題詞并緣起

衆生心性。與佛同儔。由善惡業。報分人畜。人有智識。畜無技術。恃強陵弱。遂殺而食。成家之子。不借重債。況殺彼身。但圖口快。怨恨固結。歷劫互償。試一思及。中心痛傷。爰集同人。共立此會。凡百應酬。概用素菜。特立規約。并述緣起。普願見聞。各篤胞與。

原夫水陸空行一切衆生。無一不知疼痛苦樂。無一不知貪生怕死。而且無一不是吾人無量劫來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朋友親戚。又復無一不能於未來世深種善根。修持淨業。斷

惑證真。圓成佛道。但以宿世惡業。墮於異類。固宜深生憐憫。以護持之。令彼各得其所。何可以強陵弱。或以智取。或以錢取。俾彼一切。悉充口腹。彼等力雖不敵。心固銜結。故致生生世世。展轉互殺。爲一時之口腹。殺身命於多劫。校比自殺。酷烈萬倍。何苦爲此招殃禍事。一何愚迷。至於此極。在昔魯國有二勇士。彼此互聞而未相見。一旦相遇。沽酒共飲。一曰。無肉不能成歡。當去買肉。一曰。爾我肉也。何須更求。其人以爲所見甚高。遂袒衣相割。彼此互食。又復割彼之肉。轉以奉彼。意氣揚揚。以爲吾人之交。情意真摯。相割相食。遂至於死。凡見聞者。皆歎其愚。世人因食肉故。造諸殺業。遂至累劫。展轉互殺。校彼勇士。更爲酷烈。由無慧目。不知後報。反爲得意。用自矜誇。斥素食者。以爲迷信。及以薄福。世俗相襲。恬不知非。以故如來於梵網。楞嚴。楞伽。等諸大乘經。極陳殺生食肉之禍。可謂拔本塞源之真慈大悲也。近世殺劫之慘。千古未聞。况復水火疾疫風吹地震旱潦等災。不時見告。總因殺業以爲緣起。致令世道人心愈趨愈下。由是天災人禍。相繼而興。如立鏡前。不能逃影。同人憂之。欲令世人。同持殺戒。各秉蔬食。無論祝壽祈福冠婚喪祭宴賓會友等事。俱用素筵。一以全吾惻隱之心。一以冀吾所尊奉之神祇。并吾之祖宗父母朋友親戚。止息殺業。增長善根。非止獨爲水陸。

空行一切物類計也。又期彼此效法。達之鄉國。及與天下。將見俗美風淳。民康物阜。共樂大同之化。永息爭競之風。則鳥獸魚鼈咸若。庶人與天地並立爲三。稱爲三才。與乾爲大父。坤爲大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義。不至徒有空言。毫無實義矣。

樂清柳市募建淨土堂緣起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衆生愚癡。常住其中。縱受極苦。不求出離。雖有本具佛性。由其迷背。反作起惑造業之本。以致經塵點劫。莫由解脫。可不哀哉。況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極。殺劫之慘。振古未聞。加以新學潮流。撥無因果。聖賢道義。斥爲迂腐。任己臆見。而爲提倡。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令天災人禍。相繼降作。蚩蚩蒸民。誠堪憐憫。于是有心世道者。奮發大志。欲爲救援。以爲此等業果。皆由唯知自私自利。不知三世因果善惡報應。以爲人死神識卽滅。有何靈魂。隨罪福因緣。受生于人天及三途惡道耳。既善惡同一磨滅。何任意所爲。以期身心快樂乎。由是逆天悖理。損人利己。以及殺害生命。取悅口腹之事。熾然競作。無所顧忌。使知三世因果。當卽恐其受報。而不敢稍萌此念。況實行其事乎哉。是知我佛所說三世因果。生死輪迴之事理。乃無明長夜之慧日也。而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乃

生死苦海之慈航也。欲挽劫運，捨此末由。以故各處諸大心緇素，悉皆汲汲然提倡佛學。以冀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也。樂清胡天僕居士，于虹橋建一淨土堂。于八月十五日開講，萬眾歡欣，歎所未有。柳市諸善士景仰不已，擬在當市亦建一所，以期普霑法潤。除首人任捐外，擬欲募諸四方。包又舞居士祈光作疏，竊謂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而念佛一行，實十方三世諸佛，普令眾生現生出苦之達道。捨此則邪見無由滅，實益無由得也。契理契機，利益難思。懇祈有力大人，各各贊襄，俾佛堂成而講會長開，人心轉而劫運頓息。庶勝殘去殺，一視同仁之象，復見于今。其功德利益，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非筆舌所能形容也已。

請淨權法師講法華經啟代法雨監院作

伏以如來知見，蘊於眾生心中。不因佛說，誰能自悟。釋尊一代所說諸經，唯有法華暢譚此義。舉手低頭，皆成佛道。治世語言，悉順正法。示衣裏之明珠，出火宅之險難。孤露乞兒，作長者之眞子。無明厚地，得法性之甘泉。卽眾生心，示如來藏。若不講演，誰得而知。恭維淨公大法師，宿受佛囑，作如來使。常宏大教，普利羣倫。以大智慧，發大辯才。直教頑石點頭，天華墜

地。晚久仰德風。未獲一晤。緣慳障厚。愧何如之。茲者敝寺主人。擬於來年夏月。講演法華。固知座下悲運同體。慈起無緣。故敢冒昧懇求。唯祈默然允許。將見昔日靈山一會。各各同瞻。此際觀音普門。人人得入矣。伏祈慈悲。則法門幸甚。衆生幸甚。臨啓。無任懇禱冀望之至。

請淨權法師講彌陀疏鈔代法雨住持作

伏以圓覺妙心。有情各具。修持剋證。其孰知宜。恭維淨公大法師。宿受佛囑。乘願再來。開如來之知見。續台衡之薪傳。諦觀圓融。禪淨一致。導三乘同登九品。引五性共證唯心。晚久仰高風。殊少親近。愧爲法雨守門庭。絕無智力宏覺道。詳察現世時宜。唯淨土最爲當機。擬講彌陀疏鈔。非我公莫慰衆望。懇祈不違本誓。俯徇下情。待到明年七月。飛錫荒山。好令百千四衆。棲心祕藏。以懸河之妙辯。暢如來之本懷。俾無問自說之經。理事雙彰之疏。悉得大明。豈但荒山之深幸。法門之深幸而已哉。唯願慈悲。默然允許。臨啓。無任激切冀望之至。

寧波功德林蔬食處開辦廣告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設法救護。尙恐不及。何可爲悅我口腹。以殺彼身軀乎。須知水陸飛潛諸物。同吾靈明覺知之心。但以宿業深重。致使形體殊異。口不能

言。觀其求食避死情狀。自可悟其與人無異矣。吾人承宿福力。幸生人道。心有智慮。正宜敦天父地母。民胞物與之誼。以期不負人與天地並名三才。以參贊天地之化育。俾民物各得其所。以同受覆載。同樂天年而後已。倘其不體天地好生之德。恣縱自己饕餮之念。以我之強。陵彼之弱。食彼之肉。充我之腹。必至一旦宿福已盡。殺業現前。欲不改頭換面。受彼展轉殺食。其可得乎。況肉食有毒。以殺時恨心所結故。故凡瘟疫流行。蔬食者絕少傳染。又肉乃穢濁之物。食之則血濁而神昏。發速而衰早。最易肇疾病之端。蔬係清潔之品。食之則氣清而智朗。長健而難老。以富有滋補之力。此雖衛生之常談。實爲盡性之至論。因俗習以相沿。致積迷而不返。須知仁民者必能愛物。殘物者決難仁民。以習性使然。是以聖王治世。鳥獸魚鼈咸若。明道教民。黏竿彈弓盡廢。試思從古至今。凡殘忍饕餮者。家門多絕。仁愛慈濟者。子孫必昌。始作俑者。孔子斷其無後。恣食肉者。如來記其必償。祈勿徒云遠庖。此係隨俗權說。固宜永斷葷腥。方爲稱理實義。近世殺劫之慘。實爲千古未聞。若詳推其根源。皆由食肉所致。憂世之士。各欲拔本塞源。申江開辦功德林。固已先豎赤幟矣。此邦道尹黃公。鎮使王公。知事姜公。及張讓三公。吳東山公等諸鄉紳。諦閑法師。開如了餘等諸沙門。同憫近世殺

劫擬植仁壽幸福。特步申江之後塵。以樹寧地之先聲。創辦本林。提倡素餐。俾邦人士冠昏喪祭。便用素筵。宴賓會友。悉資蔬食。以代庖之微業。作救劫之大權。專以利生爲志。絕非唯利是圖。于是聘請名工。製造珍品。以備邦人士冠昏喪祭宴會需用。或來本林以就食。或送貴宅以供用。多少厚薄。俱可隨意。凡有惠顧。決無失悞。懇祈官商善信。同發戒殺護生之心。共行斷葷茹素之事。俾慈風從茲普扇。庶殺劫自此消滅。將見時和年豐。民康物阜。永無天災人禍。長享安樂太平矣。此固道尹諸公發起本林之深心。而晨夕焚香念佛以懇禱者。尙冀各處效法。故爲敘述緣起。

啓建水陸壽筵小參代友人

只此一念菩提心。卽是常住無量壽。普令法界諸衆生。性修功德皆成就。恭維無遮勝會齋主。定聖秦太太。宿根深厚。賦性淑賢。篤信佛法。歸依三寶。卽俗修真。垂母儀于閨壺。隨緣體道。作師範于女流。常時厭離娑婆。非徒自作歸計。一意欣求極樂。每欲普度羣萌。茲值六旬初度。發煥中天。遠離塵囂之市井。直詣圓通之道場。力辭親朋祝獻之儀。大啓法界聖凡之會。以自已之誠心。感三寶之慈力。必得夫與己身。業障潛消。諸緣盡吉。現生膺洪範之五福。

臨終登九蓮之上品。子榮孫貴。奕世長發其祥。道泰時康。閭國咸有其慶。豈徒令當齋正薦王氏秦氏祖禰先亡。同生淨土。所願十方世界。四生六道。一切含識。共證眞常。本儒者已立立人之心。行菩薩自利利他之事。只因佛由心具。故願壽與人同。嗟。性具福壽妙難詮。奚啻如海與如山。窮盡三際無生滅。迴超思議兩重關。

對靈小參代撰

三界原來無別法。唯是一心之所作。識得諸法皆由心。何難超凡而證覺。恭維當齋正薦某某居士。宿具靈根。篤信佛法。聰慧明達。溫良恭儉。孝順出于天性。仁慈及于庶物。推因計果。以心驗福。當享上壽膺高爵。以大展經綸。何甫弱冠便夭折。而卽捐身世。想必愛親情切。欲得同生淨土。故現無常。激發令親出世之心。以成世間莫大之孝。所謂卽不孝以爲大孝。由無常而證眞常。冀報親恩。兼警同倫。現身說法。善巧無喻。無如令親愛子之心。更加真切。恐汝淨業未熟。未能往生。故來圓通道場。建無礙會。普濟孤魂。以此功德。俾汝未生則卽得往生。已生則高增品位。茲者欲汝解第一義。登上品蓮。見彌陀于自心。證無生于當念。特設香齋。兼示法要。須知父母未生以前。原無男女之相。四大分散之後。唯有靈知之心。由幻業以

相纏。故不能直下了脫。倘凡情以頓息。又何難徹底承當。相因業以幻生。業由心而妄起。心若不生。業便消滅。業盡情空。返本還元。譬如雲散長空。天日頓現乎本體。水歸大海。江河莫比。夫洪深徧十方而無欠無餘。盡三際而不生不滅。此理悟之雖易。證之實難。須發信願之心。求生西方。定仗彌陀之力。速離五濁。從茲承侍如來。參隨海衆。聞法受記。開佛知見。斷惑證真。得本圓通。然後仗佛慈力。乘本願輪。徧法界以普現色身。俾迷流以同登覺岸。陝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自從徧吉導歸後。海衆悉皆廢南詢。

啓建水陸對靈小參代友人

娑婆原是苦封疆。生死輪迴實可傷。拔斷愛根歸西去。歷劫熱惱頓清涼。恭維無遮勝會當齋正。薦琴濤邵先生。宿植德本。素著景行。讀書明理。垂典型于市廛。學道愛人。助政治于官府。通商裕國。人咸佩兩袖之清風。濟難扶危。心獨揭一輪之明月。兼以篤信佛法。崇重三寶。雖未專修定慧。實能上合慈悲。壽臨知命。便拋幻軀。事堪痛心。故援金臂。茲者孝男某某。併諸眷屬。欲崇追薦之儀。大啓無遮之會。須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由迷悟之不同。致升沈以頌異。當念昔標清風明月之懿範。原承法身般若之威神。了此則自能息認影之狂心。起反

照之正智。方知頭本不失。佛自圓成。不離此念。入聖超凡。永辭虛妄之幻苦。恒享眞常之法樂。然理可頓悟。事難卽圓。宜發信願之深心。求生淨土。定蒙光壽之慈父。導歸蓮邦。從茲神超清泰。業謝塵勞。蓮開上品之華。佛授一生之記。然後乘本願輪。迴入娑婆。逆順隱顯。度脫衆生。普令法界有情。共證常住佛性。俾此明理愛人之心。清風明月之操。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庶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超羣拔萃。眞大丈夫者矣。噫。冰水豈有兩種濕。生佛原同一覺心。但能返觀觀自性。卽獲本具無價珍。

定海張總戎薦親對靈小參代撰

一念眞如性。光明徧大千。悟迷雖有異。本體總天然。恭維誥封某某張老大人。生前積善修德。居仁由義。故致身後餘慶長發。奕葉相承。德範恆新。簪纓永繼。作股肱于元首。爲國家之爪牙。茲者法會宏開。用申超薦。急須了知在生積德。卽今受薦之心。性本如如。不遷不變。常寂常照。離念離名。圓滿無量功德。具足無邊妙用。凡不能令其減損。聖不能令其增益。非色非空。歷十界而無異。不生不滅。盡三際而常然。所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若能如是會得。自然親見天真佛性。直趣無上

菩提。如或未能。須仗阿彌陀佛大悲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果若圓發三心。直下卽登九品。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方知前來升沈六道。積善修德。乃至卽今親臨法會。聞法受薦。一念心性。從本以來。原自清淨。無有染汙。原自具足。河沙功德。嘆一條蕩蕩西方路。直下歸家莫問程。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祭盛寅懷文代了餘師作

維年月日。方外友了餘。謹以香茗蔬肴之儀。致祭于寅懷盛公之靈曰。維公之生兮。不生。緣會而生。維公之滅兮。不滅。緣盡而滅。若徹悟夫自心兮。生滅不殊。虛空楔。縱未明乎本有兮。去來何異。水中月。幸夙因之深厚兮。稟性真誠。歎佛緣之稍疏兮。惜未聞淨土橫超之祕訣。論現因之明廉而公正兮。來報必在諸天宮殿。王公闕閱。雖暫享人天之幻福兮。難免花殘而月缺。祈以世福迴向極樂淨域兮。必蒙彌陀慈父垂金色臂以迎接。從茲永辭五濁惡世。兮常享五清。庶可不負與餘久交兮。亦堪慰餘末後告公之誠實說。尙饗。

祭韓山巖居士文

代法雨常住居士品行端方爲商界中冠

維公之心兮。忠厚慈祥。維公之行兮。廉潔端方。居廬爲政兮。德風被處。使彼奢者儉。儉者強。

凶惡者遷善。放蕩者息狂。篤信佛乘兮。多方宏護而贊襄。溯昔八十四年前兮。本不曾生。卽今現在兮。又豈有亡。去來雖無定相兮。主人翁原自露堂堂。若推因以驗果兮。不在天宮享天福。定在極樂世界侍願王。須知天福兮易盡。淨土之樂兮。窮未來際了無央。尙祈圓發三心兮。直登上品。庶可徹證本有兮。永爲苦海沈溺衆生作舟航。尙饗。

胡嘉科祭祖母文代撰

嗚呼。維吾祖母兮。母德堪師。每一思及兮。輒生傷悲。爲女流之懿範。作閨闈之善導兮。實效法乎周之三太。虞之二妃。撫育不肖孫之周摯兮。如天覆地載而無遺。冀予學成德立。出而爲國家作輔弼。處而爲鄉里作儀型兮。豈料予之不才。德不加修。學無所成。俯仰天地。愧莫能支。幸因遊學泛覽兮。得遇如來普度衆生之文詞。方知吾人一念心性兮。直與諸佛無二無別。亙古亙今不轉移。但以迷悖。逐境生貪。起惑造業。致受果報。于三途六道兮。實于本性不減一毫釐。修持法門無量無邊兮。俱不若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適宜。以若龍生。信發願。以至誠心。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兮。決定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七寶池。五逆十惡。臨終地獄相現。念佛數聲。卽蒙接引得預下品下生兮。况吾祖母之懿德善

行兩相資。緬維禹爲大聖。不免鯀之神讖。入于羽淵。化爲黃能。兮。不禁悲喜交集。如狂如癡。是以西方有大聖人兮。發之于至聖先師魯仲尼。伏願吾祖母諦信而勿疑兮。直下卽可蒙佛慈。又祈與吾祖父。并及歷代祖妣兮。同發怖生死苦。感佛慈悲之心。依此修持。庶可相率同預蓮池海會。親炙彌陀。承事衆聖兮。因茲徹悟。本具佛性。以迄圓證。夫無上大菩提。尙饒悲哉衆生。無所恃怙。孤露踈嫻。如逃逝子。縱聞佛法。依教修行。自力劣弱。難破無明。猗歎世尊。慈悲心切。四十八願。三根等攝。普令衆生。信願持名。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感應道交。如磁吸鍼。如來恩德。窮劫莫讚。唯冀含識。悉副佛願。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卷首像讚

猗歎大士。誓願難宣。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尋聲救苦。隨類逐形。普現色身。徧情無情。若有衆生。遇諸苦難。一稱其名。立見救援。富壽兒女。凡有所求。禮拜供養。隨願悉酬。何以稱名。便獲感通。由菩薩心。久證真空。無心之心。合生佛心。衆生迷背。無從受恩。因遇災難。并所懇叨。一發誠心。感應道交。如清涼月。麗彼中天。影現羣水。一無所偏。若或無信。莫由相感。如水昏動。

月影不顯。咎在于水。非月不照。若得澄靜。卽現光耀。亦如陽春。普生諸芽。遇根枯者。朽腐更加。甘霖普澍。草木同榮。唯無根者。不荷生成。入道之要。信爲第一。欲蒙慈濟。非信莫得。緬維菩薩。何能如此。爲有遠本。故致爾爾。遠本維何。圓證三覺。名正法明。福慧兩足。雖住寂光。悲願無央。復現菩薩。輔弼法王。十法界身。無身不現。三際豎窮。十方橫徧。菩薩功德。難盡讚揚。垂示梗概。作長夜光。特祈江西居士止淨。徧閱藏典。撰爲讚頌。恭摹聖像。徧界流布。普令含識。同蒙覆護。

瘋僧像讚

奸檜受賄誤國民。故勞我師特掃秦。一柄掃帚撐天地。幾句法語鎮乾坤。惜彼陷溺已深固。雖承指示不問津。致令神歸阿鼻獄。鐵像千古跪岳墳。

淨土問答并序

大矣哉淨土法門之爲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當遜其奇特。十念一念。卽登不退。歷劫修證者。當仰其高風。普被上中下根。統攝律教禪宗。如時雨之潤物。若大海之納川。偏圓頓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行。無不還歸此法界。不斷惑業。得預

補處。卽此一生。證大菩提。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生。是以華嚴海衆。盡遵十大願王。法華一稱。悉證諸法實相。如斯大力用。諸佛共宣揚。若此極發揮。諸祖皆如是。誠可謂一代時教之極譚。一乘無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歷劫難逢。幸得聞熏。勉力修習。恐彼無知狂徒。謂爲淺近。故此依教讚述。令其奉行耳。

問。念佛法門。愚尙能修。律教禪宗。智猶難曉。何謂此法統彼諸法。答。欲知此義。須深明佛力。自力大小優劣。則一切疑惑。泮然冰釋矣。夫佛與衆生。心性雖同。若論力用。天地懸殊。良由衆生具足無量煩惱惡業。功德智慧。不能顯現。佛則具足無量功德智慧。煩惱惡業。淨盡無餘。佛與衆生。迷悟不同。致使力用。勝劣迥異。律教禪宗。皆仗自力了脫生死。所以久經長劫。尙難出離。念佛法門。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了脫生死。所以盡此一生。便登不退。問。自力佛力。其義云何。願垂明誨。答。律教禪宗。最初須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修行功深。斷惑證眞。方出生死。若教理不明。則盲修瞎煉。若非得少爲足。便是著魔發狂。縱使理明功深。亦頗斷惑。倘有絲毫未盡。依舊不出苦輪。直待惑業淨盡。方可出離生死。尙去佛地甚大懸遠。更須歷劫進修。始可圓滿佛果。譬如庶民。生而聰慧。讀書學文。多年辛苦。學問既成。登科入仕。由其有大

才能。所以從小漸升。直至宰相。官居極品。再無可升。於羣臣中。位居第一。若比太子。貴賤天淵。何況皇帝。畢世爲臣。奉行君命。鞠躬盡瘁。輔治國家。然此相位。大不容易。半生勤勞。通身能耐。到下场頭。不過如是。若學問才能。稍不充足。則不能如是。若有百千萬億也。此是自力學問才能。譬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位至宰相。譬修行功深。斷惑證真。只可稱臣。不敢作君。臣決

定不敢作君。臣欲作君。除非託生皇宮。爲皇太子。修餘法門。亦可成佛。但與淨土校。奚啻日劫相倍。讀者須善會其意。勿泥其詞。然依華嚴末後一著。等覺菩薩。尙以十大願王。迴向往生。正與託質皇宮。爲皇太子。意義相齊。淨土法門。得華嚴一經。譬雖出生死。尙未成佛。學問遂得如大海之橫吞萬川。如太虛之總攝萬象耳。猶歎大哉。 譬雖出生死。尙未成佛。學問不充。不能如是者甚衆。譬惑未斷盡。不出生死苦海者甚衆也。念佛法門。縱不明教理。未斷惑業。但能信願持名。求生淨土。臨命終時。決定蒙佛親垂接引。往生西方。見佛聞法。悟無生忍。卽此一生。定補佛位。此是佛力。又兼自力。謂信願持名。是自力。能感於佛。誓願攝受。垂慈接引。是佛力。能應於我。感應道交。故得如是。又若深明教理。斷惑證真。則往生品位更高。圓成佛道更速。所以文殊普賢。華藏海衆。馬鳴龍樹。諸宗祖師。皆願往生也。譬如託生皇宮。一出母胎。貴壓羣臣。此是王力。迨其長大。學問才能。一一充足。便能承紹大統。平治天下。一切臣宰。皆聽詔諭。此則王力自力。兼而有之。念佛法門。亦復如是。未斷惑業。仗佛慈

力往生西方。便出生死。猶如太子初生。貴壓羣臣。既往生已。惑業自斷。定補佛位。猶如太子長大。承紹大統。平治天下也。又已斷惑業。如馬鳴龍樹諸宗祖師。已登補處。如文殊普賢華藏海衆。皆願往生者。猶如昔鎮邊鄙。不堪承紹。今居東宮。不久登極也。所盡捨舊習。於此法門。極生信願。專精修習。則無盡煩惱。不難頓斷。無量法門。自然證入。其圓成無上佛道。度脫無邊衆生。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尙勉之哉。尙勉之哉。

爲在家弟子略說三歸五戒十善義

悲哉衆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流轉四生。無救無歸。無依無託。若失父之孤子。猶喪家之窮人。總由煩惱惡業。感斯生死苦果。盲無慧目。不能自出。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間。爲其說法。令受三歸。爲翻邪歸正之本。令持五戒。爲斷惡修善之源。令行十善。爲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令其背塵合覺。轉凡成聖。斷貪瞋癡煩惱之根本。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故爲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三十七助道品。等無量法門。又欲令速出生死。頓成佛道。故爲說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使其不費多力。卽生成辦。噫。世尊之恩。可謂極矣。雖父母不足譬。天地不足喻矣。不慧受恩實深。報恩無由。今汝

等謬聽人言。不遠數千里來。欲以我爲師。然我自揣無德。再四推卻。汝等猶不應允。今不得已。將如來出世說法度生之意。略與汝等言之。并將三歸五戒十善。及淨土法門。畧釋其義。使汝等有所取法。有所遵守。其四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非汝等智力所知。故略而不書。汝等若能依教奉行。便是以佛爲師。何況不慧。若不依教奉行。則尙負不慧之恩。何況佛恩。

三歸者

歸亦作皈。皈字從白從反。取其反染成淨之義。

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歸者歸投。依者依託。如人墮海。忽有船來。即便趣向。是歸投義。上船安坐。是依託義。生死爲海。三寶爲船。衆生歸依。即登彼岸。既歸依佛。以佛爲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歸依法。以法爲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外道典籍。法即佛經及經書也。既皈依僧。以僧爲師。從於今日。至命終時。不得皈依外道徒衆。

五戒者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由是思之。生可殺乎。一切衆生。輪迴六道。隨善惡

業。升降超沈。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爲父母。互爲子女。當思拯拔。何忍殺乎。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於未來世。皆當成佛。我若墮落。尙望拔濟。又既造殺業。必墮惡道。酬償宿債。展轉互殺。無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殺乎。然殺生之由。起於食肉。若知如上所說。因緣。自不敢食肉矣。又愚人謂肉爲美。不知本是精血所成。內盛屎尿。外雜糞穢。腥臊臭穢。美從何來。常作不淨觀。食之當發嘔矣。又生謂人及禽獸。蛆蟲魚蝦。蚊蟲蚤蝨。凡有命者皆是。不可謂大者不可殺。小者可殺也。佛經廣說戒殺放生功德利益。俗人不能得讀。當觀安士先生萬善先資。可以知其梗概矣。

不偷盜者。卽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此事知廉恥者。便能不犯。然細論之。非大聖大賢。皆所難免。何也。以公濟私。尅人益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陽取爲善之名。遇諸善事。心不認真。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漠不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塞責了事。糜費他人錢財。於自心中。不關緊要。如斯之類。皆名偷盜。以汝等身居善堂。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

不邪淫者。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關風化。下關祭祀。夫婦行淫。非其所禁。但當相敬如

賓。爲承宗祀。不可以爲快樂。徇欲忘身。雖是已妻。貪樂亦犯。但其罪輕微。若非已妻。苟合交通。卽名邪淫。其罪極重。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報終命盡。先墮地獄餓鬼。後生畜生道中。千萬億劫。不能出離。一切衆生。從淫欲生。所以此戒難持易犯。縱是賢達。或時失足。何況愚人。若立志修持。須先明利害。及對治方法。則如見毒蛇。如遇怨賊。恐畏怖懼。欲心自息矣。對治方法。廣載佛經。俗人無緣觀覽。當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可以知其梗概矣。利。謂不
犯之利。

害。謂犯
之禍害。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爲實。以有爲無等。凡是心口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若自未斷惑。謂爲斷惑。自未得道。謂爲得道。名大妄語。其罪極重。命終之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比比皆是。當痛戒之。切要切要。以上四事。不論出家在家。受戒不受戒。犯之皆有罪過。以體性是惡故也。然不受戒人。一層罪過。受戒之人。兩層罪過。於作惡事罪上。又加一犯戒罪故。若持而不犯。功德無量無邊。切須勉之。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非爲。故佛制而斷之。凡修行

者皆不許飲。并及葱韭薤音械，小蒜也。蒜。五種葷菜。氣味臭穢。體不清潔。熟食發淫。生噉增恚。凡修行人。皆不許食。然此一事。未受戒者。飲之食之。皆無罪過。受戒飲食。一層罪過。卽是犯佛戒罪。佛已禁制。汝又去犯。故有罪也。五葷菜。西域有。五。此方但四。

十善者

- 一不殺生。
- 二不偷盜。
- 三不邪淫。
- 四不妄言。
- 五不綺語。
- 六不兩舌。
- 七不惡口。
- 八不慳貪。
- 九不瞋恚。
- 十不邪見。

此中前三名身業。中四名口業。後三名意業。業者。事也。若持而不犯。則爲十善。若犯而不持。則爲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絲毫不錯也。殺盜淫妄。已於五戒中說。綺語者。謂無益浮詞。華妙綺麗。談說淫欲。導人邪念等。兩舌者。謂向彼說此。向此說彼。挑唆是非。鬪構兩頭等。惡口者。謂言語麤惡。如刀如劍。發人隱惡。不避忌諱。又傷人父母。名大惡口。將來當受畜生果報。既受佛戒。切莫犯此。慳貪者。自己之財。不肯施人。名之爲慳。他人之財。但欲歸我。名之爲貪。瞋恚者。恨怒也。見人有得。愁憂憤怒。見人有失。悅樂慶快。及逞勢逞氣。欺侮人。

物等。邪見者。不信爲善得福。作惡得罪。言無因果。無有後世。輕侮聖言。毀佛經教等。然此十善。總該一切。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恐汝等不能體察。今略舉其一二。當孝順父母。無違無逆。委曲宛轉。勸令入道。斷葷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脫生死。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決不依從。亦勿強逼。以失孝道。但於佛前。代父母懺悔罪過。斯可矣。於兄弟則盡友。於夫婦則盡敬。於子女則極力教訓。使其爲良爲善。切勿任意嬌慣。致成匪類。於鄰里鄉黨。當和睦忍讓。爲說善惡因果。使其改過遷善。於朋友則盡信。於僕使當慈愛。於公事則盡心竭力。同於私事。凡見親識。遇父言慈。遇子言孝。若做生意。當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貨哄騙於人。若以此風。化其一鄉一邑。便能消禍亂於未萌。致刑罰於無用。可謂在野盡忠。居家爲政矣。

示某比邱尼

係世家婦出家者代友人作

光陰迅速。時序更遷。刹那刹那。一念不住。此殆造物出廣長舌。普爲爾我一切衆生說人命無常。榮華不久。急尋歸路。免受沈淪之無上妙法耳。汝既厭棄世榮。發心出家。必須努力勤修。切莫因循度日。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一息不來。卽屬後世。當念形質雖稟五漏。心性原具三德。痛洗積劫之女習。力持彌陀之聖號。觀此娑婆。濁惡甚於圜廁。信彼極樂。卽我本有家。

鄉。不求此世來生。人天王等福樂。唯願報終命盡。蒙佛接引往生。朝斯夕斯。念茲在茲。念極功純。感應道交。臨命終時。必克果願。既生淨土。頓悟無生。回觀世間富貴。奚啻陽燄空華。直同囹圄毒海耳。然欲生淨土。先治染習。佛經屢言。富貴難學道。女人亦難學道。良以富貴之人。嬌慢成性。奢侈爲心。尙不能謙光接物。卑以自牧。又何能息慮忘緣。虛心求道乎。女人則唯矜容儀。常懷妬忌。不知縱是天姿國色。依舊糞袋革囊。既戀幻形。何悟妙性。如來爲治此病。令修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此觀若成。則戀身恃勢之習。消滅無餘。不異洪鑪之化片雪耳。汝以富貴女人出家。凡嬌奢豔治習氣。必須徹底拋棄。不使一毫蘊於胸中。將來方有出苦分在。現今法弱魔強。良師善友最不易得。直須上友古人。以古爲師。比丘尼傳。善女人傳。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當熟讀之。庶取法有地。墮魔無由矣。近來僧尼。多不如法。不可濫收徒衆。壞亂佛法。實爲至要。當恪守清規。力修淨業。生爲坤範。死預蓮池。庶不負跳出萬丈火坑。親爲如來弟子矣。助哉助哉。勿忘我語。

戒堂小食榜

三德圓融之體。因戒以彰。四大幻成之身。依食而住。趣證菩提。須全戒度。精修道品。必賴食

輪。汝等既發無上道心。欲得三聚淨戒。竭盡心力。投誠禮懺。堂外諸師。及諸護法。唯恐汝等身心疲勞。道業難以成辦。于午食前。特設小食。以點汝心。令得安隱。當知此食。體卽禪悅。無生無滅。卽色卽空。同淨名之香飯。惑稍方消。乃華嚴之金剛。劫壞不壞。汝等若能了知三輪體空。六塵卽覺。則一念不生。十界消殞。食法心境。一一平等。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消與不壞。打成一段。方可稱爲持淨戒人。是則名曰能報恩者。否則粒米如山。何能消受。則將來之披毛戴角還。大有日在。汝等務各勉旃。

幽冥戒牒

現坐道場四字。唯普陀可別處當作尋聲救苦。

心體本淨。因迷妄而煩惑斯生。世界原清。由幻業而濁惡頓現。一迷永迷。從劫至劫。沈淪于生死之域。汨沒于塵勞之中。觀照未起。焉知五蘊皆空。貪染成性。豈了六塵卽覺。懷無價之寶珠。枉膺困苦。具常住之佛性。甘受輪迴。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覺。爲制戒法。上自三乘十地。下及地獄鬼畜。凡有心者。皆令受持。良以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卽得現前。由此三聚淨戒之力。直下止惡防非。反妄歸真。垢盡光呈。塵破經出。卽業識心。成如來藏。復常住之真心。不遷不變。證寂滅之法性。

無減無增。入諸佛位。爲法王子。盡來際以度脫衆生。俾自他以齊成覺道。懿哉世尊。以戒度生。令離苦以得樂。使卽凡以成聖。慈恩浩蕩。法利汪洋。雖天地父母。渺不能喻其萬一矣。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中華民國。省府縣界居住。奉佛修因。薦亡生蓮信士某某。伏爲某某。生于某年月日時。享年幾十幾歲。于年月日時。忽爾神逝。痛念身捐塵世。神遊幽冥。未了一心。難出六道。欲仗佛力。導神識以往生極樂。故來本寺。乞說戒以先淨根身。由是恭秉佛敕。建壇作法。奉請娑婆教主釋迦世尊。極樂導師阿彌陀佛。佛說梵網菩薩戒經。幽冥教主地藏菩薩。現坐道場觀音大士。十方三世無盡三寶。臨壇證盟。垂慈加被。俾無作妙善戒法。從彼頂門。流入身心。成就法器。紹隆佛種。因茲先令歸依三寶。反邪歸正。次令懺悔業障。清淨根身。次令發四宏誓。上求下化。然後爲說三聚淨戒。令其身口意業。有所依憑。從茲斷惡修善。自利利他。若能自強不息。何難破五住而出二死。滿四宏而證三德矣。須知娑婆濁惡。觸緣障道。極樂清淨。睹境明心。以此受戒無上功德。回向往生極樂世界。三心圓發。十念稱名。定蒙彌陀親接。聖衆偕迎。一彈指頃。卽生彼國。託質蓮胎。永離衆苦。聞法受記。頓證無生。然後乘本願輪。迴入娑婆。圓應羣機。現隨類逐形之身。徧就諸緣。闡卽心自性之法。普令法界

衆生共入彌陀願海。可謂最上佛子。眞大丈夫矣。作法既竟。用給牒文。仗此功德。卽生淨土。

示陳生寄居普陀化雨學堂其父爲本堂教習

孟子以君子三樂。過于王天下。其三則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見教育英才。其事甚大。其任甚重。其關係甚非淺鮮。良由英才得其教育。則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治國安邦。淑世善民。失其教育。上焉者則無所範圍。不能超羣拔萃。作一碌碌庸人。下焉者則朋奸比匪。爲非作惡。或陷身于亂臣賊子之列。而不自知也。不慧少不努力。老無所成。上負父師教育之心。下失教育英才之樂。唯願天下英才皆得教育。同享此樂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子相貌出衆。聰明過人。若肯發憤爲學。將來必定大有成就。不可度量。恐以好游。虛度時光。致令拂雲干霄之材。反等拱把尋尺之料矣。昨所說詩。恐子未能記憶。今錄以示子。庶可助其發憤爲學之心。以作頂天履地。舉世無雙之士矣。詩曰。年少青春似過駒。窗前事業竟何如。欲爲天下無雙士。須讀人間萬卷書。雨露難滋枯根草。風雷但化有鱗魚。相如不憤題橋志。焉得高乘駟馬車。又曰。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古人此二詩。其勸勵英才之心。可謂親切懇到至極無加矣。祈熟讀而深思之。則幸甚幸甚。

示淨土法門及對治瞋恚等義

如來出世。原爲令諸衆生。斷惑證眞。了生脫死。直下成佛而已。但以衆生根性不等。以故如來曲順機宜。爲說一切大小權實。偏圓頓漸等法。法雖種種不一。皆爲成熟衆生善根。令其究竟成佛耳。然斷惑證眞。了生脫死。豈易言哉。若非宿種今熟。及法身示現二種人。縱有修持。亦非卽生。及一生二生所能頓了。根機鈍者。則久經長劫。尙難了脫。以其唯仗自力故也。如來憫念衆生。自力了脫之難。于是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淨土法門。但具眞信切願。持佛名號。雖五逆十惡。將墮阿鼻地獄之極重罪人。尙得往生。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善人乎。況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之佛弟子乎。淨土法門。三根普被。正接上上根器。旁引中下之流。愚人每每闢爲淺近小乘。總因未閱大乘經論。未親具眼通人。以己顛倒執著之心。測度如來原始要終之道。如盲覩日。如聾聽雷。彼固不見不聞。宜其妄相評論也。須知信願念佛一法。乃如來普度衆生。徹底悲心之所宣說。唯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菩薩。能究竟擔荷。彼見愚夫愚婦。皆能念佛。使目之爲淺近小乘。是何異見小星懸空而小天。小蟲行陸而小地耶。若于此法。能生信向。卽是多劫深種善根。若能以深信願持佛名號。都攝六

根淨念相繼。則卽凡夫心。成如來藏。如染香人。身有香氣。現在與佛氣分相接。臨終有不感應道交。蒙佛接引者乎。其攝心念佛。并隨分修持。隨緣化導等法。及禪宗淨宗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詳示印光文鈔中。祈息心詳閱。則自知之。此不備書。

修行之要。在于對治煩惱習氣。習氣少一分。卽工夫進一分。有修行愈力。習氣愈發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當于平時。預爲隄防。則遇境逢緣。自可不發。倘平時識得我此身心。全屬幻妄。求一我之實體實性。了不可得。既無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煩惱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決方法也。如不能諦了我空。當依如來所示五停心觀。而爲對治。五停心者。以此五法。調停其心。令心安住。不隨境轉也。所謂多貪衆生不淨觀。多瞋衆生慈悲觀。多散衆生數息觀。愚癡衆生因緣觀。多障衆生念佛觀。貪者。見境而心起愛樂之謂。欲界衆生。皆由淫欲而生。淫欲由愛而生。若能將自身他身。從外至內。一一諦觀。則但見垢汗涕唾。髮毛爪齒。骨肉膿血。大小便利。臭同死屍。汗如圍廁。誰于此物。而生貪愛。貪愛既息。則心地清淨。以清淨心。念佛名號。如甘受和。如白受采。以因地心。契果地覺。事半功倍。利益難思。瞋者。見境而心起忿憎之謂。富貴之人。每多瞋恚。以諸凡如意。需使有人。稍一違忤。卽

生瞋怒。輕則惡言橫加。重則鞭杖直撲。唯取自己快意。不顧他人傷心。又瞋心一起。于人無益。于己有損。輕亦心意煩燥。重則肝目受傷。須令心中常有一團太和元氣。則疾病消滅。福壽增崇矣。昔阿耨達王。一生奉佛。堅持五戒。臨終因侍人持拂驅蠅。久之昏倦。致拂墮其面。心生瞋恨。隨卽命終。因此一念。遂受蟒身。以宿福力。尙知其因。乃求沙門。爲說歸戒。卽脫蟒身。生于天上。是知瞋習。其害最大。華嚴經云。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學菩提道。忍辱護瞋心。如來令多瞋衆生。作慈悲觀者。以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既是過去父母。則當念宿世生育恩德。愧莫能酬。豈以小不如意。便懷憤怒乎。既是未來諸佛。當必廣度衆生。倘我生死不了。尙望彼來度脫。豈但小不如意。不生瞋恚。卽喪身失命。亦只生歡喜。不生瞋恨。所以菩薩捨頭目髓腦時。皆于求者。作善知識想。作恩人想。作成就我無上菩提道想。觀華嚴十回向品自知。又吾人一念心性。與佛無二。只因迷背本心。堅執我見。則一切諸緣。皆爲對待。如射侯既立。則衆矢咸集矣。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佛心空無所有。猶如虛空。森羅萬象。無不包括。亦如大海。百川衆流。無不納受。如天普蓋。似地均擎。不以蓋擎自爲其德。我若因小拂逆。便生瞋恚。豈非自小其量。自喪其德。雖具

佛心理體。其起心動念。全屬凡情用事。認妄爲眞。將奴作主。如是思之。甚可慚愧。若于平時。常作是想。則心量廣大。無所不容。物我同觀。不見彼此。逆來尙能順受。況小不如意。便生瞋恚乎哉。愚癡者。非謂全無知識也。乃指世人于善惡境緣。不知皆是宿業所招。現行所感。妄謂無有因果報應。及前生後世等。一切衆生。無有慧目。不是執斷。便是執常。執斷者。謂人受父母之氣而生。未生之前。本無有物。及其已死。則形既朽滅。魂亦飄散。有何前生。及與後世。此方拘墟之儒。多作此說。執常者。謂人常爲人。畜常爲畜。不知業由心造。形隨心轉。古有極毒之人。現身變蛇。極暴之人。現身變虎。當其業力猛厲。尙能變其形體。況死後生前。識隨業牽之轉變乎。是以佛說十二因緣。乃貫三世而論。前因必感後果。後果必有前因。善惡之報。禍福之臨。乃屬自作自受。非自天降。天不過因其所爲而主之耳。生死循環。無有窮極。欲復本心。以了生死者。捨信願念佛。求庄西方。不可得也。貪瞋癡三。爲生死根本。信願行三。爲了生死妙法。欲捨彼三。須修此三。此三得力。彼三自滅矣。數息一觀。可不必用。以當念佛時。攝耳諦聽。其攝心與數息相似。其力用與數息天殊也。念佛一觀。但看印光文鈔。及淨土著述。自知。問。若如所云。卽喪身失命。亦只生歡喜。不生瞋恨。設有惡人。欲來害己。將不與計校。任

彼殺戮乎。答。凡修行人。有凡夫人。有已證法身之菩薩人。又有以維持世道爲王者。有以唯了自心爲王者。若唯了自心。及已證法身之菩薩。則如所云。以物我同觀。生死一如故也。若凡夫人。又欲維持世道。則居心固當如菩薩深慈大悲。無所不容。處事猶須依世間常理。或行捍禦而攝伏之。或以仁慈而感化之。事非一概。其心斷斷不可有毒恚而結怨恨耳。前文所示。乃令人設此假想。以消滅瞋恚習氣。此觀若熟。瞋習自滅。縱遇實能害身之境。亦能心地坦然。作大布施。仗此功德。卽生淨土。校彼互相殺戮。長劫償報者。豈不天地懸隔耶。

昭文古會殺生致祭辯訛

卽安徽黟縣祭昭明太子之會

世俗迷惑。以惡爲善。以造業爲修福者。多多也。其最慘目傷心者。莫過于做會祭神。富家大戶。必殺大生以祭。一以冀得多福。一以彰其富有。卽貧家小戶。亦必殺雞殺鴨。以期神常保護。令其福壽增延。諸凡如意也。不知天地以好生爲德。神爲天地主宰諸事。豈其心與天地相反。而爲己一享其祭。令無數生命。同受刀砧之苦。是尙得謂之爲聰明正直。賞善罰惡之正神乎。其原由于貪饑之愚夫。特借祭神之名。大殺特殺。以期悅己口腹。遂相習成風。而不知其爲造大惡業。謂爲祭神。神其食之乎。況旣名爲神。必秉聰明正直之德。當以作善作惡。

爲降福降殃之准。豈殺生祭我。卽作惡者亦降福。不殺生祭我。卽作善者亦降禍乎。若是則其神之心行。與市井無賴小人無異。何以稱其爲聰明正直之神乎。旣爲聰明正直之神。決不爲此妖魔鬼怪。不依道德仁義之事。況深入佛法。徹悟自性。受佛大戒。畢世蔬食之昭明太子乎。按太子姓蕭。名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生而聰睿。仁恕恭儉。篤信佛法。力修淨業。徧覽衆經。深達諦理。受菩薩戒。居常蔬食。于宮內別立慧義殿。招引名僧講論玄奧。夫武帝尙且多年蔬食。祭先則以麪爲犧牲。太子所悟所證。超過武帝奚啻十倍。實爲古今居士中不多見之人。其事迹語言。載梁書。及廣弘明集。併居士傳。豈有生而如此持戒仁慈。死而卽爲貪圖肉食之神。人若殺生以祭。卽便降福。否則卽便降禍之理乎。良以世人只知食肉爲美。遂以自己貪圖臭穢腥臊之見。謂神亦如是。從茲彼此相效。不知其非。譬如蛆蟲食糞。意謂天仙亦當貪此美味。而常欲奉之以糞。錫其福慶也。彼受殺之生。多多皆是宿世殺生祭神。冀已食肉之人。以償當日殺生之報者。而一班愚人。一聞殺生祭神。便歡喜踊躍。以爲作福。而不知將來變作此等生命。被人殺時。有口不能言。無法得免脫矣。況以深入佛法。受佛大戒。畢生蔬食之出格高人。平白誣以貪圖肉食。且殺無數生命以祭之。其逆天悖理。誣聖

曠賢之罪。愈當生生世世。永爲此等被殺之物。豈不大可哀哉。安徽黟縣盧智睿居士。憫彼本鄉殺生祭神之慘。深恐無知愚人。由殺生故。將來自受其報。祈予發明真理。以開導之。俾明理之君子。共扇慈風。挽回劫運。庶得一切含生。悉皆優游生長。各盡天年于天地之間也。因叙其所以。冀彼深知其非而力改之。以作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之基址云。殺生祭神之非。既知。則殺生祭先養親宴客自奉之非。可以不言而喻矣。若能嘉納。其利益唯佛能知。祈深思之。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頌

眞如佛性。含識共有。奈因不知。迷頭狂走。故我世尊。示生世間。普令衆生。各悟性天。由機不一。致教不同。爰開律教。禪密淨宗。餘悉自力。淨兼佛力。現生了脫。實爲第一。大哉法門。徹上徹下。等覺逆惡。同趨並駕。法流東土。肇啟廬山。千數百年。徧界宏傳。出家四衆。在家四民。獲往生者。多難具云。近來世運。愈趨愈壞。欲挽狂瀾。非佛莫賴。諸大居士。極力提倡。特創新林。矗立滬上。諸宗咸宏。注重淨土。法法圓通。繩其祖武。光本庸僧。無力宏法。仰茲芳躋。心甚悅洽。據我愚誠。是祝是頌。橫徧豎窮。則傲無竟。

募刻華嚴經普回向頌

大哉華嚴經。爲諸經之王。法門與功德。二俱不可量。如來成正覺。直說所證法。預此法會者。唯法身菩薩。二乘雖在座。不見亦不聞。何況諸凡夫。而得預聞熏。佛以大慈悲。攝淺于最深。末後歸宗處。令覲彌陀尊。唯此奇特法。凡聖俱遵行。圓攝于等覺。及六道羣萌。末世人根鈍。斷惑甚爲難。信願念佛者。決定登九蓮。此經功德力。猶如摩尼珠。隨意雨衆寶。悉與願相符。助刻諸善信。各各願不同。薦親與祈福。無不獲感通。求子卽得子。求壽卽得壽。宿障咸消滅。所作皆如意。譬如陽春到。草木悉發榮。亦如杲日出。諸事藉以成。縱求世間福。終作出世因。如病遇仙丹。直下便成真。願諸施資者。所願皆具得。迨至捨報日。同生極樂國。面見阿彌陀。蒙佛親受記。法忍證無生。作佛所作事。欲證功德力。歷劫難讚揚。有能信受者。同證無量光。

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契真係李國松法名

憨山大師。大權示現。宏法功深。忌者誣陷。謫戍廣州。以禦禍亂。幸有大吏。另目相看。宏法曹溪。慧命續斷。相機說法。巨弊消散。護國安民。功高文憲。沒後肉身。不壞不變。粵贛相爭。歸曹溪畔。六祖七祖。彰諸時諺。增輝佛日。爲法城漸。著述宏博。日月光燦。大藏流通。惜只少半。遺

伏者多。時或出現。六詠妙偈。筆法道健。文義超妙。愈讀愈煥。三百餘年。幸無殘欠。佛子契真。得諸滬店。欲表鴻猷。特作手卷。祈光題詞。以彰法範。遂爲略述大綱。以期後哲聞見。

題心佛閣

江蘇錢養元居士。以心佛閣等三目求題。然初未謀面。誠恐執理廢事。錯認字語言之外。觀之則幸甚。

生佛平等只此心。迷悟不同致升沈。欲復本具真如性。須事圓證大覺尊。虔誠禮敬罪業滅。懇切憶念福慧深。一朝惑盡常光現。照徹天地與古今。

題明心見性之齋

宴晦清齋竭力參。參透父母未生前。四大五蘊俱脫落。六根七情咸消鋤。煩惱淨盡波澄海。眞常顯露日麗天。識心達本能如此。不負當人字養元。

題仙佛合宗處

仙佛殊宗作麼合。一唯究心一固殼。長生到底有終盡。無生畢竟無滅沒。若謂三教是一家。一家尊卑實彰灼。縱同箇人一身軀。豈可混亂頭與脚。須知生佛平等心。百千異道未徹覺。我佛釋迦大覺尊。圓證此心獨超卓。復愍法界諸衆生。迷背此心同演若。隨機廣演衆法門。

多方解黏而去縛。或禪或教或律儀。畢竟總爲者一著。若能當念離能所。月朗中天水歸壑。倘或根鈍機未熟。當以淨土爲依託。如來徹底大悲心。深恐中下永輪落。說此不可思議法。直同阿伽陀妙藥。生信發願持佛名。唯求臨終生極樂。如子憶母無間斷。感應道交難測度。蒙佛接引得往生。永謝生死苦海惡。見佛聞法悟無生。圓明五眼絕翳膜。承佛慈力已願輪。迴入娑婆度五濁。普令無盡諸含識。復本心源俱成佛。此是超格大丈夫。自利利他眞作略。一法普攝一切法。約卽是博博卽約。佛法廣大無邊際。世間毫善皆包括。唯有長生鍊丹法。絕無一言教人學。試觀天覺護法論。批判直截詞理廓。豈是儒者偏佞佛。唯善是崇無適莫。仙佛合宗一部書。邪人毀佛妄穿鑿。曲引佛法證丹法。鳩毒甘露貯一鉢。慧命魔經亦如是。閱之令人正眼躍。斯等尙非老子徒。道德體統全剝削。況復如來最上乘。何能解了生恭敬。妄以己意巧誣謗。盲引盲衆赴火鑊。安得常有大力人。普爲斯世振木鐸。令出邪途歸覺路。各各身心得解脫。若謂吾言不足聽。一任升天并化鶴。君看世間有智人。誰用摩尼彈黃雀。往劫若種眞善根。決不負此一絃索。把手相牽行不得。肯否憑君自斟酌。

爲梨園會首某上堂

三界原來一戲場。諸人及早返家鄉。莫待鑼鼓齊休歇。歸路不知枉著忙。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山僧杆木隨身。不妨逢場作戲。應彼來機。令其就路還家。須知吾人現前一念。見聞覺知之性。與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常住寂滅之性。無二無別。但以迷心逐境。背覺合塵。致使輪迴六道。了無出期。由善業而暫升人天。隨惡業而永墮三途。鑊湯鑪炭。驢胎馬腹。萬苦備膺。一靈永昧。認六道業報之身。爲自己本命元辰。仗互古互今不遷不變之佛性。受頭出頭沒。忽升忽墜之苦荼。鏡花水月。了無實相。不異當場演劇。生且淨丑。君臣佐使迭更。而主人翁本來面目。毫無改變。惜乎衆生當場卽迷。以幻爲真。棄背本有。枉受輪迴。諸佛菩薩愍之。以不思議如幻三昧。遊戲神通。示生世間。與彼同事。應機說法。唱還鄉之曲。指歸元之路。令其悉皆了境明心。背塵合覺。親見本來面目。徹證眞常佛性。又恐劣機。未能頓出塵勞。若一受生。難免仍舊汨沒。遂卽大開方便。令其往生西方。則出離戲場。歸家安坐。永離衆苦。但受諸樂矣。雖然。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杖云。咦。逢齋若會吃飯人。堪現神通遊戲身。

大雲月刊出版祝詞

炎炎火宅。其燄甚熾。加以邪說。助其威勢。撥無因果。各謀自利。同室操戈。了無顧忌。悲哉同

胞無所覆庇。雖欲出離。不知去處。爰有開士。特發宏誓。提倡佛法。以行救濟。譬如大雲。降注大雨。使彼烈燄。直下頓止。因果循環。備明其理。示利人者。正屬利己。俾知自心。與佛同體。一切衆生。皆宿父母。各宜扶持。如兄如弟。爭競消滅。禮讓興起。進修淨業。普扇蓮風。生入聖域。沒登佛封。唯冀此報。徧界流蓮。庶幾所祝。適得其宗。

東瀛佛教會來山歡迎詞

如來大法。彌綸法界。三乘六凡。罔不攸賴。在佛本意。普令成佛。由機不一。對病發藥。大小權實。偏圓頓漸。宗教律密。各適其便。如城四門。門門可入。就路還家。庶省心力。瓶盤鍬鋤。原是一金。百千法門。不離自心。證自心者。名曰成佛。得無所得。圓滿三覺。然此諸法。皆須自力。業盡情空。方獲實益。根機利者。現生即得。若或鈍劣。歷劫莫克。由是如來。特垂慈愍。開淨土門。普施救拯。無論上聖。及與下凡。悉令現生。登九品蓮。法雖無量。此五攝盡。求其穩妥。唯淨最勝。以果地爲因地心。因果該徹。妙無等倫。由是經論。無不宏贊。荷法道者。普令刻辦。大法東來。近二千年。律教禪密。徧界宏傳。淨土一宗。肇始廬山。迄至于今。蔚乎盛焉。日本一國。雖在東偏。山水鍾毓。代有高賢。溯自東晉。法傳彼土。此後來學。不勝屈指。三教五宗。東林南山。

必密。悉由此。著述多爲保存。俾彼各國。求法得門。因是之故。人才益充。封疆雖
私臆。音頌。聊表衷曲。以爲餽贈。大士慈恩。徧周法界。淺草一事。曷勝感戴。唯
願諸公。悉之。輔君宏法。唯仁是施。凡屬國民。一體同觀。勿分畛域。稍有私偏。人既沐恩。
天自眷德。降祥獲福。永久弗忒。富者贈財。仁者贈言。愧無二實。但貢空談。注重勢利。歷劫相
刑。注重道義。菩提斯成。空談不空。法道流通。各國則倣。令名無窮。

李母黃太夫人墓誌銘

語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以天下乃合衆一家而成。使家家夫婦。皆知道義。及與因果。敦本
重倫。躬行不渝。則所生子女。習見習聞。如水入器。如金就型。其性情自成賢善。必不至暴戾
恣睢。以惡爲能也。然人之賢否。資于母者。比父爲多。以胎時稟氣。幼時觀感。有不期然而然
者。故朱子著小學。開章卽明胎教。而文武周公孔孟。皆資賢母而爲成德達才作聖之本。是
知女子相夫教子之權。實不亞于男子行政治民之道。而世之昧者。倒行逆施。不令于此致
力。而令參政服官。是何異執刀子刃。能不立見截手乎。李元賢身居商界。有儒者風。篤信佛

法。敦行孝友。樂善好施。印送善書。光億其家庭教育。必有大過人者。今寄其母氏行述。祈爲作墓誌銘。方知所見不謬。按述。夫人姓黃氏。永春水磨鄉人。幼嫻姆訓。性仁孝慈和。深諳世務。年廿六。歸李公繼如。如公少孤。家貧。伶仃子立。夫人樂天知命。勤紡織以持家。俾如公安心經營。不懷內顧之憂。以成業起家。每數年一歸。夫婦相敬如賓。初無子。遂育義子元春。視之若己出。後生元賢。及女琴孃。一視同仁。了無所謂親疏也。及二子成立。家頗豐裕。夫人勤儉溫和。猶昔。如公顧而樂之。謂二子曰。吾家之得有今日。皆汝母克勤克儉。戰兢以持之所致也。清光緒末。如公歸而築室。地方土痞。知其富而欲噉也。遂訟於官。凡鳩工庀材。度支會計。皆夫人親經理之。由夫人平時救難濟貧。矜孤恤寡。修橋補路。振興公益。爲鄉里所感佩。于是凡善人君子。咸欲救援。土痞懼衆怒之難犯也。遂寢其事。可以知夫人之德之才之識矣。及如公沒。夫人卽持齋念佛。課諸孫讀書。琴孃早寡。家貧。迎養於家。諭以守節撫孤。及誦經念佛等大義。母女相輔。修持以爲常。晚年。孫曾繞膝。元賢又能繼其父業。夫人益兢兢焉。戒滿持謙。不許家人驕奢。及以殺生。凡出。必攜金錢。以期遇貧窮者而周濟之。其樂善好施。出于天性。所辦善舉甚多。姑舉一二。邑之東關橋。爲一邑要道。毀於風災。值世道荒亂。無過

問者。夫人經其地。怒焉傷之。立命元賢。剋期修復。費鉅金不少吝。橋成。邑人士爲懸匾聯頌。美焉。元賢經商星洲。民國十年。以地方不靖。奉母南渡。星洲華僑。擬辦華僑醫院。夫人捐萬金爲倡。後以費鉅未果。夫人命移其款以辦本邑平糶。及與學校。嘗恐二子不喻其意。謂曰。吾豈不願家富。而屢以鉅款作義務者。乃爲汝等卻禍而積德耳。當善體吾意。至十二年癸亥。五月十九日申時。沒于星洲寓所。距生于咸豐九年己未。十月初二日戌時。享壽六十有五。茲于十六年月日。與繼如公合葬于本邑之大鵬山。子二。女一。孫八。女孫五。曾孫五。噫。若夫人者。可謂鎮坤維而輔乾綱。師女流而型閨闈。克盡母道。無忝所生矣。使世之爲母者。皆如夫人。何至同室操戈。互相誅戮。俾國運危岌。民不聊生。兼致種種天災。常常見告乎。吾常曰。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曰。教子爲治平之本。而教女更爲切要。蓋以世少賢人。由于世少賢母。有賢女。則有賢妻賢母矣。有賢妻賢母。而其夫與子之不爲賢人者。蓋亦鮮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當致力於此焉。銘曰。猗歟李母。賦性淑賢。仁孝慈和。本自先天。相夫教子。各適其宜。福由德大。禍以仁離。救急濟貧。矜孤恤寡。凡有義舉。無不喜捨。造橋利人。鉅費不吝。醫院未立。款移周窟。知富招禍。熱心義務。積德貽謀。永久弗替。篤信

佛法修持唯謹。母女同心。儀型閭閻。資此功德。求生淨土。佛以誠感。得蒙迎取。維茲賢母。女中之英。母咸如是。世自太平。感世競爭。益景懿範。爰書大端。以爲世鑑。

潘對堯居士望七大慶頌

猗歟居士。乘大願輪。示此濁世。現宰官身。小試鳴琴。仁風載道。及乎退休。修持益奧。推恩貧困。普施資糧。特與淨居。復古道場。戒殺放生。勸導維勤。念茲劫運。非此莫援。壽高望七。健愈耆年。心心彌陀。常住不遷。爲如來使。輔弼法王。普引同人。共登樂邦。

王欣甫居士懿行頌

於穆王公。宿植德本。賦性純篤。制行唯謹。孝以奉親。慈以睦族。化被閭閻。俗轉淳淑。居官行政。唯務利民。所治七邑。羣頌至仁。凡所折獄。不須繁詞。實理實情。俱得其宜。上官倚重。下民感戴。有清末葉。循聲無再。但以率真。不事攀援。致令職分。終止縣官。期盡天職。無意名聞。只此一事。足徵素心。知命賦歸。企盡孝養。興學敦本。爲世模仿。及至晚年。閱歷愈深。篤修淨業。冀出苦輪。迨及臨終。果符宿願。得生西方。頂煖可驗。睹公之像。讀公行狀。實爲斯世。最上榜樣。爰取大義。述爲頌文。以期懿範。儀型後昆。

王母蔣太夫人西歸頌

緬維王母懿德堪欽。慈祥愷悌。鄉國悉聞。上法二妃。及與三太子孫賢善。母儀是賴。長子名震。孝慈第一。凡有善舉。悉皆輔弼。昔見其子。即知其母。以無是母。焉有是子。篤修世善。深信佛乘。母子同心。念佛求生。年逾八旬。身心強健。憶佛念佛。不雜不亂。及至臨終。正念分明。吉祥而逝。隨佛西行。蓮登九品。地證不退。留此懿範。永錫爾類。

蘊空張夫人西歸頌

本名蘊空
法名蘊空

五蘊宣時。當體即空。了此意義。惑業消融。賦性仁愛。民物是矜。慈悲喜捨。俱有分程。即俗修真。居塵學道。圓發三心。專持佛號。精誠既至。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忍界橫超。願命子媳。勸以常念。自利利他。于此可見。奉勸見聞。同發信心。庶于現世。各證妙因。

王母楊太夫人懿行頌

雲南王九齡之母。性情靜定。不執著。一居士云。夫人前生殆參禪悟而未證者。

衆生心性。與佛同儔。迷悟向背。各有其由。懿哉王母。宿根甚深。孝友慈善。厚德法坤。其貌如山。其性若石。決疑斷計。人莫測識。雖未讀書。心與道契。偶形言說。咸屬要義。苦樂好惡。險夷順逆。平等一視。鎮靜之力。察果驗因。宿事禪門。悟而未證。此語頗真。大衆受苦。我豈獨樂。升

沈任緣的是禪著。九辯勸母念佛求生西方、母云、大衆受苦我豈獨樂、我但升沈任緣而已。唯知自力。不知佛力。致于淨土。殊失鉅益。子既深信。代親修持。當承佛慈。託質蓮池。一登淨域。徹證唯心。庶可乘願。普度羣倫。

龔圓常夫人寫經瑞應頌

溯若木居士夫人龔圓常。長齋奉佛。修持唯謹。民國五年。特刺臂血。寫彌陀地藏。大悲往生等經。呪以祈消除宿業。臨終往生。至圓滿日夜半時。臥而未寐。忽見腳際牀外。現一圓光。其大如盤。明逾電光。經一小時。多方隱。既見此瑞。益加精進。過數年。念佛而逝。若木適檢所寫血經。以爲此事可以開發信心。因繪圖徵文。特寄一分于光。乃爲頌曰。卓哉龔夫人。宿植大善根。志欲振坤維。示生在名門。賦性孝友慈。姆訓素所嫻。事親奉舅姑。內外無閒言。相夫教子女。一一悉合禮。困亨無戚欣。知命故能爾。及至聞佛法。致力反聞聞。欲證圓常實。書經續圓音。提起無情刀。刺出臂中血。即使凡夫血。全作善逝說。凡聖原不二。經血渾無別。由其契真智。性光遂露洩。性光圓且常。何得小而促。須知具無明。莫能全體觀。仗此修持力。回向生淨土。臨終蒙佛接。託質寶蓮裏。見佛證無生。修普賢行願。智斷究竟時。性光方全現。願君惜世人。多多未覺悟。藉此瑞應圖。引入如來地。

金剛經勸持發隱

十法界凡聖生佛。雖則高下不同。苦樂迥異。而其心之本體。咸皆寂照常恆。不生不滅。靈明精妙。無變無遷。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者。此也。須知此心。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而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悉依此心而得建立。良以體雖不變。用常隨緣。隨悟淨緣。則成四聖法界。隨迷染緣。則成六凡法界。縱悟淨至極。圓滿菩提。安住寂光。迷染至極。永墮阿鼻。受諸極苦。其根身器界。固已天淵懸殊。而心之本體。悉皆了無增損于其間也。果知此義。誰肯以可以作佛。具足法樂之心。枉令永作受生死輪迴之苦衆生耶。金剛經者。一切諸佛。徹證卽心自性之妙法。一切衆生。究竟超凡入聖之捷徑也。故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華嚴經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師智。無礙智。則得現前。是以此經。屢以住法著相爲戒。以住法著相。縱有修習。總不出妄想執著之外。既全體在妄想執著中。又何由令如來智慧徹底顯現耶。以故令發菩提心者。發心度脫一切衆生。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復不見一衆生得滅度者。以無餘涅槃。衆生心本自具。但以迷真逐妄。遂成煩惱業苦。初非

有失。既經指示。則返妄歸真。卽煩惱業苦。復成無餘涅槃。今豈有得。約智名如來智慧。約理名無餘涅槃。名雖異而體原一耳。由其心住實相。不住幻相。故內不見我爲能度。則無我相。外不見人及衆生爲所度。則無人及衆生相。中不見所得之無餘涅槃。則無壽者相。四相既無。三輪體空。故得萬行雲興。一法不著。所以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等也。布施爲六度萬行之首。舉其首而例其餘。佛語善巧。不須繁詞。如是則波騰行海。雲布慈天。不矜不伐。行所無事。則上契如來果覺。下契卽心自性。故得受持四三二一句者。其功德等彼十方虛空也。世人不知在離相無住處著眼。遂謂此經破相。不知此經。乃示人廣行六度萬行。上求下化。與無緣慈。運同體悲之無上妙相也。須知佛法眞利益。必由不著無住而得。欲不著無住。非竭誠盡敬不可。竭誠盡敬。乃修習佛法成始成終之要道也。眞達大師。欲令受持者咸發歡喜誠敬之心。乃請汪鴻藻居士楷書。刊印流通。并附功德頌于後。以期受持者。悉得前人所得焉。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發隱

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慈悲廣大。雖已成等正覺。而復示作菩薩。雖則示作菩薩。而復于十

方法界。普現色身。尋聲救苦。度脫衆生。十法界身。無身不現。令彼一切稱名致敬之衆生。現在離所受之幻苦。將來得成佛之真樂。于此娑婆世界。因緣最爲甚深。故普門品無盡意菩薩。既聞觀音得名之因緣。復問遊此世界方便說法之事。佛遂略說三十二應身。以明其概。三十二應身者。于十法界之四聖法界中。略舉佛。辟支佛。即緣聲聞。等三法界身。菩薩乃其本位。故不說。于六凡法界中。天則略舉梵王。帝釋。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將軍。毘沙門。等六身而已。人則小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童男童女。十五身而已。于八部中。天已前列。此則不計。則有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又有執金剛神。此八種身。修羅一種。係修羅法界。餘則或屬于天。或屬于畜。或屬于鬼。六凡法界。唯少地獄一法界耳。但是語略。非菩薩不于此處現身救苦也。須知三十二應。不過略舉大概。以例其餘。若詳說者。數豈有盡。菩薩與無緣慈。運同體悲。隨機應現。神變無方。能以意會。則妙義全彰。若拘拘然執迹而論。則失菩薩不動真際。現諸威儀。了無計慮。無適不當。如一月普印千江。千江悉現全月。一春普育萬卉。萬卉各具春光之妙矣。然菩薩所現。尙不止唯有情身。若夫山河城池。樓臺屋宇。橋梁道路。樹林禾稼。隨彼機緣。亦皆

示現。怡山所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饑饉時而化作稻粱。足徵菩薩慈悲之心矣。廣州番禺高塘珠岡寺。宗禪大師。念菩薩恩德。廣大周摯。因修一閣。以奉聖像。中供觀音本像。兩旁供三十二應像。而本願居士等三十三人。各隨己力。出資以助。其功德不可思議。竊念過去劫中。一女人修佛塔。三十二人相助令成。後同生三十三天。倡首者爲帝釋。輔助者作四方八天之天王。宗禪大師。本願居士等。不求人天福報。但願倡者助者。及現在未來之瞻禮供養者。同得現生慧朗福崇。優入聖賢之域。臨終情空業盡。直登極樂之邦。見佛聞法。證無生忍。回入娑婆。度脫衆生而已。又祈兩順風調。民康物阜。兵戈息而天下太平。禮讓興而風俗淳美。爰爲發其隱義云。

嘉言錄題詞

淨土大法門。其大無有外。如天以普覆。似地以普載。等覺欲成佛。尙復作依賴。逆惡將墮獄。十念登蓮界。普被九界機。咸皆勤頂戴。暢佛度生心。唯一了無再。我以宿業力。曾作一闡提。效法韓歐等。其愚莫能醫。幸得病數年。時復深長思。古今衆聖賢。豈皆無所知。彼既悉尊奉。我何敢毀譽。雖聖有不知。韓歐焉足師。因茲皈依佛。剃髮而披緇。自諒宿業深。宗教非所宜。

唯有仗佛力。或可副所期。專心修淨業。庶得預蓮池。近十餘年來。人或謬見問。所答亦以此。不敢稍越分。海鹽徐蔚如。以其切而近。再三于京滬。爲之付排印。語言雖樸質。人皆不見愠。遺迹而究益。多有生正信。圓淨李居士。宿根深復深。注釋諸經論。闡明如來心。繼以費精神。衰病每相侵。捨博而守約。立志追東林。又欲利初機。作修持規箴。節錄文鈔語。分類以編紉。并自出淨資。印施諸有緣。冀使一切人。勉力希聖賢。敦倫而盡分。各完己性天。衆善悉奉行。諸惡盡銷燭。信願勤念佛。求登九品蓮。臨終佛來接。有若月印川。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淵。見佛悟無生。漸致福慧圓。因請爲著語。以期廣流傳。俚言入雅目。徒招誚且憐。赧顏貢愚誠。祈各自審焉。若未超等覺。且預回向員。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集解題詞

衆生本性。爰無生滅。由迷背故。輪轉永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出離莫得。五道輪轉。了無止期。有如車輪。上下旋移。佛出世間。發明所以。因背覺故。輪轉不已。欲得止息。須識因果。力修定慧。滅除人我。人我情空。見思惑盡。方于三界。永離生躉。然此事理。雖極勝妙。唯上上根。方可親到。儻或鈍劣。莫道現生。或千萬生。亦難有成。罪福報應。佛已彰顯。三途固惡。

人天亦險。以由有福。多爲禍基。所得善報。爲惡前驅。世尊大慈。特爲妥慮。爰開淨土。普令得度。若生深信。及發切願。虔持佛號。卽生事辦。此經略說。五道輪轉。罪福報應。因果俱闡。由讀此經。知生死苦。欲了生死。當修淨土。王君約之。具大悲心。推闡理事。若指掌紋。在近世中。疏解佛經。如此明達。實莫與京。憫世沈迷。撥無因果。弱肉強食。競爭人我。致使斯民。如墮水火。益熱益深。其何以可。特宏此經。詳釋其義。如聚衆旨。令其明視。亦如明鏡。普照萬象。形分妍媸。像無二樣。知因在我。自慎所行。改惡遷善。冀獲休徵。息競爭風。敦行仁讓。俗轉淳樸。唯道是尙。王君功德。實難思議。印施利益。永久弗替。共挽狂瀾。依正道流。庶幾同倫。其樂悠悠。但釋經義。未詮淨業。引而不發。是謂善說。恐諸閱者。未悟此義。爰爲指明。令知出路。如來所說。一切教典。見思不盡。生死莫免。唯有淨土。專仗佛力。如子幼稚。賴母撫育。如度大海。須仗舟船。直登彼岸。身心坦然。若昧此義。欲自浮泗。不但吃力。且有溺憂。奉勸閱者。深信因果。回此精力。求生淨土。敦行孝友。恪盡己分。以身率物。感化遠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克己復禮。閑邪存誠。能如是者。名眞佛子。生預聖流。沒生佛土。佛法廣大。普蔭人天。唯茲淨土。攝機周全。等覺大聖。逆惡小凡。平等攝受。令登九蓮。知娑婆界。五道輪轉。知極樂國。九品安坦。善緣悉

備惡緣悉殄。除非癡人。誰不自勉。親炙彌陀。參隨海衆。忍證無生。位鄰極聖。欲復本性。唯此爲要。捨此別修。無人能到。

泥金繪像普門品頌

大哉觀世音。徹證法界藏。乘大悲願力。普現諸色相。尋聲以救苦。隨感而徧應。如月到中天。萬川悉印映。良由衆生心。與菩薩無二。因其背覺故。遂致成隔異。既遇諸災難。仰冀垂救援。卽此一念心。便契真覺源。以故一起念。念于菩薩名。遂于當念中。蒙救離災刑。世尊在靈鷲。廣宣法華經。無盡意菩薩。以名敬致徵。世尊遂略說。現身救苦事。大地舉一塵。略示少分義。由是諸衆生。得有所怙恃。如天地覆載。如父母撫育。昔有一善士。欲廣菩薩慈。泥金書普門。兼繪救苦儀。年代已久遠。幸得常保守。故致吳蜨卿。親獲謹承受。欲啟世正信。因祈爲著語。願令法界衆。同證實相理。乃忘其固陋。略表諸因緣。庶幾見聞者。登第一義天。

附錄

南五臺山圓光寺觀音菩薩示迹之記山去陝西省城七十里

示迹之記。文詞典雅。敘事精詳。惜於菩薩不思議無作妙力。殊欠發揮。豈不揣固陋。勉述一讚。以冠於首。俾事理交融。體用咸彰。生之所以能感。聖之所以能應。俱在斯焉。以企後之覽者。發菩提心。見賢思齊。以觀音之心爲心。以觀音之事爲事。庶可亦爲未來世之觀世音耳。雖文不雅馴。而其意義有可取焉。讚曰。

觀音大士。於無量劫。久成佛道。爲度衆生。不離寂光。現菩薩身。又復普應羣機。垂形六道。以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無作妙力。尋聲救苦。度脫羣萌。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直同月印千江。春育萬卉。雖則了無計慮。而復毫不差殊。良由徹證唯心。圓彰自性。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卽衆生之念。以爲心。盡法界之境。以爲量。是知無盡法界。無量衆生。咸在菩薩寂照心中。故得雲布慈門。波騰悲海。有感卽赴。無願不從也。釋聖量。和南謹述。此下乃示迹之記。

大山巖穴。龍蛇所居。歲久成妖。肆其凶孽。吞齧不已。禍及生民。變怪昇騰。非人所制。若非應

身大士。孰能救濟。巍巍乎妙智神力。其容思議。然於不思議境。強以文字紀述。事迹者。冀千載之下。方來君子。啟深信耳。昔隋時仁壽中。此山有毒龍焉。以業通力。變形爲羽人。攜丹藥。貨於長安。詐稱仙術。以欺愚俗。謂此藥之靈。服者立昇於天。嗚呼。無知之民。輕信此語。凡服此藥而昇天者。不知其幾何。又安知墮彼羽人之穴。以充口腹耳。而一方之民。尙迷而不悟。唯我大士。以悲願力。現比邱身。結草爲庵。止於峯頂。以妙智力。伏彼祆通。以清淨風。除其熱惱。慈念所及。毒氣潛消。龍獲清涼。安居巖穴。民被其德。各保其生。昔之怪異。不復見矣。由此靈貺達於朝廷。以其於國有功。於民有惠。建寺峰頂。而酬酢之。大士以慈風法雨。普濟含靈。慧日淨輝。破諸冥暗。於是搢紳嚮慕。素俗欽風。割愛網以歸真。棄簪纓而入道。大士嘗居磐石。山猿野獸。馴繞座隅。百鳥聚林。寂然而止。如聽法音。久而方散。嗚呼。建寺之明年。六月十九日。大士忽示無常。恬然入滅。異香滿室。愁霧蔽空。鳥獸哀鳴。山林變色。於是寺衆聞於朝廷。中使降香。奉敕賻贈。以崇冥福。茶毘之際。天地晦冥。斯須之間。化爲銀界。忽聞空中簫鼓響。山岳搖。瑞雲奔飛。異香馥郁。忽於東峰之上。現金橋。橋上列諸天衆。各豎幢旛。及雨金華。紛紛而不至於地。最後於南臺上。百寶燦爛。廣莫能知。衝天無際。影中隱隱。現自在端嚴之

相。慈容偉麗。纓絡鉢衣。天風飄飄。煥然對目。爾時緇白之衆。千百餘人。咸睹真儀。悲喜交集。莫不涕泣瞻依。稱名致敬。始知觀音大士事迹也。清氣異香。經於累月。左僕射高公。具奏其事。皇上覽表。嘉歎久之。收骨起塔。御書牌額。錫號爲觀音臺寺。撥賜山林田土。方廣百里。每歲時降御香。度僧設供。大崇法化。至唐大曆六年。改號爲南五臺山聖壽寺焉。五代之世。兵火連綿。諸臺殿宇。並遭焚毀。雖有殘僧壞屋。尙與木石共處矣。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夏。前後六次。現五色圓相。祥雲等瑞。主僧懷偉具申府尹。被奏天廷。敕賜金額。爲五臺山圓光之寺。由是增修寶殿。繪塑真儀。烟霞與金碧爭輝。鐸韻共松風演妙。諸臺屋宇。上下一新。嗣續住持。香燈不絕。慈輝所燭。石孕祥雲。法雨所霑。水成甘露。臺南數百步。有石泉焉。注之方池。色味甘潔。能除熱惱。能潤焦枯。舒之則沙界滂沱。卷之則石池澄湛。或時亢旱。迎請者相繼於道途。感應如期。州郡已彰於簡牘。懷生蒙祐。草木霑恩。自昔迄今。聲華不泯。噫。大聖以悲願力。福被一方。而一方之民。亦不忘於慈祐。每遇清明之月。及夏季忌辰。不遠百里。陟嶮登危。皆以淨心踵足而至者。何啻百千萬耶。扶老攜幼。闐溢道路。相繼月餘。各以香花音樂。繒蓋幢旛資生之具。持以供養。於是頭面頂禮。致敬致恭。睹相瞻儀。旋繞讚歎。莫不洗罪蒙福。弭

障霑恩。豈徒爲奔走跋涉而已哉。寺僧法忍。慮其歲月經久。靈迹湮沒。持諸殘碑。囑爲斯記。普明固辭弗獲。甚愧非文。倘遇賢士。改而正諸。不亦宜乎。太白山釋普明謹撰。元至元七年庚午正月十五日都院主僧釋澄淵立石。

念佛三昧摸象記

了餘師原稿略爲筆削以佛學叢報檢錯數句故錄原文

歲在丙午。予掩關于慈谿之寶慶寺。謝絕世緣。修習淨業。值寺主延諦閑法師。講彌陀疏鈔。于關傍。予遂效匡衡鑿壁故事。于關壁開一小竇。不離當處。常參講筵。從茲念佛。愈覺親切。佛號一舉。妄念全消。透體清涼。中懷悅豫。直同甘露灌頂。醍醐沃心。其爲樂也。莫能喻焉。一日。有客詣關而問曰。念佛一法。吾已修持二十餘年。于生信發願修行。非不真切。而業深障重。終未能到一心不亂境界。窺吾根性。祇合帶業往生。雖念佛三昧。非此生所敢冀。其能得之法。與所得之相。師其爲我言之。予曰。三昧境相。唯證方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既未證。焉能宣說。客固請不已。予曰。若論其法。必須當念佛時。卽念返觀。專注一境。毋使外馳。念念照顧心源。心心契合佛體。返念自念。返觀自觀。卽念卽觀。卽觀卽念。務使全念卽觀。念外無觀。全觀卽念。觀外無念。觀念雖同水乳。尙未鞫到根源。須向者一念南無阿彌陀佛上。重重

體究。切切提撕。越究越切。愈提愈親。及至力極功純。豁然和念脫落。證入無念無不念境界。所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者。此之謂也。工夫至此。念佛法得。感應道交。正好著力。其相如雲散長空。青天徹露。親見本來。本無所見。無見是真見。有見卽隨塵。到此則山色溪聲。咸是第一義諦。鴉鳴鵲噪。無非最上真乘。活潑潑應諸法。而不住一法。光皎皎照諸境。而了無一物。語其用。如旭日之東升。圓明朗照。語其體。猶皓月之西落。清淨寂滅。卽照卽寂。卽寂卽照。雙存雙泯。絕待圓融。譬若雪覆千山。海吞萬派。唯是一色。了無異味。無罣無礙。自在自如。論其利益。現在則未離娑婆。常預海會。臨終則一登上品。頓證佛乘。唯有家裏人。方知家裏事。語于門外漢。遭謗定無疑。又問。人于日用。普應諸緣。何能觸目菩提。頭頭是道乎。答。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萬境不出一心。一心融通萬境。若了心體本空。何妨該羅萬象。須知萬象如幻。生滅唯是一心。諸緣無縛。本自解脫。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心境一如。有何罣礙。不見華嚴事事無礙法界。所謂一一塵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以故器界毛塵。雲臺寶網。咸宣性海。悉演真乘。豎窮三際。橫徧十方。覓一毛頭許不是道者。亦不可得。則法

法頭頭。無非大寂滅場。心心念念。悉契薩婆若海。唯心妙境。唯境妙心。離四句。絕百非。絕待圓融。何可得而思議也哉。上來所說。如盲摸象。雖未離象。恐非全象。筆以記之。以質諸親見之者。

勸懲淫書說

維揚張瑞曾居士。重刻格言聯璧。令光校訂。以原文實略。殊難或發。因為筆削。俾文義順暢。居士欲廣流傳。勸附入文鈔。遂略標綠起。列于附錄科中。庶閱者不至以掠人之美。見請也。釋印光記。

三代而下。世多邪說。而邪說之最足以害人心世道者。莫如淫詞小說為甚。蓋聖賢經傳。唯恐不能覺天下之愚迷。而淫詞小說。唯恐不能喪斯民之廉恥。以故小說出而淫風熾。淫詞興而貞德衰。然誰無羞惡之心。豈肯作禽獸之事。但以聰明子弟。靈敏婦女。一觀此書。悉為所惑。初則豔其詞章。以為佳妙。繼則情隨文轉。不能自持。遂致竟以希聖希賢。宜家宜國之身。甘作鑽穴踰牆偷香竊玉之事。而絕無顧惜者。皆此等邪書之所蠱惑也。其毒人也。烈于蜜餞砒霜。其陷人也。慘于雪覆坑坎。令人滅理而亂倫。折福而損壽。破家而殺身。辱先而絕後。及其死也。尚使神識墮于地獄。受諸極苦。久經長劫。莫由出離。可不哀哉。凡作此書。及販賣此書者。其罪甚于叛逆之首。亂賊之魁。當為國法所必誅。天律所不赦也。奉勸當權諸名

公偉人。及一切有心世道仁人君子。凡見此等人。務必勸令改業。凡見此等書及板。務必盡行焚燬。有力則獨任其資。無力則勸衆共舉。又祈輾轉化導。俾人各景從。必期于世間永無此書。人民各敦彝倫而後已。將見佛天雲護。災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門迪吉。富壽康寧。現身獲箕疇之五福。助徽爵位。後裔納伊訓之百祥矣。特將收藏小說四害。并焚燬淫書十法。詳列于後。企有心世道者。采取而舉行焉。四害十法。見格言聯璧。

戒煙神方

千萬不可加一味藥。加則不靈。

鴉片流毒。受其害者。不知凡幾矣。有志同胞。每欲戒而苦無良方。近來市上所售戒煙丸藥。多參以嗎啡毒質。雖可抵癮。受害尤甚。今此神方。簡便易辦。有利無弊。務望有志戒吸鴉片諸君。從速照服。百發百中。萬勿輕忽。

甘草八兩 川貝母四兩 杜仲四兩

右藥三味。用清水六斤。熬至一半。將藥用布去渣。加入好紅糖一斤成膏。每次服三錢。溫水沖下。

(服法) 初三天。每藥膏一兩。加入煙一錢。第四五六天。一兩藥加煙八分。第七八九天。一兩

藥加煙六分。第十十一十二天。一兩藥加煙四分。第十三十四十五天。一兩藥加煙二分。第十六十七十八天。一兩藥加煙一分。十八日後。每兩藥加煙一分。再服七日。以後不須加煙。服完此膏。其癮自斷。並無難受。及一切毛病。真奇方也。斷癮後。切忌再吸。愛惜光陰。保養精神。至禱至禱。正戒煙服藥時。忌食酸味。

(防法)倘戒煙期內。發生別種毛病。每兩藥膏。照期多加煙一分。不可過多。自然病愈。萬無一失。此方治好多人。有每日吸二二三兩煙者。均服一料斷癮。不但不生毛病。而且精神強健。極靈極效。

原跋

印光法師。法名聖量。別號常慚。陝之郃陽人。駐錫普陀法雨寺之藏經樓。世罕知者。甲寅歲。高鶴年居士。攬師文稿數篇。印入佛學叢報。受而讀之。合掌歡喜。歎未曾有。大法陵夷。於今爲極。不圖當世尙有具正知正見。如我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也。戊午春。以歷年搜訪所得之文。二十二篇。印於京師。是爲初編。旋謁師於普陀。獲稿頗夥。並承知友錄稿見寄。已未秋。又以錄存各稿三

十八篇。印爲續篇。是年冬。銜恤南歸。南中縉素索閱。是書者尤衆。爰商之商務印書館。重付排印。以廣流通。復經張君雲雷。廣爲徵集。并續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君。合初續兩編。按類編次。詳爲校勘。較前兩次所印尤完善矣。書成。謹記其緣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爵敬識。

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附

弘一釋演音示綱 弘實尤惜陰演譯

印造經像之功德

衆生沈淪於苦海。必賴慈航救濟。而後度脫有期。佛法化導於世間。全仗經像住持。而後燈傳無盡。以是之故。凡能發心。對於佛經佛像。或刻或寫。或雕或塑。或裝金。或繪畫。如是種種印造等法。或竭盡己心。獨力營辦。或自力不足。廣勸衆人。或將他人之已印造者。爲之流通。爲之供養。或見他人之方印造者。爲之贊助。爲之歡喜。其人功德。皆至廣大。不可以尋常算數計。何以故。佛力無邊。善拔諸苦。衆生無量。聞法爲難。今作此印造功德者。開通法橋。宏揚大化。徧施寶筏。普濟有緣。其心量之廣大。實不可思議。故其功德之廣大。亦復不可思議。

也。敬本諸經所說。略舉十大利益。謹用淺文。詮次如左。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貪瞋癡。爲造孽種子。身口意。爲作惡機關。清夜自檢。此生所犯者。已多不可計。若合多生所犯者言之。所造罪業。多於寒地之冰山。能勿駭懼。雖然。罪性本空。苟一動贖罪心機。誓願流通聖經。莊嚴佛像。罪惡冰山。一遇慧日。有不消滅於無形者乎。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人間種種惡報。無往而非多生惡業所感。一念之善。力可回天。修行善業。而從最方便易行之印造經像之殊勝功德上。做去。其感動吉神。而蒙護衛。此中實有相互獲益之關係。蓋神道天道。自佛法言之。均爲夙業所驅。未脫長劫輪轉之苦因。所以如來說法。常有無數天神。恭敬擁護。阿難集經。四大天王。爲之捧案。印造經像。爲諸天龍神。非常歡喜之事。以此功德。而感吉神。常爲擁護。終此報身。離諸災厄。宜也。非幸也。

三夙生怨對。成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讐報復之苦。人間一切爭持嫉妒。詐欺誣陷。掠奪殘殺等種種構怨行爲。莫不起因於自私自利之一念。佛法以破除我執。爲救苦雪難第

一工程。印造經像。普益人間。爲不可思議之法。施功德。所及至廣。法雨一滴。熄滅多生怨對之瞋火。而有餘。化讐而爲恩。轉禍而爲福。其權何嘗不操之自我也。

四夜又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爲害。慳貪醜行。爲墮落鬼道之深因。瞋火無明。爲降作毒蟲之徵兆。結怨多生。尋讐百劫。惡緣未熟。任爾逍遙。時會已來。憑誰解救。鬼魅相侵。虎蛇見逼。孽由自作。事非偶然。修士惕之。印造經像。豫行懺罪。於是縱有惡緣。悉皆消釋。倘臨險地。胥化坦途矣。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塵世多衆。十之七八。在驚憂疑悶。怨痛苦中。吾人一生。十之七八。在驚憂疑悶。怨痛苦中。蓋爲我計者。我以外。各各皆立於敵對之地位。孤與衆抗。危孰甚焉。況乎慾心難壓。有如深谷。無事自擾。不風亦波。此所以形爲罪藪。身爲苦本也。佛法善滅諸苦本。彼印造經像者。或以親沾法味。而開明。或則暗受加被。而通利。諸障雪消。心安神怡。潤及色身。有斷然者。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綿長。至人行事。所見獨真。事機一至。急起直追。做去。無顧慮。無希求。發心至真切。用力至肫摯。自然成就。至超卓。印造經像之

事。以如是肫切懇摯。至誠格天。至心奉法之人爲之。雖不計功德。而所得功德。實無限量。即僅就其人所得一部分之世間福言之。自然一一具足。而無少欠缺。苟或有人。心存希望。而始行善。發心不真切。結果卽微薄。可決言焉。雖然。一念之善。一文之細。皆不虛棄。皆有無量勝果。譬之粒穀播於肥地。一傳化百。五傳而後得百萬兆。作宏法功德者。烏可無此大計。無此決心哉。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爲多衆傾誠愛戴。恭敬禮拜。夙生存嫉妬心。造誹謗語。揚人惡事。暴人短處。稱快一時者。歿後沈淪百劫。慘苦萬狀。備受一切惡報。一旦出生人間。因緣惡劣。任至何地。動遭厭惡。任作何事。都無結果。而宏揚佛法之人。善因夙植。存報恩之心。充利羣之念。或淨三業。作寫經畫像功德。或捨多金。作印經造像功德。所得勝福。不可稱量。現在一切受大衆歡敬之人。原從夙生宏法功德中來。往後一切令大衆歡敬之人。實從現今宏法功德中出。植荆得刺。栽蓮得藕。一一後果。胥由自藝也。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爲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夙生吝於教導。以及肆口謗法。肆意毀謗有德之人者。沈淪重罪。畢受後。還得多生蠢愚無知報。夙生爲貪口腹。恣

殺牲禽。以及曾爲漁夫屠夫。獵戶庖丁。與曾操製造凶器。火器毒藥等權。助成他人凶殺之業者。沈淪重罪畢受後。還得多生惡疾殘廢報。夙生貪欲無厭。止知剝人以肥己。慳吝鄙吝。不肯周急而解囊者。沈淪重罪畢受後。還得多生貧窮困厄報。夙生知見狹劣。心存詭曲。巧言令色。掩飾行欺。逐境攀援。容量淺窄。因循怠惰。倚賴性成。煩惱垢重。怨憤易發。妬忌心深。情欲熾盛者。沈淪重罪畢受後。還得多生女身報。惟有佛法善解諸縛。苦海無邊。回頭卽岸。罪山萬仞。息念便空。是以虔作流布佛經。莊嚴佛像之無上功德者。過去積罪。自然逐漸剷除。未來勝福。穩教圓滿成就。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一切含靈。舍身受身。往返六道。如車轉輪。千生萬劫。常在夢境。作善不已。罪畢斯昇。驕縱忘本。種墮落因。作惡多端。福削壽傾。百千萬倍。惡報堪驚。地獄餓鬼。以及畜生。墮三惡道。萬劫沈淪。難得易失。如此人身。作十善業。修五戒行。生人天道。夙福非輕。諸佛如來。悲憫同深。廣爲說法。首重攝心。正念無作。離垢超塵。是故印造經像。上契佛心。僅此微願。已種福因。自是厥後。做再來人。諸福圓具。出類超羣。

十能爲一切衆生。種植善根。以衆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佛世有一城人衆。難於攝化。佛言此輩人衆。與目連有緣。因遣目連往。全城人衆。果皆傾心向化。諸弟子問佛因緣。佛言目連往劫。曾爲樵夫。一日入山伐木。驚起無數亂蜂。其勢洶洶。欲來相犯。目連戒勿行凶。且慰之曰。汝等皆有佛性。他年我若成道。當來度汝等。今此城人衆。乃當日羣蜂之後身也。因目連曾發一普度之念。故與有緣。種因於多劫之前。一旦機緣成熟。而收此不可思議之勝果。由此觀之。吾人生生所經過之時代。在在所接觸之萬類。一一皆與我有緣。一一衆生。至靈妙之心地。皆可作爲自他兼利之無上福田。我既於一一衆生心田中。散播福德種子。一一衆生。皆與我有大緣。一一衆生心田中。所結無量大數之福果。雖謂此無量大數生生不已之福果。卽爲播因者。道果成熟時期之妙莊嚴品。亦無不可。且吾人能先行潔治自己之心田。接受十方三世諸佛如來。有大因如來之無上法寶。作爲脫胎換骨。轉凡成聖之種子。吾身卽與十方三世諸佛如來。有大因緣。諸佛願海勝功德。一一攝於我心中。我願與佛無差別。諸佛慈願互相攝。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無邊勝福。卽締造於此日印造經像。宏法利生之一真心中矣。普願現在未來一切有

緣。善覓福田。善結勝緣。勿任妙用現前之大好光陰。如滔滔逝水之在眼前。足底飛過也。

印造經像之機會

印造經像者之所得功德。已略如上述。但何時何處。足以適用此種植福之舉。特爲研究。以便力行。今謹約述如次。

一祝壽 生本無生。無生而生。法身壽算。本來無有限量。其現在幻軀。乃從業報中來。報盡便休。無異曇花一現。何壽之足云。今爲隨順俗情故。姑且開此祝壽方便門。凡自己家中。

或長者。或儕輩。或自身。舉行祝典時。切勿殺生宴客。浪擲金錢。妄造怨業。亦勿貪戀無足重輕之虛譽。徵文徵詩。接收過情之稱許。作此虛文。對衆卽爲欺飾。問心適足慚汗。以故莫善

於掃除一切俗尙。而從事於印造經像。有力則刻經造像。無力則寫經畫像。仰以報四重恩。俯以濟三途苦。既能獲無量福慶。又可留永久記念。此種勝舉。尊者居士。尤宜悉心提倡。留良榜樣。與多衆看。

若親戚朋友家。舉行慶祝時。亦勸准此行之。爲造勝福。雙方所得功德。不可稱量。

二賀喜 一念妄動。而起慾愛。於本空中。幻出色身。終此天年。但見百苦交煎。諸怨環逼。聞法而覺醒者。方慚愧痛苦之不暇。又何喜之足云。夫妻父子。無非夙債牽纏。安富尊榮。盡是

生理境界。是以覺王眼底。在在可悲。今爲多方汲引故。姑且開此賀喜方便門。凡男娶女嫁時。生兒育女時。職位昇遷時。新屋落成時。公司行號開張時。凡百營業獲利時。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認爲歡喜之事。事而在己。應省下歡喜錢財。作此刻經造像之殊勝功德。其戚友之表情道賀者。宜豫向聲明所定意旨。俾知所遵循。羣以宏法範圍內事。爲多衆示範。由知識階級。開此風氣。轉移俗尙。響應至捷而至宏遠。可以斷言。事在戚友。亦宜迎機利導。免作無謂之舉。省下金錢。作此自他兼益之圖。

三免災 天災人禍。無代蔑有。災分大小。胥由一切衆生別業同業。感召而至。災字從水從火。示其來勢猛烈。有一發而不易收拾之概。災殃之種別。若刀兵。若瘟疫。若饑饉。若牢獄。若洪水爲患。田廬淹沒。若大地震裂。城邑爲陷。此外如燬滅一切所有之風災火災。以及其他猝不及防之一切悲慘之結果。皆得以災禍之名目括之。觸目而驚心。思患而豫防。講求避免之方。不可一日緩。今爲饒益一切有情故。特別開此免災方便門。無論山居水居平壤居。所有種種因境而生之特異災厄。以及刀兵寇盜。疫癘火患牢獄。與多生怨對。尋讎報復之一切禍災。或爲父母師長。及諸眷屬。與諸戚友。祈禱免禍。或爲並世而生之一切衆生。發

大慈悲心。代爲祈禱免禍。或爲過現未來四生六道中一切衆生。發大菩提心。代爲祈禱免禍。其最實際最有效之勝舉。當以流通佛經。莊嚴佛像。爲第一美舉。是何爲者。以十方三世諸佛。憫念衆生故。三界災厄。惟佛威神力。善能消除故。矢誠宏法之人。與諸佛慈悲救拔之深心宏願。默相感通故。

四祈求 動若不休。止水皆化波濤。靜而不擾。波濤悉爲止水。水相如此。心境亦然。不變隨緣。眞如當體成生滅。隨緣不變。生滅當體卽眞如。一迷則夢想顛倒。觸處障礙。一悟則究竟涅槃。當下清涼。不動道場中。本來一切具足。又何欠缺。馳求之有。今爲多衆勸進故。特別開此祈求方便門。凡爲自己。及六親眷屬之憂年壽短促者。求延壽。爲子嗣艱難者。求誕育。以迄疾病之求速愈。家宅之求平安。怨讎之求解釋。營業之求順遂。一切作爲之求如意。但有傷道德之行爲。及職業與佛道不相應故。均在屏除之列。求國內平和。求世界平和。求現在未來一切法界衆生回心向善。離諸魔難。以至一切聞法之人。求增長智慧。求證念佛三昧。求臨終時無諸苦厄。心不顛倒。往生極樂。皆宜作此寫經印經造像畫像功德。至誠祈禱。終能一一滿其所願。

五懺悔 省庵法師勸發菩提心文有云。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

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尙沈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竟生末法。何障而不見金身。撫躬自問。能不惶悚無地。今爲消除罪障故。特別開此懺悔方便門。修持戒行。爲末世衆生。度脫生死苦海。最重要最切用之一方法。欲修戒行。當向律藏諸法典參求。在家弟子。宜讀十善業道經。在家律要廣集。優婆塞戒經。菩薩戒本經。梵網經。合注。出家戒律不備錄。夫然後了知一切過咎所在。對於自己。前此曾作諸不善事。深自追悔。而欲以懺悔開滅罪之門。闢自新之路者。當以流通佛經。莊嚴佛像。爲最有效。作此功德時。至誠懺悔。以贖前愆。前此所作諸不善業。可以立即消滅。若代爲他人懺悔者。亦適用此方法。

六薦拔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能養而親不在。此普天下爲子女者。對於父母養育之恩。酬報無從。而抱無限之悲痛者也。然而吾父吾母。軀體雖歿。尙有不與軀體俱歿者在。是何物。曰靈性是。此靈性者。捨身受身。被夙業所驅。重處偏墮。自難作主。循環往復。三途六趣。從劫至劫。了無出期。吁嗟乎。三界火宅。豈得留戀。善哉蓮池大師有云。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

是以善報親恩者。當虔修出世法。使我今生之生身父母。仗我不可思議之願力。脫離生死苦海。爲第一要圖。並使我百劫千生之生身父母。現尙滯留於六道中受苦無量者。咸得仗我不可思議之願力。方便脫離生死苦海。爲第一要圖。以念多生父母深恩故。作徹底酬報想。以念多生父母沈淪六道故。視六道衆生皆父母。作六道衆生未度盡時。誓不成佛想。無論先覺後覺。人人皆有一親恩未報之大事因緣在。今求淺近易行故。特別開此薦拔方便門。凡值父母喪亡。或亡後七七記念。一週年記念。以至數週年。無數週年記念。或死期。或誕辰。或冥壽。作諸記念。皆宜舉行印造經像之殊勝功德。其祖父母。及外祖父母。與其他一切平輩幼輩。亦宜作此功德。以資冥福。若親戚朋友喪亡之時。亦宜以此類宏法功德。代卻一切無益之禮數。其所獲功德。至無限量。

以上所述。不過僅就大概言之。此外植福機會。不勝枚舉。欲悉其詳。廣誦一切經典。自知。

印造經像之方法

一寫經 凡大藏經中諸經。及諸律論。以至今今來一切大德之著作。長篇短段。集聯題頌。皆可恭敬書寫。或與通達佛法之人商量。酌定一切。尤爲妥善。若自己不能寫者。可以託人

爲之。若自己能寫。則以自寫爲是。書法雖不必如何精美。但須工整。不可苟且潦草。普陀山印光法師云。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又謂古人寫一字。禮三拜。繞三匝。稱十二聲佛名。慈訓慤懃。感人至深。敬錄之。爲作寫經功德者勸。

二畫像 凡佛菩薩像。皆可繪畫。或大或小。或坐或立。或墨畫。或著色。均好。長於作畫。長於畫人物。而又熟覽內典者。尤易得法。如於畫學毫無根柢。下筆之宜忌。漫無把握者。勿輕易爲此。致惹褻慢而招過咎。

三刻經印經 或刻木版。或排印。或石印。均可酌量行之。或出資向流通處。指請現成經典。贈送有緣。以廣流布。而宏勸化。或於他人勸募之時。出資贊助。作見聞隨喜功德。悉可種植善根。獲大利益。有光紙。落墨不可用。若貪賤用之。所得功德。較用本國紙。當減十倍。不可不知。

四刻像印像 得名畫家畫就之佛菩薩像。求其流傳久遠。廣行攝化者。莫善於製版印刷。或倩名手。鐫刻堅質木板。或勒石。或製銅版。鋅版。及玻璃版。均佳。

發願文之程式

此種發願文。應附書於經像之後。格式甚多。不勝具述。今略舉六例如下。

一寫經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寫某經若干部。以此功德。願我震旦國中。以及世界各國。風調雨順。物阜時雍。災難消除。干戈永息。共沐佛化。同證菩提。此特備一格式而已。

二畫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捨微貲。請畫師某。恭畫某佛某菩薩像若干紙。願我身體安康。資生具足。現世永離衰惱。臨終往生西方。並願以此功德。迴向法界衆生。同度迷津。齊成佛道。

三刻經 某年月日。某居士。或他相宜之名稱幾旬生辰。弟子某某等。咸以戚好。竊援昔人寫經祝壽之例。敬刻某經。並印送若干部。以廣弘願。亦祈難老。伏唯三寶證知。

四印經 某年月日。第幾男某誕生。弟子某。敬施資印送某經若干部。以結法緣。並願法界無子衆生。皆得誕生。福德智慧之男。紹隆家業。弘宣佛法。普利有情。緣衍相承。盡未來際。

五刻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某等。捨資合刊某佛像。或某菩薩像。並印送若干紙。惟願我等罪障消除。福慧增長。早證念佛三昧。共生極樂蓮邦。普度衆生。同圓種智。

六印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施資印送某佛像。或某菩薩像若干紙。伏願仗此功德。爲母

某氏。若爲他人者，可隨改他名稱。懺某罪某罪。諸如此罪，願悉消除。或不可除，願皆代受。令現前病苦，速得安痊。若大限難逃，竟登安養。仰乞三寶，證明攝受。

如欲廣覽願文格式者，可請閱靈峯宗論。此書係揚州東鄉磚橋法藏寺刻版。價兩元。上海有正書局，及上海北泥城橋北京路佛經流通處，北京臥佛寺佛經流通處，以及他處著名之佛經流通處，皆有寄售。價約二元左右。此書首卷全載願文。如能熟讀此願文，不僅能通願文之格式，並能貫通佛法之精義。奉勸有志之士，其毋忽焉。又發願雖爲自己之事，必須附以普及衆生等語。如是，則願力普遍，功德更大矣。

寫時畫時之注意

寫經畫像之時，宜斷葷酒。沐浴著淨衣。拂拭几案。焚香禮佛。然後落筆。如是乃能獲勝功德。得大利益。故印光法師云：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又印光法師文鈔中，有竭誠方獲實益論。言此事最爲詳明。宜請閱之。印光法師文鈔，係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增廣本。各埠分局皆有，可就近請之。

結論

觀以上所說寫畫刻印佛經佛像。有如是等勝妙作用。及如是等種種應用方法。以是吾人應隨時隨力。依此方法。歡喜奉行。其家境富裕者。可以任刊刻經像等事。卽資用不充者。亦可以自己抄寫映畫。及量己力所及。請已經印就之經像等。轉施他人。以結善緣。而增福德。雖施經一部。施像一紙。倘出以至誠懇切之心。其功德亦無量也。又無論男女老幼。得見此文。而能歡喜踴躍。出至誠心。廣大心。隨時隨處。向人宣說流布佛經。莊嚴佛像。如上所述。種種消災救難。種福獲益之事。開導大衆。不厭不倦。雖遇無知謗阻。不校不餒。此一團宏揚大法之真誠。如純粹之黃金然。愈經烈火煅煉。光彩愈煥發。精誠所至。天地鬼神。皆將感格。何況無知之人。天良同具。而終無感化之機乎。又樂成人美。獎人爲善之道。盡人可行。不論何時何處。隨見隨聞。有人偶爾發心。作宏法功德。不問已作現作將作。一一出吾歡喜讚歎之語。以溫慰之。策進之。使當人向善之心。愈堅壯。餘人慕善之心。咸熱烈。此不費分文之無上功德。盡人可爲。此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傳達之處。無論見者聞者。皆得方便爲之。彼盛倡手無斧柯。爲之柰何之說者。乃自暴自棄。自誤誤人之言也。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此希有之福德舌相。實從萬劫千生讚歎隨喜之功德中來。至誠宏法之人。隨時隨處。迎機

利導。方便善巧。勤作讚歎。隨喜功德之人。善於運用其廣長舌相。誰謂不可以此勝妙功德。革除衆生罪業之相。而獲福無量哉。

閱覽佛學經書翻動時減少罪過之注意附

學人閱覽尋常書本。每於翻動頁角時。往往用指甲掠劃。以致紙質傷損。指印縱橫。殊失尊重保護之道。此種惡習。施之於尋常有益身心之書籍。已有罪過。何況佛學經書。爲超出生死苦海之寶筏。天神地祇。咸皆恭敬擁護。而可任意褻慢。不加愛護哉。且末世衆生。福量漸薄。享用各物。得之彌艱。物質日劣。近時所出之紙。亦遠不如前。若常常劃翻。紙易破裂。以此積習。施之佛學經籍。乃大不敬。急宜切戒。旁觀者能善言勸導。使之悔改。功德甚大。又有以指尖蘸口中津液。黏紙翻掀。雖紙質未必損傷。然墨色及紙角純白之色。易致污染。又以污穢口液。抹於佛經之上。褻瀆之罪。實無可逃。況乎有病之人口津沾書。易使後來展誦之人。得傳染之病。以己累人。尤爲損德。所當切戒。竊謂佛書流通世間。爲養人慧命。度人出苦之無上寶典。閱者宜加意保存愛惜。期其傳之久遠。救拔多衆。普利有緣。各頁翻動之時。當用指肚從旁輕輕掀起。不可鹵莽。宜加慎重。其始雖覺未慣。久之自能得心應手也。又臨

開卷時案頭塵垢先須揩抹乾淨。經籍面頁底頁外能加外護。或紙或巾均佳。

唐義淨三藏法師西域取經詩

附此以見聞法之幸

晉宋齊梁唐代閒。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遠路碧天唯冷結。砂河遮日力疲殫。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附錄安士全書印造經文發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美。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天下最易失者人身。至難聞者佛法。如來不出世。則天上人間。皆如長夜。不特庸流局於所見。卽儒者亦囿於所聞。仰首觀天。以爲止此日月。而不知有微塵之刹土。以爲厥初生民。始於盤古。不知曠劫以來。閱歷無邊劫數。天帝天仙。以爲至尊無對矣。不知輪回六道。尙等凡夫。身死之後。以爲形滅神消矣。不知一點靈光。生生不昧。父母眷屬。身歿之後。遂謂無可如何。豈知得此法門。縱經千生萬劫。自有酬償之道。善士轆軻。惡人得志。卽謂天道難憑。豈知宿業所招。纖毫未爽。大矣哉。如來之教典。眞所謂渡海之慈航。幽途之寶炬。嬰兒之乳母。而凶歲之稻粱也。宜阿難結集之時。梵王帝釋。皆執持旛蓋。四大天王。皆捧持高座之四足也。豈世閒之書籍。可

彷彿其萬一乎。印之造之。其容已乎。

附錄證通法師西資社同誓文

維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四月八日釋師友泊闔會大衆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菩薩海衆願運洪慈俯察微志某等惟念宿福深厚生處中華恭觀大藏七經純談淨土依正莊嚴功德勝妙返觀此處三惡八難靈不善聚生老病死壽命短促自力修行難進易退先聖憫我等故立此念佛法門深談易往激勸求生古今聖賢宏此道者其書山積湖海縉素結此社者代不乏人十方衆生往彼國者多如駛雨我等是以亮情天發不約而同秉志有歸僉心西境既念念不忘期終此報決取往生我等尙慮性習不同世務縈絆口談極樂意戀娑婆理事不明行願有闕且祈云同夕歸攸隔於是謹涓吉日聚會投誠稽首梵容立茲宏誓仰願慈尊舒紫金手撫摩我頂啓紅蓮舌密授我記庶我此生已去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不值邪師不失正念命終之日無病無苦身心悅樂隨從如來同歸安養蓮華早開悟無生忍游歷十方界奉事諸佛身濟拔苦衆生同成無上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若見若聞俱霑利樂

流通有益於世道人心之經書法

一 全施流通

慨捐巨款刷印多部完全施送不取分文功德甚大此事惟有力者能之若無力者或附印少份或代為校字或代為募捐或歡喜讚歎堅人施心亦有莫大之功德在

二 半施流通

或助紙價或助印資或助裝訂或送登廣告或助運送隨便發心以己微願助成勝舉皆名為施亦名半施雖曰半施苟施出至誠歡然為此不矜不怯善願滿足功德殊勝

三 祈福流通

求名求利求子求壽苟能隨力印施所願必遂苟因親病而求速愈許願印施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此願甫發靈應立見

四 懺罪流通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天道禍淫不罪悔過之人人須知過且須及早悔罪即以流通經典為贖罪之方毅然力行夙障自消

五 報恩流通

子女受父母深恩乃樹欲靜而風不息力能養而親不在其悲痛為何如但印送經典可資冥福可盡孝思深望舉世子女之抱恨終天者悉力以圖之

六 憫殤流通

無緣無怨不成父子緣盡便離怨消即去顯異之子早歲夭殤者所在都有與其浪擲金錢於無謂之舉不如印送經典以助超拔凡為賢父兄者正宜開此風氣

七 吉慶流通

遇成名獲利開業建造就職升遷婚嫁育子壽誕等事當戒殺生以免造孽刊經典以綿福澤

八 饋送流通

賀禮隨禮饋禮等往來表情須用敬物可竟以經書代之普願海內賢達示範當來收移風易俗之效於不動聲色之間

九宣講流通

逢朔望或星期休息日在家則集家人在鄉則集里人就各人程度引經據典方便宣說使失學之人同沾法益使先聖大化普及齊民出廣長舌發無礙辯亦先覺者應盡之天職也

十函牘流通

册輩尺素往返滅除無益虛文時引先哲立身處世金言互相勸導盡他山攻錯之誠就各人程度各人弱點規勸而裨益之並於函尾開列有益於其人之經籍若干種作其人持躬涉世準繩

十一繕寫流通

善寫之士凡遇求書法者必選經書中至言法言寫之藉以正人心維世道厥功甚巨能寫全篇或全部付梓行世其功德更無量

十二翻印流通

裨益人心世道之經典例無版權大宜集資翻印以廣流布使舉世漸仁靡義免至蕩檢踰閑空天下之牢獄明百年之巨劫得於是乎甚之

十三貿易流通

書坊刷印善書以及塞士販賣善書取流動消行法推廣貿易或發兌於舉行勝會之場或負販至各大都會之中方便讀者不惟造福兼可益資

十四旅行流通

年來輪船火車交通日便千里之遠且暮可達旅行既便旅客日多抱道之士若一路迎機開發或繕流通經典之傳單沿途散布為羣為法兩多裨益

十五廣告流通

實買商能利用廣告則貿易日昌宏法之士大宜採用此新式宣傳法為流通大法之助能隨時研究廣告學以宏流布則收效必宏大

十六公閱流通

得經典而束之高閣者有罪過開置案頭不能公之大眾者有罪過樂為多乘宜說缺乏無礙辯根抵學者雖不能謂有罪却不能云無過宏揚大法廣行化導莫善於各地方設立公閱經書處

以上十六種流通法依據先賢定則參酌時代情勢擬之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全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重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五版

●全二冊每部定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者 印 光 法 師
出版者 佛學書局代表沈彬翰

總發行所 上海佛學書局
分發行所 佛學書局分局

北平分局：西安門大街四十九號
福州分局：南台路七十四號
廈門分局：中山路九十九號
汕頭分局：南門外大街四十九號
廣州分局：西關第十甫路
香港分局：德輔道中
汕頭分局：南門外大街四十九號
廈門分局：中山路九十九號
福州分局：南台路七十四號
汕頭分局：南門外大街四十九號
廣州分局：西關第十甫路
香港分局：德輔道中

新加坡分銷處：丹絨巴葛佛經流通處
檳榔嶼分銷處：北橋街八號佛經流通處
芙蓉分銷處：昇平街佛經流通處
怡保分銷處：古樓街佛經流通處
太平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吉隆坡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芙蓉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怡保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太平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吉隆坡分銷處：佛學書局佛經流通處

長春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哈爾濱分銷處：南馬路佛經流通處
西安分銷處：南大街佛經流通處
天津分銷處：中街佛經流通處
濟南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青島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煙台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濰縣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周村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博山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臨淄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高青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桓台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壽光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濰縣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周村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博山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臨淄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高青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桓台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壽光分銷處：中山路佛經流通處

北山西路五八三號 電話 四三九七〇

印 刷 者 大 華 印 刷 公 司

